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八冊目次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

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錄一卷(二)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四書繹註五卷

〔清〕王鏊撰
清康熙刻本

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首一卷附親
炙錄一卷餘編八卷首一卷附親炙
錄一卷(二)

〔清〕呂留良撰 車鼎豐輯

清康熙五十五年顧麟趾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

論語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利不道無淺深太分遠不得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

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須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謂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

然拈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

失更遠矣

仁之爲道立萬物之上有不可約不可樂之樂力有可以

約可以樂之精神而非僅以約約樂樂一任身世之浮沉

者總不識仁字說來止得佛法無多子其看世間法則不過

池七筆勾耳人不得安利之根則終日皇皇亦人情也而實

不仁者不觀其中之無主而罪其外之無常抑何以服其心哉

余嘗見畫工募師之最高者雖登無粟桁無夜會不足以敗

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況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

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

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此文可謂老婆心切矣但

所見之仁却止是禪門自趨真凡情之陷溺者雖有清濁之別

其爲邪妄則一也此處一差轉說轉謬吾即此文爲正希先生

下一轉曰人不得聖學之真則皇皇求福亦凡情也而貴處樂

者不察其理之不同的非其文之未醇抑何以服其辜哉

而不至焉者由於知焉可也此意甚的後世但欲於心體仁

仁走入差路只爲不向致知下手也

子曰惟仁者章

聖明新義知是以遊於世苟能淡漠相遭渾渾焉大同斯上治也

亘古無此事理此便是佛老源流分別倫類有所異不得不

已之心也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庸家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

有好惡在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

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得仁仁者別就上面有個

輪旋作用此却正是二氏差之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禮地

帝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攪和多失其會好惡之

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來善於好惡

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纔爲看得好惡是後來

緣可以惡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眼邊今於羣倫當前忽然相值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於

萬物豈有所憎哉淡漠者殘刻之漸故凡可吾不攪好惡不攪

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

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是其原只是一惜自私自利便只是

一箇不仁

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

是私心誤用多耳

不與焉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惑於有我而道
不聞焉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
大惡人與善知識源頭合一

此好惡枯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
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皆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也
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愛好惡那
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難爲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面當理故
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
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
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孟子評語卷七

論語

三

正義

聖賢吾與之不敢以我定人之聖賢不肖吾疾之不敢
以我定人之不肖畢竟以我定但定於理不定於心耳
正未分之時以一人斷之而服以一人斷之而不服能不必
講到入服不服此亦說向外面作用感應處兩能字只在理上
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
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
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文於上邊只
見得箇心體於外邊又說向事應中間却脫離了當理故精粗
皆有未盡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離人服亦由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
不是本義

能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天下爲能也

聖人只論仁者道理如此竟將好惡說做刑賞舉措只是好惡功
用亦只說得治道一邊事耳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

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
仁之全體然仁可以兼知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
智勇亦失其爲智勇矣

日月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

也好人惡人天下羣然爲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聞
矣當重能字不可但挑惟字

子曰當與貴章

以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人內今人於

孟子評語卷七

論語

四

正義

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味說心說性豈不可要
之當貴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處處去就辭受取
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當貴賤處都是精微不易到
處矣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當是最細工夫

是即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

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處處出處取與

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當貴去賤賤一事之失去仁其

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遺仁極難可不勉

諸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說心論性詞詆古
人至其趨趨營利使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

者何事也

趨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

間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惡者當貴貴賤賤則離道心而人入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一節節說人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難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為取舍而下兩節為存養則工夫原是二片却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賤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是得箇門路札得脚根住下而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易

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賤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易學傳夫人之以道處富貴無以異夫不以道處富貴者也夫入之以非道辭賤未必不基於以道而猶怨賤賤者也雖成名也難必者心也云云難節見地只到得富貴賤賤界頭善為擺脫徹醒之言正奈何這四字不下來故滿篇只發揮得這四字利害耳千千以為輕富貴賤賤而重造次顛沛非也他造次顛沛亦將來講富貴賤賤吾却謂其輕微仁而重看富貴賤賤也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賤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歇憍體呢孤魂唱藍關道情者最便即可笑在彼家且為下來說法奈何讀書士夫亦為斯言難斗謂死說無遺不去道理理終不透兩問難

能死說道理而不透來可見諸公懸於仁字沒理會說紛紛初講如是竟不知聖人此章說箇甚矣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怕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尋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擬議其難以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癡良知家之於虛偽皆是惡業為高要之貪癡虛偽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為不貪癡不虛偽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癡虛偽之歸耳良知家極惡來人論人之嚴謂邪射無完人不知從來人之論而為之為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為之為完人乎然則惡來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書者多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意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失子終未可許其仁何也要之其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賤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觀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干

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為仁則一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何足以戒乎且如此說又是不處仁全靠不處不去之心做成非為仁而不處不去矣

陳陸諸公云云首節前便插入仁字意謂必能仁而後得不處不去則不處不去但是極頭田地而未節為仁境界反淺如首節全章都成倒說矣非註中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意也彼末節謂不處不去之心不使其有時去已則仁乃不去為要此不處不去之效故密其功於終食造次顛沛都是倒說重首觀亦非註中存養密則其取舍益精之旨也

人有蓄心於重大之所最關者以發聲於天下而其小者因而自放云云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處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正指此也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其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蹶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然柴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己病欠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姿之極爲悖理而六家文辭反贊其妙說註爲未夢見理路吾不知其所謂理路者何也想評者於平生去處之際本心上直是打磨不過故亦爲此盜憎主人之論耳

敬順時諸名士請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極難遂謂無違仁也只是守得這箇便是枯煞首節要混而爲一不分取舍存著界分最爲粗疎

首節
欲惡可以累仁不處斯無欲也已不去斯無惡也已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不處不去亦只是好惡得其正耳非無也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

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易盡未見富貴面有欲者其欲難盡難窮秀才破被中未來帳便無足何待得志哉不以其道字爾不當得而得時文提明這字頗不合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

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不去者尤難若都以此道爲衡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惡怨尤之意渾然得其自然之安乃所謂仁也

君子去仁節

首節即是爲仁

首節中已有仁字在說此節突接爲上下之關鍵

不處不去此固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也

去即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

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不處不去爲此者凡以求仁也然而勉而爲此必有大美者以奪其情則所以求名也吾子之以可至之賢又乎遂以可居之名云云

求名子名一派偽妄作用此後世學術之大患奈何以此誣聖教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教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真聖賢象傑矣而可平名之與實用之與儒本不相離名之立不當貴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名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面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偽作惡作偽聖人之所深疾也而以名欺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視天下道理反

成假說矣。文人妻言不自知其情。人而身蹈侮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此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讀君子也。

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存養工夫。原無須刻放下。

此極言存仁工夫之密。說簡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疎原推求。乃

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是反面話。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

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

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造次顛沛一側。不可以終食作實境。以造次顛沛作設象。

違只是間斷。

終食無違猶云不須更離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著工夫也。

須從無前後際看全身。

終食連前後際看。正以暫形常耳。

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密。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覺

泛。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微密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

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綿綿絲絲處處都到矣。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覺鬆用

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都

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

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極難狀說。借反語托出。居敬主靜。是存養與是工夫。

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

是筋離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

造次顛沛。極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見於造次顛沛也。

陽明曰。天下貧賤者。止有可憂之貧賤。而富貴者。大止知富

貴之可欲也。亦曾思造次顛沛。隨其後哉。此却嚇惡欲者。不

動要造次顛沛。其說先違仁矣。

下兩句只是得上一句。此一節只了得上節一箇去字。

總注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互相為功

義。到此更分粗細不得。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腳住。纔好講此

第一節詩來。

節進。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鈞

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為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注

闡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有註云。不但富貴

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論者尚欲回互。自不勝其

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時文祇作生安一流。有因

以次節為學利末節為困勉。強分三項。并三未見亦誤解。或以

首節對下一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人文勉為別。仍是錯認

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

理事人三字。安頓三箇未見。便的確清楚。

首節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爲仁不是爲惡。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好惡也。

今文輒云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過去。此尤不可。若謂本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隨外道不可不辨。

朱子明訓好惡皆自己身上事。非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今必務其說以爲文直是亂道。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實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半不惡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即復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將復下兩句重登諸斷便得神理。

好仁惡不仁。兼資真學力說。首二句說未見此二等人。好仁者無以尚之下。又從而註解一等之事。

既云未見矣。即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蓋即大學傳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將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真好好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聖人望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謂也。人誤有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錢錯。此一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即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已。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記者錯會此二字。強分安勉更有連下二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須知成德無有事。

徐向父原此言底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甚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知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即大學之加惡惡矣。知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誠註中各下真知二字。仁本無尚好仁者。真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

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蓋有之矣。節

蓋字下得遲疑有之矣。三字下。料快蓋字下得遲疑。上文言

未見之詞也有之矣三字下得爽快下文我未見之詞也
固已爲事之變而非君子所道之當要之世無用力之人則亦
無及於力之不足而吾固無從而見之也此箇未見說得明
白只言未見用力之人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
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
添出許多略述原心闢語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從
見其謬也

分君子小人便兼仁不仁分清黨處便是觀正不在深求

有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此却倒也正

遇以知其心無觀心以知過之理

觀過句原兼仁不仁說原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云如註言則
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
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蓋字中已兼仁不仁

各於其益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
用無惑乎其支離家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此章以一身任天下事者云云說箇任天下字看於天下三
字便粗觀外感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多動往來憧憧
而無斷然於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無義則內外
皆病從後說混帳處是沒是非耳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不通然與子張問仁章之
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字義略同今多指
看城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

天下之謬

此章學者以正大之資而誤流爲一介之守皆不於其居心
也於其應事而已應事即居心之病如矯用而一於舍第

舍而一於用云云此過莫是意見上病不說事上備層層救相
反也含有舍之適莫有用之適莫引義而從己之心

說成我外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
得事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著

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

出子語卷七

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於適莫書義處尚
看得模模糊糊故義與吾心實主先後亦未見的實地頭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惡心造理自以爲是者也
適莫作通套不可不看却誤兩字乃人之私心蔽見不是外邊行

止也

適莫之病不專在事未至時過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
道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
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從無適莫出義字須有界分時講要一直說做無適莫便此義道
是大謬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偏狂此本天本心之分也
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證而近
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爲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
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
主而無適莫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伐一局棋不是置緣
在適只是完他簡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福
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
始兩邊說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義我不能
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
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人固
曰子罕居卷七

有義字不真故謂比字皆不的
明通於無感之初君子與天下俯仰而羣生萬動之原尤
立其大願應於物感之際君子與天下俯仰而羣生萬動之原尤
仍處於虛而比字內其涵養皆察工夫兼事而後起理徹自
徹足使人不能違者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猶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真比猶
云惟義是從耳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
無迹却正與聖人之自序天
義須講究乃得故曰精義
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穆爲極自哲人清談乃有
異異自以爲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義不通講義說道不可爲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懷字有性情有專力有夙
習

懷字用力久而深與別章君子小人論其所爲者不同
君子小人其所思同定是如此思同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須得
警省變化之意
懷字與懷字不同如何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
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貪財其一顧放利而行
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據意有專務意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是放於利不只好利是多怨不只有德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有爲國以禮物其不讓禮
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
何有一字須從禮讓與爲國關切原頭便說

子曰不患無位章
試問秀才一生擾擾戚戚所爲何事平生願學韓夫子宰相三曹
獨不能占人不受受詞矣
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
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實也今若云聖人不樂人求位求
知則雖語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節
既不得將聖賢言語拈低來說

求爲可知不是一技一能便了。

可字中無有疑字在不許庸豎冒濫

可字者服人知聞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
今之處士曰濫者多知黜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進退之資今彼
清夜自狀其所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聖於盛世不試講學諸
父負商於身後今謂其可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爲幸耳

子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知爲致知爲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真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曾子平日既得力於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揭唱爲中下人說法耳。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聖門傳習語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平日得力於忠恕却信不及卽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水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提得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揭鬼行徑也。

忠誠盡頭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作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
耳人將一貫石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誠看做義學知見小乘
自然牽扯不合於是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
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誠
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
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傷寒傷寒只是此寒相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護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知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概曾子之言亦不曾滿過上概也

孔子評語第七
 陰陽泰之聖賢相証以二云云陰禪如猜謎故曰証聖學不可言
 証相字尤不受總於簡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一無理會一無
 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蜩蛄胸中反信得聖賢亦不過
 如是但於此處寫出機權作用自以爲高一切一貫忠恕只當
 箇話頭看當將極通秀才如大士者尚且如此安得不齊天下
 秀才化爲異類也

陳子龍文性命之說聖人所不道而無如其理之近似云云龍惟
聖人乃有性命之學異端僭襲其名而非也豈得反以性命之
說推與二氏哉

首節 一以貫之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雖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數句意理境乘如何。

雅字疏解不得描畫不得敷衍不得空取大意必作拈花微笑頷
子矣。竊定其積力久四字。專討下落。自然天外舉頭却又腳踏
寒地。

子出節

夫子不出門人未必不問適值子出不得不問曾子人每將子出
穿鑿公案多似狐禪家法。

世襲又曰子出者時可出而由也俗解有謂曾既問則子可
出者誤又有謂子出使門人可問者尤誤凡無可若解者皆
以不解解之此齊后斷運環巧於解者也俗子橫生是非自取
敗闕。

只一箇忠惡天地聖賢學者各不同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

孟子語意七

九

五

此是奉天之學微上微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
是忠惡盡顯其冠却在盡已推已做人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
心字了却忠惡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充下
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領聖人也忠惡而已矣就學者
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達到極處便是聖人之
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惡動以天亦
是將忠惡移上一截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惡本位名義須還
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遠道不遠人方是微上微下若竟
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儘能倒倒如云夫子之道心而
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泥團豈
曾子語意哉。

忠惡一貫先將分際看得審然故其合處說得無間凡道理到難
下語時聖賢都細細拆開說義亦如是。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
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著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
爲忠恕不同也作文意中先看低了忠恕便似曾子於夫子之
言作憎果把柄人手脚頭換而接引後學誠智矣。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作希奇說不得作粗淺說不得而
已矣三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忠也只是故又云

忠在心想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
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
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慘漏。

孟子語意七

九

五

此題作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
平常道理故其蔽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
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
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
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子肩平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
在曾子只恐他平日所得處着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
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
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乃釋家搬土爲金之說
以禪語輕淺隨口信口莫此爲甚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
人如此輕易也此又一謬也子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雅不爲近日
所喜蓋近日浮華勝而楚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其

不足語此。不體注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成邪惡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侯棉袍。統直爲集註大全。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只看見寫來虛字。機帖前後位置。語氣輕重。間便知其無實得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小人是皆已成者。說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爲好。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爲好之後。爲好又在深喻之後。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人門一歧。一路必造其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隔阂。可謂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通利。喻利者。必厭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

孟子語卷七

可兩不相妨。

常人之心。與義爲何干。格可知。其間有愧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

須從格致用力。來此是喻之原。

喻義喻字極神。明切極謹嚴。

時文妄欲求高。看出融融權變。有心無心。權種俗解。影響鵠脫。直說到無忌憚。去須一舉而屏除之。

喻是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

喻字兼深知爲好。而當然必深知。然後爲好看。深字爲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著講得透。

至喻利。則人但將銜汚一流。愚然不知這裏兩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是隱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寔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無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令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明此方見聖人特立微辨。正不小。

摩子靜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靜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即不利亦驚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窺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孟子語卷七

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內省中。亦有是際。

見實見不實。尚有定盤星不走。

不但見賢見不實也。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陳動意。便是時文秀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便日日對聖賢講習。聖賢至論也。針不入。况時文字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爲諫者。若竟作知幾審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常先幾。而諫非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無而去。彼云王事靡盬。然尚爲終天之恨。今之遊士。慕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兩且托菽水爲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即是懼懼即是喜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疏非兩關聯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俗手定爲做不言矣古者未嘗不言不出二字夫子正從其言看出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來才人狙使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隱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狼熱肺腸狡黠機心妄想因果受用即貪竊法席名位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豈以約之道乎

呂子評語卷七

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寡情出爲申護其失者同皆非約也須將收斂近裏著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纔爲高便有

樂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足泛論古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不訥不敏其失不在言行只是心不存也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

在他訥與敏時體象見得耳故訥言即指日用語然若說做者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

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訥中正有言在

是欲訥不是不言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厲人意益然言矣

不字必字正爲脩德者壯膽厲志

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題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但魯德字不真多落後代黨人習氣議論與聖人之所謂不孤有鄰直分陰陽界矣

氣勢云云此是後世朋黨標榜之習纔有此意德字根亥已斬矣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繼起而角爲

呂子評語卷七

尊容云云此孤起於宗門而近世門戶之徒奉以爲號召之術衣鉢相付目無法軌此大惡也

世間繼繼猥瑣一倡萬和論說成羣叢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註中如居之有鄰乃解鄰字義非謂必有鄰句爲警喻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鍼然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偷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於數矣

教所以致辱疏處正行發明說來似諫諍貴和婉諍巧者非數字正義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

論廟公治長第五

子謂南容節

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壽祿位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然則莫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裏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所見仁字甚淺不知其仁仁字是夫子意中仁字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

佞字正是

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二字或人

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

人口中將兩字都成無知錯謬之論下而辨折方透有句焉用

佞字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

知二句方爲伸弓分辦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

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不佞正可爲仁之基

子使漆雕開仕章

以爲仕者天下之所托命也聖賢急焉而不可以不備

仕爲天下所托命便粗淺不離天下却不關天下急與慎合看

又妙

仕原是性分內事人自看境耳

論學之途惟聖人能一之庸人亦未嘗不一但有深

深大小不同耳若不一則學非其學矣

使原當可說出意外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

大迨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

將下兩層都照入做箇蓋乾坤句看是操竿影草又是據地獅

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爲熟於禪便有得

聖人也踐踏却不道聖人高於處正無此錯錯作川是

未能信不是虛言恁笑語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

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爲

志不安於小成也

呂子評語卷八

曾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見之大志之爲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具此數

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契之故懸空參解即應

禪處者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真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

實並至

此題最是得程子見大意三字爲難耳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變

矣看此聖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官途秘訣不則

索性拋荒吾斯句一味亂道求其依傍爲志意嘉實地說已不

多得

意料之外者其才可知其志不可測國只此已解與點亦復如

是聖在未來初機後簡皆有若然想開所謂仕必非夫子所

謂仕三三三解釋使說相與濟康足目分兩及未信境界空
潤直道得洞然無疑爭奈一個斯字疑團如栲栳種種皆沒交
涉硬差非箇仕字爲難實不道此去創局三十年在
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已鼻也釋子謂
見大意宋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謹處說上蔡不安於小
成只是兩箇反而耳能比分作三樣有相矣

徐爲德支子子謂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
耳最得始之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益見其可仕
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於出意不可
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計爲志二字照求信意爲
切而兩意自可包又謂吾斯未信此實就政事推行處自反實
弊非虛誇光景也時文集將其斯進者如斯等斯字東望西抹

孟子語卷八
談空說說疎疎可厭恨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
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何妨不
盾亦原不是矛盾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進
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
大意其要着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
人誤有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着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止
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着小樣矣時文集指斯字
渠自着處安見豈可因噎而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
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于子此論知其胸中已按捺
一箇仕字不下在

如子子之說信只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正夫
子之信開都說却斯字難信子極其至只爲漢唐以下人物作

分號毫不涉聖賢分內
全盛之世之業苟有天人時勢以就之何必其才餘亦多有
以嘗試獲成者究其實地未免小人僥倖也國漢唐以來只是
這一班人多故起人妄想越無人物也

田友來交自語人苦科日資格限人進取確富歐范皆由制科不
開人才復有論此徐端況鍾皆自吏員累績才人如水貯器五
閱則開五方則方何有部處散官立期作相如陳公甫吳康齋
者若謂大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
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是以責陳吳也但欲行伊尹之不顧
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周孔之進而後可今讀陳
吳之書謂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陋矣而尚自位置目無君上
直謂之悖罔不道耳

孟子語卷八
附此章文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
開之自見爲更真則其所見爲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
心也哉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爲功名之途故
三代以下無治功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知之士各出其所長
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意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
聞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淵淵而難盡者矣聖
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或出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
而授之其仕也豈盡於仕看也其未仕也豈亦盡於未仕者也
有漆雕開者其可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吾不得而知也而夫
子則知之深雖之久施之當其職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
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然退夷然遠也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
開之自見爲更真則其所見爲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
心也哉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爲功名之途故
三代以下無治功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知之士各出其所長
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意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
聞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淵淵而難盡者矣聖
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或出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
而授之其仕也豈盡於仕看也其未仕也豈亦盡於未仕者也
有漆雕開者其可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吾不得而知也而夫
子則知之深雖之久施之當其職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
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然退夷然遠也

曰吾斯之未能信嗚呼此豈猶人之見也哉天地人物之大與吾身無異者此其人先不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視吾身與天地人物尚未得其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以田間處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授之而不益其所固有誰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爾禮樂刑政之微謂皆吾心可略者此其人先不能自治其心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政刑竊多得其闕失之端則其細微有蔽焉者矣古之人一夫之不獲而其日子革一物之未格而其日子疚則能精詳如是也亦求信乎細微而已爾夫信之分量不同矣聖人信之而為聖賢者信之而為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弗得一未信之意則已為賢之所不可域而聖之所不能加抑未信之境語不同矣聖人未信其為聖賢者祇未信其為賢未信之自有其殊塗也而忽見一斯為未信之處則已為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所不可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明圖於其先規機因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其所謂斯者何得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分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曠然之識耳此豈較淺深於曠昔者哉以是知其志之篤也治效之虛也其智非不達而審限於其外氣象因之以不化矣爾非所志之篤其所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據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較然之氣耳此豈計成否於異時者哉是意也夫子嘗以微服及門而無或喻者也一旦得之於閑雖欲不說為得而不說自開言之而後知開之果未可以仕者也自子說之而後知開之未可以仕而果可以仕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其未信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復世以爲

功名而聖賢以爲性分之事也

子曰道不行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卻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子曰。孟武伯亦豈能以無本之學出而爲用於天下。然而淺深離合之際。則遂爲千古之分途。三代而後。誰復論及此耶。然必不可不論。子路位儘好。只是仁字難言耳。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麴子也。

仁却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所謂見大意也。

仁字無不并包。然三子之事功。而夫子不知其仁。此何說也可參。

之。

孟子評林

論語

六

正義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一問未達。雖顏子難之。何況其餘。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實斷其於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乎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欲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覺難說。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綴成金。

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三子展步即在其中。然非此章正旨也。

仁只統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

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則自有三子地位在
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
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今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
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
今人識得箇仁字時文辭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
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

首節

夫子每提同賜重說煞有深意

看聖人好與賜語上可知聖道非知得盡畢竟做不到故知字最
重

呂子評語卷人

論語

七

正編

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閒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節

聖門以開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問論卽以知
論皆坐不明其理只要用字圓活之弊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
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心入人心已久處

問某甲過在某處曰在無十無二處在并無一處在并無知無
問處

子曰弗如也節

自見不如與人定不如迺別夫子所與正在自見耳非斷決其弗
如也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轍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

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退作隨波逐流看却不
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一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
貢境界火候中勘驗辨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難
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自知自屈只在當下勘驗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撻如與點悅開諸論詩之類皆是自知
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止
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附此文

與方人者方人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夫子貢喜方人而今之自
方獨不敢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

呂子評語卷人

論語

八

正編

子貢進之且學道而必捐聰明去知識此與學之所以爲教而
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實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
有所養而本原之際無由窺於其實也必有所遠而散殊之分
無由盡故聖人甚樂得夫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其聰明知識
之不至則爲之取其已至者以震其所未至卽其未至者而勉
其所必至正所以教聰明知識也聖門諸賢百稱顏子其同
科而相近者不乏人而夫子每與子貢相衡量焉豈抑回以進
賜也哉蓋實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如同者止有一賜而
他人所不得而望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其所以知者不類
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終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
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彼
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足爲知果者也而莫先於去其所

自足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微子言賜亦固知夫同之愈賜也子則以爲此非真同此非真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同微賜言子固知賜之不敏望也微賜言其亦固知賜之不敏望也子貢則以爲自有真同自有真賜也同有同之聞焉同有同之焉聞非加深也而體常湛於默識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借聞爲之引其端而知極竟其委雖得意忘言忘象似於一之中無復推詳而已曲盡夫擬議變化之故則聞一以知十矣賜有賜之聞焉賜有賜之知焉聞非加涉也而用者熟於億中斯人之也有獨得獨得者得之少也恃聞爲之聞其往而知即逆其來雖緣感爲應應復爲感似於一之外頗多旁達而終不離乎將迎對待之間則聞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真同矣賜果有真賜矣

孟子評語卷人

論語

九

正義

剛者兼實與學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剛若是夫子論剛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更講如何爲剛之體如何爲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之歎乃人才盛衰之感也申根之對或人絕未夢見故應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只須貫講根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剛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得精甚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事根亦必根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欲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說未可以盡剛之理蓋夫子未見之意然聖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厚限已自分明耳

孟子評語卷人

論語

十

正義

極也慾得剛有此病必然敗露自古無能瞞過者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二句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欲於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會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

本是恕却說入仁字正見子貢不會親切用功來於言語中自然流露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非爾所及本是抑諷

仁者具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隨處口氣中呼唱不得以其理

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或欲并此二字脫離則又異說
設註之過

仁恕之義發於程子朱子以勿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為此
言

文章可聞處驚有工夫

可聞正復不易子貢平生工夫都到

不可得聞是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可知有多少工夫

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

聞者方知其難曰以爲聞者必非聞

文章不是容易聞然尚可得聞性天不是全不言只是不可得聞

可聞非容易不可得聞非教外別傳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陸子靜卷八

也即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會于唯
而門人問則會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

而私示會子哉第此言夫子原爲會子而發此所謂教不顯等

也會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顯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

得聞與否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火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

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

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間不問都是聖人權衡

所致也橫說說來都錯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顯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

卻是所以教不顯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於其間只是因

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顯等之神也須知教不

顯等不是聖人有其印板齊規功課只爲時兩化之者難得然

直至不肩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顯等四

字呆淺印之離之都無意味總屬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

說來止得教不顯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

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

也纔就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爲矣子

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

上少

文章印性道固是出口顯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暗

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線事只

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

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於文章

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既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勘透此理則夫子之教旨于貢之見處兩邊淺深前後都到下半節道理已無所不徹矣

此章是從學人悟後見得教者用處老婆心切

教不躐等是道理悟得教不躐等處是迎神延年先生謂聖門日用觀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于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果詮不躐等猶

是塔中人語正須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

羅文正文末段謂可聞不可聞亦據子貢當下見得如此終不能定聖人之淺深此意更覺舉頭天外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主 正編

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闢一邊象山

未嘗有一件是也

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處外不到問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

案概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

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前章勸勉勤於效法而失精微之意高談性命而之經緯之端其於文章性道猶未有聞也

後世論學亦只此二弊惟程朱之教兩邊不漏耳

後世講學只據無言無慮與點齋章正是求深得淺

子路有問章

此章是記者貌簡括的子路神氣如對

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

只寫子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

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問之後行未盡之前此問自然有起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未能亦正在能中見得

惟恐有問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省懼耳非真恐後問也

只重行恐問所以狀其行之急耳

只是形容子路勇行到極處惟恐有聞正書出他行前所闕之急耳

呂子評語卷八 論語 主 正編

此是記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

都是記者空中設換形容非子路實事也人但向惟恐二字著想則未之能行句先坐繁實事已死記者句下矣子路實不曾有

未能行時即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行正見他一聞即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其妙只在通節活看

但就一霎間草書出全體精神原就全體不說一霎也故必須從前際後際無間際草書出來仍要還他一霎問事方是十相具足

此爲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有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是記者描寫真身妙法然子路弊病亦在此看聖人答問斯行

章如何時文只曉得發不曉得記者言外微意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即所謂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三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勸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即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行已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平生行實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

玩四其字語則上四字直指子產到恭敬惠義字機合君子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曰南陽

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

是子產真面目若徒作學問事功泛論則春秋列國名卿皆用

得義終是通套禮物耳

子產之惠義因義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

處總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有

透此意方切于產平生

子曰晏平仲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善交之道也顧士謂惟善

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為善交贊語矣其意以善交中

有圓通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說如此亦可笑矣余每

見人稱揚顧說皆含傳註甚不然之

陳司馬公曰晏子叔向皆以公室舊臣立於羣臣之側而皆能

自免然為叔向易為晏子難以晉之諸卿猶有賢者問之不若

齊之甚也故特表著之國幣切晏子所交發論應有此特解然

題云善與人交文却云善與寡人交矣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佳處陳說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為敬也總是機微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金溪文君子於朋友當事勢之變道亦有時不能不窮而全始全終何遂無術道豈有窮時道窮而用術固知其所謂術決非

道矣平仲所居則功利等詐之國而卒莫之忤也所立則奸

雄危疑之地而卒莫之嫌也善即指久而敬也他即以真奸

莫嫌為善自然以敬為術矣敬字只作淺淺看已貌俱

見更無餘憾矣久字再須細刻一番乃佳敬字兼內外然其

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

上看為周旋世故之具此有壞了敬字也蓋正善其敬非善其

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而得久今將善字在籠絡上最

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為善之外飾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也

久字粘足敬字說不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

見其難所以為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今贊其敬字無餘憾而

惜其久字不著精神是離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憾即久字

另鏤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

也論文之難如此

鄭康成曰昭公二十年晏嬰適魯見孔子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分

館落落如此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於處

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見鄭康山云云徒見其胸中一國私心

故議論乖謬直不足置辨後兩公辨其論未確遂並欲洗釋晏

子無道封事此又可笑然則謂孔文子敏學好問將不信有孔

結續倫之事耶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識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隨越委婉越蘇峻俗筆竟斷其不知失其意矣

子張問曰今尹子文章

首節

三仕爲令尹四句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忘私忘家齊令尹二句是他爲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令來完成備思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問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

子曰季文子

再斯可矣只說思之道不是議論文子

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只說斯可不甚貶駁三思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

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貶駁三思則其理也直誣聖人矣而可乎

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詳家乃併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

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之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季文子章

只論心迹不及事功方是武子之愚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非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即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即使當日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人鮮有愚字都作其知不可及矣

錯看愚字不中題解猶小事使人遂看得武子是吳闔人所云許呆子將謂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亂道矣

子曰季文子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即其愚處便是不可及

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即是功利之角此吳下人之所謂許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觀武子卒及於難其愚豈可及耶

徐敬業之元綱目討賊之義不得以淫臂當車爲誦也

人多於愚中諱作用後獵乃深也然也非愚也然武子之愚却不

是冥頑懦闇之愚亦不是迂疎望滯之愚須知其用自在

註云知巧之士所不肯爲武子不可及只在這肯字

甲乙間失足諸公只被一箇乖字害事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隱匿自以爲知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即死難中亦有知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章

蓋道非有志者不能進也云云今不是無人只是無志不是無志只不見大意志不篤耳

狂士之成章兼內外說方見斐然全相斐然成章兼會用工夫來

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為裁

子曰伯夷叔齊章

陳蔡之夷齊以體繩物而繼齊譽焉乃所以形自性之本夷齊以化齊性而傳志焉亦所以居物情之安如此則有兩般矣體用分矣須知清之中本如此所以為聖之清

喻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為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為不是者亘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

子曰許譽參八

論語

元

正經

聖人胸次遼闊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此為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又有此劑之妙也

不念舊惡以商受之賈盈也亦既避之矣及其潰於危亡又為之叩馬焉斯之為不念也雖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為受為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斷在前案在後案後著斷語不得此辨直非誅微生也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謂之仁然在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

工夫見地到透其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

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盤然不是輕易拈斤拈兩

子路曰願車馬二節

看圖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大小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味與體會著他是

子曰許譽參八

論語

三

正經

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貪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實觀面千里矣要識一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一部史記沾沾於任俠貨殖講好義作用而不知其皆私欲也一本老子沾沾於仁義道德講無為不犯手而不知其皆自私利之極也明此方於聖賢用處不錯會

若只在貧富上評品看得子路僅僅實於富而輕財者則凡貧而慷慨者皆可與子路分座矣

伐施君得粗淺便不是顏子景致善說得空虛更不是顏子工夫於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善求覺其志甚深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懷耳體會親切方是亞聖分上事學者心上事

顏子所願無奢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即二氏之秘藏耳或曰

此正巧於諱無伐施意曰正爲巧處有病在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天地缺陷正賴聖人補救三句是聖人痛切心事

歸有光交聖人者無爲者也有心焉而已

聖人在位而神化行

日無爲若夫子言志正自有爲不僅有心已也

安信懷中體用畢具

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

付物意思而出其言宛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

聖人之言也若硬裝大雷子便失之千里

三句要道理大不要言語大即道理亦要隱然想其大不要侈然

表襮其大纔有一點恢張妝扮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

須知是夫子家常語句不覺流露天地氣象

呂子評語卷八

崇禎間墨卷下者墮坑落堑上者不過張大出王者經濟來此似

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

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

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子曰十室之邑章

不如語氣純是一片誘掖勉勵深情一經俗手吟撫便似聖人絕

世自贊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

論語雅也第六

子曰雅也可使南而章

仲弓問子桑伯子簡

簡字雅雅可使居南而章以其簡耳而顧以伯子當之簡宜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首節先主簡字不妥看可也簡三字夫子就其因而節取之詞未嘗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節

仲弓一問夫子一答仲弓又一辨此間煞有意味

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滲漏非舉敬與簡對論也

呂子評語卷九

敬爲學術事力之本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居敬有居敬之義行簡有行簡之義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提學

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圖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順

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此處人

多混過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截故朱子註中補充

而字一轉始無墮義

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事理景象自別

人只說得所居不同便是順順過去

方其穆然不動之域一念萬幾真有紛駁不遑者焉故

紛駁定也居敬說來不的他看得敬字意勢攪危苦所以

打破敬字一結繩亦日遠矣孰能勉而效之哉畢竟看得他

是第一位盛王攬御世之權財臨淵集木之懷但隱隱可以

自知而夫不示諸形迹使萬物遂得以觀其深淵而敬不可見

耳豈不示以愚天下哉也只是看敬不識此種見解都是二氏

之害惟敬以進其先云云敬不僅先終始皆是○不但居

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

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此於敬字

不的運行簡都說不著緣他於敬字一向厭避不會見真面目

來

子曰雅之言然節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

呂子評語卷九

居所言之理點契一體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語句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勸發

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而面

之基須見聖人語意前後交通處

要見得此句是夫子意思不涉仲弓事

子華使於齊章

以仁義請粟辭粟爲友良也爲史廉也聖人嘗傷其意云云

聖人明斥其非此却做就他推廣意豈不誣聖言乎滿肚皮奈

何不下這一部史記實憑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爲世間絕

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有此種起議誤學

人不小

須原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處二子不覺真然自失之意

自世之衰也天下爭以累爲重輕失以累爲重輕知有果而已遠他士人取與之義廉恥之心被司馬子長壞盡今日暮打遊客誰不以遊俠自命貨士實望於友朋熟客子求於津要得志則侯門之應失志則喪家之狗爾知有果而已遠他其他亦當慨然汗下乎

首節

金鑰匙 卽子必周於此世俗之善事而非仁人君子之所難行也 卽不論難不難止論當不當耳若以難行爲事將可不行者而亦行之耶 卽子華非不敢自請者也卽子胡不思爲子華雖欲請不敢自言亦禮也况只論夫子用財之義不重子華

子曰毋節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句又曲爲難者設法也本句

呂子語卷九

意重下句意輕本句直下句曲本句是身下句是尾本句是止論下句是轉語一字爲句須盡斷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俗諺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故宜以混客之此皆村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屬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縣名耳驛角與犁毛色之美極豈卽罵取喻其意耳

子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連字只啓斷一斷

顏子亦正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顏子未達一間處在此

心齋坐忘故是老莊家言今人多引爲實証矣

論語失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皆以久暫較量不較久暫何用下三月日月字 卽計周之於仁已得之天機坐忘之未則豈必其時之久而後足以見回 卽只二氏有此契機聖賢實從難合久暫處體驗來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淵地隔處

附此章文

有大賢之仁有羣賢之仁異之於其心也失仁一而已而心之不違與至則有異三月與日月則有異夫子分論之正所以深勵之歟且自人有仁而仁之理已存乎其中矣傾仁存乎心之中而心時出於仁之外仁已立乎心之外而心反求入乎仁之中

呂子語卷九

於是乎難合之端見而往來之勢分主客之形成而久暫之分定仁之爲仁亦爲之去留深淺於其間夫仁則豈可有去留深淺於其間者哉吾嘗以此靜養及門而各見其故殆無以過回人心未有不與仁爲一者私人而爲之二也私焉能遽入哉此必有授之以簡者而後彼得而乘其間方其簡也我能覺焉卽合簡及問焉則反與私爲一矣雖欲力返其故而終以私爲勝藏之地故不患夫私之必入而患心之與仁無親切之意也人心未有不以仁爲主者已勝而爲之敵也已焉能遽勝哉此必有示之以難者而後彼得而攻其弱方其難也我能操焉卽存簡及弱焉則反以已爲主矣雖欲自還其初而終與已有憑依之勢故不慮夫已之能勝而慮心之於仁無純固之守也同也何如乎同無異仁也而其心異同亦無異心也而其心之於仁

異夫人事深者天機日淺回又非離人事以爲治也日用飲食之故無一之不安於心者即無一心之不安於仁積之至於三月蓋未能臻乎不息也然不息亦已久矣情欲去者清虛自來回又非守清虛以爲養也見聞言動之微無一之不懷於心者遂無一心之不懷於仁積之及於三月始未能泯乎不遠也然不遠則已復矣若夫其餘固無異心也則亦當無異仁也然心處既失之餘其視仁也甚尊以爲其尊而及之堯生以爲甚尊而危疑之情變以危疑之情當政及之堯生見其驅搖而靡定矣又况有其親者引之於後也心在既分之時其視仁也過難惟其過難而游移之見出惟其過難而傷屬之功類以傷屬之功挾游移之見吾知其艱苦而難居矣又况有甚過者狎之於其先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理欲不並域而藏者視夫心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五

正義

之所爲以爲向所爲在理所向在欲其偶也所爲在欲所向在理亦偶矣此貴乎致知也危微不中道而立各從夫心之所習以爲歸習於微難危而即歸於微可必也習於危難微而即歸於危亦可必矣此貴乎積誠也誠由日月之至以求三月之不遂以馴至於無可進而後知仁之真無異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此與武伯章退別武伯章原是論仁聞入善事便傾軋失主此對康子說因才用人却正合旨

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足爲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復游刃處

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資望康子時文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平果達警果達警之謂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矣不偏極

三子此義未有發明者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再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儒字粘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爲儒也

若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曰程子下爲已爲人註脚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中自建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紫就儒子就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儘便自有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六

正義

形狀有術業而其爲出焉爲已則真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爲已正是解圍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勲業功效言也爲儒而從勲業功效起脚即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君民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人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即無爲小人儒亦止在君子自己身上勘驗自己意中分失若從勝小人想君子立說亦正犯爲人功利之私矣此等處文人求文章好聽全不體會然正係學術是非之關不可不詳析也

有人戴冠冠儒也笑貌儒也而叩其中雖儒而不同者也若是者分於大與小之間者也亦有心無愧作而見道不私爲然卑寬儒之大小亦只分於義利公私觀君子小人分邪

與正辨之在心術君子小人分大與小辨之在學問安得有
兩術君子小人學術即心術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升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量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着
子游留心人物謙高彙積真宰相功用時文一派放點大話直
是膠船不上

臨二小事正深信其生平

觀大略意從楊氏說得之然楊氏之意言子游精於知人雖二事
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小正大可知非謂簡取其
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未嘗是從前至後驗過語不是一番事正是又悟其如此

孟子評語卷九

七

正編

非公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次非公
不至亦以爲偶然置之矣必久而怪之乃始明其意久而驗之
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宰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歎其賢從爲
卒之始至今日從其至想到未嘗至方得情事之真蓋義理之
至

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箇幕賓游客輩秀才敗壞殆

盡須從大處看出二事關係方是子游舉此以舉子羽之意

做秀才即當以天下爲已任此時應所不爲安望其後耶

今日奔競秀才異日豈可居民上乎

以貌取人雖神明尚或失之其人雖堪嘉在儒俠之間

毫無使意使者七國盜賊之雄不可以論士君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聖人必得大夫所以罪主兵者也夫誰收得剛而使之
反以殿見乎云云凡論語所載皆開切學意若論人論事而
別有言外之意除非各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
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之問則見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
許多隱微踴躍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
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有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
旁攷史案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
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即以爲失本意獨取上蔡說謂於學者事
其緊切猶嫌其太謙得道理高於本文夫樹放列之國外而總
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
尚以爲他意橫汨況闢人開議論開議論而可其害必輕弊
本義如篇中說不伐之美只一筆帶過他不是怪此意也是要

孟子評語卷九

八

正編

爲那邊意勢不可在這邊逼逼使其主意不順也

入門策馬辭未出口非爲之反敘功紀事也此正是伐與不伐毫

釐千里分界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出由戶亦是道中事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

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警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

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

今講學者都將事物放在道外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

誰能何莫相呼甚緊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對質勝文文勝質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說曰文如此體貼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玩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考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塞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於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又問向者先生有批謂彬彬句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九

正編

為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批荆川文又謂此意我在後好却如何曰在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同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唱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君子學者兩件說不若暗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為渾然此論文體非有別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人字合下句說兩生字微有不同

是生也直直即在生內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人必還其為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道萬世不易者此也

此直字與幾卷章直道不相干

直為性情學問之主程子所謂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直字謂是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慕直之義能是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始至老為彭為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周即幸免益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作生初之生要追原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思議自無此病震川先生第二作較首篇講生字更切實第後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十

正編

幅直字又攙和良知家言學者於此理有絲粟不徹便夾帶體突况彼家之說誠亂最深彌士大夫中其毒者如油入麵不可洗絲雖震川不免何況庸輩

人之生也直此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為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爾後人誤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為看於是講章遂有卽生是直之就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句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

之理非任其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皆所以完此

生理也有謂任其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為直之說其說甚謬如謂任其自然卽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罔之生

也亦直乎抑政教學間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歸有光事有因襲而教學者或非此理之由中揆提知愛稍長知微此非有所因而學之也直故也教學亦是直直襲取不同如何說壞學字此亦中良知之毒

羅萬藻文人有其朴以盡天年而豈煩聖人之憂乎無聖人而人心不三代乎畢竟無聖人人心便不三代皆幸免耳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禍而豈難挽之與乎况難挽之而人心終不古乎嗣後世難挽非列名功利卽二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難挽故人心不古耳人之生也直亂賊之幸而免者與之講名節說倫理說法律總不足以治之直以不是人爲例則人類之憤洩矣

子曰知之者章

孟子

論語

七

正類

孟子評語卷九
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鞭策大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不如二字或奪人或奪境用處無方者字中有多少實學不齊在

上二者亦自成一地位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溪桃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狂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付知也

下二層原都在知字中做工夫

爲學於知好煞好用工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燒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是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金魯文學問者精神之所居也佛學只是弄精神從莊子精神聖人之心得宗子靜伯安又從佛得宗正希好言精神是其源流把極靈靈若人也雖索其厭苦之意而或無從也又兄其通焉者哉道得好厭苦也曾從事求今人直是無干然正希於聖學但有厭苦遂覺異學之可好可樂也只從知上錯起知則一息百年可不更求知也祿祿家有大事了畢聖門無此知法文學有所好持片無所好者之落落竟無一事也樂果乃以無無無亦無爲樂世界以十聖人之言不附禮樂不附政刑不附理數而空徵於性與學者惟吾夫子有之中庸曰夫焉所何作此等題將何所倚倚學耶倚才耶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刑政理數亦何管空徵無倚耶若難却

孟子評語卷九

論語

七

正類

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之字不的故知好樂三字說來皆詫異蓋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如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此文之字却是西來大意故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下子皆闕爾此評却正是禪家機用千子落其圈套而不知耳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卽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義鬼神分別處便是知先難後獲主一處便見仁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側說縱作交互或總說足功重鬼神一

遷發論矣况今所謂之鬼神乃漢唐後一氏所言之鬼神并非夫子之所謂鬼神乎。

金聲之既顯鬼神而又遠之曰遠與敬是一義而又字便兩背。

敬與遠固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讓其不智則知此句專為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常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過於死生晝夜之故矣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不請斯乎彼謂事鬼與輔作無鬼論者其愚則一皆不免於為鬼所抑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示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為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

呂子語語卷九

例者也敬發每援此句以為倭佛事魔之助道中立不闕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敬而不遠即祖父亦顯祀。

智無定體附義禮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即智也。

仁者就現成指點。

先難後獲只是兩層意却只是一層意。

後獲不是終於無獲。

陳際泰文無力之獲仁者所不恃也。總無是理何止不恃。日用之經世其目為尋常而實習何以費其參証。難只在日用

落常處耳。蓋理在與妄幽阻之地而重累以求庶有過焉即

萬無所得而意可以自善矣。是差做工夫非先難也如其說

將索隱行怪亦仁者之先難耶。理雖本無異量仁者終不以

為已獲也而必欲致其難道難之而卒無加於先至之物仁者

甘焉。亦無是理。畢竟不同。只宗門不離故處耳。說來說去只

成一箇求獲之心而故迂其作為以取之可以即獲而不受終

無所獲而故難天下安得有此物。譬仁者蓋天下本無不難而

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

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

矣。文只求先後二字說得纖巧不覺正廢功利眉目。

先難要說得精切是仁之難不可只泛言難。

簡齋難字不即粘為仁上說。先難後獲固是狀仁者之心大

段如此然謂難不即粘為仁說不知所難箇甚。天下豈有仁外

之事理日用乎此等評論誤人最不小。

呂子語語卷九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

此若謂得道必於避莽即是痴人。即蒙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

落魔外邪淫矣。

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為禁遏下手者力處非此即是仁謂

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點。與其言也。初不覺不

憚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去做知仁也。

陳際泰文論仁知之心。註中分事字心字極精併作心字不得

先後義而敬遠鬼神此不務利於外而乃得以性命自利者也

先難而後獲此不務利於後而乃得以性命自利者也。難為基

通篇只說利權歸士。謂照和近利四字立論不覺為之失笑。

豈儒眼中真者不得墨滿一點。和近利乃舞弄章註相貼。

惑之各節貼修德之各近利貼崇德之各在彼章各有比屬不得混括况此章並無此意乎即移彼章之註以詮此亦須兼有粗鄙二字如何只說利

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指點直接者方見分曉務義兩事若不足為精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意也初相似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來嘗不徹註中因述之失而告之正為此也從此至知仁之全體正有次第在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是就兩種人說不論其理

品之語卷九

論語

金

正編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白為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這論過深推舉過高便先此理

三股隨意舉似說簡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重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子論此題正不喜如是

樂水樂山只為他便是我所以分內外不偏

知仁本領與樂善相關最難著解但將非知仁與偽知仁與知仁之淺者勘驗所以不樂善之故知仁本領自出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都從周分都從道分若特作則但魯近道而齊原悖道矣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說漸遠耳同自周道來却有不同亦是起先有弊病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米

子謂齊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山桓公之霸太公之道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周禮文謂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弟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毀雜其心大段壞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固有以致之

所以為變及至魯至道處須有著落

魯只要修舉振作

道字明然後可以言變

王半山猶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

品之語卷九

論語

金

正編

用而東坡黜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為更張豈在牛山下乎讀程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愚所以換出從井救人之說來此雖字根

概也雖字之前意曲雖字之後語直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愚所以換出從井救人之說來此雖字神理也

孟子乍見惻隱未嘗非仁之端誤只在從之耳

仁者當此自有恰好應付大用

孟子曰兄弟夫婦朋友當死處也須死而死而無益者聖賢不輕

以責人夫亦存其身以厚天下也

只論當不當不論有益無益

益不論存以爲天下。又所哀者井中之人也。所可哀者不必皆井中之人也。不是不救此一人。只無此救理耳。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借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

憂絲猶病正無損。能近取譬。卽施濟理。只如是。

惟智乃足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

陳熙遠變仁之難行者。未知仁之有妙用也。不是另有妙用。只是理明不如此愚耳。

可逃不可阻。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孟子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若不得義元。或怙終倒戈。乃徒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精於智義者自能會之。

金齋情迫則不服審利害。勢急則不暇計成敗。正仁人之心。過處却在此。仁者不到情迫勢急。早已審計。到此却不見其追意。不自卹其死。又烏能卹萬物之死。不自愛其生。又烏能愛萬物之生。子每見任俠者流。卽不敢與近。彼不自愛其身。何有於他人哉。仁人之道德。皆人情耳。却是釋家見處。自記直提明。與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生。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

是本性。不知踈過多少了。也有人舉釋家問路曰。貧血子。只爲搜闊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麼則不去也。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白撰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聖文約禮。功有兩。性中只一件之字。卽指上句。

陳熙遠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異端之說。既明樹其敵。而曲學之士。復小成其間。至於紛紛而無已。今日學者無成。而卒至畔道不出。此二患至良知家。則併此二者。故尤難救正。儒術分而大道隱。天下各得性之所近。有同本而至於異末者。陸王乃本異。非末不同也。

孟子語卷九

論語

七

正編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物件。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友。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首節

在子貢說來。不見博施濟衆之難。

金齋若斯之難也。則事於仁之過也。賜行勉之矣。彼三月不違者。固是量然在陋巷中。而一匡者。器小也。不遠在陋巷。器小不關一匡。莫將事字一側看。取何事於仁。猶言何爲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名義。

法其過猶小。即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即以博施濟衆爲事。字未嘗不好。只是可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卽下文立達近取之方。庸詎非事耶。只抹殺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僅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不得不辨。

聖乎不是任虛。

施濟是仁之事。却不是仁。

夫仁者節。

夫仁者三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警覺不得。

欲立二句。就仁者指出其心。如是非謂凡人之心。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爲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脫略不得。混漢不

得。

呂子評語卷九

論語

元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卽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人。

都過。

陳際泰論仁者論其心而已矣。而不必論其事。豈得不論事。

但事不若是之難耳。事可說而出之者也。不說到此。只真

心博施濟衆也。做不來。此子貢博濟之說。夫子難爲而獨取

足於心也。原不曾獨取足於心。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

則心亦易說而過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

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

卽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永諸遠耳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

尋仁者也。

須知而立人而達人。却實有事在。

論語說天下無心外之仁。混語似是而非。此中有良知家當

在。亦無仁外之心。固甚有仁外之心。所以有求仁之方。高

仁之體者。不外乎心。而求仁之功。亦不外乎心。子貢乃欲擬之

於堯舜之所病者。多見其空虛曠蕩而愈不得其原矣。子貢

病爲泛濫駁雜耳。空虛曠蕩則徒求之心之病也。夫仁者三字。

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言。理亦不是凡爲人心能

如是也。凡爲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缺少。然氣拘物礙

難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

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礙

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

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能

過不得。輕略不得。時作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入荒吾闕。佛

性過滿法界也。

夫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固非欲立欲達兩句。是圖圖

語。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析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

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於盡物。則普萬物

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立達二字。各兼內外。將文都說得二

偏。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註

而字是兩層。不是兩層。

而字是通貫。橫紐。

此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到而求到底。此節正對如有博施於民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

論語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作本無低昂述而不作正爲理不當作耳。

信好二義相須却是一齊都到。

信而好古正是述字中實際不分兩層不作實見得道理如是不

止是謙詞如後人妄立宗旨皆是無忌憚敢作其病只是不好

古不好出於不信不信由於不知故曰述者之謂明又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

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

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

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敢紛紛亂道其病總

呂子評語卷十

先從不信起

道衍之鑒却自私之士其患在於無傳而其端始於不信病根

只是一件一則信其所信非吾所謂信今人聞舉陽明之

失如聞父母之名而於程朱則短之不遺餘力何也一則信

猶不信不可以爲信今日風尚又一變爲信崇陽者某却不

敢輕許信好爲述之本信又爲好之本理自不易道釋

者流得一輕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胡

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已不謬也

不信如何得奸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

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者

錄字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

爲足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

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然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故道他原不曾信得及在

今人好談經學者作紛紛新駕勝於傳註其實於四書白文全然不識徒欲以欺世之無目者其相稱歟使聖人見之其爲兩觀之誅何逃也

六經大旨今已無聊而爲經說者必欲起而晦亂之實可恨也

有友人遊返以遺方講學所著圖并曆數之辨見示其說最淺陋可笑而謂識古昔御侮聖賢贊利弊鄙敢於無知妄作如此皆

世道人心之憂無論其粗疎謬劣即一開口落筆已知其不會

讀過此節詩來可歎可哀

子曰默而識之章

呂子評語卷十

三者原非聖人之極至觀不厭倦二句夫子嘗以自謂可知此所謂謙而又謙也特解定將三者說向高玄乃求深反淺耳

又南與父開天道之事古聖人創之而卒未聞聖人之有所緣

而起也意者其有在語言文字之先者乎默識識不是生知神

悟如此說不覺依傍佛喝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

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

明削之至謂語文字之先有見則直墮異學稟賦矣總因要

說得三者過高便有此病或云學不厭即習教不倦即仁仁智

即聖不必泥註中非聖人極至之說曰不厭倦之爲智仁是子

貢因夫子自謙中推進一步語看若聖與仁章自分明若此二

句是智仁極至夫子豈遽自任乎則可謂云爾已矣其非聖人

之極至可知越平實越自然若不及越見得聖人意思好聖

人分豈不賴此處極高要極高正是自己見識低不會聖意耶
請拈出則事公卿一節如何極高作聖人之極至耶
以默識作官統下兩句未為不可固不必定以三平為不可移易
也但講默識多混人拈花微笑別傳斯則大謬不然耳
默識便是知止境界

三句看來然識似知止至道學不厭似明明德教不倦似新民只
然與不厭倦見聖人渾然不分如此有三句氣象如何問註云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恐不須如此候候口固是然於此亦須
見箇聖人意思中所見底模樣定不小
上三句總要超起末句須不是夫子自狀亦不是泛論其理意中
實有箇現成人在

子之燕居章

呂子語錄卷十

論語

三

正編

寫得閒暇神奇是誤得時學法相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
甲裏事與聖人分上懸隔實道翁能道光風霽月四字故朱子
稱其見處甚高
凡形容氣象語最難如所謂容舒色愉自大賢以下凡為天姿和
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天天也其間高下等
級正多所謂各家門前自有景致憑各人舉看只說得自家說
話耳須胸腹中實見一箇聖人全影始得
森挺出簡括的聖人固是難舉擬他舉擬之詞又是難
形容平人尚多不相肖况形容聖人而欲得其容色之微乎申申
天天記者已屬擬似千載下如何著筆
都在向上一步尋討方見聖人分上事張子三十年做不到也須
到此方知也

子曰志於道章
道德仁義公共名目工夫全在上半截
四句總看見兼該交養涵泳無間之妙處看見先後輕重之義各
看見用力得力親切不同處

全篇以偏或挾其以藏身以為不可多取於名理或統其一
於混沌以為不必分毫於殊途嗚呼是為知學問自然之理說
學者之病不出此二者而下一種尤生道末語所見其前志
據依游云云須不是聖人強差排名色

首節

志字內有知止義在
志於道即大學所謂知止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依於仁節

呂子語錄卷十一

論語

四

正編

日月至亦是依中事但分久暫淺深耳
艾南英說自此依張子韶也子韶咏此句云試有迷途一替驢
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且可依他人箇中然畢竟
不合為其有依字淺也若從注為是唐朱諸儒說經未經朱
子採取者猶及商周之世為夫子刪去者終不可得耳
已分明然謂子韶看依字淺却不當其罪他看得仁字不好耳
故云無相豈能通他只得仁當箇骨者之相則所謂安身處者
非仁矣若水教人隨處體認天理亦近似好話然其所指之
天理乃子靜之黑腰子也今欲破諸邪說須先認取仁字端的
游藝是微上徹下事所以終道德仁之後
陳際泰云一事不能為儒者之所取云云便看得藝淺其矣如

此只成玩物喪志耳

道德仁次第秩然定理至於藝輕視之則初學之末節若序在道

德仁之後則似反重矣不知藝與道德仁較則本末輕重固然

然本末自不相離志據依之時原脫藝不得故藝與道德仁相

為終始在初學肄習則與自粗淺非藝粗淺為藝工夫精微也

至大成游藝之藝則又為精微非藝精微為藝工夫精微也假

如泥精慮對進退游以爲小子之末然則聖人動容周旋中

禮不過原是此末事豈可以聖人之本同於子貢門人之末乎

工夫到聖處本原大段已定這上面神妙却正在末處中庸所

謂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不知不能不礙其爲聖人更知更能

不又加神妙乎故游藝序在道德仁後正自不輕惟邪學一切

以爲支離務外故將藝看壞他正不曉得游字境界儘高也

呂子詩書卷一

游藝自初學至成德皆然不可說依仁後方可反此但至成德後

游處自不同耳

游藝不坐煞在依仁後志道據德時皆離藝不得

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

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

在後又中子謂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玩此

一條則游藝輕重先後之理盡矣故上三句可次第進說而游

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

重似反精妙於上三句也

歸有光文凡六藝之訓先王之所以爲教與之出入進退俯仰左

右而優游於理趣之博使之接於耳目動於四體而從容於日

用之際則有以見夫道德性命之非內而事物形器之非外蓋

交養之功如此其密也自金溪以來總不會明得此義講

看得末句輕淺亦坐此弊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章

自行束脩以上極言有來學者無不教之耳非謂必待束脩也沾

沾於束脩者論可笑矣

陳際泰吾以驗其誠焉此意便是

子曰不憤不啟章

舉字中殺活縱奪作用具在

是四隅中隨取一隅故一即是三若坐煞開則三在一外矣

子謂顏淵日用之則行章

即答文功名之改取衷於道德則已素兵武之略歸原於學問則

已優居是世也爲是事也不問何途之攝聖賢處此必有道耳

呂子詩書卷十

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子路病處

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用之則行兩句須連讀合看乃見聖人所謂有是之理若謂聖賢

總以濟世爲心意重行一邊不見聖賢全身要大翻成小樣矣

惟我與爾句語脈最難纏貼著一點於爾做負之氣便失聖人當

下篤信實證與指示行藏本領大意矣

會點春春數句亦是用則行舍則藏但點只猝乍見得不如顏子

實有諸已耳

子曰暴虎馮河節

雖說行軍所與然必也二句指平生大段言不粘帶兵事

必也者也四字最活如此人方可行軍能惟能見大本領不泥
定行軍說。

子行誰與知不於行三軍時擇取也說至此仲氏之氣不得不奪
臨事二字也舉其大聖賢豪傑王佐儒將都在此間安身立命

常人之懼多在中事後須臨事早為

懼字楊剛正與血氣之勇相反是子路對

道請簡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却大不是此處本分此處
懼字貼定臨事說軍謀不得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
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黃憲羅士大夫之器之識必有以超於一將之外而後可退而
為將

將草論須知用之則行本領自如是雖湯之麥夷大難
有餘安一身不足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七

正編

天下而有周身之防智略恢宏者雖即小事而有什全之慮

孔明謹慎在苟全二句便可見後世以粗疎不事細行為豪傑
大誤

若斯人者當其入為局名出為方虎則從容而兼文武
之奇至於弛兵解職而奸雄無賊亂之謀

得可知是賊不幸萬方料怨尤字寫賊則談笑以折敵人之
衝至於事定功成而寬然有未施之智

此云謀而後能成却倒了蓋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
謀而成則無粗疎濶略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

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
事後缺一不可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非本題正面也

然於理却甚有發明

成字兼決斷果遂之意乃見全理

謀時能審斷決中固是成謀後果毅周到至事成萬全正是成陣

人云兵行詭道純乎功利權詐用得及時便是道故當以逆億術

數為主此不知兵之言也逆億術數中處少不中害事處多也
只是先覺無不勝道德無不服耳懼而好謀原是先覺道德中

事非功利權詐之術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三句是反跌語激出下文甚言不可求耳
而字及如字不是游移兩可之辭大注蘇氏謂為此語者特以明

其決不可求耳是點醒語不是婉商語

如不可求主命說為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

呂子評語卷十

論語

八

正編

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為下等人不得不如此說

不可求是受多少折騰後方肯死心塌地若尚留餘猶不足使肅
子轉旨也

如字神情見心旁日拙小人枉自做小人耳然中道而遇車及行
迷之末遠從一點醒後即能猛省勇改便是聖賢豪傑矣諸公

得無意乎

從字兼得失說身分乃高要之得亦是不可中事

策囊而應不求聞達陳狀而試高廟丘園其醜態更甚於馬頭籠
下

子在齊聞韶章

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

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幸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
習既久深歎之詞固不可同日語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助輒之誤解者不免當時亦皆看錯國君社稷之重此義之似是
而非者故子貢須問初問問其義再問問其心正子貢善問處
若止是爭議相輒下只何須問得唐之靈武宋之臨安何嘗非
國君社稷為重之義耶怨乎一問直將從來借義名而助弑逆
議論心事都誅盡

陳子龍說者謂衛輒為君而迎刺賈以奉之此似是而不達於
勢也夫國人悅輒而惡賈久矣假令讓以位而國人弗悅徒以
虛名奉之則父之圖子也不旋踵而徒為天下笑此說有疵
輒不肖耳輒果求仁豈計讓後成敗利鈍哉

居子評語卷十

第百

九

正解

後世俗儒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而計較
裝抹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看聖人此意直提出箇仁字則要
知於極難處置處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
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

論語載此章微言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關已不止衛
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衛案者已自明盡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節

怨字正要從典盡氣平後看出

怨乎是直究隱微乃子貢善問處蓋於此際不能無少遺憾則天
理尚未得其正人心尚未得其安而當日衛事尚未可援以為
斷例也

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平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

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
矣

在全天倫與仁在全父命與仁在全宗社與仁而處處為二
子知所去取矣故二子而無中子有中子而不必賢有中子之
賢而不必立則伯夷窮而叔齊尤窮即得仁且怨以非得其所
求之仁故怨也果別有去取出於天理之正是亦求仁得仁
耳夫何窮且夷齊所行之外別有仁可得則夷齊之所求者非
仁矣惟其心止在天倫而毫不繫乎國故曰求仁而得仁如此
文計較仍是從國起見矣得仁者得其天倫心理之安非得國
家事勢之全也總之論理從事勢利害言便與仁字相違背也
不為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

居子評語卷十

第百

十

正解

憾耳至印證明徹更釋然無疑
上文之問子貢自質疑端此句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
非所問正見子貢善問善斷處

子曰飯疏食飲水章

論語云云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貪富自
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之
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鬼朱子解之謂道與此非二物但
熟後便自樂也其次又以貧非不累其心為樂者我即是倒說
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
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合於川見處未的於諸病難犯不安
管云王濟之旨至一品富擬王侯乃自稱家徒壁立吾無隔日
儲文字中着一貪字不得殆不可曉其沾沾得意亦止斬勝於

王濟之已耶

返歸於聖人者樂天而忘物者也。樂天也，備在其樂而樂天。貧富只一般，中間無不如意者。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哉？只爲後世談道者自己胸次俗下，不知至道只與世間貪穢垢濁一流，比較高低，稍勝於彼，便自謂超越，又將聖人放低來奉自己，謂聖人不過如是不知聖人分際，終是不可窺躋孔顏所樂千古少人到手，故欲反照此章之義，須從原憲之介，集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足此樂。觀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觀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真實了義。若將富貴貧賤較量，彼此以一班流俗腥膻肺肝與聖人比，並是非高下，直是不堪好惡也。

呂子語錄卷十

正緒

上

正緒

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隨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爲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孟子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意，不言而喻處，是何胸大聖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日不改，則非樂。陋巷簞瓢也，日亦在則非樂。疏水曲肱也，亦在得解，橫說豎說都是。說如浮雲三字，不是夷然處之而不驚，亦不是介然逃避而力拒。須知聖人當此時處置當如何，纔見得箇如浮雲真相。聖人未嘗惡富貴而樂貧，所浮雲者下義之富貴耳。

予日加我數年章

窮世也。文明於天之道，而於人有餘察矣。此可易言也。易言不是

天道，便難人事，便易人事，即天道也。易以道陰陽而道貴其中，用處真正以中貴陰陽而陰陽已不能齊也。三畫之卦中一而過與不及，居其二畫之卦中二而過與不及，居其四如是而天下之爲中者亦已難矣。以正律陰陽而陰陽時相說也，當位者有矣，而已有重剛重柔之患，不當位則失矣，而又有所應所乘之差，如是而天下之爲正者亦又難矣。提出中正二義，可見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在易得失之說，皆繫以吉凶，人即輕於是非之際，而莫不懼於吉凶之間，以吉凶深明乎得失是非，故其道可以喻於愚民，而本之陰陽以爲端者在神聖又可深求而不盡也。易中得失是非自見，但

呂子語錄卷十

論

上

正緒

易主卜筮，故以吉凶言多耳，非以此勸愚民也。

若將易只在吉凶禍福上看，只此一點意旨，便與易理與聖人學

易之理千里萬里。

子所雅言章

此言聖人尋常言語之間，引據辨說大約不出此耳，不是日提此

三經爲課程也。

是記者久而見得指出示人，非夫子懸空立教也。

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參之

同人悟得聖言大都不離近是雅情，義言乃得。

此題寫聖人意思，不得聖人原本，立定齋課，須列經義如近日

講堂規式也，全是記者親炙習，日久覺得聖言不離乎此，看

首末二句，記者指教神理，唱於不盡皆在所字，皆予得之。

聖人初不會立簡綱宗辭言必執於此在聞言者亦隨人隨時各受教而退未嘗總聚同參如後來語錄公案也記者日久熟會得如此筆之於書今後人領會聖人教人全身其意無窮是記者留心總記語亦是記者悟出聖人用處皆雅言句記者亦無意思

首喝一句末又複綴一句中間列數一句純是記者實通從前語言從中指點綱宗出來與學者做思議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我字句讀斷兩者字自相應應非字與也字相照應

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字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箇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說這樣做成底故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若未寫好古

孟子評語卷十

論語

五

正編

敘求神理失矣

人因兩者字遂將兩句作兩項人然細思生而知之固有此一等名號若好古敏以求之乃夫子自述其平生與學而知之等不同不可作大家名號看

此是夫子自辨其向來得力從見成地位說不識以後工夫

或謂下句不宜說敘求知亦不須如此說看註首句云不待學而知則下句爲學而知於理亦無害我字兩之字自相應大段與

子貢一貫章字字之字相似都在聖人所得學問言原主却一邊耳

謂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是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爲敘求知而反添

出不由知同爲條然求知之礙在語句不居知之礙在道理矣聖門功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知字生而知之其知幾何故必學以廣之生知神明不測豈無幾何之知耶但是生知聖人也廢不得好古敏求此是孔

子實狀却在自已口中雖下孔子說生知是極尊崇不可思議之人故曰我非今將生知自已說輕便失其理且如其言乃良

知非生知也

謂夫子自己放低一步引人是聖人打莊語也謂夫子實止好古

敏求又是發漢觀劇之論如夫子之好古敏求乃其所以爲生

知猶爲諷不厭倦之正唯聖仁也

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委生知不肯

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須體會此兩重

論語

古

正編

孟子評語卷十

聖人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實不自以爲生知實不自知其好

古敏求之出於生知也既自言其得力亦即以此誘人一片深

情難盡

論正血原是聖人自明以勉人尹氏又從勉人推轉聖人本分說

故列在箇外

夫子實不自以爲生知若異端論學多不知不覺說入生知去大約喜直捷簡易長義理之觀便致如此如朱子謂陸子靜學知

以下一切都廢是也

子曰三人行章

三人行八字中有我在

人是極微三人是極少三人行是極實愈說得人字微下節字便

透愈說得三人少下兩其字便透愈說得三人行是實下極字

從字改字便透

此師字。正要看得極活。一必字。觸處過之。

聖賢學問。仰有振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箇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講聖賢道理。尚有掩却一半。必不肯看一部不好書。不知辨析。益言亦儘有受益處。凡此只緣有箇我在。正要兩邊辨別完全耳。此言無地無取益之處。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別必有彼善於此者。故善字極活。非全體至善之謂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既生後。天更無保護處。但雖不保護。必無此死法。夫子亦只在德上信得真耳。

呂子評語卷十

子曰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三子疑亂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

子以四教章

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

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四者只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王庭文忠其所自盡也。內以盡已。誠無所私於已。外以盡物。故無所靳於物。信其所不欺也。內不以欺心。故無三於心。外不以

欺人。故無巧詐於人。忠信二字最易混看。他分別處各衆內外說更好。

四教直達至處徹上徹下。

戴會伯講義云。著書滿家。發言成憲。談於僚友者。難以質於戚復。號於鄉閭者。難以合於閭閻。古人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不成而四有餘喪。以視近之俗學。僞學不更可憫痛乎。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首二節

斯可矣三字。原不是慰安。亦不是絕望。

以行而佐其質焉。分疏善人確若但言質美。何至不得而見。亡而爲有節。

呂子評語卷十

亡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於聖人。而不疑君子善人皆非所屑。居也後世講學者。動以聖人自處。且以生知第一等事。放入意聖人早憂之矣。

子曰而不綱章

子曰而不綱章。正是仁術和尙放生會戒殺文。却是

不仁。天地之大。且以殺道行秋。冬殺固天地所倡矣。聖人不欲求高於天地。與分過焉耳。天地以殺道行秋。冬本是至理。釣弋正聖人奉若輔相處。如云分過。不但明聖道。并無忌憚於天地。

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張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揆文敘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放蛇蟲。飼虎豹。不仁之甚者。釣弋固仁術也。綱真射宿。則太過而爲不仁。故聖

人無是爾

子曰蒼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是夫子示人以學知之法不但辭闕妄作一流并謝却生知一位

不知而作當下便罪大不論後弊

多問二句所以然道理及聖人用功處其積目為支離務外者固

非只作博聞強識者亦沒

識字中具有分寸不是強記也

拳拳非失讓字中有功力

多問二句是聖人實歷天字諫詞不是泛論求知之道

歸有光即物以窮理由象以識心而吾良知之不惑者可以有

覺矣良知所重在不學處與此各一話頭况如此言乃姚江

子子語錄卷十

之良知非孟子之良知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節為放而不求反以為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

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

遠字原為陷溺後一種人謂之

自誤者何限也聖學之仁却不離此上說我誠解一念之

誠欲之我此時即不放謂循習俱捐浮氣俱盡而我之耳目

見已別有天地矣此是說動處不是說盡處詳補得好然也

所下語却純是禪須辨取似是非誠欲之我此時即不放

謂聖賢無功任道無程而我之解仰出入已杳無身世矣

亦

不論工夫弊補得更好在禪家便是更須保任仁之為學也

來不知其所自往不知其所歸雖志仁之堅非必能專其力以

守吾仁也可知正有工夫在當需亦云悟遠易得道難似此

語句真令人莫辨等而上之有依焉而弗去則欲之極而無

欲者也無仁可至也上等等不復見欲至則是却不可謂無欲

無仁可至此語病不小遠不遠吾亦不能解其所以然也欲

仁者自驗之矣繳轉平說指點意好在慧能亦云實在此處

○通節大旨為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

論工夫不論火候不到查滓淨不淨說透此意真說得精

警動然他所言只是禪與聖學迥別蓋指示反求機法相同而

其所反求之本領則與此所謂彌近理而愈夫真者也不近不

足以惑賢嘗試從吾細批抹處思之自見

孟子語錄卷十

若謂此心纔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

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

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為最

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

故曰欲仁仁至

此欲字是虛字只訓要字耳人每混入理欲欲字看實饒不特理

謬直文不通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首節

昭公原有知禮之名故司敗疑問

孔子退節

揖巫馬期以下神情俱從上退字接出孔子不多一言亦不許可

敗多一言默然而退司敗一肚皮不合時宜無處發泄逢人便如孔子急欲發泄出來不必定是巫馬期也實有此一段迫不能待神情

黨只在言論上說指議論扶同徇私而言

吳孟子三字中有昭公之謂孟子一語昭公以愚人者國人因其愚而愚之上加一吳字昭公固不得而罪之而昭公只以孟子二字諱人耳如經傳中孟子聲子之類未有書昭者昭公豈反自加吳字作此處無銀計耶

玩君而知禮而字司敗意僅以不知禮目昭公爲猶輕也章句說云云云云國語一段司至季子達君之惡附會其說以要懷服耳大力奈何信之據以入文雖百世不通自周人始

君子評語卷十
然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同胞兄弟可通婚姻也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是同父異母兄弟可通婚姻也無稽之談聖門所不遵古書中說數害道者甚多不可悉以立論使資倫內亂而日亦猶行古之道也非其說之罪乎艾許甚有種於世道

子與人歌而善章
此章須從聖人全體想像其效古人謂鄉黨一篇正是聖人推子亦是此意若坐轎轎上與鍾米畫脂等矣

因小見大看聖人於一細事全體皆現故此題不妨推演蓋只也不自聖人模樣耳

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已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即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不會曉他鋪張摯輾轉寫得記者沒意思聖人小家數也

而善而字自活相不會有所專指
因其善故使再歌欲得其詳耳非謂反之而歌乃善也

附此章文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善流行於其間無所往而不與人遇也顧遇恒人則善日見少而遇聖人則善日見多何則聖人之心精斯其入之也深故一善而衆善出焉聖人之心虛斯其感之也全故小善而大善備焉聖人之心誠斯其出之也敬慎而周審故一事之善而德性尊焉聖人之心和斯其接之也易直而安詳故一時之善而氣象備焉聖人之心公斯其及之也廣大而不遺故天下之善而一人受焉一人之善而天下受焉於何見之於子與人歌見之名卿贈富而賦雅頌之章猶存并展規束之義間里謳吟而來倡和之什不失采風問俗之心此有取乎歌

君子評語卷十

論語

子

正義

也子與人歌子亦猶是也或言短而意彌長述者之所感爲作者之所未傳或情深而聲彌淡聽者之所悟爲歌者之所未悟此有取乎歌之善也子與人歌而善子亦猶是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深矣忽而聞焉欲其善之與我洽也聲輟而善隨逸焉則彼之曲折未盡出也夫所謂曲折者人能之入未即解之子解之子又未即能之如是而人之善隱子之善亦隱矣必使反之則人所能者亦解焉子所解者亦能焉而曲折乃盡出也而子之心則已與善相發矣漸而即焉喜其善之與我親也理得而善斯秘焉則我之吟域未盡化也夫所謂吟域者人有之子未嘗無之子有之人安得有之如是而人之善微子之善亦微矣而後和之則人所有者固有焉人所無者亦有焉而吟域乃盡化也然則一歌也而聖心之精且深也如此其虛而感之

大也如此其誠敬周密也如此其和易而安詳也如此其公而無可私廣大而不遺也如此此可爲天下取善之法矣善之來也無端其往也亦無端寂然而生我無以留之則竟謝焉矣我不欲謝之則亦竟留焉矣其中至隨其外至庸無心者不能取而有心者取之聖人所以有窮理格物之學也此可爲天下與善之則矣善之大也無量其細也亦無量紛紛而至以一人盡之而已盡於一人矣不以一人盡之而并盡乎天下矣其用萬殊其體一本有心者不能與而無心者與之聖人所以有存神

子日文莫吾猶人也章

解允明以明道而發之成章者謂之文文即言也得此疏解允明以能文之士方馳騁於浮華支詞漫衍而世皆求工其

耳

韓歐亦止是爲文章帶得幾分道理耳况其他詞章之陋者乎

文字照註作言爲的

躬行君子四字固固不拆固不可講故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

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非美其人而予之名也

君子二字是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謂猶

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焉

之意同當作躬行君子之道謹四字固固出

金鑑今天下所不足豈文哉非不澤一世之耳目使反而問焉

而不必有其於吾之身亦自關古今之問學然舉而措之而或不能無疑於其所行

天生聖賢之意期有以獨貴而立於世之不足使敵敵焉爲衆人之所公爲則亦與人需已矣如此說却是虛僞之氣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意極平實况躬行亦衆所公者但不肯耳雖不尚文而躬行未盡亦不得爲君子

文行相須原無偏廢之理夫子正只忠孝志耳

此節語味有重有輕有疑有信有曲有直却只是一氣轉注

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

程子所以識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卻是文作第

一作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

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惡文章之士易走作遂

至以學文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應不廋之物即有一二拘

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

君子評語卷十

南懷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後儒易惑於與學也只爲他說來頗似聖言大略如聖人說文行

緩急他便道文字支離知行合一亦似重行之著不知他輕矣

便欲不立語言文字非聖人輕文本意他重行只要行他所見

非聖人所重之行也看聖人躬行下急著箇君子便有箇篤信

好聖賢準則在他卻說效先覺之所爲亦是專求諸外直敢

道求之吾心而非離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信以爲是然則其所

重之行決與聖賢異矣故離君子而說躬行行字便沒著落以

此知聖人之言字字切實不可易也

後來真端立說亦似輕文重行然所行實非君子之道朱子謂他

只要踐履他的說耳

子曰若聖與仁章

夫子雖不居聖仁之名然觀其所言正已得聖仁之實此是公西華意中語若謂夫子自己推度辭其名而居其實則是聖人假謙虛打証語矣

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是徒謙讓未遑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之字即指聖仁而言爲字煞有實際不厭煩從爲之看出蓋惟爲乃易生厭也

爲之謂爲聖仁脫却聖仁空講爲字者非也

或謂爲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致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爲之謂爲聖仁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故曹偏不會見何也總是正學不明皆務爲圓通而惡切實說其弊至此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爲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

孟子評語卷十

論語

孟

正義

不厭倦正是夫子之聖仁處公西所以說不能學不能學只指不厭倦爲是

子疾病了路請禱章

子曰丘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旦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槁無不充盈古人云學者最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來

子曰者則不孫章

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今有家累巨萬而慢薄行平骨肉苛刻及乎里閭作法於鄙無所不至矣那得提此三字以自文乎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哲人說老莊正矣

分別出顯達一流方見君子真相

坦字不應與蕩蕩分對

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着有以平寬相對則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

限之能及君子之得志也布公於時推誠於衆而小人之得志也矯情欺世常懷他日之慮小人長戚戚亦不專防人禍此章言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雖處窮達險夷獨居與衆寂靜感動時無不然者非獨指用人禦世也又以率直之性而當陰相

孟子評語卷十

論語

孟

正義

何察之人則君子必敗小人必勝君子神明通達變化不居而其體自平曠今日君子必敗不敵小人則是以坦蕩蕩爲大呆子也豈其然乎

子溫而厲章

下半句只完上一字不是兩件德美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圓相而字是供合語非轉換說只倣溫威恭之妙極是若倣六件支對誤矣

是記者形容聖人未嘗自知其然此意亦人所共知但於自然中看出聖人自有工夫主宰處有積厚自流處乃爲有學問之言

孟子評語正編卷十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一

論語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語兩至德正當參看

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全太王不會
窮商通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為然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
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
如太王武王即當時庸眾諸侯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
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窮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
與太王作為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為重有天下
為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太王武王同也
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為
此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故太王窮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
下心腸天懸地隔豈能先得窮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
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
正為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
可語哉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已而興於
太戊至仲丁外王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祖庚復衰而三興於
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復衰而三興於
商家興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
僅足以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與勤焉天命人心之際聖
如太王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南歸之
者多則為興德失而歸之者少則為衰王三分有一原是紂
之天下未嘗割據而有也然則太王而人歸其為窮商何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一

論語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語兩至德正當參看

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全太王不會

疑者耳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

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須

見得二者並行而不相悖乃善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

實始於元儒伊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

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

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

今日哉

論語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語兩至德正當參看

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全太王不會

窮商通此章註語亦老大不以為然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

心不可與論聖人也三代以前原無謀取天下之事無論聖人

如太王武王即當時庸眾諸侯曾有謀取天下不成而事敗伏

誅者乎固不必以此疑太王也窮商二字是就周家功德人材

與太王作為規模而言三代聖人皆以天命人心為重有天下

為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太王武王同也

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泰伯之所同而泰伯不為

此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故太王窮商武王伐紂與後世取天

下心腸天懸地隔豈能先得窮商伐紂與後世取天下無異

故朱子與陳同甫論漢唐之君不可以接三代寧可千年架漏

正為此也若謂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高宗復興者六十年不

可語哉此皆後世取天下議論也殷之衰也始於雍已而興於

太戊至仲丁外王復衰而再興於祖乙至祖庚復衰而三興於

盤庚小辛復衰而四興於武丁至祖庚復衰而三興於商家興

衰始末也然則太王遷岐之時商已四衰矣武丁雖賢僅足以

支六十年周家積功累仁其與勤焉天命人心之際聖如太王

有不知之者乎且古之興衰論德不論勢德盛南歸之者多則

受祿無喪者有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行天下可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為周之慶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為讓德之尤則則商亦泰伯所造也泰伯自不欲為且見王季之足以有為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為獨王季受之不為貪又謂論其志則文王則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謂二者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將合此數條觀之足以見集註之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胸妄疑古聖人之大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正相反太王則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為嫌豈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

伯夷叩馬武王伐商俱是聖人天理極至上事太王原非陰謀只是辭不得泰伯原非謂商不可就只是自不欲承當兩者本自合轍設壞一邊固非周旋兩邊亦非也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俗儒言則凡聖人得百里而君即非朝廷之福即非至德不則孟子之言詩矣王魯齊金仁山皆不識此理

泰伯於古今之通讓天地之常經實見得並行而不相悖但道邊

事自有人承當自己斟酌却須如是乃安而行之又極盡其所以為至德若泰伯原只見得一邊道理又何須云以天下讓

父子君臣其義一也惟泰伯不能兩全所以為難

一去而君臣父子二義皆安方見至德老生偏主讓商讓周者皆

誤見得一邊耳

三讓則讓之誠以天下則讓之大而又隱晦其迹非有為名之累

所以為至德又文身非正理必頻行權乃為得中故曰處君

臣父子之變此變字言禮之變非變設之變也

泰伯之於君臣父子皆是受而不失其常至德要從此看出

聖人之德之至皆是從變處看出蓋人之處變每易有不盡分處

而能變而不失其權此聖人之所以為至德也太王之讓商固

古今之通義而泰伯之不從又天地之常經所謂即夷齊叩馬

之心而難處有甚焉者時文只寫得泰伯曲意彌縫僅存註中

混其迹三字不見此義則其與許務臧札相去幾何鄙儒眼如

針孔固未足與論此也

無得而稱不是民之不能稱泰伯亦不是泰伯不使民稱只是其

行甚高所謂知我其天也其迹又民所謂蕩蕩無名也民雖欲

舉一端以頌之不可得耳

泰伯在武丁時即早知天命去留此其所以無得而稱而德極其

至也

民並不得而稱其讓蓋讓亦是夫子推論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章句地君子帶於禮云云此言四者皆德行之美而無禮以

節之則有是弊耳非言由禮而生恭慎勇直也且恭字殺意之下三句又如何例說得去

禮之制於世也先王恐其繁難之故乃於禮之中節計人之所易行而受之以備禮自有繁者繁亦不勞勞非繁難之謂恭而有禮亦非節之謂大禮必簡言禮之大者多簡耳非禮主於簡也禮之行於世也先王恐有愁苦之端乃於行禮之外陰飲人之所樂就而私之以和禮如何有愁苦之外除私數字尤顯先王並無此意禮之用和爲貴亦言禮中自然之道非禮外另有和之作用也此二比流入晉人之言其意正相悖恭而無禮多卑諂意態非繁難嚴苦之謂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君子詳諸卷十一

論語

王

正義

對定執政大夫議非取門面闊綽也首言君子所貴下言則有司存正爲孟敬子歲規移向他人不得

三者脩身之要爲爲政之本動正出正有工夫斯遠斯近乃得其止耳未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涵養臨動正出之際有慎獨自

察此脩身之本於誠正也會子平生本領如此

斯字合下便須如此所以可貴其根本全在存養精熟乃能得此

須從斯字矣字極輕快口氣中計出極遲密原頭

斯字從君子體貼出來工夫在動正出前

一容貌物來求我之所動矣斯必遠暴慢而後可焉云

都說向外去非曾氏旨也斯字如此說似只致飾不至於

暴慢不信鄙倍而已矣

斯字必宜如此存此以正俗

之學以生安之質之不易幾者言諸俗更靈變而不近人情乃

兩乎威說非也朱子曰斯字來得其繁斯遠暴慢猶云便

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貴惟是顯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

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所以貴乎道者

此也蓋所以能一動正出而自然便會者皆操存存養無忘在

顛沛之遷所致非生安之質之所謂自然也會子舉箇現成樣

子謂君子必須如此所貴一學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存

平時以此涵養臨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幾者貴

史也只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

斯矣二字正見可貴須知有半部大學格致誠正脩平日用力

夫在

鮮氣之氣即指言語之聲音神韻若云鮮本於氣此氣字則養

之氣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兩字並聯亦不得橫生出側重

君子詳諸卷十一

論語

六

正義

氣字之說

都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鮮氣之道則鄙倍自遠雖易近鄙

處倍處都不鄙不信

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問在顏子也

以能問於不能二句就學問上說有若無二句就器量上說

能多中階級無窮

顏子之不校渾然無非天理吾人情恕理道總是私心唐人唾面

自乾一發世情殺殆矣

從空中畫出一箇顏子須知顏子意中原不會有此數句也硬擬

議入題卷中行狀便是觀面千里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兩可以在平時看

君百里易寄百里之命則上下左右事事有所嫌疑周名尚有不相信處可見難

當留則當去則去去亦是不可奪

末二句承上三句一總說兼才節爲是輕才重節曾子並無此意與字也字只反復倒跌以決之耳

自萬曆以前辛輔以相傾軋爲一局萬曆末年以後以朝停私傳衣鉢維持爲一局至隆順則兼此二惡爲一局總以奪人爲巧而已亦易察其所舍者不過祿位耳何大節之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即仁也不仁不能爲弘毅也兩邊看得融洽工夫本體事爲方無一不透

呂氏語錄卷十一

弘毅原從仁出不弘毅正是仁虧欠處

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書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也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通也七穿八洞何處不見此理

首節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宙在吾分內仁也宇宙不是兩件事說弘毅二字滾說拆開不得第一句而字是倒串非平對也

毅不在長入看是在長入中暫處短處若乃精嚴

看本節似上句虛下句實看下文則下句之虛更虛於上句

仁以爲已任節

仁字略退重讀落以爲已任下句神理自見若作以仁已任或已以任仁便失語氣蓋此四句中明重遠不解說弘毅也

子曰興於詩章

是興於詩不是詩可興此中原有功力在何章意只就現成說此三於字與志道章於字相似而實不同彼於字是著力字精

一字讀此於字是點點字精下一字讀蓋彼在工夫言此在功教言但將興立成三字逗斷思之便見

今人亦知要從興立成說起而不得其意只辦字眼先後見耳說來仍與詩禮樂說起者無異若爲求興立成而後去尋詩禮樂則意理淺薄不見三於字之妙矣須一向在詩禮樂做工夫已而悟得興立成在此三於字之味乃出

古者教人從小便以歌詩習禮樂爲事直至老死不輟故能使人志意得廣筋骸強固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此是苦氣樂其功用其爲興立成皆不知其然而然此所以

呂氏語錄卷十一

妙也

此章道箇經學便可笑夫千時何曾有六經之稱哉

詩禮樂是古者教人躬行日習之事非如後世士夫其教無其事而但從書本記誦也看程子古成材易今成材難一段可見三代以後人材之卑在此三代之終不可復亦在此如徒以經而

已則今日詩禮樂之經何嘗不存乎故此章說經學經教便錯詩禮樂只是人心興立成本原不是聖人強人心所無而爲之說

有問胡雲峰云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成材之難無其氏之說真以人材爲難矣詩禮樂皆其吾心外物也其說如何曰程子之說見處極高功用極大三代以上聖人之道也西山之說是就

三代不可復以下設箇無聊方便法門耳然充其義則必至無

詩禮樂亦得矣不知能得詩禮樂之本即無詩禮樂亦能與立成此必大賢以上幾之豈可樂之中人以下哉三代聖人教人必內外交養本末全備其為道也自聖人至中人以下皆不同廢故其時人材及治平氣象與後世人材氣象天懸地隔此有詩禮樂之興立成與無詩禮樂而強為興立成原自迥乎不同也蘇程子之言使後有王者必將講求三代教人之法庶幾聖人之道得行若雲峰之言則吾心自有詩禮樂不必外求使王者何以陶鑄人材與起教化哉要其弊不出異端俗學二種凡以此章為經學者俗學之見也彼看詩禮樂固自輕淺以為心學者異端之見也彼亦看得詩禮樂輕淺然俗學之輕淺猶不敢畔道若異端之輕淺則敢於無忌憚矣蓋詩禮樂本天與立成本心必心本於天乃能成材合道若謂吾心自有與立成吾心自有詩禮樂即以心為天矣時文多用胡氏說作資意雖轉合正義然其意即流弊輕淺詩禮樂之見不可不察也

為學之煩且勞莫甚於古也而有中人之性者皆可底於成為學之簡且逸莫甚於今也而有傑出之才者不免即於廢則以性情耳目之間古人之為養者密而今人之為養者疎也三代以上人材易成成來亦遠勝後世其故盡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民者對士大夫以上而言但將民字位分講清則不可不之故據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知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者為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此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

科目秀才誰其知之者乎而況民乎

可使不可使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蓋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舉一邊不得由與知有兩事兩之字原只一理可使不可使有兩層原只一條心

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說若者做兩件便是有所感誤也

可使不可使說作兩句便非其實只是一句耳

由者必要如此知不知則存乎其人

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

不可使不是不許知知固聖王所喜也

不可使原是要他知及其知原是上所使如此看乃圓徹

可字只訓能字便的稍成深解鶴笑直以聖言為老莊申商狙詐之祖矣

可字訓能字此是民自天生如此非聖人有意於其間纔有意便是使使知便害事強不知以為知究竟無知者正是不能使知也

子曰好勇疾貪章

好勇疾貪兩者有其一皆足以造亂缺其一不足以速亂

勇與貪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貪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為之季代之失天下多乃知之人為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

史記一書好勇疾貪之善也其流為蘇氏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意中才極輕言下周公之才極重

陳澧云云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關才事若謂

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吝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

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

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況乎才

未必美矣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為也周公二字從才美二字

偶然引帶並不關周公名位事業也況可因周公而泛及大臣

論乎

驕吝生於才無才則何驕吝之有譚子所云傲雖凶德必有恃而

後行謝上蔡所謂去箇矜字不得者也然世間驕吝之人儘有

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觀其無才假令有才而即

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細玩知有使

字虛神則抑揚之間得矣

金鑰以驕吝非由才乃其所以無才故雖如周公不足觀也聖人

豈以一二行掩天下之真才哉通篇主意護才却看得驕吝

不當大事驕吝者無周公之全才而竊周公之餘才以自美

者也全才不驕不吝餘才自驕自吝餘才易足觀也幾

在似是而非聖人本義極言驕吝之不可耳未嘗主才說正為

天下人重視才而輕驕吝故儆其甚至於周公尚不足觀則才

之輕於驕吝可知矣正希意中只見得才之用大而驕吝之害

小却正與聖義相背即謂不驕吝乃成其才美此亦是題後申

明之說非本節語也如云全才自不驕吝則周公之美豈餘才

哉聖人此言亦大商量矣要之解學以作學為性如整頓提所

言八出現者偏該法界故舉其體為無善無惡則其用但有知

覺運動墮子靜得之專重精神魄力故其較極微短才子凡為

其學者說內則至於至無說外則但有極粗之作用耳惟其於

體中打去善才則用處善從何生不得已為世法周旋善字終

成假令故重才而輕驕吝正為驕吝之不可亦是事理兩證上

知解也王伯安謂蘇張是聖人之資窺見良知妙用李卓吾稱

曹操楊道為聖賢活佛皆是此旨

子曰三年學章

不至非必不得殺也無暇分心及此耳不易得非必無其人也此

世界中難得耳

科舉種子不好朱子已歎之矣或云古人學慮志毅今人以學求

毅字謂直是無學耳時文非學也今且連時文都弄做不處

東西那得有學耶

子曰篤信好學章

陳龍圖學者苟不明於治亂之故則亦無用學矣到了苟不

學則無所當於治亂耳世道日更情變益急人之處此者

難聖人不曾為此立說治亂雖異道不易也聖賢會場之

期俟時而動吾嘗觀其遲遲於前而汲汲於後者彼固知天命

之有在而時勢不可失也漢唐語耳非聖賢之有道則見也

意中止有漢唐以下佐命人物極為剝發觀托紂不出此境界

無他只在首節之理少理會耳此章全以首節為主

首節

二句平分四件錯綜互看更相為用

危邦不入節

達太平盛世誰不彈冠思奮者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
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
蓄積無疑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

子曰不在其位章

正為在位之謀難盡何可出位他謀

說到謀得縱好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論義之學
不在不謀合下理當如此而利害在其中啟煩悶以山人而橫
疆場處士而過持朝政門戶互相擠滅而敗亡隨之出位之謀
其禍烈如此

羅島說又大小要識所以敘進其局者國家本自有格
後世病
却坐此所以吏治日下格非位之理也

子曰學如不及章

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上句中纏紮一步耳唯其精熟是
生恐懼唯其恐懼愈加精熟一時如此終身如此非有前後際
也先聲以上句為功下句為心亦是照註合說故截讀而意自
一串近日講章妄分未得已得真癡人惡夢矣

兩句總言學宮如是爾死註中既字又字則上句指進取之極
句又加儆策持守之嚴微分次第無內外之殊也註恐人作兩
節功夫看故下其心字耳如不及亦就其心說猶恐失因是

即有不失之功在謹章分上句屬功下句屬心已落支離隔月
峰迴而盡歸之心尤為混帳人以爲能脫去謹章習說不知真
脣間以蒙混合一爲渾融此正彼時講章習說未嘗脫去也必
於學字實有所得看理極真乃能脫去

子曰德輿乎德輿之有天下也章

古來帝王皆不以天下動心非獨舜禹也以匹夫而有天下自
禹始卻無幾微粘帶此所以爲舜禹耳
不與本事歷代聖人之所同憑空得天下却是舜禹之所獨故特
舉二聖只之字而字也字便見不然竟似堯湯文武便不能不
與矣

有天下不與是聖人所同而獨舉舜禹言者正以其未嘗有天下
而忽有天下尤人所難於不動心也

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
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
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舜
不與其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

羅島說又古之人於天下如其原無足樂也其失之也若釋重負
則其得之也若受重負天下之憂勤與於已天下之歡娛即不
與於已矣此意的的見聖古天子實如是後世以天子爲極
樂之境那得不貪戀爭較哉

古語語卷十一

古之天子爲天下憂勤有勞苦而無佚樂許務之流畏憂苦而辭
天下是即與之心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
此其所以巍巍也

余嘗讀遇之窮也且有無天下而與焉者矣與字錯所謂與
者以有天下爲樂此後世帝王之私心無一不然而也今要說
得高并將事功都人不與中不知聖人惟其爲天下憂勤所以
不與此舜禹孔子之所同也若以孔子之爲天下萬世爲與則

舜禹之不與荒矣
若固有之意正要對若將終身意合看舜禹護天下正要對與許

一凡人合看觀天下如敗處正要對無忌無荒一日二日萬幾
意合看不然便講這道理不出

許由巢父正看得天下重其道非也四岳等看得天下難其德不
及也

不與不是絕無干涉

不與不是輕視天下也漢武間不死之術曰嗟乎吾親乘妻子如

敵疑耳此亦算有天下不與否固無倫戰爭合併純是私意看

集勢海四游喻人胸中正多一層沾滯耳

今人纔說排遣便是不能排遣纔說超脫便是不能超脫

只見得妙明閑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

與聖人者無干涉和尚反而止其庸妄貪癡沉溺者爭較聖人

不知此正與庸妄同胎共命處聖人反而却正與英雄斷士及

君子淨居集十一

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聖人之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

皆敬畏此而言不與皆心也止是心不與卻是無忌憚其不

與正看得天下極重

子曰大哉幾之為君也章

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下節指其勲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

首節

大哉句統兩節為字兼德業

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

德字兼內外說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也桓者說被暨細者只

說心原扶一邊倒一邊矣

無能名不是相忘不言

只重無名不重民字末句只為無能名帶出民字來意不在民也

全在民身上做智慧巧樸者亦疑人說夢矣

則天無名不是黃老家玄化無名之道

無能名若說做淡忘真漢便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也

此節是德不可名下節是可見者此耳明明判分兩項若此節不

握住德字而求及政教治道則下節如何說去但德字合存主

潛布意止說做玄同然運清淨無為去則不可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節

成功文章自是兩義將文章併附成功看便不的

德不可名可見者此耳是功業文章乃民能名者也仍歸一無名

是老生常談

上無能名指其德之高深遠此節指其功業文章之可見如何

此節又仍是民無能名可見者自有功業文章無能名者曰章

其德原是一順說話亦何必作反語掉轉大槩妄論皆起於看

註不精細於是創為溫帳不分明之說以為渾融真不通之甚

者也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首節

舜惟以其至德故能有五臣亦惟遇至德之舜故能有五臣若下

文唐虞之際一句便見此意

孔子曰才難節

才難忽然一歎不知影落何處若者虞周若不著虞周千古傷痛

古庸才難是泛官如末世無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卻從舜武多才際會極盛時尚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曾又進一層問如此則金正希文已深得聖意而千子以爲不盡比附何也曰聖人心胸大所歎在古今運會衰隆世道升降純是天理上事正希所見却止得後世英雄豪傑失路不得志心事淋漓悲壯只成自己功利皆意氣之私看得聖人一生柄樞亦止是這箇念頭發爲感慨却是絕不相比附處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節

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於唐虞蓋矣忽稱周之至德有不相家若有不言之隱後世遂有疑武王非聖人者不知有一服事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弔民伐罪雖武王之事而亦文王之道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過於唐虞也

金鑑云云云本文語意原是贊周德非謂殷之棄才而周受之也贊周德則可以括殷之棄才而周之私其才若就主則謂德矣

有一二服事毫不關才說外註有別斷爲一章之語意原從武王事功轉出文武心事則用才成治功自在其中矣殷亦棄才周亦受才却只是以服事殷如此說何嘗漏德字但將上文亂臣看做亂殷則武王之德可議其十人之才亦其成亂世之才矣此不特漏德並漏才也

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至未有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專才取天下而又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特武王

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大業以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爲至耳

武王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爲之聖人之德也文王可爲而不爲聖人之至德也武王牧野以前亦同文王之至德後乃迫於時耳不曰文而曰周末嘗除武王也

順天應人武王原未嘗有損於聖人之德但服事時更爲至耳或曰三分以下自爲一章而集註仍舊蓋一并合說正足以見文武皆聖德而服事之德爲至德兩義並行不悖

周才服周之才如此豈復能行堯舜之事乎然則唐虞不取周才服其時義當革耳豈爲才多不可安入下哉書讀書至夏商之際湯有漸德而仲虺作誥以釋之於是乃知革命之事其君不能無愧於心而其臣不然也

臣子詳卷十一

欲明其義正恐後世如公等誤有故漸之釋之非後世謀篡之私惡也而已而讀泰誓之章見其上稱文考之顯德下稱羣臣之同心於是又知周之臣欠欲代商而文王弗許也

偃武而文王周公繼用之以道德相輔蓋可以後世功名之士佐逆造亂之所爲揣測三代賢臣耶此朱子所以極辨史學之害以其中在心術也

附孔子曰才難三句文

聖人忽有感於用才之世而深慨古語之有當焉夫才之所以難在古人亦不自知其言之有當於何代也夫子有感於所以難之故則見其足以深長思焉爾今天言有理至而事不至者存其理而數世之事皆得而證焉此先見理而後見事者也有事

至而理乃至者思其事而數世之理皆得而實焉此先見事而後見理者也然則得古人之事思古人之言此聖人辨先之意也得古人之言信古人之事此聖人意後之辭也於是乎記者既列舜武兩朝之才而遂述夫子之歎曰吾嘗上下古今而知古今之天下不恃一才爲之也而未始不以才爲之也無一日不生才之天地無一代不用才之帝王使生者足以濟其用用者足以盡其生則自隆古以迄今茲將有治而無亂才之爲才爲有不足哉而吾胡誠知是也則才賤而不足貴可畏而不足惜自隆古以迄今茲亦將有亂而無治何則天地之生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生非亂之至也不生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生帝王之用才也非治極而將亂也不用非亂之至也不用非亂極而將治也不用蓋天地能生之而不能用之也帝王能用之而不能生之也故當其治極而將亂也天地生之而無帝王用之當其亂之至也帝王不欲用之而天地故生之當其亂極而將治也帝王欲多用之而天地且憐惜而不盡生之若是乎相需股而相遇疎則何也非天地愛才而有生有不生也非帝王棄才而有用有不用也有用者氣運之所以開有有不生者氣運之所以定天地不得已而生帝王不得已而用之者益慎吾今而知才之爲才其不數數見也雖天地無如何雖帝王且無如何也然猶以爲未嘗生也則不可量也以其爲未嘗用則不勝計也而又有與焉者亦既生之亦既用之矣當其時都俞臚拜何如其隆也奔奔先後何如其家也由今思之而以爲異焉者且不獨由今思之而以爲異焉也在昔先民有

孟子評語卷十一

論衡

三

正編

言曰才難斯言也其有嚴於治極而將亂者耶其亂之至而致思者耶其亂極而治而以爲不易得者耶是始未見夫天地帝王既生且用而猶有未易者也然且其言之吾嗟愛惜願慕而遠望焉如此使其較量於都俞臚拜之時考論於奔奔先後之內吾不知其容嗟愛惜願慕而遠望者又當何如也即以彼所言思我所見信乎否乎不其然乎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無間只是事中節合宜非有奇異也禹只是一箇完密之禹耳

孟子評語卷十一

論衡

三

正編

禹只是箇禹不付爲有間處衍籊籊其無間亦不在此零星件緊也聖人極意形容其心法之密到此盡處都見全身耳人能刻畫說問字不能微妙說無字無暇論及問正是不足處多
人主渾純闊失其大者尚推勘不得何暇及問求至於問則全體已無可議只在細微盡頭處或猶有毫髮之憾乎而其無間却是乃見其至
只在細近處說問字益見神禹之難
問字是吹毛求疵意
問是後人吹求從吾字生求不從禹字生求
問字在尚論者看方是求問然於禹
問是搜求罅隙之謂故曰吾無間然不是禹無間然也吾字不是

閑字

無間然者言一無可議也與連得閑矣之間同正在事端上說不
指心也心之有間無間如何見得惟其事端之顯易細微處無
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密可知歸本心源是推進二層意
只好在末句中說其有句開端意也

間然若說向心體上則是疑爲非聖人而可也但是事爲之末四

面八方比較將來有絲毫不同符縫處雖無傷於聖人全體然

已得閑矣如此有方是求聖人之間然

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人根本處時文求深反看得聖
人低矣

三賢是隨舉事件無不可以見其全體之精微無則不專在此
段也

禹之無間其神理在三箇而字中

公天下仍唐虞之舊何云始可自樂若可樂則堯舜樂之久矣

此等議論只滿腹貨利娛樂重耳

首末二句文法雖一意卻不同首句是從全體大段說末句從三
段推勘極致而深歎之非複衍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二
論悟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不是子所罕言只是子罕言。

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旨。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大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旨與人猜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一之說。則穿鑿傳會害道不小矣。

三件各自分說。一著牽聯比例。則弊病百出。兩與字。乃記者指數之詞。非夫子規條教義也。

此章論悟子罕之說。甘自外於儒者矣。不知禪門良知家。其偽卧子切齒。得朱之說。甘自外於儒者矣。不知禪門良知家。其偽

呂子評語卷十二

正編

乃其耳。爲人不失大節。立法可濟生民。雖有未純之論。何損耶。如此則論語中與弟子辨仁者。皆非耶。聖人既及其流。益深。言利極於戰國之縱橫。言命極於魏晉之玄言。言仁極於宋氏之講學。嗚呼。使聖人復起。將何以廓清耶。三罕言各有義。計中甚明。若以其皆有害而無取。則仁豈有弊害耶。且將宋氏理學與縱橫玄言一創。看奈何入室操戈。至此其病已除。服老釋功利之譏。顧畔程朱精微之教。直以秀才出身不得已從事文字云云耳。要其薄儒者不足爲也深矣。

達卷黨人曰大哉孔子章

此題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縱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箇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慕。

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明學上看。出就

得粗淺耳。蒙存以大哉兩字爲美。無所成名爲惜。則惜在大外

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

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還有謂

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字

言道本無可執名。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

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

理。而居爲辯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

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一病

也。註中問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肯博。此是旁

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

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

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

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大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

人謙謙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

當。故後章則托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僅能

爲學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

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之學者。固謬近則多

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

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讀者書真確。但

愚見第一病。可不泥着第二節註云。欲使他所執以成名乎。則

惜其不以一藝成名。固無礙其爲譽也。但不是惜夫子之不能

成名耳。

子開之節

夏慎堂意立說須先體會聖人氣象詞氣門弟子數語若云以此微風黨人無此深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滑稽之孔子若謂黨人之說將爲學者流弊此含糊弄機鋒之孔子況黨人又不觀面果有善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留此不處話頭貽誤後學哉故終當以開人衆已承之以謙之爲的當不易也

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惜夫子夫子以謂門弟子其說相承而意見各自不同蓋黨人以此讓聖人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深中學者之病故夫子亦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說而特言人之不可以無所執此正見聖人好問好學者便道理處其於黨人固無與也如此看聖人意思越好然與

孟子舉已承之以謙意尚隔一層

子曰厥冕禮也章

首節

此節須作四段看厥冕禮也一斷見古法當然今也純一斷見變法可儉儉一斷見雖變古而尚有此義之善言從眾可乃見聖人取舍輕重可否之意以起下節

儉是夫子解之許之詞

吾字便見主持自任之事象字便見習俗流弊之非眾豈可從乎於不可從之中此猶可耳正是持正處不可作圓通語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於禮渾然天理惟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下節若聖人不得已於流俗中選擇其輕可者爲引防與起之辭

以禮樂稱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爲聖人私斷此莊周屈折僻之議與叔孫無幾就希世之作同出於詭玩不恭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

聖人用處仍是理之自然

日用之儀象有共趨非人無禮之事而猶有說焉以處之則夫袞先王之禮度雖大尺寸以相繩者其亦可以不必要矣而猶有說說字便非換義字即得且語間有服薄禮法之大意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得而造作取會也但禮時爲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革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仍歸一定之理乃所謂權也權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觀天下無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

子曰舉重若輕

四

看得禮亦是聖人憑心揆出可以意爲輕重耳厥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有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近情不足俗與聖人字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夫之道也諺家又有謂儉之一字聖人從變化中勉強看出他一段好處此種議論極極極怪一入後進胸中如蟲弄人腹雖難盡不能吐大黃不能消矣豈可不慎哉

子絕四章

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畫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情粗等次亦多必權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亦能害心之說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宗旨此聖學之賊也
凡萬物之相感物自來乎我目往乎耳動於中而物應於外
是引外以賊內者意也物感何害往來所起者私意耳有人
說無心程子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無者求之而益有
者也而佛氏諱害害人必欲使人盡去其所有則其心有畏於
天下之物者多矣苟如夫子坦然不廢人間之事哉真能有者
乃其能無也公自不知禪之說耳禪止如公所云四者是私
累是心病故聖人所無豈道理孰者不落色相之謂哉楊復所
全正希皆傍於禪其文索性說禪即子不知禪爲良知家及萬
曆間講章所誤耳

聖世綱要未可知而濫之誣也濫意是私意非道也濫四者俱
君子評語卷十一

絕故常居靜以待天下之應有度無度也有數無數也無用智
之累無建已之患云云似是以而非似聖人之神化然而老莊
也爲人門下弟子全不識認先生模樣參抹箇牛頭馬面來便
道是吾師真法身如是豈不可哀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章
首節

太宰之聖先看錯下子貢聖字便與太宰聖字不同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節

多能原是聖人分內事

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却不
會就低多能時文便將多能放倒須失却子貢精妙

周子正對上者與口氣

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
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損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
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孔子不特多能異乎衆聖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
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即所謂多能若是尋常後漢聖字中
孰不統攝惟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
與聖字分說也

子問之曰太宰知我乎節

此節撇開子貢說太宰說微開聖就多能說
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德
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
多能不欲炫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

君子評語卷十一

絕流弊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陷神
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
盡失矣

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舉故又加鄙事二字又推之少賤
以見多能之不足云皆極謙之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
己成物仁智並到無知一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謙讓退也

有知即是生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誨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
子過謝以爲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知也即辭

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爲漸之意

人謂生知正從兩端得來

竟從誨人說起方知首句原從未句生來

此節要通主誨人說蓋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面爲言不是自責
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離至恐不敢不盡意不重
從已轉到人也

只不居有知而自白其告人之盡誠耳若勉人誨人亦當如此似
意所未及若勉人則爲誨俱宜竭盡不專誨一邊也何如
兩端中原自難盡不是空寂兩端

以知爲事理障無知方是虛空粉碎本來無物廓天之空空正是
機鋒相挽覓心不得已安心竟兩端之竭即四路把截前後際
斷以此解書不但援正入邪於理不通卽夫子自贊其淨明圖
妙亦於文不通矣

萬曆周講無知竟入禪障謂無知正是無上宗旨而鄙夫之空空
老子語卷十一

七

正

正是本來面目其爲道害不辨易明震川先生文質謙言無
知而謂本原之未了悟深微之未融化聖人無知乃天下真知
卻早已墮落禪家坑塹而不知此秀才不知禪而自以爲闢禪
之通病也先生晚年與人書尋五燈會元云近來儒者內典古
人年至多如此莫怪也可知其於儒者之學亦止作文章用耳
自古文人無當於道大略如是正不知後死者誰能一洗此弊
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通章總只贊夫子之道夫子之教卽其道也末節顏子之學正以
見其道之不可幾及非顏子自序入道功候也然顏子入道功
候源流已盡於此

此章是顏子自叙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

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下手實地第三節是其功
候實證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
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有顏子做陸象山
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

第一節只贊聖人之道之高妙不測次節言聖人之教親切可
循末節自言其用功得力幾微難至益見聖道之難以見明然
神理意甚分明不知後來何故差去或前後都落恍惚空界或
又分爲前迷而後悟似高而實淺

首節只歎道之高妙大乃稱致之有序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將
文先將首節說做錯下工夫則首節已墮入陰界瞻忽立卓竟
分聖魔之隔一謬也究竟欲從末由與瞻忽無別二謬也如正
卓爾別作悟境不靠定博約實地反寫入陰界中瞻忽去三謬
也

老子語卷十一

論

人

正

大槩向來講此章者重在喟歎機神而輕教學實際要形容聖道
高妙與顏子悟境超微不得更詳功力此一謬也近來亦有知
下兩節當實講而又疑首節之近於虛旨已融會不據反誣顏
子誤用工夫強分迷悟此又一謬也前謬出於禪宗後謬出於
講說雖有異學俗學之別其不知聖道爲害則一也

徐爲喟然固屬悟境然悟乃在卓爾時非仰鑽時也仰鑽方是
從前迷境耳何得遽謂之深悟耶且仰鑽瞻忽只是此體乃追
悔從前求道無方非爲特道以仰鑽瞻忽無定者爲道耶則後
之卓爾有定者非道矣以卓爾有定者爲道耶則向之仰鑽瞻
忽無定者非道矣雖註原有深知之無窮無方而歎之數語
然曰深知面歎之正指喟歎悟時非謂仰鑽時便深知之也至

無窮無方乃為高堅前後下四字之註脚。非為仰鑽瞻忽上四字之註脚。四語原重上四字。不重下四字。重追極求道無方上。不重實道上。其曰不可及不可入不可為。象即求道無方之意也。而未始繳之曰此顏子深知道之無窮無方而歎之則弟謂於喟歎悟時追悔而非而略帶贊道之意。注意自宜審熟。若偏泥贊道非獨睽本旨。且將使人視道一為合適之物。將文禮卑過實功輕却等諸欲門。乘機而好崎者。并欲從末由真境。仍等高堅前後之無據相率而入玄禪一路矣。此不可不辨也。大抵此節專義解者。多入玄禪。其弊皆由石深之過。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博約求諸實功。是已為吧瞻。遂謂仰鑽瞻忽是參提實功。博約是資助權法。初用參提不得。轉用資助引入究竟實助。用不得。仍用參提。欲罷不能。乃頂仰鑽瞻忽。非頂博約。王龍谿謂。

象無窮盡無方體數語。都只指要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如所謂仰鑽瞻忽空求諸心。即是俗說杜撰。顏子平生未嘗有此一段公案也。只緣禪悟者流。將高堅前後與如有所立卓爾。泥做箇話頭。援儒入釋。致此紛紛。不知高堅前後。只譬喻箇中庸不可能意。此一節是統體說聖人之道。如此第三節纔是顏子自言錄夫子之教。做工夫到此。此方覺所謂高堅前後者。自己見得確定。親切。未子謂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故以卓爾未由為仍仰高堅前後者。固落邪禪。即謂卓爾是悟境。而高堅前後是迷境。亦正是禪家機法。顏子之學。前後有親疎淺深。無迷悟也。至龍谿所謂真實之見。吧瞻所分參提資助。彼皆得高堅前後與卓爾。別有一物事。正是禪悟的傳。不但高堅前後卓爾。不是聖賢之道。即所謂博約端才工夫。一齊認錯。如或問陸子靜亦講踐履。朱子曰。他只要踐履。他之說耳。明此義。則首節即不贊聖道。亦無解於禪悟之誤。陽明龍谿卓吾復所一宗相承。其誤正在本領耳。如存疑淺說。講論亦違傳註。及末路為學。則又投拜姚江。凡從講章訓詁出身者。其見道原不的。其視聖道也。但見其卑淺。則一折而終歸於異端者。亦勢所必然也。

轉折此空。感恍惚之說與顏子幾悟之說紛紛惑亂所由生也。

問首節。贊夫子與大節如何分。曰首節說夫子之道。大節說夫子之教。有何難分。然則首節中有顏子做工夫在否。曰無顏子則所謂仰鑽瞻忽又誰喻耶。說簡道便指夫子。說簡夫子之道。

無窮盡方體便有顏子做工夫在內。只是此節止重說夫子之道。然則首節中顏子工夫自己別用耶。則必有不是處。如所謂迷誤亦未必無之者。即是博文約禮耶。如何以前不能見道。曰

顏子若不會見夫子。如何自見得高堅前後。若既見夫子。則聖門教人。只有博文約禮兩事。請弟子皆從事於此。不是爲教

迷誤。特立此法也。若謂別做工夫。豈夫子於顏子。故隱其教。待其迷誤而後授之。抑顏子初不從夫子之教。及迷誤而後從之。此皆不可通也。蓋博約之教。徹始徹終。其中次第淺深。正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士 正

自無窮。如子貢所云文章性道之可聞不可聞。曾子之真積力

久而語一貫。可知有多少功候。在乃所謂善誘也。顏子初時從

夫子之教。見得夫子之道難及。如此夫子却只用此兩事。逐步

引教上去。故曰循循善誘。要使顏子不死。遂却一問也不離博

約。故是徹始徹終。事顏子向來原不曾做錯工夫。只是所見有

疏密淺深耳。故不但下兩節是實得。即首節亦是實得。

首節 首節只言聖道之妙。不是顏學之窮。

仰鑽瞻忽。未嘗差誤。且此是喻語。非實語。

仰鑽總是形容高堅耳。非用力之誤也。瞻忽亦只形容道體。

仰鑽瞻忽。自說處原只說道。

首節只是贊夫子。不講自己。迷悟。夫子自夫子。顏子自顏子。便到

了欲從末由處。顏子自進詣夫子之高堅前後。不曾移動也。

或謂首節即說做道不可幾無所用。力恐與末節無分子。則原不

須分此節只贊聖人之道。統前後而言。須知顏子至此。與歎原

先有未節而下此節。但此節自言其難處。却在聖人身上說。末

節說聖道終不可及。處却在自己身上說。則無分而有分矣。

此節是統說。不與下二節分先後。

高堅前後。與卓爾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卓爾。纔得親切耳。說做

仍舊恍惚。因落孤危。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

路頭。黑風吹入羅刹鬼國。相似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錯工夫。

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

是贊詞。非悔詞也。

夫子循循然節

呂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士 正

上節原說夫子。從夫子轉出夫子之教。理本如是。若從回轉便多

一枝節。此迷悟妄說所由起也。

此節只說夫子之教。下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

地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

此節是卓立後。見得夫子老婆心。切勿用處不同。

循循善誘。直從聖人赤心體會。若僅從教法上。稱善尚隔一膜。

首句人字。人都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教人大槩。下兩句纔是

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方見文禮工夫。聖人一向教人之事。不

聖人教人只此博約二事不止爲顏子而設卽顏子身上也一向如此不是因顏子錯了路頭方設此補救法門也顏子以身體之從得力後追思覺得爲我而設兩我字十分親切正是他用功真實處時作挑弄我字便似悟得文理口在我而不煩騷覓驢者此說大謬

聖人成物之智卽其成己之仁故其效不憊之仁又都是他學不厭之智此一節中便見聖人仁智體用一原之地如俗說夫子見顏子走錯路頭設此方便法門又看得博文約禮還不是向上一步只當箇話頭作用一派魔網總不曾向聖人心坎中能會出來也

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箇該博該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此我字在博約字

下之義也

博我約我是顏子身體聖教而言看我字下又著箇以字可見文

禮明指夫子教人之事今據云文禮本我自存并云有我不必更有文禮其語愈高而愈謬若謂文禮雖夫子之教其實不會有加於我之外此又別一話頭非頭子此節語意也如彼文題應作博我文約我禮或云以我文博以我禮約卽得耳

以文以禮縱見博約有實據不是機械照用故程子謂孟子才高難學學者須是學顏子有準的自後人論之定謂顏子高如孟子較難學耳爲甚反如此道只爲此等處顏子却做得精密說得平實乃所謂準的也特文只解會博約二字便落空去不知文禮是聖門橋樑兩以字授受何等用力

或謂博約在悟後合一在當時則尚是兩項當先分後合不可作

一串說不知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若論其理未悟時未嘗不一若論其事雖悟後亦到底有兩件在蓋博文是分處約禮便是合一若謂悟後并博約化之是於合一之上更求合一卽異端所云無無法亦無非聖學也

或謂題甚平實但係悟後下不得平實語此言大錯悟得聖道方能下平實語下不得平實語便是不曾夢見在蓋其所謂悟後正二氏之悟與此迥差沒交涉也

或問見二氏精華過高則有之如何反相曰二氏看得世間事理一切皆粗此不是世間事理粗正是他粗耳故凡文字求過高講妙悟其說到事理平實處定是粗淺有此文寫文禮二字直是確食難草矣

孟子評語卷二

全篇說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之地念不可以頓至正告之必帶也反莫若借以徑此却是鬼窟正希未免墮落他看得文禮也是話頭後博何關文約何關禮彼未遇夫子之人豈無文禮與亂道先生今開孔顏之教尚不識文禮彼未遇者那得有此正希癸亥年作據其自識於是年過師付法直信所言與顏子無異以此爲其源流公衆則可若道做孔顏文字卽是大悲果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後人之計人豈擇戈爲異端作賊矣

欲罷不能節

講求節語語是顏子自言其學所到而聖人之道之教恍然象若方是惘然一款神理

欲罷不能還是夫子妙用到處才纔是顏子分上

端才只在博約中用功

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

程子所謂直是峻絕大段着力不得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又在卓爾上轉出不頓住則此意不分明下二句亦無收煞

註中所見益親下著而又字作轉語自見

未由正有進境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通章在玉上說正意在言外子貢意中雖疑夫子韞匱口中原

說藏沽兩端即偏重沽一邊譯者非也求字固有病然其意只

在沽不沽以探聖人行藏未嘗獨重在求欲夫子枉道以求仕

也故初讀其問語時亦不覺其非及讀至夫子待賈語始覺求

字之淺耳

呂子語卷十一

理則當沽而意不求法待字正救正求字之非

惟其當沽所以必待賈耳

待字正對子貢求字然聖人語氣渾然不必指破而求字之病自

見

美玉有多少等此是第一等

聖人之玉之美較尋常美玉難識便識得無至德以助之大力重

以用之如齊景公桓楚子西雖識猶不識也

待賈正聖人之沽玉本難沽之玉故賈必須待見不待不得非故

索高價也

待賈而賈未至原不曾尋賈要則違之非為王也方見待字中聖

賢毫無歎望

自古聖賢無不欲沽而終不得賈者孔孟程朱其玉更美則

高非衰世之所能沽也然聖人未嘗有歉於玉只能盡待賈之

道雖不沽猶沽耳待不是守株俟物孔孟皇皇汲汲而未嘗枉

道苟合是之謂待若後儒屢聘而出碌碌無所建白又以官小

辭歸退而高譚異端之道此為邀求非待賈也緣他本是砥礪

開門諍謂燒料玉簪價還遠反賈不得耳待字中見聖人體用

具足

孟子往來齊梁而卒不特枉尺聖門嫡傳如是

果是美玉求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求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

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操術之子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

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問問沽不

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

凡物之好醜初無定形自以為玉而己為玉矣不自以

呂子語卷十一

概耳不然何輕躁若是

為玉而已不為玉矣此言可畏今人自視豈惟硃硃直矢

友人北游見別云風昔儼規謂莫以珠彈鵲今自顧不成珠且試

一彈耳余謂莫道不是珠且恐不得鵲是珠不是珠但向彈不

彈辨取耳既彈之後豈復有珠哉有志之士不可不猛省也

子欲居九夷章

聖人憤歎之云勿實下荒唐注脚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聲聲客文物言雅頌吾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

正者舉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

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為大如三家歌頌他止欲僭其聲容儀

物之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一句文義來三家自然用雅微

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即樂正之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目分
件講不得時文概以詩樂並論者非也

正因詩與樂相聯切故說簡樂正便說簡雅頌得所兩件一時
停當不是以樂訂雅頌亦非以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也

黃澤羅上古因詩而有樂後世因樂而有詩此是源流通變
然工鼓吹與謠諠同發於自然未必因詩而有樂季札頌

樂於魯在襄之季年距孔子自衛反魯六十餘載耳札之聞
雅而歎也是二雅未嘗亂也札之問頌而再歎也是頌未嘗亂

也若無幾何而遂有人焉一朝紊之豈理也哉六十餘載要
亂亦易況季札時已未必全正耶當是王迹熄後逐漸殘缺耳

亦非有人焉亂之也季札孔子反魯之先雅頌未嘗亂也樂亂耳
孔子反魯之後非能更定雅頌篇章之次第而使之得所也樂

子詩語卷十二論語
正而雅頌自得所耳兩件各有凌故釐定併說不得音孔

子背自言之矣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足
以徵其有正樂之功而無刻詩之事也蓋刻詩者漢儒之說也

漢儒不足據明儒又足據耶詩與樂有同用有各別原是兩
件聖人脩詩書禮樂亦是各事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固非謂

樂正而雅頌自得所亦非其病總有得詩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
而為一以逞其立說之高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字與各得

其所義相對語氣分明不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也若以季札
觀樂證雅頌之未嘗亂則其時舞樂節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

箴各代之樂具在六十餘載中又有何人突起而淆亂之而重
煩孔子釐正耶然則不但疑無刻詩之事將并疑無正樂之功

矣漢儒之言固多不足信然後人沒奈何只得憑其言而推

考之以其猶近於古必有所本若并廢此而杜撰變揣其音亂
更無底止矣然則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
託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考之經簡皆無據

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後其說
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即辨序亦以

後漢儒林傳為据未嘗廢度懸斷也
看從樂正說來固不但為詩失序也止舉雅頌正為與樂相關其

用最大者言耳註中殘闕失次亦兼詩樂言聖人正詩樂有難
有數言耳執殺首節篇章是有數而無義非聖人正之之志與

功用失
獨稱雅頌兩軒謂其大蓋南與國風易以其國正之而雅頌較
難也

子詩語卷十二論語
漫云詩與樂同出於一原正詩即所以正樂至問正詩如何便是

正樂則仍歸除藝矣皆由平日讀書論古只向圖圖處著眼不
會於破碎處尋取故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玩兩則字有無處非當盡之道意

循分盡理中有精深之義只在平實切近處說已足見其正大
事愈卑意愈切六字正以放低講為得也

子在川上曰章
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義純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

慎無伊川曰言道之體如此這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
無窮伊川曰固是然念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儒以解

為見天地之心非也下而一畫便是動合此數條思之便見此

章之言

謂言川不言道是執相也謂言道不言川是觸礙也謂以川而言道是離二也謂川道都不著是幻道也其弊總不解川流與道爲體四字耳。

此章時作必不肯及道字皆哀黃葛黃真諸邪妄講章害之後遂奉爲不刊之典如知之者章亦禁道字譬如爲山童禁學字子使漆雕章禁此理之類其說不過竊取禪家不犯正位及觸背十成之例不知禪家要打脫事理語言文字之惑沒有此法也道正於事理語言文字見精微初無此法也目不知聖道而則禁與說以爲高徒見其鄙倍而已矣艾千子正其謬而謂說水與天運物生心體皆可以立教莫如道字渾全則猶筋突在至敬求仲謂道體不忌若斯木則已成兩件蓋聖人所指只說此

居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元

正

流川流便是道但道之一端耳若天運物生則程子又就水旁推看而心體則又就道在人身上推看不可與水與道混說也若謂道體若水則水在道外矣若謂言水不必言道則水非道也能將程子與道爲體四字反覆參究而得其妙則諸說之障盡破矣

明明言道知云不可盤彼此卽一句合頭萬劫難離也明明就川言道却云不可著川此卽莫將境示人也此等說數盛行甚聖添闢矣正朱子所謂如清堂謎又不可說彼自有箇黑腰子者最精謂陽明之傳至龍溪而發露若盡至李其則又如相矣一點無忌憚心傳明佛馬祖所不至究其學則一黑腰子之學也陸禹以後學士大夫無人理會正道只從此處討生活下柏學究秀才越沒把鼻弄成不題地東西更不像模樣朱子云不

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此事大有關係在其言千古不爽也嗚呼是誰之過歟

夫子之旨在不食不在逝者著眼在逝者非不靈驗警悚然止是佛者見處須從人心自含與道體離處托出川流自然之不食方見夫子老婆心切

此題但爲得達觀者淺見也從其自然放平無忌憚者邪學也泥意者象陷解生誤者屬陋也離此數岐方爲見道

附此章文

川流與道爲體聖人見其不吝已之貴焉蓋道體之隱於人心不若著於川流者之無不共見也逝者不食不然者如是當然者卽如是夫子又豈有隱我哉今夫道兼動靜以爲體者也而聖人之觀道也每於其動示之於是乎天地之間凡物之動者皆

居子評語卷十一

論語

子

正

可以悟而異學亦以爲然聰明自得之士亦無不以爲然此皆明於動而不明乎其所以動者也何也異學之所謂悟者於動之初忽見夫不動之原則遂欲絕其既動之後是內外異本者也故其於道也虛而無據聰明自得之士之所謂悟者於動之時忽見夫必動之數則遂謂已得其自動之天是知行殊致者也故於其道也憂而不有觀其悟之所由生多得之於偶動之物而未嘗有得於恒動之物可知也夫偶動者其端也恒動者其貫也於其端見道之動於其貫見道之所以動然則天地之間凡物爲無端而實存焉如是者乎夫子嘗在川上矣忽而歎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晷刻夫天地之間其自無而有者吾不知其所以始也浸假而有者來矣其自而有而無者吾不知其何所歸也浸假而無者遠矣夫其來也與我相迎有者據之無浸

假之非有也庸詎知有之所以爲無也耶方其往也與吾相積無者玩之無浸假之非無也庸詎知無之所以爲有也耶便逐假而來者較焉有驗其有矣無亦較其無浸假而往者滯焉無滯其無矣有亦滯其有然則往者逝也來者亦逝也無者逝也有者亦逝也今夫古人臨之曰此今日之川也浸假而又爲吾人今日之川古人與吾人各自私一今日而川之今日殆不可得而私也以是知天下未有無其今日者矣而其故而益新者有如斯與吾人遇之曰此當前之川也浸假而又爲後人當前之川吾人與後人得其常而川之當前自不可得而留也以是知天下無可執其常前者矣而其通而益久者有如斯與如斯者蓋不得不趨於變也一息之不變即不可以終古屈伸變之微密爲推移而晝夜之事出焉晝夜變而在晝夜中者無不變也而斯其最著者矣蓋不得不負於常也終古而無常即不可以一息元會開閉之數遷爲通復而晝夜之常定焉晝夜常而與晝夜行者無非常也而斯其最明者矣由此思之斯之曰爲遊耶抑有所以逝者耶晝夜之能使不舍耶抑有不捨於晝夜者耶逝之自有所不舍耶抑不舍之所以爲逝耶以是知有體者即有其體之者有自然之體者即有體乎自然者見體而不見夫體之者與學之所以虛而無據也見自然之體而不見夫體乎自然者應明自得之士之所以暫而不有也夫天地之間無物之不體乎道也明矣物生乎氣氣必乘乎變化必統乎理理必本乎心理也化也氣也與物爲不舍者也而物之自爲舍者心也心存與存心息與息故觀天地之心者於復復者天地之動也於此不已其不已矣觀聖賢之心者於復

獨者聖賢之動也於此無間真無間矣

子曰譬如爲山章

開口便著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題先

只一進字有崛強意有奮發意有一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只要人知得自矢夫便自不得不纏繞是此章言外之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匹夫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甚矣矣志不可不立也世間鄙士夫假

道學其病總從沒志氣來

天下大任非匹夫所能勝必益以智慧進以學問方可以大有爲

孟子評語卷十二

論語

三

三

於天下

子曰衣敝緇袍章

首節

首節是先想此道理先設此境界而後稱由纔有意味若合頭便

說無乎路是由也衣敝緇袍云云不但似子路實有一番故事

一即語氣亦無此空曠靈妙矣

從孤貉者比擬只得旁觀之取與立者尚可強立虛氣崖岸惟從

與立者心坎中自現種種境界忠誠旁觀寬處自己更當不得

子路終身誦之節

終身誦之不是自喜自誇是以此爲至守而勿違四字從他意思

中形容出來

昔人云士大夫讀書不要錢是本等事何足語人第近世尋以是

駭人者亦不可得

子曰歲寒章

爲松柏者與知松柏者各有本分事者在松柏意中著一點悲憤怨尤便是木樵蒲仰心腸決非松柏矣松柏自不求世上不知松柏者多少大事然於松柏無加損也松柏本不易知不易知乃成其爲松柏

此題得微烈意易得純正意難微烈尚是血氣上事純正則理義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刻有離物絕俗之後刻有時節獨行之後刻有賢者忠孝之後刻有聖神之後則只一箇後刻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出若粗鄙人眼中止曉得箇宛枯得喪耳

陳龍川云知木出於微留候崎間奇寔難盡人力又從而掩蓋磨磨千許語卷十二

滅之欲復續續之令人悲然故是豪士負私可亦稍離魚終被喪臺沒殺至賢正於此處自脩神龍飛潛本事不徒作嘵嘵一餉也感慨悲涼中能糴入學問正脈便真有風頭打人搖氣魄覺龍川粗矣

本領正在歲寒前看
松柏原無求異於衆意

先獨者原自得意矣焉由他好官我爲不能留芳亦當遺臭此一燈相傳不滅

子曰知者不惑章

三者原是達德不可以不意做此立言之意
後世衆傑分上多於聖賢分上少知仁勇三字反因惑愛懼意看得相浮

體用無二理釋氏明心見性而不可以治國平天下人謂用處不同不知其體原非也功利作用家以康唐亦幾於平治操操道亦足以濟時所謂少者體上不知其用處原非也故果真知仁勇自然不惑愛懼必到不惑愛懼此方成其爲知仁勇必夾說乃盡

子曰可以共學章

有一可字簡俗亦云爾但不知所謂學者何事所謂共者何義則所謂進道立權又何所統貫乎畢竟共學足如何只是起脚處略須要端正江西頓悟永嘉事功眉山權衡未嘗不援揚六經依傍孔孟君子必辭而闕之以學非其學故共不可共也今人於是非邪正略不求辨安得志氣之起識見之真既無志氣識見而隨人附和輒相與譁道論文標榜聲氣其爲學已非天

子曰可以共學章

論語

論語

正學

安可與其安望其進道立權乎

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應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能爲者一問未達幾非在我要人亦只虛懸此一層地位以待入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權是秤錘輕重在物分量在星數其達退以取平者權也事事須權常事亦須權然則非義精仁熟未易見得做得到未可耳漢簡不識權遂以反經合道爲權然則權衡權許皆得謂之權矣害道殊甚故程朱起而正之

權即是止至善之意學者必須到此乃爲至處然學力未至而妄及此必成差謬耳如漢儒所云則學者便亦不可不到權與守經者各成一是矣孔子說簡未可與權是必須到權乃得與經

正是一條路上事但有至有未至也。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衡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鶴突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衡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有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權衡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城也經可以然三字爲突乃必當然耳權必非以私利動也權在無私意亦看得相濫了無私亦未能權須於義理精微至盡乃見得行得耳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聖賢處之亦以爲日用飲食也而謂之而爲學之而狂則才非大耳不是才小乃見道不精明耳

呂子詩話卷十一

論情

論

正

情猶如往來之有定者可以持而循之而天下之所創見者則驚以疑焉其不能權者如此腐儒所執愈堅遇些小事便亂者多矣也只是窮理上欠耳

唐棣之華章

人心神明不測其用只一思耳思中境界古今開闢不盡却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照而離燈乎論者必以理爲腐而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過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夫子信詩言而反之就思人敘思理離脫思人固非厚定思人亦非也或云宋儒必曰思理與說詩之言不合又云宋人未卻情字此亦爲解詩所惑也惟宋人能知情字敬等因未之知耳夫子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蘇氏謂爲詩者未必知此夫

斷章云爾夫明詩義在思思詩豈必泥思馬乎是求原而反室矣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決思無窮乃精

思與情不同情無窮則決思無窮乃精先儒固以爲奉火之後漢人取而足之也此說本之陽明以己之淺識反疑古人輕於立說如此則秦以後無書可讀矣夫相如之上林民史漢其勸百淵明之閒情宋學詆其微瑕使聖人而與人以好色也詩何必刪公於曰衛反魯篇又云無刪詩事何也按王制天子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市納賈以觀好惡志淫好僻此見先王采詩未嘗存貞而去焉也孟子謂王述思而詩亡正指此制之廢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甚麻相干正謂善惡是非之不可掩不相假處即天子之事三代

呂子詩話卷十一

論情

美

正

之直道而行詩與春秋一耳若孔子刪詩但存貞而去惡則其作春秋亦當揚善而隱惡矣姜氏如齊野會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策則不特詩與春秋然也陽明以易爲包犧氏之史與五經事同道同然則易九非記實事之比儘可削惡事以杜奸何爲老婦士夫之可醜見金夫不有躬之無行皆曲著其象取其意止欲振攻朱子之詩傳而不顧其自悖於聖人六經之旨惑亂後學深可痛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三

論語鄉黨第十

歸有光天下之道非聖人不能盡天下之時非聖人不能通不能盡道不足以通時不能通時不足以合化一卷鄉黨如此看。

孔子於鄉黨

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皆顯記又是聖人之不測人多只說得夫子中禮之難未見夫子不測之妙

合兩節乃見聖人全體

朝與下大夫言章

首節

在朝言朝聖人必無閒言語私講究也特文只作相對酬酢失其

呂子評語卷十二

義矣

就尊卑體統立朝蒞政處推所以侃侃聞聞當然之故論辨固精湛然此中正有不同在若從利害起見即屬權詐所不必言

再進而講究儀注亦是容悅者流更進而動循禮義賢矣或敬而欠和易而少介或不能免於擇蹈之迹亦非動容周旋中禮

之侃侃聞聞也須得聖人界分上事

君在節

取諸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

與與要從取諸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處處張子三十年

學一恭而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又謂學者最要

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謂是耳

執圭章

首節

上如揖下如授兩句一件讀以形容容之平耳是記者量度高

卑之數非夫子有時而上有時而下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章

當暑袷綌綌飾章

冬裘夏葛聖人亦猶夫人耳其處全在下邊當暑袷綌綌五字一

氣讀不頓斷

人只作當暑袷綌綌耳要有袷字袷字中便逗出下表而出之來

緇衣無裘節

楊震之制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者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

此三者皆聖人乎三者不是聖人製造起却不是聖人隨俗任

運絕無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細微道

呂子評語卷十三

理充初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何

也所謂天也性也運也聖人純乎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

自是千奇百怪何所不可

歸有光交以裘之黑而自取於衣之黑吾何容心焉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

性不能與學必含物而求之心却是自私而用智矣

裘裘長節

短右袂註明云便作事矣腐儒必欲換出許多意義來直是可憎

可厭

齊必有明衣章

首一節

必有一字見聖人誠意精思

食不厭精章

首節

不說厭粗妙矣却又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譬彼著衣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過者不知味貪夫講究嗜人猶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位而節節

飽餒之不食即食不厭精之意也

調劑烹飪之宜妙有至義却被狗口腹人不知理後多少道理耳向使聖人爲之亦復精絕豈在實易牙所能髮髯毫末者耶

鄉人飲酒章

首節

呂子評語卷十三

鄉人飲酒正要說得平常

以孔子觀之孔子亦鄉人也以記者觀之只見一夫子耳

庖焚章

人馬輕重人人知之特異者既焚而不問焉耳

不字下得直截若換作未字則是常情如此惟用不字乃顯得聖人意思出來此記者之善記也

夫子即問也沒粘帶如此方見得聖人胸中如光風霽月

君賜食章

首節

須照註中無故二字了高字結果非放生也

朋友死章

朋友之饋節

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道若但以饋食則車馬極重祭

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事敬從朋友之親起義則朋友一倫雖

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近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則下

面等殺纔有可盡而不至於倒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

下面饋之厚則更微之輕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物車馬

車其極重者言耳

雖字中微禮正多

但不拜耳非輕友惠也

雖非不三句說却只一氣急下意原一申

寢不尸章

須說透聖人之變與常人不同方見鄉黨一卷理瑣碎碎分明書

出聖人樣子

呂子評語卷十三

升車章

須是鄉黨書出孔子他人只做得曲禮文字耳不是正立內顧疾

言親指別有箇聖人道理只所以必處不處自不同

升車之客在曲禮則凡人當如是在鄉黨則聖人自然如是道理

則一本分不同

有道理當然有聖人必然又不知其然而然

色斯舉矣章

鄉黨篇一篇記聖人之便樂略微而獨以爲聖人一龍

變終其身不遇禍災者時爲之也故變文以記之曰色斯舉矣

翔而後發聖人固無非時若以此兇聖之時却看得時字小

樣音者聖人警易而首濟龍爲夫不濟者之不足以藏身也

潛止就初九言耳六爻無非時無非聖人藏身處

周秦之際殺機橫發。開後世權詐傾軋學術。其勝高乎。就上而推
出一種順運先機。不消犯手。成火後生蓮水而東。起作用陰符
素書。子房得之以興漢。文景因之爲清淨之治。後世以爲至道
迥異殘殺。不知由申韓管絢而漸歸黃老。本是一家眷屬。但有
淺深高下之別耳。於聖人俯身治天下。大道毫無干涉。此朱子
所謂千五百年間不無小康。而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
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不曾有分毫氣力扶助得他者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四

論節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上節述人言下節自說故作上節未可便下斷誠然看註云文質得宜本反謂之質機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未嘗不分是非蓋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下節從先進不從後進可知野人立言必妥妥句句道盡則聖人亦良苦矣譯者雖謂上節不贊先進不貶後進下節不補不從後進以為妙欲周旋時人反與孔子作頭抵不亦異乎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菲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鶴笑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哲此種議論成之也

呂子評語卷十四

正編

正編

金聲玉振禮樂之宗則君子之名本不必有加于野人而開口便見一切有為法皆是假乾坤本無禮樂聖人作之而驅一世之人之旅旅踰踰進其範圍也乾坤便是禮樂先進於禮樂取其足以洗乾坤之服則已他看先進便是外飾多事乃至後起之英傑然以其身委禮樂之途而精神足以深入頓覺作始之粗將周公不如後祖之適性任真乎胸中見識純乎二氏為政先有得禮樂是聖人作用之過即先進亦不是道是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禮樂為樂樂為禮而天下始分之藝學士大夫正人君子為聖經文字皆作此見識蓋不但披髮野祭公天下何料有人亂乎聖君子之名乎難以與後人而意不在也君子除却以位言皆有道成德之稱故節節作時人評論乃合若謂聖人自言則何故說其詞而下又云云乎

因時異名則聖人亦太游戲矣總之一入禪學則天下名義原無定位可以隨我顛倒也是他見識如此

風俗日敝劫灰發於人心者淫勢利假巧浮靡皆殺機也精神宣室不知健德為避轉相效越爭倡優市井之豪族禮義廉恥之說憂將安底明向見祖江文雅社約歌我生之初世變已不可今之日其當欲與同志講行於鄉里間而未之能也從增我本思止

首飾

前章後章只說今昔耳故曰於禮樂有訓禮樂分先後進則是禮樂之先進後進矣

野人君子句乃時人之言先進後進句尚須活放若直作時人語止得輕薄譏訶口角聖人一段維持慷慨深懷無從領取矣

呂子評語卷十四

正編

正編

如用之節
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

文質得宜正指周初禮樂先從進只在周朝盛衰論聖人從先進正從文武周公之禮樂也片來文字都將三代以前看先進因有反質之說誤矣聖人論禮樂一向只主從周實歎其美善遂王猶次義也

子曰固也非助我者也章

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矣

須是憾詞見其時作皆是喜中見憾矣

顏子所見已到至處然識心通非經說義解也然却只在無行不

與處實地勘驗見其不遠足發如時雨化之妙

子曰孝哉閔子齊章

孝哉閔子齊章一句即作人言從未有此解然聖人於羣弟子從無稱字者而獨字閔子齊章疑其不倫此解雖擗而有理或曰公最不信人與註立解乃獨私沈意吉耶余曰不然其註立解之不可否以理言也若文法字訓朱子有他說相似可通者必並存之未嘗統一廢餘也推斯例也則存此解正朱子意耳

時文混說便似國入與家人怒然齊聲稱道亦太憊憊矣須是父母昆弟解在前人信之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自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人不聞是一氣申下言字一句又是人之言典父母昆弟之言有兩句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三

正編

之三字粘聯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雖文止文却作先有人言而父母昆弟不聞之例矣孝為門內之行算有反自外始者且如其說當作人之言其父母昆弟不聞之又似父母昆弟不聞於人之言矣語氣顯然不如是

閔子齊後母事不可為典據以此發論未有不人於理耶者故孝字只以處還為得但子謂其子則不可毀其父母兄弟此却不然虞書未嘗諱頑罔夫子以率牛之子矜仲弓可見矣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齊記實忠母夫人家訓一條云中

年長偶事小正為續娶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道邊新婦父母保舉度教自立焉頭出來兩邊問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千人聽得一句兩句只信云不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聞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立身端正用心周到觀此一條實備為人夫為人子者甚切凡有晚後母者俱當三復於斯

李路問事鬼神章

聖人之學至於知命可以無所不通學者守其可為可知者而己聖人知命也只在可知可為處莫作兩樣看須知那一邊道理就在這一邊待他能事人知生後問如何却已能事鬼神知死竟

聖人治鬼神之說使人索之而茫然而其故卒不廢何

呂子評語卷十四

論語

四

正編

者人心有不得已焉爾自有實理非不得已也鬼者所以為百物之精也其氣象光而有燿而以人道合之此嗜欲所以必先懷恤所以或見也此數語人理察亦從鬼得人耳事鬼之道即在事人之中此聖人教學者用力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也今通篇泥定在事鬼中講出事人之理以求其合一則雖謂未能事鬼焉能事人亦可矣此似通而非也

首節

此一節記敘原奇毫無言語事務懸然列生焉出各人生面神儀當年一堂寂然中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

魯人爲長府章

首節

論語曰魯人不直書爲者之人示諱也亦示讓也

二義閔子立言之法卽在其中

閔子壽曰仍舊其節

魯人爲長府其事未成若已成閔子亦不說矣

與魯人言此方是人情中理之語莊子所云達之入于無疵

子曰夫人不言何

因言而道說不言非美其慎重正美其當可也

必有中必字原指平素說

有德者必有言言必有中只是明于人情物理耳當情合理片言

卽解固不在多言也王荆公極負氣見明道便不得不平心正

呂子語卷十四

爲此也今見有質重人終日寡言發言或不能當理又見或爲

人理一小事絮聒商景終日不決此只緣不明人情物理無他

夫子閔子皆是魯國一介老生耳然閔子議論夫子贊歎而長府

之役終寢莫道老生便無事機坐自頽廢古之人君重一嘆一

笑豈知老生嘆笑亦若實可重耶善自珍惜

子曰由之瑟章

因聲音而知其所得之未深故警之警其學也因警而生不敬不

敬其學也固不敬而發揚子路之達諒始終爲學非爲聲音也

若泥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號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總有落處顧麟士謂首節中

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掩耳偷鈴見識時說非欲將才高意

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子貢是合看比較夫子只是

平分說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

幾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又云其夫一般子

貢到底合比較夫子到底平分說也俗解不說破合含糊不

知過不及箇意

隨問隨答但言二字皆失中而道以中庸爲至意自見卽抑太極

引不及尚未有此意第可於言後推論及之況非教子貢又責

中之致矣

曰然則師愈與二節

子貢謂師愈只是無个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

有个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

斯世無中行之人而勇力于進取者最爲近道他日負荷

呂子語卷十四

之責未必非過者先之與冉閔說話老大氣悶亦此意耳

吾道有甚庸之則而鄰於奇異者尤足誤人後世憂患之端又

未必非過者甚之程子論尹張後來不衷毫髮

近世儒者深懲象山陽明之禍便不敢援引才高之人而深取謫

厚之人以爲差不走作然意思稍著偏陋則所取者率多乖角

猥瑣之類此亦矯枉過正也且世謂爲象山陽明之學者必多

高明亦非也象山陽明之學無是非易損廢往往便於庸人又

是過不及參半耳以聖人之中道律之只有一不是非不入過

不及履寬又安得高明哉

李氏富於周公章

冉求以爲吾明與季左而以季爲魯此必不得已之數也

陽爲季用而離季于民使其勢稍殺黨稍弱而謀將不得成不

然以求爲季傾魯也者則豈其政事之才乃雖難爲權臣
大且其有又出尹鐸焉爰下也圖再有政事之材長於理財爲
季氏宰則竭其知能爲之謀富足以爲盡其職分不道此却是
聚斂附益也聚斂附益不特非有無此四字在意中即外人亦
未必以此相視是記者因聖人之意而勘斷之故上而先提季
氏富於周公句見若季氏不富得有所爲未到此重罪也故再
有之罪從不知大義老實微官得來若說他爲季氏傾魯則
失人賦父與君亦不從也可知必無此事若此文說他陽爲李
用陰敗其謀則更失出看其解說伐顓臾不救旅泰山豈有圖
季之心者夫子向評之爲具臣此不過具臣之爲而不知其
罪之重耳至所謂陽爲用而陰圖之是戰國奸寇傾險之術聖
道之罪人孔門必無此作用如蘇子瞻論賈誼當先交絳灌而
呂子評語卷十四

呂子評語卷十四

正編

柴也愚章

四字好處處處都有聖人造就人材於此亦可見非徒作索癡求
類語也然數子終于此病而曾子竟以得得之可見人不能無
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之何如耳後自聖人論定且不見以限人
而何有于後世之標題月旦也
陳子記交淳風既逸民生多偏至之情圖自開關便有偏由來病
痼生成如是非後來生出之病自道術之衰也其師自以爲
德至高其弟子至純正茫然執所謂道者以告之而不顧其才
之長短質之高下圖一舉傳習錄情狀如此孔孟程朱皆未有
執所謂以告如良知之說者後來講學兼門戶黨同伐異更悖

道矣圖荷吾徒也皆至德耳而不知氣質之閒雖古之賢人且
待乎聖人之側而不能收也圖也驚變改但偏處終在臥子謙
謙雅門人皆稱質性甚美閒道甚正圖皆孔門皆下柱而謙雅之
教過孔子故無病耶此臥子不肯親謙雅關關之書故云云耳
程子鉅砭諸門人之病不一而足未嘗盡以爲賢而以閒道許
之也傳習錄謂其門人于中庸胸中原是聖人于中不敢當曰
此爾自有之如何要謙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不知此於孔門
之教更何如者而臥子又獨崇信之耶蓋臥子於陽明之書亦
未深究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夫子每舉回賜並論可知其相似

呂子評語卷十四

正編

首節

艾南英之回之所以近道者豈非以其愚謊圖並無此說乃老莊
之見耳圖天命回以愚而同受之圖天命中安有愚之理大智
若愚異端之說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聖賢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一而已矣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
之名義云何耳非善人自有一道與聖賢之道分大小也如問
小人之道惡人之道俱可若皆與聖賢之道比較則無人不
是道矣要之說善人便是說善人之道非善人者其姓名而別有
其道也老講章謂須論善人之道不是論善人其說誠不通不

足從也。

問善人只答善人恰好如是。

不踐正是入處。

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

看亦字紐于分明。揚一抑弔下句所抑即在上句所揚內。

論二句語氣則上句揚下句抑其貫下句病痛正在上句中。抑揚

並列。

只不踐迹三字。便是未學。但說其好處都不踐迹而得。所以見其

質美。非謂蕩檢論闊也。此方是表善人之道。

不但有抑揚。并踐迹亦有抑揚。不但踐字有抑揚。即迹字原

有抑揚之理在。

孟子語卷十四

盡之以爲聖神不難。惟其不能至。偷不能盡之爲聖神。故止

曰善人者。亦不入室。明限其所至。如此說。則不止善人矣。且只

不踐處。過正多不可遵也。

子張只問善人一種究竟。故夫子云。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

善人。若謂不可限量。則不得僅各之善人矣。總是篤學雖愚。柔

不可限量。不志於學。雖奇才異質。皆可限量。善人不踐迹。便終

無入室之理。如其改行嗜學。則必由踐迹而入室。此則凡人皆

不可限量矣。何必專人乎。

將踐迹會做鄉愿。一輩固非。將不踐迹說做狂者。一輩亦自粗在

有註自不爲惡四字。善人行徑略見。非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之比也。所謂不踐迹。似所云不相繩削。而自合者。故註云。不必

亦非脫落放曠。鄙夷不屑之詞。

善人之不踐迹。與異端之去事理邪說之惡格物窮理不同。善人

只是不守成法。而自不爲惡。此生質之美也。若異端邪說。則以

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不知其道之已入於至惡。正與聖人之

室迹相悖。又何善之有哉。

善人原是正道中。一等不入室。亦正見善人光明不欺處。

子曰論篤是與章。

兩者平語氣。從上是與生來是要人識取好君子。

子路問開斯行請章。

教由教求是正。後半只發明教由求之故耳。教亦屬推論實意。

能視耳。自能聽。手足自能運。奔此却是良知家講行字。非聖門

之所行。行也。吾向者一惟進之云爾。即二三子亦以吾爲進

之焉耳。此進字不同義。人看得進字。疑服每增出翻頭以爲

教學。只有進又曲爲餘旋。曰退正。所以進後多支離。此進退只

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藥。與

進退之進不同。作家失簡點。隨手偶拈。後來便流傳沿誤。不可

拈出。

昔程子兄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闊。大都人只坐展拓不開。則

頭重齒豁。仍守故步耳。夫子此節是爲由求各更展一步也。若

謂損由之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由。則是斷鶴脛續足。則將

使二千共成一樣。不慮愈東西而後已耶。此聖人所以痛絕夫

鄉愿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所謂大臣者節。

夫子此二句是古今大臣不易之準

以道事君以字合窮達說能以道者即未當大任亦所謂大臣不

則道為希世之術矣

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

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境界

道中自有格君大用

以道二字極正大極精純但見正大而不及精純則浮氣乘之矣

道只一遵行道處有不同即道之時中易傳謂有正而不中無中

而不正非二道也若隨地為變則馬道劉穆之皆可以為合道

乎只為後世錯看一權字如曹操之竊執馬道之喪心從遊李

贊皆以為活佛聖人矣

謂道中有變化則可謂道有不同則不可

呂子詩書卷十四

崇禎朝以孤立結主政黨論却是小人故其分別在道字也艾千

子文謂其氣有以命之氣字便不是本領

引而歸諸至正持斷國事亦即事君經權合宜是即以前

得分說阿世之學為人所窺一時雖若易合而後必為人所

所輕則功廢而身辱使人不能窺不為主所輕將亦為之耶

此等議論皆功利之病似正而實非不可不察臥子論功

節張皇盡美定足震耀羣流一至義理本原處處皆粉碎矣緣

所見粗浮開口只在利害上計較此正義利分界根源於此不

分明更說甚以道故知不講格調之學雖深談名節功業皆有

病也

不可在道字上看不是與已意不合

不可根原在道字中已具止亦是愛君行道方見真大臣心事

臣學業

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纔說備邊便有不可之理

在便有則止之義在矣論者多謂不可句是不吉利語不宜重

發嚴是小人諂媚之見此種肺腸在家則為鄉愿在朝則為佞

邪以至賣國敗節而不惜皆是說中之莫謂文字小病也

須在不可則止一句上著意以道固不止此然正在此處見得分

明若孔孟程朱事君肯如是而天下以為不必然者也山求其

臣正為無此句力量如伐纣史族泰山之對可見也還賴與聞

聖人之道故試逆不從猶存斯意耳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子路曰有民人焉節

呂子詩書卷十四

此是子路強辯非滑稽語須寫出一段勇往自是意思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兩句活處口在何必然後四字此是子路不

著邊際語無可攻擊處他人一著死句便露漏百出當被夫子

一語數翻亦烏得為佞乎陳子靜王伯安排詆讀書窮理為務

外其說至今足以惑人亦惟其佞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節

佞雖口給響人然其與給得來處亦自有一番奪理之辨此陸子

靜王伯安之說亦足致人信從也夫子不責子路之語非是而

直責其佞諛心之法嚴矣

惡夫佞比斥其非又深乃切責之非諄而寬之也

理屈詞窮而響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

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一罪並發從重論非輕鞭例以曲出

之也

自家笠子不端正。敢道治國平天下。此石塘之所以見識于精庭也。秀才自竹度所讀何書。讀書欲何爲。未讀時何等。今讀後又是何等。人須不受此誤。始得纔有且失。脚便是。不付讀書。如石塘越端正。越不端正耳。莫道子路說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坐章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節

聖人心中先有次第而說此節

居則曰節

聖人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居則曰不我知也。此句是描發其情。不是議其膝。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發其無異。諸賢皆不察之才。聖人遊世無悶。固未能至。下士奔競憤懣。俗

聖子評語卷十四

賜斷不至此。聖人所發固是通人境地。有低不得。

是勘驗亦是警省。鞭策彼徒作一通威士。不過妄想。便非此等處。最足觀人心術。秀才應三場只辦得一生喫著不盡耳。無志識人便不知不覺此意。洋洋流露紙上矣。

荷蓧而食兩漢之士多賦役不出唐朱之上多獻告有司。非漢人皆然。于求知而唐朱之人皆急于求知也。玄繇求學以加之。則上重士而士知自取詞章記誦以取之。則上輕士而士亦自輕。

其勢然也。雖然無得于中而號鳴大吟。則上之輕之也亦亦。科舉壞人先儒亦痛言之。然不正本原而徒求之法。微聘亦未見其賢于科舉也。詞章取之而士亦自輕。理勢固如此。然亦願

其人何如耳。目前紛紛祇堪承當痛癢。更不足道。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此節書最難看。不知此。容易墮過意。顧去其下者。硬填天地。窮

止講師族饑饉。及二者並至之不堪。極意張皇。只得一皮情形耳。

從開兩大生出師族。則其中之玉帛散賦可知。饑見加字之底。從師族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饑見因字之苦。即加因二字。亦只得一皮情形。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因不止一件。不止一時。如此方見勢處萬難。無人承當得。激出由也。句如鵬盤脊。駭矣。

天下勢力之勇不足用。惟可使之勇爲真勇。

點爾何如節

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觀。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晒之。緊與咽然歎曰句相照。爲下面曾點問答張本。下面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章記載便是史記敘平法。故朱子謂

聖子評語卷十四

記者多少仔細。不可作閒話說。過程子謂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皆此義也。

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略爲事。此無忌憚。而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春者一段說話。已滿腔舌。閒却超超退退。從容和緩。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傲視。三子只看見乎三子者之撰。一句閒言語。有如許

氣象。下面山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宜。都見他精

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不要輕放過上半節。正於此看得理深。然無下半節見處。則上半節只感疎散。

此節書最難看。不知此。容易墮過意。顧去其下者。硬填天地。窮

此節書最難看。不知此。容易墮過意。顧去其下者。硬填天地。窮

舜大帽子話頭只成學究講章與書理何與須知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墜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兒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夫子與點自有夫子意中境界點意中又自有點之境界類之弗齊混則知處

君子建大功立大業于天下者亦不過應運而安耳只道得外而事卻稍差了裏面此語似大而實小樣曾點所見不止是

聖人所問者應知之具何所與反觸點乎喟然之際可以觀其情矣眼孔小在此點云云非應知具乎聖人能以疏水曲肱浮雲不義之富貴必不能以山川優游土苴有用之經綸點言亦不是耽山玩水土苴經世如其言聖人直當疾點

呂子評語卷一

五

五

正編

不與點矣人世清恬雖聖人亦知自樂而愛世之心常存此正不是清恬自樂故與愛世之心不是兩件禪子有心體就世法粗故將明心與度世打做兩截事學禪人便將出仕與隱居亦分爲兩截不知吾儒只作一事耕莘之樂與納溝之憂不是兩心故暮春游詠與夷舜事業不是兩境正希于聖學欠分明便有得此章書只是度世上事則曾點之清閒自在反不如三子之慈悲普救矣要之看得世法粗處却正是心體粗也有謂不宜疏說與點之故非不宜說不能說也就大全冊子上把攬幾句大話鋪排只是看人富貴語終不脫寒乞相耳唐順之之善治國者其在無欲乎獨許曾點者正以其胸中豁然無物也此意好然只一半道理點所見直達禮意耳克已復禮欠一邊不得

三子者出節

上節各言其志句重言字引點說也此節各言其志句重志字與三子也

此下曾皙三問總爲與點句印證人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兩由作轉疑論就失其意矣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此兩節則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非推蔽三子也但解照兩由不解照與點仍止得言內失却言外矣

此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兩由看夫言所許者實非其爲邦之才第與點大意三子總不達耳非許與亦之誠是爲國也

呂子評語卷十四

五

五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四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五

論語類編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已復禮四字已禮之界貫明克復之功貫健是指

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主要緊幾勿字正要發火無一

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開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可用著此

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面及復以決此一句第二節指點隨處是

此句不是另生枝節也

顏子龍溪會子本有故一貫之言示之以無顏子體無放復禮之

旨示之以有固有一貫即非無矣四勿即非有矣聰明特達

之士方其耽思一室之中宅心萬形之外視夫所謂禮者其束

縛之具矣及其與事相推與物相接而後知禮之不可廢也

耽思一室中便廢禮不得登待接事物而知其不可哉云考氏

以仁義為非佛氏以聲聞為下旨非不深亦何可用哉言深

如何無用只為其旨邪異耳身屬孔孟之門而心服二氏之法

乳以為其道實高於孔孟但為秀才欲做官欲事君治國不得

不用孔孟法耳嗚呼士人見識皆如是安望三帝三王孔孟程

朱之道復行於天下後世哉

首節

克復是盡頭工夫只好對顏子說法

已禮消長只如陰陽剝離之義

已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

克已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已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已

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

備謂其雷厲風行如紅爐點雪須見得斯義

克字兼內外復禮處即見仁字

克復兼動靜存發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盡未發之精明

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違復也紅爐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為紅

爐是如

克已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有直捷生出即心即佛

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已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已則禮自復直在克已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大直

捷有病故補克已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已而不能

復禮者仍不可為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于克已下手工

夫為多

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已克得一分已即復得一分

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已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

故朱子補出克已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已而於禮

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已復禮為仁其理始開足無弊要

之朱子正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已為事未嘗翻案也

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已下手到已

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甚少

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繁重無人不當由此進也今此

文重復禮立說似克已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非失

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已字乃私欲隱物故云克今多

混自己之已看尤屬顛預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嘗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

聖世純矣已爲藏禮之官云云已字誤此已字一毫不可留者也故曰克

朱子謂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節文大閑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只去私意未能制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想按此說就精動容別施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故知單曰克已亦略一毫在

克已又要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謂天下自有克已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已之盡臂之治亂克已只是勘亂之功雖施賊略平然於規矩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然後兵革不試可

呂子語錄卷十五 正編
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禮復即仁此二義要並看得透則下落分明

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已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時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

禮方而仁同只是一物

朱子語錄 禮字易講從禮度到仁字處難講大力文禮字太重仁字太輕走易路耳 禮字易講此句可見于子亦未識禮字禮非名物度數儀文之謂識禮字便識仁字做禮字毫不關切仁正可見禮字雖講耳雖講而重講之自講非禮之禮直謂之不是不可謂之走易路也識得將講禮字易仁字亦易知仁字難禮字亦難但有足不是安有難易輕重哉

克已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乾道坤道亦是今日便日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屬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實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已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槩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義即至謂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湊湊一邊是頃刻注滿此方是得顏子真面目也

日是克復盡處不是克復起處天下歸仁只是人人稱許不是同歸一體也不是天下歸佳處一日見全身功力講歸仁正爲克復勸驗用

呂子語錄卷十五 正編

一日不作客易說一日并見向來工夫總不是憑空說一日天下歸仁正是自考驗處

一日克復不是猝乍到此

一日是圓滿候不是發腳候

一日不是起頭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為必無一日作克復而天下即共許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事尚有清淨未淨天理未純之一日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足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時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為一日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註爲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遽伸已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打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此又問一日之閒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猝乍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曰日克之不以爲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腸思量偶然克復便便

呂子語錄卷十五

論語

五

正統

吾見其終於不通而已

最相者以歸爲歸往之歸與人羈附話頭其自以爲繼者不出龜山在吾度內藍田八荒吾闔之意中開一條正統偏不解信從至今講師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中爲言取古人已棄之錫削而文繼之以爲神不知其粗又有其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服之不俾得乘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盡如何此句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將天下粗克復去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於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闔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講克能取天下與仁體流通關切處道得仁

與歸字之訓爲許與自昭然確然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即內耳

余亦交有已斯無禮斯無天下仁人以天下爲已任云云雖全在已與天下相交處推行成文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已字却謂訓克已復禮原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故其所見之仁亦止是佛法慈悲廣大與孔門所言仁毫沒交涉天下人各持一已勢不能以相讓克正克其離間分競之具禮家說得子怡人處極高妙及說到反面弊病事理却又極粗乃知其高妙皆粗也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已閒隔便不能歸天下爲一已既克已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與與與字看此說如

呂子語錄卷十五

論語

六

正統

何曰寧可說朱子註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歸說本程子稱其仁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狡猾如晚年定論程門微旨等語皆牽鑿先儒以傳會其邪說謂程朱亦爾其惑亂更不可窮詰矣不可以不辨也

由已已字只是我字

類淵曰請問其目節

非禮勿視四句正是克復簡要法不是繁難法

視聽防自外人言動謹自內出

已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于仁視聽言動皆禮斯無不仁矣仁與禮有分合視聽言動與已有分合克克復有

分合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己上着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正在非禮處用力。然不是淫坊酒肆道場也。

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知邪色淫聲之非禮。却易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遠便不明。非德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却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已字不同。朱子云。克已便能復禮。又云。克已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厥後倨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燈。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在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說。即

呂子詳書卷一五

論語

上篇

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

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理。

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若云。禮則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爲非禮。即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于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聽言動。當言當動。則其辭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

非字勿字在內。在未視聽先下手。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正是犯他不得。若欲衰欠猛。陰翳消。樂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慮復于中。程子由應制答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所以視聽在心。故勿在內也。

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非字雖看所以說至明。勿字雖失所以說至健。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不是微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

呂子詳書卷一五

論語

上篇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幹補闕文也。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坐忘也。

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

人將顏子克己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目請事。然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顏爲言。擲擲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典據也。餘類推之。

仲弓問仁章

是說爲仁。不是說仁。是冉子之爲仁。不是顏子之爲仁。力與朱子乾道坤道註意照會。

敬恕所以存其心非于心中求敬恕也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開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此中主客層次須一一分明

敬恕之所以存心心亦未卽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開斯仁耳敬與仁關切處敬與仁關切處敬恕與仁總關切處那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一分明纔道得不錯

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字象耳人只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矣

出門使民與不親不問立在與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關關中抽出一節來說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九

正編

偶提出一兩件輕忽事境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纔見不違仁也須言下見得此意

顏子本原不軌但微有感寒未淨只須失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轉而本原不足虛邪發瘋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從功說效難辟向裏方是自考之意

二句是自考不難敬恕是敬恕盡處

下二句不是應效要工夫到此方足

夫子告顏淵是爲仁盡頭處告仲弓是求仁下手處故克復便著箇爲仁敬恕不直說出爲仁也無怨雙承敬恕勸出常有此敬常存此恕亦只作工夫推深一層蓋辟手爲敬恕尚是求仁爲無怨則竟是仁字圓滿境界與天下歸仁一般不若註中使以自考四字耳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

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與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港絕流之謂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此句從現成仁者說仁者二字頓斷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則則不是謂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則則是仁者自訥非謂言即仁可知總不在言上言著解訥字方法

呂子評語卷十五

十

正編

其言也訥句有兩層意思說言明與仁字無干說訥又是言中極易人只作輕率語氣者于層次未見分曉

從言之易見事之難從事之苟見心之不存心常存爲前一層從言推到事事推到心見不切病根從心想其事想其言見言

一詞之故方知言訥不是訥言

心常有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夫子語氣點撥不盡正令躁人

爲之易言之得爲訥乎一反便解

周公載交賢者知難問庸人之言而心動不賢者不知難即聖人之言而怨之

司馬牛問君子章

陳子此交人當有事之際惟內無難色而後可以規其策既有憂

懶則智慮衰而方寸亂矣。且前篇之防形必先見適足爲禍患之招耳。此等議論非不通達機事。然請古今然都落權衡非夫子之旨也。若能正身以決機杼。引以適患。上之有可爲之勢。則行大義滅親之舉。季友於叔牙是也。夫之見異趣於國。則有不和汚累之風。叔向於羊舌肸是也。內省句全不體發本義。說向作用大耳。有此條例妙哉。夫子不告之乎。與不疚不憂懼正。反此乃造出憂懼之道也。豈司馬牛之所能哉。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雖如何夫子便只與他商量處向難之。夫子因其言快憂懼。故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是。非專爲處兄弟之患而然也。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認同是現成體象。雖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此之所以然。其間豈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豈得拋荒正理而單講家難況。

孟子評語卷十五

上

正編

所講又皆權衡作用。平看下文。司馬牛直指兄弟言。夏尚寬解之。如彼曾謂夫子反勸之行。未有之事乎。

首節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

曰不憂不懼節

不憂懼句說得剛固。遂令方生出司馬一問。與上章正相似。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力正在平素也。

司馬多言而嫌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卽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探。

本意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窮。諱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適箇內省便對著外慮。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將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子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憂懼

晉人情恕理。雖亦是強排遣。與君子學問天慙。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則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愈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吾有老友善惡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以曠達解之。得余爲語曰。稽阮之放誕。正憤嫉之極也。祇。慈安得解。

孟子評語卷十五

上

正編

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飯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繼怨便知所求非仁也。今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伏矣。公何悲一時。炎然稱善。

君子敬而無失節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聖賢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須知子夏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爲不得已之辭。不應仍拈無兄弟講也。

子張問明章

子張子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辭不殺。正爲務外好高者耳。求。

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爲明而爲明之遠正情點子張反求於近耳知此方見第二段之緊要不爲贅衍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明者正應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遠原不是另說

明且遠在所以不行處不是深入正要勘得實說明便是遠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難

兩不行却不是老僧不見不聞境界

金語士不通天下之故而窮情僞之變雖極其區區之誠以遇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正

物亦奚益哉多少學者犯此病然須除出功利作用說

子貢問政章

足字是政人都做成食足兵足耳

兩足字有足之經攝有足之形勢有足之利弊有足之相資

國家雖當無事之日不可忘武備蓋至金人宋祖杯酒皆非王者之道

兩足字有政事在之矣二字有教化行在

教化行中民信原有本政在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即上句所致推帶說出猶之救災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後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

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三項事意

民信不常先做三項說箇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說將民信講入

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早結無欺詐

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粘煞兵食故後而子貢可分爲

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同知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

兵食足而後信可孚不及教信之道正如救災水火之仁不是

更無教仁之事也

看之矣二字則民信即在兵食之內看下三者則民信與食兵

各分足食足兵足字作用在上民信之矣信字實際在下到

三者又併說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王

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

兩足字不遠平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也

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

教化自行兩民不離叛也

夫子一直說來未嘗分三件亦未嘗單指歸兩件到子貢一問繼

不做二件耳故子謂首飾宜渾不應說三說兩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

云倉庫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

句原從上一句順帶說下到子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

問而答之如此要之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

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孚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純。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首節即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兩不得已。是對上節未發難語。若已足後有急亦不至是矣。子貢議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若就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言。謂足兵取于去。兵深于足。尤屬旁枝。

去兵正就足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留也。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盡有兵尤養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此是聖人樸實。直說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子貢語參十五

論語

主

正綱

古制之壞。兵食之所以不足。後別有足法。皆失信于民矣。去字中便有民信在。

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賢打穿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用處。何如聖人應奇變。却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人已無奇不盡無變。不通若粘死句下。則聖賢竟是腐頭中說大矣。語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夾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關一不得必不得已。即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揀掉那一件。且專料理這兩件。故曰何先到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

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放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若只于兵食源流利弊商說來說去。止在利害上立脚。如此則守信亦只是利上事。不是義上事。於子貢問意已不見其妙。聖人答處不但正相反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兩論互有高處。各有墮處。子成墮義較粗耳。近來逢墮義必周旋一番。極爲惻隱。

子成之說不下。則周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于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倚倚而常通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

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子貢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子貢

子貢語參十五

論語

天

正綱

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只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轉瞬可彼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子貢去文兩質亦不能獨立。子成之激。殆不如子貢之平也。正爲平中有病在。侯不敢僭王臣不敢僭君。以文在也。雖不敢詐。豈不肯不敢詐。賢亦以文在也。子貢文質一視尚有弊。此却偏重文。抑又過矣。文去而丘聞之子。不異子君公矣。亦有有章服而上下仍無辨者。此不可得其質也。文去而頑固之夫。不異于聖哲矣。朱子云。使君子德服。則服對坐。並不

以文見事竟好惡白則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錫爵
爵飾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偷陋深思亦唐
魏之遺意是兩得之矣所以治身即所以治天下文質豈可
分用耶通身弊病在此見識差去如以此治身治天下是兩失
耳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開氣勢自
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
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却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
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
通篇竟重文說則病又其於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
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尚是同原一體上事若文
中所云則文祇是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為分別
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

孟子卷十五

論語

七

正編

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正如此他處見佛老之
以文為外假非本體所自却又窺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
故又將別名度數點綴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
用以自別於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
病只看得文是外而事則說重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偽也噫
呼此其為質也其虎豹之粹耶抑大羊之粹也哭踊有節以為
偽飲酒啜血以為真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
稽阮以老莊淪資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二矣流禍一揆
非細故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節

上君子是泛常稱呼此君子是斟酌字眼上君子就行上見此君

子在言上論上君子翹然曰喜此君子懷中帶貶
駟字只形容不及之甚耳

文猶質也節

文質二字逗斷

兩猶字乃重混之詞眼界高調而語有滲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首節

年饑用不足則哀公單為用不足想到年饑耳與百姓何關

同一憂歲語心事迥別則情形亦迥別自賢君起念便為百姓不

足為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為用不

足為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哀公正為欲加賦以足用而

告訴到年饑耳

孟子卷十五

論語

六

正編

有若對曰益徹乎節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

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席即戲斷不可行

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句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

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節用以厚民此是有子本旨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下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

田民田不曾亂家強兼井自是孟子時事

度當時廢徹法亦止是稅畝加賦與秦人開阡陌墾井田不同即

入私家者亦必如後來兼井之弊

曰二吾猶不足節

則云云自來加派橫征其勢行極暴而其詞令必哀苦

轉益理屈而情慙也。要解自己先接獲前人。要利官家尤似怕百姓千古徵求後檢如是。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鉅銓相對。哀公但知爲吾。忘却百姓。有若謂若與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對百姓足節

哀公更有若商。其爲若國川。兩下錯將處。只是行徹不行徹。原不竹論到百姓。以爲哀公如之。何其微也。便是不得徹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百姓足。卽足行徹。百姓不足。卽是不行徹。而加賦需服最繁。而前勞最突。人但謂君知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如此說。竟是有若果勸哀公厚民。可云老不曉事矣。就哀公意中跌出。百姓來。更分明。方知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闊而遠事情。呂子許書卷十五

也。

有子正對哀公。二猶不足。而意重在足君邊。呆講加意在百姓。便失其旨。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何來。哀公發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答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舉百姓足。句不

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道理重百姓。語服却爲足用。

從吾猶不足。領人從用不足。上商量。足不足。而兩分行。今哀公言下。擷取方得此節語意。

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就與不足。孰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卽對則川不足。實難見不精。歟。

抵說得愛民足國大體耳。

君民一體相關。固是說常理。如是。然所謂百姓足與不足。須從行徹不行徹來。方是有若對答之旨。

孰與二字。是急接哀公口氣。回報其繁泛。落開說神理緩散矣。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畫作取與之與。大不意矣。

上下相關者。權由餘以求君之權。而君權已復伸矣。行徹豈所以求威權者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直說。

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大有子之意矣。君民一體。則終事急公。自在其中。若說必當足而後威權得行。則所以足民之心術已壞。豈尚有一體根源哉。此亦功利之癩。當時人開口便講作用。其智已深不覺害道也。

呂子許書卷十五

也。

有子極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行徹之利害。至其施設之方。尚待哀公之再問。而惜乎其未開也。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謂豪強之田不可復取。與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則千古未有善爲之畫者。是則

有子兩言至今。猶有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鯁。雖過計也。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于各對尚書。蘇引木後繩二句。李引

腊朝涉二句。中宗云。蘇瓌有于李嶠。無見可徵。應制最忌傷曉。張江陵進講。至放勳。祖洛曰。時蓋已百歲矣。同列深服之。故以此節重上。輕下。爲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尤壞。人心術人品。

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危動之言。居多。李文本。靖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真宗愀然變色。同列

皆以爲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天告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諛爲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卽題目亦未嘗避屈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爲諱爲戒流至末年習成諛媚之俗閣中專取吉祥偶有句字之觸雖首故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卽學爲諛佞安得有品行哉功哉程子在經筵講書有客字中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曾若過甚則驕心生習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爲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廟主之言居正佐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張公問政于孔子章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節

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節

正綱

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却只在自盡

四者爲綱推極言之過人而肯子以分之所宜政之理盡而大道亦盡矣

從古聖賢或能造乎其域卒未有溢乎其量者此方得盡字之義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贅無須語句以摘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領會

首節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呆漢定做成折獄可以片言矣

子張問政章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僥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答之者立誠之目也

論節觀君子之施爲與功利之士豈能大異而獨其內操于心者靜必有存而動必有守此立本之道也此是見義大綱應三代之太平與漢唐之太平原自大異不獨本原不同治亂之原實始于一念是以莫貴乎專固無倦是始終如一專一又別所以戒其倦者皆在于居之之時居指其存心處不是時無時無所居也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同波是統

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時文于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子張才高意廣其于治道必不取卑雜之術但少誠心實力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節

圭

正綱

與他人言必須辨所居所行之是非矣

以忠只向裏說方盡凡講作用權術其根本已失如何得有效何以見得子張少仁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寬外而少實心耳

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他說話便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

愛民之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割却此漢祖唐宗之治朱子到底不許其同于三代也只爲不是忠字源流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題中兩人之字最善服人之是人之福亦何與已事耶而一爲之欣一爲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術中出來成字不成字俱有實力

陳子龍安操人倫之柄云云。感人美惡何論權柄。小人不幸而有其權。遂足以禍天下。小人無權亦禍天下。○莊君子小人心好惡本自不同。儻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己利害。康子患盜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己考成縱肆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刻論也。

上多欲則下有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欲轉折與語意不相背。蓋上竊之以欲。則下難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要。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正編

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君子小人之德。不足性。衡之德。乃分位之德耳。不分盛衰世皆然。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誨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章上之風必假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假率民以惡。亦假章不分和風在風皆必假也。

人每將德字混善字。便失其義。君子之德只在勢位。臨觀上解。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逆。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首四節

前四節見聖人分別指示處。如神家樞實照用。本色針錐。爲機不測。

子曰是聞也節

是非二字中有實下趨舍工夫在。

論語。夫人學術之未精。固有終身期無確之造。而不知其不足以類萬物之情者。則那家之赫奕。有以誤其所始也。譬如今人初上學。志不過爲科名。爲官。做如此讀書。那得長進。直至頭白老死。無成。皆初學時一念之誤。夫人本統之。不存。固有終身受物情之推。而不知其不足以爲中正之學者。則那家之浮。有以蔽其所終也。一直錯到底。便得科名。有官做。只是人爲主。那得有人品功業。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詞

正編

夫遠也者節

質直三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已務實之密。其中並不分輕重。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爲質。意於此無當也。

三句逐層講出。爲已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於密。境界對越上節。正是雲泥路隔。

須知此三句雖爲問達而言。然只合纓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跳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若何句從達字逆入。反似此三句專爲求達而設。却正落了問家解去矣。

察言二句。勿說向周旋世故上去。須收恰判爲已實際。章有註東二句云。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專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

上三句總以無意于達爲得若處處從求達意轉出便錯却疑

通塞原只替我

韓文公道俗有孤行之累阿世有喪己之譏惟參以相見而物
莫窺其際韓說參便成詳僞之術謂直道雖行必參和權術
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正矣矣深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
韓彌功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君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
慮下人皆諱向外而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已先將實直剗
斷了也此比子張之問同一向外而更加狡黠矣其理亦平實
易明卧子豈有不知恭維當時名流皆惑於良知之說以無善
惡而率真爲本體以權術功利爲妙用故於此等處直信爲道
理當然耳

呂子評語卷十五

美

正編

大聞也者節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
分此向裏向外的別

金錄其心以爲吾言行才氣但得一二人力之口即可以漸
騰千萬人無心之耳而莫若非也門戶聲氣之上的的如是
其流風餘韻尚可見也若以爲是若以爲非則疑焉而不敢
居此自敗之迫矣大官說文各士講學盡守此處夫一念
而欲欺盡邪家之人非忍而爲之其將何以爲心云云當時
朝野以聲氣爲事聲名之士皆夸詞飾貌以要大人先生之知
在位者亦召援引爲用故此曹傳其術而因運從之正命先
生目擊狐鬼情狀借題摘發其隱其刻深竹憤痛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先事後得節

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混看不得所以崇德亦不
可道得了纔得只先事後得處便學了也

先後二字都有力事得俱兼知行說

只先後處便是儀不是如是而後乃底于崇也崇是功夫不是底
效

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
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者不知即不
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愛人知人原只在自己心德士說至樊遲著疑故指出知之功用

呂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美

正編

及人處言之以見知之不悖于仁子夏因樊遲只告以下半截
語故亦但就功用上發明推廣其實全理須歸心德講方見知
仁合一本體

前截以不說盡爲良者止爲樊遲未達及退問子夏兩重疑案要
留他地位耳到末節何妨遠快言之註明云子夏蓋有以知兼
仁知而言矣而作文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於隆以
來以禪學說義又誤註爲拘鑿推惟禪機是說破以其於原說
破不得也聖學從無此法即第三節之「句指知」下句指仁亦
本註語但在夫子口中自己疏解仁知不得然其意理實如此
聖人未嘗故作含糊虛留以益其疑問也流俗見解由來已久
論文者方以爲模糊則令後人含含糊糊不敢將道理實做一句
流弊不小直當破成說看之

首節

金語矣夫自天下之學術無用也仁則索之天機知亦盡之窮理仁知之名非不美而斯世未嘗一蒙仁知之榮爾仁索之天機當時未嘗盡知盡之窮理此有何不有知仁正窮理事聖人之旨有指體指用舉偏舉全之別各有所當豈得謂彼失而此得耶無益宇宙之作川雖內涵自性體而外足以震耀一世君子不用也諸作用起使例既內涵自性體則必無無益宇宙之作用可見他體用者微兩性天下不盡可知之人也此句不為天下無不可知之人人品原無優知知以爲賤錯地即以爲鼓鑄地耳知人知天所以修身合下便當知非爲天下人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節

孟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三

正編

陳子龍文爲直而不免在名則憤然激矣不必至此只與枉混客便使不動即如通秀小考三等真是氣悶殺人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在智與說而仁在言表

上節述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放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合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徧參也

樊遲退節

樊遲退又自疑遲原有兩疑事爲知者之事是一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富哉言乎答專爲知者一疑也雖有天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爲知者一

辱至所以能使一辱全然不講誤矣又舉直二句緊接知仁之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將解亦誤爾自記甚明然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方知彼何兩辱病根只一

遲之未達在知故見子夏止云問知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子夏曰富哉言乎二節

樊遲只說問知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倚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口借舜湯微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即此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

孟子評語卷十五

論語

夫

正編

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爲愛義以放仁也以舉爲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逆

不仁者遠是子夏想像出方見富哉註明云子夏已知兼仁知言矣仁字如何道破不得但不可提唱仁字與言知斷開以子夏原未知論仁只在夫子言富中體會得之須得此意耳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文字不似後世謂章訓詁之謂會字不似今人鼓動煽惑後遂蓋集之謂

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文當不過便爲得上輕下重或且轉而爲側注之局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仁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爲務外來也聖人四教

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斯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煽誘權勢攫竊利貨滿胸坎皆惡根蟠銅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今將仁字看做大事因緣文字看得粗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離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六

論諸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聖人說理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似平實
淺易故坡注者喜作空論以恣其高論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
求之難聖人不能盡也

爲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爲樂則自然不肯
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爲苦後爲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
先勞無倦不待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
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
必先勞無倦方是天德上道之至

首節

呂子評語卷十六

先之指民行不可作先機豫事解

請益節

無倦即在先勞中加勉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

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

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

不曾虧欠只爲他一問即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

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

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

仲弓爲季子章

首節

聖人語定徹上徹下只論爲宰而宰天下之道已寓然終是客意
每爲食體而堂皇說做相臣事業故屬隔靴或欲一返而粘住
邑宰則又氣象酸餒只憂實說理爲得

陳陰泰先有司然後大臣之體得而朝廷始拿節體自當隨不
因之而始拿先有司然後大臣之心聞而職樂自舉隨大臣
心也不阻天下奇材絕智之士往往以跡馳不聽見功亦往
往以疎略不檢得罪此只說得一種小過耳須知庸才小過
亦須寬不獨奇才絕智也

節衍發簿書期會之煩不能無偶然之誤苟將持大而苛細則凡
任事者必且救過不遑而庸人反以無過爲稱職嗣後世銓選
考績之法皆壞于此

特因下面有仲弓一問遂令人看重末句其實夫子口中只三平

呂子評語卷十六

進出耳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節

節有先度其才之所至而大以任大小以任小惟自我知之所

及力之所及者爲之爾所二字者實舉字中分量正不同亦

只盡現前分內吾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天下亦各以其所

知舉天下之人吾以天下之人之心爲心天下亦各以吾之心

爲心直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氣象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

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

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觀其親然後不獨觀其親須

實見得此意徒作大帽子話便不足

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

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著力都在舉

字畢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入便了。只是現前人講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藏乃得。

所知不必賢才到十分。只在目前。晉接開短中取長。舉得不錯。則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金鑒知乃衆人之私見。舉乃朝廷之公典也。私原以爲公地。則直伸其所私。而不廢朝廷之公矣。其又何求哉。可知原不是私後世舉。則私朝廷亦但以私防制故大壞耳。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能進一民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權。擬自爲祿位。其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而後得舉知之用耳。

任憲後世抑遠嫌疑。親與故即心知其能。不敢與爲推引。而務得不知誰行之人。而用之。夫不知誰何之人。果足以任天下事哉。極盡後世用人之弊。糊名易書。算符。欲以得賢才難矣。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兩端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發生于朋友而禍烈于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徒從法求之。雖嚴科場。公餘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爲此曹增多多少利窟耳。何益之有。故子謂舉賢才一事。不停當竟滅却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首二節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制觀之難。平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議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是。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却如此。

聖人只說个正名。大義炳然。今定要穿鑿如何。必然正得。亦是難事。大士文使。輒謂迎迎使。賸務徑引避云云。乃純用陽明之說。不知孔子家奴道如何。

陳子謂父。子大倫。國土市器。此句最誤。兩者並舉。則國土輕器耳。父兄殘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憾。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區區。然不可因自己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正論。以自免也。如傳習錄布置輒迎。致致國。而不受。舉臣百姓請無輒請。天子職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陽戲場。徒見其滿腹。詐僞。卻便耳。況當日衛文不曾當與待子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斷。設計及己身。幾聖人道。衛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放于責日。夫子不爲也。聖人於魯未能威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劉瓚威化。于而不受。又使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當陽明又云。豈有人致輒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聖人情。

子路語卷十六

論語

子路語卷十六

論語

子路語卷十六

論語

子路語卷十六

論語

子路語卷十六

論語

子路語卷十六

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道上面裝點周旋然則赴邪援必當全營盜應佛屏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說亦屬虛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徇乃所謂人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為衛君之言非為衛君而委曲為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視聖意大了直斷其不可耳

事不成節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而言與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即禮樂與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荒穢辟亂之朝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與與中也不與不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疊下總在事不成說下

故君子名之必可也節

五

正編

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戒之患禮樂刑罰之與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

不可苟者天理也

陳子龍云若夫一人國也其失之正者則大正之其失之不可正者則正之便其足以有尊而已矣夫而後知君子未嘗不可與謀幾事也雖然則聖人且助逆為惡矣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為言之重大如此關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今日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於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弊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援之召必須為他謀固費也

勝之名必須為他定中牟乎為亂臣賊子泰而調停使足有以安位援世集教佐命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斷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循謹良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上好禮節

須想上句正以小人詞之忽然接說到上下感應處兩不磨經不足樊遲所問又不切樊遲本分事理此際最難下轉轉不來則三句難根脫籠都成閒話矣

羅萬藻云學者慎無慢奇其情也隱居求志亦取古聖賢之為上者規其事以自處而已小人句下忽然接上好禮六句是粘連不上只為眼孔小看得名位懸絕耳若從學子著眼天

下更有甚事理不在分內若云取古聖賢事以自廣雖對小人句却成淺陋便是外郎誇堂官供帳不是自家分內受用也

六

正編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應其理其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哉

上字只作君子字看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好禮義信不說以此治下則是不期然而自然之效信字體用表裏其精放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深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不達不能在誦詩時已誤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而觸矣投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六經之爲道也使人高可以至于僉其大亦不失爲人用而已吾姑取用焉聖人原不曾低看用卽是至命道理學經無姑取用之理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意營哀榮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卽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言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事對矣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謂衛公子荆章

有看得不直錢處有看得不容易處有看得大有關係處抑揚推勘于聖人言外四面俱食方見善字中義旨不窮

從公子居室上著服冕當時禮樂衰微之變亟矣夫子善荆意用呂子語卷十六

處極大而刑之爲善亦不虛厚保家節欲之聞

子適衛章

聖人心體之不息若無時非行道之機而憑藉必有實地施爲必有次第今日與明日不同此處與彼處又別究竟只一箇聖人之心流行于其間富教等字須扶出聖人胸坎中物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是夫子冉有鎮日相對立箇題目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籌莫展之人纔講經濟處便已不是經濟也呂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况後輩之益不若耶

子曰庶矣哉節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舊舊德而思振興開闢榮河還黎故老得不

動渭南後邨之涕淚乎

只庶矣哉一句中有多少景象有多少心機

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再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時文每于起處一口敲殺失其理矣

惟恃其庶而不富不教則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此聖賢所憂也不然則今日天下亦大有人在

冉有曰既庶矣二節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兩加字最宜玩因庶而議加以富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因富而加以教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之道方是爲

呂子語卷十六

日間答意思既字又字之字皆見實地若泛論道理卽不應亦應使富卽未富亦不可無教如始事治不足繼事治有餘初其

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爲不是却不是本章精義也

庶不可不富富不可不教其勢相因所以富庶所以教其法亦相因

看兩之字在下正是在上者有實心實政在富教二字原只說得大綱其中條目次第冉子不能進問以發之

富教中煞有條目在却代夫子補出不得若問問題他虛字又有何意義秀才做時文亦卽可打登經濟程子所謂三月三年皆

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

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纔志已見及此而不領未足過非其時故不能有爲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考好言標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必具有架滿千年之議而後可以經世可以著書實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彼漢高唐太猶不足與語此正況其下焉者乎

與贖才論字畫與名世指畫成敗但率然有當于心整然可行之事然皆非流俗見識所到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見
三月三年審時度勢聖人正不是紙上經濟有夫子相夢效便

余論交一年而誦者息一年而頌者興一年而誦頌皆終云云
呂子語錄卷十六

程子云凡有書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須思量其如何作爲方有爲此可爲實做三年矣雖未必盡聖人分上然亦在國僑家吾伯仲間後世如孔明庶幾當之不以鄙漢只道得自己苟且權衡中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章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特思尋之語從來亦子在慈母之懷朝夕復不知其樂撫摩不至反唇許語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猜半難處恣其摺磨而莫之敢較而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因殘殺而思善人則善人而思是言一片深情正使爲驚心而花

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百思及此誠哉可神

味不盡紙上猶聞太息之聲

冉子退朝章

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辦正非謂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安也說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無何可作罪案乎
何晏也何字中有猜疑有究詰有嚴規有嚴刺

葉公問政章

子曰近者悅而遠者來

懸空著此二語融會無窮惜葉公笨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爲宮父宰章

陳蔡之楚主運者一往而慮不顧難主運者老成而百不失一如此議乃黃老以退爲進之見非聖人之不欲進也欲運者正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種晚要棄涼道窄難固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倒非妄謀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也

呂子語錄卷十六

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見小利者非謂其爲小利也彼以爲天下之觀止此矣見字識得透徹今天下營營逐逐都坐此耳是大事不成就之故

看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大小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欲人於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闢之言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卽二氏任真無我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易天下。在夫子口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宛而正。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節

陳隱泰文云。謂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謹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故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外飾而證。據爲本真。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行權之說。所誤須微析之。

陽以任父堯以天下與舜非違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克而留松隱矣。烏有天下而郊無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陽以任父堯以天下與舜非違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克而留松隱矣。烏有天下而郊無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陽以任父堯以天下與舜非違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克而留松隱矣。烏有天下而郊無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陽以任父堯以天下與舜非違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克而留松隱矣。烏有天下而郊無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陽以任父堯以天下與舜非違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克而留松隱矣。烏有天下而郊無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畔則郊之而續用弗成隱矣。與隱字不相干。丹朱與松隱。羊之過而可隱哉。據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名之幽隱。則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豈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謬矣。況他原不曾隱。謂訟是堯言。何曾隱。尤豈續用弗成。史臣不隱而禹能隱乎。泰伯之隱。隱于父子。伯夷之隱。隱于君臣。天下於是乎享臣子之利。而不見臣子之害。以太王何據羊乎。以武王例據羊乎。泰伯之隱。二句所謂節仲矣。隱是天理上事。豈較利害乎。君父之汎汎于天下久矣。尚肯隱哉。題本無君臣義。添設既無謂。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諱。足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如其言則湯武其篡弑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須見此處與仁交接頭地。

忠字兼想義正與仁交接頭地。

恭敬忠名目。體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各句自有劃開道理。又有會合道理。劃開處看仁未特欠小會通處看仁未嘗擺落中間。又有自親切關連道理。須見得微非影

響湊合之所能爲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此題應逐節因問生山。須先已攬不得。亦各各分開。批提開擺

不得子貢如此問。夫子纔如此答。聖人豈有他心。通法先立節

題目以待子。故凡用體用才節等說。數舉起有皆誤。

此章題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有

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造謠說每

章要尋出一章。有要以此句貫下三節。刻肉作瘡。皆庸人自擾

耳。

首節

樊遲曰行己在清濁之間。此志不立者也。此言禍世千餘年。今

日乃破。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趨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

挑得此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非所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

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其

本末一無足觀。惟敬慎以苟生。則又取行己在清濁間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汚下。鮮不由此。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贊實狂狷見聖人仕道之切而所以爲近急亦寓其中

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即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闡鑿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茫茫安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亦復如是

玩必也二字聖人意思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

發諸聖人之自立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入道則同人必事事求同心迹之際所以多不可信也然灼然不易之論世間人品文品都從惟恐不同于流俗致敗壞不可收拾耳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首節

巫醫句正是極言無恒之不可如結帶疏解便落小巧且又須增

而況一轉矣若夫二字是勉厲人語不用虛文贊賞實作指點

稗策說

若張皇巫醫默矣不過借以極言其不可耳

子曰君子而不同章

賈誼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爲同只是公私義利上辨取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其平心以待之而已矣程子所以屈服半山也子瞻之不同雖言和矣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和老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朱子語陸子靜各持開行知無望其必同也

陳際泰外之待物而內之立節不同自兩事也無事之時和而諍事之時不同自兩候也或謂深山人涉世與一切不同

不知正爲他將內外打做兩件耳亦無無事和而諍事不同異君子之和而不同一向如此不分兩事兩候

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諍

辨時不同看成兩件說來總有弊病

不同即在和中君子本自一直爲下句立辨須如此分明耳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和之義

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和處見其和和和處見其不同

君子而有時似同非同此却有辨中立者大約真小人也

說和是作用便非

呂子靜語卷十六

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

種子特爲比匪荷合一輩下鐵不得不如此捧喝耳

同聲同氣是之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

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

也此等議論最害事

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

惡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群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幾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

根苗說後之反觀則固是我立心處自名之耳

啓視開門戶之禍放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樹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今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訟不聞雖賢者不免何其悍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違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幾經夫子折衷方受立言無病痛耳

第二段因上未可轉出平舉兩種却不合

孟子論語卷十六

論語

金

正經

鄉人皆惡在受惡者論此意正當自省不可但傲然不顧也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于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

不遇善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禎

開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善好不善惡皆是已成後看是知人正說

本說知人然受好受惡人自有身分工夫在

公孫葵奇傑之士決非尋行數墨之徒以其身供天下好惡者所

敢議也而不可以訓而不可以此定天下之品定天下之品則

自有中正和平之道焉雖好惡天下所自有聖人亦不求免此

此種正希雖說不可以訓然其意中畢竟以此種爲最上

子存善不善之見以取有好有惡之士於世法之內而破善不善之見以陰相天下皆好皆惡之士子耳目之外則或庶乎

可也隨看得事言低下一格必要不存善不善與好惡爲第一義其流則皆好皆惡亦得只是此病難除願善便發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時文貪大帽子必要帖在大臣上於是本義拋荒說與有出矣

難易只一个君子小人兩面看出如是

上一句圖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句即拆開平分講則下面道理已盡不用複查矣正爲上句而字一滾滾成故接講下

上句中而字須急過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頓斷不可作

孟子論語卷十六

論語

例看也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恕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

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難難說及其使人也

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爲事說是兩件說話顛倒一邊不得

耳

說之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

總不能敷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却不是因說之者來而

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

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即

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即說之以道亦不爲小人所揣捉

及其使人也將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

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需人怒而然

君子神明不測亦復高自負有意無意之閒人能知之不能言之閒看註中公而怒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高自負之意此不特評文看書之要也知當時名士主持聲氣其胸中只如此

凡此等書總要在相臣分上張大其功則必講作用講作用則必以權詐隱深爲本義理不得不踴躍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陳陰陽之君子之美小人往非慕而樂之吾以爲泰非君子不能居不是君子用泰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騷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地氣象泰騷而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布慈之也君子自不知君子泰而驕十六

其爲泰小人那肯希慕邀效肯希慕邀效不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惇惇怡怡六字次第相生而下所謂學以變化氣質爲先也在氣質上講却不是氣質上事

切切惇惇怡怡如也只形容簡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須于如字中體會微意

登下雙聲六個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造來斷斷此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備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

金鑰交云云受于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蛇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有餘雖切切惇惇怡怡六字

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朋友一句言約言盡朋友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折開

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惇惇兄弟宜怡怡怡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偏倚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例耳推類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爲有滲漏矣蓋切切惇惇怡怡原指養成之氣象可知有多少功力在恒人安得有此今文於上句即云人情之大可見者至下二句意若云如朋友之切切惇惇

如兄弟之怡怡試看天下之人有幾人能於朋友切切惇惇於兄弟怡怡者乎若謂不至燕辟賊思者即可見此意則其視六字亦太卑淺矣自放低了道理却云聖賢亦不過如此便之聖言無忌憚良知家云滿街都是聖人釋氏謂諸佛衆生同具

言下實語卷十六

正解

大圓覺智其根源如此要之切切惇惇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惇惇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鑒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儉讓又何嘗拆着不得哉

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折不得然則中中如天天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折耶此等論頭皆袁黃葛亮諸人書胡說雖斗亦習而不察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亦可以是以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說之生聚教訓夾起之說

癰疽皆發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我意則又徐便
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都是生說說後世
術天機地隔

論語詩語止編卷十六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七

論語問第十四

憲問駁章

兩數字心術則同意思自別

總而言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陽突須見得邦有道之殺自有一種議論一種而曰邦無道之殺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而曰而其心術則同也

邦有道之殺固有以益原于即無道雖但知潔身之爲非殺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殺即來出委吏亦非殺也但存說將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戮矣須看透後世庸臣巧宦與微君高士同一肺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論語問第十四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

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之離于謂坐亡立化即不無若說先師意豈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差隱伏于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爲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乎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已足流行上事非淨盡

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刻意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存洋溢而不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當別之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勿實語是權策語不是鴟笑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堵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此用力
事之違於人情者其爲行甚高聖人未嘗不服而卒不放值恐其能自守而不能爲世用云云有甚于汝總是不解耳原于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

論語問第十四

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忌但不行二字有病病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皆行其爲不仁可知也今將原于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善惡子其病猶小克伐怨欲欲爲世情不可不具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大果絕然乃病之大者矣

聖門之學求仁爲宗仁性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旨也論仁亦不一說有精密嚴謹之教焉有廣大流行之機焉在聖人偶舉無所不可聖言遠如天近如地滴瀝落葉槁非禪家語句比也聖使不行而曰可以爲仁也此亦似夫子克己爲仁之說也克者內盡不行者外達正相反耳以爲似只是看得克已粗也天下之不行克伐怨欲者必有能行

克伐怨欲者而後至也。他道作用是性四者正不可少耳。若遽以此爲仁，則是乾坤有嚴寒之骨幹，而不必有和暢之血脉，其弊亦不可勝言者矣。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刻旋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非欲其脫離解索也。諒友夏謂如此，又將何處名理障他，規矩縛他，不知其厭苦名理規矩，却正被彼家名理所障，規矩所縛耳。以不行爲苦，其病猶淺陋，可見看德行亦無害，正有縱橫妙用，則亂道甚矣。然此是其學之本領，從來必到此地。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爲學與觀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崇禎癸未多屬用人者論，食與後陳鴻麗耳。

必有下得新絕，不必有下得微婉，語脉間即須體認出聖人中和之氣忠恕之情。

之氣忠恕之情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誤甚矣。

論德仁便是辨言勇，聖人四句自下，旋刪抹一邊不得，若謂所重在德仁，則又何消說得。

論言勇聖人貴有用之學，故或辨其本極，見處祇在作用上，故要重德仁，說來都反重言勇，其病在看得有德仁之言勇與不必德仁之言勇只一般耳，須知兩樣言勇便不同在。

後世學術事功不出清談與作用二害，成周上家皆緣此弊，只是無德不仁不是欠言勇。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辨言勇章

躬稼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故上半句不妨儘力敷揚，與隱顯激昂語不同。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適見解

趙衍慶君子之與小人所分者善惡而所共者成敗禍福也。此句看得分明，便有壁立千仞之意。人之所能爲者人也，而其所不能者天也，天之所能爲者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天人分界處清楚，是聖賢講力，從來茲難辨之。此是駁難明。天人之理天固無所庸其求，而吾亦奚至於求，苟可以死則死焉而已，苟得有天下則亦有焉而已。只有個是字，死是死，可有天下是有天下，可葬葬自有所必，不可爲焉，自有所必，不可不爲，不在乎得其死與不得其死，得天下與不得天下也。

呂子華語卷一七

天下也。此理今日無人知道，亦人不信也，奈何。

彼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骨若得不好，則二病俱有，得不得其死焉，覆有天下，若講得然寸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算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絕也。於是聰明人即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盡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會這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人那裏去也。正宜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盡子之後至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佛氏喜言果報，以其說易窮也，道而爲輪迴，無對會彼收可謂巧矣，然釋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

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注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連他歇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留不得影于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覺却正要人思議那和叔謂無可說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能於此參衡粉碎方許他具一隻眼

凡以不善而無識者近於悅其事也近於悅其事始於以身爲之也凡善而無識者不悅其事也近於不悅其事始於以身遠之也世間大約此輩居多近且流傳衣鉢矣世教攻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

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爲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幾欲爲君子知尚德定須討箇分昭如何含糊和會得去識此不禁慨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誠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誠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心不忠無忠愛之心符忠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誠爲忠不知壞得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誠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誨灌乎

勞中看愛誠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許分兩層也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識正直是聖人之忠

是諫之至善直從樂幾舜之道來天性既與血氣自強志字只看做天性却不盡忠固是真性真性得學力乃盡其不由學而得者生質之最上不可以律平人也正希爲良知之學視學問即爲義外耳

別至此謂海與諫有不同可也謂諫不如諫更無此理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四句原無歸重于產意

或問子產章

首節

不是惡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惡却必須嚴猛做成

以察勇足以斷則仁亦不足以守也或謂此三語太過曰子產於三者以小樣耳便却是以智勇行其仁吾是以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此却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即有亦是機詐

問管仲節

季伯氏云云是夫子特舉此事表微之意

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

惟收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事，下管仲然田數頃，乘八百
株，與三歸，豈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仿身倚脊
而後可以任事，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
而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復云不德者，吾不知
其所終也。國仿身清潔自是，人臣分當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
玷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裁分影自是武
臣，其若後事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
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
又獨可耶？當時執政以小廉意主，容以排導清流而聲氣中又
多深者，不謂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附此章文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蓋子產子西管仲皆世稱之職矣。然
子產之德隱於刑，子西之名浮於實，管仲之功抑於罪，非夫子

各爲論定焉。三子亦幾無以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其
也，各就其平生而權衡之。武曌焉，或許焉，使其人自爲賢，亦足
以大服其隱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僂楚之申齊之夷
吾非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及之，未必無優劣之見者。
存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品焉，或定以其事焉，無
限劣之見者存也，而優劣已較然，其不可易矣。今夫子產察察以
斷者也，當其錮強族錮刑書威期於必立，不避貴者之怨，法期
於必行，不下賤者之舉，跡其所爲，不幾與後世天資刻薄之人
同所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圖國，而子產則用其術以愛
民，以其術圖國者，數十年殺伐之運，於是乎開，以其術愛民者，
數十年生聚之無，於是乎厚，無術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

至於今術去而心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
以求達，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亦真苦也。惜乎以王者之心
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離乎主霸之間，則惡而
已矣。若夫王之所必外，霸之所必討，君子之所不道也，即賢如
子西，又何以邪？焉親其人，知辭位之爲義，而不知僭竊之爲
大不義也。知修政之爲禮，而不知營私之爲至無禮也。其始也
不難含怨之干乘，以成名，抑何廉也？其卒也不能忍鄭之一路
以賈禍，又何貪且愚也？好名之上，敗於策，巧類如是矣。然而夫
子不著其說也，彼之云者，以爲是焉，足以當其責備焉耳。然則
名之易敗也，心術之不可知也，若管仲其人者，天下固奇其才
而吾黨每深求其隱，得毋重疑其心，而名幾易墜乎？不知仲之
罪在後世，效其罪者之事，而仲之功在當時，服其功者之心，夫

陸子語錄卷十七

七

正續

八

正續

八

正續

八

正續

抵王者之服人也，使人自忘，教化神而政令簡，故被其恩者不
以爲恩，而寒暑怨咨無損於冠裳之大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
忘功過，明而賞罰心故受其怨者亦不以爲怨，而死生威立反
深於放廢之人。今即視於晉駢邑一事，至疏食沒齒而無幾微
怨，根端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不
易得也。夫雖平王，者尚有不求共白之懷，惟操之者太急，故必
怨詛於始，而歌謠於終，子產是已。純乎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
處，惟留之者無餘，故雖愧厲者固多，而匿詐者亦不少。管仲是
已。彼子西者，既無王者求仁之心，復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
及於亂，又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此節是聖人降就世情上說

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云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然此節却是泛論常人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流

用之云云吳皇意批云非無怨者不能爲此文按荆川先生性最淡潔刻苦布袍蔬食夜臥一木榻不設重席且清瘦多病其封翁楚之托王徽悅後爲之解說幾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荆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荆川惴然受之夫荆川之清與封翁之慈皆明德也德不告以仁孝中正之道而反爲邪僻無道之言狀誤荆川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如是夫然荆川之恬淡刻厲幾於無怨固爲難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卽是其不可爲處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季買豈反賢於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法

右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者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就連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也

子路問成人章

首節

一若字貫四之字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讀來何其鄭重而作家觀之以爲無有只備得成人作料耳用作料尚在下一句此四句只一若字是貫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兩箇亦可以爲是遞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

思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于路之可及而語之則大節之爲于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俟孔說下語此中便有抑折于路得意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處有激奮于路運取處見聖人用處心切

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變未定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心只在此心上勸發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羅蘭隱隱聖人取善惟恐其失之也汲汲焉接於風聞之間而推駁於彼己之際益不特三代直道之人心宜爾而異地相慕悅正持有此念可託相知者明此意可見人惡未備奇論古人只是自己早薄並薄待古人耳

周旋文子公明賈太姪反失聖人語氣三字畢宛疑詞謂夫子求詳其實非譏薄人意是也謂夫子是幸許厚意却非也聖人不信處極明却正極厚纔著一分周旋卽失天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節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口氣極輕而理極大。

輕口角說大道理若不自覺其贊歎者語語對上三不字。

其然是初問賈誼欲信而歸之詞其語極尖其聲極短時人即於此兩字中寫得夫子曰勸言止防計陰不令無事人與人樂善之意此其所失又不僅在辭氣之間而已。

其然豈其然乎不忠不愛宛曲折正忠太宛曲折發頭弄舌寫得理入不是世情滑淡便成尖酸薄乎此正是時下人心軟弱無骨病根流毒處豈得謂之善乎口氣乎須識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方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全節之眼在一以字以防重求後且不必元以防乎此則向可以防則可諫矣。

子曰齊文公謫而不正章

謫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末民。

子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然可以不然而者則其意便亂道當云自審其宜此所須於權也。內無所承上不與命則二公子皆非當國者也而分均以年。均以德則小白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當以先君之義謀國而以宗廟社稷之重感張子糾不可則以公奉小白而相義以止子糾不出於此而補之以爭則二臣者皆得罪先君得罪於宗

廟社稷者也故管仲召忽之是非當於此時論也且於子糾無

成桓義滅親之後而是非之論無所置之矣國是非隨時有

豈有無是非之時哉但是非有至精者爲難辨此非聖賢不能斷之盡耳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傳有變難則其傳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臣僕忠爲之謀人

亦例也管召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偏護之執政大臣其義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若社稷謀權其可省定策獲亡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管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即

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齊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明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章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本章自分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節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正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

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親事功安得據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意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若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篡弑之徒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之此義不明大亂之道矣

首節

管仲非仁者與蓋讀一句事理未盡然子貢却先有下文纔有此語是倒裝句法因下文而辨其非仁不是論仁而以下文少之也

非字嚴直與字寬婉下文只是非字勘斷此與字中却有許多律例比擬駁辨在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至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尊霸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穆之義也然先報都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疏妄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歷講

究問難曉然耳

梁簡與梁僖公在而惟所命歟蔡公子無宮僚之制則君臣之未定而師傳之誼自尊從公子者非委實之例則歸旅之誠已切而殺身之情可操此論不要從亡即有君臣之義使僖公之身尚在梁夷吾也鮑叔也將還以他局而更置焉朝廟之糾而官之夕屬之曰而官之仲亦不得而自主也此段子貢自云當時公子官屬不知如何然亦說得有理余謂無理傳公命仲終未嘗命臣曰僖公尚在則不得自主僖不在則當以初命爲止矣社稷無主而私門側室之黨立此於漢之公固已非矣雖說此太平話鮑叔先率小白奔齊小白亦庶子也一姓相承未有賸焉革命之變此何莫非先君之壽也當時諸侯公子例皆自爭立其原非革命之比如晉諸公子之

呂子評諸卷十七

亂豈可以苟息爲小諫而呂卻爲違節耶彼匹夫匹婦者見理之識必死而自持之信不必精故不可死而死耳可以無死耳非不可死也諫亦不至於死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視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方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由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諫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諫者於此言未微多歎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

之說感翁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云爲傳從亡與之數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密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致命文宗爲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手一匡之功白大一匡之本領自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侯章

首節

宋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爲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子問之曰節

是英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真據與俱同升事奉合字謚法作一篇駁議擅議豈聖人立言意乎

呂子評諸卷十七

論議

宣

正編

卽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天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辱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實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制可之可下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文字亦可字尤重重文字者看眼只在文字重可字者看眼不

在文字越見得聖人立說義蘊闊遠以爲矣三簡虛字神味亦無窮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蓋既無道三臣又非仁其卽謂靈明於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

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才

在此孔子儒者之說則以修身仿行爲主而人主之所懲又不在此孔子儒者之祖平生戒人主以修身仿行爲本不本便

能修德以用既止止七霸功哉衛多君子靈公何以不用君子者治國用之則益其治亂國用之未必救其亂也

只憑輕相若只好治國亂國無足用則非與君子矣本義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倘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

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

仿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卽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身仿行明矣豈可謂衛者之爲爲迂闊乎此論有書世道不小

子曰其言之不作章言過其露所以預知其敗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

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賡不作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晚成子試問公章魯之三季無異於田氏夫子之一告不特正討賊之大義且陰消其禍心也

試君人倫之大發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親近當討夫子書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末義必告也晉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季而

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問於義。犯非其所。正恐犯之中。特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而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過。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候準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兩意就得一合。方是諸子路勿欺意。

當犯時更以勿欺爲本。

勿欺也。六字一片總於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犯字情狀事術。

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即欺矣。

爾有光。蓋將以求盡吾心而吾之意氣無所加。必求諸道而不徒適於放心也。此意寫得精。人不能道。以此看萬曆至崇禎。

孟子齊魯卷十七 七 正編

問奏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上正無盡。

上達中有強勉工夫。有漸次工夫。

上達直是希聖希天無可狀息。

中道便下。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

必小人也。

達有上下。路只得一路。君來路我歸路。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尋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古亦即在此上下。若忽欲下下者。忽欲

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時。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低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與力而下者。勢難放下。多而上下。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掉挂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使泊處也。

天下中立之人。爲善。善不至爲惡。惡不至往。往介於是。

非之。則其質無此一位。不上即下。凡所謂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於下者。耳然愈巧。愈下。品類之殊。途非必若吳越之不相親也。分界只一問耳。行能之變遷。又非若水火之不相易也。此聖賢所以貴收過還善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孟子齊魯卷十七 六 正編

爲己爲人。總在隱微處分別。

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有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解取。

爲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爲人。即希世爵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其微。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遂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爲爲己。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此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兩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聖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聖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聖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席

孔子與之坐席

何爲一問。原出意外。發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並出伯玉投命致辭意外。看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子之意。中矣。

寡過不能不要從功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方

玉意中其是使者口中語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子子身思誠之學於良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自警策

耳若泛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不著痛癢矣

陳繼登曰良者一陽在上而二陰在下也言其論思不必說卦

以二陽為主二陰非思義也言其論思不必說卦

也虛而能靈也二陰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二

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隆故其德名之爲止焉夫思善爲不

以極重之力止之未之或止者也君子之道術所以自托於兼

山也言其思體也思曰是動陽動而上至極而止與外卦

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其止與畜止不同畜止

爲力制其止則安其所也要之此是曾子常稱此言以警省善

思之道已離却兼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

論語曾子曰二字下文字也名士多賣弄經學適以見其不精

於義理之學耳然不精義理其經學亦定穿鑿不濟耳看此文

講良義多不合終難實杜撰二字也

又陳氏夫思無不之也若思者思病位亦病矣無不之是思之

用之妙如何便病人不善用其無不之乃出位而病耳凡

所爲多無成者思病之也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力分則位不

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

不必論到事與力勢即多思而當然思乃虛行可以旁添力以

實効難以遍圖矣此更不通思而當何病其多思而當難多

只歸一理何害於力處行旁涉原非思之當也君子知之誠

以現在之位而域其思欲事之少而易成也欲思之少而易當

也全不爲此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

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位位正爲不知位中至善

之所在以用其思耳

人所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人所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

有思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譚妄務虛之七微成唯識之八

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人粗淺然却於理不

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祖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

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由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顯然

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與則自稱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家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

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

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料即爲出位其語

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

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有養心體非

就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正以位字

爲主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首節

不覺感德正謂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將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頭若將感德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句然見於孟子云云

聖人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就他做甚
火聖人言三者為君子之道正為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就他做甚

此句都不肯候註識所以不依註者皆為自道作識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生自己見識粗淺耳識詞正是聖言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為識而識之者也

孟子卷十七

論語

至

正編

自道之為識詞即文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過謝之詞也人不識識字之意若夫子自知其聖而學為之詞者於是改為自道其學自道其心並謂大子其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子曰不遠詐幸

適德正為不先覺而生

先覺對鋒之差便是適德

覺字與適德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所以能覺者誠明先立故也片言折獄即是此理

以語聖言之則以不遠不德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遠不德所以先覺也

君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虛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

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節適通即自私自用智之

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方所謂先覺之賢也
覺只是理明明理必由學問兩人皆可為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

食
抑亦似轉不轉一氣直下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極矣

上十二字作一句讀則名字實落是一個人

闕有先定其心而不以物勝此釋氏之學非先覺也
無我以待天下之變而我無與其間然須中有理始得
此文道理皆從明道先生定性得自然極處尚有未盡以先覺止以心為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微生欲謂孔子曰章

孟子卷十七

至

正編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節

兩句一辭一任一答辨一白明是非當然雖語氣宛轉不得用

佞矣

或曰以德報怨章

英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若氏只講以退為進道通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父母兄弟弟原與

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

聖賢只是天理初心之氣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

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走避不得纔

得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石四方上下俱圓苟接縫乃可或人之

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來的當也

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韓氏作平等親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韓氏本心聖學不天。

子曰何以報德而何以中有縱有奪止緊處武人句下作轉。

就於德而有以相報德以德報德只當下義不當爾不論勸不勸。

以直報怨節

直之理卽在怨字內看得怨字分明便非難曉者比。後世借大復仇題目爲奸人行私無上之助其弊實出於司馬遷史記遷借以抒其憤耳而流禍有不可言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子貢曰何爲其知子也節。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行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不八穩使人誦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路上達卽是硬差排箇上達例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然於下學中便要求上達便害事。吾耳目心思之所用俱平平然有章靜專一之地而真觀玄覽乃達覺吾神明中之本無可知無可能也此一轉卽入禪門去乃彼家之所謂上非聖人之上也。箇上字看不破二齊差却問上字如何不的曰他上字在無善無惡處聖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下學無以致人知上達又難使人知須兩邊說盡。此處語氣最難揣摩所謂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朱子深味其意而見非夫子自來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而後將何以自立且不論發只當下義當否耳苟義當爾焉而後將何以自立且不論發只當下義當否耳苟義當爾

而有利於國君子豈避嫌猜而不幸而多阻則將解甲而退從容廟堂之上而委蛇於羣怨此亦必無之事矣而我亦終不釋兵以自鑿至國家中分而莫定非自全之策也然孔子墮三都出藏甲而安然終名要之此章只于路身上事耳累及孔子亦太林連矣行廢皆命曉是伯安子路警伯寮若聖人謀國行大義豈委決於命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節。子曰道之將行也與節。

此將字乃月而可的的字此與孟子行或使止或尼同意將行將廢謂其進退之幾兆非指治效淺深也若以道之將行將字作非月而可的字觀則將廢句又當作何解。

子曰賢者辟世章。子曰賢者辟世章。

首節

顧子龍太之上士云云。賢者乃太公伯夷之倫。若老莊等流。裁鑒該諸黃屋之旁。盛弄王公之側。而隱現無以定其名。此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避世矣。且東方曼倩詎足當賢者。依隱玩世。與阿世希主。同一根原。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此一點心。直到聖人近際。方信得及。

子張曰昔高宗降臨

子張曰。昔高宗降臨。聖人分上。備也。年久入也。而歸於家宰。則且擬於王也。然而篡竊之事。不作。旁落之憂。不起。蓋所謂氣宰者。如殷之尹。陳周之旦。與非王之親子弟。則其腹心大臣也。此弊亦夫。且為定論。後世親子弟腹心大臣。何得不有。正不可恃耳。又國君

孟子評語卷一七

正編

正編

之不能終喪也。其說有二。臣子一也。以海內之大。而遺音樂禁。嫁娶者三年。其不便者。一後世幾事日繁。變故多有。而欲人主拱手而聽之。大臣即大臣。何以自安。而人將以議其後。其不便者。二臣子禮原不一。或制本是親親中事。楚之四海三年。德盛感人。非故事也。大臣有不自安之意。即非古大臣。孟子孟便不如是。短喪卒非人主盛德也。以我論之。臣民則依以日易月之制。以便天下。人主則不受朝賀。與大臣決事便殿。而宮中上真則行家人之禮。有大事則墨綬而出。如魯伯禽齊襄公之治戎者。庶乎得其中也。後世若魏孝文帝近之矣。果欲行禮。豈止宮中上真不受朝賀。若大事墨綬。則古之人皆然。同禮也。○三年之喪。遂平天子古之制。禮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為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

不行乎。且商之尹。陳周之旦。與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太。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稱盛。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若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若苟不仁孝好祿。雖不行諒陰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後世只於儀制上講究。而復務以福福利利。之見。如之何可以追古也。

子曰上好禮章

禮。禮也。服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勸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為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道與盡於首句

孟子評語卷一七

正編

正編

全理只在首句。說到盡處。便有本句。孟子離人別無安頓。此已之地。人與人各調於適。即君子亦无所容其修。君子本修人與人。之兩相持。不相化者。云云。君子原只修己耳。豈修人耶。他只要兩邊都沒事。便是修安。竟却不是修己。以敬道理。如其意。修即是安安。即是修人。即是己。即是人。一下打破。有何人。己有何修。安而後正。希之宗旨。乃見用儒家言。說秀丁妙法。此云云者。只做箇話頭耳。故其高也。落空。而其卑也。則人於祖且廢。安人安百姓。只在修己內。不是問效驗。修己中。步步工夫不同。工夫到盡處。功驗亦到盡處。時文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充擴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

境界再微不盡直到癡癡病用力更無他途。
只因子路看得數字體用小工夫易故夫平一答極言其大末二句乃轉出極難意。

錢伯龍

惟時由再曰如斯而已乎將窮修之所至以普之也。子路兩問意却不如此。子路之意只要求益於敬之外非欲推廣敬修之義也。此亦近來一策周旋不欲說壞之弊。

安人安百姓。在修已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即了更無大事亦不是。以上下包通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山近道而有差

及者敬之功效。時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是癡癡病。子路兩問正見他不會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再答但極其盛不離敬處。此是聖人問答之妙。若抹却問語則似聖人自己推修已之說非折引子路歸攝敬字之意矣。

呂子詳語卷十七

論語

七

記

安百姓從安人中轉出須理合。方見再問再答與下文癡病之意。金聲文處說一人之才不必即其處。此千萬人之才而通一八二

心原即其通千萬人之心。是則是也。須看所以通之具何如耳。豈敢謂隨身所值隨人得力。盡有益於天地。盡無愧於此

衷哉。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一篇兩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即萬物各得其所耳。若肯度一切而於佛却是求可求

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修已以安百姓須緊靠安人句中發明人者已之對百姓者人之

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釐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

只修已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止講得已與百

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視安百姓之已可安人之

已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已有與歟。只為修之量有足

不足故已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已以教內這裏面

地分儘闊遠在。

修已以安百姓不是鋪張開去語。乃倒指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

修已到盡處安亦到盡處。即此修已與上修已分釐已不同矣。

修已以安百姓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也。安

百姓之修已與安人之修已又有別矣。不是修已有兩樣其力

量又充拓至盡矣。

安百姓不是百姓安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付太

此是愈推愈深外而進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斟酌大無礙

不是說一修已便了故曰安百姓不曰百姓安也。

一人便是人千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盡善言天下也。

呂子詳語卷十七

論語

七

正編

居子許正編卷十八

論節義公第十五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不生焉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發微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貫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子貢章丘積力久皆聖人級格若夫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理識後皆屬陰解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出多返一貫即貫多得一了無所不貫子貢向者貫已多如今只要得此貫法

是有理病一離一識而言一貫不知貫箇甚一病也一貫不主知說而泛拈心與貫字原無別二病也

陳陰陽人爲於多學而識紛紛本有已也乃有一人獨持徑寸之具終身用之而不知其盡於是天下之多更得其少相與詰其術而思能奚矣此豈子貢初見孔子公案耶說來只是駁難低頭中拜倒六善知識耳一立於學識之先有大於學識者故能去取於其間一入於學識之中有心乎學識者故能游衍於其間譯家以如此說方是儒理不知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姓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神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貫一章一貫話頭接入此章不得成以既云一貫貫兩章有二教乎以公此見便是和尙且耐心看細註去

學亦未嘗廢識特其識必有所從焉只識其不

多貫則不遵道則不真因節節而求之勢其大勢必多衝突錯銖而積之縱能利用未識本原一貫即在節求銖積處必先有一物爲樞衡而後學焉能先得此微則不須學矣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之說不知他哉字先壞了也心融神悟可謂性與天道之微機應須隨亦不礙灑掃應對之事而灑掃可以造聖人故理一聖人不廢灑掃則理二此其學所以貫不去也

子貢以已觀夫子故夫子以身爲之兩子字固有義

竹節

子貢病在未知本不許多學而識也須知子貢有箇窠臼被夫子一時撲破

對曰然節

然非與三字是子貢頃刻轉身然字從自己露出非與從夫子轉關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頓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故然字直非字曲然字短非字長然字重非字輕然字滯非字活然字正與上文與字呼吸相關與下句也字針鋒相對

曰非也節非也兩字直抵非夫子不能下

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與端別有一件東西行得世間瓊瑤碎絮重背成外物却要識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契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顛倒錯亂

潰裂識者謂其如一而不知其不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
聖人之。即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真箇甚麼。朱子之言。真
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卽爲邪禪所陷。識入
德之賊也。須詳辨之。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簡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
也。若不會學識來。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
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兩一非也。
原不是全學識求。其多學多識。正要點鐵成金耳。
儒門聖人排一以概多。學人必由多而得一。不然子何不告
之未學而識之人。而告之多學而識之賜哉。固的然可破邪說
之妄。

公着皆字某看皆理。非另有一物也。

孟子論語卷十八

三

正

貫多識不是兩件對着。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
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
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
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辦事。亦
非靜坐得來。

謝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陳然。及看明道讀史
却又逐行看過。不勝一字。謝初不服。後來自悟。都將此事做話
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
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寶室之寶。皆孤獨矣。若問曰。一以
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徵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
而上達。自金溪孔公。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範。

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縝。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通詞以
先導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
節節顛倒。恐無此要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
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麼。談空浩論。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墜我
誰生。屬陷至今。爲梗可惡。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
乃是禪學者。夫主人之事。一坐一立。就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
則。若旁頭便講一貫。是一箇其實。又是貫箇甚麼。也。充其說。必
以爲通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壞焚燒。決不止至
於真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
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益增主
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

孟子論語卷十八

四

正

簡語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
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
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
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畢竟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
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
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盛似倚賴於人。直是
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

人都不要拈時。退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過過天子不得。此最
是學究粗論。頭緒竟得人。豈是道達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在內。事受終以後。得

人而已此所以無爲也

其如有爲何哉不必說到此正可仰遇見德耳雖無無爲而治之德則先不足以致帝而升開得人而分職矣豈待聰明以亂德哉君自用而不任人哉

豈豈易經出言人豈易得能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豈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而亦同此德而後來難前惟道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欲之玩其辭也與常武是更無他人可及意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只說聖德重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真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升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已句乃極爲無爲之狀耳

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答字又云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已正無爲之主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雲輕疑人而與不得語夢也

恭已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

恭已句只是繳足上句於無恭擬中作草擬總要見其無爲之至耳不是題之結穴處

恭已正南面五字止作一答字有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陽虛林謂恭已即無爲又下子謂恭已所以無爲皆將恭已二字裏有做精微天既爲精微豈人所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俯

兩其子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處立此本純熟工夫時文雖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諸君爲矣

兩其子指忠信篤敬兩見子指其存正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功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存正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與孤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未忘其初耳耳不必就到大根惡耳尋常游移不誠實人便行不去參前俯後乃誠之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呂子六講卷下人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則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而發欲其語默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但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已却不可謂已取人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當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先有議論仰子貢悅不若已亦是困夫子之言而註及非子貢意中所有

四書中之有引喻猶詩中之有比興也正言之不足故旁通以足之人多以一二語輕點則詩中比興皆賦可也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驥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半龍半宙之樂則自

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爲仁之善故夫子以此樂之事在賢

兩之子極著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仁者先其之具耳正不須此二句說向內去從此體貼至爲

仁者有層次在漢言此二句始可以深言仁也自記其然

又須知求深固非與淺亦不是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

友仁固是先賢之具然嚴切切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

其本故中友與爲仁爲仁字有射大無內外也

無地不求嚴切切之益只此嚴切切之心便是爲仁處

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件事也只要先認

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

事賢不是教人近賢時文有謂富其家者於國已足動人畏敬之

思其勢利語如此則凡大夫皆宜事之

兩之字其重大夫不徒以其分尊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

龍絡傳授衣鉢私利還嘆却後生多少材質不徒以其名

高近世奔逐聯誼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亦徒誘

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彀非求友也

矣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

所必至未有不好不賢不仁以爲事友者也弟自己所以去事友

緣因或以各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曰親賢大夫近仁士

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况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

爲子貢問爲仁所求者爲已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

之世故也若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照此心爲何而

發只是向裏向外爲已爲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爲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

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處要之

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孔子論語卷十

文子云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獎其餘非止夏時

殷賂周覽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

也

清心公選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此所謂本天者也聖人大用以天自處進退百王既非遵王法古諸凡俗眼界所見却又精詳謹嚴未嘗謂損益由我目無古今得此意便高人數等

凡自古不可復者只是見識卑手段小耳

子曰行夏之時節

春上正月則夏時節用月畢竟不確當宋子斷以建子稱春天子正是爲他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春秋傳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處漢矣

樂則韶舞節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取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歌舞韶簡之至

豈專美舞耶

放鄭聲節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恨古來未有不相爲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備舉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縱說上四句如商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傳勿壞之意莫草草濶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與重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足不能慮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禍位者與章

禍位之誅甚嚴其者與語氣甚婉重下判決便少意味

語意重在知字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後爲仲者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

魯隱公春秋之正所謂賢者雖一念之微一事之殊亦不難

被以惡名就事論事理實如此非苛也後人要回過却是私心

考當年柳下惠出處未始終其身道邈阮窮商管舉於朝

三仕爲士師矣特未與立耳此又不行其道士師即遺

佚阮窮也以此觀文仲非特不知亦直不仁非特不仁於其

家抑亦不忠於其國四語又太重太斷然足令平生非論一

事却苛矣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視如權衡

尺度絲毫不可走趨是以爲聖人必無苛於君子寬於小人之

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

道矣今要回護文仲及疑聖人說話有蹊蹺此病正自不小

仲禍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

生也近代議宋儒議論賢幾無完人以此爲罪則正希之疑

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爲聖賢人固未有不熟於人情世故者然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方見聖賢大公之實理與唾面而自乾之論不同

是薄責非不責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

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肯待

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若作兩性亦偏蔽之論也今人

纔見以禮法律人勸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

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得其身所以爲此側角後之說聖人何嘗不熟世故何嘗太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

子曰不日如之何章

當下兩箇如之何便與一箇如之何意別至吾末如之何又與上兩箇相刺應須得聖人語妙如之何者字是指人不同語助

子曰琴房終日章

須知琴房各有當爲琴房亦必有同理會事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孟子評語卷十八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穩定制字上說義字方不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義爲主而體孫信以全之義體孫相因信又是貫徹始終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未事前早有學問在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默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二字不同時人只將君子活套語前後各綴二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簡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顧家勢即便將此字抹煞所以廢所不爲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君子了更從何把捉耶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要君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味爲質兩字方見首句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畫斷斷出下三句者便非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說慮其徑直無從容員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爲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思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係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皆爲虛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

象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爲四句總成一事實爲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

孟子評語卷十八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字曰文本無然義以方外含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爲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

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爲是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即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爲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通意

以上句爲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然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一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奮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

基

禮行孫出信成三句實義俱兼內外言

孫字即在禮行處

孫出須得精王半山無亦爲凡几氣度可知全不會學在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遠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己若誤說入世

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矣

信貫始終義禮孫來

信只在義之誠實上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則中庸所謂誠者物

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今日成義義成則

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吳蘭英君子自立有本見其始遂可命其卒云云節夫子謂信

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

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真上兩

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可命其卒

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侯則併在義以爲實一句中了却矣又

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解乃行仁義也此義外義內之

分而安勉之殊也

有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

以退逼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

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精意甚深亦生

誤解朱子非是孫以出後方信以成二句耳由仁義行與行仁

義乃安勉之別今日義外義內之分行仁義便是義外則尤落

邪說矣

四者君子原一滾出來不是精義又支去與禮孫信

物以從之天與我是非之心質已有其自然然精義之行交於

舉成敗之後制於物情君子固不容不爲其後者計也謂是非

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

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誦誠此天之一

者也若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禮孫信君子所以行出

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語有

病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微子他云云節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衆庸人

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舞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

笑罵且由他吾未如之何矣讀者試自問所見如何則不待

世而無不稱可自信也

孟子章句

與草木同腐而體幽靈發史氏成至自失其姓名與幽

厲並傳而更世易年子孫或至嫌爲其後裔

字發義生情有令人凜冽意有令人悽愴意畢覺愴意多

列意少固是凡情親聖義疎只奈何不下一箇名字竭力掀翻

不覺轉身又墮他圈橫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

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極也但說求己便

有如何求之功夫說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

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求諸己只求處便成君子

事果外至君子尤必反而審召致之屬所以無求人之

理。君子之意較然正藉此多處多與之心以自增其愧。誠即聖賢心法。概這些字耳。

而使之然。意求過高。即墮入邪學。去師象山所謂善亦能害心也。已之爲我有而爲我累亦大矣。非累於已。累於求也。如是則求諸已。亦須仔細中又有小人之已矣。凡道理只平鋪看放致安穩。切實便是真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纔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作何差路去也。此題只說君子於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爲人而已。今將已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原只是應空字義。今說求已。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已字是君子根本。今云爲我有爲我累。是又說壞了已字也。其意不過求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皆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即君子二字。人品事理變相百出。

矜。爭。黨。原從君子二字真僞生來。

矜。黨。爭。黨。相近實相反。

而字一轉。正辨於矜之真僞。

不爭。黨。只完得矜字。

爭。黨。原只是矜。黨之略通耳。爭。黨。即跟着矜。黨便來。

莫道事迹略過也是心術微差。

矜。黨。爭。黨。差之。差乎此。差越之。異亦在此。蓋以所迹言之。則矜。黨。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黨。還是一團天。

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韻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苦而來。

不能無過也。惟其不足於內。遂鑄托於風裁。惟慢焉鮮主之。人多矣。猶大聲道云云。此輩題目可破。聲譽可聽。口角可長。而孔可厭。心術可深。其有不足深者。嗚呼。人品至後世愈難。言矣。將僞君子行狀寫透。其君子傳贊自得而不一字。更不用若力分別。此種面目。肺腸只須在世上活。墮生風。更不必向死人口中尋取。地獄變相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此說致朝野紛紛。皆因國運所關。自是爭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勝是非。其目爲勝負。然顧閣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人而收壞。日甚。其淵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於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不廢亦不是必用。

天下有心識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天下有任拙而讓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併廢其言乎。小人以智略舉。亦有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讓工。安

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非角質其利
旨以明示之體不以亦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其國君子於此
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即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
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舉有各種人物如何側併做一箇人
一串事得生樹樹上生却放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
著粉耳

時文家但說得作用須知君子知人即言不以處自有學問本領
不則雖就人求人就言求言獨不兩者皆誤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為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為
人情世故多礙向聖門求開通法也今文輒云開世多遠應物
咸宜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

子貢問曰

章

章

所問之行一語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置拆身字或與天下

一世作開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開說恕字二誤也做恕字毫無
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
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誤也已所云可以解恕
字今輒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誤
也

子貢非先有人已欲施而問行只行此一言耳

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
問學未會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
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定先
提行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

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見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

充不盡直至舜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合

時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

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

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責極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

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問為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為聖學

者即禪學也附此止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斯民也節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固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

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語

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即此細故而

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但須領會有味耳今將二者張

橫做世道大關鍵於理既傳會不確而聖人言外之意反粘滯

失神矣史闕文猶可張大說有馬借人不過里問問集必翻布

及卿士大夫聘交復贈不更費周折耶須知聖賢講道聖不在

事件上分大小即文章體段亦不定說天下國未便大而細微

近事便小也

陳子龍又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竟舞爲虐焚村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國不必如此此禍却易見今且同是竟而非然其禍同於洪水猛獸爲可憂耳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說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譏傲警權獨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吝自己者此所謂懷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白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天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具然必望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問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即在有覺之中他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

能字根苗即在字中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獨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而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發哉弘便是發明恢廓之意

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覺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章句收大造浩遠自有人而形氣智識遂入而亂之因以爲必屏絕夫人而後可幾乎道也語嘗謂楊無君是無父種學而欲無人於斯自合氣周於變矣車淵化亦達於蠕蠕鳴躍猶是道周之而得實萬物自萬物也道達之而得窮一物止一物也人於其間能爲俯仰指畫之方見人字不小其端平等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入爲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於其中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爲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爲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子曰過而不改章

聖人廣遷善之門故過而不改而後予以過之云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真過實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不可墮落此義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直是聖賢才力過人故其誤處亦不在尋常間此處闢闕非絕頂聰明人不能不辛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爲終身不過之弊今人都被此苦遂終無出頭日子也

古人之學非故迂其途也誠書於得失之故而知其途之不得不出於此耳。便是天縱聖人也須從這裏過。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傑吾謂果是豪傑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傑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唯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其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誣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題中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道理。其意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

呂氏語錄卷十八

不謀食正是謀道之精嚴處。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

謀道不謀食兩項相足雖不至是。其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不欲日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有君子只有簡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珍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足。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此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一下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諸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社又同夢語矣。

要謀相關君子正有實做工夫處在。

聖賢處儒者觀人恒視其食之去就以驗其道之淺深。有後世人物大約不出此。

子曰知及之章

有前節便有後節後面工夫只完得前面疎略不得。

重仁守是朱子指出體要。

不莊以道之二節

莊肅肅動雖似末節小就然足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盡頭處正自不羈人於此說得淺忽足粗看仁守爲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三者不可平排看請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肅便是已知

及仁守之莊肅。遂節要包上文通下。將莊肅平排看只是外邊末節從知及仁守統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允得如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竟以內外平分也。

世之云云病只坐粗其所以粗者將禮有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物本是外面粗處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濟世耳不知知及仁守莊肅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於亂匪拒之云也。

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節只說觀人之法不關自己志業若云人常知此務爲其大則

別出餘意耳。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矣。特所以不可不處原在君上耳。

不可須說得分明。是爲觀人言。不爲君子言。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可大受亦只在授之者身上講。

即有小知不得施加大受。不可不是君子不受。

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如乘田委吏。何嘗不

分一職之用。但不可以此知孔子。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賤務

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爲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凡此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

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就非本義也。

君子大受原不在時遇上。

大受二字。弱者牽人英雄隊裏弱者止就禍貴場中作令大語徒

流弊一。副相而服孔一片庸滿心肝其直向弊術原頭討取箇

大受下落竟不放三代下人物在心服間方見本領。

觀人者胸中須先具得君子審議氣象方見得君子。可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

不可不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卻說世無隆功由至人之量不盡。宋之不迫於三代不能知

程朱之不見用。實足爲三代後千年恨事。

聖賢失職乾坤之不幸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逼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

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此是就利益上看到下文

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處而仁更無害患又向利益急切外

加一義故首二句與下文自分界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章。

此章別章句例不同無諂而不只反對諂諂尚近君子邊事非小

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實體教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時

呂氏語錄卷十八

泛說箇正耳。

朱子以忠孝節義之美而使人讓之爲忿爲強者皆諒之屬也

可知有多少不恰好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敬字是心却貼定事上說。

事食分明兩件而字一轉止復鄭重。

王紀伯文情川於公公在而私附焉。食亦公也心係於此乃私

耳原語讀此文方知因事附食而輩亦有誤人處。天秩天祿

皆是天理上事因事附食附食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意辭

眾聖人不計則齋服亦非合義也。如後世事君其初應敬時原

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掠其

中而後辦如何事君便解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簡後字後字是不要可知故此題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處而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議後食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刺語

後世若原只有一食耳方其小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即有二勤儉乃亦止是善保祿值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即今讀文者自己先搜剔此心欲文又何爲苟本心未喪自不屑爲醜惡之文其上者或更有不屑者矣

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矣其字分明他作指君指臣皆非也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養爲事則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養爲事則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養爲事則人臣所最難養者中心之謹慎耳

而疑民農主之才俱無所施矣大言僞行以權術作用爲事者皆大不道大不敬也人臣事君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食之類也推廣言之正不其問然究其實仍爲食而已

子曰有教無類章有類定是曲說邪教即不然亦止是迂拘訓詁類者即流品種類之謂無類正使之一於善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

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信有許多隔壁開文排場鬼話並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

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辭以稱言此辭之所由起也辭以言心此辭之所由美也辭當居理字說能達其理斯爲美若止爲心不可明以辭形之則仍是所由起

今天下之辭辭者衆矣帝王之謨而或假以儒臣之詞組不免口至而實不至漢高入關三章勝後來召公多矣矣訓詁之五而或輕人生徒之斬錄又乃疑真而復疑僞程子語錄六某在何須此又若快傳必須自做正謂此也諫諍之章字款本朝則頗無易故服膺之心問進之爲情好未暢則支浮終有猜嫌之意國體微與之持事蘇子瞻之尺牘惟其是也

好畫者之不欲爲簡抑亦好畫者之不能爲簡也至此三蘇未免氣鬱已甚者之求爲可觀抑亦已甚者之爲可厭也此荷揚之不如孟醇也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者於此箇人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達之本領原難所達者何今人但達辭耳言之不文行之不達聖人非欲自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說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見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

同然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今天下之立言者若知之矣非有所不得已於中而

其私智將以求勝於古之聖人也非有所不得已於世而隨其
爽言將以求悅於今之愚人也是以道學分裂六經乖離而天
下之說日以扞格而不通云云。古人只此二種非有所不得
已句尤好。可見達者達簡其廢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
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原永叔子固
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
達是達術其所以能達不能達文爲箇其如此然後見達之妙
余嘗不自揣欲取秦漢至今日文字編爲一書分爲四部其大
月已被陶菴先生發凡矣。

後世講學吾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師見章

於愛之見中有聖人大用道理只是平常

呂子評語卷十八

論語

七

正

即不會夫子師自有相但不知其爲道耳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

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窮於聖人裁成

輔相充極細微推達竭原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發

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墨爾兩家門下

而不知矣

後進爲文只巴攬大話爲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攬舉也

要弄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

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不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首節

及階及席一及字中有滿堂行事在

其在斯二句中見賓友之揖讓見位次之尊卑見指示之語氣見
辭聽之情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

論語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節

今夫顓臾今字對上昔字昔字意中有魯在今字意中有費在昔

字意中有先王在今字意中有季氏在此皆是鍼鋒相對處

今不取今字有形勢有時候有機會以形勢論今日適可取以時

候論今日尚可取以機會論今日正可取

子孫憂都在今字中埋伏不在不取中商量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節

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

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

呂子評語卷十九

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冉求勘語實季氏

又分一案矣

君子疾夫十三字只作一滾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節

冉有只見有家夫子提出一國字劍鋒甚利且與家字並說又正

見安上所以全下之意

此節大意直對今夫顓臾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者非自此至末

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句結出邦分崩離析正不

均和安之患也四思字乃憂字鍼線須知中兩可不過引來起

末三句以見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顓臾之不必憂不重以末三

句釋上兩句也

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此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末

節直言憂之所在作結要害只在四思字三無字著眼

上二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季孫憂在

蕭牆不在顓臾正為其所憂乃所以取傾耳側重無傾句方得

蓋字一轉申明之意

蓋字承患不患兩路下來人每只見得一邊耳只為均安貧寡支

配不同和與無傾添插不穩都於此枉費手脚只發明所以患

所以不思之故領會蓋字神理何等明切

大如是故遠人不服節

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顓臾說若然

邊外却是後世事勢

如謂文德不仍貼均安和却是

若未得上節道理也無處講文德

呂子評語卷十九

文子子思信不立則鄉社之禮不能以致刑措仁義不施則韶虞

之樂不能以降天神自有壯國勢維人心者非空言禮樂以修

文德也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勦干戈而言謂即有不勝亦止

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

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楊側不容人奸睡便不是王者心術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愚見甚不以為然其病起於誤解總

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

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

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

出之聲樂征伐與白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順

道爲邪正盛衰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
生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
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
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
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生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生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生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生治一亂然有天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爲不刊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

內者其亂陰權在外者奉主爲名故以晉文之雄不敢逆王
以失諸侯而權在內者則以一權豈要俸縻之以毒天下而
餘厥久遠起而亡之矣不能以三世也秦以後未有不偏于
重者也唐之藩鎮非外重乎外重也而權豈要俸縻之名也日月
量于外其賊在于內此論極見其大非經生陳識

首節 有道自當從根本說來若只得氣數上事則漢唐宋之盛與三代無別矣

無道只說諸侯下而大夫陪臣都包在裏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併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是諸侯之罪則可知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政之責矣吳氏謂下章戒編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首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衰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氏謂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諸終之以庶人不議然有陳氏諸侯大夫之管窺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箝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蓋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特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據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欲取三益先須知人

朋友之道亦未易以言也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

明善之先已當取友也

世上原未嘗無人都被流俗交游誤論致壞

益者三損損益益矣愈便益損矣愈便損此處須透

孔子曰益者三友

樂有見識行事不止心樂

兩者之樂如冰炭須互看

益者之三樂原自內出不是向外強合

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

此三件以制吾樂此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

禮樂人善贊友一府節道多一府三樂字一府各有意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通章重知天命知字是畏字根直天命是大人聖言主廟

首節

畏天命便有知字在知天則自然敬畏

須是畏天命人但說畏天耳

大人兼德位說

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畏長也

畏字有實工夫

小人不知天命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程子發明主敬之學曰天理二字自家體

出來蘇子瞻要打破程子敬字正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看讀書居業二錄以後講學者便無了敬畏意思不免犯此節條

欲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者字順順

上大名目亦只在氣質上就坐定氣質上論纔分明學固二種有

工夫有究竟第三段與下文原是一等中分成段故又與上兩

段不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攬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

然悟徹直到臨時方件件思慮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漸透

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

事也

事物未接時正要件件思慮即所謂凡事豫則立也至當下應付

時又要逐件思慮方能算過

九件須熟存子未事之先而諒察于臨時之始不是于九者中修

籠袖漏作斷港絕流生計也

九思合前後際貫徹始終

此思慮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幾不單是臨崖勒馬

九思若平昔不熟臨時亦來不及用不著若當幾不提醒加謹則

向來工夫亦落空茫不見有得力處兩者交養並進是用九思

功候要訣

此九者君子平日無時不以此為思便義理純熟則臨幾自然中

道然臨幾時又須以此省察兩者工夫關一不得看程子九思

各專其一此意自分明或曰臨量勸馬恐迫促不及現生驕驕
覓驕刺肉作瘡之病曰此正近世良知家說誤之說聖學定有
此兩節工夫未事是統體工夫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
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慎獨之審幾行察也平時涵養純熟臨
幾又省察精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宜
捷簡易必欲併而為一反以此為支離兩截不知境候固有兩
節工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別換一樣心思則
原自簡易直覺未嘗支離兩截也

明聽耳

九思之功大在木事之前若平日工夫未純熟也須臨視聽時思
在視聽未交物當體令明聰本然之理及視聽方交又當精察其
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孟子評語卷十九

七

正統

陳龍溪夫言與事將有以用之也云云華常語默聞便是
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思敬只在當下豈為將有所用哉言
止說做者述事止說做功業越張大越隱仄矣

上六件思是順用下三件思是逆用

九者大第便覺察以視聽色貌言就自身說事雖忿得就事上說
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件是內
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此題括身字亦非要義若說九者皆身所為則一部論語那一句
離身說來有做上六句通用身子和順者自以為巧乎問事思
敬如何說曰事必由身做身笑曰疑忿見得又是他人做夢耶
或曰其說有所本子曰何所本有之必是不通講章耳
除參差為惡之人未嘗有思則君子宜有忠恕惡人正自有

惡思無思安能作惡但思不循理而備伏斯為惡耳
附此章文

君子善思之用各授之以則也夫君子之思固無所不致其慎也
而操之則有要矣故詳列九思以為慎思之法夫處一身之
至處而運一身之至實蓋莫尊於思矣而洪範直衷之於五事
之列而且繫其後此何說也未能善用其思則事之中無思
事之中無思則事之外有思矣故衷其列也能善用其思
則事之始有思事之始有思則事之成一思矣故繫其
後也通之為靡作之為聖慎之惟君子乃有謂天下之思多而
君子之思少者非也應感之變無方而遇於前者至一坐馳焉
而旁落者出矣惟君子於至一之外無所增焉故少也抑有謂
天下之思少而君子之思多者亦非也日用之迹甚近而盡其

孟子評語卷十九

八

正統

最者至精者應焉而簡佚者眾矣惟君子於至精之內無不足
焉故多也然則君子何時何事而不慎吾思也哉而要其大端
則有九者其一在視視之體本明也心亡則不能辨物而亂色
蔽之明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惟明其一在聽聽之體本聰
也心蔽則不能審言而好辭華之應失矣君子思去其所蔽則
惟聰由是著於容而有色色根於心者也思過剛過柔非色之
德也必於溫由是微於躬而有貌貌從乎心者也思近溺近真
非貌之德也必於恭及乎聲相感而言出焉有聲以心者即有
不及聲以心者然而皆心之聲也於其所發思所存焉得而不
忠及乎動相接而事彰焉有動以心者即有不及動以心者然
兩皆心之動也於其所行思所守焉得而不敬凡此皆以順用
吾思者也而又有以逆用吾思者如疑首心之故也恥於問則

死終不耦而非思則則所疑先未盡出矣。念者心之屬也。及於
義則念終不慊而非思則則所念卒未盡矣。至于見得无心
之自由而為緣者也。其流底於訟師者。其源雖於取念思合於
義而後無苟得之思也。設若此者。固非提獲於隱幾也。一物之
交思之各得其理。然涵泳於平昔者不深。則理中之曲折。皆
思所未經。隱歷之處。及乎臨幾思難欲入而圖功。已不識其從
人之方矣。以九者合治乎其先。則理於虛無物而已。備萬物
之用。故知周常變而不窮。於以知靜存之所。提在具流為絕慮
之源者。君子正於此。察致知之學也。又非力持於當境也。務
之未思之必分其介。然省察於端倪者不豫。則介內之危微。皆
吾思所最易忽略之區。及乎當境思難欲留而寧。已不復有
少留之暇矣。以九者分治乎其著。則介斷於隱細。務而各極成

呂子語錄卷十九

九

正

務之全。故神明肆應而不亂。於以悟動見之所岐。在曲學為朋
從之擾者。君子正於此。嚴謹獨之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兩見字補出。其知方見兩如字直透無疑之妙。所謂誠生於明也。
此等處人却略過。

隱居以求其志節

陳子龍曰。生民之憂本。息帝王之業未興。以為諸賢人君子可以
嚴氣正性。危言危行。以救之。吾不敢信也。云云。以說民憂未
息。王業未興。看此節便粗淺。而偏若論有救于世事。即上節亦
不無補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有孟子廣土眾民章
其親自兄伊尹處。試以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便終不竭。

其志豈有數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覺大行窮居
並無加損。此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硬將必
須用世意牽入。夫子所懷已非通音本義。及所言用世品格作
用。又都是漢唐下英氣風致。與聖人所思風馬牛也。

求志中不併達道看。則體用不全。志字易錯。人二氏去達道中不
歸本求志。則本領不足。道字易錯。人功利難辨。去看出互根之
理。每處身分更自高深。

以任之三代以上。義與天道相權。三代而下。義與人倫相守。
義只是此義。即君臣也。無古今之分。有必行之義。矣完必行
之義。即完可達之道。伊尹之所以幡然也。有必不可行之
義。矣守不可行之義。無傷可達之進。孔孟程朱之所以終窮
也。

呂子語錄卷十九

論

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猶云出仕耳。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
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卻
只為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
後世仕宦。先從行義便差起。

三代後君臣合下起念。便不是君臣之義。

後世仕宦。只講好官多錢耳。亦開有功業。却不是道。

齊景公有馬十駟章

首節

此章大意。為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為論夷齊之節
則齊景之擬非其倫矣。綆於首陽。只對有馬十駟言。極言其貧
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為有十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為饑
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

出讓國死義然此俄字却不爲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云俄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凡書各章有本義故其下經輕重各有故不可一槩總說到盡類如此

因俄字下無死字遂於幻忽之想是史家隱過傳法以不知所終爲結果猶倖之必云尸解佛之空棺復版以見詫異爲文戲也遂有謂聖人必不死節死難者此論極害道矣生死窮通一也聖人神於不死易不神於不窮聖人可以俄應何不可以死應乎此不可與說夢也

金鑑曰到于今稱之吾知夷齊生之日死之日必無有稱之者矣必不然之理因曰民稱之吾知雖賢人雖學士大夫于今亦未必有大稱之者矣設壞了周家數百年間名卿賢大夫

呂子評語卷十九

上

行文文山黃冠歸鄉與方遜志叩頭乞哀之讀史策未能改正

而神野頗多表自其論求爲不自然要之此皆後世語猶小人之過漢唐即未必然況周賢乎

即使當日即稱夷齊依文章義之儒者盡稱夷齊又何以見夷齊之異也哉夷齊豈以無稱爲異哉文絕雄快然其論却太乖角皆因不曾見得聖人心中事不奈一肚皮後世機權作用何此處信聖人不過便爲得聖人盡成私心惡業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章

首節

陳亢以愛厚其子爲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得異聞極詭秘反說得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意極寬暢而詞無支離一派騷狀從真誠

中來若今人于已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飾詭譎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恥也

對曰未也三節

對曰未也又接答獨立云云于無異中追求異處于可異中允尋不出異處語脈宛然

于無異中強尋出異來却仍是無異是伯魚不欺于禽語亦是開示于禽語但貨前所聞多將伯魚看成呆漢矣

陳亢退而喜節

要其意處全在還其子一件詩禮不過是陪數耳說三其實說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九終
呂子評語卷十九

世變君子與小人有不相立之勢而小人常附君子以爲重

佛氏以先儒爲御蓋異學誣朱子爲合一皆此術也

謂孔子曰來節

兩目不可一日諸君將仕聖人應接之妙恰好只該如此

是解若不解似許實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香微中見光明正大不

惡而嚴之妙

子曰性相近也章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

此章論性習是從人切近易明處言之蓋與孟子性善之說相

某也

自其性而言之有氣質不齊之等而未接乎事物無窮

之變論只在此處立說方是此章言性

韓子三品之說在此處講便是

剛柔之惡亦是仁義偏勝耳

遠近二字原從品類不齊處生出故曰相近相遠所以不齊者氣

質故也若不論氣質則非遠近之可言矣程張朱子發明氣質

之性正從此得之後人但依稱炎和耳

氣質之說始於武程發明於朱子於此章遠近之義自嚴以之看

處書易諸易傳中庸孟子不齊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

惑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分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求書二也却是兩處說理方明備

耳主張異端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

是性陽明能親聽言動底便是性之說大槩以無善無惡爲本

體先已履非孟子矣况程朱乎最狂悖者如盧格許謫然薛之

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齊即其言論

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形何以有不齊氣

質故也格之言曰孟子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相近理之盈虧

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

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畏最忌者只一理字耳如盜之喻主如

諸侯之去書已理字不減則觸處皆礙故其所主者離理之氣

也不心之學也聖學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邪正

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

書意本指近遠之故重性不重習習業惡故曰相遠習習於善

則反於天地之性矣又豈止相近而已絕人習善是言外意

習字正從形氣上生

人與人相習于不得已之中而性善之理達焉云云性

反從習見習又出不得已已是異端見識總一箇性字道理不

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爲支離并義理兩字

亦多却畢竟無善無惡爲本體極其至也重性字亦強立之名

依文生解動成魔障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無善無惡矣如此有性字

尚多在相近之云不更支離乎○習于善則善習固有好奇者然

相遠之云實爲習于惡者而言蓋習于善之習原與性一不必

言遠近惟習惡者遠于善耳孔子之言欲其終相近耶欲其終

相遠耶既曰相則習善習惡皆習習能復性只說得一半豈得

混算習字。無習惡之習亦可復性則然。又如家必強辨曰習亦是無善無惡的則吾不知之矣。

習可移性而習之功大矣。如何專說功。天下之事皆不可以待自然。其用自然者。獨禽獸耳。人則必有已事。焉不聽天地也。禽獸亦有習相遠處。習性之所為。終有所止。人功所益其益無方。習性固無止。人止之耳。詩書師友扶之以多物。將身不得以堅其質矣。久之以日月將人不得以據吾故矣。

然則習又害性何功之有。不知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習非於術學問也。故有罪亦可有功。若專以教術學問而謂其功大則當云性相近習相一矣。豈得云遠哉。及至說來又似有習而性失其故者。然則其以教術學問為習者。乃正深惡教術學問而終以無善無惡為本體耳。大較物之有性亦從習來。

呂子語卷二十

論性

三

天地之氣習人父母之氣習了。方始見氣已在漸中。物孰為獨化者哉。習可歎聖人。人道理為此小辨。小說狗心鬼心。破壞其說。非人自習壞也。乃天地父母生成如此習耳。昔李卓吾講學龍湖有以子段父見告者。卓吾大憂。贊其子曰。此子開千古未聞之。今如此講習。隨他打命罵娘。盜嫂亂倫。做賊還兒。都是天地父母生成與人何干。不意大力與卓吾同。道雖直是胡說。害道不淺。東鄉痛罵亦惡。後學不淺。非文人相輕之謂也。

又論方其未習。皆性之所無。及其習之。皆性之所。習善豈性之所無。習惡亦有病。病總坐不信程張朱子之說。不肯去窮究其義於所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非氣質之性。都不曾分明。焉得不胡亂為文字。

又論小習存其身。詩書禮樂多其教以輔德。德行大習存天下。化教勸率。廣其端以利導生民。此教也。非習也。若論大小則天下亦不大。一身亦不小。○習非教之謂也。天有運氣。地有方。萬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于惡則惡。而至其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于相近也。今以詩書禮樂化教勸率為習。然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

子之武城章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節。

游疑夫子笑其迂闊。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耶。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無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呂子語卷二十

論性

四

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為儒紳士大夫。皆是不必專邑宰。亦不必坐定。現在有位不熱。竟于是游自命矣。

君子以位言。趙越之指教中之君子。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於理說不去。故註此八字。非指現在之位而言。蓋一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使也。

君子之位不一。等小人性習亦不一。等皆不可不學道。

兩句須意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字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刀在夫子當時之理。

在分處在于辨此時引據意在併處若但求疏君子學道如何

愛人小人學道如何易使失其意矣

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絃歌之

聲禮樂之教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

禮樂是此道字註脚

禮樂是道之大者因絃歌而發故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微

微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間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

說禮樂貼映絃歌不解從禮樂融貫道字不但文字淺陋并

誤

學道二字空說者入虛玄而無把握映絃歌者又失之拘細豈

道只有樂律哉其所以不肯帖禮樂諱者心目中原看得禮樂

膚淺耳可知不能體法亦是不學道小人矣

孟子書卷二十一

道該精粗內外愛人該體用

君子之學得其大者故愛人亦大

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傳耳

凡謂三代不可復仰是不仁其不仁也由于不知道

後世治術總是上與下爭點耳

如信夫子所自言即假言爲問諸夫子而其信夫子于往昔之

言也終不如其信夫子于現在則今日半刀之說尚未有以

也疏明衆人不得不解白前言之戲之故確然放過不得

前言戲之句庸服看之止是找足上句白話耳不知上句是即

學道之說此句却消除半刀句湊湊各有指歸

公山弗擾以費辟章

子曰大名我者節

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開不界

結果下場也其乎口氣是夾雜不足疑難朱子云此與吳其爲

沼乎語氣相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五者所以存心之道心存理得則仁矣

孟子書卷二十一

心存理得凡從事于仁者皆然不獨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

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六

論仁

仁者何即吾心之行者是已

仁理也行者心也如舉之

載物舉存物得仁則無迫不在只心不存耳

論仁爲最初之

慈原無五者之名不知五者仁之行焉者也

此心此理原只

是一

論仁爲內足之良亦不必求詳于天下之故不知天下

亦仁之行焉者也

講到心存理得更無精粗外內之別要知

非是失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爲心存兩字極難說

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

子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非即指五者爲仁也說于天下

只是言處處行非以獨及天下爲仁也且不行五者于天下

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助助助事

用意也須細心體出若徒作心存理得者猶顛倒耳

五者只是存心之目雖皆出于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不可指之為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於天下註謂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俗解強分五者為內天下為外更屬粗疎五者就于張所不足而言所謂為仁矣亦自有分寸如告樊遲司馬牛皆從端倪指其極地與全體須有別

時文胡處提在百句便錯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為仁矣方是理得時又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于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吟嘆

孟子其事專索之動而不及于靜心存處正主靜又參

孟子語卷二十一

乃與物相及靜則相離也亂道若靜相離則動亦不及

求天理之消長進退必有以自達乎物而外來之夷險通塞亦不能無傷其中

居也然得是說而慢焉登若恭與仁不可以濶略守也然得是說而縛焉登若寬與云云

得五者低故如此說者若字皆是從奈何下轉不知聖人語却徹上徹下

失天下而即可以出入乎天下而且可以操縱乎天下我未嘗應也且如其說亦純是機權作用矣

又今之張之學亦非無志天下者謂天下二字便錯

字則原以狹隘五者為高但為子張說法耳及一一執而求之而疎漏之意不過由元氣之淺薄總非是聖學只說得偏性精魄耳此處須明辨于子以為句句見血便為渠所瞞矣

仁者雖微其輝光將與天下相忘于不相守之地而有五者在固不思無天下也有能行五者在亦不患有天下也

莫贊其高不但天下二字誤其言有無即異端之陋也乃知仁不必談光景參倚亦有流弊公言却正落光景吾儒參倚指忠信為敬焉有流弊性命之不通血脈可通道德之可假將神不假焉精神血脈便不是其所視仁字則佛性也天下則恒河沙塵界也能行則普度功德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而于子以為如五穀之必可以療藥石之必可以治病甚矣知言之難也

孟子語卷二十一

五者只有數目未說名義子張便不得不問子張意中只有一仁問夫子說有五者不知仁外又有五者抑五者之即仁子張又不得不問

能行中有積累圓滿之功未五句纔見能行蓋頭上大到此自有此應為仁須于此試驗火候真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觀辟人莫不是錯張于天下局面也

又金文欲任天下先為天下任功及天下必自我有功云云

皆如此世人乃以俊秀才請代之耳信之人任彼之有功亦隨地可驗自天子至庶人日用飲食至平成天地皆然不必說到任天下功天下也文有講機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

爲玄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于道理之切不切爲分若此文之粗乃真粗正原評所謂縱說得大漢話終不脫酸秀才氣者也千千之云徒見其酸耳。

子曰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矣乎章

好仁不好學節

除禁者爲其格若仁之行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擇廢之害人好回之傷化者相與保而蔽焉其意本以仁物不知適以殘之近世此害顯其筆可一路哭以徇一家笑人且美其愛民不知其罪浮于食幣也要之其意亦本非仁物只圖自己順利耳愛身者爲其先吾仁之本也不好學者昧此於是疏遠之無顧頂踵之無復者相與捐而殉焉其意本以仁身不知適以喪之不知春秋大義有死節而悖天者矣不好學以明其則則昔人所爲安全中正之理將甚其事而行之古人何以安寧而我何以煩苦也愚亦甚矣愚在理上斷不在利上上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論詩可以興以下不得粘連學字似也然雖指詩之益人如此不學如何見得所謂不得粘連者爲題目截去首句則下文須見手法耳非謂詩可以興七句道理中普學字不得也

學詩有涯務熟奪之妙不是以事合經死死印板

詩可以興四節

與觀羣絕是人心可以足詩之理兩層看乃道

遇之事父節

題題包括事誼甚全事父事君擇其大者

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選選二字舉括甚寬選選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法不粘煞君父選選就人說不是詩中有選選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章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爲字只照註自明必欲自立解與學字不同自說不去

一。
此意蓋語雖會心，然演說則浸失其旨，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可議者爲其害志也。皆經歷體驗之言，只需助輕重間，便相去萬里。理雖衆著，經裁擇則恒苦無多，故有聖人之言，賢人聞之而不信者，實其獨見也。此却是陽明雖孔子之言，不敢信，意便是本心之邪，教便不知天命而侮聖言。今之學者，吾見之矣，記誦而誦言大，而發其意儼然自命爲明人，其弊懸然流于末學，一言以破之，則曰道聽而塗說也，道塗之聞，豈有學問哉。近日講學君子，試體驗其言，莫便追時文講學，不得。

子曰：鄒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呂子評語卷二十

上

正經

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計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鄒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益生塗炭。一時爲君子爲受鄒夫之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爲之接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其熱者兼爲交遊，則舉望尤重，不知其爲交遊，正爲其身家祿位久遠計，未嘗一合及君國天下也，只看一箇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吾生所見士大夫傳授做官祕訣，與門戶聲氣作用，大都被此章包括。
自曆昌啓，順來甲科新進，必贊謂其前遊拜求巧宦之訣，鉢相傳，職劫不減。
鄒夫不是假象，闢章一流，正有機權作用。

精云云：王衍殷浩不出此語，蓋吾不知其底衷，而誤以爲有品不察其伎邪，而誤以爲有用，則必與之事，君矣。此可見識差處甚多，而誤以爲有用之弊尤多，皆由自家好講作用起，其未得之也節。
爲必得之算，工求得之術，是患得之，不是患不得之。
鄒夫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逼成耳。通患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箇字中，鄒夫之肺腑，聲態盡露。
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發也，許又發也，燈燈相傳，帕帕密授，此一宗何時滅絕耶。
苟患失之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

上

正經

鄒夫必到甘爲弑逆，亦是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鄒字，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重存維泰，便奪故可惡之甚。
君子順天地之機，而存陰陽之理，則純維清濁之分，致或可以並行不悖，而不必深遠，而無如其相克，又無如其倒置也。謂見處定從此出，紫必奪朱，離必亂，推不必待相克倒置而後惡也，利口不覆邪家，亦可存乎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並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陽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裁成扶抑于其間，則天地亦息矣。此所以曰三才，今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大地而無人，亦且胥人類而歸于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最怕分別，喜自然，學者反以其說爲高明人理，幾滅矣。

子曰欲無言章

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直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

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

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間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言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鍼錯走不得

陳子龍交聖人不可見無以表天下之正聖人不可不測

二詩書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無以示天下之深隱聖人不測即在可見裏如此說則有兩衛而聖人之可見不測者皆從隱甚矣國道之在人隱而彌顯使夫萬物莫窺其際而物卒不能遁之國都成說幻求一言之幾于理而不可得打破大意只要二氏以虛無之本體行勸許之事功乃為聖人之道豈其然乎

首節

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聖人實得其所以言耳若作擊拳擊拂觀真野狐精矣

聖人正欲人從言中實得耳

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

子曰天何言哉節

此節即是無行不與註脚耳一時一物無非天理則一動一靜無

非聖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連天便是錯集

極可笑者以天何言一句夫子自比而以四時百物比小子之不知天有天之行生夫子有夫子之行生小子有小子之行生都不待言也若必待言說則行生非天乎

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簡實在道理如此以時物擬小子則非即謂表暴自家亦非也

分分配義亦無碍大義文偏于時行側出物生以時帖孔子物帖小子豈行者天而生非天耶抑行者精而生者粗耶禪學怪支離却正病支離畢竟理上欠精細也

四時百物是實在明著者

呂子節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論語

卷二十

兩詩書是應舉不盡之詞

行焉不是行四時是天理流行之實

四時百物不可謂即天也亦不可謂非天也是另有箇天在却又無處非天聖人只要於此識得耳

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纔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擬入木犀香裏去矣

天何言哉節明白顯易言之正是破端木之見一作棒喝機鋒混

入木犀香裏益增其惑耳

首尾一樣句却自一虛一實首句虛方生出中二句末句緊接中

二句正點實首句

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話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

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此節最易近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爲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攪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處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此是此實理只在辭氣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越難

行焉生焉緊與何言哉相應惟其行生所以無言全是指示實地非更無可說也無可說便不得不說程子破邪七語歷然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子曰食夫稻節

金縢書凡今之欲短喪者皆不能久濟于衣食者也而文之以禮樂之壞崩此語直刺人心哲天下營營誰不爾耶

宰我出節

呂子詩語卷二十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只爲宰子吝惜此三年故卽以三年立說耳吳大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卽用于子利子庠子卽

善辭從無繁義

子曰飽食終日章

不有者乎虛字也然口氣中有議論有旨備有塊潔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有養之之道卽在言下可知近之

意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

女子小人非獨其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作用派頭使人

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宋足以觀矣讀灼中志更有其揚者獨

怪將皆英若身受妻妾之害而卽位也復以費妾自戕規定宦

寺之難而其後也仍用宦寺致亂豈非難養之明驗與

女子小人之禍至魏客爲烈矣讀灼中志略見內庭立法原有未盡善處後來并舊制盡茂伴之天下事安得不壞歷朝宰執無不爲司禮監私人相公拜太監郊伴執侍生帖到門卽易門生帖進矣至朋黨排姦各爭其所私內監堂堂士大夫反爲女子小人所養日爲女子小人所欺以爲難養也豈不可恥之甚哉

呂子詩語正編卷二十終
呂子詩語卷二十

大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一

論諸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首節

黃帝使父師曰我其行遜王子敢不御國耶少師曰我不受
敗王子敢不效死耶此未必然三仁各自心安理得微子合
下便移去豈得固人行止耶微子之去去殷耳非奔周也奔
周是以國外市矣即奔周亦非市國周之代殷亦仁也以仁
歸仁何市國之有

微子之去與齊就養是仁人歸仁人武王伐紂以至仁誅至不仁
皆天理內事其趣一也一者仁也後世之取天下為之謀者皆
人欲內事不仁也今人每以不仁之心術謀論古仁人之所為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宜其悖也能將仁字看透微子心事自然光明正大非末世通
逆附叛賣國降臣所得而藉口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節

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濟子路
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對客言夫子
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卽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
是從處看出三人之仁非稱三人之仁而係之殷也
須知武王之事亦仁也而三仁為殷宗其仁却合如此故曰殷有
三仁三仁非仇武王者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則不止宗親之
當仇也凡攀附與苟免皆不仁也殷不得不亡周不得不亡三
仁又更無別法可做與武王心事光明如一此卽伯夷叔齊與
太公武王並行不悖之理皆仁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以季孟間待孔子尊隆之至矣豈昏耗之主所能子只此語周知
其全無心肝但作一番好看說話耳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當可以為莫若定公之時齊晉皆為季世而三家亦
於其臣外無大國之虞而內之侵者亦有窮而思返之計此
論甚明可見聖人見行可處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
桓子其去也以桓子魯之不足以為桓子之不足與有為也
從季桓子本質習氣看透不足與有為根源都在受之中流窳
令孔子自然留身不住不是受字做得人情正是季桓子三字
判得盡絕方見魯論善法發明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長沮曰夫執耒者為誰節

是知津矣將一足字換却魯之孔某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直露
彼哉彼哉之意看下文桀溺之言深規切勸則知長沮魯是也
但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衆流似有解
有用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兀傲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節

且而與其從遊人之士也且而下微譴斷此是子路半生行徑在
纔轉出與其也字來似商量似計較似點醒似詰問似痛惜似
譏笑口角神情宛然生動

子路行以告節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二句緊對滔滔首天下皆是而誰與易

之二句作轉駁言易者正欲以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更易簡其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任其事而高懸也聖人遇有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

聖人易天下之心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議論流爲後代二氏心腸學術聖人此言正所以破沮溺見識之差後惟孔明不遺賸成收利鈍而以淡賦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必盡死爲之猶得淡涸心傳釋子所以稱有儒者氣象也

子路從而後章

首節

子見夫子乎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子路

尚未及想到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程子

路亦不暇計及須見他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

出夫野老相呼爾汝而已非唯不識夫子爲何人並不識夫子是

何程孰爲二字意思茫然子路之間使丈人應答不來丈人此

對亦令子路開口不得

止子路宿節

不曰二子見而曰見其二子正是丈人學問亦是丈人作用

逸民章

或出於世或入於世能不爲世縛縛則逸世豈有出入此是和尙雖然和尙亦路不能出涅槃則只在世間耳最夷齊於聲色君友之間將受世微縛而難自由也驅惠連於浮沉上下之外將解結於世而難離世也夷齊不降辱爲義非

出世也柳下亦無寵世及惡世也蓋涉世而弗操應世之應世而並無可應之世何必夷齊諸逸也耶知不是孔子贊即夷齊以下諸人之逸亦俱在名教節義中况夷齊耶况孔子耶正希以出世爲適宜其間壁矣

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仲之逸初不以逸圖也况下隱居放者一段自見註云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此正是他逸處然清而不污權而適宜此正是他逸之善處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章

親白不當施不施適得親親之宜周公正訓豈不如黃子之正道明道乎正爲後世制治統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禮事例皆賊仁傷恩之術耳一從此意發源即不是周公心口也

臣子進言章三下

陳隱公大臣非與君懸絕者也此義自秦至後世不明不行矣誰謂於此得之列國因大臣失職之故至於相輕以竊其虛實此是功利計數聖人不論此只道理自行不得

故舊不必定是功臣

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即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

不棄有不棄之情有棄之法

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棄此御放微無大故三字自見分明

自漢以後開國者必有殺戮功臣之禍緣他都以詐力得天下當

在草昧君臣未定未嘗不欲爲所爲但以材力相屈耳既得天下

下平生詐力底裏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故人其中固机極

而爲功臣者又孰恃其故耽耽焉望復生新進更以謂何相形

就以利害動人主此救災之所必至也欲銷此禍須王者知
理王者安從知必須備者開導儒者胸中皆自私自利之心
安能開導王者哉周洪武間功臣諸案未嘗不數惜宋復往之
早死而曆溪伯溫諸公不深明聖人之道也
無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
盡其長而舍其短不得濕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有信道在尊聞上有

子且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尹和靖於三說聖主子夏註意則交疵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

子張原只開拒字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眾嘉善矜不

能雖平說而意重容眾矜不能一變

大賢兼善說不賢兼眾說不能說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曰道我無勞我拒

二也即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識絕交論

者亦曾於此一參看不

子夏曰雖小道章

陳陰陽道術之分也有大道又有小道焉陰小道是自古來所

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陰小道絕無可觀者陰絕之

使不得與小道絕有可觀者亦絕之使不並進陰小道只指與

儒醫卜百家東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為因是君子所

志之道大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隱是以致遠恐泥不為

只是君子自己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

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

還是以必有可觀今將小道盡情抹殺陰君子絕之使不與於

世冠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武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
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
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
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文文之深矣
致道只識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敢不
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心對所無與所能對未

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未

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

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

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

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

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怠意包裏言下故列之爾外齊理

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附日知其所亡二句文

推內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因人心為得失

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陰實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

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心也陰聖賢之日

月皆多而恒人之日月皆少非獨少也為吾所得有之日月少

也知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為吾所

不覺之日月過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當蓄不與之俱來去

者不稍待而吾所留者怒與之俱去於是乎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知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固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為我識則雖道成無乎不具非有加也雖天理必多未明已為滅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誅也第既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事惟是聖人之所亡在將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恒人之所亡在親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以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以亡仍一也特無如昧昧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如昧昧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拒於中僅見一亡者蔽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若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力善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優有數焉而後悟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違一朝或悟其無聞寧獨非知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如是口知其所亡知其所亡則必為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者固弗力也樂必敬業以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為我受則雖母極羣聖無餘量未放處也雖堅守成嚴無餘謀未教少也故又不慮而慮能亦不足多也夫既能矣欲一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事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觀鉅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特無如促促者之不執一能也幸無如促促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闕未獲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幸之有蓋之所無為今之所不則後之無

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為後之所無則皆之無者又至矣今夫以有藝事之未必習成自然而執信其能也亦必舞茲在茲左道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者適時捷獲畢生遂守茲弗失寧獨非無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適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如如是月無忘其所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心與仁交關處欲知與心與仁交關處須分明

知與心心與仁界畫得分明則貫通處疑的若不分分明而但求合一則一場能統矣

須得朱子此未嘗有求仁意因此得彼之義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一似是由所

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謂心存即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離有存字脫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存也

未及力行為仁言為仁尚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子夏忽然發者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局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與說將致知存成語外放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尾字以便翻去外而一切却正是分內

外爲二不知難外之內非其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
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
此所謂變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
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重來自見講
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懸足此不知二五之爲
十耳重講成致即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事後說是
志道之盡但聖賢教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
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近安往矣今有多事

呂子語錄卷二十一

五

五

書而益背道者讀焉轉改琴則吾歸轉亦可矣誠何隔祭則吾
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
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思在不學之意多
若要辦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發章

聖人豈常有發哉然必如此作意斟酌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
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聖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
成耳

望之三句若形容不出者然

變在三句轉換處不在各句分截處

變在學者眼中不在孔子意中故其變都聖望即猶言不重儼然
變而儼然不重儼然變而儼然不重儼然變而儼然不重儼然

儼然溫厲逐層生出却仍是國圖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

然其微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人人都不講此一坐一定

便已不是便易之心生於中忌憎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

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

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總能主敬則此心在腔

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曉便是恭而安境界

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丞非爲勞諫避屬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
而事勢殊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爲主
勞諫其從之者耳

呂子語錄卷二十一

六

六

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浹合上下兩邊誠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日
前一節事止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
發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
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

只是樞用之意充滿胸中信字根株早斷

信謂上下交孚不專指上以信勸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
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信不是信此勞之事

信字即在向來勞而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證窮不知第一

次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抱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

孚決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

公家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養勞其民也固不用如此說纔如

此說惟有窮竟入權術作用矣

信而後讓弟在而後兩字著精神寫來都是觀望鉤致之術耳今人每主誠溫而告犯顏都是惜死詐忠心事流露何曾真求誠

道乎看得一信字確似便別有身分不同苟且

須見信處實有朴實本領非有奇術也

人臣盛飾入朝而制於宮府之遙隔於管接之際則心事不可以指天而明

三代後君臣一倫幾廢雖有如無窮源在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除矣天下之理可分大小不得已可分淺深而終不得分本末

物有本末但不得平截做而件耳本末之說惟人之所命焉而其事將有所後何也自大人言之於大學見大節踐大

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酒掃之類可取而該也自小子言之於

些見小節踐小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齊治之類可漸而達也

即可該可達而該則本末分矣且以見小節踐小義為務本却

說不去務本本字與此本字又不同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即

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本不可竟作兩

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

特辨末即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

意耳今文正犯其所辨猶以為說本程子真痴人話要也末指

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

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酒掃應對進退原是

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全

以小子之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為本

皆反末為本矣其謬却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末而言

務而言此本末即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陳子龍文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自聖人既沒而其弟子及世之學者或好其旨趣之宗或好其度數之節二者交讓而終莫之定

至於數千百年其流益深而卒不能合者自然之勢聖人之所

不得已也此後世自立門戶分宗旨非從聖教來正學者之

罪豈聖人流弊哉子游之為學也清虛簡直蓋近乎聖人之

道也子夏之為學也詳盡篤實蓋近乎聖人之教也道統

也皆道主本而教主末哉祇自舉宗門教門大意宣較一番

言卜而家說話毫無交涉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議子

末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

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識子夏之末為非而欲其專務本體

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人空虛而必以末為教也蓋兩家之

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大樽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

理矣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

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

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焉止子夏子貢子張

之門人流傳經說紛紜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末程朱諸

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

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悟之學評之哉

子夏聞之曰意言游過矣節

此節白文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

萬大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譬如轉側不得上三句是體用一致發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著放未嘗無先後便便了下一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便了焉可證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便占也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即言本末是意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即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欲避下反使下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又說有始有卒與聖人下學上達相照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論語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一事但蓋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此趣費周折都爲上一句恐生語病耳春秋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蓋爲救正而發

先要蓋開是兩項人方先是各盡本分內事一著文纔便兩項合之無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之意

一致之理

只爲如今人開袋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鑽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直錯到老死贖放不但無人品事功且無讀書種矣無哉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子曰能矣夫仕者既不學而不學之人又出而欲仕此天下之大懼也

懼也者來真好笑一人居蓬戶之中不求聞達於世正使廣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

無不傷人之理和尙道士自肆山兼金溪桃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補世哉

吾論仕之須學也若人飲食然雖優而不可去矣學之須仕也猶人擔荷然不優而不可爲矣云云

則重學字於理亦無礙且多切中後儒隱病之言於學者不爲無補邪隱居求志行義遠邁聖賢於兩者不分粗細此太看得仔細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金鹿致之義大矣而亦有異焉其前必有所因其後必有所爲若乃非有因也非有爲也則蓋有所謂自致焉者

論語
孟子曰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

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

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道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

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人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文亦只是得力於本心之學這上而更不推求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提出款子之賢方見不改之為孝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也
紹述天子且不可謂不司馬昭察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為孝乎
其他可能能乎指旁人後人之比欲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
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孝行之中以此為
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
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道簡上失其道四字曾子册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為救民要道在
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將孟氏士師講
此時孟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陰陽不易
易子集卷三十二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
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
有惻然心痛者矣

陽膚為士師者案而得其情因案而得其政情之情即不得
虧主之法而曲宥之亦何心做民之情而自功之也哉不得
虧主之法而曲宥有此義正有商量近世假慈悲真保祿位立脫
其死者却不在此例

殺人多者為忠平反多者為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
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必周典詞末後臣方為居山乎于
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為俗吏耳
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
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光過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人交
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體
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躬為所遇事
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又不自諱其過故
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屬變易也但處之
得宜中權合過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若但取不諱
其過大意便粗淺無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
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為己克己為己克己則
惟恐不聞其過失君子之過易改察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
易子集卷三十二

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此章有本文正義有轉語參義有推論餘義公孫問仲尼何所師
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
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條
義也

一齊要實在末二句末二句要實在常師字條皆錯中也有
首節

人謂公孫即太宰嚭人之見非也太宰嚭人諱其博學公孫是尋
問其從孫焉學問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無所不學又斷以何常
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斯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其文武云云正是正說之妙

評家謂此題論學非論道學道俱講粗淺一邊然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吃此一駁末有口煞矣蓋通章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

論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懂等耳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論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曉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輒竭力推崇夫子之學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乎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之學

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重乎只為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為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即常師故會言那有常師耳學即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為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其焉學字看熟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試曰看然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懸於理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當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為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此章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技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

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為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若將學字說為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問廣記收攝轉一家其低又出公孫問同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數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賢講

此處文武難道字單稱不得猶道字離文武單稱不得也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諫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本不識朱子之指文離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為主

遵傳注莫患子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於可遵可略無一定不易之理此與瑞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

作諫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禹湯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則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堯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尊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

應備定以為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為諫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莖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莖耳以此為近非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為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曉愈見

朱註之不可易矣。今文先要極高文武之義。大意已失。種種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詞。功烈盡棄。文章字面以收。道字。當何當於傳註哉。

賢不賢無大懸殊。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請學不必有常師。亦非也。凡學必當有常師。但孔子無有耳。

附此章文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卽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爲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卽文武之道。親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矣。

孟子卷二十二

去

正

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由天問者。此非學之所能幾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雖神靈天壤之聖人。不得不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以聖人學衆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爲學也。位難而聖人者。以爲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室。故天下弟兄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聖人學衆人。其收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仲尼焉學。夫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爲仲尼者哉。仲尼而得學也。其惟文武之

道乎。或由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爲文武其人焉。師之然後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刑政之屬。王朝之不能守。列國之名。卿時明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後識其大。與識大而後爲賢者。與而總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數之微。有司之失。其傳者。一技之精。夏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野或辨其名。不賢者而後識其小。與識小而後爲不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

孟子卷二十二

去

正

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與不賢者。莫非人也。大者小者。莫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賢者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不墜於地耶。幾幾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於賢者得其大。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周一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萬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不賴有夫子之學。天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吾師也。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而人之裨於聖人者。無可加也。故以爲學。豈惟文武。蓋實學於賢不賢。以爲師。豈惟賢不賢。蓋未嘗師於文武。以爲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爲師。

賢不賢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首節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主意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二節

此不是及得數仞量高低但分箇易見難見耳若硬取賜與夫

子比數從視面千里只在窺見人身上著眼便爲得解

喻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裏人講此

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

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

其理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叔詞詆其無知

呂子評語卷二十一

意無不明然矣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惟裏面如此所以外面

如此

不得其門而入此不是較量入門只是說不見耳道个門便須有

宗廟百官在道个入門便須有見宗廟百官在正在門內著想

不在得人者身上著想直至得其門者方說到得人者身上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知便到一問之顏子同聖之夷

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一終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論德堯日第二十 堯日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避之以行文後遂者為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為最烈

發論者即成大錯當其時為商謀者急自散財於戡黎觀

之日則善夏家休固自可以一時惠澤留天命而却養兵

子云亦未必能挽回但說得奸聽維十云亦後世急著皆非

亦以後世眼孔看古聖人自然信不及耳後世取天下者以詐

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務

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

力糾果能散財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

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為亦自古必無之事耳

謹權量節

謹權量等是王者從天命民心起見為撥亂反治之本不得專主

易姓收拾人心立就將聖人都看做後世權詐心術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德堯日第二十 堯日咨爾舜章

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出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

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

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誅之審之脩之於是

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

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

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餘行

將政行為詳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

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為得也

行焉不是流行言政無不舉耳

四方之政行焉不是張皇之詞

講此節者不是誣周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勲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就於四方之政乃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羅文止文謂四方之政行而武乃始無過於百姓得指歸矣

與滅國節

與滅國絕而天下歸心是天理人心相感通一定之義與滅國絕世非過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為之天下之民亦只為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為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謂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筆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

語上語卷二十一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冀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此節最忠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篡逼而

日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天下之民歸心焉須識出聖人作用處原是一乾父坤母

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只是此心此理相見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

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字魯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

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深濁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

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所重民食喪祭節

即邪說何自投其耳目之隙而操其福利之權迂而無理佛敎之入中國皆在漢唐富盛之時非食喪祭不足而致也因理義之敎衰人心皆自私自利佛遂乘人心之虛而入耳

寬則得衆節

帝王者善審天下人情之所作而有以致之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成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偽妄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實為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

孟子齊魯卷二十二

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着想在民字前一層諱作用便落漢

唐甲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

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中事一

片因而利之四字方見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為不是關并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癡忘却章

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蒸

實纔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

因民之利時文止說得後賢理財政事不則索性跳過上古無

為去須是三代聖人之政之美是孔子胸中平成年手段方不辜

負魯論結末主意

提只是減聖法

擢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
若謂不可選勞却是待字義非釋矣然充其說亦自通
固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
造一箇人然亦尚是口頭應付語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
西成全然不職更說甚所利之者一職人勾當一事便擾害
不中家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陳隱公取民者美政之所不能已也欲之既仁得之又仁此而
謂貪必無求於民乃可謂一取字則欲字便落功利便非仁
矣註吳朱子謂仁已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若聞此必不入
改註吳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
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
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耳耳

孟子語卷二十三

五

五

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
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
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
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貪仁也帝王仁政
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
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
作者既陷此病詳者復從而附和之反有漢河朱子之詞殆不
自知其不通而胡說教道學者當深以爲戒也

此仁字當在神化廣大處言

無敢侵與儼然人畏人但知對壘猛便寫作兩截矣須是只說泰
威之美

衆寡小大只是一驅便見

無敢慢而後衆寡小大之分各正非抹殺衆寡小大也
三無字一樣不得前兩無字處後無字後無字統上兩無字
泰與不顯兩面說原只圓得一箇

而不騁三字正說泰之美原從泰字生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止
講得不騁不知句句是泰字中道理境象

泰雖有輕天下之心者不願其身爲桎梏忘羣之朝以慢爲樂
不但朝政修術人品皆繫在此備根苗

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人權威便犯猛緩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
畏方可當此但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
美未便到泰已垂裳無爲自化處

孟子語卷二十三

六

正

子曰不知命章

首節

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
利鈍一齊放下而前只有我所當爲之所在更有何商量災
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棄黃輪其言造爲功過
格訂定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人莊周謂莊子路遠見則又落一命通會星平會
海及算黃功過感應等語廣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是是非名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君子與小人
共焉者也一語透徹足破羣說命既莫能易我何用詳其
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憂也命雖至不通我安可同
其不通乎但識其無操而知其不足論也此知知有不惑

疑聞自存。我之當爲君子。喻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知命者。知其莫能易。至不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略。便是樛樛大疑團。正是不知命耳。

同一進退而知命之進退又別。

命非定而知有定。知命故能立命。

知言節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呂子詩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呂子詩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呂子解語正編卷二十四

楚卻後學李氏車鼎惠編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為戰國功利之說淪淡人心與今日講神悅善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義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欲邪正之關也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嗜慾之私皆仁之過惡也若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將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衡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

首三節

有微於情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利之惑人未嘗無小

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係若止作一篇圖策遊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為孟子罪人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二節

仁義者借以利天下之具也而亦人主利一身之具也

為利而言仁義則失其大旨矣情字尤可怪是以為外樂也善利天下真善利一身者視天下之所爭而讓之云云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義皆利便未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義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為利以財發身之理若此作說來却從利上言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孟子曰仁而道其親者也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

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教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教從庶人至王

上文要撇斷利字見利之不利此却要講究利見不利之利非言利者所比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以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何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頓跌得重不是空說道理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利字之說言仁義猶愈于言利也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不
 庶幾言之而已仁義非貴行不可得孟子所至惟望人主行
 之耳豈徒言之已哉章中六箇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全
 利字其心浸淫于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
 也仁義之實在攻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
 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顧鴻鵠麋鹿顧宇正從不欲顧不敢顧中看出

孟子曰興也而後教

賈者二字接口鄰而後樂此從梁王心富中作轉音宛曲盡當時誣誘深情與好勇貨色等用處一例

詩云經始靈臺節

通節意只要趕出末二句耳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當重發以爲意跃起而字一轉音力都在此處民歡樂之乃是未盡語直起到麋鹿魚鼈句方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

首節

河東凶亦然亦然二字是梁王屢駭良方簡便言解者重義舉之
內措置覆述一遍便不是梁王口角矣。

不違農時節

時在農不違責在君。發自本足盡心只在不違升。

樽節愛養之源在君心。法制未備先清君心。自是至理。
當法制未備時。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
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
制耳。

典言始卽養生資始意言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

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

蕤始不啻奮耶。評此論不然。一部周禮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

精詳也雞豚狗彘如罔已畜然者五母雞二母豕卽是文王養

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會審耶卽五母二母繼悉精詳處正是王

道盡耶若任人家多畜者侵利不畜少畜者少養便不是王道

矣故王_道之成究不離好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期不

可

皇朝詩話卷二十四

臣聞古者及笄而嫁今也非七歲則不歸事也始者即高

自注制中賈氏乃房宿之令典非上治世之作也七女字會稽
勿食治治字之幾枕數王道正前重講不即名雖事然出天

也自矣雖無干者已廿亦自能收給不遲不入而亦是去制然

其效易施雖無正者如霸者高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

在井田學說等法制勸名品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即

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

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

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

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個未備時此三節

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五畝之宅節

王文不遠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職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此節則直是王者自爲創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克非王者鑒攝也只就上節不到處間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有版偏及謂升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楊柳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呂氏詩譜卷二十四

五
正編

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鑒定樹桑此是王政本務若止說盡地利則凡木皆可樹矣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

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

謹辛字之敘二句。論者重在謹申二字是也。然謹申之義生於後。

言人乃不孝二不前者王不孝三不孝是也餘前曰不實不孝

二守王州王季羣紹興立府而遂行其一故亦須龍席序

中孰不取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

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特文脫漏義字止說中子弟疎矣

當井制成時家塾學州序國學。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

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片片久廢即有墜

序。教誨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

人各不食肉。又云：「五月一日，不食肉。」

狗疑食人食館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此直打破後壁。抉出不盡心真情。全無躲閃處耳。無罪歲中。若補助行仁正心。便成支離音樂。

宋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仲尼曰始作俑者

路有美一賦之作，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方其衣襟舉壘之

初掩播擲戲而也。擲則不也。而至于用器。用器不也。而至于真。

而足則止變之爲常又曰勝有以深棲聖人不忌之爲加及其

見雲之質。然則聖人寧置幾盡去之。而不以苟治見。里

月異之矣。然則其人非死而活返之太甚。以爲治耶。聖

人之惡畢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怕機巧而遁返太樸亦單就

而豈不推論喪禮所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

呂子語粹卷二十四
六
正編

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不可入聖賢文字。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首節

受其人之身。身字。六字。詩字。孟浩。彦云。割我手。更也。

更安子喬三股只寫得一心字下要見得寸心之在二二得二用

取則于齊三段只寫得一取字主要與得可取之事不一而足匹

得皆是

王欲施仁政于民節

省薄二字。正對陷溺其民者。講救民急政。惠王亦陷溺之禍也。

陳際泰文云云。又于子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持言之耳。勸

效勸學。禮黃曰能。王者大道也。罪躬營。邪死問。嗚則萌者。

亦向之緩急之女也王督大道聖先一盤但一歲比亦所行耳

不可不速急之而止三者之道理分一著在一著上諸君所有

則又專似合臨聖王國止二句傳是王者簡上徹下徹好節終

本事如何只輕置別華補許多條目編坐看此二句
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潔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
責已弔死問孤爲前者事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
大道理予子謂省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救赦非盛世之典相祖亦黃老之治救赦養好必有重法捐租難
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暇日即從上省薄耕耨省出別無暇日壯者即是省薄耕耨之壯
者別無壯者修孝弟忠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別無孝弟忠
信須說得聖賢經濟平不地

其孝弟忠信也特修之耳

事父兄事長上到此始知事可知向來事不是事

爲聖注到制樞機秦楚節通露此意此竟是在極商輅生聚訓
忠子諱書卷二十四

練之策脫却仁政字樣矣故最忌有國策氣

孟子見梁襄王章

陽有光矣大賢三答時君之問不外乎天下之大勢與得天下之
大機也云云是理不是勢是本不是機此文學竟便
高尤不似唐虞三代以對戰國時君言耳所以不定與時殺
之弊對戰國時言可也將定一不嗜殺事理爲戰國以後之言
豈孟子之旨子或曰定于一似只好處就勢上說以留下不嗜
殺地不然先侵占說盡梁襄不須問矣口不侵占只要不說殺
所以定一之故其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豈是不同
今止就得秦漢後語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
之言皆曉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
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盛

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讖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
高恭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誤見以
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子周末治亂以德移分
合必由力惟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
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二
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
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其
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
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弟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
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以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但難安頓者如秦漢之
呂子諱書卷二十四

混一似與德全背然須知秦之暴止爲漢得天下地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節
則苗淳然與之矣則字極快應不得矣字極信疑不得之字極有
力解不得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是七篇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顧學孔子
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裹
言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節

趙衍文古之聖賢將以建天下之事功必先正其學術秦漢以
下無人道此語仲尼之道所以綿延于富強功利之餘尚存
什一于千百者以其徒之守道者堅而衛道者力也其記仲

尼之徒四字是對齊宣開口第一句今日得聞此有亦是之力

正義立說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機義便了而桓文非是利便賢之學不是機義便了而桓文非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于欲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若不識出無道桓文只是虛氣自強幾不一折而反爲桓文所壓倒乎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處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存其非偶有指摘之名則如聞父呼之召掩耳唯恐不聞何也只緣偌大世界不曾見箇真極朱之徒

仲尼言和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要從此辨駁出所以然之故來方許讀其真眼今人縱有想及此意者亦只做得陪客翻頭其所以然之故仍舊不解如此人縱有好議論在口亦如無

有君未如之何也已矣

徐子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條已治人之道故稱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蓋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于脩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常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者當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當無權詐之術亦非不是仲尼之所與齊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說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顯爾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就其假仁義處言之

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說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

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

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強功利之祖述可知即孔子之與其功與

孟子之黜其罪宗旨分明昭昭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齊法門

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滅未盡偶然而露耳

曰有之節

則舍牛而疑其貪者乃必然之理前一此見王政衰而民風偷故議論輕薄此地在百姓尚隔屬次比見無仁政及民之雖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取又發得親切佩服後看或謂謂此義朱子果云孤因相與欺實理其則文自高不可以掩其得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節

凡人辨不得翻成冷笑恨不得翻成緩語此正甚于辨之限之也

曰王無異於有姓之以王爲愛也節

我非愛其財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口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覺過

曰無傷也節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非歸正如

孟子章句卷二十四

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子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

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

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其盡勝孟子說到此處直是

痛癢相觸所以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

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義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裏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

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

之說

孟子有所忍以全其不忍豈道也哉亦曰君子之於禽獸則然

矣豈是道也不獨禽獸但用忍不忍之術不同耳之於二字不

落空便有理一分殊一篇西銘道理在此層次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節

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齊宜之所謂他人者即齊宜也

夫我乃行之上與他人字于字呼應下與吾字夫子字呼應我字

應則上下俱動別處夫子是解說出來字服此處夫子是解說

不出口氣我字愈親切愈解說不出行之愈分明愈解說不出

老吾老節

老吾老起語氣直到善推其所爲句方住此處著未得問齊王

講一著此意則侵了今恩足以三句地步而下文詩云一段反

隔斷矣

自昔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

皆有實事實象

天下可運子掌句但言治天下之易不是言天下治之效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

孟子章句卷二十四

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說疏遠近總在

彼字內有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洞窺安至兄弟便是加也

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

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截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已含舉推之義

加字如何人天序在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纔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般在引之許多路

索政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死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功極近

以歎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

首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云云自此以上俱切指山心字自此以下反覆說推恩此正其轉經處也

一推字中情事無窮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簡善字慈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被字包之則其中特殺次第已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所級實際在不是一念間覺普度衆生也

正于分處見理一推行之妙此便是西銘之所以然

理一處是善推之本分殊處是善推之盡

要發善字不是講推字次第淺深仍所謂善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至于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替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

際

樞然後知輕重節

物之輕重長短即在于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于心不能度廉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于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樞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

謂心無樞度固非謂心即樞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今王晏政施仁節

仕耕商旅五段多張大天下挑倒使欲以取王莫能禦句不知種政施仁止是齊國中事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嚮風而終施之本又必在齊實率心加彼老幼幼推恩有序步步縮向裏去方見上文指歸實際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別意反其本處又

一總收結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明君明字與吾憫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必使二字直貫到然後驅而之善句方轉然後二字不備照上文有末節在處善不是民自善有末節處之教在

王欲行之節

此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

孟子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此章宗旨原不在樂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鍵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也

曰可得聞與伸

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孟子故布勢以逼醒齊王

雖有樂矣大賢與時君論樂而使之自得其情也蓋是孟子用處

即是樂理用處

孟子評語卷二十五

今王鼓樂於此一節

此兩節孟子描畫出兩極圖形欲動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閭章

臣始至於境節

今也今遠方之人但一入其國中而遲遲吾行已有不樂而慄者問禁後入大國之當然後敢入廷孟子自述其詳

非先有所畏而然也禁之可畏在殺其麋鹿二句此尚是未開禁條前語未應先責齊暴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為此商量權衡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曰故以安天下之民不徒

鄰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為辭則已直露其

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

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

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故好

勇以下仍混纏交鄰者固非謂別是一項事者亦非也

後半孟子借好勇曲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保天

下來

好勇以下敷衍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

威武而以安天下為志也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泰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

封建故也而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棋布各戰其地即

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聖自封

孟子評語卷二十五

建不行則大藩重鎮足以屏衛王室宋英祖以杯酒釋兵權

就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為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祚子

孫屈辱殆盡幸山兵弱之弊誰生厲弊又將孰咎邪故五賢以

為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樂天保天下之主無

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

以大事小者節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伐戡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今王亦一意而安天下之民節

要指在安民不在怒也

亦字不徒作禱頌有激發意有激發意有把截旁敲有開陳甘願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孟子公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耳。不是勸遊觀也。
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樂民之樂者節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爲憂樂。樂字本不同。止要分明。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媚惑之應。

樂其樂自有實際

亦字正在不同處得

人開口便說無同樂。越說越不親切。不思民樂。君樂。事理迥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亦惟民之樂。若君則君

呂子語錄卷二十一 孟子

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

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

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收成化治。上下各得其憂

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以責重

樂民憂民耳

上四句分互看。樂以天下。二句合併看。不是複述語。

註中總承上四句。則憂樂兼君民說。專主一邊者。非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說以

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後以字又

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

文氣象尚小。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

以字勢急。直接上起下。過脈甚緊。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

字包兩層

此是過接語。以天下。即是上四句。非民字又推過一層。說天下也。

評家謂說到天下。方與下王字相關。反支離矣。

過脈語也。又與上急遞者不類。有天下兩字。須分明也。天下便

照下王字。却只是上民字。分兩層說。不得又不可做成樂天下

憂天下。玩一以字。則上下咸在其中。而語意仍歸在上。

樂字指君樂。以天下三字。指君民同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止就上文推想。不得別作疑竇。固然又須知

上文是上下交。說此二句。却止就上一邊看。

呂子語錄卷二十一 孟子

畢竟重樂民憂民邊說。

晏子對曰。昔哉問也。節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

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

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隆泰。天子適諸侯。固亦行乎報禮。而爲之諫之。以自得爲文

曰。非下文也。巡狩也。則天子尊。只一箇諫字。大士以爲妙用。

不知其爲後世。謂智非王者大用也。天子適諸侯。固亦兼乎

察事而爲之諫之。以出符爲名。曰非廉變也。巡狩也。則諸侯如

謂直是別說報禮之云。雖鄙陋。卻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

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千子云。帝王大典。大制

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學者戒之。

古者諸侯常有不可動之勢而天子或有不白安之理故
五年十二年必有以祭之此皆自柳子厚蘇子山妄論來三
苗防風何不可動之有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肯一舉
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非板定常年條
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宮大廷至治國不止春
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忌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
人只貪得下一層不道刪却而字一抵

殆上文從天子就來下面以夏護為諸侯度諸結春秋二句在天
子說為是蓋晏子答景公比先王觀講其志顯規模原大孟子
引以證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亦不是小小事為不必因春

官及景公結諸侯講也

行補助其法亦多鄉大夫邑宰及後世郡縣長官可行矣至後
何又專責天子之難行邪口儀衛繁重不可輕出士滿費繁難
官補助獨不可簡其儀衛其完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
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為明於古今之變通達國體
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孟子所謂達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因循幸而有免租賜餉復業者雖非仁政亦有之善也

陳子龍之苛能惠加於民則雖大其苑囿高其宮室其民但知太
平之廣樂而不非其上故有君荒而國治者惠不及民也後
世謂如之說無是理君荒國治亦倖免耳豈可為訓文人要文
字好聽不覺害道

惟君所行也節

惟字兩邊說是過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過法不行此則行彼道
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不得此句
逼拶極狠非謂但退君做也

景公說節

此只是因事納忠即在遊觀上激動出恤民之道
人臣因事故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遊之廟
避暑之宮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又從為之靡非格非之
道也伊川折柳之說今人以為不得規凖之法此正今人諸媚
肺腸自己流弊耳晏子回天在興發補不足不為景公粉飾觀
名也

孟子卑管晏景公亦非行仁之主不過借其事引之其始字中具
見斟酌若竟以興發補不足當上政觀老大顯預矣

其詩曰云云不是美其樂就其樂章中揭出以美晏子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佳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
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答苦無窮

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比勉君行政固是正意而欲齊
官納諫如流當發有為意尤隱然切至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蔑明堂章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節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實難說非張大講王肯不獨
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文王治岐為諸比自
自明

義重王者不重堂

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噤王王未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節

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然提簡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故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盛爲法而但述文王治岐之政非謂齊不得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善於武周也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尙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樹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以圖興有孟子籌滕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孟子評書卷二一五

孟子

正編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爲法而特舉文王治岐之政爲諸侯行王政言也人以孟子勸齊梁闢王爲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爲闢王而行仁義即是術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却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得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備一時亦未能遠及四者故曰必先

發政施仁固非小惠之字已也必先之耳

發政施仁所該甚廣將此句分兩讀則先字躍然透露詩止証四者宜先與文王無與也

衍矣一句原非文王之義

纔說發政施仁便爲得總大體畢大綱於寡寡孤獨靡然不見瘠瘠相關處矣纔說得先斯四者便爲得下車泣囚出郊埋骸細細顯於發政施仁之全不見包括矣此却是打作兩截也能於發政施仁中寫出四者必當先之故來方覺惻隱在身而全體畢具是一件事始信渾渾及枯骨確是三分服一伎倆也小織織小言序序誠不足以語此

說到此等處似乎腹腹小思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在乎在後却爲此四種役不得躬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遺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者晉越之復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要用其民而然則常其施恩善政之時純是白私自利之態矣

孟子評書卷二一五

孟子

正編

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歸處一箇管當本齊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己用處在此米子與陳同甫辦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點心天懸地隔其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著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

王曰善哉言乎二節

好男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也若心者王政之根末有以好男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者也文武豈好男公劉豈父豈好貨色者邪若謂識時不能禁而操以爲資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町是枉已逢反借孟子之言爲牌面而譏程朱爲不得事君之道病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首節

登端在世臣大旨却在進賢之始

曰國君進賢節

如不得已只形容簡微字其所以慎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時容試可無非是慎便便是識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如不得已只是慎字形容就心上說不就事上說也

如不得已不無法則只是敬慎之心耳

舉論登端論成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就戰國傾軋之事言便非本義

左右皆曰賢節

孟子詩語卷二十五

九

正經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也不是疑且虛心不遽信耳

左右諸大夫不是全不是只是歸重國人耳未可亦非不聽止聽國人也可知未可中有多少權衡作用在

全義若復國人之言竟與前者乖也則竟以不可付之吾亦弗之察矣此匪獨慎吾之用鄭重名器以俟可登之賢抑亦慎吾之察實惜心思以俟可稽之人此意好即居敬而行簡之道

章世絕交他日禍福我與國人實共受之彼豈肯以虛譽借哉此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始也明知左右諸大夫之多私云云如此則觸處皆成陰界矣此節總極言其詳慎乃所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爾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慎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此李伯紀謂章宗之疑生

開也肝臟皆精思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何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必無是理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求明以公爲明者也明則常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遇無私弊絕請托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離公而於天理之當然其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以爲某某真孤寒果公或其案多孤寒者即譴以爲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舉館服食而舉報皆孤寒乃爲公其考試常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過而溫飽必

偏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節

孟子詩語卷二十五

孟子

如此二字若注若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與實義但注看一慎字發明如不得已緣由則父母之木心大用俱出

泛括尊親頌辭不第失慎重語意并不是此章父母二字竟接上文三段推出父母之義方深合陳氏總結三節意亦是論進賢而及父母不混作論父母而以進賢當之也

孟子詩語卷二十五

正經

孟子教齊王行王政而齊王友欲孟子爲功利以是詛齟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首節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飽字同也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飽字同也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飽字同也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飽字同也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飽字同也

幼學壯行分明兩件却說是一件無飽字同也

兩之字自有所指。今一讀得幾首樂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邪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簡甚壯而欲行之是行實甚。

今有璞玉於此節

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恁見其不如。只在「數字較出」。

齊人伐燕取之章

首節

不說齊侯多謀救燕而曰謀伐燕。人是齊王。賸落情思中極恨諸侯却沒處理怨極而前。却向自強強事已決裂。詞向支吾。正皆是齊王賸落情色態狀也。

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

孟子語卷二十一

十一

正編

王述出令節

孟子此策原是正者。即天下之兵不軌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其從功利到正論方是孟子方略。不然與策士何異。其策偏是反出策士下矣。

鄒與魯開章

孟子對曰四年饑歲節

鄒魯文云云。秀才時讀此等文。未有不義形於色者。及磨一命。絕乎通。又以爲仕宦非此不可。何也可知莫以告三字是千古做官衣鉢。奸雄以至庸懦皆包括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首節

問於齊楚句。只就地勢。即令齊楚揆甲不軌。已屬可思。并亦言齊楚交困我也。

事齊乎事楚乎。若只在齊楚較量。尚有法則出來。須見得不事不可。事亦不可。專事不可。兼事尤不可。或事而他國仇之。政事而本國即侮之。四路把截。無可伸縮。這纔是兩字字神憤。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節

蠶池築城不必另尋賦斂。只將事齊事楚者爲之足矣。此是齊桓上兩字字。孟子生平朴實。學問即當朴實頭計策。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首節

將築薛將字。半屬齊。半屬滕。在齊有謀意。在滕有疑意。有疑惡也。有疑惡也。

孟子語卷二十五

十一

正編

苟爲善節

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白不同。爲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何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果。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何句收入。來來方見得孟子內聖外王本領。

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勝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退爲進。陳勝秦國承永赫聲。震之烈其鋒其勢。而皆未可與。如此就便不爲亦是好心。欲以流離播遷之餘。當實非實有以知君子不爲也。此金仁山之說也。然太王規模已自不同。欲

以憂勤惕勵之身，驟用非常，又有以知君子不為也，須知能憂勤惕勵，便是用非常之人。

黃澤文：善莫大乎復井田明學校云云。方見為善實難，善字不還他下落，則王莽漸臺、干柄、與梁武帝守說經，也不過一樣無聊之計矣。井田學校，自是旋乾轉坤大用，不是迂闊聽死商量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首節

屬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先明俊偉，與後世庸主舉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深，亦由當下辭氣開有以感動之也。

太王也，岐同是萬全之策，非孟浪為孤注一擲也。

孟子卷二十五

孟子

王

王

去邪前如何籌畫，歸梁時如何約束，也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遠可。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要，滕固效死又不不是。

或曰：世守也，節

死守是孟子本論，不是更思別策。條理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而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為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為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為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雖為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條理，不當以此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說計也。

能守而後能去，能棄其世而後能大其世，非大聖人作用。

不能道著用便不是，況作用乎。封建之新與驅除並起，變通之時，資以成事，勢不能不酬。此便是漢唐作用，非三代封建之道矣。說來都是私心於私心上講道理，正後世備衛謀天下耳。世以相承有常盛也，則以能保為守，有中替也，則以能創為守。守字有義例，有作為以創為守，太王是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節

唐順之云云。論理論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入主才德力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開陳，蓋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為望滕君也。君字提重，擇字放活，正得深意。結本繳轉，能為太王不能為太王，兩平中自見歸重，所謂歸重者，非但歸重太王之寬遠地也，歸重在仁人也。三句耳，此是孟子一生本領中，具旋乾轉坤手段，莫作腐儒迂闊難行。

孟子卷二十五

孟子

王

王

語難看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基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苗戈之阻，猶有棄地一成，旅尚可以為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善平公將出章

首節

要看他日君出句是，赦倉開口處。凡小人設辭之工，其聲音笑貌俱在開口處。於君出上加他日二字，遂若成律例然，從來豈寺之沮撓把持其主者，率如是術矣。

將見孟子見字，只做了世情盡體面，是對臧倉口氣。

論語言文一事之制必有重輕言及君之與士而重輕斯無定格

何也君與士總匹夫耳道在上則匹夫也而君之否則君一匹

夫矣道在下則匹夫也而士之士又寧以匹夫貶矣然不若為

要人道也至言也庸理也然今人皆駭聽矣駭聽者倉之徒

也

禮義由賢者出說得賢者一無足取只有禮義禮義已極迂腐不

堪但賢者尚賴有此耳不是認真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賢者

亦不是辭嚴義正責備賢者是輕侮賢者矣責備賢者

近人惡就是非一字凡有論是非者必以假道學三字貶之嗚呼

自宋以來以此三字加人者君子乎小人乎何勿思也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詞腐儒是白別於道學之外也

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真不道學者何如知道學小有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此輩則爭摘說之不道學者雖通體悖惡無足道曰彼固未嘗

道學也道學之害如此不過欲相率而歸於真不道學斯無幾

矣此說亦自良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誠合衣鉢流傳偏天下道

學者正當於此精選耳

須知平公本無好賢之誠故倉言得入只諸字何等快捷

凡昏庸之於壞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懼而學

人所以盛設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公曰諾只一字中有愛昵有

信服有畏懼將不公威倉平日情狀渾身托出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節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使自有

箇或在誠得此意被覺世人許多欺惑感激俱不直一笑耳只

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

簡又要人喫緊著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黃澤謂自古讒邪蔽明忠信見疑往往激而呼天大聖賢則不

然其用我者彼國之禍其不用我者彼國之福天何與焉

非天也至歷九州而相君求一當面不得則天意遽然而君

子亦不復使庸主執其咎矣豈待是哉到此纔曉然則君子

之知亦淺矣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

不行究竟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罷休若英雄豪

傑歎人意知正不知天在文中見識只到英雄豪傑止

作此種題須體貼聖賢別次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藏氏此程子所

以無憾於族子邢七也故不特呼罵不是尖酸亦不是尖酸之

與呼罵同出於憤恨也

論語云云 率逆藏氏諸系子孫不肯辱及先人大堪絕倒以

呂子評語卷二十五 孟子

此知人不自立身而造謠以上舉古賢通語以旁援今貴皆小

人枉自勞苦之事落得為古賢之所惡今某之所慕此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五終

孟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言裁猶感歷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為此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也

陳際泰云六節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單說德之行通如此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文見德行本易故下文

總結謂事半功倍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也必須撇開時勢不粘為是第是作所謂德行處但知作用功利於孔孟所言德之流行尚隔一壁耳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二

正編

上文言時勢之易王此言德本易下兩兩不列到下文當今之難時也萬乘之國勢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勢言故此題要照時勢又要離時勢不陷時勢則無關會不知孟子何故忽插此間語不離時勢若云有時勢必須德即侵下節強域矣

上節之下孔子曰之上須有一段意讀在孟子文字末下時已到筆先脫下語却暫言外突下孔子曰三字正有理會

正講時勢忽入此節人以爲突也多從空說起不知此正辨文王百年後與齊王反手異同處德字即從文王之德德字生來此孟子文章線脈也文王無時無幾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處若齊之時勢即德不必知文而王尤易矣下文事半功倍對文王言也故此節只引証得一箇事字

此正對文王之德講連字正對百年繼之文無時勢故難齊有時勢故易然易固是速難亦是速釋德本極速也

公孫丑問夫子當路於齊孟子答云以齊王猶反手執以之孟子以之也因公孫丑疑文王之難故論及時勢之易時勢就齊字却就孟子言孔孟之德得百里而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如文王然不論時勢也齊宣何德但猶足用為善能任孟子亦可以王然終不能盡孟子之量故須乘時勢為之此孟子所以德過於齊也要之聖賢以行古道救濟天下為事或為君或為輔相其德則一而所以行此德則異不同故孟子言時勢也只為當路于齊立說耳此一節却是孟子全身自任處引孔子之言然有微意

當今之時節

孟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二

正編

事半功倍只是一箇易字正對針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若泛論古今事功不著關目矣

公孫丑問曰文子加齊之卿相章

首節

動心不動心便是王霸之分小儒未解

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同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駭人亦動也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於慎者均為酒所動耳

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趾已定四十以往在打群銀鍊愈精

北宮黝之養勇也二節

兩人只做箇點頭過處下面子夏曾子尚未是地頭光點合手服

光一施全身陷泥瀆矣。

孟施舍似曾子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似子夏論語句似應立舍戰為主而援下
舍戰之然。孟子原爲論已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爲言。故
孟子亦借戰舍之義。而以引入養氣之說。一步步打到自身上。
養勇亦以守約爲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舍戰舍戰舍戰出會
子夏。却又是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一句雖是評品戰舍。却正
陪出已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一句雖是評品戰舍。却正
爲過渡出會子子夏。空中形影瞥處。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節

此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
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記別正在此節。若不作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三 正義

對面數舍觀視而千里矣。

不勝之時。不能無用懼之地。而要有自然必勝無懼之具。非爲
勉強無奈何之計。假一術以定其心者也。學正要打穿這
後壁原。不在此處立脚。異端四路把捉。只是奈何他不下耳。

孟施舍之守氣節

此兩不如原是並列而分別出次第。非初以孟施舍爲至而後又
抑之也。

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日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節

歸看光矣。自夫道術不明而世之人妄欲有以立言於天下。如告
子之徒者。而內外之學雜矣。只爲這病根深。入士夫骨髓。故

此一宗至今繁衍。

企望求得失必應之機。則當其不得。總未有可頑然設弗求
者也。兩箇勿求。總不是學無不求之理。提破綱宗。極明不
得於心。是從前粗疎之病。正於此處受驗也。總不得正從向來
勿求來。不得於言。是異日窘迫之苦。實從此處伏根也。總不
知求便生心。害政豈止窮迫哉。學問已注力於求心云云。聞
但說求心便不是。知言善養氣。皆心也。不得於言。不知言也。言在
外而知言却在心。勿求於心。謂不復求。知其心人。有不可之意。
却與孟子不合。孟子之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於心。今人說求心
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難言而求心。正是告
子宗旨。與孟子背馳處。如何反倒入他拳裏去。此不但不知孟
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帖上句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四 正義

言勿求心之助於氣。勿求言之理於心。故曰於非謂不得於心
勿求氣不得於言。勿求心也。學者須明辨之。
勿求於心。不辨理也。孟子知言正辨理也。非重言語也。
張子龍溪與端之學。與吾儒者之道。蓋終古而不合也。而議者必
欲強附會之。其非矣。後來講學。誰免此弊。今且反以客爲主。
雖大樽亦云爾。凡人難云心之可同。而不免於迷之本。異端
程子云。迷從何來。可知迷異者。心本異也。異端者。將一無所
求於天地萬物。而惟我之心。故可獨存其本。若我備方。將有
事於天下。而豈可徒守其至虛之心。故不得治其本。是以論
心者。必兼論氣也。此論極極。但是而非他。豈得謂知心而存本
聖學。豈單爲經世而然耶。如此說。則孟子養氣之道。反爲功利
之宗矣。自家本領全然不懂。直看得錯者。越粗淺。告子之所

謂心者高妙而深微便其終身為山林寂寞之流可也若復不
免於應世則心亦何所恃而不動耶他寂寞處便失其本底
不待應世也蓋其治心者非也（錄）大率道德之言越最遠
一乘非不高妙然豈能至於高妙乎故學者儒者多君子儒而
學佛者皆佛儒者觀於佛氏之言既不就亦有亦不執無苦
子之學所謂真頭乃禪宗之所何謂之外道若非想非非想若
耶然總之不可以用世（王）然其端實有精奇之處可以自樂
若竟斥其無當安能服之（錄）昔當年一時名士作者評者皆是
此一則議論已假矣下位下乞命矣國安得不亡世安得不
亂耶此與王何稽阮之壤晉同為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觀
為空言無妨亂道也如此文所言將謂異端耶能治心而不可
應世聖學專為應世而治氣其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端之
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為
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為治使心合乎一而
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所謂知其心而存其本而本無不該
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用世正為不知心不能有其本故
本不可通如其本是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不能應世彼且
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才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
無作用矣謝顯道解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子曰本領不在
齊至現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要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
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中淡寂寞以求最上之高妙是以本誠
異端而自斷子宋以求勝其不為處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
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為二判而為二則所謂應世者
已不關本體已自流於功利則儒者之道已遺出二氏下矣安

得不皈依乞命哉
陸龍其文自記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
失因目為禪定之學其竟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為應事
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耳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
亦何能以應事故者自覺有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
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
悍然而已以其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為王介甫之執抑矣
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夫抵陽明天資高故能守
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為介甫之執抑矣介
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拘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拘者也
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拘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
強故成執拘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為發摩矣故為陽明之學
者必至於拘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謬告子為老莊禪
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無樹者守其本根不
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
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
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為告子也然則百餘年以來
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莫范疇所難放蕩後生使
指神翻然改觀至今為愚其罪深於桀紂者誰謂前輩諸先生
亦皆心疑之然皆包羅和食而不取直指其為非是以其下益
深而其禍益烈讀此文自記為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
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萬倍守其
心亦能應事即朱子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非禪
之力意然如朱子所稱必為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

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接陽明所爲皆苟且儻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撫奪下功，縱兵肆掠，聚賭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攻而知也。實錄無其性警敏，善機權，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或曰：子何言之激也？曰：是則是非，則非無準。融無矯激，陽明答羅整菴書，直指朱子爲洪水猛獸，比之爲楊墨，楊墨之與孟子，不可以包羅和會者也。使其果是，則朱子盡非，亦不可兩立也。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關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

夫志氣之帥也。六句自翻斷上文，可字意側在氣邊，然語語與志字並下，不但側重不得，并互發不得。若側重互發，則公孫不必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只兩兩平下，用註中幾箇虛字，斡旋其間，便見每上一句是承上，不可是實，每下一句是駁上，可字是主。

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問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仄耳。孟子平中之仄在氣，而公孫所疑之仄却在志，其錯結處在此，却預爲清疏不得。

持志中，便攝入知言一節工夫。

既曰志至焉節

孟子氣次句接口而來。公孫丑氣次句略帶而出，此是公孫丑思量不通，恨由既曰二字。是公孫丑思量不通口氣。

公孫之疑不在重氣一邊，而疑在至次字，以爲既分至次，則自有輕重矣。

志固爲至氣，卽爲次，丑只不曉得箇字卽字耳。志壹則動氣，二句道理本位，畢竟氣輕，客問語意却側重氣說，兩句若不平議，則語意不盡平議，而不側重下句，猶未盡語意也。兩章字境界不同，其爲動問不同。

故問夫子惡乎長節

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若先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待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不動心未嘗無守約涵養本然之功，然必知言養氣內外交培而根全。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工夫總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則

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其知却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卽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良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集者事，積聚之謂，若統乎良知，則良知卽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集義，則義又在外面。

養氣本於知言，卽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因巧異是也。孟子淵源曾子，以學孔子嫡脈在此。

兩我字對定告子。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節

此及下節孟子是得如此，此所謂難言也。非孟子善養于古，誰能通此。

至大至剛是現成體段，却須於養後見得。

自天地之正氣流行於造化發育之時而凝會於體質
完成之日則吾之體即天地之塞也。原只是天地東西故還
他天地一氣。天地之覆載固極於無際是氣之充塞是與之
同流蓋因其所固有故取之而自足不強其所本無故擴之而
自充也。到此方信得本來自足人人不欠全在吾養者同德
得之。所以曰難言也。

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聚須工夫到
得此地纔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
得聖人體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空然模樣。事
竟影響難信。故孟子曰難言也。此節止說不來體段何須說到
直養工夫。豈不直養人原無此氣乎。非也。人人有此氣。因不能
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不得見。故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
呂子語錄卷二十六 王

縱信得此事真。說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

此節只說箇浩然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
間足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段不會見
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無害句。見曾做工夫了
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害四字也是現成話。不是說工夫。
流行滿滿更無空闊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天地間無非此氣。
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一箇身子斷差
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
之氣。位天地有萬物亦復流行滿滿更無空闊處。所謂來也。
子云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是
何等體段。卻只說做人事物制勝之具。已最粗鄙可笑。忽云

說到極天地細萬物又何其誕矣。蓋惟其端不知天故多僻。
天地以自大其實淺陋無有也。

天地之間氣雖而人純故人能塞天地。
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聚處卻在天地之間。若離卻
之開。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大。誠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
之間也。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充周生
壘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節

上節是氣之本來體段。此節是氣之養成功用。界限元自不同。人
因有句文法無異。便看兩氣字無分別。

上節言本然體段如此。此節言養成之用。如此界分極流人作直
養二句便占下文作配義道又懸空與上文無別。

呂子語錄卷二十六 王

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非謂凡人血氣之氣
也。故下文又云是集義所生者。下是字便是此無是之氣字。

此節是養成後於處事應物上說。正見用處。

義道都在身心內事。爲上右則配字自精。下文候字亦有分曉。安
配是一氣出來要只是一氣耳。

至大至剛只說氣不可贊道義。

配義與道。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著出來。若義道
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配字在空巾紐。但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須是
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亂不得。如人也曉
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中間消泯。或雖行而意氣衰。雖
皆不能養成此氣故也。故朱子於此節氣字指功用而上節氣

字指體段

徐伯有謂氣須合於義近者無義道則氣僞者云無氣則義無
便說不去然如此則下節又爲贅大全家引諸說已辨之義
道固不可云僞當是氣僞蓋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並所以
不能配義道而僞然說約又有以爲非氣僞乃體僞者說正可
參要之皆非配義集義混一之說耳僞字即指義道僞有其
說不去此說肆於京黃黃宗禪而叛註其義外之學故云云耳
若集註之意則以氣與義道同爲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
告然則吾之義道亦不能行即行亦不能並乃所謂僞也故配
字朱子以李延平一滾出來解之黃爲禪學有得義道便是外
邊事空然在天地間如何會僞故云說不去不既知氣配
義道之爲是又曲爲兩駢之說得非所知仍有未知者耶

孟子語錄卷二十六

上經

義是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共理義之盡頭統體處便是道義
與氣最親切舍卻義氣亦無從配道舍卻義道亦不能生氣故
下文但言集義與字最宜玩

是集義所生者耶

義襲不必定是虛僞只一二事偶合真義而不能持久則他行必
多不慊於心浩然之氣無從生而僞矣看下行有不慊句註云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如
此看乃見下文必有事焉三句工夫正在積久處

特外之耳便不是義

必出義則遂外求焉外之則不求矣外求者內之也自告
子外義卻不是與義人告子之外義與義者之外義正是相

反之病只是同一外耳孟子外義是釋氏有悍然不顧一切
皆因緣根塵於性無與之意聚義是桓文假仁假義之意正
深於佛學故於告子外義不能不一回護也外義即是外
惟以爲外故可襲耳外義者必襲義如異學既以讀書窮理爲
蕩外及其立說又必襲力行立大者主靜體天理知止致良知
慎獨諸經傳之言以行之故未有不先外而後義者也但其中
有淺深高卑之不同其高且深者笑外而襲者之僞飾索性以
不襲爲外然究竟不能不襲如大智知識觀一切皆幻妄而上
堂受戒拈香喫茶時又極精於世法他極怪者外到底離外不
得蓋外邊義理原無一不是裏邊的有外求者正非外義外義
者必不外求姚江以事物上求至善爲義外正坐此病正希爲
彼學故應作是解于子從而兩觀之恐亦不免僞矣也

孟子語錄卷二十六

三

此是推求出告子不求氣病根非辨義內外也看我故曰三字胸
中別有告子一篇書在

必有事焉而勿正節

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根緊有事就而字一轉是我足證非
平舉也故而字中雖有燈久而無轉折心勿意二句又從首句
中說如此而猶未也則又但當如此看詩中其或未充四字則
二句上確有一轉折俗眼迷離輒將三勿字排頭平看不辨界
限糊塗即心字然無安頓處

氣之未充有二日忘一日助長勿忘助是未充
之法不是因忘助而未充也

三勿爲作三平就極粗其中卻有相因而及之理故多一直看去
不分層次只是心字無著落遂有連正字讀然畢竟三平

來正與助長卻復混雜清自集註發作兩截有忘恰與有事對
助長恰與正對加入其或未充一轉枝葉相當心字轉紐分明
而三者相因次第又未嘗不具道理到的當處自然落得開舒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句前單亦未始過勿字
作三平看者多有下文注云舍之不標忘其所有事振而助長
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則勿忘即非有事勿助即勿正仍就
上句申入一步耳若作三平說則勿正與勿助不幾復疊乎或
又作三平者相因反覆之說宋子云不可助一期待之心待之不
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為又云有事勿忘是簡集義工夫勿
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作物事不得由是觀之即有相
因意亦是有事與忘相因正與助長相因若正與忘忘與助未
嘗有相因之說也

呂子語錄卷二十六

孟子

三勿字作三平講者固屬謬解即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
樣者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輕味必字而字可見下
兩句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翕味注但當不可字可見

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能免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
勿忘是前之直養勿正勿助是前之無害故節末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害字前後相照

子助苗長矣趙神只在一矣字矣者夫詞也了詞也連詞也苗長
無疑矣矣一日苗長進矣成功已畢了矣惟夫則倉箱在望喜
極惟進則獨得之秘於極惟了則只消坐享逸極

何謂知言節

彼淫邪過非窮理者不能辨也義外之學正不解此
養氣工夫孟子言之詳矣惟知言工夫至今人不曾講者

聖賢之自古與端之流禍以言語爲端以政事爲要之皆有
得於心爲之端後世學者正被此意惑誤耳與端無心得無功
行亦不足以成其端不是以政君卿士大夫但其所行非
聖人本天之道末有不善政事毒生民者也其門下堂室是
何人物惛昧聖道爲其本心之說所惑溺正性之所偏與性
之所全其各有於所天云云此不足偏全是邪正之分若偏
全則害亦小矣與端之教即幸而不得志也其禍尚小不幸
而得志也其禍遂大此說不然楊墨佛老陸王皆未嘗得志
其禍雖烈申商雖幸得志其禍尚小中庸中商雖幸之說
不幸而見用故害於政事之禍如此其永也楊墨幸而不得志
故害於言而已不及政事也其幸而不得志害不及政事者五
子闢之辨之力也故夫知言之功不淺小也老莊未嘗得

呂子語錄卷二十六

孟子

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與端之害政事
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隆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於邪說至以其
說入文字即大士亦其一也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於
其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故伯宗謂幸不得志幸於言而
已不及政事此猶未明孟子之言者也

曰惡是何言也節

學不厭四句過渡語也直趣到既聖矣住

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即以不厭不能盡仁智也以其不厭
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承當如此看

惟知故不厭惟仁故不倦也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
學不厭三字在孔子極說得淺易從淺易追求其所以然則最顯
幾見簡智字正得子貢知足知聖之妙若先暢發孔子是哉而

以學不服裝煥之便然矣

學亦世人所汲汲之端而彼不服者必未嘗以為汲汲也故謂儒門汲汲者只是粗心欠聰明耳不厭於世事者不厭於道德為程此種極多於世故非井語及學問便頭痛便是下愚

日伯夷伊尹何如節

可以仕則仕四句道理本如是聖人恰如是迫得聖人分最出方見四句所以然

四可以即天道之不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此四句須一氣併讀乃得

日然則有同與節

數節皆孔子為主此節卻以夷尹為賓中主

孟子語卷二十六

商末之大勢不歸于武必歸于夷夏季之遺墟不收于湯必收于尹此疑未必然朝諸侯有天下只論其理能不論時勢也古者得天下以道而其大則有以德者矣道德不可分上此老莊之謬也

兩段合來纔看得聖人身分蓋然自俗服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卻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而看得下半段是廣備家當耳

幸我日以下觀下夫子節

此下三節只實証一異字耳無甚深義

子我服孔高舌根妙直是道得道然無礙據謂今人信不及天下秀才胸中也只作得學過頭話看耳

子貢日見其禮而知其政節

四箇其字明明虛指自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選家反說包有孔子在內孔子安得有禮樂與政且子貢與孔子又何消禮樂而知耶此種俗解令人夾七夾八胡纏纏言反拋荒正義惑亂後學不小

世絕交禮定於先而政奉而行之於其後若此則當云見其政而知其禮矣緣他誤看了政字此政字是全體猶云功業也非政令之謂也

有若日登惟民哉節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俗解頗多有謂上句是說羣聖人下句是說孔子者其荒謬固不足辨又有謂兩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人如霄壤之隔者反比而同之而羣聖人之於孔子未達一間者反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蓋此兩句皆就凡為聖人者而言言聖人之生固有異於凡人耳

孟子語卷二十六

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異若有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衆人與羣聖先單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總說孔子更盛如今今聖人出類二句人看來一樣則復衍無別於是這為一句指羣聖一句指孔子之說尤為杜撰不知雖一樣指羣聖而義原不同類指庸眾舉指大賢以下此解從來混過

盛字原是與聖人較量不指及羣生

世盡性踐形者之準則則非羣聖之可與矣孔子之盛於羣聖者不止此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有集大成

聖者不止此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有集大成

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
仰看小丁孔子也總是於聖人真貨分量信不及疑孔孟疑焉
朱都只自己眼孔低小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王易而霸難五霸七國狂費許多氣力畢竟成何事業事半功倍
王齊反下此是孟子獨開之論此章本旨也

首節

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真自裏面做出
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著幾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爲亦
如無有此朱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暗合
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陳龍川追點功利之鐵以成
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關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疑卻正知見有
呂子語錄卷二十六 孟子

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亦古今聖賢扶救人極之同心

以德中體用具足

以行都有實際

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

非兩層兩層看便著假矣

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

不待有疑際在

待大是有所憑藉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

濟

以力服人者節

心悅誠服是人服非服人

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

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服字氣象便不同人多以例同議失之如

七十句固証悅服之誠卻正見不待大之盡頭處

說到孔子大有正爲不待大左証到極頭到

全旨只証王不待大不大到孔子而極眼目須前出

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

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

亦至孔子而極百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

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此之謂也微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并不粘湯文至武王更開
客矣

孟子曰仁則榮章

呂子語錄卷二十六 孟子

知惡之節

大旨爲惡厚者轉計故下文曰未雨曰侮子曰白求禍刻刻在危

亡立脚從此看及是時二字是何意象右之作真開服說筋魂

神憐矣

詩云危天之未陰雨節

徐春谷云云從天字以字講出道字攝古今治亂之要此篇

者論道本領處及時從天也修明政刑破民也

今國家開服節

上開服是明盛之開服其間服可幸下開服是設歷之開服其間

服可危字樣雖同景象自別

孟子曰得賢便能章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處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

固不只此也然王者規模大段已具
前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者未即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
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前五節只空說箇王政感應如此引動能行感者未有實事願者
亦止在人情向慕邊耳

首節

須是王者之尊賢使能此中自有學問本領不同羣雜雜用
人止道得風雲會合之盛與嚴父招致之情只是窮秀才自妄想
出身事與立意無著也須聖會朝廷所以需汝曹者何汝曹所
欲得效用於職業者何則妄想俗情頓盡下文都在皮肉矣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賦結納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
百錢錦繡千純之謂也孟子此言亦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言耳今日代孟子作文而其所目者猶然憑賦結納之流其所
注意不過百錢千純之毫而已嗚乎不亦難乎亦由其胸中所
謂賢能者無此傍條所謂尊使者無此見識如何操觚時平地
生得此傍條見識出來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軌正所謂聲氣之同彈冠相慶并
市馬膏意也

亂朝未嘗不用人古今通犯此弊蓋嘗觀天下之士當人主
之邑而前著者有故焉其謀議者近習嬖人其操爵賞者大
臣廷吏則逆知其身之難進而因以不進明高後世賢亂之
源非先生身親之不能痛徹如是神廟以來何政天下事急
承於宦官而施行聽之吏胥士大夫拱手其間自竊選擇而已

如門戶勝負人皆以為士大夫爭黨不知皆宦官之黨爭勝
而士大夫從之耳讀此令我追歎
三代教養造就法備而化久故人材迥異戰國時此道已壞卒不
能孟子但言用人之法蓋人材無特茂有但用之得宜亦
足以濟後世求賢罔治不過向此中補苴布擺耳孟子卻便講
井田學校正為後來教養地也

首節而不征節

應併說商之逐廢居也利倍義于農其說時也亦倍諸于農
然農有水旱年有凶歉則先王有捐租減稅之議以寬之通之
于商其望滯折閱與農略同獨不可以推捐減之意乎則但可
議法云云恐不盡然則所謂法但當施于折本之商如勸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商不可定盈縮不可算若焉得瑣屑而法之有農之升而商
與農其法均有不征之思而商與農其思均寬農而道商之
所不平於農也商也不平不得與商均乃大不平耳先王之
道平民之道也恐不得平有先王畢竟寬農而惡逐末待之
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厲而民居六區初無
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厲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厲故但
法而不應此是兩樣活變為用之例非一件同行者故張子下
兩箇或字可見此作竟與應農均平看太過矣

原無夫里之布節

三征各有義指例難通用罪不重科將從王設立夫布與屨之法
原頭講透情理自然明通則至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節

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為擴充之的將幾般事業都消納在大虛中來方見此是上一節註脚下五節總目不然打成兩橛矣

此節原只指點全理非稱量事功

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具

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微語非肩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中見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

以行二句正好與離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時先有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處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載物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三

正編

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在此章又偏注政一邊蓋下文專講擴充也

離心政互舉章意原承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

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未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

旨

程深又凡後世之政未有不託于不忍之名者也而所不能託者其心故夫苛政行而民不服仁政行而民亦不服先已失其所起之本耳說透漢唐以來賢主不可謂三代病猶漢唐極盛之治人終不心服事竟與鐵作銀不得只爭得這些子以行二字便見火然泉達意思

以行中正有事在便是擴充根本

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義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行之眾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聖人與眾人交接處孟子就上文指出示人緊語最急

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並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

先王亦有擴充但不同耳

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乃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窮與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

以行是著力字看後橫而充之火然泉達是其氣象皆是自然便能行須者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

呂子評語卷二十六

孟子

正編

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著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緊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

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為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中指引入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

充到盡頭便是先王之以之行

凡言三代不可復者皆從私心上商量耳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

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荀世慶勝之學雖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禮哉王者之典制度文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剝絕文復何望乎

心爲先王自主之心政爲先王自有之政惟剛以相濟
云云下擴充二字火然泉達皆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選
甘輒吸從孔殺中生活不肯留心愛養固是由儒子根根即秦
皇漢武殺人如梟至於仁義道德畏如毒藥亦是犯虛怯症非
有餘症也太末處無所不泊獨不能援火賊之上仁道雖非
復如是思之三歎此典言評也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
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彼長篇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
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彼欲行三
代之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
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惻隱之心節

此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
孟子語卷二十六 孟子

卻欲人識其體用而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後內
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使盡其量正見重在行不忍人之政意

端字便有擴充在

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然畢竟有一定之是非非在蓋莊
子只知是非之生於心而不知所以是非者之由於智是即本
天本心之分今人情入說道理也只怕是非二字然究竟虧滅
不得是非之心是天命中智之端但說是端須擴充始得若不
擴充則如火電光其不倏然於旦晝者幾希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
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漸滅此天之一
定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節

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即貼在擴充然達上講不是知一件擴充
又是一件也

知字極重宋子謂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孔子曰里仁爲美節

羅文公本是不仁却曰焉得爲聖賢之言儘可三思能擇矣然
後問其仁不仁後尚未知仁何暇遽論仁耶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章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足較量三人品第也

禹聞善言則拜節

下之大處只從此渾化其迹非於近之聖有加也

大舜有大焉節

孟子語卷二十六 孟子

第一句緊接上文說有大正在比較上看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較量之詞
則由禹地位雖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搜出樂善極處耳有大
焉句自應平對由禹說

黃澤耀文公之而不私究竟非舜之能公之也蓋善之最目如是
其若焉焉耳正是舜能公之巧說不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與人同自是舜與人同舍從樂取自是舜舍從樂取與人爲善
自是舜與人爲善善之量固自大然非舜何以見其大若謂非

舜能公之足即不特不藏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諸佛衆生同在
大則覺智非聖賢所謂善與人同也於自家道理不曾講究親

切而喜爲高言巧說文人每患此病後世多欲如漢武前曰
吾欲云云雖霸如唐太宗而曰行仁義既效斯皆岐人已二之

矣陳亮乃欲使金銀銅鐵併歸一治何哉或問公每謂陶庵為永嘉之學今觀此文大結義同前得毋有未然耶曰諸君其上句云斯皆岐人也而一之便見其真同而矣漢武帝唐太宗之仁義非仁義也今但云岐人也而一之則其有漢唐之義則陶庵特不自知耳而反謂同甫亦猶王伯安之誤禪也

取諸人以爲善節

孟子

此節就道理推論不足事實若呆格舜意中作用失之遠矣

取諸人二句就通語也上句按上下句起下

取與二義總洗發善與人同起下莫大繳上節大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下句中推論一步作

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權作用矣

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請有兩層歸併止一層

上句只在舜身上想下句在人身上想便得兩層處上句在舜想

到入下句在人想到舜便得一層處

舜只是自爲善耳因爲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益遠即取爲與是

極意形容取善之效非較量功効爲大小也須句句是孟子推

論舜胸中著絲毫不得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首節
非其君不事要活畫出一清字來即要於清字中活畫出一隘字來若只寫得伯夷逃歸通風遂成一口外頑民如何道理

孟子曰伯夷隘

清和隘不恭固並行不掩也

隘隘不恭古人之隘正欲別開古人之真隘正是孟子開微之

以夷惠爲牌而後人之隘不恭也以隘不恭爲牌而後夷惠之

自爲夷惠也然則其源仍出之夷與惠耳然孔子又曰伯夷不

念舊惡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學者爲參案以觀之

可也

須識得隘不恭之外自有夷惠在夷隘惠不恭外更自有不隘之

夷不不恭之惠在自不消爲夷惠幹旋而當時學術後世流弊

自能不爽鉢黍矣

患非真有玩弄世之心也依依之情宛與無知之嬰孩

共出入而無心臟蕩之懷如共無情之鹿豕人其羣而不亂此

患之以不恭成其聖也非此不恭則俯俯以就人所謂同流合

污者亦此也惠猶得以成其聖也哉一肚皮輕薄如何說

得聖人如此才說得有些身分若今世所說不恭何待君子始

不由取看自記自以爲聖人身分矣不知止到得莊列境界

與聖人仍無涉也但看得似莊列一轉勢必仍入隘耳宋所謂

一肚皮輕薄更放下與低人比較所指又是說那鄉愿一流

宜其以莊列爲聖人也大凡莊列敗壞孔求勝於莊列一府

不知進上而不知退下所拍不恭乃聖人之偏處其

辨甚微正希却將來做柳下本領看故越深求越差去耳

呂子語正編卷二十六終
孟子

上經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客與友人言秀才不會應變處事只是窮理工夫缺大機講作用便非孔子曰我戰則克豈作用之謂也孟子此章正要如此看蘇老泉好談兵者權衡各十以饒孫子此意便低若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而公平以爲難文王之戰不是過亦負腐儒之論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節

封疆正所以城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砲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

黃澤望經解天物者必收億兆之心駕馭英雄者務集區中之

勢云云此策士謀併之言非孟子所謂得道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

策士所講人和都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所意

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選

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這些

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於此不正是正隨策士權謀

圍積中此漢唐之所以終不能返於三代也附卷喜史學看子

功利作用故未免夾雜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孟子一生宗旨也

陳臥子文直以好雄權詐作用當之正與孟子作敵矣

多助之至一句正是中論多助義無兩解

附此章文

附此章文

大賢以王道言兵凡言兵者皆謂矣夫天時地利固最勝之見也

而必勝不如人和人主可不思得道以致之哉且天時地利人

生其間紛爭而不得和而戰之事以起而所以戰之術以保凡

皆以求勝也然有百戰百勝而不勝之理自在及未嘗一戰而

必勝之理又自在豈其爲術特殊與抑求勝於戰之內不若求

勝於戰之外也求勝於戰之時又不若求勝於戰之先也自君

子不言戰而天下之言戰益多自天下爭言戰而君子之言戰

益少遂疑天下之不善戰者莫若君子若矣而所謂天下之至善

戰者則莫如君子何則天下求勝於戰之內與戰之時則曰天

時地利曰人和君子求勝於戰之外與戰之先則曰得道天

下言天時言地利亦言人和其視人和猶之乎天時地利也先

有一必戰之意以求人和故生聚教訓之法霸者用之歷盛而

廢衰其盛者人和也其衰者不得道之人和也君子言得道亦

言人和其視人和非猶夫天時地利之人和也先有一不戰之

意以求人和故仁漸義厚之事王者用之愈隱而愈顯其隱者

得道也其顯者得道則人和而天時地利亦環至而立效也自

天下言之天時地利人和無異也而吾以爲大異也天時雖精

等而下之至不得與地利等地利雖險推而上之亦僅可與天

時抗以言乎人和則皆不如也夫六神七殃不廢吉凶伊闕孟

門不棄形勢然人和可以得天地而天地不可以得人和也不

然以弱小而或受久遠之圍以富強而僅效堅壁之計宜多易

奏之功矣而不勝者如是委去者如是則何故哉謂其不如誠

哉其不如也自君子言之人和其要也而吾以爲尤有要也天

下誰能助我者而自我多之則已不勝其多天下誰非助我者

而自我算之則并不止於真惟至於得道則無不勝也夫則要害不害不修謹稱干比戈不廢明威然人和而不恃之地利亦得道而有不求之人和也不然以仇敵而生財腹之中以腹心而望河山之外宜多相伴之理矣而所順者如是所畔者如是又何故哉謂其必勝誠哉其必勝矣蓋天時地利亦爲有國之福而得道人和自具兼收之效而天下之至善藏者尚有過於君子哉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

孟子將朝王章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節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於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服善開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

孟子

正論

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帶外王體用其在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乎君即厭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於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

熊伯龍之非其道也梓色貨利之私凡可以陷溺其心者累有口而莫能防云云非道不陳是反嚴語以起下敬字此是講得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非字不敢字更字字著實學孔子之祖述既不得不有他途並進之憂欲稱王如反手又不得不有抵掌侯王之事語錯入杆杖直尋去一見諸侯而大以王小以竊且以爲不可若欲齊王而不得不抵掌侯王

然則趙朝又何害不幾反與章意相左乎此亦不過做陳子王前四字而下語稍不照管便有病

梁啟超又云不陳堯舜之道必有非堯舜之道以佐其邪而一陳非

堯舜之道反或借堯舜之道以文其說楊墨同非桀紂虐王亦稱孔孟新莽荆公亦說周禮

非字要看此一字中有許多功利縱橫邪說在

不敢中有許多委曲陳字中有許多責難陳開作用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開邪

兩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開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異

言潛移熟察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

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到堯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

是堯舜尊領乃後世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

孟子

正論

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進

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道對王便是堯舜即是謏語道料王不能到堯舜便非責難看後

云見王退而有去志則齊宣之不合也久矣

曰豈謂是與節

分明說尊有三意中卻只有一分明說各自爲尊意中卻互相爲

尊三子中有平勢又有側勢方得孟子下語脈

孟子未嘗輕辱也但爵止居其一耳

呆講爵尊不得竟說爵不尊亦不得重說朝廷不得輕說朝廷亦

不得只於朝廷下加一則字看便字字靈活矣

講德字須見鄰國學問風流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語只說出

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漸德也

人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貴主爵爲德之對齒即是德之佐彼爵齒同貶者相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節

以商鞅大有爲之君蓋嘗卑身戢服以觀天下之變漢唐英雄行德豈可與語尊德樂道之君交視其臣皆吾平昔等夷而常以握手定交結草莽之知一發與尊德樂道無涉後者此見定到殺戮功臣矣觀其君臣所著作而後思者固不必公庭之足各矣如此則非則就之乃或就之耳不知不召之臣乃師仇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爲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乃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密爲英雄作用也此文全不道著只演得一齣雪夜訪趙督耳。

孟子評語卷二十七

湯之於伊尹節

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

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

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管仲二字微讀看得管仲一文不直下不可召說得管仲崖岸軒然中間且猶兩字顯然而出。

亦非極詆管仲總要跌醒且猶二字耳。

孟子之平陸章

直尊難交距心何罪背齊王之罪耳。亦亦是各當其罪距心烏得無但須分首從耳。

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各正己罪其意正在不相借處則六夫之罪本于王推助未嘗不是然有失此。

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節

循良假之事柄使之勤心於田疇耕稼以阜其瀉而又精計於貴賤盈縮以制其變雖遇凶歲可無飢民矣何必遽恃人主之斧鉞而極是然須從人主正心誠意親君子遠小人始不然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節

則必兩字緊接上受字來只好於未受前將度不得子既受後而量。

求牧與爲應無不得而字一轉頓然色沮故而字前極發憤而字一轉便登而字前極擺脫而字一轉便呆其呆且窘者無他耳。

要逼出反詰其人一條生路與他耳。

天下大禍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不復知用救民之官以致生靈塗炭害胎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

附此節文

齊臣自有得爲之貴乎嘗焉而知愧矣夫大夫則未有所得焉者也非反詰其人即立視其死故且有然而曰兩何無罪與謂國家受才臣之忠不若受庸臣之忠深何則才臣之忠在爲天下共見其喜功之多取故難有可原之心而其罪彰庸臣之忠在不取爲天下且共白其尸位之無他故難有其深之禍而其罪隱夫庸臣亦不自意其至此也惟避害之計刃而避之術無暇持祿之念深而進退之義不立故阿世苟容其患也。

於殘忍刻薄之所爲而庸臣之學術長爲屬於民生國步之關以平陸大夫論有大夫所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者焉有大夫所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焉而大夫樂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嗟乎其果無所得爲也哉夫老嫗之轉有轉之者也壯者之散有散之者也此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有所得爲者在未轉與散之先即老嫗之轉雖欲不轉焉而不可得也壯者之散雖欲不散焉而不可得也此真非大夫之所得爲也然不可得而自有其得爲者在既轉與散之際常未轉與散之先固有爲之求之一法焉獨租賦恤之德江格於下施亦謂之無術也悉草野之隱微而呼號爲可信審政府之逆計而措置爲可行豈非所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在此未知服官之難者也若成例焉不可以擅改有上有焉不可以逆撫於是舉其不爲與不善求之私而并責其罪於朝廷則求之一法廢矣然既轉與散之際尚有反諸其人之一法焉貪殘刻吝之政固猶存已稟亦爭之之無人也以膏脂事權貴則去就可輒不以催科博戲最則進退自裕豈非不得爲而自有得爲者乎而大夫曰否此未盡仕宦之巧者也將沽名乎無以保首領將植節乎無以長子孫於是隱其不有反與惟恐反之意而盡發其罪於朝廷則反之一法又廢矣臂之爲人牧焉既不求夫芻牧又不斥其牛羊主者不以爲非牧人不以爲疾當帶蔽野龍斧不其傷友徒屬轉相秘授蓋自受事之始以迄報績之終獨有立而視其死之一法爲極良耳言及此距心之罪不可掩矣不得爲而遂無所爲何貴乎有康濟之略謂是勢之無可如何也無可如何之勢忠臣以之盡瘁鄙夫仰以之養奸若之何沒民之生焉

大夫養奸地也且有可爲而終無所爲何貴乎有明哲之謀是情之必不可得已也必不得已之憤烈士以之殉身金玉卽以之誣禍若之何敘民之命爲大夫誣辭計也然而幸也大夫其猶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察已惟此引咎難安猶足便包羞集詬之倫然而惜也大夫其能知乃罪也進無以匡時退無以察已雖或撫躬自悼卒成夫玩世詭時之學焉嗚呼此心有距心之罪不得上歸於王故王亦自有王之罪亦不得下移於距心也哉

孟子謂蝦蟇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章

首節

今既數月矣數月前數月中蝦蟇尚有寬解旁人尚有觀望即從寬解觀望盡頭處轉出既字來數月日日有責任在不是忽然

皆過真無可解脫

用既字以吸下人亦知之但下文云未可以言與不曰可以言矣若吸可以言矣則既字口氣極嚴極正今吸未可以言與則既字口氣極尖極冷

齊人曰所以爲蠆蠆節

爲字只是別人事端在自己身上見得極開極醒尚且如此耳曰吾聞之也節

節海國之大賢以爲齊者自爲而言與去皆不必矣曲折反失當下當然之理君子之居人國也有輕世肆志排難解紛之意則不可受爵祿爲其盡地爲限不敢代庖也都是詭玩心術行徑彼國在可治可亂之間吾亦置身於可進可退之間高致妙用莫過於此齊人何足以知之哉是何足爲聖賢之高

妙孟子之雷齊爲行道也齊無學焉後臣之實則不足與有爲故不受祿而王猶足用爲善故望魯不忍即去此孟子之仁義交至也砥礪一事但就語言電齊人一論則又就孟子言孟子各有所當無非至道其發軔也初不爲齊何況自爲言外推論謂其即此有益於齊而無傷於自爲則蘇謂孟子以此爲齊自爲則純是權衡作用非聖賢心事作爲也篇中所言竟足魯仲連論贊與孟子毫無關係仲連嚴詞說客中之高手耳龍時玩世之學豈可與言仁義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章

齊人伐燕節

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孟子終有戰國風氣口角顛刻

燕人辟章

孟子評語卷二十一

九

正義

東賈曰王無患焉節

又南英文云云庸妄人此駁聖人偏有他許多庸妄計較庸妄

証據看得聖人作爲極迂疎又要爲聖人婉惜出脫讀之令人

絕倒然且莫便笑後世學者好以漢唐情事議三代以私淨心

術揣聖賢謂古今智愚不甚相遠大都皆陳賈家奴耳

又又文自謂周項民殷忠臣貶武王護管叔皆得罪於名教不可

不辨便殷可圖復以爲忠則微其之罪上通於天矣此極背

理大不道之論得此足破千古狂莽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節

看周公節也四句周公之過何等光明洞達豈待後人爲之解說

耶蓋此時只宜有過不宜無過豈備不具此識見妄下一轉曰

其有過亦如無過節此呼喚衆之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節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節

非拔周公曹援援文王曹不援舜禹李密援湯武援者自援但

無傷于古人耳又反吾意以全名不如順吾意以全心心全而

名何傷焉古人之過多從順理來不從順意來順意則真過

惡矣矯吾術以詭是不如理吾性以有非非存而是何傷焉

此句好古人之非乃至是而不易明者也古人之過皆從理

義上起不從心上起理義有何過此有二例一爲真過一爲

似過真通者知有未至有理義相和以爲是矣而本止于至善

也似過者於理義極精而於尋常之迹違非庸人所易曉又不

可以古人此古人處無可如何只有引爲己過其實盛德至善

即聖人之所謂權也只此二種總於理義得過後望賢無庸不

孟子評語卷二十一

正義

憂危易厲而愈見其道多惟釋氏本心自信其心無他即以爲

無過故其行猖狂亦不自掩飾但以其不掩飾處自認爲淨然

爲真心白沙名之曰大理闡明名之曰良知不知於理義不合

處皆成大過蓋即此一點信心無忌憚之意本體渾純是過從

這上面發揮出來安有無過之理哉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季孫曰與哉子叔疑節

三章衣鉢梯媒恬無足怪矣近來集註家傳最精此術不特爲之

古之爲市者節

孟子評語云云處處是龍斷箇箇是賤丈夫世界平沉此性不

滅不須改換排場大家開關拍手真所謂會哭不如會笑也

孟子去齊宿於費章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師

不是責客以安賓亦不是望王之舉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周旋真是沒要緊即謂客亦齊王親近之人然不能維持調護於未行則亦難人而不算人矣

何以子思之側有人便能安子思何以繆公之側有人便能安世卿中謀是發其所以然之故方見其人之必不可闕無人則不能安是反跌語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夫出費而王不予追也節

天下之民舉安此是聖賢大非因緣平生志業在此栖栖齊梁諸

國無非藉以行道非欲與齊梁以代周也故此句是其真實本事不是大門面語然作爲有本安天下之術不出安齊安齊之功須得王用王之用否是在天命逐步歸實地不用一句敷衍方得孟子仁天下之心不同功利之上

南賦文勿謂子用齊僅一山高乘馬之篇也節用齊有王政本領在排斥管晏正是齊人病根是孟子治法

齊與天下一體由齊及天下有次第

天下之民舉安句有仁者之心有精微之學有尊王之義有天命之公有設施次第之實有審時度勢之宜不且此識見寫不出

子與氏功業

金聲又寫其情以畜君德大其心以觀世變云云節一意見聖字

中功用是聖賢心術作爲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節

題極多窮秀才大言愈潤綸愈卑卑緣其胸中純從時命起發想何用知非僕微倖萬一耳不道孟子所信處只在天信天即只是信我若無知言養氣仁義禮智根於心本領此兩句亦與自家無法看下文舍我其誰句便見此兩箇必字真是孟子肩頭肩大擔不是輕易打誑語從天字看破宗旨方與符命識緯說英雄者不同

下文時數平治專指王者而言若其間句止備敘名世雖得自在之意然未欲平治則孟子之名世已在疑信之間矣處處根定王者王者與便是欲平治無王者便是未欲平治孟子之名世固可自必也

呂氏語錄卷二十七

此句正要連上句看方見其間兩字亦非約略皮須之謂此必有即從上必有爲斷其間即從上五百年爲展須與上句看得成一又看得成兩始得

此句上句說其間兩字乃有若落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其爲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大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有後來漢高祖猶祠孔子而尊其道亦從學之義後世王佐不聞道故帝王之道亦微可見名世非必遇王者而後爲名世若必遇王者而後信則孟子之言未免故子謂並上句說乃有著落之評謬也秀才眼孔低微竭力要靠王者榜樣不道古之名世乃標舉王者者也

論語云云千云不講名世止講名世遇合之難低徊感傷
洵矣愚謂文之不濟亦正在此三代以來固無王者故雖有孔
孟程朱不成名世然必如此然後當得名世二字若漢唐以下
止成得英雄君臣不可云王者名世也然其遇合之難則名世
與英雄不異故感慨低徊亦復情深然畢竟不講名世便是本
領不同自有沒交涉處在

黃澤端曰古者撥亂反正非獨其帝王能任之也蓋必有仁聖賢
人翼戴其世而後功烈茂焉名世必王皆隨翼戴只說得功
臣耳大之所授不可強也然大丈夫際此亦足矣粗氣騰
語名世固無妄希天位心亦未嘗不以浮雲視數名也

三代以下一治一亂亦猶是也然其治亂皆數上事非聖賢理
道上事故漢唐以來君相但可稱英雄不足當王者名世之寬
呂子評語卷二十七 孟子

名世必孔孟程朱其人乃足以教導王者旋就轉輾此非子房
孔明之所幾兄攀鱗附翼因人成事之輩乎若乘時賢能之祖
何代蔑有以此當名世則不應三代後平治之運會反密且盛
於三代也

由周而來節

數時都從天降下民說來方不同後代議緯之學
陳餘泰曰今天周何以過其曆也哉謂功德有厚薄云云
過曆之故又是別一話頭此處數過言王者之不作不是說觀
改革周命也不然則孟子之志荒矣其數指五百不指七百餘
過矣乃指七百餘耳五百年王者興焉治亂常數七百餘歲而
王者不作則亂靡有定故聖賢以為憂若周過其曆雖永命千
年正聖賢之所樂又何為不豫乎後世英雄起革運好人生變

何神聖之心乃有識緯待命之術非孟子所云時數也
待命識緯便是後世欺天罔人作用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節

只要說出舍我其誰四字未欲平治如欲平治特反覆以央之耳
若徒作悲天憫人之語即沒交涉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七終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也而違於聖賢之
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憐以同自誣遂安之
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
治固有不相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君子欲破其無畏而
進其奮志未可以理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於凡庸之性而抗
之使高則何嘗不是平分論矣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
而尊之哉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
則又其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則以性善爲一篇抑退聖
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也而違於聖賢之
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憐以同自誣遂安之
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
治固有不相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君子欲破其無畏而
進其奮志未可以理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於凡庸之性而抗
之使高則何嘗不是平分論矣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
而尊之哉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
則又其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則以性善爲一篇抑退聖
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也而違於聖賢之
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憐以同自誣遂安之
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
治固有不相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君子欲破其無畏而
進其奮志未可以理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於凡庸之性而抗
之使高則何嘗不是平分論矣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
而尊之哉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
則又其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則以性善爲一篇抑退聖
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背立極

此節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兩句道理只一而爲說各有指背立極
之實性善者理之極處舜者人之極也知理之極則不爲外說
所淆知人之極則足以有爲而無暴棄之患兩句原並發大
文誤認言必稱堯舜何所以証明性善遂謂堯舜之說止一
千子批謂孟子子非堯舜氣緣由性字未明耳夫謂孟子豈僅
孩氣哉
利云云方見孟子此言是滕世子破天荒平生未聞之語
近世之智名勇功總非聖賢所屑計而惟循理去欲可以爲
國之基智名勇功正是迂遠不切事情之論即盛代之非
田學校亦非旦夕所得爲而唯法古立極乃以得發正之本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也而違於聖賢之
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憐以同自誣遂安之
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
治固有不相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君子欲破其無畏而
進其奮志未可以理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於凡庸之性而抗
之使高則何嘗不是平分論矣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
而尊之哉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
則又其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則以性善爲一篇抑退聖
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

孟子正義正編卷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人之所以自棄於下愚者起於自非也而違於聖賢之
品又見庸愚之若是徧天下也則以多自憐以同自誣遂安之
爲固然而不復可以有立天下學人大都犯此毛病遂不可
治固有不相多同者又走差性善外去君子欲破其無畏而
進其奮志未可以理凡之平分論也則莫若於凡庸之性而抗
之使高則何嘗不是平分論矣是其本來一耳豈孟子所得抗
而尊之哉吾抗凡庸於聖賢而人不能不疑則吾說猶未全也
則又其若抑聖賢之道而退之使下則以性善爲一篇抑退聖
賢之道更不通可恨其意終以性善之說爲不然耳

世子自地反節

英辭幾字謂足與語道在此人亦能試但多說成世子真有幾辭

話頭却不是當時相對機神要知世子復來見而坐立未定不

會開口舉似從何見他疑處劈頭一句喝破而今世子汗流下

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迅利處

堯舜與人豈有不一者哉道一非一人也人如何一得

堯與舜便不同矣

成嗣劉齊景公曰彼丈夫也節

一段總爲世子決道一之無疑

一邊打破疑團一邊便鍊策篤信力行以見人皆可爲處只引證

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

附孟子道性善節文

記大賢之告諸君首發性善之言復引以盡性之人焉夫性善之

言千言卷二十八

說古今之所未發也堯舜之盡性又古今之所故尊也孟子之

告世子必以此敬世子乎悟之也吾故爲謨言心而不言性是

性之名古未立也湯謂言性而不言心是性之理中古亦未明

也至孔子始明其理然而繼善之言則猶就造化言之也相近

之言則已合氣質言之也至子思則其理愈明矣然而言天命

猶未嘗直指其故言盡性猶未嘗直指其理也聖賢豈能異同

損益於其間哉天下言性者少則其言渾而全言性者多則其

言尊而正言性者大凡則其言斷而盡觀而有據勢使然也於

是孟子受業於子思而盡發其旨當是時天下言性者紛起有

謂性無善惡者有謂性有善惡者有謂性可善而惡惡者至

有謂性且本惡者由其說不至於胥天下而桀紂焉不止孟子

懼之爲之明其理且立其名曰性善而又爲之指夫全其理且

實其名者曰堯舜嘗以此教弟子待來學蓋稱絕不衰矣至是

際世子就見乃即以其說啓之何歟古之世子其教始於深宮

阿保之年則固有之良出於本然者無損由是進之以勸華亦

但充其義而盡其類故三公坐論而不驚今則宦官妾妾而已

矣習俗深則必爲之返其原不則本基既失而後此之敷施何

托乎抑古之世子其業成於入學齒肖之後則大同之量習於

論說者既深由是極之以綴絃亦止尊所聞而行所知故五帝

程功而不讓今則富強功利而已矣趣向卑則必爲之立其極

不則規模既隘而繼此之法制安行乎昔者書三見齊王而不

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是言也得此旨與然而孟子不明其意

也世子又一無所辨難也而諄諄然而囁嚅然但聞其委曲而

詳盡者無非此理也其指陳而引據者無非此人也約略記之

則以爲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云云於是而知性善之說爲至精

也人之未生此理自在兩間兩間者善而已矣而分而爲陰陽

陰陽皆善也自毗陽而亢焉毗陰而凝焉兩間且有不善矣而

滕文公問爲國章

井田學校之學孟子於梁齊皆略言之而獨於滕君臣反殺言之者何也蓋學校不難設井田不易行也難設井田不易行也近時有學校而無井田故云耳不知今之學校非古之學校也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俟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故易則均易難則均難不可分也齊梁之國經界亂矣強宗貴族以百數遊士奸人以下收放日趨於兼井而滕無是也滕父兄百官不欲許行陳相亂政滕未嘗無此患也齊梁之國壤地邱矣田畝之多者幾及百同戶口之多者幾及千萬故其難於整齊而滕無是也滕整齊若其人立法作爲耳豈以多可爲難易哉齊梁之國濶澤難矣其賢者務於首功其不肖者湛於靡色

孟子卷二十一

孟子

孟子

先王之道法掃地俱盡而滕無是也此所指齊梁與滕異處得之知此可知孟子詳略之故有先後無異同也音者苟悅之論以爲井田不宜行於人衆之時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田廣人寡尙可爲也本領不精則必厭於校辭部說此駁難之害也此言獨可行於漢耳去古愈遠則離開國之時亦不可行矣安得此悖道之言王者豈終不作子謂繼世守成之君難行則有之然亦領其人何如耳眞聖人定不難若開國之君無不可行者今謂漢以後去古遠離開國亦不可作最是亂道焉知大不生聖人邪卽萬世無聖人聖人之道不可易也況從來開國之君皆聰明有爲其不能復三代者皆輔佐之臣本領不濟不能導之止於至善耳亦皆此種議論附說深鎖故本領日下學者不可不先破此見也若乃無經賦之法

而徒欲推兼井之徒則破壞富室其又昔人之所戒論者不講井田經賦亦止惠富室耳孟子井田之說略於齊梁而詳於滕非爲滕易行而齊梁難也齊梁之君溺於功利聲色嗜校姦貨其志趣根本未正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所以與齊梁言者皆興起其行仁之本而未暇及條目然恒預九一座序孝弟之端未嘗異也滕文公爲世子滕卽能就見孟子聞性善道一之言不忘於心其志趣根本已正故及其問爲國直告以傳曰之詳耳然滕終不能有爲孟子期之亦止曰王者師新子國後世子孫有王者而於齊梁則曰不王者未之有以齊王猶反手正以仁政得勢而倍遠故齊梁易而滕難孟子所謂仁政王道只有井田學校會此更無他圖只可齊梁之國易行而若無志滕君有志而國不足行若以滕文而齊

孟子卷二十八

孟子

孟子

齊梁之國孟子之道必行三代之盛復觀矣後世儒者亦習於功利許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從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爲此卽三代之意蓋至是而二帝三王孔孟之道漸滅欲盡矣此永嘉事功之害朱子開之與金溪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歷此坑塹者雖陶菴之賢不免也

時至戰國蓋封建將廢之日也及諸侯之尚在也而至漢井田使其說曉然大明則雖封建竟廢而井田可以獨行於天下若廢封建而行井田亦不必及諸侯之尚在且既廢則俱廢井田安能獨行哉自時厥後西漢有輕稅之言文景有恭儉之實而曾不一議井田則過此無後可行矣故生漢以後而言井田者皆迂也元魏始行限田而盛於唐之口分世業然自

楊炎作兩稅而兼井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矣故生民以後而言限田者亦迂也井田迂則出於限田限田又迂而田經乎併充官汰充兵使百姓之力得以稍舒則亦今日之井田也田經又迂奈何陶菴亦爲此言何望於學者乎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固循苟且以養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返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爲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興作今北身儒流而自且以爲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補功則李斯之法叔孫通之禮曹丕之祿賜道之匡濟趙普之釋兵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

孟子曰井田之學夫今無井田而民未始無食惡在養民之必井田耶畢竟不足食即今無學校而國未始無士惡在教民之必學校也畢竟無士天下之亂皆起於游食無業之民無位橫議之上聖人知其然故爲貢助徹庠序學校之法以馴之此亦自歐陽始有耳聖人安得爲此而設總不奈其離叛之說遂使胸臆侈然欲駕先聖賢之上而議其罪過不兼直指片也則又從而誣之以爲先王不得已焉嗚呼是亦大亂之道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節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親視之爲較而不知其不可緩也

民事二字近則農或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

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由
莊爾于茅宵爾索綯若兩句作兩通讀便覺其緩兩句作一氣讀便覺其不可緩

宵爾索綯見得是日中未了之事方無寸晷之遺
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閒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動衆都只爲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民之爲道也節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禮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

是故賢君必恭儉節
此節是制法之本

此是下而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爲治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開竅有大槩有包攝有綱目大小有歸重本原

孟子曰井田之學夫今無井田而民未始無食惡在養民之必井田耶畢竟不足食即今無學校而國未始無士惡在教民之必學校也畢竟無士天下之亂皆起於游食無業之民無位橫議之上聖人知其然故爲貢助徹庠序學校之法以馴之此亦自歐陽始有耳聖人安得爲此而設總不奈其離叛之說遂使胸臆侈然欲駕先聖賢之上而議其罪過不兼直指片也則又從而誣之以爲先王不得已焉嗚呼是亦大亂之道也

孟子曰井田之學夫今無井田而民未始無食惡在養民之必井田耶畢竟不足食即今無學校而國未始無士惡在教民之必學校也畢竟無士天下之亂皆起於游食無業之民無位橫議之上聖人知其然故爲貢助徹庠序學校之法以馴之此亦自歐陽始有耳聖人安得爲此而設總不奈其離叛之說遂使胸臆侈然欲駕先聖賢之上而議其罪過不兼直指片也則又從而誣之以爲先王不得已焉嗚呼是亦大亂之道也

恭儉各有義雖曰善實爲民然分田制祿兩者並重故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可互明不可偏并也若云貧君欲儉而取於民有制必先恭以禮下行之亦大費文難矣

禮制相爲表裏

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言矣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精相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三代稅田多寡之數不同辨欲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十一貢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崇奉嫡傳憑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

知

多寡諸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為近或云易姓改步與名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將殷周聖王都說做朝三暮四欺詐之祖公矣亦是後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三代井田制度朱子謂此難卒曉以周禮為本而參諸說證之終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不可不盡其異同耳詳味其言其見好古斷疑無不知而作之意又嘗云今人讀書欲卒卒如某也難求篤用功夫來乃朱子之所未詳者而後人必欲取而論定之其不至於穿鑿附會非聖叛道如邪教之解經不止也三代王者更制純是天理當然不得不爾若謂開國創制有不襲之名號便是後世私心

艾南英文好詳之過其勢必至於傾此夏商授田之法所以變而為私田也為治者方患其太詳而儒者猶思復古之道嗚呼亦愚矣

愚矣詳便不是王道第詳須精當耳復古之精當何害

龍子曰治也其善於助節

有夏初之貢有夏衰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取之貢龍子所議皆指周以前之貢言耳要之夏后氏之初必無是弊後王酌劑隨事加美而貢之不善乃見亦從其弊後言之也看後文諸國中什一自賦則當時之貢又非龍子所言之貢矣

無此理而活到這時候也須變助之舊貢足矣不必助也矣後不能不王此固世運之遷移而非關於聖德之高下帝王升降亦不可謂德無高下但不損其聖人之體耳且龍子自論實助之善否耳非以此軒輊禹湯也孔子擬行夏禮乘殷駟

都舞豈非殷昭代哉評者以為善表白前人周旋夏后秀才針

孔眼賊真者不伴一些影子可笑也若謂不可十分抹煞貢法

則孟子國中什一自賦已早幹旋矣何待公等在龍子此兩句

中却絕無周旋表白處也且令下文如何說去

稱貸是何等事窮民明知而為之黎民明知而為之只緣有必取

盈焉四字在上耳

夫世祿節

有世祿則宜審子世祿之所自出使祿而出於公田所入

邪則厚乎臣者仍不病乎民固未嘗以損下為益上使祿而非

出於公田所入邪則取乎民者始得厚乎臣是不幾以厲民者

病國子公田世祿相為表裏與世祿非公田不可意今日秀

才巾箱本皆有是語試問公田世祿如何相為表裏世祿非公

田何病公田而世祿何利則昨口不能道復詞矣讀是文便要

看其議論之精莫作叫做四鄰云我已從世祿折出公田便了

事也

詩云雨我公田節

此節見孟子無中生有善讀書引證之法

此是孟子於無可憑據中巧弄出憑據來

公田只與貢對較方恰上善不善主意

微樂貢助孟子就微中指出助來周子即微字也

孟子原講行微而推本於助

孟子原勸滕行微而極言助之善見微之妙正在助耳看諸野節

自見非欲廢微而行助也

公以狙公賦芋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善事蓋微原資助兼行後來助漸廢而貢加厲故孟子抑貢而申助謂微法原以助為主耳非微即助也

陳子德受徵征私田者必先去公田去其公而皆縱民所自私則我可以擅賦之矣雖想當然議然理定如是者宣公稅畝可見故微復微亦必先復其助也

我周自開關西上公劉有微田之說而後世因之蓋已致世當是時商有盛王誰敢更其時制當時實是微田之制想於助法酌劑其實自不妨更不似後世便以此為逆節也我周自征伐關陝文考有九一之法而周公大之漸於四海當是時文為服事必不變其國典指陳周家情勢本末固宜但謂改徵即叛謂以明公劉文王之不然却是後來私心議論抑

孟子評書卷二十八

孟子

上

五

於後世文法編小見識當時聖人只以民事為重那有後世許多虛文忌諱若云當商時不應更制豈止微田如太王之立司空司徒設皋門應門冢土公劉之制三單京師文王之出師類禡何非帝制自為將盡責以倖擬邪抑又有別說而經不足憑邪故後世見識議論不可以妄例三代聖人也

上文既列三代之制而引龍子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專行助矣然獨奈何肯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蓋明其原未嘗肯周以致其失也按微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則當辨與收居井之中公田私田且并混一處然到得行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有一田兩名故一兩兩便是助公田矣故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一兩兩便是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一

之田中公外私此定制也然曰通力計畝則當耕與收時自無彼此之別蓋人情日奸一日假令今以聚農通力未必無偷而不忠之虞且合眾私以耕一公固莽滅裂苟簡卒事者亦必比矣周之改助為微未必不慮此而究亦一助異名同實也

雖周亦助知非孟子應解詩之說矣微氏云微者微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微也通者亦云微者通也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如此則通力計畝兩語似未盡微解朱子又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微而通之說推之耳向余兩人即又推朱子之意殆不足為據熟玩白文前後義自相貫

孟子評書卷二十八

孟子

上

五

貫斷斷主是說雖余兩人之先後彼此又不嫌異同耳前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而分按此則微之取義原以通用貢助之法而其於用助則又稍變通力計畝之法本註原兼二義末嘗專以通力計畝盡微解也顧楊自生葛藤耳至于常欲寬主通用貢助而廢通力計畝之義乃據方里而非節有中外先後之別註為周助法余謂此節乃指井田形體及典勳合耦之先後與殷助同者耳既曰周之助法則與殷之助必有別矣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微之公田必又有別矣故二義不可廢一也○雖周亦助謂雖微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排收少變要是助法講究到至精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看來後諸野一節注云周所謂微法如此又言大略潤澤則助

公復周微行十一之政所聞取民有制是孟子大主意亦未嘗專要行助也極稱助法之善謂微法雖兼貢助而其至善者爲助兼貢法乃其不得已故後請兩中十一使白賦可見也

微之與助只耕斂賦稅之不同其制同爲井田賦田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并不知有敬矣近文頗有謂孟子意在復微者其說非不佳然細思不是孟子主意總微復井田既復井田則案性復助法耳蓋孟子時周法已盡亡故其告君行王道都案性從天理當然起論如孔子夏時及將之義亦皆有必遵周制意也通節大意只了莫善於助一句借引論亦只取公田二字雖周亦助謂周微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微只更名而法悉同助也

孟子自註微勝於助孟子勸滕行微非勸滕行助下文自明

雖周亦助猶云雖微亦助非謂周之法是助也若上文既說周行微此又說周行助不相矛盾乎蓋此節與前節是一套不過申言助法之善耳是以助與貢較非與微較也何俱微微謂微法兼貢助可謂微勝於助未可謂助勝於微可謂非助行助未可看明堂堂尊賢使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微也請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微亦爲國中難行助處只得變通知微耳然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多究竟以助爲主故死徒無出鄉二餽單言周之助法作總結也所論亦有矯枉過正處中如雖周亦助猶云雖微亦助善不善是助與貢較非與微較却道得明快

漢文之恭儉二十稅一而不如唐以後者有一焉曰戶賦不善漢武之荒曠告諸四出而其勝於秦以前者有一焉曰

曰田賦不加至唐兩稅以後什一竟不可復而宋人乃有放邪丁戶諸賦則戶賦復出矣說者謂宋人議論多於事功而於食貨一事爲尤甚謀國者尙鑒之哉其論主於輕賦不知法制不善輕賦不可常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作庠序學校原只是井田中事到此乃民事之成耳諸侯亦有國學不專指天子之學學則三代共之總釋第一句立名之義四句一例其字別無意旨若道重學而其則下皆字說不夫皆字總結上八句庠序學校皆明人倫之具也而所以明者徒懷此法制之具不得須歸本君德身教所以之義入積

有王者起節孟子武靈王二十八

有王者起是聖賢公心正義不是鼓舞諸侯代周也孟子與齊梁之君言曰以齊王猶反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與滕君言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此亦是當時事勢如此王者必要歸結到滕君反生支離之病

詩云周雖舊邦節孟子度勝勢之不能與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即乙爲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隨故又勉滕行王政見滕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

陳際泰云云註中明云周所聞微法蓋如此第孟子特下

兩半定於徵法徵有不同處此文謂野用助國中用貢爲徵法而九一十則孟子之所酌變求知果如何但云徵法九一在貢十一在助疑未必然即詳謂當時貢不止十一乃指徵法既壞時事徵法用貢原止十一也助法未嘗有十一之說既前註謂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八家之盛舍一大通公私田耕一百一十畝爲十一分而取一則又輕於十一亦未嘗云十一在助也今欲發揮此等字便硬增徵法不始自是文人退火處之孟子即於徵有所酌變亦是因精而益精耳此是周徵法却不純是周徵法故孟子下簡謂字周徵亦非田九一但公田徵法不同故下簡而助字微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簡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復故下簡自賦字就應據而言故下簡野與國中字

孟子經義

九一什一四字孟子特地提出是大宗旨

徵田亦九一但法非助耳而字要有著落

陳餘泰文國中田之不可井者未始不可耕田之可耕者未始不可授未始不可賦也有法於茲什一使自賦云云此則勝人固知之矣勝之國中恐原自行貢但未必自賦什一耳此何

不是勸勝行貢正是固足上句行助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大意在行貢之不善推行行助非從助後變計爲貢也文中似欲從新行貢法起則失其義免

孟子主意只要行助雖周亦助正謂雖微亦助國中用貢傳法亦是佐助之節耳

卿以下二節

禮無厚薄所以一孝思也恩意優渥有限制無計較所謂法外意也文餘夫以二十五畝爲斷蓋服屬不逮成人賦之耕以服作苦俯仰無事經營約其制以俟有成也先王之法深悉民情如此豈如後世丁口版籍徒作徵科之具乎

死徙無出鄉節

廣雅釋義云云在他處嫁生枝節別義於守望何如正見王制精微井田封建聖人爲中國生民慮至深遠井田壞則兵法地利士氣民情俱壞不止農賦之病備者不識則王者何由而知乎○分望二字俗手只作防衛混語看過經此一分疏情事顯然設知天下義理只是細細辨析不盡却被邪說以簡易直截蒙蔽者多也

孟子經義

方里而井節

助徵之義上文已盡此正實指井田形體之制蓋助徵之妙全在井制形體上後世賦稅未嘗不依仿十一作數而取民無度上下交病終不能返於三代之治者只此形體之制不講也井制斷不可不講後世取民無度其弊坐規制不定易於遷就作奸耳

止舉一井規制而凡助徵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人之法已無所不具須從形勢事理切疏其義乃得

此其大略也節

此略字並識大識小亦不可得

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此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程子向司馬溫公王介甫議論亦如此

今人必云如何潤澤則仍是孟子自己說非在君與子之意也
附庸野館文

助不可不行貢不可徹廢通其意於徹也夫井地之法惟助當必
行耳然貢亦有可樂者以佐助之流行也野與國中分治之其
卽周徹之遺意也歟自從來新進喜事者好言變史然不敢顯
畔祖宗之制則必援返古之說以售其私而假借之術其弊深
於蔑古老成守法者力持由舊然不能參酌朝野之宜則必執
非今之見以絕其顏面矯激之過其愚仰復於從今此帝王夏
法美意每壞於主張之偏甚者不少也惟審乎地之所不齊因
乎時之所不悖主古之善者以兼行古之不善者則善者固善
也復古之不善者去今之不善者以濟古之善者則不善者亦
善矣如分田制祿古法之最善者助也其不善者貢也兼善

孟子書卷二十一

孟子

七

正義

不書而通之者微也由古法之不善而爲今之尤不善者假其
而爲今之自賦也然則縣今日宜何從代之制互見而其實
從同九一固取一什一亦取一也其爲善與不善所爭止在因
革損益之間近世之號亦陽奉而其實陰違廢助固廢其九
用貢亦廢其什一也其爲不善之不善所分直在仁暴公私之
際然則法古者但得其九一什一之意而已矣其詳不必盡合
也彼今者亦去其廢九一什一之害而已矣其名不必盡能也
此其道宜仍夫微之遺意而變通之吾得而有議昔周制國
至四郊爲六鄉六達凡十五萬家都鄙則在鄉送之外所謂甸
稍縣鄙者也其於都鄙也爲之建其長食采者也立其兩佐貳
也設其伍大夫五也陳其殷旅士也置其輔府史行徒也驛之
五十里有如之是都鄙乎則謂之野而已矣其於鄉遂也比較

里宰下士也閭胥鄉長中士也族師鄉師上士也黨正縣正
大夫也州長遂大夫中大夫也鄉老鄉大夫公卿也縣之五

里者如是之鄉遂乎則謂之國中而已矣且古之鄉都也故伯
之食邑在縣公孤之采邑在焉然且并牧其田野是知世祿之
必出於助也於是小司徒制之井邑丘甸咸以四起數則其體
方正方正則允宜於助焉縣之野豈無沃衍之區足煩經營者
乎雖阡陌久更而都鄙皆野人則復古也故此不可不亟正之
者也武之者亦正其九一耳而必復夫助焉曷而耕者既忘
斂之文借而耕者已受班秩之說如是而叔伯之所供公孤之
所御庶幾其隆養也哉抑古之鄉遂也選人以興勸利附焉里
宰以歲時合耦焉耆耄輸稅於鄉畿是知徹田之專行夫助也
然而大司徒制之比閭族黨皆以互相聯則其體奇矣奇則

孟子書卷二十一

孟子

六

正義

可通於貢矣縣之國中況有溝洫之界久供任地者乎雖良法
貴一而鄉遂依君子則輸將也便此其可以兼用之者也用之
者亦用其什一耳即可使自賦焉奪其征者耕田斂賄之名竟
其征者已損多加之實如是而利配者及乎老親合耦者治其
室家庶幾其循德也哉蓋助法之善本無不可行之地況又有
野之平曠者也蓋去國遠則凶難察故但行助而縣正以教
賞罰斂稼事則亦無曠土惰游之患矣或謂野兼山林陵麓未
必能通九一之規不知隨地爲井則隨地爲助隨角羽隨之利
此公於民而不損於民者也又何疑助之難復乎抑自賦之不
善本可以不行之道而其如國中之錯壤何也蓋去君近則情
僞易規故可行貢而司稼以年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有定額
取盈之患矣或謂國中多閭閻朝市豈其盡同什一之弊不知

國宅無征則非穀無買周歷漆林之異此種其無田而重其非田者也又何慮實之流弊乎況鄉遠地寡而都鄙地多則行實自不及行助之廣且九一敦厚而什一敦薄則行實又正用行助之寬微法雖未盡詳而大義已略備於此

首節

其徒數十人不足數十人從許行是許行要數十人從已如山農心隱之段穿納拜焉為惑天下耳今日講堂實繁聲和鼓獨太率類此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節

野者與民並耕云云異端之足以惑世彼亦自有說焉不盡其說而漫欲開之恐反為彼所笑也

孟子卷二十一

趙衍文云云先儒有言曰微小人也須索性此人必會作賊正以其索性也今之為小人者皆不索性者也今之為小人之文

者皆不索性者也作聖賢議論不曾痛快道得一句作異端議論也不會痛快道得一句然則今之為人為文者皆賊所不屑者也嗚呼可哀也已看此文見處直透老莊之宗方知許行立說亦不是小小庸妄議論道得他底底裏正是自家底裏又精深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節

許子被髮只在以粟易之一句

以粟易器械者節

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為正是明知其不可為又要他自已說出所以不能為之故來

不說許子之不常如是只問許子之何不如是總要逼出他不可耕且為也一句來

然則治天下節

有大人之事與下句只差一字耳然此人字非猶下人字也此事字非猶下事字也即此有字非非猶下有字也

引古語雖六句並列而意正在勞心與食於人兩句耳

常免之時節

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則孟子行文收大段不屑屑作鄭道元也

飲酒入淮淮不入江宋玉已明云記者之誤而賢儒必欲牽合附會令人嘔吐

孟子卷二十一

亦必因其自然理勢仍行所無事也

后稷教民稼穡節

稷舜舜便益禹稷矣但根究舜之憂說來使字已刻明出耕出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樣以后稷直起為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務邪到使契句又須別增使字議論矣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有方一歇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為司徒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為司徒另出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掌火上之使字須讀斷而至此也

后稷教民稼穡教字與並耕對駁固是注意然畢竟是言外疏解

故註下一然字。時作每於言中自作筆辨。又似孟子為誰下註脚矣。

凡物過肥則癯。癯則憂。憂生。凡物過肥則癯。癯則憂。生。亦生。和敬如賓。即有間矣。有間。即日新矣。此得。好夫。雖難。恐亦從無別來。凡物近於無。則廉。則易於不立。凡物習於無。則廉。則易於不生。和敬如賓。即不名之為私。欲名之為禮。義矣。可知。原不是私欲。以為習近於無。此猶是。渾身私欲。見解在。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總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財惠。故又於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

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爾任自得之者。亦非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為重也。

憂民二字。是何等迫切。如此二字。包多少事件。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節。

此下三節大意。只是為天下用心。不於耕耳。百畝農夫。分財教養。

無名不與。總是文章。實答。若便滑。

堯舜之憂不同。不為所得之人。有。大小。蓋。甘。相之職。分不同。

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若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等句。

自明。

禹皋乃總舉之詞。益獲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皋。而益獲契不與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節。

此節正應。繼前第六節。為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不是贊歎堯舜之仁。只極言勞心。為天下之大耳。

總見勞心。為大人之事。得人二字。上文已盡。復衍便失。謂之仁三字。又非本義。所重。得。亦非。

上文數變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為天下三字。是緊接得人。上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

此仁字。以恩惠言。與論語如其仁之仁字同。

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其

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為天下也。所以必要得人心。故得

人所以謂仁之故。其著眼只在天下兩字。天下兩字。緊對上人

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為之

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己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

對看。象身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

有甚事。

人不止是舜禹皋陶。自舜禹皋陶。推去所得之人。皆堯所得之人

也。故曰堯獨憂之。然堯只要得舜。舜只要得禹皋陶。此之謂大

人之事。有分殊。有理一。謂西銘便見得。仁字。完全。

堯得舜。舜得禹皋陶。禹皋陶以下。至庶民。皆是勞心中人。但其勞心。有

大小耳。舜禹皋陶之勞心。皆為得之。而後勞。若未為堯得。則

亦無從勞也。論至此則幾憂爲更急而勞心更大。

古今來人主爲天下之心有公行私爲天下得人之事有義有利爲天下所得之人有大有小。若一槩不論只爲天下得人便是仁。則漢唐以後求賢察吏之君皆可與堯舜比烈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節

大哉君哉二段說甚冠冕而其神甚空只要引起不用心於耕耳。

與此數語全沒交涉。

上意只說堯有所用其心然語氣則要說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句句要說得堯舜絕似無所用其心者然後跌出下學字來蓋以上數節正是此節道理却做不得此節注脚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節

馬世俊云云陳良楚產也譚周公仲尼之道偏就周禮爲準

孟子卷二十八

孟子

孟子

而言蓋舍此則周公仲尼亦無道也。人以爲批陳良之逆議不知正得陳良之心曲耳。然又有說居休澁之鄉而曰我自悅周孔而已亦必無是理所以爲陳良計只有北學一法耳許魯齋位列台重而以爲世考亭之道吾未之敢信也。

昔者孔子沒節

周正之秋乃夏正之五六月也秋陽以暴之即似今人家晒物必以三伏者爲良耳非真秋也。

聖人這个似便看得聖人分量不到極處分量不到極處便有可尙在從此破入言下言外乃有神會。

曰夫物之不齊節

金聲文神農以前無物可齊自無物不齊固必無是理與腐毛皮皆物也有天地即有物即不齊此等議論亦從二氏寓言得病。

人物之偶者欲齊而情不可強也。凡求齊者皆停妄不通人最怕分別亦是至理。一物而百其價所以作物情而使觀者正所以宜物情而足其平。方見平傾之說亦不是小。以爲不如是而情良受屈枯敗俾勝即一物足以干天地之和。畢錯之理即得。

墨者夷之章

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邀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雙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僧云未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

徐子以告夷子節

受字與親字不同提一親字便見一本之義

孟子卷二十八

孟子

孟子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原只在人理自然不可強處指出天便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九

孟子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從子之說小可伯而大可王從吾之說則不免於窮而死吾登一節之士雖離自好者卑顧吾念之懷當世之具者無求於人者也有濟物之思者無利於己者也此其道皆不宜枉

孟子曰昔齊景公問節

在游擊喪其元志士勇上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養生歎美處人與可馬遷傳刺客遊俠意天懸地隔

昔者趙簡子節

呂子評語卷二十九

孟子

正編

須知此節引來只爲範我馳驅不貫與小人乘兩句他處皆略

王良之與嬖奚所爭無幾不要太高看

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孟子沒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

不出矣只將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

而況不爲王良者乎

良工賤工頃刻變遷不足爲範此是王良身分也孟子引來只

爲節末數語至於謂復強可思一見其長以兼語我之只是又

非君子所爲不可便替並王良此孟子身分也

朱輔天下士乘其急投之頃常事者援引一錯誤人旁門後日

勉負蓋意亦已脫矣門戶聲氣贈以此術龍落天下士上之

爲所誤者不少矣一命而戒裝候禁此時良之聲價進退

爲奚操後縱欲自正所任毫多是以下惜良之不兼自愛也

古今犯此者不少戒之哉非戲言也

沒名恥狗小節而功業不見於天下也戰國時議論如是

是以孟子爭之其實此一宗於今爲烈也奚亦安能用我也

街簡子命而來猶然爲簡子使也未嘗爲奚使也即簡子亦安

能使我也假才人之聲價以增光偉士是簡子爲奚使也良

未嘗爲奚使也借乘以善藏其用即匪人可比也老莊秘訣

管人用之而禮義乃天下盡役也舉世皆執鞭類也而何

必介然不屑以明高乎此轉刻毒後世貴人心術總不出長

班掌鞭腹中耳良蓋就奚以陰玩奚而奚未之知也且就簡

子以陰玩簡子而簡子併未之知也好聽耳君子曰究竟良

自玩弄而不之知也觀其以乘始以不貫乘終良之爲良始

終善惡人非自愚者也此法巧者以爲便宜而其實拙極

忽又爲王良曲出其罪使良聲價十倍高之爲魯仲連次之不

失爲東方朔其可謂滑稽之雄矣然此說始於戰國而盛於晉

放乎良知之學士大夫胸中皆有一範時玩世之意視天下事

直行雲流水而禮法節義有所不必拘此其害有不可言者而

天下皆以爲高其根中於人心者深文人尤難掃除也

御者且難與射者比節

蔡新采又以爲世不可一日無君子故屈膝侯王之廷徐以大其

功用以爲君子不可一日無也故伏處衡茅之下不妨少行變

通三代以下人物不離此意孔孟程朱與世儒爭毫釐之

正在此處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孟子曰是謂得爲大丈夫乎節

此節只對足行儀是妾婦之道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

依唯順也節烈亦順也只成得妾婦之道夫子曰內也妾婦而順道也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不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行儀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於妾婦

居天下之廣居節

論人必以天下爲重也節重在廣居正位大道六字盛張天下行儀不倒也只緣天下二字看在外面耳

婦有先夫以心而視心則微末而有限以心而宅仁則博大而無方節廣居之理乃精此是儒釋分界處

孟子評語卷二十九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首節

王庭文仕君子所有事也及乎後世以富貴何達加之非其實矣薛周霄意中是仕孟子口中亦是仕然孟子已知周霄意中之仕非孟子所爲仕每從題前剔清便有見識然不由其道意却又在下孔子公明儀欲仕之急註解未得

曰士之失位也節

犧牲不成云云只要點醒則亦二字見得諸侯固宜耳而惟士亦然則士之失位也重矣此是孟子借機發

曰士之仕也節

下一舍字便知是向來有的無一日不須無一日不用出處之時正賴此爲先資豈爲是而反舍之耶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曰子不通功易事節

於此有人焉五句只候張其人之功以激起不得食句

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爲仁義是也不阻指率節而言

曰有人於此節

食志是彭更之道辭非食志是彭更之敗闕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曰湯居毫節

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真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真

孟子評語卷二十九

三代懸絕只在這些子

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爲誅紂哉文王至

謂欲伐夏而以葛爲端則不特伐夏爲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文字何足重輕秀才胸中所見如此却非道不小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節

陳隱德不登大亂之數所以殺湯功也兵未至而怨之何如兵已至而迎之故吾釋湯而論武王之事何取悖戾之說蓋

子兩兩引來並無軒輊意救民取殘湯亦猶是也

金縢文末世用兵無術故或用健伐以張天威或用撫綏以消通

明二者相持而相通也豈知王者之征無不兩將直行其一致之用於天高地厚之中爲征以爲教他人尚須一轉解說此看得即征是緩更道得聖人心事尤明體用合一可知後世經

濟事功總只在功利上商量與王政絕不相干

其君子二句是釋匪厭玄黃句不是從新形容君子小人所以如此者以武王救民取殘之故以起下四辯望之對齊楚惡伐純要從君子小人看出救民取殘不可從武王看到君子小人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章

黃厚耀安古之賢君當其爲世子之時而已近正士間正言積漸久矣故雖有小過無難救也今之人主溺於悅失於先時登色又親於臨政此其視仁義禮樂若天性本無之物而重有所害者夫舜其所樂進以所善而復取必於立談之間離伊周之佐不能三代後人主難與大有爲病根只此數語

首節

孟子

莊似之間言齊人之衆處非謂以地處也

子謂薛居州節

王誰與爲不善不善正對當時功利和說言

戴盈之曰什一章

首節

戴盈之曰四字原只作一番好聽說話耳

不己是本心來年是名義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節

唐順之曰日攘而爲月攘則鄰人羣生之計其有之也無窮而在侵漁之聞其取之也有限通身生在貧困裏而打莽分明是貪殘作用却偏要妝扮多少善政條議名色曰我愛民千古小人經濟眼頭如視

月是甚善其時之久一是甚言其取之少如衡之有低地如車之有軒輊然任其低昂軒輊而其間有半不可動者一機字也

如知其非義節

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作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須有幾許難於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請驅待耳漢武舊儀云六故是漢語耳

市價足大命足以相稱則情欲雖大而國儲富於今時矣皆於今之極微之去若竟去矣此亦是添出議論然本領害大難經世之道去者竟去一語可悲三代後諸鄰民之政雖善不可久以其本領不是不能復古法也○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計利者言之義亦爲利如盈之之待來年其不能規

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可已也故孟子直折其隱

謂其原本嘗知義美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然有此半間不界侯進趨之義哉義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不曾知義也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連已既失然連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如文中云云此隨已而其非萬全而後已也萬全而後已即是利上計較使有不全也得來年矣文於經濟本領極宏遠而根源一針尚有未盡處此正永嘉之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天下之生久矣節

治亂是說主持幹旋其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畢竟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只是常理不費聖賢多事乎此二氏之病

治亂自以為檢出野出而不知其終不出治亂中。正是不開治亂之一物耳。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力見聖賢不得已用處。

常規之時節

此一亂其後來人事感召之亂不同。後世之亂由人而其若自以為天。上世之亂由天而其若自以為人。此其所以聖也。

山川日月消停若以數言之皆是定法常度耳。然帝王正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之實在帝王。天感應之緣在帝王。王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即諛。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聞聖道鮮不陵此義也。四人論成實誠感守心謂當其謂不以堯舜而避當其退呂子評書卷二十九 孟子 正統

使禹治之節

水由地中行二句題而是從既治水後見山高而水流趨意要從未治水前想手朋與足履纔與孟子好辨不得已之意互相發明且更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儒非妄語阿好也。上句是樂說水無不治大句乃指其成大難治者而言人作一樓說便似江淮河漢由地中行矣。用力都在行字水不行則不治四者乃所行之大道也水源於山而歸於海中間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自山曰自海曰同兩其治法全在行道所謂地中也。

水由地中行聖賢經只平平地說畢夫高亦合了宜世說九

時之說不見信于歐陽子也。歐陽公不信洪範五行只坐看道理相淺耳。

堯舜既沒二節

虞夏之際夏后之季不廢大亂之數彼桀惡也其殺桀惡所以甚商紂之殘而大成周之伐也。如此則古今善惡但憑後人私心抑揚矣抑且紂紂之惡未必甚於桀而後人之惡不可謂也。延奎廉五十國於紂之後而需之以時所以明當時難變之勢。不足難易其當然耳。當時無周公武王不王公武王無周公亦不當文武之德亦不得不王。

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慶源謂以類政至紂而大亂無以復加想見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與虎豹豺狼之害此說亦似太泥。而子約舉古今治亂之策不足治亂之數止乎呂子評書卷二十九 孟子 正統

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略而別生磨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前周固一樣而為欲夸張武周故曰湯湯尹也看篇終後公聖之統又次湯尹文王而不及武周豈又殺武周之道哉。

孔子懼作春秋節

授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教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殺之也。無喪舉之直道即三代之行懼亂賊之取義即天子之事充窮至義之盡理自如此非謂假天子之權以行其義也。野儒驚倒未于二字便道聖人正天下之傳竊登身為傳稱之事直是欺人。

夢中說夢也。

天子二字非指其位指其道也。

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

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惟未嘗不在

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充類至

義之盡耳猶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備不明大義見天

子二字便震於權位反謂孔子欲正人當竊豈有身爲僭竊以

正人之理此迂且不通如是豈足與論春秋聖人之義哉

天子之事四字只一公耳凡人皆可取特無孔子之聖耳

從春秋禮樂凡例配貼王者刑賞皆落後儒之變但明時無天子

有天子而無天子之事孔子不得已發亂而返之治功在此

看老泉春秋論純是私意耳

孟子評書卷二十九

聖人作春秋爲天地古今衡道法而其事實與位違聖人誠有不

得已焉者非謂能諱此不得已者焉知我不諱此不得已者爲

罪我也知我者亦罪我罪我者亦知我非謂分應此兩種人也

只春秋天子之事也一句內知罪兩種道理並列知我罪我合

下道理如此聖人只在春秋上講不管天下後世有此兩種人

議論也若爲天下後世人知罪我想則似知我是而罪我非聖

知我而病罪我矣不道聖人知罪二字只作一例看乃見天理

人情之極至

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弒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

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

爲故爲一治道理本自分明即胡文定謂代天子行王法有何

不是安得謂之僭竊但胡傳中所指象心是當時孔子之取

義未必盡然惜無從考辨耳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屬

魯史之春秋與衆與僭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爲

治哉宋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

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詞隱義也湛甘泉

乃云若筆削之爲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

削焉在其爲竊取之義哉甘泉又云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

實矣 謝榮見矣乃又云左氏事實而未純其餘皆臆說然則

三傳百家既不可憑信又何能輕傳以實事而知聖人取義之

有乎要之胡傳義例固多牽強未盡然其大義頗然或悖乎聖

人者亦夥矣今以其小者而欲盡廢其大者則其視春秋猶夫

王介甫所謂斷斷朝報耳死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

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甘泉亦自知其說之不

孟子評書卷二十九

通而穿鑿道詞以爲兩我字指天下後世之人讀春秋者若美

我判我不知孔子當時安得預料天下後世之人如此且孔子

日三字如何忽然接天下後世人口氣此細玩白文而其不

通自見亦不足與辯 近頗有崇傳其說以彈射先儒惑故不

小故不可不辨

聖王不作節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此二句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諸侯

不放恣則處士不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

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倣倣立說而無所顧

忌其原皆如於無體無體非無法也無天也孔孟之懼知天也

後世聖王之橫議越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懼之一字即子聖

之心法所以遠天之本

漢書今之處士未有能來傍砥礪者也辨有口者倡之於前
愚無知者之和於後云云今之奮然爭異邪說者皆坐愚無
知耳士智之與民愚共濟溺者也愚獻結紉之流既日勝其
口說則列在四民者亦必事難言履退而趨禽獸之路此佛
教從而入中國也自古極治之世未嘗無亂人惟立法以取
之使無阻越而已周法豈不善只無王者作而行之耳法固
不足恃也

孟子之和中者曰楊墨之言即堯舜禹與周公孔子之言
云云此即三教合一之說王畿周汝登謂禪正是聖學也
揚之言刻而隘厚又變之以夸誕其利則中於人者尤深故
楊子之待不傳而墨子獨傳至理故今日佛勝于老○昔之
異端易辨顯在門外也今則隱然伏門內冠深矣故辨之極難

黃漳浦自古夷狄之亂中夏與異端之亂正學皆乘虛而入者
也原是一路香火故佛教盛而中國衰今天下從乎申子
韓非之言者若而人從乎孫武吳起之言者若而人從乎蘇代
陳軫張儀犀首之言者若而人吾皆置不論而申子楊墨何
也諸子之學主乎功名從之者多傾危刻薄之人能欺人主不
能欺天下故言未出口而是非已明楊墨之言託乎道德從之
者多偶儻好奇之士欺人主不足而欺天下有餘故身雖危而
能從愈盛然則亂今日之天下者不在他氏而在楊墨明矣
此一段議論精確明快不似作制科者能欺人主不能欺天
下商榷于安石所以易敗從之者多偶儻云云只看出沙陽明
位下儘多奇才異質可惜壞却許多人材助此攻彼所攻者
之名亦愈高逃彼入此所逃者之衆終自若就其耳仆逃也反

若陰相羽翼于天地之間如金龜姚江亦詭譎却是助惡
吾推其弊一則至于無君一則至于無父當下便是不
推不論其至矣夫無君無父豈楊墨之初指哉初指便無君
父但詞備耳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自利即是無君楊氏兼愛
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謂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
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且如佛教毀壞倫常滅禮法
真無父無君之至然其立說何嘗不勸人為善勸人忠孝哉
其勸人忠孝為善之旨固未嘗不道豈不為其所欺試思
得天下販其教豈復有君父哉昔者趙盾水曹弑其君也以
不討賊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趙盾弑其君許世子未嘗弑其
父也以不嘗藥之故春秋斷而誅之曰許世子弑其父故夫楊
墨雖無無君無父之心而卒莫逃無君無父之罪引例不當

孟子
趙盾許世述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
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父曹趙列
子之書而得所謂楊朱者其言竟與老氏相根概老氏盛行秦
漢間雖若如文帝相如曹參而皆用其術則猶之乎從楊朱也
孔墨並稱迄兩漢皆然雖愈力能排佛而猶曰孔墨相用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則猶之乎從墨翟也向微孟子辯而開之幾何
而不以二子為大聖人哉孟子開後今尚惑亂不已近日頗
攻及孟矣至於楊墨既衰而道釋兩家又與儒者分三教
或曰道近楊釋近墨然則楊墨至今存云云不惟存而已道
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佛
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推破曰沙陽明
天分德高商為所欺何況後生起處一段即明文賜真不可不

孟子
趙盾許世述當罪而情可原楊墨則說似善而心必誅正相反
也趙許之罪正以人理責之豈可以例禽獸之說哉父曹趙列
子之書而得所謂楊朱者其言竟與老氏相根概老氏盛行秦
漢間雖若如文帝相如曹參而皆用其術則猶之乎從楊朱也
孔墨並稱迄兩漢皆然雖愈力能排佛而猶曰孔墨相用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則猶之乎從墨翟也向微孟子辯而開之幾何
而不以二子為大聖人哉孟子開後今尚惑亂不已近日頗
攻及孟矣至於楊墨既衰而道釋兩家又與儒者分三教
或曰道近楊釋近墨然則楊墨至今存云云不惟存而已道
楊釋近墨猶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佛
墨至臨濟出并兼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推破曰沙陽明
天分德高商為所欺何況後生起處一段即明文賜真不可不

但所云欺人主不足亦是魏晉以前之釋道此後人主但有信釋道無信儒者矣

吾爲此懼

陰陽參聖人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攻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如此入手是辨兩家道術勝負而說不是吾爲此懼洛陽兄聖通不足與異端論有窮無窮有間無間者且如此說亦不勞孟子開得矣有聖人先聖之義先聖之仁後聖於楊墨之說而天下遂至於無君無父也從而闢之吾爲此懼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非爲聖人之道也而先聖之道乃所以治此懼者故兩句必須截斷混併不得吾爲此懼四字是孟子不得已好辨根由須承上文來申發見天下

孟子卷二十九

孟子

大亂大治關係重大若止與楊墨爭攻守勝負以見吾道之不便不成說語矣以先聖之道示人則其宏大精密難中習未能相承而專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則其禍深創巨者即庸衆皆知所終此先聖之道即指君臣父子之大道明楊墨之無父無君即其宏大精密者不得說做兩樣看聖人有藏頭露尾之智術也

自孔子以下以布衣任治亂之統與上王佐得位行事者不同故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故懼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此句最重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此節是總上起下過是篇從新鋪衍張皇便失語氣

三聖人不得已之心之事上文已一一詳列此節再總敘一遍正爲我亦欲正人心句作引子耳

前而分列各節此只總敘大意以起我亦欲句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懸空追敘也

三聖事功已分列上文自昔者禹抑洪水至周公所脩也總敘作過文事爲我亦欲節

陳子龍說亂賊之人其心甚怯衆人與之則加勇焉一人斥之則或懼焉故舉亂賊者言雖甚微其罪可誅斥亂賊者事雖無益其功可施文舉雖死而操不身墓子雲一領而莽益自信彼文舉猶若是也而况於孔子耶千古至論儒者布衣而足以持三綱九法之大賴有此義耳春秋綱目何益於當時而萬世亂賊懼矣

孟子卷二十九

孟子

匹夫有何懼容言有何益然畢竟亂賊懼他此非匹夫空言之足懼天地之大義有焉雖春秋以後亂賊之局變則其義亦變賴朱子起而辨之而大義更明然至今攻訐朱子創立邪說者不少彼文說者皆懼朱子者也綱目以後天下之局大變而義不明者又誰爲之開距乎

或云自秦以後篡弒少矣以君尊臣卑故也余謂此論大謬春秋侯國多故篡弒多周天子亦嘗遭變故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我亦欲三字直貫下三句正人心三句中又特重我亦前有聖人在亦欲字極目任極意切俗脫用柔腔吳嫌故作謙虛既失好辨拍歸亦非嚴嚴氣象此最是今人心術間病不可不講明也

不好辨而辨為不得已不得已為關邪關邪為我適當其時我當其時為三聖之統在是步步趨到盡處只有我亦欲三字是真精辨不得已三字原從好辨中逼復出來

孟子曰夫與人言者就其說而窮之不足以服人孟子曰正人心亦只就楊墨之說窮之耳惟破其所恃而使之索然無以自立於天下楊墨至今猶賴宋儒立於天下只是賴孟子一幾人心果竟正也人心之邪也有賴楊墨來運而起日消其善以人於不正之域而人始為其所用也如新會姚江亦運氣所關也不是要用他只是人心都會歟耳大道日非化為殘賊嗾以其說加人不能奪其所好而從於我明以其教相告不能捐其所習而游於度云云孟子正以說知人教相告為正人心法也對針楊墨之充塞仁義根承開先聖之道則楊

墨方是正人心本義此都落寬泛去孟子之好辨即所以正人心非謂先正人心而後可使從吾說也孟子何嘗別有正人心事功當時人心亦何嘗便正而人皆為孟子用手只是能言距楊墨便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都在這裏直至吾輩今日猶得執以辨異端之非可知吾欲正人心非虛言也

不得已正從我字貫來
有充天之愛人也至矣云云從天字看出不得已是聖賢命楊

能言距楊墨者節
董仲舒又任天下之大事者不可以多人多人則謀不央於天下之後學以真楊墨角勢必不勝只是無此事耳果結天下之

後學致楊墨則已大治豈特勝哉此與軍國事惟不同多人好只是不能得耳總不是此一家說話此是作用權術非本為三聖人之徒也者是即為楊墨之徒也者不距楊墨之徒也者是即不為三聖人之徒也者謂過濶得盡可知此則無和中立處凡為參和中立即邪說之尤巧者雖家食典法局說而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前又有一二人者言之於後天命豈是殆哉吾道豈遂困哉吾輩於此緊著力正好而立而不懼

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非儒者自為其教與廢自欲成就事功也故纔著些作用權術與於張意氣便不是聖賢意旨學者須細辨此義

孟子曰之端至橫議而極盡其人始亦若有尊卑天下之

心而為之說而其禍遂中於天下之心而不可知象山新建之學論人人皆隨逐令今日講學人皆其傀儡也可敬可敬唐虞以前世尚無文章之患乃禹功既遠而邪說一作周道既遠而邪說又一作久矣夫邪說之為禍新也須知後之一作其說更精於前之一作今日又可親矣商周之際世已多著述之不然猶不名一家而楊墨乃顯出其書不爭而立而楊墨乃各持其勝甚矣夫邪說之為禍廣也其端之說古粗而今特其為吾道之害古通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尚有崖畔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摸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陽儒陰釋難離破彼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術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脫於朱陸之間矣臂之劫賊始

猶特挺而來容易辨識今則中樞矣猶猶自門外入尚可防察
今更厚與人矣近來多講朱子之學於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
之真其受有甚焉者則堂說法未開口時先已不是又何論其
講義語錄哉故今日學人當於立身行己上定箇根脚與師友
寒下爲己工夫窮村之士便不可講有用世之志者便不必講
不問講這今得箇我字一講則我便是邪說我便是惑行我便
是淫靡更誰思誰誰放胆此理亦易明不然要伯妄托宅無
當於朱子之學而他日爲朱子之學者未必不反爲所累同志
者試審思吾言而其謬之

臣章曰陳仲子豈不成廉士哉章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節

他日鯀要石得操中常不要看得太深刻蓋歸固仲子之至情特

以仲子一充之當不如是耳

與之是母食之是仲

是親親句之根在聖句惡用親親是窮酸做氣誰說時仲子即

脫其兄懸恨是親親之肉是富貴報復誰說時其兄嫌笑仲子
憤激

以母則不食節

充不去正在則食則居耳使仲子反而求之亦應不得甘心

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窮而

後可

是不能充非不充

就不能充類之中便有多少忤行逆德出來非刻論也

呂子語正編卷二十九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齊宣王時至戰國先王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其上有剛毅果深之君其下有阿諛順指之臣相與滅古法而放意於兵爭之間孟子逆知其後之無所底也上述唐虞下推三代以待君臣相得之朝講求其法而措之天下謂借乎許漢諸公徒爲笑子後人而不能有所述樹也

竹節

人謂任心者過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趣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勞過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併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過講求併是棄遠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寧安能治天下哉

故曰徒善不足以及政節

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在仁政一變故下句與上句有相主敵側之勢來講亦失卻意

詩云不庭不庭節

此節只是懸懸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法之當趨上下文說此節事重過字引詩正取不庭忘以失過之必無過止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上善此只夾避法之必無過耳當時此士方破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服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遊後良不是講字前讀論也

聖人既竭心力盡精

齊家謂三段實有實上吾則以爲不然三若有大小非省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不假入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無字之妙不是過了後幾去纔纔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仁覆天下詳前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周而於上下文尤緊大謂帝意重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覆上則發下節只說聖人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已在上下

詩云天之方蹙二節

此一節總是泄泄之民無往而可無時而可無人而可上哉是上大夫之履規其詞不填之其下哉是卑賤之哭罵其詞更不堪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古人所抱之過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爲之功

栖栖皇皇似與後世術者同然其道斷不可此故所如不合若可此即非道也後世人臣不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不得不爲諸媚之言諸媚似平極恭不知其下若欺罔行私其下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後人妄論伊用之世備開奏考亭之誠意正心爲迂濶不普通說正是諸媚不恭論論其朱子謂改善開邪即是做那實難底工夫彼就上有中賂一步說

是正解此句所重有開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雖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尊

道以勝之則邪不難閉矣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

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歲折柳枝伊川謂方華轉生不

是向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歲折柳枝伊川謂方華轉生不

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意蓋公問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

若於恭敬兩字分星則雖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爲不

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諷矣古義不明可勝三歎然今日朋友間

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開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

之大爲迂怪而又何召臣之云乎

尊主卑臣之說亦後世以勢位言之而非其誠也

泰以後君臣一倫未嘗正故其治亦卑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首節

性學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焉而自待也

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古今相類坐此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方員之權設天下方員稍

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

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

至則凡人可至皆屬釋廢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爲人法而然而人之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解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爲人也則又未

立而講權求正直而謂開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

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圓之物定規矩

教人偷之人定畏聖人從聖人進從道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

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君子張子從小便

道聖人可學是其志識

以任文云云陳遷誠其通篇立論俱從家庭說起與下文君

臣有得不知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

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礙豈必

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刪却四倫耶最是通之論

欲爲君盡君道節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

一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備也只

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非舜事堯之道分毫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變。動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者亦多矣然苟不求乎至而得其一偏皆所挾之謬也○如是則
議方與上至字相照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
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臣之事
君也○愚思於有平心之心於君而易其當然○所由○此義極
是孟子非不義不陳○齊人所以莫如其敬王也○相具君而代
其位○齊之事竟焉可法也○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
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法但曹丕等非其人耳○必堯而後事
則堯封無臣必舜而後可則伊周無君故夫古人者得其心

之所在而已宋。宋嘉定法先講活法然則堯舜不但不足法而爲害於天下後世矣。欲爲臣庶盡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爲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而曰吾道之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徵庸時五典克從有咨嗟咨嗟門穆穆烈風雷雨勿違王舜微服而事治百姓安察齊賢聚時巡警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其事而但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爲至而而法之哉。或以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注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說道便成顛倒。謂識微大者下不爲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推

性善而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縱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行軌走也。只是後人自註定不能居仁由義。豈謂堯舜不可只要得其心。是無形無像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說。學者所當深戒也。

孕過飽

者必如蠅而後可釋不如蠅而將降爲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
而又何以聞乎不若是則便於天下之爲私者耳孟子言必稱
堯舜乃能爲武王如公言乃便於天下之爲私者耳孟子言必稱
堯舜謂人皆可爲迺搬到至處不啻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
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卽爲幽厲中問更無別路如大士言則
道三矣竊爲後世庸劣者抄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法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行有不得者節

又子子謂其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卽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卽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人見天下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而唐皇便欲鋪揚盛大以爲冠冕此兒室尊門賜榮不知門裏人亦者也其身正卽在反求內天下歸卽在身正內節節倒翻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離離下半句當急讀是我正語此兩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讀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通意所取也只在反求中添勘一步
取正字則天下歸亦只於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明歸
不取顯命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緣親治答三字
也

詩云永言配命節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每篇即在此求處

須見顯命之原及求自得不是欲動誰

孟子曰人有恒言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
切著明

恒言本無此義孟子借作簡題目耳

孟子下原語卷三十一

孟子

句魚貫而下身字本枯定家說但一氣貫看則豈是皆以身爲
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條條之內行淳備有以陰開其天而寒其口舉措得宜有以深
折其氣而服其心而後一國與天下從風而靡而後人主之德

教順流而下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
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文能補出本領固意今欲

中已意及將孟子主意抹撥以巨室一國天下一側瞥點却不
可也

白己室之風一國之天下其中次第各有實際方到得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首節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
無道而順顯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
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
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是精不
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矣
子所以辨同市漢唐之論也

夫力也已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取
局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顯大夫天豈亦畏強大者哉其能
爲顯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
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強大天意亦非對附之
而其入亦能制小弱存亡之命至理方見二者皆天之

孟子下原語卷三十一

孟子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
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

天也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使兩家胸膈眼孔皆爲之一開

孟子下原語卷三十一

孟子

今天也小國師大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詞其不受命正詞其爲弟子
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

總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詩云商之孫子節

然則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也善失天下者有所以千人而非弱也仁不可為衆孔子蓋為周尊而又為商解也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罪歸仁去不仁自是史聖聖賢去就子孫皆以仁為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斯文將曹瞞當主馬道當徵箕子臥子稱其胸有全史每能以古証今不知其熟於後世之史而闇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誦古此凡為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為當時諸侯聽見役而不能自為強弱言故無敵二字案指侯國譴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為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孟子評漢卷三

九

正

首節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可入驟處作用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譬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歸仁也節

首節是上感下此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曰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仁人之安宅也節

影作仁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扶之而起將義合仁義是作者發明非通之本義止仁與義同生並有非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意義之於君臣也云云論五倫中固分仁義然此義字却指心體日月之金理所以流行於人物間者

孟子曰遠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為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謂曰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合却根本言直言不故特地指陳簡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有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自不足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聖人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責重為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却指無通易語

上二句是順順他岐喻末句是指示他這也指示正所以喚醒也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言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此章只重指

目一語評漢卷三十

孟子

正

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為圓滿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為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通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為不可求差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為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

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子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自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誇闊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末句只就上文點是而在字以示人知所求正要說得極通極易一修養天下平便觀而千里

天下平只在擇術正立說

天下平正見尊王斥伯復三代仁天下本旨

親親長長天下平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不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通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賴佳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

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賡案玄寂之學其道使人離而親服去而君臣不復知有人

倫之樂此爲平天下者之害一曰明切足破老莊之害又刑名之學其法使人生之盛慨用之酷烈將盡喪其樂生之心此其爲平天下之害二曰漢唐以後經齊只在這條內修改妝扮耳

然要知此一害原從前一害生來變態異端之學以其道不可以平天下也陳歐陽儒者之攻異端懷莫以其精者與之論

孟子語卷二十 孟子語卷二十 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即孟氏近

遜之說乎呂察原道諸篇子瞻指爲竊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

讀大士文及臥子評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進佛老而自

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

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何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

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己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

借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其矣聖人之道

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

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

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謂儒以開釋則其爲儒也適助之類而已如大士臥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固未

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論宋仲博引孔子而後斷正誠之說爲思誠而非異義亦非

故非斷此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解說卦象也

此節從事勢揆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顯親信友復上並無節次

要之誠身原不爲顯信復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

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是故誠者天之意也節

只是一箇道理人身若苦人身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

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雖人身看只有理

者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

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顯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

此天故至誠便能動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蘊括在內蓋明善乃愚

誠即是此句合上句須見兩句分不得處

至誠而不動者節

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說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誠之用大矣節道者用便不是誠能以誠動物則天下之人皆可爲我用爲其要天下人爲我用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爲我用更不虛萬物莫不以相感而世之處平時者以爲儀文禮節之間至矣此其非也儀文禮節亦誠之道也公自看緊邊耳世有屈平之流蘇公伯奇之輩所仰天而疾首者而聖賢未以誠許之則君子之

所自勉者莫可知也誠可知誠字不是粗淺語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此但作真字兩字有故議論見解皆極粗真誠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

孟子曰伯夷逢紂章

二老者節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謂大老

天下之老成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父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非後世養賢圖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幹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恭者不侮人之主不尚恭者廣大之君不急纖朴必不得已而由於恭儉而循飾詐以欺世云云此論悖矣孟子要其恭儉豈抹殺恭儉哉恭儉對勝文言爲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爲仁政之本皆小德恭儉二字看得輕小即要孟子所

見成無忤

淳于兒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首節

雖授受而不親不是不授受

曰天下溺節

不援處正是以道發明不援正發明以道二字方見的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分說便顯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首節

不夾能事不是兩件

不爲事節

杯案則此即只申明上支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
括本字機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
既和行無味亦失其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
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道方得本字之義本對
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曾子養曾子

君不見得在上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為得
曾子志出而後曾子之所發乃見而曾子此一答之志亦見
於酒肉之時則誠有無酒肉之時則誠無是曾元而已
矣倘若然則將以復進句為剩語矣查志春曰體下面批斷甚
明春曰體亦庸俗之孝其原不曾說家曾元今欲於上面周旋
曾元一推升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

事親者曾子者可也師

可者僅可之詞孝則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
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異端毀性誠親而曰過度為孝俗皆絕善奪情而曰顯揚為孝人
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概以貧無以養為辭反責望於道實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
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存心之非所以為適問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君心之非有止已不領作
格字有本領有風裁有作用
格字有本有用格而自化本也却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

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非孟子適於事情不能為是言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顯可知聖賢整會體究來
只是照管自己機至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
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亂聖賢也

註中解已概入和而外太極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
平慨歎也戰中文字已為索

凡人學之明目以為作餘一凡人學之則自以為不足在日奔
兢之徒不足言明目就名情開然有辱於時者大槩不出此語
豈特凡人之類顛倒於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孟子評語卷三十

師者能教既曰師矣則必尊言學凡為學究先生及諸熟術之
師皆犯此病故其道不高浪得尊譽為名士者亦然好為人
師者果操何術故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偽以欺世云云
語倒始於作偽故立異示奇耳今日人師必有一定之軌
矣行止必相隨步履必相倣非惟人厭之其徒亦必厭之而無
如有師之號也即稍有自見必無大功師古聖人教人亦必有
一定之軌此感於良知家言誠悔儒先即前所云立異倡教玄
虛誕妄大樽亦不自知耳終日危坐而不言終身整容而
不笑此非惟人苦之在已亦必自苦之而無奈好師之名也即
行已無恥亦非後士終日危坐整容如此師世亦少有但見
一輩頭在耳此其效侮程子而朱子亦謂必教他無恥者行已
無恥而後士靡以無恥不檢者待之手相和以感當

時反以天下道明俊條之流為宋間道而輕之謂都是良知家
罵程朱之說高自位置以矯學者反以古人風雅史傳之傳
為不務本而趨之此東坡水心等謂程朱之說東黃爭質之
所宗也原其始不過借以為名高耳而人主者多厭而遠之
惟其道之無無耶也故蘇門江韓立徒黨以自慰將以孔文
仲轉能為正論此章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道然後可
以為聖賢諸人尊好為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陋不復
可以成人故門人之為人之自為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或
借道以誇師門自作一明快故亦文人由尚虛亦當依傍正學
未嘗不可成名論不當依邪說而誣謬儒先也即言人師之患
亦虛玄略異之患深而學究則語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賜諸
陰釋非毀禮法而徇狂無忌之患六而拘牽未簡修偽儀容而

孟子論學卷三十

孟子論學卷三十

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
忠信實德則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求忠信實德也況其
所求並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
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為而卓然尚有可
觀跡雖殺戮後此學方絕耳若陳子靜一博而門人罵坐打人
傅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
詐財若欲梁汝元以不軌捕獲李費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為天
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臥子猶祖述其行公然見之
制義亦可怪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樂正子見孟子

從子敖後去見孟子必有老少不佞處正則他處必用其方

覺孟子一喝令人自覺猛省
須見責之正是厚處

子亦來見我乎矣如一羣摸頭不著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是摸頭
不著語是自信不著語

一橫背者兩字樂正子數來報近孟子收來報久

孟子謂樂正子章

人謂其哺吸也四子雖背背謂其子之從於子敖故一曰已離當
久

錢龍之正子不必有哺吸之意則徒哺吸而已矣隨從字妙我要
之徒便不可況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為子弟營進不止于徒

者耶學古之道而以哺吸是以古之道哺吸也道之則為先
聖淵泉之玷而近之則為師門之玷

孟子論學卷三十

孟子論學卷三十

徒其間頗有未嘗傳習於先輩君子而假借名號且以媚大官
者對此能無愧耶然則士大夫學古之志可不堅乎也須
學得正徒古不亦事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故廣惟此為之實先立
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
意也以名字翻實字者誤

實字是後本義不是該虛義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則似
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其害道不淺

五件道理極廣闊然其實在此

天下道理無不相貫下學須此五段所同也然其貫貫只有上三

下三段又固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
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
兄其大顛預矣

仁義智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
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第大段亦未為不是然其言是
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一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一者又不
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王夫節候極深微神妙如此乃是
到樂之貴處道理單輕而上夫節候極深微神妙如此乃是
子總註之精喫緊為人處

首節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綽綽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
因中間不見關紐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本
自中而發者三
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紐費盡分疏終成兩件
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

知之實節

識知之實二段入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
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
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
智禮樂皆假造虛名為善道之具矣奚可哉

樂記之言正明本也
不足明禮之本而服行禮者之心
樂記之言正明本也
其為尊卑而自然有此尊卑也
此便是天高地下而禮制行
家庭有兄弟非有人教其為先後而自然有此先後也

便是萬物散聚而禮制行
初禮制之所從生而破從前天地
高下萬物散聚之說之所由失曰禮之實豈若是其煩縷之
實之說皆若是其迂闊乎哉而後孝弟之權重禮何煩縷之
迂闊但須明其實耳且孝弟豈爭權者人議其未解節文乎大
士曰說書上甚明可從鄉學究得禮之吾謂鄉學究與大士
一類鄉學究說書與大士此文總一類其不解節文字一也豈
得以大士欺壓鄉學究哉

禮曰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
而孝弟為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即不體孟子之言矣

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
手舞足蹈不能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履跕蹻作嬉兒狀莫認作
有心倣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五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陽章

地之相去也節

若合符節只在得志大行上說

合符節者心之理也

先聖後聖節

本節已推開說是撥之盡

撥一因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即道也撥之無不同正下事理

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說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

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撥非道也

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也則疎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為舜文

子虛恥鄰國之政章

此章與孟子在子虛當自有說而或做此以從政則未矣

不以以此一事與然子虛則是若謂此事又有別義則非古

制宜復而彈遼流俗之言其弊也并田製封建廢而民生不熟

今法宜變而惡佛世主之為其政也淫樂作惡禮喪而風俗大

敗此所謂日不暇給者也漢唐以後儒臣名相不能反於三

代病根只坐此耳此非時文之士所能言也世亂澤竭民不聊

生為述帥方伯者能博喻合衆與衆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

原照子子以盡善為德平反為能而積舍大如愚食人而不問

此失大出之職職謂職曰中戶惠流傳其實與淺民病國者同

罪也先生器識真得古大臣本領至後幅所云直中漢唐以來

諸名臣隱微深痛之嘆又無倫諸臣時事矣伊川先生稱范仲

夫唐雲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若先生此文豈真時文論傳不

傳說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曰陳行言總節

後世人臣以多與上為終始視臣子便得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

必下民與彼知解一洗能言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正自

不同

臣之義有不全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

政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致

顯也則臣之去也簡其情情然以尊其君而君于其臣之去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亦豈能忍然自處其薄乎如此說去字縱見君臣之義合當

如此不是曲諷君子也君臣以義合合則為君臣不合則可去

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

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

為後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

廢秦無道創為郡縣君臣之禮上下相附屬絕非進退亦制於

君而無所逃而于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何以權法相制而君

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媚子軌以一心大

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結之禮當然也文正得此義若但以舜

旋君子立說猶後世諸如服孔中見識耳

三有禮是舊君自盡之說其情文為若如此所以起為之服義若

說做規例故事即成虛說行說惟顧天下人聽其說即成矯飾

若說所以勸勝招致師成維衛如何能舉人爲服哉禮字須看
得好時文家幾說者禮便多摘散在外自持人以後讀詩人
眼孔只得如此

舊者是意義若泛作明其知處所誰商最不可疑則滿紙新明故
主如長樂老飲酒開卷前所自維更事各朝皆附數語以爲樂
思之無乃艱難乎以此爲煩章言非明取收闕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

經權一道也此句似本爲合道之觀雖有定體
而未有定用也說本於物宜之義雖有定理而未有定形
也道箇禮便其變化之理道簡義便其神明之用大人察理
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禮以處從事而不
斷事以從禮以義而時而不違時以節情而情禮便是事

孟子語卷三十一

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
義亦無從見一有下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折不得若說以
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是兩件也有是逆即有是心所謂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
故曰察理不精非拘泥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方爲其
禮義也良知家有得天下一切有爲之達皆是外候惟吾心之
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即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
時上存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下事與時
之不精惡心妄斷自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
處正須辨別

以子龍愛天下所共賊之行皆毅然而斷之此無他改之所謂禮
義者大也精也非大也愛有儒生之所謂禮義爲初心規矩

而言必準繩亦經文之陳迹耳雖此是爲道學語意極高然
然世間自有此一流可爲若大人皆不樂修邊幅之行不樂
却富貴之懷而成其廣大其私情亦自可見章章不爲非禮
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亦常中自有至精之禮
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言必不事小節精而
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而有非在裏而亦有非處有非小
處亦有非非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此只則得智人禮以爲戰
恭謹隊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與勸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所以愛
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
大古今有如何伊尹者然孟子推其不傾止云非義也一介不
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

孟子語卷三十一

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
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案案哉惟禮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
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稍無不收於其中反謂程朱淵源皆人
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証要程朱之學者察其生不
未有不靡所不爲者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語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生生涯而成大業
之類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
佛作祖矣故朱子引敬大仁義之說以實之筆此發明權柄極
正從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又是權
柄之權柄

楊以仕文舉亦可枉尺亦可直寸多有爲之心顧個人非所不

爲前好談經濟非有爲之心爲利鈍不計生於羣靜有物
云云不是此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
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裁然無毫髮疑
礙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清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
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何法是指下誇人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德廣
際若體認不真意暗長知家院喪矣

此字即在大人身上說

陽明語人天資不能高神明不能敏故依于學問之途以爲前
求之具苟非性與天道豈能合效法而任心胸乎陽明語書也
自古聖人無舍學而任心爲妙之說又赤子之見猛獸而不

呂子語錄卷三十一

正統

入險阻而能出者其心無所惑也而大人亦然不是此話赤
子之無惑不知也大人之無惑知之至也大人者不可以常
理喻也而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
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特其不學不
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
比喻也此文雖是莊列異義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嬰兒和者
直與赤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自得二字是要領深造以道有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
原各有境界

日深須見處過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工夫方法一著湛語止是
君子終道不但脫深字非道字亦錯矣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大第條曰工夫深造乃進取不
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何
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則深造簡甚將
文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
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乃字却有實事在此
處若執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此節詳來子意重以道字從來只了得深造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
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語自得既非脫却以道講深造亦
非

陽明語道可進而不可求者心力索常不免於扞格之患

正統

知張橫渠先生程子尚道是道理生

之心則亦子居之於尋丈之室進之於數十年之久將有不能
名一物者故心緣學問而有也此言雖淺然足破良知之誤
心緣學問而有一語直指要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強安排之
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則字神情便有熟識心通自然而得氣氣
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
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大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源地位又只形容得自
得二字之概

孟子曰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爲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

博正爲反約不可打作兩開

博約是對待並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簡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真訓語記簡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却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變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疏與他何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他何則不知講究多讀而精講究則通矣

又必析之而極其精也然後又必四虛字妙甚道中層次乃出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詳說反說中間正有回互經歷處如人一舉移去到先生手如粟粒人簡眼一點湛帶不過如此

孟子論學三十一

七

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互根處微然處先後倒亂不得處水磨不減○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殊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從此等文字中心體會自見其荒不須深辨也

陳際泰博士學詳說人之所講陸王之學講之耳聖人正教人于此用力安有諱者○心性之學與格致之學之相議也久矣亦自陸王立說相議耳○吾有道于此招拾格致之學之所長以爲之始歸原心性之學之所擅以爲之終○只招拾二字已見其輕格致矣格致與心性豈二事耶○夫人精氣聰明之有餘者強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之間其氣必有所不降能縱之使往而無所視於其間則力已疲而意亦憊然則邪說何

苦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憊而不陷之耶直是亂道○氣聰明之不足者強抑之使遊參詣於太極之上其心必有所不悟惟泛之勞雖而便有得於其中則機已啓而妙可通○此說差近理但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博學詳說而又不得其反約之功○博學詳說約在其中孟子正說其一○大士却分爲二惟其惑溺於陸王之說誤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致法皆是桓文之祖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微凡其定周朝王意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官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微霸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曰故人字斷指諸侯備

孟子論學三十一

八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崇華謀與惡其更立今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言文踐士證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湯以任文善非養人之具手○以善養謂行善處不同非善即養也服人者亦即此善

養字有函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通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但語求高深一層便犯此病

王慶華文同一善也忘其有善之名而可矣○落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忘者是黃老家言○人主以理治人不若以情治人之神也○理即善也○金壽徵筋骨堅強而其志始可得而對也以服天下有餘矣○

何爲而欲其親如此則巧于以力服人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孟子曰原泉混混節

歸有說矣物之在天下也恒順其自然之理聖人之於物也每觸其有感之天仲尼稱水之意有不在我而在物者矣可覓在物無非在我聖人觸處都是

從原而不含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同是歸東有然中而不已意漸進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一道中緊要節目不得錯過

苟爲無本節

祇是說水而雨未即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即是水而固不得謂

呂子平書卷三十一 孟子 九

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其因而因即無本猶夫雨也

可謂聲聞之本情也

君子之取正不必以其敗露也聲聞過情便是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其後如響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

是聖賢爲己之學

陳際泰文君子重實之甚若其閑淡之意不復求名人皆知之君子愛名之甚若其謙情之嚴轉而務實人未必知之節近節轉

便不是

君子之取本不爲愛讓聲聞固可立持而益加微動耳

初飲水蘭之豔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腥魷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況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首節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實字遂有云幾希之統者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聖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若然則時解勸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

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有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愛動惕厲亦就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這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許多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

萬物皆備於我幾希耳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下章總註愛動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愛動惕厲之心也人多云

呂二語詩卷三十一 孟子 九

存心之統是大謬處

存字中工天下文全取

存之不是贊頌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任此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止作稱揚古德頌失之遠矣

趙編文云云存之正有工夫在其言曰日生日長而幾希自如日開日闢而幾希自如此其所以爲存也所以愛動惕厲無時而可已也入時子不過做作君子得之君子盡之而已

舜明於庶物節

君子中人品正多獨舜之生安不同

節有幾希品彙之散殊在宇宙之間者至噴矣合之若不能以盡其大者然性命之流行孰非吾心之所寄人都在此處休矣

只此處不休便明終從其自有之仁義以妙應物之感初不知天下有所謂仁所謂義者而勉以行之也固由非行不可而仁義可學也規摹生安體象極其純峻正與人間路斷而入皆可為堯舜意又隱約間通養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應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也方見孟子應故大意

義一也

庶物兼事物

由仁義正是仁義盡頭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後世必有以酒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見聖人存心之兩

執中有多少境界時候

無方是所以無方有存之心在

無方無所便是存之原頭

無方儘量做聚在上無數權衡在下有無數條陳誠憤然皆與成物無涉孟子引據之云無涉何句從變動動感中看出一

片簡在上帝之心方是存之端傳正脈

武王不泄運節

運運所措者廣故不下註脚朱子云通人其事而言其意該矣艾

千子乃謂武王運節鄭衛遠短克商纣下世三十十年八百纘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統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

為其同也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

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

認為良知天理以為愚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

事物之理像橫欄直柱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塵空寂

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

南思字境界不同不合悅思兼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

非理有不合也橫欄直柱形其思之軌符其極形其行之忌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

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

言其大者故從王端說起蓋諸經為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

之政也

孔子以後有法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顯易本如

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得會只向一字半字

尋活註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及箇分段以胡文定

之嚴正猶且不免宋子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奴奴出來說夫

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議張氏子齊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

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第

史舊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即

乘與橫枕亦何惜不據事直書而自見者豈亦得比於春秋乎

子更可笑也

首節

王者之迹原從上文說下

聖人之道或善之策或勇而破之天下之民其義一也

自舜以至子周公固皆引而破之天下之民其義一也

出于後世而不具其白為若夫孔子之道則皆善之策矣其可

而破之天下之民者雖亦出于後世而不具其親見也

孔子之道與文武不其功用同也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後王王者之事不行其

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俾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

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為

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而春秋無涉人但講繼義

孔子詩論卷三十一

相比附代起失其言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

註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故當重迹熄

說不重詩亡

陳國秦之王迹熄向之所謂詩篇詩教者已亡矣春秋繼王迹

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諸侯而雅降為風所以降為

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因之緣故只可

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

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即雅降為

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詩教何難升風而為雅

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作迹熄之驗不是不哀詩亦不說詩教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證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重則

子未嘗不刪詩何啻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
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故凡衡數詩與春秋者皆

之
世也夷厲而下王事廢弛而徵詩之政亦廢風詩止王迹
中一小耳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皆亡也
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為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
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
不降之風也

人見莊中雅亡二字便遺詩以雅為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為
風也王降為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
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
則全詩當存皆獨雅耶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義

詩只是述德之微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
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為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
春秋詩易分配牽合以為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褒貶並列而實謂存貞淫並
列而勸懲見其義一也雖儒乃以詩為有貞而無淫則春秋亦
當著忠孝而隱亂臣賊子矣

春秋固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鄉射燕享葬奔
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
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實謂今人往往脫却半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百二句兩則字是卑之詞

義字即在事文上見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
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惑于一時之私而不知
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啜吸于當時以取幾人不
知其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
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行文二字耳

謂春秋選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傳會之失然後儒
舉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又因啜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
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義潛自難以後世律例為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鑑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下記
載至于尊攘子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
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鑑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為異同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義

也要知纔經聖人手中便可為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限如
兩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癡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
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
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革言清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
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經先儒選其字彙傳會之
臆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
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說說而得過
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首節

唐順之聖人之澤無遠弗被也服孔大志聖人何見聖人之

濁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則耳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節

子未得爲太息深微不指不親炙

歷敘基督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仍仍歸孔子而事而此近有傳人得聞大進其自任意正自謙虛領會上一句似有恨於不及親炙而當時親炙者未充足與斯道之極而得孟子以私淑當兄知之任與末章也末章居甚近鄰相親此言自然言表有私淑諸人四字則付思以求雖源流非然不足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復章章山亦源流非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陳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玩兩也字有歎服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

進擊學射於羿章

呂子聖書卷三十一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言不重所取之友

首節

以羿本身之罪論之則爲首惡以此處之罪論之則爲滅等然此處滅等却即從首惡中做出

鄭人使子濯孺子使衛節

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證羿亦有罪之義廣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意爲高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常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却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追我者誰也句在作文者眼光只在誰也在當日孺子意思只在

追我者

死字出孺子口中者輕在其僕意中者重庾公之斯也五字是也五字若難言之若諱言之若不得不言之其意中只是必死兩字忽然接出吾生來自便之不得不驚

庾公之斯至人謂此題只有一至字耳吾謂此題方有庾公之斯四字蓋至字有孺子意中之至有其僕意中之至有鄭師意中之至若庾公之斯則凡在孺子意中者其僕意中者鄭師意中者至此方見其真面目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末嘗言天下之性也豈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胡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

呂子聖書卷三十一

不知故之木利即是不付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

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引用智

穿鑿錯亂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事況既知言性爲主便不是性爲主矣

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子刺盾耶

大意爲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徐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首節

交南與徒非性也而非迹又無以見性迹便是性如何說成兩性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經傳言性了猶如何不可言性而可言則天下之言性也獨能言其故

齊端王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之說只就情字倒推上去

故者以利爲本不足國有故又有利只凡爲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出利處之耳凡人爲惡必潤爲善必潤爲惡必曲爲善必直乍見此子入井便凡悲惕惻隱之心忽然而起卒然而靡固非意之能便爲不利亦非意之能便爲利也得子言性識八坐不知利固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爲故也。故必以利爲本。利不是人去做。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天之高也節

歷代志卷之六
 曆法疏證何遠致此況曆元亦止是爲算立法得法卽不須曆
 元亦得也文天體可見而星辰不可見詳倒說了天體之行因
 於辰而見耳又萬物相見於離而衆星相見於復衆星于復
 不相見天行則起端于冬至亦居家算法也其在野象物在
 朝象宜在人象事在五行之散氣者既有定法以考其分云云
 此是經星占驗于曆法又別居家各宿經度不過黃赤道南
 北有限之度尋星不相涉也如此粗淺于曆說經緯星度遲速
 之理猶茫然然已驚世秀才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首飾

入門從右師看出。只有一右師。入門從前看出。便有無數目中
之右師。

衆人意中。只有右師無孟子。右師意中。只有孟子無衆人。孟子意中。

并無右師衆人聚一堂之中面目不同意態亦別
玩兩有客原不止兩項總是諸大夫無一事不
維一堂如畫

有進一句縱形容時諸大夫無不趨焉如只留出孟子作

案耳批筆便止爲兩項人有字者字都無摘註矣從兩項中寫出四面來嘈囂雜沓淋漓滿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與下皆字獨字作照吾兄今日拜席吹簫見高竹下竹有爲憂冷與

出子評語卷三十一

隸之所不屑爲者風俗至此亦君子之恥也

此輩爲右師所厭此孟子愈
孟子不與右師言節

驪原石得諸君子輕故愈求得孟子亦原石得皆與言淺故恨得
不與言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首節

心是活物。有道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述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猶二我居心以是耳

仁字兼體用禮字兼顯微存字工夫乃盡

自反而忠矣節

粹粹於禽獸者固福中之小夫卽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來普於爾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是彼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晏安敗德庶民之於禽獸止爲尋常制之便而安思自快自遂於天地之間有志者所大悲云云故昂刻厲皆老輩機鋒刺骨見血之言余嘗於廣座聞人疾禮法而讓脫泥因語之曰今時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所願茲而不可得全者止孟子中九字耳問何九字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讀育士

孟子詩語卷三十一

文亦憂之深矣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只爲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則堯舜卑契無不皆然也此章只論聖賢同道並無款無用聖賢之意空用感慨深憤都成隔壁帳耳

首二節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程朱終不得位以證三代之復可歎

禹思天下有溺者節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遇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

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志耳

顏子不是不思只不必由己飢渴

顏子亦不是忘情天下只實不在己耳

顏子便與禹稷同時而不任其職則亦不思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

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山已講不帖飢渴議

此與制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

思未任之思要見其事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

在己字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身在湯又有三聘在

也卽是當平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

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禹思四句都爲下句苦解乃虛注得氣也

孟子詩語卷三十一

大意注事顏子一變禹稷之同顏子易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

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

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

事理不分大小聖人只各急其急便是參贊功能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節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卽禹稷之憂所謂同

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祿祿之樂卽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顏子出處之際安可以不審其地乎顏子看得道字分

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

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得主

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而

顧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事勢側在顏子辨顏子

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難信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意則難

知矣此處著解不特禹稷是陪客並顏子亦未即是正身

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愧於禹稷禹稷之地乃得若謂單飄風卷時即是急生民須推進一層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吉士于此猶粗在只爲落了同甫止齋保社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二節

孟子卷三十一

通章大意原爲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近邊講禹稷處顯

明講顏子處含隱正是側重也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止喻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顯

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是孟子文章醒藉處

門戶只是地異道本同也

張爾公閉戶非初還鄉鄰只爲鄉鄰疎我我無所施其救外而袖手旁觀胸中却十二分是迫近是事勢無可奈何而智覺程顏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已憐已溺當亂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則世用我何以救國即閉戶只成個閑人耳不辨到本領處便難辨我與我無可奈何與禹稷

同直是沒交涉也

公都子曰民猶道國皆稱不辨精章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節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道國皆稱不辨說上文反覆辨曰其不幸之冤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題他本等是不斷之斷孟子之與道體貌是不絕不地收之亦已不答之答須于虛字領會言外之意

儲子曰王使入朝夫子章

不能安其身況乎來朝之人非陰賊之奄夫則開冗之末吏顛倒是非變政問凡君子端端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紛公患之晚內朝左右之人操言曰聞而贊齊之去矣矣

孟子卷三十一

則齊王之使朝雖疑亦驚重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不但說齊王并說得孟子答詞亦權詐然其發掘人君伺察臣下過失之害直可作一則偉論爲舖展之聲蓋當時有大河

馬受一邊帥荔枝金帶及他重賄犬日上殿忽呼問昨某總兵金帶花樣佳乎司馬伏地不能對查掖之出夫日即號告病去又首輔玉帶甚不堪屢命易之一日有謁玉帶者玉色製作甚

絕妙門客估值以千數而索價止三百金靈勸取之相欲傳心動自止一日朝退張謂門客曰幾爲公等所誤今日主上

御節前帶也以是益荷隆養然司馬雖非人而相實權奸何之無當而有犬害如此此大樞先生所以借題爲賦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

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急加蕩滌若一味影側聖賢不
是絕人已甚余謂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群疾呼以和
之人尚未之或臨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
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吾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
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是觀之甚
以乞爲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僕惟惡賢僕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
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僕不盡得則讀書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
盡得則鑽刺攀援走空脫謊直聲所不爲矣齊人尚屬虛實今
人竟成行實

前節

奔走此人門牆上之足致通顯次不失聲喝爲國方是亦多
之終南捷徑也

則盡富貴也此一種口角行徑昔惟見門客方伎爲之後見詞客
名士無不然已是可怪近則講師隱者亦津津揚揚矣

騎其妾妾齊人平時無日不驕不自此始

驕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
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矣究竟富貴之于乞兒亦何
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妻妾目中已知之驕是齊人意中未知之驕真堪絕倒然齊人猶
以爲未敗露而驕此猶知羞者也今人明明敗露而愈驕此直
不知有羞者矣豈可與齊人比肩哉

由君子觀之節

君子之觀正與他人不同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

人之觀極渾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寬厚君子之觀
極刻薄

子許語正編卷三十一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人少則慕父母節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繼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爲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世壽忠孝之性出于一原則慕父母者似不妨慕君而君與恒情比類而稱之者則以其慕在少艾妻子之後而非忠孝之初心也

仍是慕少艾妻子耳總與父母無干仕則慕君須從世情極尋常處映射大孝之慕俗文取正意却將潘岳之板輿毛義之捧檄爲辭不但與本旨相悖亦見其方寸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正

之可談矣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爲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熟字正如集其之繩爭得之狗

終身兩字中正有多少變故而慕字無往不在方是孩提至性要人至誠

正從他人變遷中看出大孝之終身來若大孝又何知終身之有上數句大孝亦有之不是摒常一切專去慕父母也正要從少艾

妻子仕君中勘出方見終身之難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曲盡如故所以難也

慕字有根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盡此大孝所獨也

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千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慕只是少時之慕五十而慕猶然少時之慕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節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而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堯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只亦知兩字便見有多少苦衷隱曲難言之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膚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正

大舜之不死人其疑之而不知父母之身固不可以行殆也

掩井却只是行殆不爲顧念看得好親而不愛其子非人情也特一日之惑耳安知不悟于異時乎如此說方是天理上事方見聖人行權正是守經○聖人所爲正是情理之極至然所謂情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奇託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卽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不過如此尤不是

鬱陶思君憤誰道足下不曾思來越認真得可笑是卒見舜誠是沒意思語是急中標出語是若曰解說非自解說語

曰然則舜爲喜者與節

反覆所以喜之故方想出個字來是然則二字之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

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偽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學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即苟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苟亭也已不先坐定真僞胃予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孟子曰云云徐開公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今以吾郡文爲聖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湛湛江水爲內則之篇此梁簡文之所歎也似爲後世處宗室弊病而發非論虞帝事也其言亦殊通暢若言不明後事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此却不然不明聖人之道不知後事之失之由耳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聖理言事亦有天淵之隔大構此文也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聖理言事亦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正編

不誣此即理也何題可不以理言乎公等自作江水觀自投蕭

桐兄弟位下宜其得此說耳
舜與堯皆黃帝之孫也黃帝之天下遞傳於堯而不及
堯職此符信古史之誤而咸國論黃帝之後如堯者不知凡
幾安能及之甚矣眼孔之小也古未有封建之法也舜於象
始行之焉焉知古諸侯由來無以同姓封者乎封建之法惟
功是視此亦從項羽漢高之法耳三代前封建未必然
吾獨疑舜之居於象而薄於象也亦徒有天子父之名耳及其
卒也象郊堯而不郊堯生徒有其名死從而奪之斯亦後世
之議之所從生也已如公之未則公之盾自敗矣以後世野
言俚情論古聖真成亂道文人不知道末有不出此者也○凡
爲說異者必反出庸常之下佛氏好言夸誕至恒河沙世界

推其極也與禽獸衆生等而反以人道爲非此可笑也文人之
夸誕好言太古不經然推其極也與晚近之情事親切而反以
中古爲疑亦可笑也如大士此文非不奇快然皆以以後代鄙俚
之見論古聖人此足以驚俗生而不足當學者一笑也

萬章曰舜流其工於幽州節

章世純文云云安子言文武則貶武言堯舜則貶舜此不獨薄
福壽生雖狂小子亦且淺陋可笑之甚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
文字耶勸君抹殺難腸狗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觀聖人大作用
也子千子先生此評真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
入于大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爲新奇者真鄙俚不足道亦天
下無知小人之所當談耳

艾南英文古道淳龐未有殺降之慘不過命其禁錮淹留畢庸下
呂子評語卷三十二

正編

之命殺三苗是殺其君亦非殺降之慘究其終于三危似
爲殺之之條而考其服于三危至有不救之實其國自不
至春秋而其後猶得與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原未嘗殺其
種類強作解何當於理照註固未嘗有謬于絕也當時好妄論
者其謂堯幽囚舜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殺不得一箇蠻君
真可笑也

蓋淳龐文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死子
亦戮其身矣文徽碑之所以處縣而知縣之爲罪固未可與共
讎並論者也若然何統云四罪誅不仁沉工羅亦止流處
縣所際蒼天傾地陷之世其勝任者大神大聖而非夫蠢蠢之
智所能爲此論平反允憐然九年自任勿辭罪却難逃
縣所負者堅強姦直之才其得罪在獨斷獨行而非有滔天之

惡以禍也。此何事而獨斷獨行是即渚天禍世也。方爲之舉以四岳而不舉以其驩也。蓋亦非比周乎。小人者矣。帝者四岳共驩原不得舉薦何可以此曲爲之辭。方堯之不用其子以登庸不用其子以若米而始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特之臣無出鯀右者矣。是帝所以始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特之舜自攝位之後權之以爲鯀雖不殺一人而洪水之所殺已足是即無異於鯀殺。只此是微索勘證而無解處。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山治水是終與殺人殊。夫惟若止爲圖計然且潰決無功必伏法泥鯀害及天下。其形神而不必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與無礙其爲幹蠱之地。果殊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礙于聖子之幹蠱。此論極慘。自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爲何。鄭玄注周禮則云殛以

孟子評語卷三十二 五子

取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商路馬有誅以言誅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爲書鯀鯀於羽山誅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誤。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殛而鯀曰殛則罪重于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爲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與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于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讐之則死不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非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爲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父既見殛子復事仇不得已以幹蠱爲承孝。若是仇則聖人必不事父之應殛天也。天可仇乎。或不知此義又造爲未嘗誅鯀之說皆不知天命而妄言之耳。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

孟子評語卷三十二 五子

有庫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乎。

誠心曲衡合來纔道得欲字之意蓋

當就父處兄弟者固有不幸矣。幸而俱聖俱聖則俱貴俱貴則俱富。仁人之用情順云云。此纔是欲富欲貴十分圓滿境界。其所以處象者猶不得已耳。然於此正見欲字。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節

舜父自記因問一名作謂象化子舜自不子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此論太

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二句正是

其似放處看下文直接放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

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

仁之術入護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即補處之如此

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

愛經營

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虞舜當時

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

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

竊做真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鎖親藩猜忌虛薄之私

乖角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

格處制何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

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

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于天下耳中庸所

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

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

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子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

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

弊看得人心即道心人欲即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

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

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于禪讀其始終與家人書令其兄與子

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

與聖人心術正相反矣

看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衝突手

足無損只是讀書時處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畫人自人不

相關涉作此等題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糊塗鶴突無益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節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會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

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之疑更不須辨

祝觀權文云云謂以人子之至情論子古之盛事兩莫大兩層折

出幾見舜是古今帝王中第一箇孝子動天地感鬼神旁薄日

星滿綸絃極成丘蒙之說不辨而自失矣

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

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

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莫及此然至

此舜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

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弟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

至也兼士庶帝王講爲是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

聖而後能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觀者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

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非操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推勘到德遇之隆全從論孝人意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

疑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辭病
愛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辭病
愛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以得天下為孝而加功德於其親更以孝得天下而胎
令名子其親其廣狹有別矣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為孝
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為至孝也漢高心尊家令言乃尊太公
故是分義餘智耳豈得為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
大孝章有合如時文則古來作賊竊伺神錄者皆可謂之行
孝矣可乎

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為孝

從臣父立幾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而無病耳清病若但以
尊養之極為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耳惟舜之尊養皆從
呂子語卷三十一 孟子

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
止于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

顓頊而宗義明位所自傳而反之乎一本其情節此見舜之
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則謀議大禮之是非見
矣

玩註既為則當字為天子父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辭病
愛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以得天下為孝而加功德於其親更以孝得天下而胎
令名子其親其廣狹有別矣為孝子而至尊親天下為孝
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即為至孝也漢高心尊家令言乃尊太公
故是分義餘智耳豈得為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
大孝章有合如時文則古來作賊竊伺神錄者皆可謂之行
孝矣可乎

思字即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
維則此方是至也繼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至字之
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謂妄固不足辨也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統統說不單指舜之
養亦不是教人以舜為則尊親都統統是孝思所致人能長意
孝思而不忘即所謂孝子之至其為尊養自能備盡可以為天
下法如舜者即詩所謂能長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
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並孝思亦非尊養難養而
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尊養矣
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即
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
道則齊東野語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即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皆級正不同必至此
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連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為則引詩
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
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以舜武衡論便非
引詩只謂為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
不是論武只是辨舜

書曰祗載見舜股節

父不得子正從底像後看出註所謂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
化于子耳時文每喜議論股腹以為笑柄仍是成丘索見識耳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金餘父尊賢貴爵亦以為簡在帝心之賢耳而斤斤于子也

此是實義。聖人不憂宗祀之絕續而憂道統之絕續。聖人以道統爲宗祀也。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無混合之理。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謂舜禹者。實能父之而承繼其道。故天下大器。付之嫡嗣。而支庶莫敢奸焉。天降作君。爾原無付嫡嗣之義。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自合爲一耳。知此則固當分看矣。禹不幸以此蒙德衰之譏。豈知堯舜之末始不與子禹之末始不與賢也哉。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語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語。而不知其害于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華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華一後任生。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啓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呂三壽詩卷三十一 孟子

當混看此漢漢大禮之所以紛紛謬展也。才人行文只取立說巧妙。然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

只有和尚之效。道統卽爲宗祀。付法者卽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謂源流支派爲異端見。祿而欲冀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南與父必以傳賢爲定局。則軋服不到之處。必有爲一姓之說與恢復之風。以遂私者。而陰謀國度之雄。必有假愚感之柄。收中外之心。以覬視者。云云。滿肚後代史案。皆與三代之道無與。如所引禪廢後嗣。皆來天下所致。又何嘗爲與賢而然哉。

首節

洪荒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天定地設。不可亂也。至唐

虞之世。則有不然者。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皆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丹朱之不肯傳

丹朱之不肯傳。朱均特未有天下耳。安在其不肯哉。況所不肯者一帝也。而說出朱均。却說益矣。益聖石相石百敬率舞。堯德所以格鳥獸也。爾于河濱。無不苦窳。舜德所以被泥土也。二子之實。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間矣。何至恃然無所感化哉。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二帝之子。賢子皆亦傳之子。不肖亦傳之子。如可以備一官名一器。而賢之得天下不安。天下之繫屬于賢也。亦不同。果如此。則賢何必得天下。此顏山農所謂堯舜不能殺舜禹。索性以天下結識之說也。談凶舉才。堯舜使舜任之。而舜之於禹。則使之隨山刊木。旁行天下。者無寧曰。吾所以樹兩人于天下。而陰以勝吾子也。此是私心作用。惟二子知之。廣然並其聽昏其明。愚其智。使天下聞之。或曰。頑矣。或曰。傲矣。於是追舜禹而起。而舜禹始無解于天下。此二子之志也。然則朱均可謂至德矣。幾疑桀紂亦爲湯武地耶。且如此舜禹。亦是私心。總以後世事理論。古人以庸俗心情觀聖人。凡熟子史者。其病每如此。

呂三壽詩卷三十一 孟子

金發交便二子有天下。則天下必受其害。以聖情論。非所以爲天下計也。使二子有天下。則其身亦并不能安。以常情論。亦非爲其子計也。二義的見聖人處。得仁至義盡。無一不得其所。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久遠即上支多少久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却是止說一人
全爲解說爲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族歸之天命其說時
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渾淪淪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
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首節

割烹要湯有兩層意時人撰此說專爲己己苟且卑汚解嘲萬章
述此言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節

聖賢子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
權變只爲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處差不得耳自
作用之學與寬分德用爲兩截更藉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

呂二章萬章三十一

孟子 正義

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以英雄自命
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
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于小人即該所極光
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
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于顧弗視一介不與一
介不取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陳陰義之道義見子取與之際而藏于一介之中便見一介取
與不是小事古之有爲者恒致詳于平居之際而力爭于毫
釐之際今之有爲者反是過一介之誤不自一介止也他日
乘權用事取與之干請議者或重于丘山此義疎不諱後日
只當下便是若說他日作用大則仍看得一介小矣前其見處
未的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

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圖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
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大在
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勸諭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
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
班無恥無行廉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
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著
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湯三使往聘之節

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
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遮上面更有事在
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此篇扼定道字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正義

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盡君民吾身關係
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却半生讀書
文一場辛苦何嘗不迫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街廣廣國中
無人對此真堪痛哭

天之生此民也節

首句此民中便有子在下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
三字神理緊接

唐順之說先覺矣而不覺後覺則是爲天心之所獨厚而不能體
天心之所均愛非天所以惠民之意亦非我所以奉天之意也
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
即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
敬畏于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正見顧認明命之言著一點著

小意方是開朝京本義此句原兼處家與就湯就就湯固為任重辨親與賢與親亦正為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已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已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放犯手創為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逼得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放于桀無忌憚至以作用為即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緊扼定堯舜之道便可放桀要字要字愈放得鬆堯舜之道愈扼得緊割烹之說不辨自明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應孟子善言卷三十二孟子

同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若一推開反說煞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淫疽章

於衛主淫疽由節

彌子之妻一段正為孔子與衛靈公粘不著不意中生此奇緣與子路敘親正伏孔子線索旁外振指許多卷處都是梯媒關節人心中尋覓周旋世間奔競之徒乞婚納寵聯諸賢宗以顯脂營進陽陽驕人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妻門路更不知如何榮謝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權權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盡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權權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處義亦不專在退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或言之特為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寄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杜人惟兒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孔子不悅於齊節

主司城貞子二句只敘貞子去就便見貞子之賢只敘貞子之賢便得孔子之主

吾聞觀近節

門戶屈隆至今為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為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親遠臣以其所主四包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閹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便可辨外僚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孟子善言卷三十二孟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性者章

百里奚處人也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處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

傳家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上著人籍此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好莫粗淺看要說得百里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史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勘得此重公案

百里奚不諫何是案下節是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此節孟子文法極錯綜變化之妙

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見其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爲。總幻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盤旋蕩精妙。

出虎百里奚只在知處公之不可謀一節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

之原，其不得不去之由，而深信其所以必去之故，則與正之際，則齊莊楚之徒，且將以賢自口實而始進之，蓋又其不足辨矣。見好事者造言之由，方知孟子辨折關係不小。

好事者正爲當時苟且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名教飾義爲樞紐，以興亡大就爲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奚不相秦顯君其賢智自在。

百里相秦事功他無可考，于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孫聖人取呂子筆諸卷三十三。

之篇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節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爲聖君賢州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圈子。欲爲君者不論稷卨，荀卿曰：「趙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處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則烹糲茹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

孟子摘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節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

聖人所爲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備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

于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

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勿爲人孤高一派作獨行傳贊去

將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

是聖之清不是以清爲聖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粹幾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

清任和粹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太

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

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在統看者千古只如一

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

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皆順之文學未至于聖而速欲爲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于猖

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近之說可鑒也曰聖之時先須得

其聖而後論其時此意好矣時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時字是聖

人勸諸道若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字至聖之所以爲聖

者不外乎中而已提出中字正見發明若末節註三子智不

足及時中道理自得張評不必拈出中字此俗服講究非學

正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

矣此正荆川精于理學得力處爾公何足與言此此種說數倍

乎高老足以貳後故辨之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曰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

故足爲千古定論評家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

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

而非尊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近來諸論三代以後聖人惟

明道文公爲第一等皆無孟子其人而定之耳

孟子原學孔子而其在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極精采

則烹太甲二章間論嚴正微言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

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

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

先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

周公更不足法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集字包舉小成在內

金聲而玉振之也解集大成之所以然開下聖智之字聖下聖由

於智之意

金玉二者在與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則有造爲宮角之理苟有胡胡而無清越有陸大而無纖微是

失其所以造爲之本也旋宮難小成獨奏亦然不切集大成

集大成謂兼統衆小成耳而胡胡清越陸大纖微咸備是已却不

論造爲之本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衆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終不是有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論有終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真知真知二字不切請任和皆真知也孔子之知更全且盡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所重在條理皆貫耳

上節分列聖號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个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呂二語卷三

上皇統集大成一字就樂說始條理者以下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其脫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理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上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自分明下節聖由於智之義已隱隱逗漏

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下節之意即從此見得

智雖則巧也節

上節聖智分說此節說聖由於智而首二句尚平列巧力敬重不得

附末二節文

惟時聖能合三聖之全智異而聖益不同也蓋孔子之典三聖者實以智聖合三聖之大而之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智也觀

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尊之故哉且以天下視聖人凡爲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視聖人而後知聖人亦自存其偏全焉不知一聖之全不知衆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衆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旨其甚宏邇其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善喻而得之吾列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各得無謂清任和之與時各取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稱一氣之理而必以儲序者爲元運之周速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爲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夫春秋號樂統名金奏

頌和平必依聲聲蓋以建中和而總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

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條也編石之辨也匏土之商胡也草木之昏大而無餘也絲之哀而竹之濫也大不特細短不

度長分而觀之始終咸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爲端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爲止合而化之外

有爲之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吾于是慨然于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翕然萬殊始之所以極

其變也清越和平訓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鐸鐘以

宣其氣而有特聲以飭其歸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智也聖也

不第孔子有也知清而後能達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

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達知任而必底乎任知和而

必底乎和

必底乎和

必底乎和

以馭百里也先王固已無奈何矣何不爲郡縣然則暴秦得勝先王矣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常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取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千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福亦較于三代之革命而倍者猶三封建不如郡縣重誣三代聖人之訓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呂子語卷三十三 孟子
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義要亦以自利處其爵位祿人一與天下共之然後人主之勢雖于天下而不易動搖如此說只成勢利雖曰公天下皆私矣豈足與論古聖人制作哉天子者自天言之有司之大者也提一天字便可見封建

之秘諸侯大者百里七十里而遠小者不下五十里而近衆建而少其力示易制也此貴牛利漢策非三代以上意也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制其國或至戕民耳不知戕民起于旦夕之任不起于世享之君令其有社稷而長子孫夫何所不附備以自固此郡縣制行天下下所以多諸吏也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據其國或以召亂耳不知召亂起于悍侯者小而進起于無悍侯者大而退令自有其土而自戕其兵夫何所不挾持而固以自固秦亡之速宋亡之慘可鑒也看他古今之說雖採參和而出之然到底今多古少蓋其隱微深細皆今說所淺淺而古說之至者未嘗有間漢唐以來文人多坐此耳

天子一位節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不是必如此而後天子之尊

爲不可及事要爲秦以後心法也

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者盡謂人防微杜漸制馭幹東事制防上夫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爲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文真不讀史也子子之論至矣陰機柳宗元尚不明此義況秀才之撰腹手

天子之卿節

視卿大夫以內制外以重馭卿此亦法制之善毋使然耳先王制庸心哉不然意主外事則侯服而卿王者有之矣意主內事則世卿而分國者有之矣先王亦安能逆計其變而問爲之防哉吾故曰此公天下之心爲之而非有私也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耳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者亦只講得大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寵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讀此如太陽當空霧霧盡消而世且必曰此老生常談也奈何也只爲佑大世界千百年來總是一個私心結成牢不可破耳

呂子語卷三十三 孟子

耕者之所獲節

王國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飢而官司之宗不耕不獲坐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近日此輩橫極一關有至萬金者矣慮人身辭職既無望於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當刑罰隨其斥責則稍虞不充彼又何樂子在官此係薪工食之所以不可講正所以責其廉也此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厚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

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賈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史胥葛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制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乎泯矣後世民害盡此數言

此節根源却在上一節結句中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若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符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然若並耕其此義更分明

須知天子以下皆代耕耳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仕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

孟子評語卷三十三孟子

正編

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仕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于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

之始于九九七政之始于日行律之始于管晚先王立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階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階身一級即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追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義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故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並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為苦事今

則皆視為樂事惟以為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夫

然字之義甚廣人自認無在此節耳不知此節問差之根也

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上五等即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畫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

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議以為差祿之始

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勿取此章為法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

輩操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

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間橫刑名簡書出其手與故憲

令出其手甚至於兵權政要巡邏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

循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撥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

束手矣是以老吏盡獲螳螂衣鉢并為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

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屋役總無

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

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

多千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政治未有不由此也

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

而胥吏皆精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乎天下

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力難用自朱熹作相盡以其鄉人布

列各衙門而緣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周封建之法猶矣而卒有六國之禍焉何也代耕之法

廢也故天子苟則在官者為陪臣春秋是也諸侯苟則在官者

幕賓與衙役又別但亂天下則同秦不師古以吏爲師則何
之所謂說客者蓋爲深文舞法之人不則爲揭竿斬木之徒矣
故秦之任吏不始於焚先王之書始於廢封建之制耳事竟

始於焚書故孟子亦云惡害已而去籍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
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惠
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絕是
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
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首節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與以爲賢彼挾不貴以爲貴
孟子評語卷三十三 孟子

賓諸客爛調成風詩文講學爲離落之吟嘯布袍幅巾爲馬首
之舞拜相誇爲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
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陳隱泰交知所爲命友之意而挾者固矣不止一區爲狗馬
爲子女皆庸俗馳驟之宜然無志于友則已矣夫既謂君徒而
來則此中之律度似當相程耳此吳門人所稱大老官與先
白相者也今日聲氣中人不過此一流耳而自謂道德文章之
交豈不可恥要知三挾中只有挾貴一途故利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節

道德隆則從而隆也如是而惠公之心安而子思之心以安
其所以安之故以其定于天也無德以相使即強有可使
者反謀謀未幾以外釋其嫌疑之迹則遂緣致恭于王顧長息

矣燕昭之師郭隗亦權衡耳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
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既出于天則其輕
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九章之
非誼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此節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
幹旋者皆小見強解事也

舜尚見帝節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
意九節

倚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
蓋親兄弟相友猶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語

原與交五典之內莫不有友焉以父子言之則有父事之友矣
以兄弟言之則有兄弟之友矣即以夫婦言之亦敬相待如賓

矣獨施之于君臣之際似覺不符而不知其于友誼較切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此義久矣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
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議當時猶以爲怪豈勝數耶

用下敬上節

用下敬上四句章意本側然連下二句讀來尚是平語則此四句
不第側未得并互說不得

附此五人者三句文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
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所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心
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應
之以子百計謂非貴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嗚呼此正衰頹

孟子薛居輿卷三十三

然以貴牧之耳使其身生章布即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有歸之者哉交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為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為之友者曰彼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為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苟容者流鮮不為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上止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下孟大夫之取友矣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即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感其富貴之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術辱車騎于市井之間爭飲食于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顯

孟子薛居輿卷三十三

一而嫌隙生子燕樂之閒讒譖來于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聞聲影附遠于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于獻子者也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者是五人以外皆不與之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為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五人也幸五人也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嗟乎世流日下朋友道衰衣昆弟之好每見棄于仕宦之賤不居道路之人忽言獻子顯榮之日至于曳裾侯門雖執鞭有欣慕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為非交遊不以為恥若而人者不惟孟大夫所斥亦丑人之罪人矣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孟子薛居輿卷三十三

曰請無以辭御之節

請無以辭御之辭字與却字不連請字與無字不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兆是端倪端倪即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于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夫士文甚勝斷此言而不覺于得時又忽墮作用界去亦熟處難忘耶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王陽明曰大不孝美論以愧其心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說宋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子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

機而喜伊川不爲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說書俱從此章脫出。

始進以正。爲貧爲道皆有之。

美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弄武夫之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

竟奉此爲安身立命之術。

爲貧者辭尊居卑節。

爲貧之仕。只合講富如何論尊卑。尊卑所以爲貧富也。

辭尊居卑節。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此中正有學問。并非做物玩世之謂。

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

盡職耳。縱說有難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

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

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

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合宜當

牛羊茁壯長。卽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

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

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歸有光云。君子不能行道于斯世。而至于爲貧而仕。豈若可以

爲爲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時而可苟者。此透頂之語。人不

解道。便其出入無停。爲牧有方。云云。會計牛羊中。卽見全

體大用。此便是會點暮春一段其義。齊氣象也。○仕原主行道

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家

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

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

此子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

速無時無事。不是不成平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

。此是其境界。如是講而已矣。量是苟且了得。此不是太饒莫

容易道著也。

位卑而言高節。

道不行。卽仕非爲貧也。卽位卑言高。卽應有時乎爲貧。卽結所

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曰君餽之則受之節。

子思不受之下。盡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開

繆公此開正要想出法來。奈何以無餽便了。

今日之憂無餽。正由于前日之憂問至餽也。蓋字只是直接更不

再作一轉商量出善處之法。

曰放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只是鼎肉兩字。上節讀得略重。此節讀得略輕。上節讀得略重。此

節讀得略快。中間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撥念詩之地

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孟子原文爲其多聞而師之。萬章原不說師孟子。謂多聞則已

可爲師耳。

本爲不見諸侯說到君欲見貴夫義路也以下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見賢則顯得失主却又脫離不得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開門句生出不是辨讀君子正是貴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答不見諸

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微能由由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

章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爲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注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依

廊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即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

成非衆善博辨古今徒成个沒頭學問也上蔡熹學史論程子

孟子詩語卷三十三

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

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免

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耳上節數句只要看出爲未

足三字來以見其尚論之識如是也若分上節爲友一鄉友一

國友天下而以下節爲友古人兩節一申重下有層級而無異

同則真不會讀詩書者也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

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列佛罵祖之說

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即所謂思

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申

首節

鄉國天下是分量不是地方

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

者仲紙紙筆便更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聲氣應求之官

猶是八寸三分帽子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節

取善無限量在人志識耳以爲二字要說得好

龍伯高云云云他所以只到得論古二字不道此章總爲一節

善字是大脫卯處

又尚論古之人句逗往是接應上句語虛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

句之緣起方法須時一句裏跌起下知人論世

章原不爲得志天下而設開口便粗與章意無涉老師即係

守章句拘文絜法然于時勢之弊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

呂子詩語卷三十三

乘罷去吾嘗謂講章辨以邪邪說即此意然只爲茫然于道

理故并時勢不知也儒師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

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

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

腐正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善

浮靡前修

强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異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好執一

就必求其全則自大賢以下不免于誦議而通人疾其奸不知

世固有異同矣

古道未始不可異于末世只是見淺力小耳

其意專襲程朱乃所謂不論不知也况此豈止異同

匹夫嘵

起之人不見經籍而行事暗與古合或偶舉古人一二事而瞻

然能知其成否此其能審大勢論大端也然則不必誦讀而

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類
論知爲友善之極則此只做得精于史鑒以立功名之說故不
但詆程朱并有輕孔孟之心學者所當戒也宋人盡貶漢唐
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滿肚病塊爲害在此如
其言將周孔不足耶奉耶可怪矣人每怪宋人背論古無完人
以爲好議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補亦以愛天
下後世耳仰如揚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
夫不更贊于好議彈者私也惡也辨所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
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向友友善者
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
皆古無取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
書論此孟子尚論俊服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
得聖人之義是非橫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
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類大約不出穿鑿附會耳

葉夢交云讀書論世中至味說得津津有味快以視會詩書名
教之好滾滾馬頭塵其所交盡浮薄離離之徒蠅營狗苟塗林
淫哇居然共命風雅以逐臭攫金爲心不復知世間有廉恥事
不知于讀書論古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有省

齊宣王問卿章

王勃然變乎色節

呂祖長安云從庸君心坎中搜索出一時情事覺得利害切

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批
其言之非又自以爲有容忍今左右不洩不洩不覺默然將已
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終

孟子詳解正編卷三十四

孟子告子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之言性也謂生而有性特其氣耳。後來紛紛紛出不出一意枝生。因氣之無善而謂性亦無善。將反之以爲功。從事於所不易則天下滋懼焉。氣便有善惡不可謂之無善。但異乎故惡理字則不得不以氣爲本耳。告子天性剛傲者其辭必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正折其非而不明言其所以然蓋亦至於大原之意也。

告子外仁義非禍仁義也。外卽是禍。聖人之爲教也有端有權而皆以性爲言。不是聖人爲言。聖人本然耳。告子者本乎其所有。孝弟之類是也。權者本乎其不得已。苦禮樂繁

孟子詳解正編卷三十四

正編

重之類是也。他看得這箇都是聖人安排添入說來聖人之道都靠權用枝梧。告子叫之曰女性無仁義。斷不可不爲仁義也不徒取聖人之所添入者而壞之併取吾人之所固有者而誣之則告子之理不足。然則孟子爲告子絕濫漏句耶。聖人添入一句見其底裏。告子非禍仁義蓋其外仁義。凡以明性也其明性凡以證仁義也。外仁義又明何性。仁義亦不須汝證得爲何定要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撰造立教如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總是孟子一流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例皆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似爲正法眼藏。目註列告子五宗。宗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亦才已飯後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無故

首節

先單說義大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源此處提破。後食色孟子二章張本都見陳定字以爲脫一仁字。猶顧預在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

陽明看義理都在良知外此所以害良知也。性與義告子本是二之偏說二之不是陽明明是禮偏說禮不是一般後論。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節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只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裏得奸孟子從爲字中挾出戕賊二字便覺解漏百出不攻而自潰。

孟子詳解正編卷三十四

正編

告子曰爲孟子曰戕賊似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視能乎一跌轉出戕賊二字來固勢必然而理非誣矣。順字對爲字故者以利爲本惟其順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屢設譬喻以言性卽佛老之寓言閑樂支離不可方物其言皆通詞耳。儒者只與格物窮理則終無通處。孟子知言本領在此程朱闢佛只與論迹迹何從來亦此意也。告子先不識杞柳湍水馬炙等物之理如何識性。孟子知性知天其於知言也何有方知杞柳湍水馬炙之理皆吾性所有以格物窮理爲務外此所謂義外也。伯安善格竹子竹子亦未必不可以言性其不識良知先不識竹子耳。孟子得力處正在知言知言之功在格物。

孟子世之論者以聖賢之言性不重夫自然之說者非通論也夫亦深辨其自然而已苟涉乎人之所爲豈得尚就爲性邪聖賢正以理爲自然性善者自然之極也又號曰無善又曰無不善二端之迹既無所托三品之論亦無所起也莫得而名之是亦物之最善矣以善爲贊詞如釋氏所稱善哉此蘇氏胡說也夫爲善人之所難而任性人之所樂此吾人亂道從古聖人無任之說與任性乃惡也聖賢豈成人之惡哉又無善之說近道而重疑天下之心性善之說似偏而可定天下之志聖賢教人言此不言彼也只是此障難開自陸九淵王守仁以後禍益深矣善治水者任其勢善治人者任其性濶下非勢也性可任乎則固已斷其善矣此權辭也難以任性自然爲說此本之老莊却以無善爲宗雜合二氏之言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三 正義

顯攻孟子不知本而又以爲教人之道如此若反爲回護者即顯明所云不忍低梧朱子不得已而委曲調停以爲朱子脫窠已大悟也此等說教浸淫於學士大夫胸中老大不然孔孟何況程朱

孟子曰水性無分於東西節

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能視聽言動的道猶便是性即是此意不知能視聽言動的道正是無分於東西之水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視之明善之誠實之仁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

之性也荆川文將人字水字頓斷折入性字深得其理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陳子龍告子之與孟子論性者數矣而終不能合者一欲知其

本一欲立其教也立教正以本教豈末術又無辨折証難之才而徒執其本然之語則事之可疑者多矣告子理窮非辨窮也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其言非有所謬也易不云成之者性乎而子思亦云天命之謂性其意大約相類耳易成之者性上有繼善句子思曰天命正以其善也此言萬物之性皆出於此時也非言萬物之性一無所異也告子生字字亦不指別聲墮地時如臥子言只初生時有性而後遂無性乎且夫人之言性者必以爲我既知之而將以教人也故當指一物以明之告子意在獨知而已故知其本而忘其末知其所以然而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四 正義

不知其所當然是以取喻事物西爲孟子之所窮聖人盡性便盡人物變化育豈僅獨知而已獨知性只是二氏之說然二氏亦便以此立教未有忘末而謂之知本不知當然而謂其知所以然也生與性二義也白與白一名也而奈何例之使曰不然而告子之說可明告子原說生即是性非二義故不得不然孟子之語使其曰不然孟子固又有以折之矣凡孟子之說難者皆言性之本異而告子之豈對者皆言生之本同宜其有大牛之難也性善是言本同本同者言人理也性善只一生有不同告子只指氣同者爲性放到人異犬牛道理上說不去耳然而所以勸勵乎言性之旨則孟子是而告子非也不此一轉即顯明晚年定論之奸計聖賢意在教人而性命之精者不真非不知也以其言之而無所益於天下耳聖人

於性命之精者無不爲公所見乃其所關者性命之精豈有無益天下者哉彼告子者既無故人之意矣而好以性之精者示人又不從而爲之說蓋欲以自然者自適乎已而後世虛無之說亦其類邪即如其言將虛無者知本邪告子正爲不知本故理爲臥子却以爲其辨拙而理不窮及其代告子辨也則連告子所主之義都失之告子本以知覺運動言生猶陽明所云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臥子却以生死之人當之果爾則孟子亦不必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告子然之矣竊恐告子辨才遠勝臥子十倍臥子尙未知告子言安能知孟子言獨其悍然敢以告子爲是而直非孟子謂告子理是而辨拙孟子理不足而辨勝是告子誠而孟子辯也此一種無忌憚之病非小小罪過也嗚呼此非陽明之善教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王

正

性之謂性非告子之論而固聖賢之論也然而孟子致疑者非疑其言而疑其指也反說孟子疑是孟子不解也直敢亂道至此毅然非聖叛道而不顧矣天下何得不亂亡乎更有一義尤無忌憚有云孟子長於告子非道過之其辨勝也然孟子能辨生之同性之說終不能細生之謂性之說也辨而窮之是佐之使辯也其狂悖如此

生之謂性經孟子如此辭闕後人猶祖其說謂告子未嘗不是孟子爲流弊立教故爲矯枉之言者嗚呼使無孟子幾何其不以告子爲聖人也

首節

告子以前諸說其病根皆出於此耳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節

性者孔子之時藏性者多故言理兼言氣而性自從理以直孟子之時言性者多故言理不言氣而性不從氣以輕氣稟流升然告子之說主氣氣則以天而輕人者也告子正不知天大即理也孟子之學崇理理則以人而成天者也孟子正要知道天非天兩邊應之爲然告子不得不應耳非漫也然則天之性節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六

正

性也而不通傳習錄最多此文法夫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告子不謂異也天下盡不謂異也即孟子亦不得謂異也蓋不異而天地萬物始玄同也矣夫大力不謂異耳告子已謂異矣矣今有罵草大力曰大力之性猶牛之性夫之性也大力必怒矣若大力同護此文曰吾見之於文不應自矛盾因自認與夫牛等等乎若生叛經侮聖豈不自知其身之等於夫牛然則侮聖賢誹先儒之報不待如佛氏之說報應降格畜生道也哉艾先生此誦非罵也痛哭流涕而道之親愛之也奈何不明聖賢之理誤感於佛老陽明之說身入禽獸而不自知同爲人類者不號呼激直以救之不仁也艾先生之評仁矣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公都子不能答飾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此正如禪家殺活縱奪句同中有異不離故處已過千灘祇是一箇主賓有時一喝只作一喝用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分明只在轉機處薦取耳此可以得言語之妙

彼將曰子亦曰六字如兔之脫如機之燒少縱即失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首四情

焉也知性之善而無善無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始見於氣者然也可善可不善之說可存也性之既入於習者然也有善有不善之說亦可存也性之偶殊於習者然也有善有性善之爲至理則三說亦有次第分看處

孟子

七

正經

知性善之理一則三說皆可以備論性氣質之分殊然無善無不善畢竟不是不可存也

范祖文一人言之吾黨折之猶懼其孤也天下古之吾黨或聞稱之則其消沉不絕而其流將成江河也公都子雖賢者憐固無處此吾其患夫天下後世之設浮辭而助之攻者人久習焉而不覺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

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見處溯洄而上故極明顯其性所求成以利物也此及下節虛虛發凡制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手段方是疏非才之罪

范祖文孔子之說理氣參焉者也故其言曰相近孟子之說論理不論氣者也故其言曰性善言本程朱便疏隔不復

雖氣不言而天下之辨起矣無性其然直至今日又則仍照其流行於氣外與運用於氣中者言之而立教可無弊也流行運用總在氣內主宰却在氣上無流行氣外之理又在天之氣無善惡在人之氣有善惡說氣即在在天亦有善惡陰陽風雨之過不及是也天性混今問公可以意通而不可以通求者也吾亦安能直指哉性善已直指矣若云混則性善上面尚有一層反轉入告子甲裏陶巷於先儒之說堂堂正正處無不洞達條貫其精奧未能盡每欲向上別尋此處未備疑則如朽枿矣儀而欲食壯而欲室此人所謂情也而不可謂之情告子達序于靜伯安皆以此爲性矣

孟子曰天下有滅性之人無毀情之人性也究竟滅不得只是昧耳

人

孟子

正經

此情字指未雜者而言此情字即下惻隱四件不是通後來流轉之情其情正在不知不覺處看

性爲中涵尚疑其未必盡善況情之流動攻取者頃刻萬變何足以証乎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猝乍感觸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最真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牛之不忍平旦好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倪上指證以見善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不執此不知不覺處究竟工夫如良知家所云也

下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矣是此節註脚

若夫爲不善

范祖文大鈞賦物授以冲漠之精即并授以達此至精一

有原其則則是擇賢而多子之不擇中人而多子之才

惻隱之心節

惻隱羞惡情也其誠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

發擇至仁義不可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

孟子以仁德我而君子見其假矣將以義德我而君子見其

德矣又此仰告子義外之意余謂不然告子義外正指性

之義而此所云假義文數乃似是而非之仁義禮智耳

樂字但取自外至內之意言本無而樂入爲有也其亡銀鍊意

又隔一皮

惟統於心故求之在思

詩曰天生蒸民節

性情才已道盡此節只証誠

有物句是証結性善民之秉彝二句是證結情與才之善即性善

孟子立說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据之意重好德句

請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如後世金溪姚江皆主

此說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雖併

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

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見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現在氣先亦即在氣中惟程朱分得明白故其合一處茫然無隔

後來欲說即氣是理其所謂合一非孔孟之合一也孔孟之合

一重在則謂物必有則後來之合一重在物謂物便是則此正

彼說之非與孟子性善作頭敵矣

此一節引証正見古人讀書之通曲會之妙確家鄉之爲不犯正

位者也蓋人之解悟融釋每由於本地而得之他端所謂豁然

貫通本如是正

性善是非理解上文已詳盡若於此復起辯論卽爲支複解

與孔子之說與性善之說如何相同又增添註脚不得未三句

吟哦上下轉却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令人省悟之妙能看透此

節緊對今日性善一節作應作結不止是泛泛引証發情妙解

自然理出矣

明道先生善講詩不曾解句解下字謂詩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其法蓋得之此節

吾夫子從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人性之道乎

云孔子贊詩只說知中夾人性二字是先輩泥拙處余却

謂評者泥拙也假如大學引文王詩作敬止義其實詩人止

是助音耳可曰傳者文理不通乎孔子說詩時不必加人性字

孟子引證却不妨坐定人性況天生物則秉彝爲詩人已明

具人性義真敬止例又不同何故孔子口中反不許他說性

此種論法似是而非當破除之

若但作孔子說詩一則則然除下又須補綴辨性善則三說論頭

矣惟其引來只當得自己說語故白文竟住耳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親章

故曰口之於味也節

論者云做心之所同然者句怕混上文便是粗心上文是就口

耳等說此卽就心中指出同然東西亦脈理通別

同也心固有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儒釋之別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若如後世得此當云理義之正同然者何也謂心也矣湛甘泉致註云在心爲理感物爲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爲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畫成三片此求合而得離也大約禪學最怕將善惡等後來備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問物字謂理字便好活用此正恰是教張侍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前換而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乃反以程朱之說爲義外誠思合外內者義外乎分外內者義外乎亦易辨耳

以理義印証心之同然不是以心之同然註疏理義故只在悅理義處著解便深得程子註中之意

朱子語錄卷三十 問 孟子 正統 之以慎視理也義也兩也字不混聖學只是分明異端只要籠統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鐵板註脚程子分解二字如此正爲兩個也字破疑耳其真正是一串故急接語云體用之謂也若果煞分看便是苦子義外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入即成行義若謂滿街是聖人爾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受即是無忌憚端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爲人處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此章緊要在存字

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卑心字不同故說心便與根仁義氣清時可發良心之前樂所重不在善故氣復便須根心

惡是心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發非無仁義而但有好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此一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發在精氣根於理理根於心惟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即從孟子心字得來也從此推論學皇極之元會運世與繁素之蒼路玄赤一時碾碎矣

雖存乎人者節

雖字直起應緊接上文說

心仍在只良心放失耳

氣日稟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故耳

日夜平旦無刻不生只平旦易見耳

平旦之氣兩句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體便是且豈雅

亡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

此其時亦非遂有所爲心也不過氣焉而已非遂有所爲

仁義也不過好惡而己正良心之萌發但在氣上見耳

亡時未嘗無好惡此好惡相近正是仁義之心只幾希耳下語

太便捷便有病

相近幾希貼定仁義說是

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

之心曰良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著仁義未有離仁義而

單言心者也此處說心說氣說好惡俱要緊非定仁義

好惡未嘗亡只不與人相近者便是體亡之

且豈猶亡尚有夜氣一線微生至於反覆間消者日甚而思者不

足以供所消此一線漸減良心乃盡誠矣須重養反觀二字

不存是不存良心非不存夜氣也

不足二字危甚

不足以有言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非云夜氣不存也日開則正循環不已則夜氣所生息者漸漸消泯亡只指且盡所爲不是夜中亦復倍亡

夜氣之不足以存爲良心漸且絕也惟良心之漸且絕故違禽獸不遠若只歸咎夜氣便失之萬里矣

孟子言心自有存之之力原非聽命於氣此是操養正意近於幾希者非氣存其心也心有息焉者也亡於反覆者非心汨於氣也心無息焉者也所以只要存心未嘗求存氣也所云違禽獸不遠亦只於好惡見之

此不是言人爲禽獸之易正言爲禽獸之難耳如此日焉夜焉而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猶未至禽獸直至幾反幾復而後始不違也每句作退每段作斷方知爲禽獸如是之難然細思之却正言爲禽獸之易耳可畏哉可畏哉

故苟得其養節

養字正教已放人用力正是存字源流

孔子曰操則存節

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出入其可以出入言者乃運乎形質而載大體之活物惟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即生平操舍其爲物原無出入也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是心字孟子借以證其不可不善正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其便陷禪宗矣

孔子所言與孟子不同一屬氣上事一屬理上事也孟子養之得失有工夫孔子操舍但指其收放而言

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耳

孟子引此以見心之易放而難守欲人用力養之耳其實孔子之言心與孟子心字微有不同孟子言仁義之心指本然之良者即堯舜之所謂道心也孔子單說心之爲物最活變不測惟其活變不測故有道心人心之殊存亡出入已指人心之危矣其理雖一而所言各有指不得混過

即聖人靈性亦只是操之純熟其活物自同

孟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正編

程子論出入二字故曰以操舍言然此四句總言心之活變難把捉以儆人不可不操耳以心之自然上論爲正不必結終操舍也無時與莫知其鄉平看若側串講似因無時故莫知其鄉多一轉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孟子說文君子之不用小人聞之也實良入對即受偏聽之奸而急參衆人之論奸邪在旁偏有推誠之德而遂成拔山之難云云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與利行王收之與好勇好貨好色伐國救民之與水火熱水深說時未嘗不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故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蓋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王不能知已而爲智也孟子此篇都講性道爲學之旨看前後章自明皆徒已之用不用說王之

智不智義小而私非此章意也雲間好講事功惡言理道故其言如此亦似爲當時用烏程不信東林而發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節

此節似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今夫葬之爲數節

不專心致志正是弗若緣故有因章末二句語氣謂講弗若之矣亦不宜老實說明者其俗論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已提請在上故章末只用以辭決之意已足耳今人非惟不識孟子道理抑且不識孟子文字何處與他說起邪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孟子葬禮卷三十四

孟

正

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即此一分之中使近日多少刀頭餽盡人喚回殘夢

只認得一我字真便得何加兩字之理

萬鍾係於家不能係於我今人即以家爲我矣謬甚

鄉爲身死而不受節

通烟父或行乞之閒忽然動念荷留吾身他日富貴我所固有全之屈者少而後之樂者多則不受者受矣轉念卽陷入禽獸

而不知以後雖知之而不得不不然矣紛紛失足皆坐此耳

今未死之日萬鍾之有歸然而無道行乞於道非福相加側然

心動吾又知其必舍生而取義也而惜也萬鍾累之也

今日

富貴明日行乞又是一番面目心術說得可笑哭蓋自本心

衷也爲利欲所驅使爲境遇所遷移萬鍾非人行乞亦非人也忽然萬鍾便作作用忽然行乞又仍講禮義此等入世上正復不少胸中總含偽萬鍾不得被赫連者無論矣

義之徒道入高隱卽於高處求萬鍾退入佛老卽於佛老求萬

鍾道入理學卽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卽於方技求萬鍾尤

爲失心之甚者也

譏可笑罵世人儘失酸明白不知到自身上便全不照管心口相

違前後異狀卽以問其人亦自不可解此不可解處卽孟子所

謂可已而失本心者也五鼓寒鐘一炊熟夢念此更應猛省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首節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節

孟子葬禮卷三十四

孟

大

正

先著此句好仁而非心則天理之粹然者將歸於無而無所

附麗矣心而非仁則此心之昭然者將墮於有而失所主宰矣

是不落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中漠無朕之中萬感未形

是心之寂然不動者也卽未發之中而仁之所以爲體者也

變紛紜之際百爲妙應是心之感而達通者也卽已發之和而

仁之所以爲用者也心仁際分歷歷體用一原形而上下

無精粗之異顯微無間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心仁合一處

歷歷學者不但不識仁字先不識心字因不識二字看此文直

平易無味矣能細會之便識得此二字分處令處有主同互處

不然難言也

義爲人路異端遂指爲外不知路在外而所以由者仍在內也事

父則宜孝事君則宜忠忠宜亦在外子知此則路亦不是外物異

端自打成兩截耳

義只人路須人由之始得

人有難大放節

此章心字與他處泛言心不同

陳陰泰曰人有心而自放之則仁病仁病而義無不病仁足以
天下之義義足以總天下之華而心足以總天下之仁義
兼說仁義此專說求放心須有此發明統在

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此節詩云上兼仁義下專講求放

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時

講空全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不領更進亦止得上蔡

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

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

孟子并薛卷三十四孟子

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為

馬也

根定首節說來纔是心字真解

學問之道無他節

正惟求放心所以學問知求放心乃是學問之道兩處說來方

得

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

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為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

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或謂註

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得此心乃可以求仁在曰

此却犯朱子所謂以一心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底便

是若爾先有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為兩物矣又何以云仁人心

也哉此正專聖學與異學分界處總錄於學問外另有創求本

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字工夫如此則學問

心全無膠黏有亦得無亦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黏有仁亦得

無仁亦得只心不走作便是却是錯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與

仁分難不得不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難不得離了學問便收得心

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人言只收攝此心為主則原

不消學問得參禪坐功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

其所弄之術孫便守到臘月三十終無用處程子所謂與一錢

而欲及金路桃江之徒一悟之後凶德敗行屢所不為惟其求

非學問之求放其所存之心亦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

開示學問之要學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說

非極頭之辭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可知

孟子并薛卷三十四孟子

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心便休一作說盡話便

錯

陳陰泰曰大賢重事心之學如此下語便倒放心既求而心

之道盡矣可以上達正有在心失其真學問雖勤無補性

命之理此金路桃江之學問彼自以為學問而非其道也提

其字便落彼家古有至人焉一意靜養曾不立學問之名

古無此至人其冊豈邪

又陳君十之為學問也不治其簡要而先明其指歸單說簡

要便落孤蹤古之人有假借之法而昧者失之則徒守其笨

蹄而已矣固不是假借那一字不是道理苟明其旨歸即解

棄乎學問可無咎也道便說壞了一屏棄便失指歸若

人之本原既已全收而外來之越君子有以捐之如何捐得

君子擴充變化正多多益善耳。○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而所統之性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義也。也。所以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俱存。是氣與理主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放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之。養之。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令事理以爲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窮衆理。應萬事。自聖人觀之。雖妙明圓湛。如如不動。真常流注。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根學問之道。講若謂只要求心。解體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曹洞金鎗新會姚江之邪說。與聖人之旨悖矣。文中離處在簡要。直提看學問是假借。空籠錄他所指學問便粗淺。止將載籍誦讀當之。以却是學問中一件事耳。聖賢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治平。呂子許魯卷三十四 孟子 五

其說豈止如此。

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爲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做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以爲得而已矣。語氣不知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尊。

孟子爲當時陷溺者嘆。醒路頭。故指示大段處多。舉工夫處少。如此章養大者。下章先立大者。極其微切。然只是大段須有人問。大者如何養。如何立。定有個方法在。情時無人焉。足以發之也。然其方法亦只在孔曾思三書中。可想而知。知必無別傳宗旨。陽。桶陰釋之流。普其空闊不說。將可以改頭換面。每借空大之言。以行其私。且云工夫即本體。不體即工夫。其熒亂至不可窮。豈不知孟子之言。實不如此。如陸子輩。講義利內外處。頗足動人。

及說到工夫。本領則一齊差却。蓋大段易取。實難得也。學者須就其中。尋取孔孟工夫。實處。處乃利。

體有貴賤節。

養小定矣。大養大却小。

養小定矣。則小亦得養。而益皆於陰內。體非邪。只本末主便有別耳。金聲。吾目不能寬。所未見。不能察。所未聞。手足不能拮据。於所未到。而恃此一物者。遂行以周宇宙。而無困礙。明目張膽。爲混切指示之言。然亦得之象山龍川者多。此一物三字。便是陸家黑牒子。

公都子問曰。釣是人也。章。

日釣是人也。節。

物交物。所以交之由。其弊病源流。須與勘盡。

呂子許魯卷三十四 孟子 五

自聖人以下。防交之害同。

二氏怕交。而欲絕之。則交引之根反固矣。

心之官三字。逗斷其味。自領。

陽以爲。誠得其惟一者。又不必於心之中。分人分道也。然則。

堯舜。發刺支離邪。此等語句。最動人。然最害理。觀開之惺惺。

莫非知也。深思以致知。古之大人。是以有自得焉。心得其宜。

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此理自好。

耳目之官。不思。與心之官。則思。兩句。緊相照。故思字。與耳目一段。

對不與心字。對也。人皆說。成能思。則得其心。失其義矣。得之明。

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下兩句。只解心之官一句。見其爲。

大體耳。艾千子謂心之官。則思。此有人心在內。思則得之。則道。

道。心心之官。對耳目言。思則得之。乃先立乎其大地也。此誤會。

之意致生謬解也。

艾南英又自謂心之官則思此思字雖形氣理欲在心內思則得之

思字方是慎思誠意之思。雖然不蔽於物若兩思字作一標。則下文不思者豈盡去其心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則思原是原有此思。只待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却倒把不是作是。是底却做不是。若思雖慮順他做去却害事。觀此則兩思字不同之義了然矣。蓋下文先立立字。印此第二簡思字也。

此天之所與句。總大小體言。次句乃貴重。大體今將次句翻連上句。謂大體為天意所與。則此字竟單指大體。豈小體非天所與乎。曰先立則耳目之官非無資成也。但重在大耳。

孟子齊魯卷三十四 孟子 此字兼心思耳目。大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立字中有工夫。

金齋所謂先立其大立其所立非孔。之所謂立也。孟子為邪說以理義為外。故其立言。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然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為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為宗。竟舉示居卑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陳際泰又世之人必欲拚聰明而後得。以自安者。其內度敗也。吳端怕外嚴。正坐大者不立。或云三界惟心。他正心立道。節

耳。曰他先去了理義。問大者如何立。他自以為立却又壞了這大者非立也。

孟子當擊曰。清亂人心陷溺之時。故其所言。大約辨醒是非。處多實指工夫處。少故其語多懸易為外道所假。饒陸子澤亦拈此句為註脚。却是改頭換面之術耳。如此佈講。先立大者。是甚卓。越然大者如何便立。却未及詳示。不是他。不說無暇說至此也。篇中人約如是。或謂此立便是工夫。此陽明本體。即工夫。邪說也。或謂如是。則當於立字中。講出實功。曰孟子不曾說他如何代為補。然則畢竟如何。曰孟子以孔子子思為宗者也。看孔思所說工夫。即得之矣。不是不可補。須補得真是孟子意中工夫。為難耳。

所以必當先立之故。不必更生枝節也。上文云耳目之官不思而

孟子齊魯卷三十四 孟子 被於物。又云心之官則思。則已明言之矣。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孟子此章大段為有人爵者言。今其猛省而求爵者。已在幾許。看末節。或之甚長字。及終必亡句。自見故註中補固已缺矣。最宜熟味。古人始終只是一箇修天爵。從字極輕。初非古人之意也。今人始終只是一箇要人爵。修字亦極輕。其所修亦非古人之修也。若謂孟子有以人爵散動人。意則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與古人又何別邪。故重看人爵。都是窮秀才眼熱。科甲俗腹。非書旨也。而評家又以爲得欲動意。皆拜塵堂大之見。此病雖在文字。而害中心術者。故不可不辨。

滿腹皮微。為科名揣摩。此題如何不鄭重人爵。郭孟子正為此。

喚醒春夢耳豈肯更爾他驢邊枕子乎

首飾

學者不識得天字憑他英雄才智壓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即人爵也不知上邊還有個天命之性在此是氣數沒奈何他何底聖賢只爭過些子耳孟子特提個天爵已將氣數之命併視在百姓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諸君孔孟程朱今日又何嘗無人得故曰大德者必受命

修其天爵之人如爵之制於帝王也不知帝王之爵孰為制之此一語下得天驚地動豈輕生家當所有知爵之幸於時命也不知時命又誰為幸之天并不是時命故本因果感應勸人即是功利邪妄因有仁義忠信樂善之人於此使其出於王侯之軀實矣使其不出於王侯而出於匹夫益貴矣孔孟志

孟子

孟子

孟子

修其天爵之人爵從不從重輕邪謂此知重人爵之謬矣文章不枉存乎議論議論高下存乎識見若識見出孟子所謂今之人下而作此等題宜其愚索無氣矣開口能道帝王之爵孰為制之時命又孰為幸之只此已直扶原頭將來分看合看橫看豎看無不拔地倚天亦自有巖巖氣象蓋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誇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敘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即理也自天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者至夏黃了凡造為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風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為善夫所為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偽行善事此勸人為惡非為善也即使盡如敬黃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業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然則為善者眾自漢以

來為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為所惑亂矣為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邪獨此文講天字洞徹公私義利之原有觸於中不避世之忌諱附辨於此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惟其共樂所以貴也惟其共貴故曰天也程子曰天即理也

樂善不倦似是修字中事如何說人天爵不知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大理合下當如此古人修而不要也只還他固有耳為要人爵而修便已不樂那得不倦此秉字病根早已生成也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在焉只為富貴利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早已棄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尊孔顏樂處

古之人修其天爵節

孟子

孟子

孟子

修其天爵對定要業二字說總精切

修字中便有不不要不棄根原在

修天爵便與要人爵之修不同人爵從并與得人爵之人爵異桓榮夸稽古之力直敗露鄙夫心術矣

從之是孟子說中所有古人意中所無從字即祿在其中意

人爵從之後須知始終脩其天爵緊對下乘其天爵而言不然直

是入關棄籍為小人之尤矣桓榮稱稽古之力古今以為美談

不知最是頭人心術語此李固所以勉黃瓊也

天爵有人修在人爵之從正有天命在

從世變因其德之大小以定其秩之崇卑自有位置古人之人

為古人爵隨天爵高下視其學之淺深以定其身之出處更

自有位置古人之天爵此意尤未發方見天爵天字不是

要業必亡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然則為善者眾自漢以

子安諸能道位置古人之天直服空三代以下

巢許一流所修原非天爵不算在帳內

今之人修其天爵節

此章本爲爭道逐吳者而發觀此節要人爵棄天爵兩其正是子

子曲猶人情嘲笑惡罵處

見處纔落時命作用便看此章理不徹此節曰要曰棄兩字

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人我道原是一截由後半截看

來知他前半截已不好了也故讀古人終身志憤全在初上學

時立心便須端的不然才人名士下梢頭都靠文字不善便是

要棄必下榜樣

由其可棄知其修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修亦非與仁義忠信

矣朱子謂孟子時尚有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今直廢天爵以要

人爵如五霸假仁義今之諸侯并不假矣就時文言之儒萬以

前先輩崇尙實學視制義極東自萬曆末年至今日視制義日

益輕士大夫無不以時文爲爛惡不堪之物當其開筆試草時

已棄之惟恐不速矣只緣要公卿大夫在此不得不爲耳此豈

非要棄實証乎於是有歸咎時文不善者不知先輩時文何者

如此爛惡不堪哉故做好文字與做假文字其立心便有人禽

之分此便是兩修字不同處

成弘以前人尙立品仰科舉亦尋他出來故其人尙可觀不似而

今一班乞兒相

真讀書而科名至尙是修從中事自萬曆末年揣摩之說興士人

目時文爲敲門磚得爲仰棄之也試問敲門欲何爲取英官

多得錢廣田園長子孫耳然則修敲門磚時已習成盜賊之心

安得復有人品事業哉故凡爲揣摩爛熟之人不獨其文醜

其人必下流鄙夫也有志者可不戒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人之所貴者節

良貴卽上章天爵

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賤全靠外邊做貴重畢竟外邊如

何貴重得哉

詩云既醉以酒節

孟子以仁義爲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卽仁義

也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於外爲聞惠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言大謬後生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豈

不好名所好者所以名之實耳三代下之好名但在聲華榮利

孟子曰五霸者種之美者也章

熱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來

摺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這熟字亦有名象

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

忘也

上起見正與古之好名相反其所謂名止就當時聲實與一時

市乞噴噴以爲快意不知此正古人之所謂恥而恥者一好

此名終身墮落坑塹雖有作爲只如無有矣須知今聞廣舉從

仁我來原不是外邊事

孟子曰五霸者種之美者也章

熱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來

摺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這熟字亦有名象

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必有事焉而勿

忘也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

熟之是工夫不是工效

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力字非時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

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徒末後一著也只此二字中便見必有

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鸞飛魚躍活潑潑地道理只在俗眼

只見得一飾皮毛耳

熟之非已熟也故只在用力上說然熟字是火候境界盡處又須

見得之字纔有下落

熟之是從生做來

而已矣是無所不舉

熟之只是用力到盡處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四終

呂子評語卷三十四 孟子

毛

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五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廡子曰禮與食孰重章

禮與食孰重也即食色而是也欲食飲色人情也不欲終兄
臂喻東家將亦人情也究之亦情爲情屈安在其情爲禮屈歟
可以名禮又即可以名情者則信禮之名爲聖人之假說也彼
尊太上尙玄同者真是也此章乃孟子精義之學也權
衡輕重雖聖人復起無以易不知大力何故極口詆之總由學
問疎淺不細心讀聖賢書耳尊太上尙玄同不知大力身在學
宮借四書五經獵一科名何苦叛孔孟要作老莊門下人也善
禮本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於人情然必合於人情至善
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孟子

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恃此聖道與異端
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自良知之說熾學士大夫
皆以本心爲宗旨而以本天之理皆屬外假波蕩陸沉爲萬世
大患大力諸公皆爲所惑亂蓋文人尤易陷溺以其詭淫邪趣
近乎文章之詭幻也當時有千子一舉雖不能障其橫流然亦
狂瀾一砥矣如此評不可不傳爲學者戒也

聖人深汲其文於經而旁寄其機於義禮以義起經
文其多發明未嘗深汲也若須深汲者必非禮矣

金重於羽者節

豈謂二字固是設言一鈞之輕正是反跌金之重未可以此爲
喻耳

輕只在一鈞耳固未嘗輕金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徐行後長者節

歸有光天性一孝弟而已此却說不得孝弟是性所行處故程
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爲性有孝弟來孝之盡而爲聖人
焉至吾性之仁已耳弟之盡而爲聖人焉至吾性之義已耳
堯舜之道與孝弟並兩樣不倫如何關合得權提出一性字
則堯舜不大孝弟不小自然關合矣然性字派流與孝弟關合
處尙費一解於性中提出仁義二字則孝弟與堯舜之道關合
皆切實無疑矣先並於此理精熟明通如是後人扣鑿捫籥從
何處討消息也

而巳矣盡量之謂正謂非高遠難行事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孟子

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

仁孝盡頭到怨處纔見

小弁怨尚無補於平王之孝况不怨故

只論道理當如此不是平王以孝亦併不是贊其傳之能致平

於孝也講道理不講事實

只論事不論人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作平王之詩只有一怨

字爲至怨至便是舜之大孝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

此論詩也宜曰非能怨之人其傳亦未嘗專以處怨藉之事此

又當別論不以小弁掩者也將宜曰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

法兩義相發而不相礙矣

此未獲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因亂而得立則

此未獲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因亂而得立則

此未獲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因亂而得立則

此未獲變有大小耳庶人正多哀怨之辭因亂而得立則

太子固與弑父者也此與楚商臣何異而商侯不之誅卒能保有伊洛者何也固因亂得立與於弑父固正議諸侯不討保有伊洛何足証平王之孝隋楊不以荒淫亡將亦爲孝王邪天下未有其怨如此而弑其君攘其位者也固亦有以怨而弑逆者況平王原不怨小弁詩怨耳固平王之得國也君子猶許之而何論於宣武之事邪君子不待言平王平王負弑逆之罪宗尙有恢復迎奉之功肅宗卽不得爲孝豈可與平王同讞邪人君之事與庶人異者一可以致亂一無所貽禍也此乃孟子論議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解孝也至謂人主之孝與庶人異重在社稷是以功利奪天倫也論語爲衛君弑孟子竊負而逃章又如何作解此等議論者學者胸中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後來生心害政不是小事不可不辨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

離騷非忠臣不能作小弁非孝子不能作皆以其能怨也非怨字不足以見忠臣孝子之隱蓋其所以能怨者其忠厚和平之至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節

何以是不解之詞然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二節

其貨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怨字內卽帶不可機意孟子怨字內卽帶慕字意如此則不首去而萬里矣怨不徒行吟坐歎了却也驪山之麓驪山之後有幾何威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是辭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

之作結也不然即使小弁實是平王自作亦只算不怨耳此怨慕與怨慰所由分也學者須明此義

宋理將之楚章

說秦楚罷兵之說孟子與碑本皆不同只所爭者號耳所謂罷兵只在針鋒之閒辨之然而究其所歸如是則王如是則亡如冬夏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師

三軍之士只就罷兵言耳爲人臣者八何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字人臣人子人弟仍結三軍不得

臣子弟從三軍廣言之君臣父子兄弟相援又從臣子弟廣言之以迫出下王字口是字至相援也十六字作一氣讀停歇不得爲人臣者以下至相援也是推極仁義說行後景象與上文對照

呂子評語卷三十五

孟子

不可吳做實哉

仁義本人所自有故卽悅卽懷

朱錦文臣而不仁不義無以對吾君矣仁義之臣其臣必忠云云

仁義事君父兄兩分矣

爲人臣者以下要見無人不仁義所以王也

上說三軍此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

只君臣父子兄弟相接處是仁義之原便是王道之極只被戰國說士講熟一個利字雖外面相拂而裏面已不相接矣諸君今人家父子兄弟間利則相親不利則相怨以至弑奪者不少然歲時闢樂究有不得不相接者也只是仁義二字畢竟去不盡耳豈天性之相接如是乎故懷利相拂與懷仁義相接相接兩

唐也

五霸桓公爲盛節

若曰五霸桓公爲強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爲賢則掩

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

孟子取寡丘之合只取其五命尙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

不贊其信於諸侯

孟子云云道理太惡不是齊桓甲某或云假仁義不嫌其

大不知縱假便有假道理此嫌其真難爲假耳

魯欲使桓子爲將軍章

周公之封於魯節

突然提出山始特孟子立言大義嚴正

只說周制深詠便止寫得侯府以來權略私心實長沙聚建少力

孟子評語卷三十五

非王道也直說得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此纔是有見本

之旨纔康利桓子倒

儉非儉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學寫足字之義後世

如舉之郡縣府之藩鎮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尾字

之義而封疆遂不可復矣

今魯方百里者五節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言必當損無益理也語勢對舉意在

斷死

君子之事君也節

這個通便上王制之不當死通個仁便照殺人以求之不吝

而已二字便見上下所爲都是仁仁乃爲

人足定其善惡善惡皆由仁仁不可分端是君

引其君四字一筆直說下若必須志仁臣亦須實道非志仁

君子而當道屬君也如何君臣各分了一件

有功而率無功有利而率無利此是聖賢打穿後發本領舍此而

求必濫便是廢所不爲先自處於繩狗重江都之得爲儒臣亦

只解道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亦只

解道成敗利鈍非能逆視今但會細士習聞陽明後人頗約奎

贊之梓潼楓以經齊家像自命終其身猶在奔競自陷於極惡

而不知善蓋不少也嗚呼爲孔聖爲王霸爲儒釋爲米陸爲人

學只在此則辦取充實其可不慎哉

世絕云云專就魯上說雖是然不免狹小矣豈止

狹小哉直說壞道仁矣謂孟子私計魯必不能勝齊又恐魯不

可受畏懼之名而借道仁之虛言使之有托如此巧詐偽妄與

孟子評語卷三十五

儀秦之類何異直說壞了孟子矣總坐不識道與仁之理便胡

亂至此

爲而正操以爲引君之資意指好勇貨色進說証引字極切

而下字有弊病不小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嚴事攻其邪

心引之於正耳豈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邪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貨殖如圭精心計如圭業已捐南畝之利而不居則必

能山海之貨以自于是民進不得蒙本利退不得收末利也民

之所不樂也白圭貨殖人應有是理然如此說其罪反輕況

果輕本利民無不樂世不可行耳以中國之道治窮則務窮

夫而果能以中國之運治之亦必不窮但非所歛耳將即彼之

說也漢文帝三十稅一其年歲除民租至景帝時乃復政
治之盛業比成康盛孟子之言有時不驗邪曰漢文試乎終者
也曰圭詐乎略者也此豈可誠邪文帝之道究不可行以其
略也

聖賢論事只有個是非是非當下便明而成敗利害自在其中二
十取一必如格之去人倫無君子而可如是則當下便不是不
必轉轉到少取正為多取也看多取甚於去人倫無君子亦只
是利害起見重於是非耳凡為史者必坐此病故朱子力與
永嘉諸公辯論其失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章

不單道不亮不單道不執而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定安從不亮中
做出所以不能執緣故來意思議論正在上下兩句之接縫處

孟子評語卷三十五

九 正義

每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為政在乎得士強稱而執智稱蘇季博稱郭伋是三十
者亦皆稱先王之治託前聖之書以千當世使有人焉好之而
盡其說則彼固非無善之可採者樂正子好義非好士也好
善則正與縱橫捭闔一輩相反大將只作好士有故要化用此
輩不知此輩即可化用亦須仁漸義摩教行俗美如何一時便
化用得如商鞅蘇秦等先陳帝王之道故是愚人之詐術耳豈
真知帝王之道者哉總坐看善字不的便生此病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此章意既不是富貴人說清得亦不是窮愁人爭飢氣平平實實
講來纔見得聖賢當此自有聖賢之益庸才當此亦有庸才之
益徒作窮秀才假豪傑爭虛氣說大話直是沒交涉

孟子此章不是為今日窮秀才歎苦

首節

帝輔王佐霸臣三項並舉正見凡要成得一個人皆如此
此案也斷在下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節

章句交瘁思過苦其下者感憤怨懣有也或一折而入達情放膽
之域必反有夷然自達者矣謂稀阮之徒皆從悲憤轉入者二
氏中亦多收此輩自古窮愁悲憤至不堪之處多踰脚走入差
路去此二氏之所以日盛而人道之憂也他道是事因緣
真仙法器儼然亦以為大任而不知此正被大任苦勞五句壓
倒而自入於會歇非類之道中庸所謂倒者覆之耳

行為拂亂都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下動心忍性有會若就天

孟子評語卷三十五

十 正義

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耳又何動忍之有
勞苦饑之拂亂所為若不待動心忍性則今日街頭不知多少君
相矣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動心如何忍性一字含糊影轉
不得

富強況人有何貧置其心於無用終其身無可用之事人有何
富強其心於不窮終其身無可窮之理村農作家亦是此選
何況於大任乎

不曰有所能而曰增益其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是才全德備稍有
關欠定到墮坑落壑

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直貫語氣無
側折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
所以二字是彙集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饑困拂人到底磨頭不

起原非豪傑也。

所以二字雖然窮秀才莫認錯黃梁春夢。

徒貪賤不中用虛氣傲骨不中用。

全目正欲人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若要熟讀從這裏過

也時文輒作感士不遇賦即有慷慨氣概亦是窮秀才學古人

作空頭門面語耳今日竟蠢鴉結者苦其心志大率不免塵埃

中安有知許天子宰相邪。

僕笑人非大任之人不足為世有無之數則心志欲其偷筋骨

欲其過體府欲其充身與為欲其豐腴而順適庸愚之所望於

天者不過如是而天亦若不吝而與之如此則科甲美官天

只是養養一輩庸人耳。

貧士不辰離非困苦者然其所志只願進一機美官多幾錢營狗

且子語諸卷三十五

苟至老死而不悟人以為伏檻壯心吾以為反駒逐臭耳五品

四難從頭不識到底又何計動慈增益乎。

人後遺節

改作喻都說人學問不得作看透世情語頭

然後知生於憂患節

趙簡父憂思未必皆生而憂思中有生之理安樂未必皆死而安

樂中有死之理此正存乎其人窮愁者不得便作護身符

附首節文

歷數遇合之奇其遇合之前可思也夫舜說諸人其表見於世者

大約從其發與舉之後觀之耳試觀其所發所舉之由不出於

一而若出於一君子不得不致思於其際矣今夫人備貴賤則

未有不思及古之當貴人者曰何其不類我也此其人於古人

無異也其意薄也人當貧賤則未有不思及古之貧賤而後當

貴人者曰何其不異我也此其人於古人猶無異也而富貴不

不皆見古人之所以富貴不皆見古人之所以貧賤而富貴不

特富貴非古人即貧賤亦非古人則安得不取古人眾著之迹

而詳觀之夫古之生而富貴者有幾人哉使遇會有隆而無污

德業有全而無缺則皆生而富貴可也而不能也於是乎五帝

之末而有舜帝帝之終王之始生舜於其間不於青宮則於羣

后夫豈不足以徵庸而受終也哉而必自歷山來也則帝佐之

所發可見也自是以後無布衣而為天子者猶有布衣而為相

則必賴夫舉之者矣後數百年而有傳說當殷室衰復之會又

數百年而有膠鬲當周家興革之時此二人者帝豈可也望

族焉可也而一則於胥靡一則於負販則王佐之所舉可援也

且子語諸卷三十五

自是以後無舉於天子者猶有舉於諸侯則亦仍夫舉之而已

王降而兩管矣吾之功為霸降而外裔孫叔敖百里奚之業備

此三人者獨不可出之華閭哉而或則於農因或則於九澤或

則於五穀則霸佐之所舉可驗也當其世之變也此數人者固

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後知世之變也如此當其與世俱變

也此數人者又不知也及乎既發與舉而後知世之變也如此

初而後知與世俱變也如此而抑有說者於賦祿不即為舜於

版樂不即為說於魚鹽不即為禹於士不即為夷吾於海不即

為敖於市不即為奚而此數境者獨見重於數人若為舜為禹

不在數境而自在數人則何也而抑有說者於賦祿何損於夷

繇不於版樂何損於說不於魚鹽何損於禹不於士何損於夷

吾不於海何損於敖不於市何損於奚而此數人者必見重於

數境若爲發爲舉其在數人者正在數境則又何也悲憫窮
未必盡生君相厚生福澤常以此養庸材而或者曰舜聖帝也
說與禹猶賢輔也夷吾放奚直偏霸材也是殆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而雖聖賢不免焉如是卽偏材不免焉如是謂以此難聖
賢也則其待偏材過刻謂以此厚偏材也則其待聖賢又過疎
矣然而非薄也非刻也若祇祇若版築若魚鹽若士若海若市
皆可以爲舜而有說焉皆可以說庸而有夷吾放奚爲顧其
人自爲之非六意也而大意也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六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三節各分知行說然大學言物格知至畢竟知性是始事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畢竟立命是終焉知行雖微分先後然不是待盡心知天了方去存養也說先後二字不宜說煞

首節

首句頓住朱子謂者字不可不仔細看者也二字原指現成者而言

首句重提多說入存養界不知盡即知至至字原緊貼知說盡亦是知裏事不是說得全其體凡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正

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零星精細切是工夫若誤認本體總會要說高一層便與知字膠粘不上不知零星精細切處莫非性也正莫非天也如此看乃更見其高要另說高一層却正是所見低也

窮理盡心之源於中含者不可以性言也一有性之可言即已非性然試從一物未接之始有恍然可識其爲性者是即萬物之所以具也心之中含正是性此誤解程子才說性便已不是性意程子謂人生以上其理在天既生後已隨形氣不全是性之本體耳孟子知性是格物窮理非宗門明心見性也說得過高便易錯

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卻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

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則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歸朱儒之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故附論及此

解在此之蔽也出知之不徹而支離之見病之也諺知夫窮神知化有至簡至要之功乎此卻惑於傳習錄此章所言知性正講精詳不講簡要

只知性便是知天不是性上又求知也

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心故朱子云知天只在知性裏說

此題誤處大約將性字看錯在本體原頭去語意遂多難和下節不道性字只作理字解知性只在零星處說又知天即在知性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正

裏盡心卻在知天後與下節又有不同

今日異說亦無不說天說心總不懂性即理也一句孟子提醒正在此

心與性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成一看天與性納入心裏看心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弄實在性中看心性天三件有順看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不如此拆剔粉碎也不能融會貫通人亦說致知到底不切合只是性字看得虛空體突則知字亦無把握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一言是定事理說性字則不但知字有著落并心天亦分明矣

盡處見天命原頭

盡心便有性字在內講知天亦不在知性上邊外邊推一步看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

東理即統性感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其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自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為本體達摩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是運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會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而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層層民之下機忽覺湛然王守仁之說易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故此佈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

張子心統性情四字真千古獨發不是此心則此理顯藏何處但

孟子

三

正編

不明所顯藏之理則心雖有而不盡禪學所謂明心見性必先截斷事理而後能真見本體是必去天而可以明心也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不知離却性天心已不盡安得謂之有見於心哉聖學只說知性知天從無曰知心者蓋心無所用其知知性天正為盡此心耳盡得此心下面方好存養不然又存養箇甚故此節工夫重知性而所以欲知性者只為心下節性性並言而工夫用處亦只在心聖學未著輕者心也但必合性天而後謂之心耳有此節首四字如何鄭重分明或問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知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順德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爭者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所稱如主靜良知知本真獨等皆

名是而違非同是此術陸子靜謂禪學差處止是義利之別孟子曰此猶是第二義吾儒說萬理皆從佛說萬理皆從此差方有公私義利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萬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禪學唯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此節紛紜人道他誠在知字不知他誠在性字若作格物窮理看道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心會不通不知此刻知正坐分內外為二看得外面一切道理與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為講心性到極精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說性便是合外內之

孟子

四

正編

道獲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文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闊覽玩物喪志一流却又不是聖賢之所謂格物窮理正廣落詞章訓詁為異端所指為支離者此則原與心天膠粘不上與存養關會不通又出異端之下無惑乎其弊伏於禪和也故此節只要通得性字不差知字自有著落三知字微有別知性固指知之無不盡而言然第一箇知字中具知格物工夫在到第二箇知性則純指功夫全備時所謂物格也第三箇知字乃是盡頭處所謂知至也集註於此節及言游過矣節皆從極微體處曲盡其理微妙入神也只在語句文法中所得却在語句文法外直與古聖賢心口相貫接今只將者也則矣幾箇字體會得神亦與集註心口相貫接矣

存其心節

存之功多養之功少存之力重養之力輕存之事顯養之事微劉繇又一事也我爲之而我之心有許我爲之者有不許我爲之者此則吾之天懷中發者也此中消息至微故工夫全在慎獨

楊以任文云云只見得一箇心字於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釋氏得宗本心而不本天故其看天字便作諸天帝釋觀於聖賢所說性天無異其有存養相則在名利之間精則如知不動而已其有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龍伯堅又推心之浮動而無如何也則後天以動其飛畏而今日笑庸也云云所以事天不是指陳功效存養便是事心性便是事

孟子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統
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若必到純熟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性外事在存養上求合轉離矣文人好爲高深之言反於理不親切痛每如此

存養得一分事得一分事得十分不必到存養自然後方爲事天養性固在存心下然亦是存得此心便養得此性非謂存時粗淺到養才精深也

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是下面存養忽然上極事天所以二字乃直指合一隔非進一步進原語也

中庸首章自天命說下先戒慎恐懼而慎獨直指工夫在未發已發未章自下學立心說上先內省不疚而不動不言直歸到無聲無臭明此則先存心而後養性皆庸以事天之理了然心目

問矣

天字卽在心性中另起爐竈便不是所以語意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知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會知天猶有得與天爲二在蓋心性卽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此分言之而理愈一者也如彼之言必如知州知縣管攝得天方是與天爲一若事父事君做段著天便是與天爲二却將天看做外邊事物要與他比並箇高下只此便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不知聖賢之所謂天只在心性說而此一點敬畏之心正天之精微聖人之極功也若謂君父非已事則州縣又何與已事州縣而知卽是已事則君父而事豈反非已事哉又

孟子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統
謂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尤非也存養工夫徹上徹下其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日月至焉皆存養也卽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是存養亦卽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分其天無分也

就後也只是存無始終只存在這裏始終只是存養始終只是事天

戒懼不貳節

陳際泰又言人卽令身爲聖賢而不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卻落此種邪見便向先天下討棒喚喚聖賢絕無交涉要知便能自主於去來之間亦復何用吾人卽令道在尋常而又能相兼於神明之客政名爲通若云做秀才不妨說佛法此種議論已入禽獸而不知其爲凡人之謂死生者數之立

不立非命之立不立也。數亦命也。古之至人得道而不立者其精爽神明人亦安得而見之。立命亦不爲此立命卽下章所謂順受其正也。非謂自我作主不出造物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卽事鬼於日用云爲盡合天理此之謂立命惟其不以生死爲事故曰死壽不貳也。釋氏但以生死爲事故脫離生死一生精神工力都用在臘月三十日只怕胡孫走却直向瞎驢邊渡便是佛性不毀以聖賢視之乃其所謂弄精魂也。秀才見識低污看得生死事大已落在他脚底業已爲壽妖所誤何處得有立命來立命不是化吉爲凶轉禍爲福亦不是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要之此命字不是衛家二氏命字道理。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此章是從上章末句申明未盡

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此聖賢放下一格爲庸愚說法耳

此章正爲下等人說法

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最下一等人

立言耳有點醒語有指示語只論有益無益點醒語也有益何

故以其在我無益何故以其在外指示語也然在我者雖無益

亦當求在外者雖有益亦不當求補出此意來方是聖賢正義

之學以文言之是進一步之文以理言之是前一層之理也

大意在兩結句是也者也語氣指點得神

求之有道節

非是求必不得卽得亦不因求耳方是無益。無益云者非是必不得也只是不相關耳。如今日以醜惡體求遇其不遇者其多贏得一醜耳。然則卽有遇者亦立醜之力乎。今要從求得遂不相蒙處立論又要從求得似乎相蒙處指點方是醒醒下等人語。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首節

萬物皆備於我此爲天地之間獨一我已卽卽世尊生時

一手拍天一手拍地曰惟我獨尊絕不是孟子之言。物者君

子之所狹觀我者君子之所大用。物我合而還天下之同矣。不

狹觀物便是外義大用我便不是皆備物我合便說成兩件。不

知此物字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獸昆虫草木之謂也。看物字錯

便生出用我尊我二氏之言矣。

又章之明乎我之備物而可以善我與物之用矣。與字用字都

謬竟以物當衆生二字解矣。何言乎其備也以不與也。謬

不可言。文評以爲粗套不蔽其意。既皆備矣我之一身亦卽

遍散於天地上下。千萬億化身。狗子皆佛性耶。一派胡亂其

謬與自作同總差在物字。故咳嗽我字滿紙耳。連已物一體之

說亦并不是儒家道理直從原頭差來依他就是萬物皆同於

我非備於我也備指事理而言。

陳泰曰萬物望仁於我而我亦欲一一而仁之此非作而致其

情也。未必便望及我亦無暇去仁他且管一己成己仁也。若及

萬物而仁之云云。物字包羅事物道理無所不在。今止將

做人物物字看自然粗淺鄙小并將仁字作萬物一體之仁連仁字亦粗鄙淺小矣要之渠並不識得儒者萬物一體之理只和尚慈悲普度諸佛衆坐同根盡之耳

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言其理無不具耳若單指對已有形之物則皆備義不全亦說不去如釋氏問石頭在石內否曰在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頭在石內也

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他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印行物物各一找我亦一物諸語俱理勢耳即泛還萬物不照註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講亦大顯預在

此言吾性中無理不具耳非謂與萬物相關通也理本具我則萬物皆在裏以我巴攬無窮則萬物原在外矣總之不明萬物只

呂子語錄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九
是一箇理字感他說象說數說應感都打成兩開於書義毫無著落也

註中兩箇理字各有義理之本然理字是合物我說猶統體一太極也當然之理理字是在物爲理猶物物各一太極也

王恭先自世之學者不知理之本然而以爲在外也久矣第一句道盡至今講學病坐此耳

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吃緊正在下面

聖怒而行節

此節從其有未誠轉下是原不曾想在故氣力全在強字泛作怒以求仁龍統不切此章矣

施便是怒無一理也故怒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

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時作但似強怒則近仁耳

黃澤耀文仁從恕入者也謂求仁從恕入則可謂仁從恕入則非愛君子當勢窮之日或反有不仁之時乃仁有缺陷而恕仍存恕能充長而仁復見以其剝復之不遠也此是經權曲直

義不可云剝復于仁恕原頭所見未的故講到道理至處多模

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前也總說事之得也以其近者也其失也亦以近者也此是言理

不止事之得失不著不察所以不知者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

人之不著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

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而走入拘蔽之路

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說近而易忽故不著察亦止見得一種

病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恥未足恥也無恥乃可恥耳

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今即以

作文喻之凡作惡爛文字者其初末有不識羞者也巾箱本頭

雅惡人見既而稍出示人而皮漸老便公然列梓行世始不識

羞矣今有人從旁大聲疾呼以罵之曰若輩之爲是惡爛文字

真不識羞之甚其入初聞此言心覺悚然既而聞之習熟便復

怡然答曰我固不識羞預卿何事耶於是遂不以無恥爲恥而

恥根始絕矣然則要其可恥必先去其無恥之意要去無恥之

意又必先去其不恥無恥之意工作文之心即爲人之心也可

不徒省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勇生於恥耳恥是千古作聖之基

凡人得激厲之力為多

吾嘗謂今世非無才奇才滿眼只是無志所以無志總緣無恥屬之為禽獸非人莫不勃然怒發及其為禽獸之事則又欣然安之奉之為聖賢莫不色然喜可及見流俗汚下亦不以為非是皆無恥之甚者無恥安能立志志不立何以成人

偌大一箇世界無人焉以士不立志也志之不立由於不知恥人必恥為下流而後能向上故曰知恥近乎勇士大夫以梯媒賴索為傳游俠館儉以鑽刺欺詐為術下至秀才布衣無不甘卑汚之行習醜惡之文但求騙得功名貨財入手便以為天下之至巧曰豪傑曰作用才智之士方靡然向之惟恐其不及孰知

孟子語錄卷三十六

孟子

正楊

此正孟子所謂無所用恥者予

道行吾曰人不可以無恥而彼曰吾猶可以無恥吾曰無恥之恥斯無恥而彼曰無恥不恥為無恥而恥且無如其人何矣夫亦思恥之於人何如者哉此正推論上章之意古之人有以得天下而慨有以易天下而餓其所以用其恥者固大也而下至於行乞人之所不屑百姓之所不為推其心猶能卓然自立於天地之中而竊附聖賢之後一恥字聖賢乞丐都在其中所以為大為機變者極之以傾倒紛紜而假然自以為得計此意方不可救藥貴生人者多此一心以固抑人之性情而吾乃出於其外矣非盡焚離不止也奸惡之良心一喪而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與禽獸無殊讀此而不覺然汗下者非人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章

陳平龍文大凡士當所以進身之地則氣必弱而辭必卑何則中

無所據而所求於人者重也所以士人不可於進身二字着意纔著意人品文字都壞也上之人即深崇廉恥節概之風而人猶挾揣摩瞻望之術今日即復鄉舉里選亦不免鑽刺以微賤之士立貴人之前而言高世之事我意其必有忼慨不顧之心卓犖不羈之氣但取忼慨卓犖遊士未嘗無以不明道義耳從孟子之說以游侯王間則未必過然退而可以自解若夫世之遊士遇不過金玉錦繡之榮而退且有父兄妻子之辱况乎困厄於饑寒疲亡於道路者何可勝數哉今世幕師講客亦復爾耳惟其內急一身之謀外無天下之慮故辨愈雄而氣愈惡意愈傲而內愈怯彼固不可以窮而又不可

孟子語錄卷三十六

孟子

正楊

以達也勸斷戰國遊士情狀不異觀地獄變相不知世間變替何奇者又復如何然當時卑乞索性不講道義今又以道義為卑乞之具風趣下矣

陳龍文遊說之士曰首無所遇者非其說力少也其說術疎耳孟子亦曰首無遇宣術疎取孟子此章論道非論遊說法術也善說者在先定所說之心而毋務以世為之尊德樂義有本領工夫不如此粗淺彼自有德義以來云云遊說不離道本領正在窮不失義中窮不失義本領全在尊德樂義處作一串說不分窮達兩境見地甚高

人知之節

當時遊說者但知有功利其術衛摩似乎窮凡其是自得極卑賤孟子以富貴語句說正是義利王伯之辨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此不是誇張語句句經辟入裏纔是得已不失望之是

澤加民從不難追來修身見世從不失親來

窮有死時窮而以窮處之吾無所與其窮焉時達而以達處之

吾無所與其達焉須想其境地何等此節四句須一氣連讀

併看互看方見此文見處直立身萬仞之上宋子詩云浮雲一

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先生恐其無意於用不知寒泉

精舍中微用一原並無虧欠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獨言文王或因作人克生有之然不重文王也仰次王爲堯舜

禹湯亦無不可大意只責重人當自奮興耳待而後興雖無猶

六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與王教盛衰無涉

孟子詩書卷三十六

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依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不是氣可蓋才可辦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首節

徐發論伯行王事而民適育其伯之應王亦即此伯者於民之

事而民適育其王之應故王伯之所以分不在政術間也

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愧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旨

矣漢始每黃老正是維伯豈復有尊卑景象乎黃老中韓自是

一氣此等處須辨得分明

殺之而不怨節

趙南文民間之飲暗報田無非王者誥誡勸民之事云云

有是際便是王者爲之有是際在職職只於不知二字形容氣

象耳若作標枝野鹿觀則是鴻荒世界黃老家言矣孟子所謂

王者豈指三代也

夫君子所遇者化節

前稱王者末節換君子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兼有位無位而言如

孔子緣之斯來云云是也總見王道之妙如此得此道者即君

子也其功用亦如是

君子即是王者但君子者聖人之通稱即不得位之聖人如孔子

亦在內見王者之道大如此與王者二字自有微分

通章只在王者功用上說此節即就上文極力形容祇是一意說

到底初未嘗分上文爲民風此節爲主德也總說樂則德在其

中德之盛正在樂上見故註云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何嘗

專說德業

到底只在功用上說、

人以上文分民風此節分主德看人君子心性中去不知通章止在王者功用上說以辨霸者之非一路說到廣大處未嘗收向裏來也過化存神只重化神二字人或誤看所存句不見朱子云亦是人見得他如此若重所存豈人所見乎即如俗解又當與所過句分出淺深矣上下句亦是極言其功用之缺直是乾坤運旋不足補其缺處此句當緊對下句霸者作未了語若空贊頌君子似天地便與題意風馬牛矣或云註謂德業之廟今如子貢不脫知德字乎曰縱說業便脫不得德體用一原程子之言所以至此也章意却止說功用與霸者對不重德也若就德則上文又何嘗不兼德業來

存之爲純王之心只是過存前一步推原不是指化神也化神只孟子詳語卷三十六

在及物處見

所存原不廢迹象而神字自在

神不說到化原蓋神字止以形容所存之妙原不講聖人之神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此章仁言善政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淺深之辨耳與別章精衛名法不同

此章不辨王伯善政不指伯術也

此與論語道之以政寬大意指相似直分王霸非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節

三代下善政非孟子之所謂善也

善教中不廢政

善政民畏之節

善政不是苛政民畏亦不是重足以自

善政得財與伯者任地聚貨法取富強之術不同

看莊得民財云百姓足而君無不足則知善政亦指王制之外如

原在仁聲中說非後世聚孔新法之屬也以苛政取民財民但

苦之耳何畏之有通流叛亂終亦必亡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并不得民財豈得謂之善乎

善政不是刑名新法得財不是橫征暴斂善教只在惇德明倫得

心只在格心化成若作感動悅慕套語便侵上民受累

教本躬率所以能得心

畏愛財心總是孟子點醒世主說法若人君著意在此便入驕虛

假仁一路此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江都之所以爲儒也

孟子詳語卷三十六

民之深者遠之遠皇上古之人其必不然然君上忽不自知而

分出於淺深之兩途云云自秦以來奉人主以堯舜下名色

便不樂然所行多桀紂之實只不曾實見得三代功用耳唐太

宗能假之便足矣封德彝矣死真仁政乎

孟子曰入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

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

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

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亂亂後人且在誣

孟子莊子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

俞樾自善惡之說不明而人之文錯於心性中也心忘其本性

失其故天下於是乎無道而聰明才技日紛紛而不知返

是孟子此章緣起以仁義爲外鑲者皆不識親親是仁敬長是義者也而有見而不知保則又不能由學以幾於不學由是以全其不慮雖不學不慮亦終不謂之知不謂之能也悲夫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感之害良而欲廢之也文能補出學處真有功吾道之言足以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通節關鍵在及其二字二字之前二字之後混作一件不得打作兩截又不得時下誤解只緣看得水石居鹿豕遊時虛空窮

講到聞善言見善行則又挽入運水搬柴頭頭是道耳總皆釋孟子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學也若聖賢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固不可謂是一件事亦不可謂是兩截事也不是云寂便是感感便是寂亦不是云寂時舜一而目感時舜又一而目也讀者參之可也

及其下須倒轉不是趕注若決江河二句原在上文四句中至此方見上四句中聖人全體是善耳不可做成兩截

只在深山中具足沛然莫禦不作兩層

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間見時不可得疑一有所觸全體皆露及其以下正是形容上截之妙非謂間見後有此充達也

及其下截即在上截中不可分作兩層斷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設言只形容無間見時渾然景象耳俗解便要生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比較孰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深山時不成升廟

後便不沛然然則竊負而逃定往河濱澤矣腐豎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不得話夢乎

不是聖人之妙只在感應作用上也不是聖人感應作用之妙全在深山不異野人時隔此二界不入永康即入江西矣聖人全體大用

在深山不見聞時無從窺探就其見聞而然處可見聖人渾然一善深山中已無所不具隨感而出聖人原不分寂感也故及其是回合語不是分界語

天下有是體便有是用可分便不成體用若謂迹如是心不如是則迹從何來故欲辨邪異之非只看今日大講師普知識其所爲立身行事處如何到此却瞞公不得

吳爾光觀聖人者而不觀之於既發之後則天下皆得守其虛寂之體而與聖人爭未發之境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止是強制不行外強中乾生癩正深如此而已矣便說不去而已矣是輕人語不是竟盡語

夫以爲義不可勝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於爲不爲欲不欲也時時提醒無爲無欲其不可勝用矣註云能反是心擴充其慈惠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提醒於此中究竟不盡克何不盡亦受用不盡故曰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意也

觀論閑以往之人亦未有不知閑之不可論者也而次且而前一若不得已而爲之何也仰其肆行無忌之時而四體之動若或糾其所爲夫此亦何不得已乎註云罪胸中無把柄以致臨時展轉可見平日修名愛潔之人不是是有主宰鮮有不敗者言之痛切危悚能使裏兩截人隱微深癩心肝難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尤

正

出真今日學者一服黃昏湯也

後世人品之敗皆始於通脫

首節

陳際泰云人於患難之來身憂焉而不爲安也心憂焉而不能暫釋也曰此疾疾也於是千日夜謀所以去之是何其見事之淺也

也註云天下貪士遊境人都從此一轉墮落耳窮困無聊人東顧西礙步步逼入斷頭死路饒饒可才異能到此無復擺布只有怨天尤人耳略一轉亡墮落被毛戴角去亦且顧不得豈知疾疾中許多境界儘自縱橫自在何故向來自投坑陷也只是見識低無志氣耳雖然如是且道德慈術智便如何到手須從今日豎起脊骨猛著精神去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聖賢議論有定品者有應數者有偶及者何嘗必分高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爲軒輊殊非本意如房仲言四節爲歷數取爲偶及取益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有總註云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自文而必欲盡去之耶使人抹是非而輕於叛註是亦論文者之過也

有安社稷臣者節

悅字從憂危經管中看出方是大臣學術規模

鍾穎雲云爲此題者大都以冠冕麗詞吉祥大語爲事不知此不但文格醜俗即其人心術品行必爲諸媚汚鄙之夫正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尤

正

各悅與社稷臣分界處不可忽視也看先生文自覺陳水安陽氣象在目○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景象可用吉祥冠冕語安社後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窮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惟先生能體會及此

有天民者節

著天民二字便是歎歌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固非沈流激石聞人亦非謂愧林衡客也謂可字而後字有身分纔得註中不見知悔之意俗手取冠冕堂皇不覺流露出買塞填應不求聞達科肺腸矣

爲琴而歌先王之風召之役則往役此民字粘天字言天之民不可以位限便有進可而後之意果貼下民拙矣

將有行也未度其君先度其身曰是樂無逸耳尹孟六稱此意好却不然若自己尚信不及不可謂之天民矣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言有似是而非者此類是也

有大人者節

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兼君民講無疑而人每混過謂君不可用物字也不知其爲物不飛則天地亦稱物豈唐突天地耶

此等趣再攀不得大話一舉大話便知是乞兒相矣功業之奇且大莫如伊尹然其本領只在非道義一介不取與三代以下人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王

物推諸葛然自謂荷全性命又曰先帝知臣謹慎故知真大人定不說假大話其不說假處却真是大話也趙普謂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便是村學究社空頭不待其實德傍怨而後

議其無相度矣秀才胸中須常將此意體貼自然器識不同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海內至廣神器至重此固非氣之所能蓋才之所能周也爲甚只矜張造作得志則卜宅中定鼎伊洛開明堂而朝後云云孟子所言乃堯舜事業耳使非黃屋不食非衮衣不榮非玉食不富則所求於物者重矣矣萬一達經差跌即何以自解哉講急便不是即不差跌亦無以自解故不得如此說我吾怪古之異人起自草莽交膺國號自其道德政學而能獨天表之奇瞻視之儼何修而得此耶又豈命焉

帝者聖君子所性非有命天子也此章大意說君子全其所得乎天即程子所謂孔顏所樂何事彼世間窮達不能加損即到堯舜事業亦只得浮雲過太虛此是何境界奈何說來說去只在爲天子有天下上著魔耶睥而盡背乃周孔形色非漢高祖唐太宗相貌也

中天下而立節

中天下而立三句孟子錯大行盡頭語只要視跳出所性不存句耳既非定事亦非正位亦非了句

定字是大行已成景象

定字是王者平成富教事非三代以下之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景象也漢唐以來養不成養教不成教制度不成制度事功不成事功此朱子所謂千五百年來漏網補過堯舜三王周孔之

呂一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間也然則三代後之太平都是氣化中自然治亂以君子視之變方大耳何樂之有學者須從此處見得箇道理講定字決不肯混帳下語

金匱又無人無我之性云云六字大錯錯在本領已成物者性也無人無我乃禪家之所謂性而君子所性也正希論性有云生之謂性即太極生兩儀以下諸生字後世以其言出苦于而不謂然耳又云性命之學拱手而讓之方外之士蓋明以

禪學之性爲是故說到本原處定走作

君子所性樂大行不加焉節

此及下節與其爲氣也相似兩起句文法雖同實義自別此節是所性之分下節是所性之蘊顯吟然

讀書人每自命不凡一經些小得失利害便和身倒塌何消說到

大行窮居耶故分定工夫全在根心上札硬難做乃得惟其分足較無加損非不加損乃爲分定此處便見得必須根心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節

心是虛靈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德卽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但性屬理故不難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純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於心耳

所性是指已成全體註中清明無累是根心冠莊生色是根心十足處

此根字不是自然而然而然根心而出於自然此亦足以驗

孟子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然之理矣根心亦不是說同然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統於心但爲氣稟拘物欲蔽雖不絕萌蘖却不能使之根於心不能根於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註中所謂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是自然同然大士從頭說錯而楊子常以爲知分與蘊之別尤大

士看書病到處真以爲讀書耳

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各居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其生色以下是所性之蘊人多說成所性效驗矣

生色只在根心上看

根心體段難說孟子特下其生色四句正就所性充足處指示其際非說根心應驗也外面風吹草動都是根裏緣由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有多少病痛在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動容周旋中禮乃是聖人之盛德古人云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此正是聖人之不可爲處任遠繩箇兩路夾來方是不言而喻有意要說得自然便入莊周駭異人風流不常去而萬里

孟子曰易其川寧章

此章不是說先養後教亦不是說卽養是教只是說治天下重在使民富足富足則恒心自生仁只是富足之效與里仁仁仁字相似原是帶說故不曰民仁矣而曰焉有不仁也

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重如對策惠齊宣滕文所言舉全也

孟子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此章所言舉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卽所以教民者亦非也總因誤看仁字便意上二節說在下節說教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綱目在不止易游四句矣

或云孟子不言功利此却言富言財富有分曉字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著眼便似言功利若向易游四句著眼正見孟子行仁實本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何須更用分曉乎惟其政爲仁政故其富足是仁治中之富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聖人只欲民遂其生此便是仁字根源故其經制不求富而民已富不爲財而財已足所以民無不仁若聖人沾沾謀富足財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蕭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土

同價亦可與聖人使救粟如水火同語乎。

首節

兩其字指民下節兩之字即指富。

舊訓之富是正是不仁均之使民富也使字中同狀各聲。

民非水火不生活節。

至足便無有不仁不是足後方求其仁專就富養上說不及教一
邊若王道之成必世後仁須兼富教方得陳定宇淺看此仁字
最有理若謂孟子所談甚廣則所以仁民之道有未全矣
焉有不仁是富民之效如此非富後又去做出仁來如既富加教
之說也。

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即在救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耳非
即富是教亦非富不必教也但如水火之求無勿與即便是仁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仁字正不得深看方得疊句急口語意。

此通諸弊都爲仁字生出須先將仁字分明民貧則私各殘刻爭
奪之意自然而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有無關通緩急親睦之
情亦自然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
之妙推論及之要之此章原不重仁字說也。

仁字只在無弗與上看。

富而好行其德確是此章仁字即足中有仁又有足後教化之仁
此章仁字即在富足相通處見非聖人教化漸磨之仁也謂此便
是教仁不必更有王道即失其義。

不是說富民外別無教民仁之事只是此章不及耳。

聖人治天下實際即易其田疇四句便有救粟如水火即可使富
不可勝用二句皆夜叩求無勿與即下文仁字聖人治天下兩

句只爲跌出下文兩句過脈語耳非又另贊聖人別有妙用而
呆教殷阜景象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首節

此章有言聖道之大次言其大有本終言學聖之法疆界分明。

首節總只言聖人之道大以起下學聖之法與中庸大哉聖人之
道三節相似連聖人二字亦是從道字帶來原不爲孔子贊頌
也近來紛紛指重孔子又分上兩句在孔子身上說下兩句爲
學者身上語都自討支離。

此節只是贊聖道之大難爲言亦猶小魯小天下耳。
難爲言只在孔子說不在游聖門者說。

附首二句文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推聖人以作則而先得其峻極之量焉夫聖人之中有孔子亦猶
夫方之有鎮而欲之有宗也而要其視下之益小有可與登者

之所見相喻者此固難爲未發首道也今天下與流爭尚幾欲
分一人之統而與之並峙危乎曰不危其高出於尋常萬萬者
自征也夫古人往矣其高出於尋常者亦古人自得之耳何恃
而不危恃後之人有馴致乎其域者以其身體之舉然於古人
之俯視斯世如是也而後知其高出於尋常者本歷終古而不
遷以待學賢者之自驗焉其得不重思我孔子哉孔子集羣聖
之成古今不得配帝王不得加豈復有能至焉者乎則高出於
尋常者其孰從而知之嘗猶不自量底幾願學焉然而不敢驟
也久之自以爲益矣諸子其後矣而孔子如故然則孔子其可至
久之自以爲益矣諸子其後矣而孔子如故然則孔子其可至

者耶其不可至者耶未可知也則所謂高山於尋常者天孰從而皆之雖然以吾之所未至度孔子之已至以吾未至之所見度孔子已至之所見恍然得孔子之爲孔子矣猶猶登山然而或者假曰孔子者非積累之所致也非有根柢之可尋也又非離羣絕俗睥睨一世者也今試取登山者而問之曰而能一蹶而至其顛乎能不歷原麓而飛越上下乎能平崔嵬絕異與窺施峭嶮一視乎曰不能也不能則何足以語孔子雖然此論孔子之爲孔子所謂登山者之所山登也吾不知孔子果何以成孔子而第論大既成之孔子亦猶不知人果何以能登山而第論夫已登山之人則孔子非有意於尊己也而有不得不尊非有意於藐世也而有不得不藐者其所處然也今夫魯員環蓋帶沂泗兼祿邦宮魯及淮徐地非不廣也而有如東山者焉則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聖

正編

以爲無幾釋其微者也東山其下者也今天天下南極吳楚北抵燕代東漸齊魯西迤秦晉徑非不遠也而有登泰山者焉則以爲不盡小於小天下自未嘗登者聞之鮮不笑而却走也復有登者輒自信其不謬準此而推齊不止於東山登東山而衆山皆眇矣天下不止於泰山登泰山而東山且眇矣然則人固有在一國而經於一國者亦有重於一國者未有重於一國而一國反輕者也人固有在天下而屈於天下者亦有尊於天下者未有尊於天下而天下反屈者也且東山泰山非甚難測也魯與天下非真弱小也然而所處之地崇則所見之物細已如此况以不可限量之人臨羣焉治亂之世哉然而天下能信登東山泰山之可以小魯小天下而不能信孔子之爲何也東山泰山可長存而測焉而孔子不可復測也可相繼而及焉而孔子

不可幾及也不知孔子亦止一先登東山泰山者耳矣奕者自若也昂昂者未嘗顛也人各有一東山泰山未嘗一登而幾之曰不能一蹶而至也不能含原麓而飛越上下也不能使崔嵬絕異於窺施峭嶮之易也是以東山泰山爲終不可登之地而且并疑夫小魯小天下之未必然也又何足與語孔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雞鳴而起章爲利者節

孟子曰公西赤之徒只一箇徒字中頗頗行徑不一被先生提出一番游馬是今今古痛快然其徒正繁行視焉如數封銘贊當復奈何

欲知舜與臧之分節

人只做得利與善耳須是利與善之間問字微極快極危極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聖

正編

問字有繼界有幾候但知繼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是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是矣人但在指點界分上著眼須還他用工夫地頭

且如做時文亦有利與善之分要講明義理作好文字便是善便是舜之徒若只要去翻竊夫科便是利便是跖之徒顧其間亦

當從雞鳴時辨取可耳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金聲之脩身之學即經世之本不可分亦不可合以分而執之爲偏而合而舉之不知其終垂於大道也楊墨之分不關出處楊經世也只是爲我器修身也只是兼愛子莫執中也不是出處之間

墨子兼愛節

墨子兼愛究竟不能兼如佛說普度衆生究竟不曾度他只借此立說考謔今人信從耳要之異端門戶難別其本指只是一箇自私自利楊墨佛老原是同根生也
吾見從佛教人其害未有不至虧其至親以自利者則又墨者之互變也故孟子曰無父

子莫執中節

沈氏曰允執厥中授自堯舜一以貫之傳於孔子精一以執其中一以貫其不一中爲聖人之中一爲聖人之一也
字一之源頭後世假借經傳字樣以說其法者皆坐不識經傳本義便受其惑亂此間執一謂彼自有一非聖人之一執中亦彼之所謂中非聖人之中

孟子其斤斤然以中自守亦稱一時之骨力而究竟於楊墨陷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然獨得專一於爲仁爲義之精神尚未盡其長其遺漏於道不已多乎
王龍溪趙大洲謂朱子推出精微之理與二氏正是此說目記學問到極處有何楊墨有何中道任他做出有何是非道學家開口要得權柄在手所謂權也孟子開楊墨誤了天下萬世許多子莫早已見其端矣
此卓吾機鋒也聰明材力之士走盡天涯終歸吾儒平說看來平說更深好新反淺今日勸天下後輩必須熟看五經四書及朱子全集性理大全庶幾古文時文二道皆可挽回正希詔不效之其言極正極平說深而好新淺淺是文字上較其其實只是非不可言深淺也他只有錯了權字作權柄之權謂權柄妙用僅歸自家耳不知此却是無忌憚非權之謂正如

無星之秤任意輕重却與物之本然分兩不合權者秤錘之謂正在秤星上推移得箇沒走避與資本然分兩耳從漢儒不識權字程朱辨析至精已明白無疑矣而後來又從新惑亂道之難明如此

異端之害孟子謂其窮近理而入亂真然佛老猶自立其說與儒者爭勝今則儒者反藉其緒條曰聖人之道本如是其爲亂也更甚矣則川文集有云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六經孔孟並也門外之戈也其最人於六經孔孟中而莫之辨也室中之戈也其言稍明快真有衛道之功乃晚年爲王畿李費所煽惑一折而入於離利鬼國其矣文人雖能言多無當於道也後有作者慎之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首節

手

狂

借飲食以明心故有豈惟亦有轉折其實飲食之害即心害也但所指甘飲食之不正乃氣上事不是理上事故得如此道耳勘破此義分合說來都是若陳王一班講必曰氣即是理却是孟子支離矣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節

楊以任安解萬物之利而恐其盛害絕萬物之樂而恐其盛憂亦不能不以之爲心害者也
是爲心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此章只論和爲主介字只在惠之和中推勘

此正與君子不由不恭然看知其爲如是之介必不由不恭正辨其爲聖之和非專指其介也

陳際泰文字宙有貞肅凝固之氣而人得之爲介介整於和而足以讓和此微而造化顯而聖心莫不皆然冬之所以爲養貞之所以起元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史南英文天下事以有爲而成亦以有爲而敗此有爲是好一過只就其必底於成耳

陳際泰文人知無爲者之病乎道不知有爲者之益病乎道云云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首節

孟子評語卷三二六

聖

王

章世純文性材質之朴也而待飾而成待飾而本性之事固少矣

學以真率爲性乃老莊之旨而晉人所宗非聖賢之謂性也又

性之非言性亦非性異人也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其道理不二也從性之講

出身之來纔見此理之合一

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性之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變而

聖賢只以學利爲主此章正爲中人說法湯武亦只做得箇影子

正不必膠柱

王子參問曰士何事章

曰何謂尚志節

史南英文士當其窮約之時而天下從而信之

仁由義言其純熟非性安之謂也如此則學利以下俱不能尚

此下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正言不必得仿行事而其道

大人之事只是仁義故大人之事備者備於志也若將從來管樂

公輔套子鋪張只翹得窮秀才門面大話耳究竟與大人沒交涉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聖

王

附居仁由義二句文

就所居與由而大其事知仁義之爲事本矣蓋居仁由義士之尚

志有然耳而大人之事已不外乎此天下又安有事之備如士

者哉聞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庶民無一不出於學則

無一非士也學而爲天子焉學而爲諸侯焉學而爲卿大夫焉

學而爲庶民焉位遞降而卑者人因乎事也蓋其爲事愈簡則

其爲人愈微職遞分而衆者事因乎志也蓋其爲志益薄則其

爲事益少故可以統乎諸侯而爲天子統乎卿大夫而爲諸侯

統乎庶民而爲卿大夫自大夫以下爲庶民統乎人者也先王

位士於大夫之下庶民之上而不界之以事若曰自此以上皆

若事自此以下皆非若事云爾夫士何遂得爲天子諸侯卿大

夫哉其所學之仁義同也自三代以來無學而為天子諸侯者於是大人之事尚屬之天子諸侯卿大夫而仁與義尚屬之士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復知有仁義故雖有大人之事而與無事等若夫士也其居則在仁如此其路則在義如此矣而又不得為大人則其事亦不若何怪天下之重疑其無事也雖然吾特慮士不尚志則不能居仁而由義焉耳果居仁矣一體之愛至於天地萬物之愛與之俱至極之誅極不廢仁矣一體之愛至於王世總以今天愛之之方夫愛之之方則久在儒者一體中矣果由義矣日用之宜得則散殊而下之宜與之同得極之受祿而不疑其養方征而不病其貪總以協夫宜之之理夫宜之之理則已歸儒者日用間矣由是而卿大夫焉可也諸侯焉可也天子焉亦可也惟其備也舉而措之者也由是而不卿大夫焉可也不諸侯焉可也不天子焉亦可也亦惟其備也全而歸之者也蓋帝王之功各本乎時勢之所至故因革損益歷代皆有不得不備之業士惟無時勢之可憑也故凡有時勢之所不能外及夫為所得為止成其一代之勲華或反遜此純全之體聖賢之出各從夫君國之所需故鉅細汚隆名臣各有不得不官之貴士惟無君國之可定也故凡有君國之所不能盡及夫見所可見縱極此一臣之經畫亦僅分其廣運之餘由是觀之大人之事惟士能備之耳轉而問世之大人其果何事也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陳參與人之信人當權其大而後議論有所本而不亂然大與小之辨又不在衆人之所矜與虛之間總要之衆人眼中無一件不倒置仲子之流不過就衆人意中顯奇特是衆人之瞽者

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

此只設難以窮聖人處變之道耳。皋陶不執執之而舜禁則害義舜聽皋陶執之則義又害仁惟皋陶自執不以天子父緣此為義之盡舜自竊負而逃不以天下易父此為仁之至道理到此已盡人又要推論舜逃後皋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何迎舜直是痴人說夢矣若依他推論恐皋陶必須出廣捕牌舜須殺形變名姓即迎舜返國後亦須斷絕理籍案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末節

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僅孟子一人耳此法不止朕國後世取士用賢總不由此義要之世間君子不多有自不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賢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歸有光文。人知形氣之私為吾德性之累而不知所性之妙常恆於形氣之粗。四語便是聖學與異教所見不同處。此與告子生之謂性陽明能視能聽是性正有是非邪正之辨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乃天性也

艾南英文。凡念之自內而起者必外緣形色而後可以接於物善之自外而觸者必先感形色而後可以通於成形色之於天性

一耶二耶。此是內外交接之故不是形色天性之義即形色之理是天性非形色能通性也形色與內相通處却說心矣又人徒見目有禁之勿視以為明耳有禁之勿聽以為聰不知

此正所謂天性也。心為神明之主，亦居腑竅之列。心亦只是形色，其作廢聖之理，則天性也。○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即天性也。此天性即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心說。此文離處畢竟奈何，下有內外兩件耳。

若云形色即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皆可謂天性也。其弊必至於猖狂恣肆，無忌憚而後已。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也。蓋目能視耳能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故曰：有物必有則。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如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

開口第一句，人便信不及矣。更何踐之云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踐字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即是用字。字面得此意，方是

徹上徹下道理。

或言須登高望人，方得惟與然後字意。或言不可僅高望人，方得指引踐形意。或言上句須說得輕，下句說得重，方見兩意都到。其是皆未盡也。兩句中各有輕重。上句形色輕，天性重。下句聖人重，踐形輕。合言之，則兩意都到耳。

須得指示意，得徹意，指示意從也。字生來，徹實意從，惟字托出，故首二句竟未句踐形色。天性則人皆有之，非聖獨異。惟聖然後可，則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惟不能踐也。今人做末句，輒云聖人亦不過踐形，則重看形色，輕踐字，非孟子示人之意矣。人於此類，每補出聖人不過踐形耳，以為得引進聖人意，不知先失語氣。看惟字然後字，一何鄭重。正要見踐形之難也。但看後

世講性說，心出玄入，裝扛得兩腳不着地，然於視聽言動上，何曾肯用工。夫來惟其看得踐形粗淺耳。孟子此章，正為此症下針，須從聖人之異乎人，所以能踐處發得，唯然後之意，透則引進衆人意思中自到。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章。

有如時雨化之者節。

有若五教之中有此也。連句本君子。

此是第一等人教法。其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也。平日積漸之功，即下面四種亦同事。如時雨化，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時雨化三字不抵。

正為有不化者，故又有下四教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編

有私淑艾者節。

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之下也。要之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首節。

丑既知高矣，而又欲孟子少貶，須知原不曾議得道在。夫道豈孟子囊中物，而可意為高卑顯秘乎。世之師以欺其徒弟，以疑其師，如此者，正復不少。乃知庸人見識千古如一。

公孫丑差處，只在「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

使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今日初學作文不可要好而只怨前輩之何不下一格者如此不通議論豈少哉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所

其毀率三字最要看得見界只有此毀率每日如此教每人如此教特不爲拙射變耳若講作羿爲拙射守其毀率則失之矣君子引而不發節

因上文發射而言故所指爲君子之道而話頭則射也宋講射義則泥以射論道多轉合之迹借射子以講君子之道是一是二須融化入微

不發非隱也隱便有權用不是中道而立矣

順子能文其道之立而爲引經義稽文學故學者博而寡要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經

而難低此亦中道之立也陸王以爲害其道耳其道之立而爲崇虛無任情性故學者習焉而不詳變焉而不成

亦立一道但非中道耳能者從之句須向學者身上著意不得仍交付教者甲與能者自能不能者自不能教者德無所用其私已徇物之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孔子能安平居而納身規矩有長者之風彼固自以爲有道矣物而願立橋藩稱先王之教人亦許之爲有道矣而一旦當變革之期名教所係則首先承順者必在盛德之人間意同心者多有高名之士臨國雖縱橫名法實貴富強之短肯爲逢迎人君好貨利淫欲武暴之心而造爲一種說號以爲道理常如此或遺托黃老或近祖桓文皆所謂以道徇人者未有後世

假道學而失真名節一流故孟子所指亦不爲是也大樽先生目擊當時門戶中人物不堪故借題發揮作一番不關教正之後竟應斯語獨先生能不負殉道之義嗚呼賢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此章本三種平講陳大樽文專此上二項而以下節爲救上二項之弊似以下一種爲賢矣非書本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二句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弟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于

一本三也

親親仁民愛物皆欠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止有一本親親

孟子評語卷三十六 孟子 正經

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韓退之原人亦能言篇近而舉遠他便見得箇大頭腦處但于細分不精實設一視同仁

句便能統去於原道亦云博愛之謂仁其見處大略如此平生最關佛氏却不道此處正落他圈套若無橫渠一箇西銘此理終古欠分明矣

張謇論愛道降衷之始人與物同出于一原者也同是此句然

異端指氣言道指理自成性以來而親疏異矣本吾悽惻之懷通如其分而予之此之謂本天之道仁而弗親非斯其親於民也必有宜用其親者只此一喝可見義禮智都是仁又如保赤子亦特權其誠求之意而恩施原自有殊此墨氏

誤解處。萬物一體。不止形其一體之象。而由成要自有其理。佛氏平等普度。不能度一物。而反害民矣。德以懷之。固仁也。卽刑以威之。罔非並生之至意云云。仁字中大用正多。○只理一分殊四字。自是天生如此。非聖人強爲差排分別也。但看世間持齋放生之人。卽使孝親敬長。已自降其親長與虫身同。等不可以言孝敬矣。然持齋放生。則無不忤逆父母。爭忤伯叔兄弟。刻薄宗族親戚者。其立說顛倒勢所必然也。看此文說來。只平平實實。見得天地間上下流行。與聖人明倫制禮那一件。不是天理自然。不明一篇西銘。也不能停當如此。

親親仁民愛物。必如此剖別分明。纔成得渾倫一件。所謂仁也。異端不知此理。以平等普度。無別擇爲廣大。不道正是其不仁處。譬之人身。自首至足。官骸分位。高卑清濁。迥然各用。却只是一體。然必如此分位各用。乃所以爲一體。若倒肩出口。捫舌垂尻。豈復成人哉。異端究不能自平其首足官骸之等。卽可以信其理之必無。而說之不可行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首節。只從人情物理細細體究。便見得吾儒只是推得去。異端便有許多推不去處。

原頭一難。則下梢全推不去。只從人情物理細細體究。便見得吾儒只是推得去。異端便有許多推不去處。

異端所不解。在分殊處。秀才所不解。在理一處。故讀此章者。不怕不明。等殺。但不能於等級上。見得箇渾倫一件耳。

首節

孟子開口便說無不知也。無不愛也。有此二句。立在前。則篤近
遺之理。不必註解出來。而言下大意已解。此二句說在前。則
活句。移置急先務親賢後作補足語。卽是死句。夫句之死活。
有他哉。惟在人移置先後之間耳。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首節。只從人情物理細細體究。便見得吾儒只是推得去。異端便有許多推不去處。

孟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首節

章句經義云云。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謂不能盡舉。且未如春秋書法。果如是解。否是也。然此題不舉。案以斷義。則無字如何。判決若必欲求春秋書法之果如是解。而後下說。則三傳俱可疑。議又何從得其解也。但求其理。不皆於聖人之道耳。

孟子曰盡心書章

孟子教人信書。貴得其大意。不要字句上去。傳會且如成丘蒙說北山之詩。其始似拘。然遂使天下以臣父爲可。其終則賊。故謂盡信則不如無。今之後生。輕於非詆。先儒村學。究便思者。書則案須知孟子。究不曾抹却血。流漂杵句也。

首節

唐顧文傳疑本史氏之體。容非終後之真愛。留出一時之概。或有掄揚之過。謂講出文勝則史之故。見古來文章定有過實處。理不如此文。蓋學者誦其言而斷之以理。無病於書也。把柄在此。

孟子盡心不在信字。所以盡者。胸無是非也。

不盡信者。正爲信之篤也。

孟子小者。其大者矣。謂上察得聖之傳。下誦其說。便與衆志。及見君子誦史書。字句不遺。其以爲復及乃信此理。句舉以教學者。正可與此意參看。程子改大學古本。宋子辨此。庶此能爲。

信書者也。伯安舉良知而非孟子之信。舉致知而非孟子之盡。此不信書者也。會得此意。方不負孟子此章心切。

孟子此章。專爲不善讀書人告。道說法一種。拘文牽義。支離於字句。而反病大旨。如近世家存淺達等講章是也。其一種穿鑿破碎。自以爲得古人不得之奇。而深害於道。如郝敬之經解。李本之私考。近日黃石齋之易象。正詞。虞等經說。是也。此皆就文字生病。病可以本文正之。其害猶小。至若陰主邪異之教。而陽借聖賢語言文字。以飾其說。如致良知。體認天理。上誦知不解。獨體等宗派言。皆聖賢之言。而理非聖賢之理。或亂至此。雖明眼難辨。若道乃不可勝言矣。然其說淫邪。道作用。總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生後裔而今之學者。於聖賢之書。亦止在語言文字之粗跡上。作生活間其說。便似與聖賢之書無異。辭不靡然。信之而反不信。正學者皆終於義理無見。而讀書但知有語言文字之粗跡也。若能於古之義理。是非研究得聖賢真正指歸。則一切語言文字。皆落下落。誰能改頭換面。以惑亂我哉。孟子所戒。止爲盡字不好。不是教人不信書。盡者。正指語言文字之粗跡。雖經傳不能無文法之病。讀書不於義理。是非上斷之。將語言文字之粗跡。與聖賢指歸。混論不分。輕重則必反因粗迹而疑及指歸。如泥血流漂。梓必疑武王之力。寡不仁矣。抑讀此章者。亦須見孟子指歸。而不執語言文字之粗跡。不然。如陽春。其意爲無忌憚之言。豈非不如無言一句。而跡說事耶。

吾於武成節

於世務而講幹旋者。必小人也。於學問而講幹旋者。必小儒也。如

孟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一何光明磊落直截痛快作文者曲爲之說曰不盡信正所以盡信意若孟子此言有所太甚而必待我之爲幹旋者若不識孟子何如人而待公等幹旋耶朱子之於禮斷然不信古本大學於詩斷然不信小序何嘗依違囁嚅于其間哉其所以不依違囁嚅者以其務求此理之常初非有立說輔案之私意存焉也惟陽明肆詆考亭而又恐天下之疑其異而不信也乃爲晚年定論以幹旋之改竄割裂以就其說思以令天下之耳目此爲欺天罔人矣尚何論其學乎佛氏著說多援聖經斷邪如韓歐程朱反扯入進去如藍宗果謂張侍郎云足下得此把柄入手卽卽儒家常議改頭換面接引後學去無非此故智吾故曰凡講幹旋者必小人小儒也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三

正續

孟子不盡信書必有深信處今試讀武成篇諸公且道孟子所取二三策安在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當時必有爭地殺人者藉口武成故孟子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人皆貪發首節輕末節矣失僅文義耳而關係不小所以辨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當時好名人難辨能讓千乘安得不驚世若近日何用如此口說天下事難高低過總只是此一點心腸及抄古之名高則好者亦高今日名低則好者亦低耳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此章專就開風興起處指出清和之聖將來鼓舞天下人自古未有以聖人目夷惠者有之自孟子始當楊墨鄉愿風潮瀕虞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惟夷惠行高述著以之兼顧五篇竟部致違效連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是孟子千古特識此章之微旨在此但有揚而無抑故不但與養氣大成二章之論不同並與隘與不恭章專論夷惠者亦別看朱子答問兩條正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隘與不恭章言外有願學意此章並無言外有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若言外別出不足之意直令全理索然矣然則孔子非典起百世者乎看孟子凡說開風興起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伊尹有事功不用風孔子道大不可以風言也開孔子而興起者止有一孟子後只有程朱耳豈可望之人人乎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故變化萬物最速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孟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四

正續

論夷惠有指其弊言者隘與不恭是也有比論聖人之極者願學孔子是也有引其同道者趨一是也有微顯闡幽以見各聖未帶不全者柳下之不易介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各章自有義絕不相通此章不但不指其弊不論其極不引其同并不闡聖德之全正要就他偏勝處見其制行之高足以感動百姓耳

病之功爲提參苓之有養性之益而親忽代病未必優於此所以晏荊夷惠而不及孔子也今日人品文字皆不能卓然有所樹立而輒譁譁融固活正犯麻痺狂語之疾非大有以濟世

之類參本不能補益也

孟子此章意致淵遠句句別有精思不可捉摸

卽今日便是百世之上但不行奮其二程十四五股然微學聖人

朱子自少謂聖人可至今人那有此志識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人意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爲正從來有重仁字者有

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實重踐

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一說皆可若重道則差

倒說非本義也言字向重然論之如是體之亦如是非有二也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有人倫日用之事卽爲君臣父子之道

人不合仁無從爲道不合仁與人亦無從言道也至講章謂上

句未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所以爲道其說極支離難求

孟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仲遂謂首句便自合矣何必屋上架屋其體例更甚仁也者人

也此句說道理自然入必合之而後爲道必合而言之而後明

其爲道首句中連合字也說不得

仁與道分合處尚易解仁與人分合處最難說得親切

不難在合併難在分析仁字人字道字各有本位

此與中庸仁者也義絕不同看中庸下句便云親親爲大又對

分出義理來故入字指生意變理而言此下文云合而言之道

也可見入字指所以爲人之全理而言看白文自分明今一概

作中庸義讀不但仁字與拜道字亦說不完全矣

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實以此理合此體實言之乃

見得道理出來

與陸泰合性與知覺有人之名合虛與氣有道之名 張子言

心故曰合性與知覺人則兼形體矣虛與氣是性之名非道之

名此皆不備先儒之理而妄爲改換斷不通矣

又南英文道也者物特以通動物無私而名之曰道 仁者所以

爲人之理合而言之便是率性之謂道解就人身本然而言非

謂通於人物也只坐有得仁字和淺以因緣交接爲道竟將此

理都說在外面如其言將靜坐一室不與物接則竟無仁無道

理

金聲文其自爲合也起其環外可以出世而游其環中亦卽可以

經世已矣 此是和尚胡說出世經世原無分且世如何出只

有涅槃耳

附此章文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體仁卽所以盡道賁于人見其合也夫仁與道皆因人而得者

也知所爲仁卽知所爲道矣言者宜得其合哉嘗謂上下定位

使無人焉成能于其中則理之顯藏可以不設又安有紛然不

一之名哉惟于茲說焉混然中處聖人因爲之推其所由生曰

是有其本然者焉性始之德不一而統之以仁仁兼衆德也又

推其所由成曰是有其當然者焉日用之理不一而統之以道

道涵衆理也聖人又何樂乎多爲之名哉固欲人返而得之卽

推而行之已耳乃各立而說紛爭乎其然而漸生其命各之

實然是乎人與仁離卽仁與道離不寧惟是並道與仁離其流

者是則支離之學而且謂聖賢文字之創也豈非言者之過哉

蓋天下物在而則規焉未有物之先見則之一神既有物之後

見則之兩化要亦爲之兩斷則然而使無是物則則亦難稱固

無分先後者也氣形而理付焉觀氣於至虛得理之冲漠觀氣

於至寶得理之流行要亦爲之研究則然而使雖是氣則理亦難見固無分虛實者也今欲明所謂道當先明所謂仁仁必極乎廣義此猶從施旌言之也自蔽之理而疾痛之必應此猶從隱之所自生夫別聲被色無不見天地之心有返觀而識其充周耳仁必驗乎散殊此猶從推致言之也一體之私而愛養之必至此太和變化之所各正矣血氣心知無不通性命之幾有常明而悟其純全耳蓋仁也者人也仁之理虛必附於人自著而充當仁所得著之處又不可以仁名抑人之質淵必存其仁以自全而及夫人當既全之時又不僅以仁顯後之人遂欲於人之外求仁而又於仁之外求道此所謂言者之過也夫仁以體道而所以能體者惟人爲之凝聚也故就仁而言言善一虛位耳合之於人則遇尊而作忠遇親而作孝率倫政教之

大皆吾心不煩擬議之端卽吾身不容闕略之事非體用之一原哉人以弘道而所以能弘者惟仁爲之曲成也故就人而言絪縕一游氣耳合之於仁則曰明而及爾出主曰旦而及爾游行經曲威儀之細皆吾性不假強合之迹卽吾學不能損益之天非顯微之無間哉故不知其合豈惟仁也由仁之有裁制而義出焉由仁之有品節而禮出焉由仁之有知覺而智出焉由仁之有貞固而信出焉言之將不勝其分苟知其合止有此仁爲己入人之所宜也禮卽人之所履也智卽人之所知也信卽人之所守也亦且盡歸於一無非仁也無非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首一節

題衍聖公所貴乎士者何也以其爲聖賢所取則不復爲庸衆所
子國今人欲兼收之宜遂不爲聖賢所取也

或謂哥天曰曰奴竊知其清明孟子此言終是激論此其說尤與於小人之甚者也吾試以後事論之自漢以來道莫盛於孝亭而孝亭至今不理於口矣自宋以下禍莫烈於新建而新建至今理於口矣凡如論朋黨東漢之世以李膺范滂爲是其得更理於曹節王甫之口乎如論儒釋吾以儒爲是其得復理於釋者之口乎人惟以理於口爲純粹中正于是于門戶始有調停兩是之說於學問始有異同合一之說此非小人之尤者乎故吾直斷以爲世之爲聖人者斷斷乎未有或理於口者也然斯言亦且撥衆喙矣

詩云憂心悄悄節

孟子



正

孔子之善孔子知之文王之善文王知之
善學孔子文王者當學孔子文王之自理此是孟子言外正意不

然則是人言不足畏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龍溪云云昭昭在明明德上說使人昭昭謂教化之行卽
新民也非止謂明事機齊號令大槓有概于崇禎間時局而爲

· 自私用智非略略 ·

陳綸曰齊饑章

陳瑤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來孟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是聞喻利喻義之辨亦卽爲己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一箇成敗利鈍橫於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章專為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伸是理一滾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之極重

原是道性善與問生之謂性之旨

道理愈分析則愈明如性命本是一原被孟子割作二又將性也

命也不謂性不謂命寫作四辨析毫厘如蘭絲牛毛一針不能

明道理自切實而所謂一原處更分明矣

讀孟子此章方知程朱印氣分合之義的確不可移易

章世繩文云云只一箇性字沒橋樑以下道理總無華的有時

道者便佳有時亂道便謬此病千子說他讀書未廣彼却不識

只是他有得孔孟程朱與老莊推尊儀彙精阮及近日陳

獻章王守仁等說數總是一樣可彼可此絕無是非邪正

或反側亂亦得則讀書越廣越不可救矣此病不止一人正嘉

以後文人學人無不病也

首節

須見不謂性即是天理常如此不是君子強制天性也

仁之於人也

只義便是性性之上更有性也是則從非則諫可則進否則退

明則良皆則死之類乃所謂義非血性真切之謂也人於義字

有未終與仁字不同即告子內外疑也

中庸言性為大義也而下節更云不可以不知人益得不難為

所當為則義失故必重在人知人即智也智帖實說正是此

義

智之於賢者如父嬰不知孔子豈非命耶

孟子一部書只是有性不謂命佛老苟易都見不透此所以亂進後米昌黎為性有三品之說雖稍近理然到底只說得氣質之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可欲之謂善節

孟子說天爵便云樂善不德樂善處正是人性之同性善故也從

此例聖神亦只是善上做去然善在天下為實理而在人為實

心有實心則實理始為我有此孟子道性善而又必稱堯舜勉

人之不肖也

可欲從公共自然處說來乃得其致此所謂本天也

義重可字可字從公共自然處看雖可字講欲字便多混誤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可字與欲字拆離不得

陳隆泰文諸善而待去欲是無以制欲而用於有欲者云云此

欲字却混私慾之欲不可與可字粘連者也如其說便人二氏

宗旨有矣陳隆泰免免疑我心者二十年今日始解得陳大士此文

語諸流弊教外別傳與柴棚經繳之旨總以無善無惡為極則

勉強附麗儒門之說直是挂搭不上看受先誰可知當將一班

名士總不離禿丁位下求方便言之可哀

之謂善三字語氣原指人品名目註中天下之理門窮解可欲二

字上之持句下其為人也當句則可謂善人矣清出本義只

講天下之理不粘著善人則不知孟子之所指矣

有字從善字來

其人便謂之信

大而化之之謂聖師

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候界級可見則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節

不可知兼內外說

不可知故曰神非如神之謂也

陳隆泰又天下有奇人焉其其一偏且與來事爲通也云云不可知專指此有異端亦淺陋矣且此豈聖之一偏神止言其妙妙正謂其難測耳大士意中便以鬼物幻術相形類何其陋也

樂正子二之中節

孟子語卷三十二

王編

二之中中字在合縫之處即離之間精進人刻刻在中字中但地位則日異耳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此章說盡聖賢發心非錯推籠絡作用之比

從來吳氏有錯推籠絡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

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淡泊也然爲所錯推

喝動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反而以吾之淡

泊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先王之法又皆得以

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重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重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即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如捕盜之尉

方其追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殺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

編置之法耳

趨術之昔之楊墨類多堅忍不拔之操足以自有其千古其氣方

張則其徒日盛故雖勢孤援絕而身不解好辨之名固待此等

人只有一法曰殺耳朱子有五祖六祖像以爲必作緣林者謂

此突今之楊墨漸有渙散無聊之象和與危疑而莫定其勢已

衰其情亦已竭則惟時聞行知而功已在能言之列此等可

憐待之亦只有一法曰受耳

孟子曰有布縵之征章

三有原是常額其變通全在用緩耳

用一緩二上三句中不具不是舊綱並征君子爲之更張加恩也

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

三而發

孟子語卷三十七

王編

或云以催科爲考成爲有司者知愛功名不知愛百姓萬曆間江

陵相公爲之備也此言真可痛然吾聞當時有司尚有寬法以

惠民者朝寧亦不之罪也後來有加派有重征而民始不堪矣

然吾見尚有漏網之頑民也後來良善無絲毫之敢通而官猶

豪猾侵蝕動以千萬而民更不堪矣

天下賦民酷吏不消他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

罪則歸君利則歸己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哭得之考成課最

錄此其選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或問之曰節

殆非也看下一始字滿肚皮疑團不解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節

不忍不爲二字尚渾渾又就其中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俯首承當無可遁脫處

充之而朝廷之上可以禮樂刑政殺民物草野之下可以學術議論殺人心凡恣一身一時之快而不顧天下萬世之流毒者莫非害人也既知此義奈何先生又勸人讀傳習錄取得毋認賊作子反以正學爲頭敵耶篇中句句逼人入心去極具於已分上實符用工夫來不同勸藥欺人者然極其微妙痛快却只是黃梅老婆心與孔孟原頭有別又不可不知此節緊承首節仁義並起充字下兩節則又因充無穿寄之義而極推之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節

孟子語錄卷三十七

三

正續

無受之實有氣上事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氣之無受不可充也充之則必至於益賊叛亂豈無穿寄之心之所推乎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首節

不肖言近守約亦大有習氣病源在

須知近遠約離原只一理此而半實義而半若寫作神妙奇特便非

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

近約者貴乎遠約者遠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爲難也如此纔點得善字醒

守約而施不博約非其約施博而不本於守約博非其博兩路打落方見此節而字之義

君子之守節

陳際泰又天下之事不可以相投也必受之以廣大居之以深靜云云此黃老之言也堯舜到底只一敬業恭己耳侯何男衛臨盡既宜而獨以祭祀禮樂爲政事焉而謹持之約處豈在此脩其身須有其實工夫本領天德王道是甚精微却只記得想樣粗淺可見朱子告君必正心誠意後世秀才猶厭過何况當年孝宗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動容周旋中禮者節

非以千祿不過極言其自然無意耳非從得祿起論也若祿只在祿字故是秀才小見識且此下二節已離堯舜易武言矣膠住堯舜立說則哭死而又句如何帖合唐虞事實下節亦難著湯武身上也

孟子語錄卷三十七

正續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節

此命字指氣數之命言非性命之命也以漸近自然爲解乃至命非俟命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崩巖氣象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戰兢兢之士如顏回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自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欲字非當欲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也故謂之寡欲者謂不爲其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主而仁

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徒作乃所謂存焉者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有存焉者其則川文所見亦止到得虛靈不測處在其各王道藏書自謂四十年前所聞於經書師友與其意見境測者皆為隔壁聽話於是放捨抹殺見得些彭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東西至謂孔顏一生工夫只完善收攝得此物其說之可笑如此故知明明德不講得止至善一綱卻雖半破滿開陽明謂說來有不躍入鬼窟者也須知口鼻耳目四肢並是一團大理總說欲便是不如此與處書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乎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減少便有得此心則周子之說開橋而朱子之說又較密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狂者又不可得節

孟子

孟子

得以往又狂又窮於天下云云因萬章問在陳之言止及狂者孟子引孔子之言兼言狂狷故又發明此說非揣量世界至此也不可得明說孔子求其人而不可得如文中云解為狂者此得行於天下聖人傳道豈因天下人不可而遺思別授哉且又不可得從上中行不可必得說來故曰又如所云則中行亦入下所窮耶不辨而知其謬矣

傷維狂者又不可得此句回護莊雅上云琴張曾皙牧皮皆狂者也此云又不可得將置諸於何地琴張曾皙牧皮固狂者一說然於不知所裁不足以與大道之傳故曰不可得此句又何須回護如顏子早天不及見其大成即不算與之不然不得中行又置顏子於何地

曰何以是嘒嘒也節

人都看鄉愿做庸鄙一流非也其見斯節其術後以庸鄙之言行愚弄惑亂天下正老釋正得此極故易於動人因愚穉阮之徒似乎在循行裡也只是鄉愿法禍與狂得正自背地皆從生斯世也為斯世也此二句得宗旨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節

君子原來堯舜孔孟堯舜有堯舜之經正孔孟有孔孟之經此因人因見庶民字便將君子專屬有位者偏矣元通章與下章自見此全部孟子歸結微旨也

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警世震俗到得此理極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修改加減於上而也惟其如此惡他管商申韓儀秦佛老告子象山公甫伯安百般惑亂日新月盛到底漸滅他不得今日月從起

孟子

孟子

便在只恨無君子反之便正以泰與起之功耳

經在天地間亭亭當本無不正只緣異端惑亂之後故必反之而後正耳

正字中分量亦復不同君子反經必須到盡處方是孟子之所謂經正如漢以後關二氏功莫大於韓退之然於經尚粗有正不盡處必至程朱而後謂之正即程門弟子於經亦微有不盡處得朱子為之詳辨而後無所不正故反字在經字上正見人可以用力反得一分即有一分之與至正字在經字下非孔程朱之功不足以當之也見地到此者鮮矣

難處只在經正民典到得無邪惡却是一滾話說註自明白

經正民典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下是非則白無所可互八字則正典卻就知邊有若泛作政教感化講失之遠矣反經之

任克齊與孔孟共之能言距楊墨者即君子也吾輩今日猶得
執此理以開事說亦頗得朱一番經正耳

經與民原流合一故正與與氣息相關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
其意與亦與其實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辯出似
善而非者耳其端之亂道亦未嘗敢道爾不義故只好說箇無
善無惡爲本體也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
聖人然則聖子一言亦言脩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感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箇無文禽獸之
偏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分明總不分明便經不得
其正身入於邪惡而不自知其非也

只在似是而非處反之爲正耳

今人最怕的是非二字一切要包羅和會圓融合觀縱辨白分明

孟子語卷三十七 孟子

便曰矯激曰刻薄凡做文爲人無不如此甚至三教必求合一
宋陸必求同歸推其意並楊墨告子與孟子不分優劣爲得此
正是邪惡之術中於人心論肌決髓半不可破看孟子一生用
力亦只於是非二字分別得盡其所謂經正直不許似是而非
者絲毫假借夾帶過去耳

註中興起於善故宜玩善即經也當理之說精則民興於功利禍
福死生之說精則民興於二氏利甲之說精則民興於時文連
化巧宦之說精則民興於無恥彼皆發憤竭力以阿之朱始非
與也但不與於善耳

衆皆悅之四字便是與字命根要之庶民原無日不與悅鄉愿處
亦誤以爲善耳而不知其非也若有真善士悅示之其悅更可
知矣孔孟不再無怪其感于佛老程朱不生無怪其溺於陳王

天下紛紛纒纒未得箇反經君子耳於民子何尤
或云經正則庶民興句是過接語只宜輕點子不謂然君子與邪
惡所爭者正此庶民耳即以文字喻之今日俗儒墨壓不顧書
理相習成風此邪惡也只爲天下秀才隨人脚跟不能知恥自
振此庶民不興也有識者從而憂之思得一二賢學奇才者出
使之奮然興起亦甚易此孟子好辨正人心本懷即孔子思狂
狃章章也

賢狂狃者只有鄉愿彼鄉愿者亦必須狂狃望君子曰反經庶民
曰與齊魯發軔起之象即思狂狃本意也稱夷惠爲百世師能
興起人而不及孔子朱子謂治問巷危惡之候姜桂大黃優于
參木正是此旨

所取于狂狃者也只爲與之丹頭耳

孟子語卷三十一 孟子

此章原論狂狃因及鄉原因及邪惡邪惡二字包舉楊墨與諸異
端說客者流在內故註云鄉原之屬

章意只是論狂狃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狃之反對也狂狃似偏而
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
邪惡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日新月盛其出
無窮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絕也人于經正或泛說異端
及照邪惡則反粘熟鄉原皆未得其義

衆皆悅之字實見戰國以後士大夫陷溺已深不可與入賢聖之
道故與治法不純用儒者釋見敦厚讀萬石君傳自見唐用詩
賦宋尊經學士氣愈盛德業愈衰明初深見及此遊舉人杜衍
佛老弟力用多行布衣微爲尚書者矯枉如此尚致後來文弱
之弊孟夫子一眼燬破千百年廢氣運今日含微勸而製制

之弊孟夫子一眼燬破千百年廢氣運今日含微勸而製制

舉誠未見其可也。用之大夫陷溺深不可真人道正爲無其蹟。昔伯者耳漢興之鄉陸仲戰國之士也。叔孫通公孫弘周勃之徒也。萬石君與其子建慶雖稱孝謹一味阿世取榮正鄉原的傳更還與微巧之道不疑處調之周仁同傳深濃之也。然則漢治之卑正爲用鄉原不用儒者耳。經學明於宋而宋實不能尊用之故衰豈可與管之清言同案哉。後來事功人品之壞皆由學術之不明。制令雖尚舊朱而士大夫講學者叛之若讎。故卽嘉隆以來講章倒背可見此經不正而邪惡興。饒後生民之禍制舉雖非不易之良法然實非其罪也。今不明正學術之是非而欲罷制舉行徵聘吾見一班有錢不識字鄉原邪冠上場耳。曾何補于治道哉。

此章反經以孔子之是非爲宗以入堯舜之道下下卽繼以列聖

呂子評語卷三十七 孟子 元 王

相傳之統由堯舜至孔子則反經君子其任固有所屬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草

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使然順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

舜湯文皆有上信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

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

所知之道一也時位不同則其所以聞知者自異

聞知見知確自有授受源流雖孔子不自居開創

見知聞知之分大段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

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授聖當以前聖爲師

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系師傳正陸其端密室傳簡之說不過

以此爲標榜招牌耳實與聖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要

知上幾節文勢直注末二句是孟子歎道統之無屬而隱然有

自任之意

凡邪教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之道若大

路然不必有所付受爲支派也其揆果一則千歲千里若合符

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其實如其不然雖親侯賢者門牆

於此事無毫厘交涉也

孟子生平願學孔子至是已得其傳延有不得而辭焉者故雖歷

敘茲理而語氣只重在末節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七終 孟子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八

楚邵後學車鼎豐氏編次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首節

中庸子思子有見于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自而以爲無諸已而強諸人也故推本言之謂三之謂緣起亦是一部孟子源流

虞川三其用意在第三句蓋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個之謂正爲第三個之謂而設其二用意在第一句恭言治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將下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一

正經

兩箇之謂都從第一箇之謂貫下皆有不可易之精思其三又將有尾二句并入中一句道字統作一件事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放下節即接道字說去性者推道之原教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其爲首句從天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有天有聖人人物故非合不攏去開天與聖人人物但想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一看則天與聖人人物總在這裏中崩拆開就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即吾身是性命與教即吾身之道是看到此處亦先生情態顯桶底脫時也要只在因吾之所固有六字看得仔細便自七穿八洞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人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首有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

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而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即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坑

維萬籟天聰明靜恭之德一自然者相與動而動之止而止之中正仁義之極一不已者相與大而大之小而小之此時欲強執氣質爲性而已達不能有其氣質如此說已落氣質矣而復云毫不有氣質何也且此時何時也聖地聖地大格時則氣質不在性外但不可指氣質爲性耳天有命亦天所恃以自生而以生天之物生人則源流本合此却道者然亦只講得生不講得命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成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二

正經

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機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孔子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以甘食悅色爲性矣即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善本固有自然非由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那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此文與中庸之言毫不親切于子之評亦說變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三

正經

中庸立說以原性于思氏之教立矣陰將聖賢善亦有成異端之說宗作用矣子思未嘗有欲與孔孟一也及蟲亦有根本之性微鳥亦有華別之性而物偏而人獨全此句中不分別人物順性而行曰仁曰義將仁義看後在外此病根也今言其有生以前則不獨內邪非性雖仁義亦非性也

大錯此是此學之以無善爲宗也。今言其有生以後則不獨仁義是性，雖內邪亦莫非性也。此是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爲惡，從惡進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附卷見處，畢竟以生之謂性爲原，以無善無惡爲極，說來說去，不覺流露宗旨。

又千子翻來，挺去只講後一截。天耳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粹至善，處此最初一截。人也。氣質安能雜之。其意祇欲援天字來，接來性字。然則六凡入莫非天凡，人事無一非天耳。與性字何哉？與天命之謂性何哉？先不識性字，因不識天字，無論其講後一截，天即推成初一截。天來總與題目膠粘不上。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曰：口之於味，章句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呂子言計參三十人，中篇。

總一槩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這箇便是性。三句是其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下面縱有一句，平句湊合，近似總與這邊道理不相入也。

陳子龍云：人或生通神處，自行鑒美或智昏，萬物質器頑愚，豈天有所厚薄於其間哉？宋諸聖賢于此辨之悉矣。人自不去理會，胡叫喊乎？今吾告之曰：性本無所謂美惡也。於是始知天無可居之功，而命無可怨之實也。善乎莊生治命之論，此固知夫性命者也。竟及了孔子何論子思告子無善無不善，賜曰：性善惡之心，體直爲聖，諱矣。善莊生正指出辭善來。天者萬物之主也，而命者不可知之物也。然則命又誰主耶？竟以命字作分命字解，自以爲新奇，不道徒見其理，卻耳總被無善無惡一說，惑亂無算。當時文人學識，都如是。天下安得不

亂亡大樽先生君子也。然其所見至此，余故謂後世論人學術與人品，當分存不得，以其人而遂信其說，亦不可以其說聚其人也。

必兼人物言其理始盡，不知何故人不肯說者。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不是用力字。

率性之謂道，原指理氣不雜時，就上句中說。

精也。亦所以體道者，不可以明道也。推之至于水流物生，皆此類也。兼物言極精，千子以寬混抹之誤矣。太僕此文不精細處在理氣之原，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先生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

呂子言計參三十人，中篇。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率性之謂道，只說个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

萬萬云云。以自然爲性，天以率任自然爲率性，其理自百出。中庸因言道者，淆亂，故以天命率性本原正之。言此，外非道也。文止却謂只要率其任性，道不妨各別，不亦異乎。

陳子龍云：人道其賡然皆性之所有，而率之人何事焉？只可謂率字不假人爲，不是人無事。人之欲爲天既已爲之而授之，非欲爲當爲耳。天如何爲？因體之具，未嘗學問各道所當，皆有所區而分，幾幾同歸于安，便以習天道之既備，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聖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便爲道也。要

荒之民罔蠲義每趨所能立有所勉焉其哉然必同有嗜欲以衍人道于無窮亦必不能離君臣父子之倫即禮義也豈專以嗜欲男女衍人道哉蓋文章情欲俱為莫遏之勢文明昏濁總屬自然之宗然則樂與皆道則知以無善無惡為宗則必至於不可惡不可惡則善必不如惡之便利矣可畏哉讀其儒者而不明性理反相率取依異類不特吾人道為禽獸不止天下文士以為尋文游戲耳此豈僅時文之害哉

論道可竊性不可竊六子論則俱竊不可竊俱不可竊如君性即可竊矣然而非也故不可竊也此篇于子評謂解疵各半吾以為大疵而無小醜其所謂性乃無位真人也所謂道則翠竹黃花淫坊酒肆也正希與能開元論道要得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娑羅時誤妄相等即是此義不知其所謂性自

呂子評書卷三十一人

五 正義

欲率之而不可以率者也但看大善知識其所作為定顛倒則其所見之性決非聖賢所謂天命者明矣

性字非氣質之謂率字非徑達之謂

看率字則性字流氣質之性不可率不可率者非性之本然也看道字則率字流日用當行之路即有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也

脩道之謂教此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教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脩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為性只為脫却第一句有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強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訓斗折衡之言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

本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脩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廢此義

論道之原在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顧人繼天之事亦當使人與有功焉說來百端便無聖人也得古聖人治天下使天下無勉強之難而亦不全與以自然之易說就來百端便勉強也得自然也得其實不勉強得且如何全與今試與之看率性同道矣道之中猶有差忒也道如何有差忒人之氣稟不同以有差忒也率性皆道也道之理亦不當若是之多異耳○只為氣質有偏勝關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為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于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人欲有功于天而為此多事

呂子評書卷三十八人

六 正義

也勉強自然亦皆本乎天理聖人亦有不然而者非聖人能與之而勿之難之惟吾作弄也他總見得真性以外一切是假合故毫無親切之義

脩字只在過不及上說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焉所謂脩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己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此而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處到脩道句乃有氣質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出于道家天使天無於穆不已為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發

爲自然則桃當生李不當生馬草當成木人當胎禽何緣春夏
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自記甚當然謂天無爲自然猶有
一半近似至其文謂教爲聖人有爲不得不然之機權則全謬
矣故雖聖人所爲而固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
句一申說下中開其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
性原無二理也

英自註此節註雖兼人物言然玩脩飾品節之也則就人言處
爲勝不必以哉成輔相將物字講過半也且恐作成盡人物之
性喪天地之化育過耳照註兼人物就本等不惜意又自疑
其非所謂見處不的也穿牛鼻絡馬首水排火掘斧斤以斲數
器不入何嘗不是品節似盡人物性齊天地化育理本合一
又何礙乎

古序評語卷三十八

七

正編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著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在其中
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
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致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間人自不行耳
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卽如
是聖人之旨亦至今歸然也害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手則又
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
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
教也聖教逢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
亡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外于儒矣
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於道學矣郝伯常謂

道學之名立異日禍天下必有甚于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談紙
腐腐者曰道學而村夫子點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胥天
下而外于道矣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
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君作師教無異官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刑政教無異事
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未有也自脫脫作宋史而名立道學於是乎亂
此等書不曾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蒙引存疑等
講章數語便自以爲程朱一經辨駁極若粉礪一場沒理會少
間不得不走入差路去只有所讀所做文字與這個異但是口
頭道祇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便了不道是生員切已事也

道也者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八

正編

道也者起便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此子思之意非臆解也
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與生俱來非由外鑲我雖不明不行道
却未嘗頃刻離我雖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
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
章皆發明此句之義須從性命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纔見
人自是不戒慎恐懼不得若但將大擔子壓人責人承當非不
與下意相照那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癢矣

戒懼是統體工夫兼動靜言

工夫只是無間前後際如一耳

此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不視不聞而戒慎
恐懼則無時不然矣

不視不聞是舉常有敬畏之盡處而言見于此亦戒慎恐懼則無

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規問為真體遂謂君子專於此用上工夫聖學日深矣必從規問說到不規問斯理方圓實皆道精微處異端心粗自不能入耳

篇有光矣心者道之會也心存而道與之俱存心亡而道與之俱亡矣如此說心字纔是聖學異端便指心即道矣

莫見乎隱

上節工夫是總目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觀不聞乃諸言之妙為包括觀聞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于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慎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整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九

正編

省界服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會拈一放一也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時文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隱言暗處微言細事俱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多將隱微說入心境秘密處即近世獨字下一體字以為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自指劃一番道理于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篇有光矣云云隱為暗處微為細事皆指境候言此此時此地似人所難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掩已是莫見莫顯矣今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秘密巧當之則是隱微定隱而顯見定善也隱微亦有善顯見亦有惡豈得獨抹壞隱微

手

楊以任矣夫人五官皆為天用自動皆為命移惟隱微之際冷然自想可以用天忽翻一念可以衛命不的冷然自想仍為天用忽翻一念仍是命移君子正求合天命未嘗欲用天命也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日所觀前人每說錯

誠無為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于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其機也此二句即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由獨之可畏知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

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

慎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十

王編

此也獨只是已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眾人時亦是獨

問餘還詳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于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滅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比有事時為靜而睡則尤靜人心有一掛念躁想則睡不去無間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為濁氣所掩泥如死人則可知日開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知龍箴所謂日開養得清明夜開夢亦清明日開獲得昏雜夜開夢亦昏雜者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惘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察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成機是

統體慎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裁分動靜是廣觀
間時反不用戒懼即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疑無
間耳無意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靜人靜坐非
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
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
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不求外馳耳亦非以靜爲敬
也若龍溪之所謂清明昏雜耳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
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便使道是極頭士
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能這此子只好在靜
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
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
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正編

而願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參自明矣
此意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慎獨在戒慎恐懼後若學者下手
次第却須先從慎獨做起看末章自見

喜怒哀樂之未發

歸有光文夫天之所爲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焉與說
則云所爲性情者心而已

和易見中雖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爲言借有
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
智之固有敬由和見中由中達和不知就亂若俗說謂已發一
如未發見和即是見中此却是胡說兩件都不懂也
喜怒哀樂信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

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
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出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
異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大理由尊氣遂認仁義亦屬後面
事而於上面別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却是仁義下面
東西也這裏必須明辨

章句卷三十八

未發之中曰戒慎恐懼來使無戒慎恐懼
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常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
病癢當其未發癢症常具可以謂之中子且未發性也非時也
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怒哀
大力認未發作時是以有停遊罔象不盡絕之論子硬主
要根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慎恐懼而後有中則
亦將必脩近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癢者病也不可以喻本來
虛中之中也如其言癢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癢解有
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癢之臟腑也須服藥而後中和平其
說之過不待辨而知不足以及大力文之是非也第大力文所
言未發乃禪家前後際斷萬象森羅空寂無外虛白清鏡火珠
靜月之見與俗人平日夢覺惺然無知之象耳非中庸所謂未
發之中也學者於此細體會之自得

正編

歸有光文云子此文附炙人口久矣然若終病其于戒懼
慎獨上欠一截工夫蓋此養成性體非偶然合節也子于
此節書看得尚呆硬主張要根戒懼慎獨故其言云爾後且從
而和之真吹簫之類也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說偶然合節是
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
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乎未發之和也太僕文之佳

正在中節處說得自然人皆有之其後不作徘徊顧未發他
作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說此却謂不得不發而未
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
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涉外假矣此則大僕過高中疎
處也

孟子云六經皆心也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未體
乃取是外道打成兩橛諸學者奈何相援至此此說原于陳湛
以性獨獨字為心體之妙皆聖經之極處學者不可不辨也

金聲云人生無不自天來者人于天下而順之有喜觸之有
怒云云生即入矣天下非天乎何惡乎其人也且問從何日
入來矣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固即其能喜能怒能哀能樂卷終

二語然能字即是病根認作用是性也文或喜或怒或哀或
孟子語卷三十八 中節 正編

樂乃即其應喜應怒應哀應樂者皆應字便的當然他說應字
却從心起文以未發為發而其所發之地仍與萬物相忘于未
發之天許互說極混他只要打成一片說要之發而皆中節五
字即非其所喜又役于喜怒哀樂則失性離于喜怒哀樂則終
無性也二語未嘗不是而其主却差其大謬總從告子生
之謂性一句得宗不覺弊病百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邵弘安道之名大著于天下而中和之謂亦可以立矣性教
中和等本固有之理聖賢為之分別指示非不得已強立名目
也由斯言將近亦強名不至無等無意不立文字不止矣文人
下實少理會則必求之過高以自大籠求高即浸淫于異說
而不自知多此弊也

徐為信 中印性也印即道也有謂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可謂道

不可謂中謂和說未大全小註及文字定實然似岐性道是
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印性和
印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慎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
艾南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
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成體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
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
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放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
本義也如又說則下文致字又如何若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
道不應云致中和或云又說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
極其用之意自然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
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總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
矣

孟子語卷三十八 中節 正編

子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慎獨最為不通渠云中非戒懼何以能為
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有則或有或無或全或虧
亦何以為天下之大本哉蓋渠將天下字看作功用故其謬不
可解耳

子子只誤看天下二字為此二字所牽便不難通就書理以泰之
不自知其眼孔淺心發粗也天下之大本達道總只作一箇道
字看

安子子謂不根戒懼慎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說有天
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實字耳方云若果指心體則常人皆
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
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
由工夫直證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虛甚甚非必說

工夫也。神宗亦曰：「說工夫，但自右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榜腰之理」，甚微，可存性命，則傳不可彈入四書。然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子之視與」，就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本皆知章句不特不知榜腰，良知之學原本皆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

既戒慎而後可名曰中和，則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

致字上「天」而兩節已說得精盡，其直捷位育二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即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

致中和節

呂子語卷二十八

五

正編

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然而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致字若說得自然，連上節都錯，但說下手一節工夫，急便到得位，有若不是君子，豈容易至此？但「格致」君子現成身上，又不是緊接上節吃緊為人語，意蓋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處纔叫得致，纔有位有效驗。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即粗疎矣。」

致字是就戒懼慎獨積累純熟到極處方有此效驗。

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中和之極，而吾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效驗，但要到位，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

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安得不以位育一句仍納人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存在，以位育為盡頭實證耳。

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超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地本原也。時文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物，存皆墮魔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置此，又係時位為之，故朱子曰：「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此節大意，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平成威若為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賊。」

呂子語卷二十八

六

正編

正聖賢接引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嚮。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此是正義了。了了也。時文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為粗要，將位育倒輸入內來，不近求精得粗，只為忘却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八字耳。

位育是實地效驗，偏要說入性中，真說得三界唯心，總不是中庸境界。

實見得天命原頭，天地萬物總作一個看，無非本分內東西，位育二字，只在日用證明，不是參虛頭弄大話，始得。

位育是實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空虛去。只有末世風，幾如陳美洽天厲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緯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

物未嘗不位。卽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有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萬世之公

天地位。何信不及。只有萬物。有還好講。入功於。是只在這上面說。於是只說氣。只說萬物。有便是天地。位。有萬物。只說幾箇蟲。蟻。位。天地。只說幾箇節令。秀才淺陋。至此。只坐。以理。學。書。寫。延。腐。不。去。理。會。故。耳。

照定註中心氣二字。論發位。有方。有。个。著。落。位。天地。自。萬。物。與。天。地位。萬。物。有。分。別。焉。字。義。解。入。微。方。是。了。了。百。當。

兩。端。字。樣。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有。亦。不。是。他。自。然。位。有。只。看。日。星。炎。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

呂子語參三十八

數。又。何。必。修。有。補。救。乎。

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故位有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俱。獨。在。動。幾。猶。敦。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大。此。一。貫。之。理。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百節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君子之中庸也節

道統之亂也。吾未懼于小人。而先懼其由君子。君子之中庸也。何其止。與小人對。勸。止。出。君子。便是。入。小人。更。無。中。間。一。種。安。字。等。題。止。如。此。題。止。如。此。而。文。能。詞。之。則。是。先。民。第。一。種。文。字。吾。所。不。慙。者。正。恐。題。未。必。如。此。耳。問。如。何。見。不。

如此曰。小人之中庸。勿明註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看此文。意。要。將。小。人。說。高。一。步。不。欲。增。反。字。便。是。不。如。此。處。曰。此。是。看。對。面。不。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君子之德性學就是

看註中君子曰。德。小。人。曰。心。則。德。字。自。推。實。學。識。矣。

君子以德言。後來學者都在此住了。須知這上面正難。

湯。雅。林。君。子。時。中。分。兩。片。不。得。然。又。不。得。合。講。白。文。明。下。而。字。一。轉。故。註。中。特。以。又。字。前。之。如。何。分。兩。片。不。得。此。正。講。明。德。性。傳。注。之。說。也。

陳子龍文以時中爲用。則先貴于立本。此章引聖言以釋中庸其意注重時中。文却創縮重君子於理無礙。實失章旨。蓋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慎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

呂子語參三十八 中庸 大 正

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也。大樽將時中看做君子應用機權。故反輕置耳。

時中二字拆不得

君子只是說个好人。時中只是說个做得恰好的事。無忌憚亦只是不中庸耳。語語射定。無忌憚。方見重而字。時文多放開說。隨時脫却戒慎恐懼已落無忌憚船去矣。

君子不頓斷而字一折不分明。而字不出。時中即不從戒慎恐懼得來。不從戒慎恐懼說時中。即與下無忌憚無關會矣。

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來不本心來。懼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事。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却。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來。往。無。他。也。見。一。種。樣子。只。是。惡。心。起。幾。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作。成。事。功。已。難。天。則。他。何。嘗。不。自。

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時中正對無忌憚者將戒懼意講入君子二字而下裁只道得个時字義亦解通未始強也

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注云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為變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于無忌憚者中字兼中和時中兼中庸中字根戒懼恐懼方是一滴歸海水府不瀦

時中註有意曰隨時處中是這時戒懼就君子自修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

徐為憚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慎獨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為戒懼將下無忌憚也略無忌憚當以慎獨對耳說約按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

出子評語卷三十一

中篇

元

正編

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中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懼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此解最確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懼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講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懼恐懼正解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大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也惟戒懼恐懼方能體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即所謂當存敬畏而不使難於須臾者也故君子朱子皆只說戒懼恐懼而不及慎獨蓋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九要加講戒懼恐懼兼動靜統始終而時中者無過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

戒懼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人莫不飲食也節

此知時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空理而喻神味無窮纔見指點領會之妙每見近文通篇果講道字複疊上文至末略點意趣索然試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為二非比喻體也下流有實做飲食是道者又疑人夢寐不直腹痛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中篇 三 正編 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即就日用中舉出一件以舉全身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故必須轉出道來正在居大賢主分明耳說非是

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難得只人自不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吞上過也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比喻却不是比喻兩也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叙試緩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若將道字夾和譬說或于題外另講不是對喻說相輔即是若蛇添足語脈盡失矣

飲食喻日用飲食之味乃喻道人都說過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入所以過不及之山上智愚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比喻之知說能覺然然後能知行入亦都罷

過。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即孟子所謂弗思耳矣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中庸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必本乎明。乃此章大旨。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即可悟大學知止簡。及孟子智譬則巧簡之理。

此根前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所以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度親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此行道之

呂子語錄卷三十八

三

正編

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爲法也。

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若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舜止於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界分矣。須兩邊說透。

惟大知能取諸人。亦惟取諸人而智益大。

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阿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時文竟似舜單靠此以爲知者。誤矣。

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

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都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統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知之所以尤大也。

舜好問而好察。通言。此舜字即統下四句。與末句作呼應。若枯住本句便非。

此章重行處意多。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佳。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

問察只是無遺。

呂子語錄卷三十八

中篇

三

正編

雖有文取善貴公。而不能精者。亦同歸于私而已矣。此言甚精。可見好問好察。還處便是聖心之知。

兩好字。正是舜之所以大智處。

問察以成大知。無不解道。正惟大知。故能好問好察。此一層不透。

則兩好字。無精神。亦說不著大舜身上。

好問好察。正是大知。說做疑了。問不是舜之問。說做沒緊要問。又

不是舜之好問。

四句逐節說出門之中。雖通言必察。是蟬聯兩處。若看做平對兩件。而字便不透。

通言中正有善惡在。善之中。又有兩端。在下文一步路一步。

陳子龍改持善惡以用人云云。善惡指言不指人也。若人之惡者。則凶。兇所未誅。而舜誅之。聖說說公行侯明。提記象刑惟

明當得隱微不自用而取諸人亦謂用善非用人也不體認註義都成亂道

執字極方須看得兩字極板須看得法端字極偏須看得全兩端都只是善邊非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也就是衡辨之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閒別有中也非渾化兩端以爲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密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仰始鋒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端之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調合兩端而爲中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王

用中不是參和執是執用是用若謂不必分析不但不識文字并說壞了道理自己憤憤猶可直是誤人不小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恐有未盡而求之衆人適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得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歸有光文中道散于天下惟擇之審而行之至則天下之中聖人之中也子靜伯安不肯此句故終身墮危外而不悟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陳子龍文云云此章直下半段見明道必須知然必仁能守而後見其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上半段乃比興體與中庸之明行無關係即上半子知亦不過自以爲察知禍

患耳初無以智害人而反受害之說也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鳥噪不可食而

旋忽食之者終不知鳥噪也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正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個樣子與舜大知章同例呆贊顏子便失其理得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著向善上說工夫天下子也

得善只是一之一有將一字就入玄妙者大誤一善說得太玄奧者固非一善說得太輕率者亦非服膺不徒是心上記得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是中庸則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庸 王不及者歧矣反觀玩味言外之神方恰得箇中之意

子路問強章子曰南方之強與節一望三與字平也然說抑字語氣則而強與南北之強自見側勢

又細看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又自有側勢此無他只緣意中先有一子路在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倒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極乃是君子之強處

歸有光文云云此章文以致中致和爲此節和字中立字滿紙可厭存此正之語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首章中和遇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徒先儒之說具

在千子之評甚正後有評云中和無兩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未世黨制時節義餘論故必須就本體此種議論真是強作人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淺處說而強之本體精明諄切乃見護理之妙如此即涉未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人心性爲內爲精以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才見識

時文不通使學庸自文竟重用一字不得如和與中立與中和之義何涉而近文每見扞掇不知此中立二字不可拆也

強之爲重在下半截而字不達則大意不得中立與不倚都看做一片矣

兩而字有分右側申看合併看顛倒看之理

曹氏流有二弊知人之不足禮也而故諧之其流爲玩世知性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正編

之無可制也而故遏之其流爲矯情晉人高處總不出此弊而陸沉由之至今中于士大夫之心而塗毒生民者也

中立尚有私見客氣在

子曰素隱行怪章

金鏡 彼蓋以平淡無奇之說不足聳一時之聽聞也而必出于非常可喜之論後之著書立說以筆鼓一世者其心曲被此

告子道說至宋而忽獨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龍當時幸有孟朱聞之乃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此若良知立後至今

會未有孟朱者此雖固知記讀書例已象山學旗開開錄學部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若如蜀漢之討賊其說非不正

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願天下有識有志之士共肩大擔明白此章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乎中庸句緊對密隱行怪或承遯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或懼慎微止在裏許

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焉爲已白文語勢亦甚明白胡文舉倡說側重遯世句乃

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強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遯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內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難說不得一分輕重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呂子評語卷三十八 中編

唯聖者能之仰所謂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兩句乃見能字全理詳語甚分明若只贊不悔遯世何足云唯聖能乎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

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

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

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鮮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則之爲人中

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之能字總

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

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總是說孔子不是之語過不及兩種

人與公贊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

末句疑開却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
他人轉說轉遠似于前而數章作複刺語矣

陽子許諸正編卷三十八終

仲庸

主

正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九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

通章只在道體上說結住君子便暢突

自第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前後各章則皆

言不離道之功也

首節

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

文竟有成兩片却又重隱而薄費說來反似隱而費者亦復分

開異端不知正墮入異端之旨也大約禪學以隱為宗以費為

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為宗以費為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焉曆開

高顯諸公知其放誕精微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

以力砥彼蕩而及其為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

直破其非即此文所謂兩而兼焉者蓋當時諸先生談論淵源

本如此

費隱不舉互舉同皆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亦為成兩片矣須知

即費即隱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說夫婦知道即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

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

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

可以與知也

人心中但覺聖人天地不能盡處奇不道夫婦愚不肖之能知行

處正自齊齊聖人天地夫婦愚不肖作一例看方說得費字完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極方不說壞聖人分量不是聖人不求

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闕少然在道

却自不嘆聖人知盡真是費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有則兩邊皆

同微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界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極奇

事便不明意矣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

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之有礙其

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有天地之所不能盡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地之間

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滅他不得乃道之費

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道終亡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

人之為憾於萬世也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便是道

耳

小原與大一般總是費也

以物言之小與大異以道言之小與大同

詩云鸛鳴於天節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闊令人茫茫自失此節又就

其中變動流弊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

食所謂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

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行成活潑親切禪家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用知正在精奧規模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證修總入鬼國

自古機道多在靜處觀道多在動處此節仰氣化上看此理之案

羅整溪云云此道形容心體活潑昭著兩開方與君子

之身相見得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專講陰陽化機者非是通章始終只說道之費並不在君子身上有即文

止文中有身心語然亦言此理之具於身心者無不散著於上下阻非謂君子以此用力也兩開無非道之昭著心體如何昭著於兩開此千子杜撰謬論終日譏禪而不知此說正為禪所誤耳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三

正編

套說即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釋焉乃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源在喫緊為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參不是兩重公案也

信手拈來無非此理也須道理爛熟後見此消息乃其消息耳黏魚不得離為魚不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明如此莫又作禪會邪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

全學文道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不載大故為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彼小故為不知其飛魚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

淵意精於飛魚精躍為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散為魚則為魚察也矣千子道運高舉子臣弟友遠端夫婦

中府牧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驚窮大而失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竟諸物至焉鵬斥鴳莊生皆以為道遠遊同知為魚皆察也

正希之論本此其見處與道遠遊又微有別道遠遊以放散去為察此如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工作以為察所謂

獨道理而愈失其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隔甚遠正所謂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千子不知禪反為所瞞耳

君子之道遠端乎夫婦節

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皆補密其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今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四

正編

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舉無意味於是力主貴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說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復行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大義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空復復也

只是總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領會更活潑潑地

原只指道體不粘君子體道意自在言末

章句節是觸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此便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道字緊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

察即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來節說君子工夫著誤也或謂上察字在上天下此察字在天地上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諸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邪

註止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禮道者說因非或於空論道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閒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善男子善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閒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須分作兩節乎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五

正編

此節是結上文依註發揮明了自然關切先輩於題後另歸重君子作結雖於本文不傷也只是信章句道理不及巧作狡倖耳或云申明不可離意即拈禮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吾正謂申明不可離故不可拈禮道說耳

文子字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孝父母其順之旨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爻生於微之謂也此天地閒大道理與君子入道工夫何涉君子之旨非也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意

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說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即出誠字問政章未開出明誠天道人道為下下部中辭張本方是說君子禮道不離之實上下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閒四字為飛魚躍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于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案也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六

正編

評家云聖人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為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弟說話各有大策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箇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邪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雅絕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中庸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理天序如此聖人功勞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得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閒四字亦正不茫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深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惡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非體極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言乾坤詩學關雎書戒濫洩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謹於此得

七

正編

手其餘更無難治矣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至上講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不付微得大極圖說不能特實言之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薄極精造端

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間無處不充滿正無空隙如爲飛魚躍之屬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夫婦天地只說兩頭耳其中處處有理會步步有境界俱包裹在裏

不是離小爲大只總籠看便是及其二字原根上句來

隨處皆是故曰察乎天地有飛躍自見

皆天地中間無處不充滿也非容指天地兩位也

天地亦道所繫亦道所察之一端見到此則於理氣先後分合之

理釋然矣羅整菴一生疑問今日如抽底脫

子曰道不遠人章

詩云伐柯伐柯

他處詩辭點撥得此處詩詞點撥不得若加一兩個虛字便使下故也

執柯三句是上文轉語又是下文與詩

此節書之與扣全在此詩一段有言隱微飛之妙

已不可云遠矣然以爲猶遠者由其胸中自有極不遠者在也此

猶字正與毛猶有倫猶字相似

抑其過跋其不及無過不及爲中庸中庸人之道也於第一個人字

提關分明直將此字當中庸二字而天命聖教皆貫其中乃得淵源

子曰評語卷三十九

中

八

正編

陳子龍文道本自然然而有不能自然者君子不幸而生於人之

後也評君子生於人之初亦不能自然然生於人之後亦妙合自

然何不幸之有吾觀君子創立紛紛要使其足以爲人而已

使其初未嘗有變豈非始終自然乎評生人之初即是變至今

始終亦自然此皆異端不知道而以土上爲言也○通章總爲

道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遠之非以我之

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

改而止方說著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

令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適便利而已文中以自

然爲道故於言言不甚清切

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句不出翻

入薄道也夫爲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

該庸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不悌便已邪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衡直曲以衆人望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論語章句人既自治矣而君子猶多爲治如誘以禮樂並以兵刑云云辭綴見以人治人不足將就使然實非分外事

四夫亦有治人之道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也之言者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篇

九

正編

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公共的故曰本天可知外面道理無非我衷遵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個孝底理事君不在君上求箇忠底理都只在此心此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民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議

金聲安今之學道者皆以爲貴有一物焉可藉以治人何拙也禪家這些子又不是邪但不欲以道名耳他姑著道理便怕礙人者正坐不能知道耳吾以人治人以人改人之心思力量蓋已確然其可以自理矣又於道何傷焉豈道果另一物

邪正所謂爲道而違人之言也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發明全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層間最隱講究然猶止在文法言今必欲提開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去理障而

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非非聖人之以人矣

以人治人句原可兼人已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更伯晦以爲因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改而止一字費解故云爾

忠恕違道不遠節

此忠恕是說學者事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諸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篇

十

正編

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

論有先文忠恕者求心之術也求仁求道獨不可以言求心

施諸已二句註中直云忠恕之事或從從恕字單出者非也

忠恕與道有分合忠與恕又有分合施諸已二句與忠恕又有分

合要各顧界絲毫混然後貫通渾一處完全無間施諸已二

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此中實主大第然有義理蓋脩

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之體用固忠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

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如此節節推

去其分合之故亦顯然意象矣

君子之道四節

惟夫子謙詞最難體貼若老實說未能則無夫子身分若說夫子

本無不能而姑爲謙讓之言則是不減之尤慮非夫子身分免要見聖人毫無閒然而所謂亮舜病諸者豈行不方是普言聖人

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以下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向來住上文而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級下半節若此處一滾直下則末三句竟是受脩割肉自責乃反自與父其言頌行二句前後又如何闖入君子邪

易以任文凡人不可一世之意不得不爲父而低徊此意好的則豈爲父貶此意不好豈勉爲父禁又天下無可奈何之說獨不可用於人子此說用於臣則弑君用於弟則戕兄用於交遊則賈友豈獨子不可用哉又有兄有弟而形氣分矣有兄有弟而妻子故紛矣兄弟多故原於此又分者翕之紛者樂之皆於弟乎責之兄固有道能弟則能兄矣又止問吾何以子兄也寧計兄何以與我也

中册

二

正編

程子解無相猶矣義謂只相好不要厮學正明此意施報起而情義先後明而誼薄友所以不古也此乃老莊之見施報如何不起先後正虛不明又事父事君事兄之君子朋友固其後者也事親當知人獲上在信友原無後之理又賢人傑士天之所以遺天下而吾得之以爲友云云何必如此說即一介下士誼亦如是不然尋常鄉黨間使當後施報又脫友謂我能而我不能則賈友實甚我許之而不能比之費則可若此言則友不知人其何以徇之哉陳百史當觀其聖論與後世情事夾雜成文處後世情事未嘗不可發明聖論但須以聖人之義理爲把柄耳今其胸中有

最上一義則斷絕情緣本無往來爲之宗而於世間法又不求事理但取血性率真氣激烈爲之用故其夾雜成文處皆與聖論無涉

難體貼在下半節上四段正在自責忽然接出庸德二句中開更無轉遞故拘語句者多上順勢直下說在聖人自脩身上自謂得口氣不知到末句畢竟直下不得從新費起周折仍舊增添語句則於口氣仍未嘗得也看註中以自責自脩一句畫斷上半節後繳言君子之言行如此總指下半節則未能也之下庸德之中開自有一段意思

自庸德之行至末句一氣直下只是說君子講君子而責己自勉之意在其中看末句只稱美君子而止言外神味無窮

論語

中册

三

正編

二字文法爲倒出註於頌行頌言下云君子之言行如此則上八句自然一口急遂若子二字爲倒裝文法矣麟士何得勸言爲妄論邪陽子當侯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足勉人細讀胡不語氣較合庸德以下總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其中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侯氏之云徒生支絀末句本緊指庸德以下六句體德只就行德謹言說非統贊也亦非從言行勸進心神一層也體德不專指心是指言行教句而言體德二字且從庸德句貫注下來若子一句是倒裝文法不是到此方省得是君子而歎美之也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首節

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彰為研農，夕為夫子，其素不二也。從過去未來顛倒回互看，止有一個現在之位。從周流六虛變動不居看出，君子止有一個素位之道。方說得聖人全體大用盡。不顧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劣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下字有兩義：一是有義不可妄求，一是有命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別，此纔是不字真實本領。

素富貴節

無人不白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程而人保國也。或問呂子語錄卷三十九中庸 正編
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纔是白得真實詮解。不然，然而識之是識，個甚無入不自得，是得個甚却不反為情總駁倒邪。

在上位不陵下節

此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沒沒處。外邊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怨尤盡，此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為願外者搜根問性，將怨字萌發，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首四句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說已字。從外面求人，四圍過處，有真見得外無可願處，只有正己忙耳。

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已也在也。

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為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得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而字一轉，更覺有味。

不正己之，不本，不算不求。

蓋物以求勝，必送物以成移，是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而其外隨之也。云云，從為己為人分際，針砭學人立心隱微，深細處，不啻血流通滯，情識到正己真實工夫，却只成空架，不得通入高玄一路。可知陸子靜講科舉義利之說，亦能使聞者感泣，而無解於其黑腹子之體也。故學者須步步向切實處討下落，不然終不免陶庵所云其中本無棲泊之所耳。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節

編有光文世，惟當營於外，而所以自視者，常不足，是以覲觀於非，呂子語錄卷三十九中庸 正編
分而責之，天者無厭也。看今人營營，只是自己看得輕，展全靠外邊做貨重，畢竟外邊如何貴重得我。

變動不居，無非居易。

居易不是泰然無為。

直到樂天境界，都是居易。

二氏之曠達，非君子之居侯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節。

本文只論射，不推勘君子。

孔子只論射而比之君子之義，子思只論君子而比之孔子之論射，各人倒說不得。

夫子自言射，射是主中庸引言君子射，定章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個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曉岸灘直到無聲。

無與上事更無別樣方法蓋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著實處
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闊捷之學直是天淵

反求直是聖人立命之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高遠章通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印在卑遠
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通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遠而
妄爲高遠此亦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
章印就卑之於高遠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
苦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岸只在卑遠
「用力逐步積進上去行得一步卑遠便到一步高遠卑遠不
定高遠亦不定卑遠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
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五

正編

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
序也惟其高卑遠通無定份亦無盡頭故不可實言而引夫子
說詩做個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詩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
實理非虛弄機鋒也人只有見兩頭不曉得中間實地故意字
都落影響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不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
隱章義然各在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惡人求之
問遠故指向身心上來索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
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作此題者勸云高遠印在卑遠之中但
求之卑遠而自得說詩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
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道通
高卑是說中間進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遠便得一步高遠通

邇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著力
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偶舉一事做個影子令人言外自得
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爲人處請發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遠
又何必於不遠人外懸掛架屋乎

首節

遠邇高卑只在行處說

此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移處也

苦力在兩自字求道有次第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遠逐步到高
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遠自卑遠者固非謂卑遠即高遠高
遠即卑遠者亦非也

行邇自邇登高自卑自是道中自然之理不是君子立說如此

詩曰妻子好合二節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中庸

六

正編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
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
中所謂以明行邇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若從要順父母推出
斯自便失神理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皆謂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實存
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室家之所無即有國有天下者未能
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未嘗非孝子之用心然終有自
見得論親於道意思在

附妻子好合二節文

道有漸進之序可於詩與聖言喻之矣夫詩言兄弟而溯及妻子
夫子因詩之言妻子兄弟而又及父母行無高卑遠邇之見也
子思則曰此與吾自之說相發明矣嘗謂道無對待而有對待

之象道無屑累而有屑累之形此皆從學者之漸進而生者也對持者漸進之極際漸進無盡則對待亦無盡故終身由之而不至也屑累者漸進之近功漸進不已則屑累亦不已故常境求之而即得也即得者實得焉斯不至者亦彌至焉此其故虛擬之亦可實證之全舉之亦可曲喻之如言道而有遠邇高卑而對待之象視此已行與茲必有自而屑累之形視此已然而過焉者立一高遠之境以求之卑邇之中而不可得也則廢然返矣即不及焉者守一卑邇之說以求夫高遠之忽至而不可得也則亦廢然返矣何則是猶見於對待而無見於屑累也是猶見於屑累而無見於漸進之實也無已則與觀於棠棣棠棣言兄弟也言兄弟而忽及妻子矣言妻子而又及兄弟矣則又觀於夫子之讀棠棣棠棣言兄弟兄弟已也言兄弟及妻子

妻子兄弟已也而夫子又忽及父母矣是說也可以喻道矣天下一事必有一事之理而一事之理既盡則必不止於是之用萬事必有萬事之推而萬事之推無本則亦終不得彼此之通今夫妻子合而兄弟翁焉妻子若弟邇也兄弟若高遠也兄弟翁而全家宜安焉樂焉兄弟若弟邇也全家妻若弟若高遠也由此推之當其未合與合必有所以致是者妻子兄弟未可以為弟邇也及其既合與合必有所以致是者妻子兄弟未可以為弟邇也若其高遠也若其高卑遠邇之無定位而行遠自邇發自自界之必有實功也道之有序亦皆是而已矣得其意而通之妻子兄弟父母皆道也而皆不可以上道也何也就詩人言之妻子之道也兄弟之道也不必其為父母之道也若以

為父母之道有不盡於此者矣就夫子言之妻子兄弟之道也父母之道也不必其言君子之道也若以為君子之道又有不盡於此者矣然而有順推之勢無逆施之理有不期之效無失實之功大略然也然則君子之道又豈外是哉

子曰鬼神之神為德章

此章是兼費隱言從體說例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但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處在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於一誠亦是包費隱言也

首飾

鬼神兼事物身心說方盡

鬼神之德正在這箇伸機藏上看

視之而弗見節

此節三句幾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個字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看成兩件了也

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問體空之說如何楊子常稱其無形

亦體深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間無空空即

天也大印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

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言有無諸子之體也且其有物字只作形器之屬不知事即物

也天地開變化還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此有何形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

論鬼神天下祥無於目色無於耳而以氣行者故無於耳目且其目使以氣行若鬼神亦無於人之耳目而原非無於自他者也耳目仰自體固有形者必有陷落有聲者必有消寂苟有陷落有消寂則其體不堅而有不實至若鬼神窮年窮世而必無壞滅者其有乃不更實哉陷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而無壞滅以有陷落消寂者故實以肆祀則能通其感應何於普澤則不失其禍福昭昭乎爲物司命云云此等見解不但儒者鄙之亦爲禪子所笑依他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日道依草木憑空降凡者是其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陷落消寂者又是

九 正編

何物蓋其所見之粗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精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竭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賢傳傳如何得入

又鬼神之才性好何善而察惡云云子有老友每呼人爲邪光居士或問之曰鄉下光棍也何以稱居士曰凡鄉下光棍必爲僧人焚施漁利必拉佛會放生講感應篇果報造神鬼靈顯誕妄以動村俗故云聞者皆笑傳其言不謂文人亦止得此邪光居士識見也

使天下之人二節

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暗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縱爲漢矣凡人皆具鬼神體而不宜更作鬼神念射度二念俱板其板未觀非體其意暗照下誠字謂鬼神即在人心更別無鬼神此義在上文兩節內發或末節後推論則得若此兩節實就祭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忽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謂鬼神之精靈即在人心板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不可度刻可射亦正證歎鬼神使人畏敬恍惚之妙非成人之詞也仰戒人射箭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

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即末節誠不可拆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出人心當實文是言外義不可反客作主有道之世其鬼不驚其神不傷即其隱隱體物者是也若以爲人而別有鬼神使之是衰世之鬼神也鬼神使人祭格之理不分盛衰之世皆然衰

辛

王

世多幻妄之鬼神耳盛世之祭祀豈無鬼神哉其意欲專指人心反味哲理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祭祀之鬼神鬼神之

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夫微之顯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陰陽動靜之妙全在四個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閒靈機妙用極存其恍惚事却無非實意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能說一邊不降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出誠之不可捨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大微之顯誠之不可捨九字是統言鬼神之

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
人身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府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
指出誠字其旨甚精若都煞祭祀則受訓誥之被矣章句云不
見不問隱也體物如有則亦費矣費卽顯也隱卽微也
微顯二字作兩說就便無之字矣若只作微顯無開貫套話頭又
是顯例說得非微之顯也

費而隱而字是推入微之顯之字是推出一顯一逆皆是併說其
實有便是誠

黃澤體文顯者之不可拈如此也鬼神之物也微者之所以不
可拈如此也誠之體鬼神也細看欠安微顯分誠與鬼神不
得誠體鬼神乍讀似可喜乃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也
歸有光又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爲屈伸爲

呂子評語卷三十九

三

王

往來是固有不能自止者而發揚昭著之如此信乎天地之貞
觀隨在必察而所謂物與無妄者於此得之矣又千誠字卽
鬼神之神也鬼神之德卽天地之化也依先輩作交何等直截
管安說鬼神之德卽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言性情
功夫不云德卽誠也蓋鬼神之神無非實有其實者乃誠也
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
說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從理氣合一原頭說出誠字鬼神亦包
在其中此太僕之妙於言誠也若謂其仍指天地之化則失其
理矣於此見下子於此理猶略舉在

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卽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卽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一二卽不知其
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尙有疑礙則

猶未達此關也

又南齊書今之論鬼神者非意其爲誕則駭以爲怪不知天地開
實有此消長之理則實有此消長之氣所謂實有者卽誠也

又自其氣之合散謂之鬼神自其合散之理謂之誠誠其實有
此合散者卽誠也誠之靜而鬼生焉誠之動而神生焉其有

一動一靜者誠也誠一動一靜者道也鬼神之神也其實有此
一動一靜者誠也又物得誠爲始而來而爲神又物得誠爲終而

往而稱鬼矣其能往能來者誠也誠能往能來其能只是鬼神
實有此能則誠也又疑鬼而疑神者總之有形之屬無形者

亦是也食陰陽之實理以成其聚散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是
也云云如此夫三字原統結上文正當從上面精粗大小兩

頭說個盡但須見得合一處耳於鬼神看得精者太精粗者太

粗大者太大小者太小勉強牽合誠字總屬影襲之他行誠
字先不甚確若云理之不可拈如此夫耳理非誠實有此理乃

誠也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

言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
有仁孝而繫帶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墓所謂要有

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葉龍泉謂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兩而難知故
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

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
若杳冥恍惚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然則天地

開孰非誠之爲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實心之所

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却從

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鬼神而實天下無不實者此意看得分明如此夫三字自活。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忽說到鬼

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神明不測就人心內

首爲下字卻誠字根本於此實見得個道理如此夫三字指點

語意百倍精神。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在靈

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

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

中庸卷三十九

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即誠即事物中運用其

實有則誠也須見得分明。

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高遠來蓋高遠莫高遠於鬼

神鬼神亦實理所爲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

之於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

氏爲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

也看透信鬼神模出誠字之旨離鬼神說結鬼神說

都得如此夫三字指天畫地說來其聲未寂。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

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夫子只就舜孝而論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了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放引夫子此言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品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念言惡然畢竟是聖之流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即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即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于中庸之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本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允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言矣

章意只就說孝大孝必得天所謂推庸行之極以見道之費也大德即是孝非所以爲孝者後人推重德字反看小了大孝失中庸引證之言矣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雖舜做可模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誦純是一孝做成底親處古四岳薦舜升開階位只是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示

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到與章意不合矣如必欲奇經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卽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柯獨指一舜職知此則首節德爲聖人句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側重非平列亦非也

論章意只做一樣子耳大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大節卽此言理之必然此則太張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蓋讀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呼此余何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思孔孟之道不著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首節

聖人未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只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行天下此爲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足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卽此一意推詳反證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足解以此孝其親故舉大孝則與下文

自爲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望其然乎此誤以始

于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者固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

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德爲聖人尊當饗

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

不知德爲五句卽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

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文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

與後德字異卽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

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尊身語與此德字分

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

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粹却出此庸行達到

孟子評語卷四十

極至以此爲聖人以此爲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

爲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爲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卽下節

必得其名也看堯典有舜在下一段廷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

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卽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

惟德動天也止述蒼稷允若以爲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

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

爲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

極至之意相反矣

舜之德爲聖人止一孝成之看典謨所稱自見

唯舜之德爲聖人純自一孝做來故中庸獨舉之

只是以孝爲聖人不是以聖人爲孝

五者俱是孝所極不是以五者爲孝

徐閻公德爲聖人是全句舜爲天子非全句德爲聖人五句一

例安得有全句有非全句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卽下文大德

字也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

者固非卽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德爲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

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更受命對看爲上爲綱者也

首節德字又一例更尊當饗並列爲實爲口者也直當平舉

不當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爲孝也或謂孝爲聖德

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

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今德皆專指

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

孟子評語卷四十

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堯舜之德之所宗者堯也則謂已之祖宗何祖宗原不啻

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堯既得舜之

天下亦必遂奉舜之先而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

人祖宗而又真他人以爲之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証豈復成聖

人乎堯和尙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命文祖

無奉堯之先之事舜受堯禪其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禹

受舜禪于孫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此義不甚顯然不失大

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哉○擇保之福

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

無此事也如大土言舜切切爲擇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國之不

但証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大出其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

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
養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禋禪禹陰曲以圖之矣自符講權
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哲理惡處妄論每有此害曰
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二代以上禪授其受
終祖宗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
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同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
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
唐虞廟制義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節

大德者大孝也非根德爲聖人句泛說德也脫了孝字講便與全
章大意不相關矣

此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卽指德爲聖人得詩固是年
呂二詳語卷四十

中庸

五

正經

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卽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
皆歸本於此一句泛論不得

此節大德指大孝末句乃推廣庸行之也

故天之生物節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裁頗不可對德字裁乃對德也

詩曰嘉樂君子節

此是引周詩不是證周事詩本指周中庸引詩却不指周時文未
免說做中庸亦引來指周矣

孟子引詩一段宛然有尊周德頌文武原周所以受命之意

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
以見道之貫庸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闢通然各自話

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鍼線則文王之詩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
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
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通章只在舜論不必增出周來

到此原是說舜與周無涉

此節合帝上之名而君子是稱何其大雅深長也此說固

甚帝王尊嚴養以後事詩中多稱君子豈獨嘉美也

一人一事一人之局天必無此隆施也論宜民人正是德

之應德立是一人事自了原不是德此等議論亦自佛學中來

文若非嘉樂顯顯卽人卽天而曰以獨知之地潛與命通吾未

見必得之明微也如此說直疑殺孔孟矣引詩只取德命以

呂二詳語卷四十

中庸

六

王

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見達天則無特
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漏不足憑矣

引詩總只取得天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上大德必得嘉樂說此大德必受寵統說固也然理是推開意是

總結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

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

得其正卽後之孔孟不受命漢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

理須講得通達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推說世無大德之人卽天命無所屬之矣世無受命之人卽
權謀有所奸之矣卽孟子天下無道小窮役強大亦天也之

說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急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歸德命相與之際消自甚微中庸說由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

大德不是爲受命只大德必受命
命卽在德內

命原是聖人自己分內事，得失由人耳。

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所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附嘉樂君子二節文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哉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哉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哉

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讀嘉樂之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

矣子思引以終此行之至以言德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培養如是其不爽也而竊有慮焉以天

神聖人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此大德也則以爲物之親者也
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爲天之培之者也斯二者天與

人各據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乎燕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兩相需夫是以兩相適也。而又不然。天無爲者也。以

人之有爲而天之爲者焉亦人爲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爲有爲而

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爲自善而自見者何也命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而同之罔盡古今之人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

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

此令德而顯顯然其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一也民在下者也言君子有此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

天言令德之君子爲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然曰保佑命之曰天申之。言天既寵貴君子又必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

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既寵貴爲天下主而又維持之啓作之反覆眷顧焉如此何其盛也令德故也令德庸德也庸德

大德也。德人所卜也。命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得其主而

與天爭其所養人必不子人既克自得其所主而欲天惜其所
養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不必大德而受命者繼

統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以興小德不足以亡一時自以爲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

德有淺深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及而名壽

有所不能干亦有大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是也此其

命尊天地受之以移其氣數故無德可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賤一時皆以爲神天之難而不知天地之德有甚尊則氣數之

命有甚薄故其身既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也而所以必之者德也德莫庸於孝而推之可極於天鳴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此章言大武周公能藏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白平分未嘗以文王

爲上而下一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句
強拈無憂二字作異耳

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

以證中庸者子思也荆川文時中無忌憚等語終病之妄得夫子言將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字分別武周乎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爲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言時不爲中庸分章照應然則舜之大智同之爲人子路之間強皆夫子偶然各論耳又何曾有貼合智仁勇道理父母其順夫子自言時又何竹爲道之遠趣高卑乎固哉父子之論文也

首飾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就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概

文王非公子封君紫而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

孟子評語卷四下

中庸

九

正編

治者其舜也與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而分別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

作述俱在德業相繼處不以取天下爲說

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節

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幾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

纘緒專指窮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康王近來德功而言卽窮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關謀神也

武王近來德功而言

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總是整舊眼中看得窮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間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皮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父名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

顯名我所固有特不因是失耳

不失中自有學問本領

孟子評語卷四下

中庸

十

王編

不失兩字最難寫輕率不得又幹旋不得世人不曉此義便有輕于非聖者原其禍本是自子臆論來蘇氏文章害人心術豈淺評耶

武王末受命節

章世純文武王既沒道在周公公引入臣之分亦可委適時柄云

云人臣也委不得使周公是異姓亦然也仁孝之事先王所自有文武各無闕欠周公自有成之之事可以創置創

置之可以更改更設之期於有以見異以明新創之深隱理當然耳豈謂新創必須見異哉此等論頭卽害道事有所禁

之而後重幣之文武則無事已之嫌周公制作原不曾將文武名下不曾避嫌此論亦害道功有所歸之之爲安歸之文

武則有不忘之思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

武則有不忘之思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

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聖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功弘矣被之以德聖人所以高其道

此是孔子微論周公之事語成文武之德固不是周公立說自解

人心迹聖人如青天白日月不著一分陰氣

父章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深觀禮意臣子無爵

君父之文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以稱天以諡之則遠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歸于以天道行事此實理非權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二

正統

借之法太王王季於追當王故可稱天以尊之耳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固文之祖與禰也此說稍曲追王之者子孫也而其宜王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獨以情而議而又求功與德而議則其義亦必如是而後盡耳後世議論只講情耳周公直以功德當祭非又兼之謂也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問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來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文中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理甚高潤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但其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王文王之祖考此却是曲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拘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文王之志本王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

上承太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文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廿一

正統

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此處正下章發源但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繼繼制作其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首節

章大力指達爲變通誰非變通者究竟達亦大之義耳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相後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淨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相達事也越說得相達達孝理體愈高大力知變通之非而仍以大群之其不賅通謂之義亦猶大人耳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有下節註繼述明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下所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

夫孝者節

夫孝者二字不粘在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正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時文之祖也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我衣繼繼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爲訓也人多貪發上章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上篇

三

上篇

大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詞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續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爲續非先王設人天子孫必成其志是豈不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于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批戎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此章須明此義

春秋始其祖廟二節

事志只就禮制上說合大理想當人心便是善繼述也所以達也

不是以春秋二節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耳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禘祭及四時之禘大禘陳祫主時給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給祭亦無大誤但宗廟節專主大禘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廟一時則時祭時安得奉昭穆穆成在耶

宗廟之禮節

看此節禮制字孫臣庶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自非給禘安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于太廟則非春秋各廟時祭之禮所同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爲一串也

太廟坐位與屋制不明而以後世擬議則北牖南向南牖北向等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篇

四

正篇

語皆可疑矣

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止重武周制禮用意周夾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道之費處到末句明乎郊社數句漸推開闢還作結此節勿即夾人封建黜陟邦國則延治天下之義

踐其位節

此節根據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爲王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榮望後稱文王曰泰誓時猶有獻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

秦晉時晉繼述也常稱文王武成時晉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懷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受之孝乎故不可以時說害正理也

禮記卷六云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但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曰國治繼志述事不必坐落文王之事也夫上者孝字只好用在文王故其說如此不信指先王罔孝之至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孝字猶云勤各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郊社之禮節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

孔子語卷四十一中庸

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

只就制作精備處見武周能盡中庸之道

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計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還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文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以先王為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況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複達為推闡乎

郊社神祇之於上帝其先明禮義之于治國總在所以二字得个會通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今人看道理只是所以然處不向

黃澤庵安郊之禮有一正月行之為祈殺十一月行之為報本而總必以陽之類求天祀之禮亦有一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而總必以陰之類求地祀明此便知併后土不得交天地焉先陰後者也即有先後必無合併交後世天地合祭漢始上祭唐始下墾故蘇軾主合祭而劉安世力諫其說然事無貴繁人主之出益不得不疏故合祭非得已也論大禮只合在道理是非斷定豈可遷就同功利去註申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禹降後堯舜欲速刪註授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

蓋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為高雖見亦必反

呂子齊語卷四十一中庸

之於是曲說橫行矣爾菴亦未能免俗而又濟之以典贍尤足以聲世然非陶菴之幸也

不言后土省文也註申明白說破而作者必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撇開后土直是不會讀註

五峯以為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為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為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

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雷用牲于郊社于新也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據者

陳際泰大報天而配以祖而五帝六宗皆天神之分合而主之者也故以圓丘饗之天神非上帝也乃四時五氣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之屬大慶成而配以祖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為

會至於社則地之尤卑者也。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昔稱告皇天后土，祀亦即是祭地。但諸侯祭姓亦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祭於方澤，致地示物，貶也。而社不與焉。此是祀后土大祭，而天子自有社祭，亦所以祀后土。非兩示也。祭有大小，五歲而禘，所以木始出也。故王公與諸侯始祀，配祖而祭，親與別，所以因之者也。社大禘只配始祖，無諸意，諸論只可訓哈禘，非交極尊尊而配以祖而已。祧未祧皆始祖以下而昭穆之者也。故以哈祭祭之。若時禘以哈為尊，則皆亦有祧。若大禘則又木嘗哈也。交極親視而今以食人土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為尊，至于嘗則祀之尤卑者也。嘗亦不卑。惟嘗祭無樂，則嘗專為飲食而已矣。非為假見也。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特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文明禮義者明。

有哈諸侯只有哈而無禘，一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率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哈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哈及其高祖，言大夫無哈有功德而省賜之，乃得哈及高祖。然云于哈者，謂非禮之常也。凡會必兼卑卑不得併尊，故天子有禘復自哈大哈則合毀廟，祭廟之主食於人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卑上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哈，皆合毀廟，祭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畢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祭眾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或謂禘為太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為貴。禘取尊遠，哈取合親，豈以廟主之眾寡為大小乎。如閭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亦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為大耶。或曰按詩序：長發為商大禘，雖為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土，武王中葉，雖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子因辨之矣。長發既為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雖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毋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据此為大禘，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送矣。故朱子以長發為

開出下文

仁者人也節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此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註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五

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不列也

黃龍維文仁不可不詳其用且不可不詳其輔之用節尊賢亦

不是義之用此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

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

合來祇是一個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輔濟爲用

也

陳陽泰文人主之量與仁義並大要當依其先後緩急之序而後

用不窮也此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

呂子詳語卷四十

中庸

主

正緒

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知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

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

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

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惟親親處用力方到得博愛此中已隱然有等殺在

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如也人只講得如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

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卽是理字其本則

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

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

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

直放道程朱性卽理之非其蔽皆總不外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

此節從修道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

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個仁字故曰此節

節石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

禮智其中行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

皆仁也明此則計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側着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

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

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顯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

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

呂子詳語卷四十

中庸

主

正緒

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側

看也

或謂荆川文卑扼脩身與層遞語法不合不知此節層遞語法不

同倒縮至脩身正是得語法處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通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

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

修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大行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仁字

故曰此節看也兩知字卽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

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脩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

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禮之義多在下文此只總結倚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建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程脩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級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篤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篤定處此特之盡矣

錢之義爰曰人而言之幾以爲有厚薄惟我高下惟我之心而亦知竹天爲之云云此儒釋本天木心之分也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梢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陳陸泰文人主之孝與衆人之孝不同云云欲盡親親之仁必

孟子評語卷四十

正論

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看則明通闊潤若生熟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闊至事機又只在人君身上說愈窄隘矣不迫即匹夫事親亦不可不知人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一因知天兼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急遽不得不如此也

將四句一滾急通看去一滾倒轉看去則思知人句不消幹補疏闕而其理自圓也只在註中兩箇又字看得精細

天下之達道五節

陳陸泰交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衆建而爲君天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衆建而爲臣所見者大可知君臣從天來非詐力之可強制也

章世純文父子之相與天地托焉以衍古今者也夫婦之相與天

地托焉以寄生化者也昆弟之相差天地托焉以廣勞生者也昆弟也只在衍生蕃育爲道則三倫只該併入夫婦一倫耳且止父子夫婦昆弟生而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何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開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親有昆弟便有兄弟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服漆縵索天下者耶其矣其節倍也

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若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衍論即寄莊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

中庸

孟子評語卷四十

正論

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皆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人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憐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僧俗禮拜下叢林分職辦務既盡實謂清現極處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福衆者朋友所以生育爾爾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爲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虧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直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益其說本於陽明而嫌于說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廢物曰德濟惡

曰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或生而知之節。

八箇之字只是一箇之字之者何道也道字提清一也根源自見

時文混混沌沌不知知行簡甚麼。

六或字兩一也總爲下兩等人說法另提出生安則此意分外分明。

放置生安緊要學利並輕置學利緊要兩處一步輓路一步方真

章末愚明未強結處關通聖人望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不

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

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

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卽時文不肯學做

好時文亦是愚柔之至。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論

正編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

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

也。

及其成功四字有多少艱苦在莫略過。

開口便說煞一也兩字翻使展身無地不道成功兩字談何容易

及其兩字正是功候到十分滿足時耳。

好學近乎知節。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

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放曰近知近仁近勇。

賢未及乎達德近之所由名也學行恥與知仁勇相關近之所以

然也好與力與知深一步則知仁勇亦親一步近之效次第

也。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生安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

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知用力猛厲

陳際義文仁者便於人不便於己之事也故人主自無行之而不

能而以天下之故勉其力已誠有所累焉耳云云

音錯只作得愚術說又講到使人不便己利己並利物則純是

人欲計較之私連愚術都是假貨正與仁字違背此不但不懂

孔子之所謂仁并不悟過之博愛之謂仁也力行言言凡有所知

必使實見之事而得之于心非行仁之謂也況其所謂行仁又

只講得行仁于天下與自己身心毫不相關與上文三達德下

文知斯則知所以脩身全無理會卽其所謂行仁于天下亦概

是世間那件勸善書所云做慈悲利濟好事耳非聖王之仁政

也未有聖王之仁政而便於人不便於己天下利而已有累者

也又其講力字人以爲得激厲哀公柔備意不知說做了近勇

非近仁矣。

上三知爲實三行爲仁此三近爲勇之次勇卽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節。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

知之知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節。

大匠作室就使畫圖而梁棟椳櫨樞樞居樞無不備具顧其間先

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倣而爲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

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間也自有宇宙以來

合下便須如此非可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

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臣時教弊僅與文中太平十策等

親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敘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日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焉知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於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云云至天下良之下又有公曰子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至固執之者而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詳問答語氣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爲註腳哉

修身則道立節

原是修身以道而身脩則道立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至

正編

金聲文天下之有道無道觀一人作君作師之身耳上失而求之下雖忠臣孝子不能起其敝也朝失而求之野雖端士大儒不能振其衰也程朱其奈之何人言宋亡於道學不知宋亡於不用道學耳

陳隱泰安三代之際略于言性而許于言道一切超羣之學隱而私之而一效其事于修身明乎私者之無與于物耳修身外別有箇性命之學要隱私又無與于物可知其胸中畢竟以禪爲高妙在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賢不混大臣尊不混敬不惑是從尊賢得來不泛從賢士大夫說卽尊處見不惑之心方極精切

又陳文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絕其萌芽此大計也雖致小怨焉而有所不恤漢時議論豈可入三代三代封建非一姓之私也蓋三代與後世不獨規制景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淵之絕不可雜和

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陳子龍安事之將定大臣之事也事之已定人主之事也經已定後亦賴大臣不少如曹參守法豈非大臣事哉

服善文抑于其臣以處之志肆而事不及察也肆與忽相因君雖有小明盡於忽矣備於其臣以資之權輕而事不能斷也外輕者中猶臣雖有遠智諫於術矣而眩有二端其在君者人共知之其在大臣者則獨此文及之耳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至

正編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蓋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懷之與異自是效之自然若謂爲畏而懷便是五霸假仁不是王者之懷

楊以任安政固不舉之朝其于二三友邦也乃可專用德矣云云九經序次以內外遠近排來非謂至此纔可用懷也如所云則懷而另有作威法取抑上八經是威耶所見只坐勢字故雖根本修身舉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貊要提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謂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

王三分有一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一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特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方見凡爲天下國家不虛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幾多是小國附并看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總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天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屬裔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裏

呂二評語卷四一

中篇

正編

正編

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啓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總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來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勢能抗拒天子之政令不行于海內者皆此並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章竊臬雄也崔苻好究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遠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

餘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將思字看煞做善惡算義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澤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來帶權術之意矣豈是三代懷畏氣象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印在其中以上臨下出于仁以下奉上出于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攝服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勢力相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題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畏中體用具足之義

伯龍文文武之與由藩侯不制天下之命則我之爲天下與爲國家也何以異此宋祖由藩鎮而廢藩鎮成祖由親王而親王皆私意起見非文武之政也天下之勢在封建不獲友

呂二評語卷四十

中篇

正編

正編

邦之心則天下之視其主與視列辟也何以異此義却是天下無王則霸者得以威天下

曾王孫相天下勢之所在而急圖之而天下遂不得不合其勢以歸我乃後世不見政之強而見勢之弱遂以弱勢議先王而忘其強政是未明于懷諸侯之效也可見封建論之謂唐之藩鎮自失懷之道耳唐之亡于藩鎮何尤

齊明盛服節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遵其天命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爲天下國家而脩身其脩身已爲妄矣下而所以行之者一歸于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章世紀文致本崇源將以爲可推之恩也且夫卑此親者無尊君

焉輕其親者無重君親觀爲他人而親其理既例到尊君重君一發是私心連仁之根斷矣。吾恃祿位以爲仁至戚可矣才者可矣其疎者微很不類者若之何用之不窮莫如好惡則雖祿位所寓固自有所以處之矣。同好惡不是濟位祿之窮者。三句原是不詰如此則好惡句又分出好大矣至謂戚與才者可位祿位之而疎屬不才必須同好惡更不通疏屬位祿不過發降親親之位祿原不才不親之至感而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此得。

同其好惡原從天理起不從人意起

尊其位三句單講一情字便極其學也只得私意纔看得私意越真學道理氣象越小樣句句從天說下一本推行直到民物得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理王者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

呂子薛諸卷四十一

三

正編

荷忌殘忍至割奪禁錮誅夷爲王者罪人卽黃屋左纓之隆而長枕大被之愛卷至纒索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卽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須將一篇西銘道理熟爛便見得都是天德王道正事。

君臣大義本乎天則敬體皆自然之理不可以人主私意輕重也大臣之功在不貶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官盛任使原不是增設冗員。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僚舊則內無管口州郡不自辟僚僚則外無管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改令閣部無權

政結官寺天下非卿用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錯錯理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

事不掣肘程子所謂雖作永安尉可也。

趙衡世之所謂敬大臣者言典爲外示其德邦論道之文而內無倚重之實則上下之情疎上侮下陰陽調變之體而下懷牽制之憂則君臣之道離。三代以後不收大臣之效弊病只坐此數言。

大臣本當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主荷忌爲其專權樹黨年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何貴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

呂子薛諸卷四十一

三

正編

趙晉尚能補贖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黃汝鑑大臣不敢擅權查所以尊人主之勢小臣有所役屬者又以益大臣之才。不是益才亦無尊主勢意君相皆天所設以爲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貶調遠而荷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尊主勢及擅權僭擬等語猶是末世見識。大臣之體養則小臣得將耳目之寄以簡察官司。後世用相病多生此甚至以官官監制此相業之所以卑敝也。

忠信重祿本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含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

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或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各待天下亦只是大宋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韓伯龍交從田園而來則宜力之取亦念身家固雖人情然在田園中就不待此等處最關人志識不可苟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假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秦風役志已足爲後生民之其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哀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

呂子評詩卷四十

中庸

正編

得

一篇西銘在

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換勸字是合上下兼自與教而言止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第從臣民意中一寫便似上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

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就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此君與士民胸中皆著不得此三字

唐順之文固勤惰而上下其食類族辨物勸者不嫌於豐而惰者不嫌於儉也豐者不以爲恩而儉者不以爲怨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達德九經之風原變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修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

凡事豫則立節

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

是豫其事也豫字中藏有一字

題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其所以爲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達德九經謂達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

呂子評詩卷四十一

中庸

正編

得

書義脫離矣

上言所以行之者一此所謂豫乃豫其一也非先事機勢之謂也凡事原可活說但爲兩箇所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根據達達德九經來則豫其一之理乃明而下文明善誠身所以爲豫之道方一脈貫通

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于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之說凡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

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復箇甚

金鑑文云云中庸前定即下文擇執他只在機勢上說其所謂

前定乃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耳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纔主氣便忌著理惜爲理所動也正希見處如此

給卽言中弊病如此豈乘展說不通之意非兼行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陳子龍文我有家庭牽制之憂而欲以身許人異日且爲朋友之流矣此荆楚之義耳家庭牽制自不礙于信友看衆有禮象而師錫履上尚在未底豫之時也交親之好不一則順之端甚難云云順不是隨其所疑順者卽底像允若之謂有以論之下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孝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肖從而肖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先生大約爲其時結社走聲氣一流抒寫耳然看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人者更須先明乎義乃不爲僞妄所誤此又足補此文之一義也

又陳文主於有定則不能通方而不免於委蛇主于無僞則不能禦物而不免于術數甚矣誠身之難也亦不必言其後之不能

呂子語錄卷四十 正編

誠只是誠到底也總是錯故不可不先明善也其遇善也以純一爲誠而遇不善也以權變爲誠誠譚人作用工夫即純一自有裁宜無兩般誠也自記今人以老成爲長厚以庸懦爲養望如是而亦名爲誠身乎蓋此放人最足以誤國明乎小善而不明乎大善也人善者用殺用權皆善也雲間諸公喜談作用而惡理學故所見率如是蓋其時理學多爲人無怪其惡然豈可以此而并亂理學哉豈有大小之分用殺用權何處爲大善大博或有爲言之乎

誠者天之道也節

上二句言理下二句言人分界斬然而有人纔有此理合處自見誠者誠之者分界亦斬然而有誠之者而後見誠者合處亦見人有兩般人理只一般理故下二語可分兩樣上二語不可平分

呂子語錄卷四十 中編

正編

也況大旨註重誠之者一邊連下二語勢原不平乎

誠者天之道只是一箇圓圖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

正編

此句且虛指理未說到人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絲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上句是兩邊所共下句雖著一邊然只要完得上句之理仍是一串其所以一串者爲側重下截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正是借誠之托背出誠者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真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

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即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或說入二氏空虛別有之道去。

博學之節

五之字根善字尚有及者五者皆爲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誠字根原多拋置若

此節是學利下節是困勉界與此然人都將誠之者三字朦朧過去。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口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三

五編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

難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上四句相聯而下是一串事末一句與上四句對又是一節事。

問從學來思辨亦當從學問說下不得憑空講思字。

羅萬藻文辨所以辨吾思云耳。辨所思之理非辨思也。行又所以行吾辨云耳。行所辨之理不可云行辨。且行則統上四句亦不單帖定辨。天下之理苟有不微于心者簡之可也。亦簡不得。但是學問中裏事耳。天下之理苟有不安于己者。

闕之可也。不安則還當慎思。不切要而可疑者闕之耳。慎思所以去偽求無私之道也。無私去偽不切思辨之義蓋思辨是惟精內事。

學問思辨行雖人而其真至之神動于不容已者即天

果如此又是聖人之思勉矣中庸明分天人講禪學事竟要合天人爲一。只此處錯了路頭一路道理都不的。

有弗學節

此節是困勉之事則一能十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入生安不得總是誠之中人此處纔分山兩種。

果能此道矣節

此道緊貼已百已下就用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龍統指誠之者便顯預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枯天道人道者皆誤。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終

中庸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一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也世絕交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既發而有其辯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邪彼蓋以誠爲內明爲外耳誤其矣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迂直各別須體貼註中虛實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爲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爲行而不必由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正編

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個其爲又是爲個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賢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會問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鋒耳知而故愚之雅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邪是或謂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遠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非弱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慎與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寬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文每作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豈惟不識性

字直不會識得盡字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却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漸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謂邪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遞不疑於漸次類人達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入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便具其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微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盡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正編

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林竈父見有利而後謀之見有患而後拯之以此謂仁謂義功利之所在而喪其懷來盛德之不終而忘其義乘以此謂道謂德其亦未觀於盡人盡物者自秦漢以後極治之世其本領不道如此朱子謂陳同甫以聖賢事業向利欲場中比較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統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覺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上言性此換化育上言能此換可以有義理在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

之開漢唐賢者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參贊都是實事不徒作領子

贊天地只在盡人物處看

贊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却在天地身上看

以形而下之器也道器本不相離無形時安有上形下處

道即有如此分開不得人必不能中立於道器之間而無所

處則偽之所積日以下而誠之所積日以上矣然則偽豈配

器哉

萬物雜揉合之而為一體化工泝溯操之而與同運

語類卷四十一

此四句只道得氣化上事雖語近

橫渠然橫渠也多言氣化不是指聖人功用橫渠說聖人處終

精贊此却止是廓落之言無當經術大約諸公見理不真實便

以廓落為極至耳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一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

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足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

分上說也

上六句有於天下四句文法急處道理無於大也

上六句有理有分參人每拈一放一多失之而提下四句本無

於大只是疊句文法人每換演口角致失之支離

附此章文

推誠明之全量而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統人物而位天

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兼盡之則已贊之則已參之矣中庸

言道者言性性天命者也夫不僅於一人命之盡人人命之者

也不僅於一人命之盡人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

物各命以一天地然而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所

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盡者何也天

命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

故不能誠即能誠也必不能明不能明故物物必不能自盡

其性而物與物猶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

人無盡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矣

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亦不能為自

誠明之誠不能為自誠明之誠故人有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

人與人與物岐人與天地岐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為求

盡性於人之人矣自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貫之偏

者不可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即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之

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穿者亦不可謂誠即求盡嗜欲

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為至誠則凡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

不可得而兼也天下之有不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

由是以其誠而知則為生知以生知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固

不格矣以其誠而行則為安行以安行行吾性之理由仁由義

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夫性一而已上而為天

下而為地聚而為人散而為物皆是性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

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

下之分未始不殊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已

以推之而有所以變其氣質之道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則人性盡矣而物其共命者也其命而各性乎至誠由人以及之而有所以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其嗜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盡性之能事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必能變之用之也人物有嗜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治之達之也而至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之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有不不至育至而化不至化育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即懸一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論官者克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豈其然哉若是者非謂其盡性

天二章論卷四

中庸

五

正編

其次致曲章

此至大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其大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夫不止說一極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蠢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陸文龍次不一其人亦不一其功曲字正各不同學利困勉

皆是

曲只是誠之一偏纔見曲即是誠本非二物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性之所有者曲也則是非曲也誠也謂曲亦是性則得不可謂性之所有者曲誠與曲混不得曲之所有者誠也之斯能之矣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來者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廣大者性之風而必端罔以自循此誠之謹忍而息於其微也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實耳蓋中庸誠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道理看也文惟人無權

呂子評語卷四

中庸

六

正編

而後聽於天之自至則凡所謂曲者本天之事也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却是人事

歸有光云云云遂句曰顧誠字歸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幾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達節上做工夫亦不是

底處一誠便了也此義時人未解有問焉君常稱其形著明內俱暗藏箇致字即此義曰此却又別致只帖曲上看到有誠則此理已貫以下都從誠字說不復粘然曲字矣若仍只有致曲後何得云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耶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誠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龍須見分曉

附首二句文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俟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於有誠又安可量且天盡人而予以性則盡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爲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正一原氣有萬變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同惟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不足乎誠之實惟無一異也故天下皆有取足乎誠之功則不得不推天理全而氣又全者謂之至則不得不分夫理全而氣偶偏者謂之次矣而抑有疑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實相近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後可而下此遂無足幾者耶不知

呂子許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七 正編

人之品量雖其懸絕而以誠觀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視之則皆爲其次而已矣何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恒庸其未得爲誠一也自恒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爲誠亦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爲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統於理而不分此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反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質實者得則虛者無不得矣故性見於誠之後氣私而理公私者盡則公者亦無不盡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之獨尊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微過乎至者亦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弊惟致曲曲之困於稟受者其體超於稟受之初而離稟受無所求體也即其所聞者而一致之致其不及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

所以爲充盈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所得本也即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爲積累也今夫人有僞妄而不能誠者矣未有充盈而不能誠者也有虛間而不能有其誠者矣未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也能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發於曲之勢亦惟誠無或離於曲之道斯曲無不共極於誠之原一曲之自有一誠也衆曲之止有一誠也彼以順行而有之此以逆取而有之彼以純同而有之此以博求而有之彼以神索而有之此以漸次而有之其所以爲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莫不生於二氣而近能者剛居多遠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克其剛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恒虛亦莫不出於五行而得本者仁智勝得全者義智勝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故

呂子許語卷四十一 中庸 八 正編

天地之性難返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極又豈有畛域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此節有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善處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機之精與修教之妙豈僅同識緯術數之學哉

顧祥妖孽無人不有單說帝王便講不去

任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是心則實理在

我故至誠如神也。善惡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而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善惡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見動只在善惡四體知其見動。却只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動。誰能得知。

若兩手字則古內原不關善惡四體。善惡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此爲見此爲動者。原至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泰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陸泰文惟動以誠故可前知不然世之雜然而動者固多矣其

九 正編

能盡信之乎。必誠而後動者可前知則至誠之可知者鮮矣。正于雜然而動處能盡信之耳。而動者之不足據也。而動即是能足據矣。浮而動者之不足憑也。而有浮即可憑。曰動乎者。即指動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縱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至誠前知只是理耳。若道五經之並乎。

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然不云禍福而云善不善者。註云理之先見者也。程子謂前知人能前知然聽其言論亦無異人處只是久靜氣虛虛生明耳。與所謂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者異矣。前知須靠定理字識。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余推之人之於善莫不雜而至誠者但得一義學之於善莫不廢

而至誠者又未始有善。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機之善。禍福將至之兆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有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何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大正希宗旨如此兩著處著無非道箇耳。凡入神學則一切文字語句無一定名義皆可假借爲言。雖破句別字不礙了情。皆備不然字字有下落彼此不相混其極頭合一處更自分明。

幾在事先理又作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定地頭却是神妙不測之處處。

唐順之文有一善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云云。竊謂幾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動於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頑祥妖孽者通

臣子詳語卷四十一 中庸 十 正編

四體之誠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仰由其說言之。照即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行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刑用語本無病且正見其體斷之精。皆絕天下之物莫不能效幾先之用而人不能物無幾人有機也。善惡道用通幾彼彼亦不能神豈非有機機一心之靈四體之動我以機智日用之則天下得而用之矣。越機智天越用之所謂不善之動也。又物之能爲吉凶先者又豈不至神也哉。物爲吉凶先物是不知吉凶也。人而能物者則人而能神。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仰可知吉凶妖祥。

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大力却要至誠離人道而學物。真是可笑。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議。方是此章全聖人只發揮得一幾字耳。

無者不可知。有者可知。隱者不可知。見者可知。靜者不可知。動者可知。不於其寂於其感。道所以正天下之聰明。此卻子加一倍法。程子不肖爲也。知所有不俟其既有知所見。不俟其既見知所動。不俟其既動不於其著於其幾。至誠所以豫天下之觀。日月並而風雨。此理顯然。至誠只爭一先字耳。

呂子語錄卷四十一

中庸

王

正編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于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故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曰。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存。且未佈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首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足說自道。此章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

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實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未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節

此兩句只虛說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實重人。九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白字不道。竟做了誠之爲貴題目。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在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待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白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感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

呂子語錄卷四十一

中庸

王

正編

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槩說。如彼就一物上說。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有實理。而一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人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

慮之甚理義之障其游廣平暢過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偽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須看透此意

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誠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理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透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迥別附拈不得

陳子龍人之心術不同而意所自發者多堅澁所強發者易敗云云良知之說其蔽正在此耳爾儒偏而談天下彼亦曰誠故自成者如純忠純孝是也自道者忠孝而可行之於君親可達之於後世也此處用不得格板全在自家理會方不爲備

術所誤說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至誠如神神者權也論理之家皆皮毛耳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貫當然之理非謂本之自己者爲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爲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旁切焉假道學一偏分毫不可言闕幾社原此知當時一最名士無一辨道者可歎也

誠者物之終始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蓋言責重任人耳卽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任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卽在此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論語吾今而觀於物未有知其窮且盡者也云云終始正指兩頭盡處而言非循環不已之謂又不誠則其初亦無從有

物耳不誠當就人心說不當仍從物之本然說君子於此既有得於其理之不易矣而內外精粗之分不得不舉而實之以聖說成兩概其意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卽君子之誠已在其中心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今將不誠無物看人無始以來尤爲謬妄惟其終始句連君子在內故君子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陳子龍天下之不能無物者勢也而君子不敢以爲必有爲甚要無爲其怕有誠之實有工夫在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節

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時文只是仁知性也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同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已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已處指此意則作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已自有擇成物亦有挑彼知仁非此知仁也

章句純誠能兼成者有所以成之者也所以成之者誠也仁知乃因兼成而推論及者也

矣至於及物也而又資之知矣

功論且仁知並言不得分次第若云及物又資之知然則成物又是一樣何以云所以成物耶

又其近者也家庭之間是也無術而不可行者其遠者也天下

之人是也

也仁也知也本推論成已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已其誠已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且又分別出求仁知次第又將知說做權術作用然則求仁而不能求知之術則但能成已而不能成物必須兩件各求又何以謂之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誠直於理解不通

言仁知為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為無所不當其合外內是猶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非自道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字也

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不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外內三系乃與性字相應

性之德也三句三也字上兩也字更急末句較緩

中二句要直下要急受末句却急直不得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已四字

即節首誠者二字也一滾並作固非即就性德自然順下亦未夢見在

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言外補自道則可題中平

繳自成自道則顯預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明兩大段一總結文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

前兩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段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為頭不誠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已然尾此三節照應也

二人言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

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誠不測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已者無息也

道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誠不測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

不息則久節

不息則久節

凡天下治理事物名術亦必不息乃久久乃微道理未嘗二也然此却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微人多說向粗外

陳龍文古之聖人莫不有見於世方其未見意手微矣而未嘗不以爲驗也彼其說者以爲綿綿存之不動于用其誠與否孰知之也乎此等論如何動得異說異說即有微亦非誠至誠不見其微其不息之誠自在

微則悠遠節

陳龍文云當時悠遠博厚高明等俱有入心性大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刹那間事滿地野狐跳家得大士文竟實說在功效如沉澱之日一明然大士又說向後世祖述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呂子語錄卷四十一

中庸

七

正編

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蓋將悠遠亦分兩樣以精神功業支配理便不確微以下皆指功業功業行見精神不可分也

高明二字須從博厚中刻畫出來大士文只將高明作文飾看而謂至誠但起待約守不急役於此此宜博厚則高明乎且自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後驗之盛非至誠以博厚高明悠遠爲事而漸次做成也

博厚所以成物也節

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大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備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石頭也

至誠載物覆物成物然有是事自當從功化及物處講正在用處有三代後太平則指總到不得載物覆物成物甲裏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亦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其此針一錯直到伯恭同南皆認賊作主以至於今未嘗也學者祇當辨取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微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

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於

呂子語錄卷四十一

中庸

六

正編

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所以之意

博厚配地節

註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也若講似載物配地覆物配天成物無窮便是第三節義非此節矣如此者節

此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是天地工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此節與上六節分界白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

之理然只說天地一來雜便亂了真王章法

天是大地是地如何不誠惟其誠而已若其氣之通合為不誠則已哉然是誠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此是第四節對子語中誠一不誠是承上節說本節即各極其盛四字耳且不誠有不待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待博厚高明悠久入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誠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為誠不可見從此道上看見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今天大節

孟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无

正編

此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誠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昭不誠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塞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誠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即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若說天去覆萬物覆得幾何即覆得盡時量亦盡於此矣須是萬物覆焉只增得一焉字便覺天體寬大多少故曰無窮曰不測此節總為則其生物不測何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雖為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造化上去皆誤見也

凡作此節中支每將聖人治功級合至誠以為得章意而不知其

寔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絕無至誠在內一語夾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則合在耳註云由其不誠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誠不息即誠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

詩云維天之命節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朱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須得中庸引人意

天之可見處是不已又之可見處是純耳其意一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誠不誠即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甚明

純即是至誠不已即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為

孟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无

正編

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篤物不誠不誠即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即無息無疆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不已即在純內別無兩層

人將亦字看做中庸幹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不知詩之言天即是言文猶中庸之言天地即是言至誠就

詩不必更費唇舌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一

中庸

大哉聖人之道章

首節

通章先有下四節纔有前三節先有下二節纔有第一節首節先

有道幾有聖人先有聖人之道幾有大哉

大哉笑如與狀聖人之道四字拆開不得此兩蓋乾坤句也

大哉句直貫下兩節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道不是贊聖人

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

謂非道一兩處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架漏幸補時日毫無助

益於此道也道不必人而在此說似與待字語離却止與待字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義蓋

洋洋子發育萬物節

只虛虛說簡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

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

不善講峻極者先定却道之分量而後極之天恰好充塞假使天

再高一層道必有空缺不飽綻處矣喜作峻極者只定天之分

量而道必極之天高一層則道亦高一層天再高一層則道亦

再高一層天自高不去耳道之峻極固無限也如是方可謂之

大而無外

優優大哉節

楊以任文君子以為三千三百皆儀也云云儀原不粗淺程子

所以問與端只在迹上斷定既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

之儀固精矣無忌之小人其初皆以行禮為意者也無忌

小人先無天在胸坎則曰禮豈為我設耶安能以行禮為意

哉禮者道之至三千三百非禮之至也君子非徒汲汲於行

禮也不使德性問學出於二而使德與禮出於一而至道幾矣

而禮乃行矣此段議論見者以為重禮字而不知其正漸減

禮字也必將一部三禮盡數燒却而獨存無體之禮乃謂之真

禮則聖人之禮云矣此章原無重禮字義即以禮論聖人之道

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修德斯道

不行耳對德性節正說修德故禮與道為一體不可云禮即是德

而三千三百為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激於偽飾儀文之人

而因疾惡禮法之士其既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并抹殺三千

三百為非至道設有幼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

如船舵之真矣嗚呼此豈文章小失歟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陳子說文聖人之道誠大非禮何所附麗哉道亦不靠禮為附

麗禮便是道耳聖人作禮禮作而道不廢其後有作者無

小不備既盛美矣然而習之者不樂非禮不善其洋洋者不及

聖人而優優者不可見也若謂晉人胸中便在禹湯文武時

亦不樂也當世之於禮亦云習之而已卒其所云行者非其

人不能也待人行其道非行禮也天地萬物禮儀威儀

皆所以見聖人之道單貴聖人之作禮既落利見因有得道為

自然而禮局假造遂謂無聖人禮無當於道不可行書道更甚

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致廣大句與極高明句最易無別講致廣大字貼私意說講盡

精微字字貼析理說舉限方分明

陳子龍又聖人之道其可見者大焉而已即欲自言其內之所存聖人亦不能說這大字與首句大字不相涉廣大不是外精微亦不是內又天下之事無窮而君子悉引而歸之已斯博學之正矣廣大不指此此乃精微中事其意以事功名物爲廣大而以內微涉涉爲精微又似廣大處進而精微爲君子用力以求廣大者此與中庸何者也

歸子道聖人知求精微於德性而反遺天地萬物之理於吾心則虛而不可用也方知陸子靜原不曾得德性異草廬原不曾識得朱子又人知務廣大於問學而不會三千三百之禮於一原則泛而失所歸也此博學宏詞訓詁事功之無當於聖學也二段大有發明直可見江西永嘉之學都無是處

溫敦字是已精加精意故草句就已知已能說

已知已能與良知良能自別人每以德性之知能爲說故多誤括其是非也

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唐順之文云云廣大高明二句本說來一片至溫敦二句忽然

分畫有德性之知能有問學之知能畫下二句而以二字與上兩而字文法意義各樣乎其意謂已知已能不足言德性必良知良能乃合耳不知知能即德性義理節文即問學非謂知能各有兩種也

惟敦厚總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箕倨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此講來兩層意思都到以字自有安頓却無後來講學穿鑿之誤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陸氏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惟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支于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非激論也

通節前勢一例上下俱平看互看不分輕重人因此句換以字強生枝節遂有偏主半邊者宜于子直其不通矣端也

是故居上不驕節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正編

陳子龍又吾觀往古廢興之故君子亦嘗進用矣而始之未見有赫赫勛人之功既也又無以爲藏身之固而卒爲小人所困逐世其痛之然我以此君子不明于機不察於勢也亦足矣然德凝道無不驕不倍之本領耳豈論機哉此四句言倚挺之君子無往而不入於道是與足容從不驕倍來不驕倍從尊道五句來非謂當識有道無道之機勢而巧於作用也巧於作用即驕倍之小人非君子也且此重足與足容不重有道無道即有道無道亦不專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大樽有感於崇順年門戶之關耳

陳際泰又當貴功名之樂豈必身自享之用其言與用其身無以異也辭發足字高出意表然又須知即不用其言然其理自足與於有道也足以典貴其理也如世間秀才得爲吉利歡笑

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淺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
段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

武之德位來今天下三字不是今盛語謂今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爲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兼愚賤用專言爲是

看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今天下事書行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卽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蓋從周初德位說下今天下三字鄭重方正方見聖人爲下不倍之義不止爲身位而言不違一聲音有不協而又何有於月吉之類一王之詔也論是垂初文定謂大事皆起於細微可知文字不是些小事六書之學爲之未有不穿鑿傳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

呂子語卷四十二

正編

王天下有三重焉

做得有字據方是說爲上不驕者重括王天下與重字仍只是爲下不倍中義耳須知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此節是極贊君子之道指其現成之理如是不是說工夫亦不是考功效

註中明云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而將文每只虛空說道字

遂使其言益渺而無據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是所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驕根原却在本身內考建固不是若工夫然須有建事考有考義建有建義如何則糾衷做比方贊過

世絕文君子之道甚大所以自計其失得者亦大不以失之其身失之其民斯爲失也巧言害道失之身失之民根本差矣豈得以三王天地解哉援世所寓不及之倫而始受其屈此可謂之屈哉但言古不及三王上不及天地卽謂其美可也如此則一味大言便是君子之考建乎秦政新莽亦與三王天地妄擬亦將贊美其善乎其言甚辯儘能形容恢張第考不謬進不悖止見君子不驕之實如文中語無論本領如何只此箇

呂子語卷四十二

正編

氣象却正與不驕相刺戾耳劉思敬文陰陽消長化工變化工之窮皆慎防其悖耳天地運

氣有勝必自復而人不能亦此理也

益廣文我自疑而天下之不能信我也亦自恍惚矣我自惑而天下之不獲相見也亦如後人耳不必說到此若不能知天知人便天下信我見我總不相干君子以爲援世必無等吾是者或其人非聖誠不能無乖異非是而君子早作之師已此段發揮得靈陸王之學必非孔孟之徒後世爲所惑者皆不能知天人之理耳然正希意却正王其說自無疑惑豈誠有可以疑惑之者故必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無疑惑固只在本身內然如此說來亦不必贊侯矣不亦駁乎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

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微民之理矣。若追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微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却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刺語矣。只爲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事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懼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走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雖各理滿翻不能盡蓋也。

孟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王楊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節
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夸誕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
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誦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囿於習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從邪只是於自家道理上原鶻突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斷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虛氣下稍定一折而入於邪矣。
不索是理雖補綴成文總亂道耳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

迹也須做箇題目人思議知字便不難下也。
光武亦符其宗天書總緣不明理天者理而已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靜

不得但作頌美昌黎體須知此正是算過之是所以動行言而世爲道法則其根柢在上文空語語合是故語服乃佳。

兩而字粘緊行言直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放慎凡有行有言仰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地熟木易語此也。
俞嘉言又曰君師統分而大君之行言因疑不足師模於百世天君弟教學之事而特重之以紀綱之設者也。可知殿廷原是書院書院主與端與殿廷主殘暴一也。

孟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王楊

世字即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微不信何
仲尼祖述堯舜章

首節

全章舉仲尼以証天道此節言仲尼人聖之功祖述等字若不着力則非精義若說沾地依傍規摹又低過天道地位也每句中須不漏此二解。

此是推本仲尼之學之大而聖人之不待學處與其學之渾化不測處須看得四面圓相。

金聲又仲尼出而述以精核之史立萬世之師說得述字小樣祖述不指著書立說也此是孔子所以得中庸之道源流何等地位却只在功用上分疏即其功用亦復何等乃作此小小見識耶。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成節

上兩句意在無不字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爲下節張本泛講持

有節註即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

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即並有並行之

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節

陳子龍云天地之所謂道者非人意所測也語字家混其事

見于效法者我得而論之而天地之道亦因以明此是只說

天地而效法者在言外非以效法者明天地也儒家嘗好言

理免理之弊可以論大端而推之毫末必有所極理明豈有

毫末之弊何以冬之末可以成春月之行可以在日求之一

一而不素者非理所測也惟理能測之但精理者難耳術

家嘗好言數矣數之思可以論細微而窮其終始必有所失

此則有之○道指四時日月運行度合如黃道白道之道文中

多誤解此只說天地自然之理無入儒術理數等論亦無當

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

一爲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

一件

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

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

化字即川流中存出

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

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耳從小德

看出大德便得發會

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是觀而就來多

不透露意中專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

統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即

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

也

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致則亦無

從知其爲大德也

未句精義在所以爲三字而神氣在此之也三字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即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胸中是仲尼口頭是天地

立箇仲尼在前而以天地說之故仲尼只在天地裏而此字所以

字如見其指點親切否則難知說仲尼仲尼畢竟在天地外

附末句文

竟以大言天地其所以爲大者一也夫天地之所以爲大即仲尼

之所以爲大也知天地不必更言仲尼矣故中庸直指之以明

引譬之義且天下之最易相忘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前者也天

下之最難相信者大約在人耳目之外者也今有理焉即在人

耳目之前又在人耳目之外則忘之益易信之益難矣而吾以

爲無易也無難也但不忘其耳目之前者又何難信其耳目之

二儀太極之初此蓋虛而無所屬矣忽而生天而麗於天忽而生地而麗於地忽而生天地之間而麗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全則此無不在也而天地得之爲最先吾歸之於最先者而已極參伍變化之際此蓋紛而無所聚矣忽而見天而聚於天忽而見地而聚於地忽而見天地之間而聚於天地之間此無不得則此無不同也而天地出之爲長存吾統之於長存者而已雖然此以爲天地誰則謂其非天地也而吾以爲猶未知天地者也言天地者必及此言此者不必主天地言以此言天地而人喻言以此不言天地而人疑矣不言天地而人疑則其所謂喻者亦未嘗深思而明察也人各有一天地在其中見天地不見天地之大耳見其大也此則真吾意中之天地矣此以爲天地之大誰則謂其非天地之大也而吾以爲猶未知天地之大也言天地之大者必至此言此者不必專天地之大吾以此言天地之大而人悟吾以此不言天地之大而人驚矣不言天地而人驚則其所謂悟者亦未嘗周通而廣覽也人各有一天地之大在其意中見其大不見其所以爲大耳見其所以爲大也此則真吾意中天地之大矣是故天下言大者至天地焉而止吾言大亦至天地焉而止彼之言大大以道謂非大不足成其爲天地焉謂非天地不足以極其大大以道謂非大不足成其爲天地焉謂天下言天地者至其大焉而止吾言天地亦至其大焉而止彼之大大以分殊此之大大以理一也以分殊謂天地自有所以大大以理一謂天地亦止此所以爲大焉爾然則天地之不一私其大可知也便大而可私則天之內不復有地地之外不復有天而天地之各成其大已如此矣然則天地之

不分其大可知也便大而有分則大天者不足以兼地大地者不足以兼天而天地之共有其大又加此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辟知章

首節

此章言小德川流正在分處用一龍統寬狹好聽語不著

此節先論其德未言及行處然行處下文即到矣是以二字定要難用說亦是偏

首五字通章所共爲能字通章所共提出首句是矣而或只提得天下二字若以天下之任屬至聖者却不是本義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謂其德天下莫能加非謂有天下也

凡言天下至誠至聖皆言天下莫及意非有天下之謂

孟子語卷四十二

陳餘泰云云五者皆言至聖之德升簡字字平放只聰明

辟知四字統下而四德却無輕重低昂至每句中四字又如何用野輕自欲造一番開議論竟不管書理作何解總之見識粗莽全不體會道理將世間極凡很事理與聖人分上一般看待文人犯此病非小小也

邵曰德餘耳目不任而任心思餘心思不任而任天性聰明便是耳目之性辟知便是心思之性

有此耳目心思便賦此聰明辟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者也但氣偏欲蔽不能充其固有之賢以下脩以復之然其爲聰明辟知全於舉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惟天下至聖爲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察泛贊德高過物則下而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耶以此爲足

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

此言天聖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

一粹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若其下不識

此意而欲疏聰明齊知又為此章要主發見處說便講到功用上不知不覺混入知之德去只為此義看得不分明耳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齊知只作生知二字有則足臨意亦別見氣象

足臨之理在聰明齊知上見聰明齊知在天下至聖上見只開口准天下至聖五字臨字義已盡到不待臨字懷廓大體也

孟子詳盡卷四十二中臨

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闕於心性中攝取為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詭服

此便是足臨即投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榮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正是實事非虛尊也

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茫氣略自有龍蓋宇宙之樂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尤武之帝王自有真唐太宗之非常人足

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據數君尚如此況至聖乎

容統敬別即臨之事也

寬裕溫柔諸德皆聰明齊知中所有容統敬別四事亦即臨字中條目故有解句極實亦極虛

後手臨字比容統敬別不同各統敬別講入內邊細密處去臨字講向外邊廣大處廓虛去講此一段總貫下四段則是若

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各統敬別說入內邊細密處却是妄論臨與容統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博博淵泉節

首節言其生質之備此又就上足字言其克積之效人能說小德之充積發見却不能說出天道小德氣象來

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博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

博博如大節

金匱要會同盡萬國天下時人而見天子為省方因四時天子時出而見天下焉云云此等鋪陳粗淺不足發至聖見敬之蘊

而于子以為顯然道理人不能說何其陋也亦只是陳同南漢呂子詳盡卷四十二中臨

唐即三代見識有于子自作欲有謀焉文也只到得後世英雄作為可知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節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總攝一凡字中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總攝一凡字中

極言其德化所被之廣遠非謂民之有血氣順至聖治安之故尊親也況至聖功業已盡在如天如淵見敬言信行悅節矣到此處忽又補出治血氣德政來豈非尾下安頭乎

雅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首節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聖入天道之極致則已兼

二義至聖即在至誠內所謂非二物也。

錢會士朱子既云三者皆至誠之功川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

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爲經綸自經綸而人之則爲立本此說得之此二章總極言聖人

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

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義尤我安得造爲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

有體用支離其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爲能二字

下注雖非體用之用也俟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即是太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七

正稿

抑所爲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誤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劉昌言又在天下爲經者在至誠則爲道在天下爲本者在至誠則爲性在天地爲化育者在至誠則爲命配說道性命大有

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卽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雖伏矣二節卽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

一今若文中云云則反分而爲二矣究竟章道性命原是通論人物道理此三句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爲經在至誠

爲道云云尤爲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每令真主易位不可不

知

天下常道皆名經而民幾爲大

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爲甚只至誠知得必到入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與天理不二方是默契處

陽明在文云云不奈何滿肚皮淫妄悖謬之說皆顛倒李贄之

窮理也以世間繁華熱鬧場爲育而以寂滅清冷打散之爲化從此悟出本來爲知而以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爲至誠

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公案此豈孔氏宗傳之道乎然論者皆不知其說

所由來也但驚爲夢言曠論而已秀才讀聖人書潛化爲異物而不自知不知凡幾皆起於文章之務高逞妙而不講本理相

乖而自誣聖人其可歎也

肫肫其仁節
陳龍文云此就上節極言至誠之蘊是其精微道理如何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中庸

九

正稿

只拱向九天間闔去無他只是心粗見小耳

註云非特知之而已今說來止得知之義皆因先立箇仁淵天在前而以至誠轉合應他說得融澀縷成兩件耳

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肫肫淵淵浩浩在無何中看出

大經之本於仁盡人所有但至誠之肫肫能經綸之耳此章就至誠存主處言故句句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敷

揚一番不但仁字浮汎肫肫字亦無處著貼然欲於經綸上加深一層說又不得所以難也

不是經綸上又須仁也不是仁了又須肫肫只想至誠經綸合下便肫肫其仁

金聲文綱常各教字由所賴以不朽也而自後世之儒者主持之

其浮薄不情之狀亦甚無可觀。不知其何所損大約祖二氏
讓儒者之言。彼原有所倚而出耳。倚其身以正天下。稍不情
不忒焉。而其意已無餘也。倚天下以理天下。各相維相制焉。而
其情亦易盡也。至誠舍身與天下亦無處見其仁。意指自了
與總繳兩失。直是其說諸家。評其翻仁字精深亦為高。所誤
而不能辨也。至誠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疎也。一家焉耳。亦并
無有物我內外。身焉耳。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
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慈悲非至誠之仁也。看西銘
便見其非。

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微
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為天下後世人類區處箇安富。不曾有一
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

呂子語卷四十二

九

正編

取之心這便是胞胞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
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胞是一箇自私自利
惟恐失却此家富。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莖剝絕。安得更有
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
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却只去迎合人主道一點心
事。周折折折。放散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禁井田不
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讎之太
王不窮商種種謬誤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胞胞之仁正
如丕昭篡弑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却說
簡胞胞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看得真天德王道一
以貫之矣。

只就淵字上着想。不過曰靜曰深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想。出

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太極圖說皆具此向方。不墮入老莊之虛
無。今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麻痺影響。只辦得形
容擬議。嚼啗淵字。致語了事而已。

其天從知字體出。不從化育生來。

主理。今試以化育之所不至為其天之所至。則尤浩浩矣。何者
此知不與化育俱盡也。在儒者為無極而太極。然此文見處
却從華嚴識得來。莫被他瞞。論知能之咸與一人各有
一天。彼此無吝借也。而必歸於體之所全。則隱衆人之天。而其
天獨著。人人有此天。時有此天。只是當借歸於至誠可知
有多少品量在。在儒者為聖之時與各聖不同。然此却從釋氏
諸天得來。

苟不周聰明聖知節

呂子語卷四十二

十

正編

此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然至誠也
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
固迎二字。其旨只在平實處。不在高玄處。

固字註止訓實字。意所不重。俗說橫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
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半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忽結以非
其人莫知。却不是中庸自贊聖人之道。實有非言語所能窮者。

雖曰開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開此一層
境界。喚緊為人領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周子堯字。遍觀

人到盡頭處。真箇老實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
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非能知也只是反覆攪歎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糾纏殊誤

詩曰衣錦尚絅章

白來講說章台之不通矣如此章拈開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絅是爲已立心閑然是讀尚絅日章是讀衣錦皆讀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兒閑然是形容外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爲章台則爲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閑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利得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矣如云閑然之功之效自閑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閑然至閑誠天下於閑則又刪却然字爲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呂子評語卷四十二中庸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首節

爲已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就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今夜清夜自覺豈有不賴煩汗下者惡字真如棄茶重如避穢惡方是自已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善之意

此君子指現成說

閑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絅之不外飾非有閑然之道亦不是主然守寂之謂

金錄之道有所以章閑然不是所以天下莫不尊宗君干而君子惡以其身立萬物之宗閑然亦不是逃名愛性命之事

倚其在我原不令斯世斯人得以共聞其淺深離合之端人自不能聞耳若云不令君子無暇多此作用非有德業功名之想云云然則君子何想想德業功名便不是閑然耶正希之所謂閒有想便不是

淡簡溫網之義於外也不服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可見君子自已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裝網所以尚網不過言其不表極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服則是君子用力於網而得錦也倒且謬矣况淡簡溫與不服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徐爲儒已物分貼簡溫細按宋確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不曾說到入德功用亦不是君子以此三件道理爲的又何從分別人已哉簡與溫貼閑然文與呂子評語卷四十二中庸正編

理貼日章兩邊合勘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閑然重閑然者所以貼爲已意不知閑章總是爲已而日章尤是爲已之實淡簡溫是網之義於外貼閑然不服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已正當重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舊曆間講章之誤

衣錦尚絅美原在錦不在絅也惡其文義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溫網也文理錦也閑然絅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絅正所以爲錦閑然正所以爲章不可分作兩性此而字合看之理也

淡簡溫郊之絅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絅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已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而越閑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

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權術作用與掩著的亡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拜不自知有不厭文與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爲己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邊做造簡不厭道理外面又做造簡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澹麗相對淡淺在外而看如此若謂希夷玄漠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况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難和其說不得上面說立心爲己是得大頭腦知遠之近三句却又就其中聽得了下手權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

上文已知大段向裏此又下手處見箇把柄耳
呂子語錄卷四十二 中篇 正格

上四句正說閑然日章是爲己立心大段此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貫徹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

看註云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頗有來路而知字亦諱不得太精深也

此即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至之知也
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爲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人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

秘不愛文自記知遠之近三句乃相繼漸漸說到裏面去故朱子云三句一句緊一句三句也原是平說語戒忌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看其理一句緊一句耳

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做風俗風

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

此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
首章從天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倒說上去故入手處更說得分曉
詩云潛雖伏矣節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遊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主宰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

此節言慎獨之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脚凡意念初動事爲未著時人所不見而己獨見此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地字最當玩人每忽却地字

誤認知字遂將獨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懼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素也

金聲文君子一生有耳而不敢外聽也有目而不敢外視也收視返聽隨聽隨明不是君子之內省內省不疚亦達泰然而無惡矣無惡不是泰然泰然便有惡矣功力有專用之地方其不疚於內未必周旋之盡無失也如此說是硬把捉耳

內足以尊乎其外則雖有非有則天下之惡而有不能解道出外邊又德粗要之禪學趕到內來是空無放對外便是無忌避內足以勝乎其外則雖人宗人述享一世之名而亦有所不顧不動豈即無惡哉其省之深也極之潛天潛地而

呂子語錄卷四十二 中篇 正格

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截事俱獨在零星入手
說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慎獨
在其中矣入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
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慎恐懼足以括慎獨當再會也

此是中庸盡處方見下節所云

此章是全部並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詠歎此句故註
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

詩云子懷明德節

此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推深

毛猶有倫他處有字極粗此處有字極微有只與無爭耳

呂子評語卷四十二
無形無用虛無無為許多無字一絲掛搭不上大力好談虛玄

寂滅到此却一場收關何也此無非彼無也

至矣哉贊德非贊詩也

呂子評語正編附刻

親炙錄

刻評語正編將竣呂子門人寒邨先生出所記親炙錄一册見示余受讀終卷便語單詞靡不體認親切而詳記之實與評語相為表裏而其間微言大義又多有所評語所未及昔伊川稱明道語錄惟李端伯得其意斯殆庶幾矣因志擇其尤切要者八十九條約略以大學論孟中庸為大附刻正編之後而其論文數條亦予餘編末附焉惜其平日講習談論及其門者大槩視為舉業之學不加記錄遂多不傳嗚呼嗜學如寒邨者幾人哉聞姚江馬錢侯尚有錄本而余故友震澤金君元台口授數條余亦竊記而藏焉訪購真集合為語錄一編以公同好如侯諸異日云庶

呂子評語附刻

正編

自古及今聖賢講論只有一道更無二說可以發和朱子見地實高直是聖人已達一開之顏子也

朱子之學至方遜志沒而遂無傳

學者先須篤信了然後去學存顧開文士作文好背朱說何嘗不讀集註緣他不肯篤信朱子所以見異便遷焉篤信時即有與己意不合處亦必詳加思辨之功反反覆覆求明而後已既不篤信只是師心自用小有不合便已畔去更不去思辨最上一杆終無由到矣故我願學者且只守著朱子之說拳之當如神明著察即使其學果有不是處我且只依他做去看是如何久之當自然有合于我心矣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咸感也中虛然後能感人而受人之益若信之不篤則已見微矣于中安

能虛而受益乎

世間只有兩種學異學俗學而已異學者以六經為筌蹄其說猖狂恣肆顧與傳註違背俗學則又依違于文義訓詁之間自以為遵傳註而于此理毫無所見徒成一種學究氣象庸陋卑鄙已耳二說之外更無學者矣又曰今人別有一種學術却將老聃瞿聃蘇秦張儀王莽曹操和合為一自以為集大成獨闢去了孔孟程朱真可惜也

今時講學之徒開口高談性命卒迫小事便不能辦偶然為鄉里處分一件公事便紛紛終日不決或以租債來還即自算帳不清總由平日所講不務窮理而事訓詁於聖賢分上毫沒交涉若窮得理時與鄉人租租便自有箇催租的無過不及之則到邑中納稅便自有箇納稅的無過不及之則方是明體達用方

呂子評語附刻

正編

是道學
學者思不能立志今世間儘有聰明之士只是不肯堅立志向耳為學最要先分主客主客既分則雖酬酢萬變而常以文章義理為主外務不能累矣

為學須循序漸進不可欲速欲速則便生正與助長之病但將文章義理時時涵泳於心勿使間斷久則自然義精仁熟豁然有得矣若讀書且只從容讀去時日既積自然富有不可限量誇多鬬靡徒致不熟無益也

讀書時亦當養其心力勿使驟竭假若一日能讀五張則且只讀三張常使心力有餘方能精熟

一日語達曰精神薄弱且勿強讀只將聖賢書潛心玩味自會養得完好程子亦云吾受氣甚薄三十始完好至四十而浸盛只

理義充足精神自然完養也。

一日又語達曰：讀書那憂其河漢？只要源源流來，人不平其源，惟務涉獵，故不免有瑣屑之歎。若從六經一路讀來，元非浩穰，蓋後人說高天樂祖述，前其一半多是前人文字中所有，假如先讀周策，後讀史記，便已有一半是文字，便看却一半工夫，到得積久愈讀愈簡，習習皆先有六要後有準繩，覽一半已是六要中說過，便不須著實去記，凡看何書俱用此法。

學者心須細方看得書中線繩，如鐵絲從桌子上移去，一遇疏僻，驟然而入，若指石口雖徑尺之溝，只一滾過去，更不覺也。

問：講說何書最好？曰：吾最惡講說書理之不明，講說害之也。

一日池荷盛開，達侍立，先生曰：昔蘇澈古觀荷葉而悟其形之肖

呂子評語附刻

三

玉篇

以遂製模木丸，用荷葉蒸飯爲丸，取其清陽之氣，能直從水土之下上達也。其徒李東垣因廣其意，造補中益氣湯，尤爲精妙。乃知明於醫者，觸處洞然，無非此理。蓋凡物之理原自如此。一草一木，無不與造化相通，其理則皆具于我心，陽明乃以格物爲橋，外支離，渠本不曉格物之法，而妄以強詞奪理耳。如言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使民不成，去友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諸如此類，悉屬強詞。大學本意，謂有父母，即有此孝之理，故隨處感觸，雖一草一木，皆可悟到父母身上，而反之于心，原實有此理，則我心之理，即在一草一木可見。草一木之理，即是我心之孝理，所以貴于格物。豈謂要孝，只于父上云格，要忠，只于君上去格，要交友治民，只于友上、民上去格，方謂之格物。

哉如其言，則荷葉只是荷葉，如何可通到人身之胃？普格物者，只一荷葉，論胃則可通胃，論別臟腑則可通別臟腑，不論醫而論別事，則又可通別事。總之此理一耳，理豈有不通乎？

問：慎獨義，曰：註中實與不實，意要看得好，不是起初善了，中間忽然又著一點不善念頭，故謂之不實也。若審別善惡，仍是致知甲裏話矣。只爲此箇爲善去惡，念頭有時到中間，忽然不著了，或動于外，誘或阻于利害，初時甚是其切，到此便漸漸鬆去，則雖暫在這裏爲善，而此意不求，未必得精在這裏去，起而此意不務，決去此便是，不實的關頭。此箇關頭方其鬆動處，必有時刻可容，故謂之幾。然却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故，謂之獨。

今人多謂某誠却心學，不是不知聖賢原多只在心上用功，某亦未嘗滅却心學，只是才說心便，有箇天在不似釋氏之以心爲學也。

呂子評語附刻

四

玉篇

程子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二語說得最精。釋氏將心置天上，只見得我心爲大，便自無忌憚。吾儒却不敢如此，見得惟天爲大，這上面更有天在，便自當敬畏。天者理而已矣，理便有一定不易之是非，不憑理而憑心，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必至於顛倒錯謬，狂亂失心而後已。

釋氏中設佛象，旁列諸天，乃其寓意以爲象教。佛者心也，天者理也，明乎心尊而理卑也。釋氏只要打掉一箇理字，故雖有本領好的人，一墮其說，茫然無所憑據，臨事未有不鶻突莫知所措也。

二氏之學，只是全無敬畏，視天下何事不可爲。吾儒却要常存敬畏，非直是要敬畏乎天之謂其敬畏處，我心便是天體，試看天

是父又訓曰今日在此處不可只求作好文字而已須尋向上二
層去始得凡人有所得者即默然靜坐時自足動人皆張考
夫所得亦甚淺然往常與人相對不發一語人已歎服乃知感
人自有真處也

人能明於義理見得是非爲重利害爲輕自然能處困而亨矣故
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昔高且中常患貧形于憂歎余語
之曰公憂饑死耶饑死事古之人有行之者更齊是也若能進
躍夷齊則大愉快矣又奚憂第恐饑死却仍不是夷齊是則
可憂也公亦求所以爲夷齊者而可矣遂因進問曰謂明其慮
乎曰然然其所學近乎老莊不失晉人遺習耳

因說鬼神有人言無鬼先生曰公只是硬不信不濟事也若一日
略見聲響便道是有矣須是親耶見鬼仍只是無有始是眞知

孟子詳論附刻

七

正集

不然只如阮瞻操作無鬼論徒爲鬼所揶揄耳
笑而載一人顧尾習云事忙不及寫大萬字故以方字少一撇者
代之今人處事大半皆然只是都不覺耳謹所謂餅口弗掩掩
覆口者此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未可以爲仁曰此只論盡量不盡量不爭自然
與勉強也雖能制之使不行中有一毫未能淨盡後日便不可
知如醫家散風邪不曾散盡忽然後發必更甚于前須要散得
十分清楚然後徐投補劑使元氣自充自無復發之患矣故克
己克到十分淨盡然後只去天理上用功更不思其克作也
爲溫飽之高人易爲與候之高人難人要到貧賤思難至不堪處
直至刀鋸在前則鏗在後矣髮不動方是學問肯肯黃梅木
曰吾幸不至窮之故不爲苟且怎便只得廉公等處正須俟某

飢寒迫身時看某何如耳

吾輩今日須立向上一層不可只在中等界上游移立在一層

便站定不下來若只在中等界上游移移後後來氣衰一跌
下來矣人品大約有九等上一層有上中下中一層亦有上中
下須居上之下不可只爲中之上

何先生輩說人皆以爲不可接此是以不肯待人卽此心便已
非仁若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須知天下無不可教誨之人民
爲人性皆善故也

今人最患無所用其心思又多開思慮此是學者大病論語君子

有九思又曰近思曰思不出其位此是何等樣用心思奈何應

應擾擾終日只將開思慮混過有事時卽思此事若無事時此
中果能湛然寧一成愼恐懼固是上達工夫然此須是功候熟

孟子詳論附刻

八

正集

時方能初時豈能把握既難把握須將一事做簡題目入思議
勿使其心散謔無所收拾如謔所云放却爬兒緊掃帚者常常
有一事在心方才不易走作蓋心如籠籠一般不收拾在正經

思議上去則這一刻開思慮便起故當以我御心不可聽心之
自爲起滅心既收拾在此則周身血氣都聚用得熟時凡事之

來可坐而照今人應事忙迫總由平時用得不得熟也
因命遠較對刻文樣本日對樣事亦不易須細心連字對過去首

惟張侯聰能之凡書經其學校者卽便無錯落字樣餘未之或
能矣只此便是視思明

一日公集先生問在座曰早上有雷諸君聞否皆起對曰不聞先

生曰可知是不能聽思聰

昨病中親友致書慰問者難以用心太過爲規不知吾輩用心只

有不及安有太過聖賢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無有因病廢心者其用心亦不能致病用之得其正安有致疾之理

志壹動氣氣壹動志二語只懸空說不分好又推而言之聖人體信達順而四靈爲畜即是志壹動氣仰觀俯察而作八卦即是氣壹動志

有俗人來求醫使辭以疾且告以不可之故猶則語不已先生不悅輒而遂發通論志氣困人來求醫吾便因怒致疾亦是不能爲養氣動志也

問以虛受人虛明與謙虛二意俱有否曰虛明意似隔此處只重謙卑大意謂不自以爲善方能受人之善蓋主受人說即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之意虛明是至誠無私便不是虛是實矣蓋心有欲其虛者有欲其實者客氣欲虛天理欲實能

居喪用計帖古無此禮但當立治喪一人由名可耳如或未能復古則當第稱不幸不當用孤哀子何也假如繼母在而喪父者解反則傷繼母不稱哀則蔑嫡母矣此所以有礙也又曰抑末也親喪所宜自盡者正自有在復古者應不自此始

井田自是良法封建學校皆必本于此萬世不可易或謂今之田不可復井者其係儒節俗之談今齊魯宋衛之墟不耕之土不知其幾千里也從而盡之當時疆界依然也若大江以南山陵林麓之地先王所以度地居民者亦自有法當在周禮可考而知今人自不曾讀書耳何得妄言不可復作曰復然後封建可復腐儒又言封建不當復正不知廢封建後周祚日以促禍亂日以熾此又何說也試觀周衰王室雖卑諸侯雖強然當時有

錄從犬戎之亂而終不能以爲禍秦廢封建變夷至于漢魏而遂有六朝之變所之藩鎮跋扈不臣然同紇吐蕃反爲中國用宋廢藩鎮而宋之天下遂與莽秋和終始此其明效大驗也是故亂政趙巨微萬世之罪人也

從侯于禪學然曾用功來故丁儒禪分界處辨晰甚清諸公都不後生不可使觀二氏之非者吾獨不謂然邪說誣民幾于不可救止當使學者備觀彼說深窺其底裏所在其破綻方不能瞞朱子所謂惟其識得禪子靜不能欺也孟子知言亦只是知得彼說邪道之說耳深知其說然後直攻其邪無所逃匿當其辨假銀者目中之徒見真銀忽有以假銀來混不能別也惟千世開一切熾火之術一一看過纔遇假銀自然被他當場捉破矣

問禪家改頭換面之說波蕩後生惑溺賢者其害甚深且大若初時只勸人爲善亦似較近日只爲樂於利害上議便多不是纔講利害即是私心聖賢之道以公爲善以私爲惡且如行者以爲子事父母必當孝而孝其孝則出于公心若謂孝於父母則子孫亦以孝報我是不爲父母起見而仍爲我身起見也其孝即私矣惡矣逆遇他人慚然哀而與之食其與食則出于公心若以爲明中捨去暗中來是與食之時非哀其餓也望其冥報相遺也此心即私私矣惡矣故釋氏爲善只以利害爲善只以利害爲善

近世士大夫喜曰善惡報應其害不小先王教人以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不論報應故古者人人明于義理降自春秋天下雖已大亂然其將往往以匹夫之腹有善于義理猶感觸愧面

呂子評語附刻

上

正義

楊墨也聞者勿以吾言爲腐得吾說而存之後有作者庶乎知

問陽明事功何如曰陽明安得云事功當時天下全盛宸濠乳臭子全不知兵雖時無陽明其立擒必矣又且借援張永犯祖制結交內侍之禁故當時曾掛彈章謂其學本異端功由詭遇二語足以聚其生平矣且即以功論陽明之功而當封則于忠肅真有再造之功者又當何如當時也先之強奚啻百倍宸濠土木之變何其靖康高宗時李綱趙鼎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而不能有所爲者而忠肅一人不動聲色徐挈故物而還之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其視陽明之功爲何如者然且不封而徒震驚于陽明何哉

陽明林濟也白沙曹洞也故陽明又能兼白沙

嘗有舉王陽明與劉念臺並言者千應之曰此便不以其倫陽明豈可與劉先生同日而語哉劉先生講學雖本陽明是其見理不明處然中心却誠實陽明直是欺罔人焉得與于君子之列白沙甘泉與陽明同一詐僞傳至許敬莊嚴菴傳載山一公較誠實惜學術不是耳

有謂某不當闢陽明者曰學術卽有不是先賢未可輕議余應之曰楊東墨輩亦是孟子前輩人然則孟子亦輕議先賢耶又謂譏卿太過余曰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非譏彈太過耶其人曰嘗得有此余曰諸君傳習錄其人然然而退

或舉傳習錄中語云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其心之不存此一語似與聖賢無別曰公正不知此語大有病在言語無序病在理不明也凡人用心說話時豈便能皆有序乎若云言語無序亦足

呂子評語附刻

上

正義

以見其理之不明則得之矣曰亦足以見其心之不明亦無幾七政運行常以曆家右旋之說爲是儒家以爲左旋者非蓋一順一逆而後成文章亦是理當如此

問月中暗處或以爲地影何如曰若是地影則月行有東西南北之遷移地影亦當隨之而變矣何以不然大抵月陰精陰體必有虧欠其形常有門凸暗處當是其凹處光有不滿耳此說亦從無人及吾自見得當如此

據西人之論凡日月星辰之變皆有常數非可挽回然王者政令自與天道要不可不修省不然天變不足畏又豈有是理學者先須明于辭受取于然後義理可造今時拘謹無能一輩于此兢兢不苟者猶有之若恃才講作用者未有不自以爲雄才大略無所不可不屑屑于這上計較試觀古來作用之大何如

伊尹伐夏救民。真是開闢天地以來未有之事。宜其雄才大略。無所不可矣。何以必曰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耶。可知取子闢頭。然是要緊後來才略。如漢高唐太直。可以造三代而終不能者。只爲這一箇關頭。不會打透耳。

問平旦之氣與浩然之氣。二氣字同否。曰不同。浩然之氣。須是集義始有。平旦只是此一點清明之氣。如一潭水。日裏攪得渾了。到夜間定行一番澄清。浩然之氣。雖生平本有。到將亡時。此氣亦隨而下了。平旦之氣。直至將之反復方無。只緣此氣甚微。故不能生理義耳。

口與腹爲嗜欲之門。聖人所以賤之。

孟子說若其心志五句。今人窮秀才幾人。不然何不問有一人可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只爲不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呂二章語附刻

三

正統

耳譬如禪家棒喝。挺然直下。承當便應立地成佛。若承當不起。卽死於棒下矣。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今時窮秀才何啻一人。一日不然。譬如將千鈞擔子。壓在各人肩。上肩挑不起。卽被壓倒。既已壓倒。天亦不復顧惜。所謂傾者覆之也。有人極力肩舉。不肯被他壓倒。天亦必幫扶他。上肩不使墜跌也。

問八卦卦義俱好。惟坎獨無德。可象何歟。曰以陽陷陰中。故也。然陷於險而能出險。卽此是德。所以能出險者。以陰陷而能得中故耳。

赤妄問中庸首章。先生曰。學者先須識得心性二字。請問曰。心是虛靈不昧之性。性是健順五常之理。惟其虛靈不昧。是以能包

藏健順五常之理。若單說心。便差入良知家去矣。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大始問天命之謂性。此性字當指善而言。但不論偏全否。曰性兼人物而言。自當不分偏全。又曰性道俱兼物而言。如馬能行遠。牛能耕地。卽是天命之性。惟馬有行遠之性。故可乘。牛有耕地之性。故可服。馬之就乘。牛之就服。卽是率性之道。馬不能生而就乘。聖人爲之。絡其首。然後馬可乘。牛不能生而就服。聖人爲之。穿其鼻。然後牛可服。卽是脩道之效。此在物亦各有偏全。偏不能皆良。牛不能皆健。卽是其性之偏處。服牛乘馬。卽是聖人盡物性處。

赤妄又問誠無爲幾善惡。莫是慎獨之獨否。曰幾訓意則得。獨則非。

呂二章語附刻

古

正統

中和二字。兼心說。中是心與性合併處。和是心所發之情。合於天則處。不可便將性字替中字。情字替和字。

延平未修之說。亦是行爲而發。大槩因馳逐之輩。不肯靜養者言之。不是要人只于此處用功也。如程子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好學。亦是此意。不是謂靜坐便了。若陸子靜合眼端坐求悟之謂也。遂曰延平之意。莫只是戒慎恐懼工夫否。曰然。

問朱子論呂與叔喜怒哀樂未發之說。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爲中者。而執之。病意延平先生常令學者思未發時氣象。恐亦是求見所謂中者。而執之之意。曰延平所爲中者。有實理正欲人于此時體認天理。非釋氏觀心之謂。某嘗夜半起視天體。見萬竅開寂時。大氣運行不條于此。可以見人之心體矣。

延平先生力量甚大。看來似只尋常。然撥轉一篇朱子。何等力量。朱子早年已浸淫於彼說。不是延平。誰能救正得他。

錢侯曰。此理明時。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學者須要到此境界。方住。先生曰。此亦無他。其要只在改過。若能于日用間。動靜語默。隨時體察。有過即改。不怕不到此境界。

問費隱。婦之知能。何以必說到居室上。曰。不但是夫婦全章。都是說此事。正見其為陰陽化育之妙。問如此有來。當飛魚躍。正當指生生不已處說。何以大全無此說。曰。此是大全謬處。而

今且看。應始交。必高飛魚生子。必上躍引荷。一語正為此也。故註中特下化育二字。人人先得此事。卻發不壞出口。不知此却純是自己私欲做主。故然聖人看來。正是天理微妙處。全部

易經。只說陰陽男女。詩首關雎。書先釐降。為鴻。誠以此乃天理。呂子詳講。則刻

人欲分別。關頭于此。能絕乎天理。而無人欲。即是化育之妙。即是與天地合其德。故中庸此章。特指出此事。示人以求道之原。下章便說子臣弟友。譬如行遠。章復從夫婦說到父母。蓋夫婦兼統仁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其中分別出仁來。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其中分別出義來。而父子而推之。兄弟為仁之端。由君臣而推之。朋友為義之端。夫婦是太極了。臣弟友是

四象。子臣是二老。弟友是二少。問辨其大孝章曰。大全說來。都是以下五件做成。一箇大孝。惟某看來。乃是以一箇大孝。做成下五件也。若道以下五件。做成大孝。則堯何嘗不為聖人。何嘗不尊。禹契保何。以獨稱舜為大孝。自古聖人。未有不孝。惟舜之聖人。則始是一件孝。做成其他。納

賢。門雖都是。然熱不若其孝之為大。所以四岳舉舜。亦只

說他克諧。以孝。堯遂妻之。以二女。直至于受終勝位。豈非尊富。譽保皆從孝來。是其孝為何等之孝。所以說箇大孝。中庸引此。以明孝本庸德。必如舜之孝。直到如此地位。方是庸行之至。若如講說所云。則王莽曹操。皆得謂之大孝矣。

凡瞻盈。得息二者。最是害事。漢高之得天下。無他。只是善任人耳。以齊楚之地。分王韓彭。令各自取此為善任韓彭也。若將韓彭置之麾下。而後用之。則為羽所擒矣。韓彭何能為哉。任人一事。非但有因。為然。今朋友間。託人代為一事。亦須開誠以待。若得

忘中生。則鮮有不害者。第覺察不可不明耳。悅以託之。須是關誠布公。始終信任。方可放學。若度量不可不弘。心恩不可不密。師友之功。只在思辨。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發其一。即非學知。一

邊條目。却居其四。可見誠身全要在明善。明善必須師友。師友

之功。又只在講習。箴規上。可以效力。到得立誠。雖師友不能為之助矣。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今日於此講論。謂遂于程朱之理。毫無遺憾。則吾不敢知。若其塗轍之正與否。以講論之心。一出于誠。為此固吾黨所能自信者耳。

某六七歲時。精神甚弱。常有夢魘之患。至十三歲。即自知于書理上。講求十五而後。此理果然。見得後遂不作邪夢矣。

某於醫道。亦只從集註近思錄中得來。凡事到精義入神地位。只是一箇切題而已。如度曲亦然。每唱出一字。自始至終。不離某音。即是捉場。故精於醫者。必先審病因。一切變症。俱從此轉出。乃為切題。

壬戌正月。見先生于學司橋舟中。先生曰。去歲幾經鬼錄。今自分

經 8-393

得必死症不久於人世矣。修短有數。所取者。胸中少有所知。謬嘗欲得同志幾人。相與討論。尚有幾件。事可以發明。今遂無可傳授。虛負此知耳。

癸亥五月先生疾。病一日。入問疾。先生曰。夜來覺更甚。以今日却交芒種節耳。因問交節何故。病甚。曰。人在天地氣中。猶魚在水中。魚不見其爲水也。然無時不與水接。人不見其爲氣也。然無時不與氣接。人與氣有一息相接。不來便成疾矣。故值節氣將交。病每必甚。者。緣日月一交。食則天地之氣一變。天地之氣變。而人身之氣變。不及便接。天地之氣不來。所以其也。又問節氣以何爲甚。曰。霜降立春一節。前爲尤甚。是收斂之始。一是生發之始耳。

吳曰。晚侍立耕釣居庭中。先生曰。邇來靜坐。默念吾行年五十有

七

正編

五。然計來生於此世。只可二十年耳。自甲辰以後。所爲方可謂之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從前三十五年行事。愧怍不可勝悔也。又笑曰。吾行年雖短。然他日這篇行狀。却自難備。平生更歷境界。真難殫述也。

先生常自言。教人于小學工夫處。少故見學者言動。有不檢束。輒

痛懲之。以下

先生每見人閑走便。不悅。曰。此只是心思放誕耳。

先生教人大槩。以讀書窮理爲主。而輔以居敬。涵養之功。謂近來一種良知之說。錮蔽人心。不致知而務力行。則必爲其行不致知。而講主敬。則流爲虛寂。故吃緊處。必以致知爲先。嘗與高明之士言。必戒以持敬。而與誠篤之士言。却只教窮理。

先生接引後學之心。惓惓不已。四方有來學者。必喜然。迨方之士。

不輕引見。或門人而後進者。亦必令於近地且居。久而觀其志趣。專否。然後納拜。或嫌門牆太峻。先生曰。今日學者。徇名者多。務實者少。不得不如此。況這裏門風淡薄。自然來遊者少耳。先生與人講論。其人或不悟。必反覆開導。俟其明曉乃已。雖終日言而不倦也。

外間不知先生者。輒議先生迂怪。先生嘗曰。吾亦自是常人。薄達後來見。嘗見先生者。未有不歎爲和易可親。釋然于外間之謔議也。

朱聲始先生嘗曰。鹿村十三歲時。跳擲花壇。聞忽軒渠。顧余曰。今人崇尚陽明之說。祇帶朱子。吾讀集註。但見其與聖言脗合耳。今驚曰。吾子乃爾聰明。但尚須沉潛朱。便是也。晚都兒時便關陽明。今人乃謂其有爲。而然豈非說夢。

呂二評語附

六

正編

有謂先生關陽明是欲與近日姚江之說相左。而然聲始解之曰。甲與乙相爭于道。極始無間。其孰是孰非。忽土阮中出一蟻。大弄。謂甲云。汝更乙爭。是而欲殘吾輩耳。聞者。相率相撻。大笑乎。

康熙丙申冬新鐫

楚邵車雙亭編次

語餘編
晚邨呂子評

附親炙錄

免陸車痛板

金陵顧麟趾梓

呂子評語餘編略例

呂子之評文非爲評文也卽以評文論亦所獨有下古近代諸名選家不足論六朝唐宋以來論定詩文者夥矣有一足與之類類者乎有目者試取從來評語細加對勘當自得之實非予阿好也

呂子所評者時文其實古今文字之變無所不盡正惟其不止于文者無所不盡故古今文字皆不能出其範圍也讀者僅以評文求之矧怪其與時選一例看承矣

呂子論文最忌顧預放雖零星偏曲辨析研窮必無剩義正如江河之水而港支流罔不充溢學者于此逐字反覆潛玩卽可以得其原本之妙蓋此理本無微不入心心不到遂使義理有遺非細故也

呂子評語略例

餘編

呂子子先覺每論一家必各摘其精神命脈之所寄憑他用意用筆奇詭要妙而是非真偽疑似不容雜過分毫卽起歸唐諸公于今日亦應類首受判知言之能事至是而極于時下文字雖不無節取恕收要大多舉指陳以本文證合著語分寸令閱者高下了然其旨論源流派別又隨處發明彼此互見故編次但從各本摘錄善讀者自可融會得之若以詞理體格分類攙和或反失其本意之所在且亦無從查核矣此編本卽正編之餘故凡已見正編者皆不復載如僻遠章中云云皆論文精義要語然正編既詳茲舉從略學者恭觀之可也

各本序例記言附錄皆出呂子子筆雖非評語而實評語之弁冕也今子關係某集者仍就某集評語內首載之其有通論

文字及雜出他集者皆附見末卷後

文章之變自當從原評本逐一講求此編亦止節存其槩其就文細論處多不能詳錄簡棄更爲不少閱者諒之

篇嘗問之呂子門人吳邨吳云先師之有事于評選也非以爲時文也閱人心之陷溺而爲是納約自牖之方也然必其爲文也而後可與之論是非猶非文也而又奚論乎儻諸人焉五官具而後可與言五事五官未具則將不得謂人矣而何恭從明聽之足云故曰文所以藏道也白世之爲文者一以詭隨提取爲心遂不惟理法之是議而惟流俗之所趨是趨正聲既微淫哇迭起末流波蕩變怪百出始爲輕浮佻達繼以詭誕僞俗而文章之法滅亡盡矣然理義人心所同然使人人去其詭隨提取之心而從事于文章之正道則必有以

呂子評語略例

餘編

雖然辨其是非好醜之臧而自厭薄其目前之所爲者又云先師謂文以理爲主理精則文自高蓋指夫徒事子法者而言也若直謂之無法矣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乎夫文之理與法有合而助之功焉而其理尤莫先于勿助長準斯說也則余是編或亦不戾于呂子之意而卷首數篇學者尤宜三致意焉

康熙丙申仲秋晚間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陽明

車鼎豐

自刊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

卷首

纂錄文集七條

卷之一

歸震川稿內摘錄

唐荊川稿內摘錄

卷之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金正希稿內摘錄

黃陶菴稿內摘錄

卷之三

江西五家稿內摘錄

呂子評語目錄

卷之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錢吉士稿內摘錄

質仁集內摘錄

卷之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卷之六

小題觀略內摘錄

卷之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卷之八

東皐題選內摘錄

蕪書內摘錄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外附親炙錄六條

呂子評語餘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目錄

呂子評語餘編卷首

近世文字自袁川始能窺子園之藩籬而千子表章震川之力
功更不小然猶謂二公之論文亦止論文之法耳後來之說愈
精終不離文法最上一關却無道及者不知古人用許工夫成
此不慮危者將安用也服膺紛紜多不出朱子辭間二途江西
頓悟來嘉事功而愚謂更當闢眉山之權衡去此三大患必更
有實得占人處不知先生於狂言謂何也來教云大丈夫當此
時欲以筆墨見長可謂其矣此雖洵諒之言然語亦有病世衰
道微不思亂之歸於清惠只成漢晉唐宋不能復三代正在
此時之君子有此理於筆墨耳孔孟不得志亦須存其言豈以
筆墨鄙乎如徒以文法也然後謂之筆墨也可則且有不止於
鄙者如所謂頓悟也事功也權衡也其言之不精則禍中於生

呂子評語卷首

民孟子所謂生心害政立言者可不慎與然則先生今日以著
述自命正當以字內第一肩大擔子自任耳何言之過輕也
昨自山中歸獨不見足下兩會文字問之舍姪云足下先數日過
舍至期不作文而去強之不可且與舍姪言大約謂諸子皆游
藝已不欲游藝者故不為其立說甚高再則曰即為之必不能
勝諸子故不為其說又益下然高與下總不足論即作文不作
文猶小節耳獨以足下之病在心思深錮其本指與某相背經
故不得不一直告也凡某之欲諸友為文非以市世譽各爭區
區詞章之末也人之樂有師友斯明此理而已理之明不明何
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知其所明者若何未明者若何而
後得効其講習討論之力故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及輔仁既曰

呂子評語卷首

輔仁第須於仁乎取之何事於文哉蓋言者心之聲也學者心
之畫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
惟告子曰信其心不復求義理之是非分內外為二故云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直謂之以為不可而自舉其所學曰我
知古今觀孟子之語言文字何如也斯豈亦游藝所得耶且吾
所欲為文非徒也論語之所謂藝註曰禮樂之本射御書數之
法文者指其儀節言法者指其技術言若禮樂之本射御書數
之理之所以然則亦非藝之可名矣故朱子特註文法二字乃
所謂末也然且學者必須游習以博其趣是則吾道無內外精
粗之可分也益明矣况以程朱之說上求孔曾思孟之指能體
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為佳文不則相與辨駁極盡以竭有合此
亦格致之一道也奈何以藝之一字抹殺之哉足下謂諸子皆
游藝蓋譏諸子之志道據德依仁也諸子於存心力行之功
誠有所未至從此見理日明其後亦未可量前在山中觀足
下所為文愛其筆力天矯曲盤罔亦未嘗不能文也特於義理
有未然故批摘其謬誤以相告是足下工夫所少正於志據依
處有不的耳其所以不的在於文字義理不精察則志非所志
據非所據依非所依耳病在是而不思治虧欠在是而不求益
悍然以為吾自有所得焉用是是病者日益病而虧欠者日益
虧欠以至於消亡也且足下自謂於存心力行根本有實得乎
則其語熱作止之問必入皆得而驗之即以此會眾一事而言
若果不願為則當辭之於最先期而來及會而論可謂誠子晨
訂而午變言詞罔鑒不可謂信以師命而赴不致告而避不可
謂敬眾友羣集即不作文亦當終事而散愆忽逃會可謂無

呂子評語卷首

食

呂子評語卷首

如藝必勝人而後勝則古今之能游者亦寡矣不勝人即不游
 則好學者如是乎已則不能而欲訛他人務以立異求勝是不
 謙讓也辭氣性傲岸而不顧足跡及而失聲也凡此數者未
 病乎抑本病也不力行之故乎抑不求知之故也然則足下之
 存心力行與所謂志道藝德依仁者果安在而欲以之傲人勝
 人哉諸友平昔亦以足下瑰異之才果殺之賢流俗希有皆與
 某私相歎服以為道學有成必非凡近所及故嚴規過於切直
 者有之足下不為已虛受一擊不中慨思幡然變業豈何自
 待之淺隘也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故曰百世之師今既不能
 喜矣又加憤焉其志氣相去幾千萬里更何以造舜禹之域耶
 抑學文之事實出於某非諸友私集也某欲諸友材質高下者
 皆講習討論於其中以求義理之歸蓋某與天下爭學術是非
 之界正在此今足下自以本心力行為得而不欲從事於文義
 其本指正與某相反然則足下之所非不在諸友而在某之立
 說誤人矣而猶晏然自居為足下之師不亦大昧罔無恥之甚
 哉自白沙陽明以來以本心力行為說不求義理之學盈天下
 目前藉其緒餘以鼓動賢豪者不少足下既見某說之非即當
 早自決擇就其徒印証焉或有以益吾子便可朝悟而夕成也
 奈何依違腐儒之門半繫千里之足哉與五下同
 大始未得足下札讀之不覺失笑足下之強欲置辨辨而益彰
 也足下意止欲辨不赴會不議游藝耳然既云不議游藝不敢
 非我教矣又云羣聚會友不可謂非角勝悅人耳且專詞章而
 離道德仁又云雖非世俗社比然仍從事文義可不謂議之非
 之乎且吾所資於足下者為心體有病而足下曰氣質之故吾

徐

呂子評語卷首

貴足下以理義不明而足下曰機調生豈吾貴足下以本事之
 失而足下曰平日備敵辭其大而任其細飾其近而咎其遠若
 以為此曰此事此心毫無過失者則謬所謂以強者以足下
 云云自以為辨之而無過矣然而讀者以不刺刺但見足下之
 過益彰者何也此即足下輕視文義之效驗也文義不通病在
 心有蔽銅心有蔽銅病在不求明理欲明理奈何亦不求之文
 義而已矣夫文義之不通過止不善為文哉凡言語書札動止
 無一不以自達者故文義非細事也至謂意下枯迫字為請教
 實正每月所限文數未嘗不遵而獨不可以會課此更非也某
 嘗區區期足下以作文者乎王唐歸胡何足為百世師足下不
 欲作時文即已何必強為但文義不可不通而理不可不明爾
 若既可枯題打寫則應下與會課何異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禮曰相親而善謂之學古之學
 者皆以聚友論文為樂宋有閉戶私講乃為有得者也又謂會
 課即角勝起悅人耳目之心必至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此更大
 謬不然昔朱子論試士比較之非謂其有懸勝進過以利誘人
 也程子為文悅人耳目為其以詞章求媚於世者也若師友
 相聚為講習義理之文初無利誘亦非求媚即曰角勝角是非
 精粗耳即曰悅人悅師友耳又何患乎專詞章而離道德仁某
 其專詞章而離道德仁將角必不勝而師友之耳目亦必不悅
 矣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角必不勝於師之大過則將仁可不
 任乎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顧人之文雖聞譽者悅人之
 所致則將德不可飽乎會課之角勝悅人亦如是而已足下何
 厭惡之甚乎推足下欲速好勝之意一作文即欲使友朋歎服

四

徐

而莫之指摘此正角勝求悅人之隱根離日處應下拈寫而此病益深不必會諫而後有也至於變化氣質潤養性情此是適道以上事足下頭路未清見解未的方在末可共學中何言之倨也凡某之為此言者非欲足下之強順吾說而從事時文也止欲足下通文義以明理明理以去本心之蔽而已乃足下竟曉徒辯其未嘗非師誨友而初不解其非之說之之實皆坐不通文義不明吾說之所指也今亦不須復辯足下但取聖賢之書虛心玩味先通其文義而漸求其理之所歸不必作時文有所見即作古文論說亦得或作議義或作書牘亦得此豈復有角勝悅人專詞章而離道德仁之患乎若文義未通而曰吾以性命自負道德自企此又謬所謂未學處先學走者也世間或有此法而某實不知足下自信甚堅則亦求其能助足下者而

問之可耳某自揣非其人誠不敢倨閣足下時日他日足下遇其師片言了悟乃歎為此腐儒枉費許時工夫遲我早聞道則某罪豈可追哉惟足下察之

兩兄文各員奇偉又何以相益無已竊有所錄兩兄之為此文也其心有篤好為文固當爾耶抑外間風言乍更為文科之利耶篤好以為當爾則志定而氣堅必有進而無退不至於古人不止若猶未也則失科之意急而為風氣所驅也風氣有何定一律要伯論於上朝行矣升沉局幻群復變焉為文而由此則志感而氣躁庸流乍惑之不動也數鉅公汎之稍動矣數名宿引之又動矣或得或失誘之挫之則大動而不能自主矣出門抱行卷自以為達曉數十日抵郊衢問時尚又不爾回感失措則今日所為安知非他日所悔乎文由心生心正則文正心亂則

文亂世不可不辯也某之論文亦止如此未嘗期其善之必行世世之從吾言也適與時論相濶謂其功足變風氣為近日選家之勝此某之所深恥而痛恨者也但使果世學焉取以覆瓿粘壁銅其流傳信從如德氏為舉案宋門偽學禁莫不拒絕進避而有人焉獨以為不可不采此則某之論文果有功而其不止於文者亦駭駭盡出矣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生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為舉業者為之也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核也校幹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媸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靜之以水露清之以器鑑厚之以培壤時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數腐蒸出芝蘭非朽敗之能為芝蘭也養之者厚也

剪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絕其性非也為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壘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為法則一之曰套取責人已售之文句鈔而篇製為無變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為力者其見效速文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夫人之知識必有所緣而發

益熟熟乃成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曰道員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藝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授科且使榮舉為仕宦提經蓋平生得力之處雖地寒閉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連客日進寶金帛乞數言為光寵幸藏名字彼方矜然談文竟論得失義不可辭

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治作詩古文簡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卽有音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有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稍益張難高人名上權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寮開席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諸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

呂二評語卷首
累于斯乃見耳
集序
七
餘編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驟取爲事躁進驟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請其入用凡室中有尤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雞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末幾而稿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盡實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凡還筆幾麗敗紙幾稿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團風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鈔仿奪效朝塗而夕就矣舉謂某某已知法將必費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

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先頭線裝書者大約未必售售亦難難如晚星輒曰其人數鶴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由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見等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賈尚書吹雞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策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執轅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也猶之乎穿窬之有飲鍾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闕發其秘藏貨賈揭簞擔囊而趨又何難操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之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虛其玩物而窮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豈皆學聖賢

呂子評語卷首
八
餘編

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子者矣而游方之外者吸光晷練精悉以難坎爲嫌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妻妾子直敝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爾也哉今天下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恥曰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腹而已程子曰麗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傳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羣啞啞而笑矣魏收引魏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証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士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支離僂薄之流儼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

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已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若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既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鉅根株而求華實寒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其術無不應也謂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悅倚竊之徒談其空腹爲大言至汚極鄙惡重而授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家之村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窮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設一省餽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十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傍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罕謂如法者幾多故雖屢受餒飢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舉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常貴科目無常遇其人當遇難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遲解太高句字未絕用及好聞光頭模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過苟不當遇難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爲過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之

胞然後視文字也重則禮義之悅根於心而廉恥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陋劣也不可得不爲矣雖然以于一腐儒之力與億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況其謀進顯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附錄晚村語余天下義事皆存而時文獨亡余竊疑其過反復詳而歎斯言之不我欺也凡藝事細微皆生人之嗜好足以習之故精多物弘雖戲幻無益者可與至道相終古未有學天下晚踏哇呢之物而猶有不一者今天下惡時文也至矣理學家曰書道也志節家曰失足之資也經濟家曰於世無用也詩古文家曰不可以名當時傳後世也然此數家者雖甚惡之實皆不足以亡時文何者佛老陰陽醫卜書畫歌伎擊刺工賈之屬道不同無不相爲非笑然其術益精而傳益久者亦人難惡之而爲之徒者深信而篤好之也故天下惡時文時文終不亡爲時文之徒者惡之斯真亡矣抹濃油之桀梟東蠶之蠶秋胡塞蠶哀吟遠騰與音之萬學好古者何異然若有所迫脅驅使大不得已而爲之願斯須散棄以爲快者何也凡夫集註章句之所以壘周程張朱之語之所以至六經諸子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之所以以前輩作者源流家數之所以分體製法度創意造言之所以鑄古今典故記載成敗議論之所以辨是非蕩然一無所關切而別有一應危麻糊腐爛之具羣目之曰時文夫如是矣而不亡然又不止此也今之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其初未有不起家時文者也或終老不能爲或爲之而不積或精而不得其力於是乎遑巡遁逃取名品之最高者托焉試使數家者括煙仰紙吾知其於應危麻糊腐爛之外無他發明也故爲理學志

節經濟詩文不成退而爲時文之徒猶有足觀者今皆爲時文之徒不成退而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宜其蹴踏哇噓又待甚而不可返也文字藝之一時文又文字之一耳世家遺澤凝結於斯嚴師良友四方倡和資助又整備自少至壯其志氣神明精力非此無所用如是以圖一時文而尙或未成忽焉卽以此不能時文之人無祖宗之澤師友之資少壯攻苦之力轉而求聖賢豪傑所欲然不能自必之事朝爲而夕報成焉其亦難信也今天下幾於無不惡時文者然而道益害足愈失於世仍無用更不足以名今而傳後則時文之不足惡也明矣惡之甚匪獨時文二其爲理學志節經濟詩文先亡也使皆頽首抑志而讀是書理學者於此得邪正之準志節者於此析義理之微經濟者於此審功利之非詩文者於此辨雅鄭之故則晚村之所

孟子評語卷首

上

餘編

存豈特一時文而其所救正者又豈特爲時文之徒而已哉

右彙錄文集七條

楚節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歸震川稿內摘錄



震川全稿成先生閱前後序文皆不悞後於初學集見是文
 曰是雖不言嗣義而太僕文章公案略見於此遂用之門人問
 曰太僕以古文為時文故近是耶先生曰否查印文耳何古與
 時之在曰古曰時是之也又以為時則太僕強造為太僕
 之文耳於時文且失其宜矣矣取焉曰時文自有格式式與
 古文同耶先生慨然曰此正後世論文之病也今印與字言古
 文大騷賦有騷賦格式矣矣疏有奏疏格式矣碑誌有碑誌格
 式矣其為記序書收論策傳贊哀誄銘頌辨難論說下至演述
 珠大小言之類不各有格式乎曰然然有謂某以古文為騷賦
 子評語卷一 震川

某以古文為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則公必笑之何也蓋略格式
 而專論文則均之古文不可贅斯者也夫既略格式而專論文
 仰時文何異焉然則時文皆可為古文乎是又不然其不可為
 古文者雖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之類唐荆川所謂以大地為案
 安頓不下者皆消消草廡與今之時文同也時文之足傳者經
 緯終光景長紙與古之傳文同也惟今人視時文必以烟消
 草廡者為正宗見有異乎其狀者若馬隊之驚家馳也而又不
 敢遂非之以貽笑於識者於是乎有以古文為時文之說故善
 為文者曰騷賦奏疏碑誌記序以至演述珠大小言之類皆一
 焉而何有乎時文其不能一者時文則時文而已必不可為古
 文者也非不可為古文不能為時文而已矣此可於先輩驗之
 王守溪雅昆顧鼎定李九我湯應龍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

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
 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舉也若
 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
 一而已既已一乎則以此序太僕時文也又何為而不宜小子
 志之而亦求夫太僕之所以一者而已矣

歸震川全稿成先生閱前後序文皆不悞後於初學集見是文
 曰是雖不言嗣義而太僕文章公案略見於此遂用之門人問
 曰太僕以古文為時文故近是耶先生曰否查印文耳何古與
 時之在曰古曰時是之也又以為時則太僕強造為太僕
 之文耳於時文且失其宜矣矣取焉曰時文自有格式式與
 古文同耶先生慨然曰此正後世論文之病也今印與字言古
 文大騷賦有騷賦格式矣矣疏有奏疏格式矣碑誌有碑誌格
 式矣其為記序書收論策傳贊哀誄銘頌辨難論說下至演述
 珠大小言之類不各有格式乎曰然然有謂某以古文為騷賦
 子評語卷一 震川

循章實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裏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
 云云何足以論先生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卑此筆直
 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文
 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
 矣學者不當以法論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即虛
 神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似法而非法也
 理既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之所擇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太
 僕自謂作文已覺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

恐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顧然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

於文云云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山落從有山落至無出落方妙此文真不愧斯言其胸中自有靈竅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煨燼描摹形象何足以論先生之文乎如中二比博挽變化於語句之外得兩家之神乃人所夢想不道者而陳名夏張自烈之徒無知妄論以爲失却與字以平字代之罪寫生手夫與平皆疑詞以上而文勢用平字若下故即換平字以接出情悅之致有何差礙而猶信不已此直自供其不通耳於先生何病乎

其常理處皆得力於經學非講說之所及亦非古文之所生也其不當理處則務欲於經傳註疏之上高出一步此則講說與古

呂二評語卷一

三

餘編

文之通病太僕暫而不察耳

長句用三十餘字惟震川先生有此神力他人便覺冗漫矣古文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註尤見精神袁黃不通文章之道要雖譚強而改爲佻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

凡秦漢之文未嘗不根枝大葉者此震川先生獨得其神也謝泰漢之文未嘗不根枝大葉然非以其根枝大葉爲美也震川精於理密於法而出之以沛然之氣渾渾浩流轉斯爲獨立若根枝大葉不過言其不修飾耳以不修飾樂震川且并棄秦漢無論其淺陋且使後世黃茅白草盡托之古人則其言貽誤不小矣故辨之

文至不可方物蹤跡惟神於鑒者能勘驗之次亦須近其境乃與容款無知者且以爲平易爲短縮艱且甘帶屬風雷莫如以清

泉沃之但見其煩惋不堪而死耳風水相遭於澤股則舒雲蹙蹙繁殺亂臻至平滄海則橫流逆折傾側瀝旋旋放空虛而悼無垠天下之奇觀止矣然皆自然之勢也

凡天下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闕文做作者亦爲不見正意胡亂網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作便不是他如何何

文章曲折本乎道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妙合自然何於講氣求旨於文調求轉便走入斷港死路

文字樸實頭說得出口即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仿套於爛冊千與

體認總不在口角詞語之中故與國歌家似相近而實相遠也

呂二評語卷一

震川

餘編

得文倚公語云云震文至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之處直是絕迹而行起滅由我而規矩神明無不並至斯最上之品也陳百史評此文云簡而未該予讀之不知其妙義所存令我我不覺失笑爾欲知此自須再細箇第十耳

不起峰盤不設蠟燭而其逕岸幽深則隨路皆仙區也其京棟古雅則過物皆法器也

震川有言近來頗好剪紙染染之花不復知有樹上天生花要之紙花只好插瓶掛壁一到真樹上便去不得也

震川自謂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以爲恨事可想其未出之題

質實之文多結滯悶至先生則食貨實愈見其然河浩蕩如江

河之流其中魚龍土石品物萬變總不覺其有此不可與爭斗
斛之量也

絕不向語句下偷解氣。老老實實只講正而道理。此所謂札硬
塞打死仗。力而皆在其中。諸君即精於兵法不能敵也。

又過節題云云。如此文方可謂之圓緊。未嘗不是王濟之
一家法。然非王濟之所能舉。雖以其從古文翻身也。後來如許
子遠李九我亦講圓緊。則又王濟之罪人矣。

機法同歸而氣勢儘寬。不入圓緊家數。此從古文出身之不同
處也。

極圓極緊其圓緊者。理非機局語句之謂也。機局語句講圓緊便
成軟俗。正與此相反。

大江大河終古崩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以爲氣浩大也不
呂子詳語卷一

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所以不盡。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
如萬斛泉湧。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事耳。震川之
氣却有本。

王荆石作太僕誌銘有云。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理
璋。鄭衛之音。蠻夷之舞。日無所容。可以語先生之文矣。

不向肢股間藏鱗。蘇甲渾倫磅礴。取大意於語句之外。真僧繇點
睛法也。太僕嘗云。中有貨物。混於數千卷。馬言中有真孔者。必
能別之。豈欺哉。

言當於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
與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方於此信得及耳。

只是理真故氣足。不發明此義。恐他論文高妙。僅僅皮毛上事。
對仗間稱必多。粗徑那借之談。體認曲折必多。軟媚甜熟之調。廢

川何以不犯。只有書的當氣從理達故也。

純用虛字轉側停頓。近時頗講此法。而軟俗之體。貼地看古人於
此直憑神妙。請學者即將此做箇題目入思議來。

又字一路空濶。而時以實語確證。補綴聯絡。氣與題旨理亦與
題旨。如千言直不知震川之文矣。震川之文。純就理體直
達而氣與之遊。所謂一路空濶者。皆理之確實爲之也。若稍實
語確證。補綴聯絡。而後與題旨。則時文義氣之病。震川所異乎
流輩而可上追古人者。正在是耳。予所見止在章句之間。宜
其言之陋也。學者以此言求震川。則惑誤不小矣。

陳百止凡文用之際。之問諸字。皆四六體非古文法也。古文如漢
人熟用之。字文勢錯綜。無可復議。若時文比比分合而熟用之
字。則篇句復元不成。段落又亂。按先生用之字。文法固有本。粗

呂子詳語卷一

然處亦其筆勢熟憤。不暇洗琢。然初無損於長江太嶽之觀。以
此指摘先生。已屬豆蟲井蛙之見。至謂之間之際。皆四六體非
古文法。時文疊用之字。便不成段落。真不通之村談。此謂之胡
說可矣。

歸公文繼韓歐。渾渾噩噩。而其說理最爲樸實。護密後人徒欲以
寬衍夸曼擬之。不知無此種樸實本事。則其所謂以古文爲時
文者。皆贗物也。

增一分大樣。則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
不能直是用。不著亦無許多閑工夫也。

小題說大道理。人都在外邊裝貼上去。放大而無當。震川在裏邊
舉起便得。只是道理熟自然。大此真偽之辨也。

文無詭誕。迹相亦不落空混。機鋒總是見地著實。故下筆超然。但

求超然則不超然矣。

以後儒註解人聖人口氣此是先輩拙朴過火處須善會之至其精神透越自有不可掩者又正在老實拙朴中得力也。

隨地曲折得手應心如萬斛舟乘風坐溺於大河長江之險宛轉自在一瞬千里觀者驚歎其安流不見舟中轉運掇掇一片細心巨力也。

張爾行文高視闊步展拓盡態自是游泳古文得來後人不善學太僕僅得其似則流而為庸為鬆為一氣順寫軟靡不振之病須再取稿中簡勁深老之文讀之得其堅挺之氣然後可以效其博大。

太僕之博大皆從實學得來正與庸鬆軟靡相反吾未見有學太僕而為庸鬆軟靡者也救庸鬆軟靡正當以實學不當以簡勁深老求堅挺之氣也有實學則氣自堅挺不則

名子評語卷一 七 餘

簡勁深老亦偽妄請詳但知講文氣故讀與親皮相耳是亦無實學之病也。

凡為文不肖正而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乃生旁敲借擊討便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而實講豈

不斷絕讀書種子耶讀先生文當求先生何以能至是累墜題後人多用妥為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實做正是力量薄

然時服有憤反喜變亂而實做為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貌為也風神俊蕩其力浮於筆墨之外又無脫落不舉之處深於古者乃

知其用意耳 大雅之道則又云云 雲為平經經繼早古文字之變而

後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舉就過於是正便

儒術摘駭亂於其下豈足動先生一軒渠乎篇中直用六絕成語正是化工手而或且譏之妄人不知好惡如此震川嘗自謂

已未墨中用麒麟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被譏訕了未中庸位言超文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為厭厭莫不咸若房考大御批一粗字因歎舉子剽竊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為何物豈非庸子所謂也人羣吹吹所怪欺先生文品凌世已久評

者猶云云何怪當時之按劄也 初修而後即變云云 交于千八件倒一字不得倒用一字則為上

節矣此文尺寸不苟國千子所稱稱其法也吾所圍識亦指其神於法也然法雖高可以摹而得震川是文之不可及者在其

連股貫講近理皆深造自得之言非時文鈔撮之所常有不可 以套仿求也但多讀書講究則自見矣學者勿僅在圍識處泥

眼圍識者時文之卒繩不圍識處不可以聚語須其人深造而自得之乃信斯言不妄耳。

題浩空行無奇則但於局陣求與好新者為妥為破碎仿古者為

挨講轉換按正矣讀者觀之其空衍無奇如故也太僕拈來便

句句有精理令人尋繹忘疲此有本與無本之別也 超多排比人或以巧法經營或以氣勢運轉總不若先生以理為

行止之宜而法與氣自赴也 輕淺淺寫出指要詞不煩而味自足視添撰浮夸都成孟浪支

刺多則本義益障耳 清真之文久弘遠弘遠之文久切近惟太僕能備美耳 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都在淡澁間令人

往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維揚文士師又云云一氣奔騰瘦硬若鷹鵠簡而領精

確而長江大河之勢自見理至則氣達達而不乏益於支絳

則簡簡而曲折通意於不窮則理益厚而氣益充此瘦硬蒼嚴

而長江大河之所由然也千子爾公見其氣體矣百史謂其率

爾探筆何微妙之存其諸聲者無與乎鉅鼓與

會令題之意如家人之面目雖夢寐能舉而後以法寫之故著筆

如生震川嘗云書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以

爲不似也其必有得形而不得神者矣人皆從耳目口鼻大小

肥瘠求似故累降支離耳

行文之或整或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如其然之趨郝伯

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其奧節文末段若大僕當時用排體亦

九

必別有風致而彼愈單行又見錯綜疏宕之妙乃千子以爲前

整齊者後必單行已成呆語而百史又貶其散爲疎緩則又專

雪蜀日之見矣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爲古者乃所爲真古也

文子先生之文以氣爲主有以澎湃浩濤爲氣者史記之封禪

平準書之類也有以精悍圓緊爲氣者史記之論贊類也然皆

得其氣而御之時文以排偶爲體而能本史遷之散爲整體變

而氣不傷者其惟先生乎東鄉但知文字體氣故就來說去

只在整散處要之震川文字之妙在理蘊精到而人數等故出

手便不同耳論氣已落第二義况整散粗迹耶

說道理疆界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會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

隔礙此訓詁之家終不可以入道也惟先生於此理頗倒橫

如一故區畫疆界能絲毫不出

每題中有線結盤錯及關竅屈曲之處經先生營構便無微不至

而渾成無迹更難蓋他人專於此處講究賣弄亦在此不得不

叫器有迹先生只看得理足而妙法自在其中原無意重此故

自然無迹非別講無迹之法也別講無迹則又有無迹之迹矣

文子前整者後必散此種醜陋似高而實卑若以爲活變而

反成死法誤人不小不可拘也卽前整而後不散或前後皆散

亦復何異

文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

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

而起伏開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勢到局成神行言止

豈有一定之法反文之佳惡初不在此千子每以此論大家古

文子評語卷一

訣多見其國也

摩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渾淪淪有渾淪之妙碎拆看有碎拆之妙

古人服創杜詩韓文正爭此耳

忽於中間宕開一波是古文用閒之妙却正使題意精彩百倍若

不當緊要是爲真閒真閒則謬矣

精審道勁如神禹鑄鼎細悉萬象之真不特其型范之奇非人智

所及亦由其採金鍛鍊之精足使纖毫畢露而大物渾成夢裏

川者須見此意

文中引用成語雖多異流能詞然自我引用又別自意義朱子講

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

足爲大家病也

理真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爲知者道耳

隨題寫意到局成若無難事正使人經營竟日越差排越不停
當乃知作家之難也

其見理真而高而細而活此數字快一便不能到先生田地蛇蟬
不知而妄擬皆韓子之所謂羣兒愚也

周公成文六句云云國是絕大絕奇文字即稱之為高文典冊

猶局皮相直透聖人全體大用得其制作所以然從禮字原
頭說下精粗義數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其理之大也把握大
意破空橫行不屑屑依文演氣而題句無所不盡又未嘗有益
思閒筆寥寥如短韻之如長江東注哀哀不盡此其文之奇也
千子稱其推體至情尚落小樣餘子讓詞乃屬雀笑駭運更不
足怪矣

文至簡當也真不爭多些子後來只是開套頭儘力添捏其服者
呂子評語卷一

以為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理解精熟手筆高古故變化在我無復繩削準擬之勢視世間講
格式講機勢者皆蟲蟻自作穴中語病者聽之驚若牛鳴耳

古筆單行得韓文之神韻中段單行非數句數節不

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則漫漶不聚殿矣文之古不古

高不高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語皆低而陳論尤屬數句數節

先並多以短比對到底而開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

亦有放蕩議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死板

說法耶

刻入深際躍出氣表而後能傳言外之語問境外之境此種妙處

却源於莊晏而禪家竊之為機鋒作用者也

掛家焉而形及機發殿閣必帶二三分側勢不爾便動手不得推

先生文處處是中鋒用筆正面實寫而縱橫跌蕩變化不窮豈
非化工神力

春容大雅詞義鴻懋方是盛世臺閣文字緣其骨法尊堯望而歎
為天神若肥頭圓臉苟取榮應者到處都是是為臃相豈足以

言冠冕哉

勢直寫去如大江東注隨地為曲折却只是一脉赴海其氣足也
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
而為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
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載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敘其
略一時遂以其文為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鍊詞句尋議論正
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于心目間所見既的忽然
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寸於衣冠著色求工巧

呂子評語卷一

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空摹大話便不精深精深則氣局不大此兼之難也

因介生渾古之極先生短章常有勝於大篇者

渾浩不愧歐曾至於短篇寥寥數語言既短縮而意無餘味亦

當日偶為之耳必以短勝於長過矣

厚自然含蓄有味正使後人竭力婉轉無能出其右中此真先

生不愧歐曾處也百史以其粗心求古文形似其自為文亦膚

廓緩濫無足觀者宜其對佳境不得也若介生所云則又東坡

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先生文長短各極其妙以多寡較工拙

總屬兼備之見此等評本不足存恐其說足誤後人故錄辨之

題若平板無出色只坐看得道理粗淺耳於是講變局求新論文

空架出偏鋒總於粗淺中尋方便法門處處粉奇巧徒自呈其

粗淺之至也人先生手極庸腐事更精新此豈可求之體勢
名句則乎

筆勢雖舉力大則輕力大則輕四字極善於論文矣然
使人望洋而慨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吾爲下註曰力之大者只
爭見識高一層耳問見識何以高曰只在看書仔細看仔細
豈不可學而至者乎

字字迴迴正飾實地不弄一毫花手此是絕頂力品故吾嘗笑
陳同甫自謂不能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而又自謂爲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古未有不能研窮辨析而能堂堂正正者
也其所謂堂堂正正只得一箇粗耳如震川真可稱堂堂正正
惟其精於義理精微古今同異也

朴實頭地寫去不見其神奇處而精深雄渾理至法高勇者不能
呂子評語卷一 震川

程其力智者不放術其巧乃知天下神奇莫過此朴實頭地也
朱子集註字字停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
著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感人改換一二字便覺精百出乃知
其已至聖處也惟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
理千絲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爲亦不能知矣

明倫彙編云云國朝參用易語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
虞書斟酌論議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簡經尤
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爲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
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之手汨汨然來足以發音
意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據此書便是朱伯死
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
書備考五經類等便鄙不遜之書所由來也○會此文者必

以爲板實不知此板實是太僕真本領諸君未到此地且憑此
境界以俟異日莫但一笑置之

吾論文最喜說四字謂者款款之美稱文至款款其品極下更
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震川先生四處却純是顏筋柳骨
何嘗有一點款款氣可知世間之所爲固看非英國也
凡作大文字固須開架高調然開架實候候不閑須從識解求之
凡文至無生發處人作家手即無生發是生發得此訣也變化字
甫生心在手總無窮途地矣

如題須運旋無迹曲自白文而止近人講如題法無大氣舉之朱
子所謂弄死蛇者也
如水落槽不欠不溢如金人範不難不流須知此妙若以法求之
便成死板但要運理熾熱則沛然無疑人看以爲撲鈍不識其

呂子評語卷一 震川

縱橫自由處正是生龍活虎
文章裁製須有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方其未下筆意中境界
全不知是及其局一成覺天造地設必須如是此豈有一成死
板法度哉

物類彙編云云此等題極易作纖薄之言纏著纖薄即落首
人辭離人莊列香火與孔孟處馬牛矣有先生者謂字字深微
精切却自正大莊嚴如大儒高座說經微提座尾者直無開口
貼脚處也

古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令人鈔套古文惟恐人不知此
其爲之辨也如韓歐記序碑志文字皆極草率仿史記然不能
指其摹仿有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節生奇固不易
縱跳歐精於法度似猶可縱跳然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

知其法度之精其變化又別

文到波極渾極其身分高極自不屑與時人爭毫釐尺寸但一氣疾讀數過再徐讀數過看神理如何不然猝作也難領其妙只他一氣盤旋回曲翕剛非爛熟後其妙不出

時手非無偶致靈機然只是閑文架子多耳如執神講究單靠與服器用一時失却其胸次氣骨固與金乞無別矣真本色人不事裝扮其高貴不可言先輩之體格如是

又有國手爭先一著要白不多正復難到也

唐荆川鶴內稿錄
荆川之學初時根抵於程朱其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求上焉遂爲王儼李贊之徒所惑而駁駁於良知之說於是乎荆川之學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宜稿未嘗敢賣入異

旨子評語卷一
有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勇劇寫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入各生面得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荆川先生熟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荆川耳自餘諸公則不過時文而已矣於古人實無深得也又千子刻震川稿而以金正希合爲正希文雖佳然以當太僕夫何敢大何敢陳夏顧欲以茅鹿門爲震川而祇荆川爲未進於古法于贊笑謂牧豎議舒今古難斷倒清訛而人莫之責以其無知耳與之辨論即兩牧豎矣

荆川先生文寫人物則單肖其生稟語句則新脫諸口敘事所聚則括現目前摘囊情理則曲盡世俗皆得史漢之情思而其排場伏線章法段落機趣句字轉義之高變亦熟得其妙然此猶

文人之所講也其自言於陽羨山中悟詩文末技如羊曇昌歙之嘆不足仇他人於是取程朱之書讀之半月乃知其發明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開句閒語此類書近世英敏博學之士以爲老生爛語束閣不習親離散精於文字竟不於老死而無聞視先生此言足見其用功迥異於文人固其爲文直自胸中流出天然合度而得意却在筆墨踐徑之外也

先輩作文定章註詳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料實有法度有學識處

文獻不足二句文云云胡思泉寺溪乃逐字發揮格荆川拿給大意成文較王先一著語亦未嘗不是逐字發揮格但荆川熟於史漢氣局大轉機變化無迹一時捉摸不著不似寺溪習在尋常易入耳

德不孤德字直擒仁義廣居大道說是儒者老家當然使文千子必嫌其引孟子語以下選家必謂其落立正位句矣論文不講實道理而拘牽章句語言豈復有儒者之文哉

凡立局須先識道理題中自有一段道理便有一樣章法以達之自無強撰之迹吾故謂法生於理也

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尋實無一句游移活蛇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喪而不能至者

只道理圓瑩情事說來沒弊病便是先難極高本事後人要講活脫不著迹却便弊病百出矣
時文增出若干開讀總於本義不足本義既足者筆不多字

皆精金美玉回傾閣議論無非凡兒帶矣

其排場一線貫串令人如見其妙得之子長其鋪張綜覈關照精細無處不周匪其妙得之五堅

或謂只以已意詮發是討便宜法不知此非討便宜也本可以順而放斷此不能順也故謂討便宜若是道道理於口氣中斷乎發明不得若但以含糊語話遠之亦是討便宜然一無所發明有何意味先輩於不可發明者必要發明而生出來敘矣斷之法正是犯難出高與討便宜者相反奈何反以此少之有其來去變換起沒真是憑空不調茅鹿門以為文通造化非浮春一也

文字不特作者難即知之論之亦良不易布設不遠不近舒舒出奇步步有法忽起忽滅忽收却只一

呂子評語卷一

氣流山任他平淡空虛題目到手便有不滿變化非精深於古

文未易領略其妙也

漫空起雲雨點却落在天外此無中生有之妙法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正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

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屑齒者也

通身起伏照應法律精嚴而得古文變化之妙一氣游行不留影

跡所謂繡繡懸看金針不傳者也然此亦為凡眼言耳果具雙

眼有細鑑便識金針不過

李氏詩法章云云云雙關立柱又復序次遞下此荆川先

生古文法也以斯知歐曾文字不可不深味此法不起歐曾

歐曾學史漢來也荆川熟於史漢故能得歐曾之妙但知歐曾

其法便死不能及歐曾矣○文定批是文其圈點勒截即用割

川看史漢大家法荆川取之疊山迂齋今鹿門八家文鈔乃荆

川本也鹿門綴評焉其讀古今文字俱當用此則局目分明見

作者命意及法律不苟處○所固勒止指其關目局段耳其妙

處須看其鍛鍊全題有略有詳有提有放有縮題內有補言外

忽起忽落夾敘夾斷無一句沾帶無一句遺漏筆法何法字法

皆得史漢大家之精乃能有此不可以退因處粗心忽各念過

此先輩所謂者不得許多圈點者也

秋山直上岩落如洗太虛中情言雲雲便曉萬里清光蓋欲虛實

不離其文至純以空行得神其言自是高深千子看做平常頭

巾語者眼低也吾正謂高深語亦有不用不著處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攷方圓奇偶隨手散結皆成奇觀文至此

方許讀古文法度辨古文家數時人漫無把柄略曉得有立柱

呂子評語卷一

作骨呼應穿補之樣便哆然以為無難正如大陽歷說九宮十

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嘆之兄真見腔乎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荆川能縱橫驅駕點金

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範俗眼詞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

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譚為妙耶又云爾後來習套吾未見

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填易卦之不通而通論

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楚人白圭壅鄒而讓通神禹也總

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

不通耳

通篇做題字並不露題字而眼今人定滿紙吟呼要人却我做此

字者定不會做此字者也

先輩法度之精鍼線之巧至荆川而備矣而純乎大家古文氣骨

局面甚宏遠不儀以精巧自顯此先聲中所不可及也其敘索之義如老女治機分綜布緹提拽皆有度數錦文雜組只是法細也

萬物靈百句文云云荆川答呈前相泉自謂其文所謂末頭中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正如村俗匠人不欲呈技於輪扁故不敢請正其詞諷皇市也至矣此等文若不從太極通書正象會其旨趣那得此高簡的貴之妙近世名士祇求秦字漢語却不肯得秦漢家奴脚注便欲謂詠宋人視荆川此等文又將何如也

文境高古老紫如深秋登玉女峰羣山之顛萬木之杪皆在腳下上而日月星辰亦別無他異然天下奇觀却無過於此矣

先給論文品以本色爲第一荆川亦謂其千古後服人信手寫出

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文字無他只是人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情不真理不當即顯顯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有法也

文之妙亦只是步步逼得緊變化從此而生

羣鳥語氣如新脫諸口其中鈐聯起滅轉指倒互曲盡其妙而天趣橫流一筆揮就須知原不在語氣上羣鳥也

倚巧終不能勝老實故知凡文求倚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文至水清雲淡直是難得滋味出須不食烟火老仙可與共地爐共語耳便是急流勇退人到此也去不得何論俗物

先放文於議嚴繁爭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之所能爲亦井不使後人知愛蓋其源流甚高甚遠隨其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開口自然流動得其神理乃能搖曳鬼窟荆川之文一題必有一樣法度至什伯千萬之不齊其法豈可求

乎可求也但舉一切諸章與時師指授之舊法一洗空之至於盡意然後取白文風誦得其自然神理節奏如庖丁之解牛依乎天理批卻尋窾因其固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視止行運動刀甚微謀然已解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只此數語足以盡荆川之法所謂一題一樣什伯千萬不齊者止此一樣而已

昔者趙師範文云云國洪爲汎流洲瀛流狀魚龍沙石神物百變皆挾之而東奔斯海內之奇觀也諸問講先輩法家此爲如題拽做否乎陵駕才情否乎敘事著議論否乎爲案爲斷眉目有不分否乎股法段落合繩尺否乎吾知必睜目直視欲發聲而不知口處矣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集只是清真刻削

不著脂粉耳不著脂粉而精形極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其妙不傳矣

問何餘一句云云云云便會曾一問便寫出他春風沂水胸懷就

付予一答便寫出他誠身守約一本孝經體段即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可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講荆川文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在段落筆意詞句間摹倣形似從何處夢見古人哉

荆川截搭題文人但見其流走圓融一氣順成耳須觀其中鈐縮提串顛倒翻跌之妙如十當丘畫樹也無一寸直枝直幹而千霄拔地之勢益奇慶曆以後講截搭題法皆從此得宗然不能尋其自然流轉一氣無迹之妙矣

一氣旁通直達而屈撓蟠旋無一筆直下卽卽相生相類或偶或單若有股法若不論股法其中紀律精嚴又復游行自如神通至此直不可方物矣

時下謂經無可用處問之不禁噤然公自不會用耳如詩經誰不讀來乃竟廢爲無用真枉此一讀也然今人讀詩者又有穿鑿翻案之患則其罪又重於不能用李本極無知妄作或謂荆川受其說此誣也荆川與李書云願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其教正之至矣

呂子評語餘編卷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爲渾灝踴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亢驕茅蕝漸學先生與同里趙玉虹摘魁爲古學救之以精鍊與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於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

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靡下截萬曆以後之俚怪耐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修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由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將談啓頑固事無不灼見嗚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以上自

呂子評語卷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一

餘編

上下昭應之法至先生乃精成弘之所未有也然皆於實理發揮自然照應是爲天巧處層以後乃求之詞句間至反周本義以就之則停亂矣

凡扼要語爭道理精實不爭語句漏大

自將時文放低不入古今文體論耳若以正法眼觀之道理其氣象大法律高手筆古豈有出實上者乎試再讀鄒作自覺容悅之意多大人之風義矣真讀學者自辨之此非時文小事也

小講古人直入上層不爲全題已覆其法極高今人定要說盡似有法而實非法也

上下禁遏一氣其中繞索絲毫禁金鍼在理不在法也然法所

精密矣

文貴潔靜精微然精微不真則潔靜亦便故行文鍊線只在有時見得道理瑩貫處便是若謂細爲外別有不度與入法直是瞞天誑語

作者之文其精神與題意相副而止莊子所謂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斯幾于化矣陶鍊既精其精神跌宕皆古文之自然不可以工拙長短相形似于天馬也

士不可以節文云云宋羽皇二句語勢呼應其緊上下俱著實不得因謂上下俱著實不得故近文多用空調架過其所謂著實不得以有下節也然下節只礙重遠不礙弘毅則第一句未始不可著實也即第二句不宜說如何重遠然重遠之所賴乎弘毅仍未始不可著實也竊謂書中總無著實不得題目都破

呂子評語卷二

黃葵陽稿內摘錄

二

餘編

粗心人輕易立論所誤讀此應悟凡題目自有簡著實而不礙慮大家正於此見神通耳

文字論法度機禪猶是古人皮毛耳古人難及處却在命眼識得命脈講來方有歸宿

以平語朴直不費力先輩好處皆今人所不屑爲也而今人不及先輩亦在是矣須知朴直二字亦對今人言耳此正古人之巧妙也今之巧妙乃古人所不屑耳

後來講批鉤鈎澆費無數小巧伎倆非薛印鑒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裁搭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照應翻絕之法此文以自然大雅爲第一流也

每比各有義無一義複合而節次相生極開合反側之法亦無一法板滯古人于句題變化精密不可回瀾若是只是意思多

道理實也。

凡爲吉祥冠冕之說者其文必庸鄙其人必佞柔正君子之所謂不吉祥冠冕者也。

遂節過派用意都在上截落下如錦機一片不見殺扣之迹此法

先民所未講自先生始精

脫然心口之間了無難處此是道理到熟時也。

後人學踏不上處正是道理說到極平實滴滴落莫槽耳。

王荆石雅淡中帶沉著情也才情俱盡探之易窮此則柴桑詩

似稿而實腹李營丘畫似簡而實厚鍊丹成黍粒鑄劍作香光

候也荆石之云徒見其本領不濟

有理有事有情有景有論有聲有色有照有用觀者一滾流出摘之無所不備按之不見其迹官欲止而神行作者亦不自

呂子評語卷二

知其所以然文至此化矣。

頓挫深歎淫淡深長此西漢文字之妙歐曾得之加澁漫耳。

看得此理無纖芥之疑如自己胸襟流出詳略轉折悉當其分其

閒忽用一二筆觀覽點綴更覺分明有神此大程子說詩之妙

也。

民事不可節云云楊維斗句字多照全章意有餘於題外發吉

士先輩作長通不用提撥照應然或失之太直萬曆中季以提

振照應爲工夫之太曲近日失之太亂調停古今此可爲法

楊錢二評善矣又須知其照全章者不覺其照全章提振照應

若不覺其提振照應但順題發義而已細按之知其用意深處

近日沾沾于照下提振呼應誇得法標題以喝惟恐人不知其

所爲者及按本文却全無意味此非先輩之所謂法也。

末流論法只在分股立柱振次腹獨爭高下此猶是牝牡驪黃之

相也古作者之法却在精神貫注一片空行於無可蹤跡處自

立綱宗如高祖入淮陰軍中更置部署雖多多益善者失却兵

待在手此自在兵法非諸君之所知矣。

小通布置生發之巧固矣而尤難其典雅雅藉今文印有其心思

不得其學問運用開口便俗徒增醜耳。

全正希篇內摘錄

崇禎初一變爲古文之學多以馳騁帶行旗深若勁爲勝先生獨

於而靡淡靜中自出奇詭令人一望不易入久而心爲之移又

迷離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時者也。

正希傳文附述近作者少渾渾之氣耳乃知古文以氣爲

主而文氣隨理變先生文俱從刻削而得初時所見之理依傍

呂子評語卷二

備門故繩尺謹嚴而于儒之精微未盡故氣亦澀綸後通宗門

肯趣文亦縱逸不可控制然其弊病亦不小矣于子止解文氣

故其言然耳吾謂古文之氣必以理爲主

安子子湘洲以縱橫家見長微雜鋒銳正希殊異吾終不以彼

易此也但涉禪鋒必以縱橫見長本是一家譽屬正希先生最

精于此湘洲不及耳于之云適爲正希笑其被瞞也。

小講下每用散行數筆即徑點全題正希好用此法然有出奇處

亦有奕盡處須相權用之。

夫子溫良句云云題有正面認真平衍不得者若從夫子呆

寫五者轉落以得之未免犯權用又須于語外洗出不關權用

一層雖有刻畫轉見支離竟向那君心目中看出夫子向秀觀

心目中看出那君心目中夫子五者之妙都在得字中映出四

過自以爲高不知正是沒本事也先輩用史漢法力正在平板處出色後人不能爲矣

風號雨溢海嘯山崩皆助其輪囷鬱勃之氣不作悲涼處是十分悲涼予長千古擅場只是會得此情致耳

正波後又起一蕩波作結是古文深致亦自史記來

子張問士章文云云全副精神都用在前四節此處精神迸透

以下堆垛盡如落葉微雲隨風消散是少灑脫灑脫便灑脫却只得走空伎倆倒先輩橫貫頭地不覺儘著粉飾此正希平生得力處正是他不濟處又不可不知也

思致斷斷不隔絲毫之疑而筆頭靈變步步勾留掩映放極露處越包涵有不盡之味

正希之文每以轉爲而以動爲圓他人之則也然斯其間也生熟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一

論

則俗生則古一從古文出一從講章時文出也然他人學爲生

則野斯其生也醇一從古文自然得之一則仍以講章時文之

枵腹而貌爲古文也

尺幅謹嚴其中丘壑頗耐登臨只是法密意精法密則意有根據

而生發不竭意精則法有附麗而變化從容矣

以古大家手段行先輩揆講如題之法矣帖中皆有不可捺勒之

勢不可方物之思此妙惟震川獨步耳正希乃與之爭席後生

不知法度或粗知死格而不知有其趣妙境者不可不讀此種

文字

自全局以至段落股法句字無一不堅鍊老辣如名將結寨處雖

溝欄樞汲之細皆有精意然只此四字中亦帶得已攬俗氣此

是萬曆後名家流毒深於文者自知之

俗調常從老鍊太過來

正希文必有開關之區令人目瞶魄動終不奈許多顧何正就處

又忽然收露馬脚耳

其至性想勢必破膽出血不肯爲皮毛冠冕之詞顧太求嚴處

亦多過頭語習氣

個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盡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祇成婆子舌

頭一味軟俗而已正希文婉曲直是龍變絲毫劍飛白練

蕭蕭散散自具清微之趣如與江左諸賢席尾相對雖名理不入

聖域然不得下世路商量

輕置正而從對面旁而別出新意今觀者於尋常巷陌中忽開靈

境其弄奇詞好處在此然其本事不及先輩亦在此後來才人

得此方便儘有生發然手筆之高古思路之開達又不可得矣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八

紫

氣骨蒼峻手法變活文格至此已不勝其高惜乎原頭不是動輒

走作耳

他人爲古文皆貌爲粗硬而已能以雄悍之骨婉嫺矣帖于行閒

無不如其意之所欲爲而未嘗有不關之笱不密之縫則正希

其至乎

題苦于闕滿蒙曼入正希手不覺眼前空曠行處自在亦是瀟灑

有得之藥故凡有題能若我者皆當於見識上求出路

道得明暢圓利此熟極能脫時妙境不可以揣摩到也

洞民生之細微得國計之弘遠方是名儒經世有本有用之文秀

才時不具此等器識下梢只成鄙夫耳

免也

祀者指道學爲腐不知腐正禪之病禪必去語言文字然又不得不用雖極力造奇然畢竟無知言之功視語言文字皆極粗故

隨手拈用無非淺鄙淺鄙斯腐矣勿枉誣道學也
文至正希真可謂直抒所見自由自在不可捉柄矣情理不精耳其不精者乃其所以爲極精而不屑爲此間之精者也然不精正在此

其精爲江西者其粗必爲永嘉此一家齊場也

安于子場中能矜重典實盡洗鉛華非老手不能然主司大半漸染時趨安能識清古高質之文不足貴也

主司矣然則文不可清古高質耶如正希又何嘗不遇世開學竟清古高質者少良主司正苦未覩耳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九

餘編

文章之道求深乃淺求奇乃平若夫淺而愈深平而愈奇吾子正希見之歐公所云漢人之文能以文言道世事嗟夫既

謂之世事矣世人安能以文言道之如漢人哉

平淺此精于論文矣顧所謂以文言道世事也須知世事之有王右軍有古有今有聖有庸豈可見叔孫之綿繆即解三代王會觀晉五代之受禪儀注即領舜禹天命義戊辰以後文日高

古高者乃謂文字不足闢世事不知此等處不辨直與聖學相悖謬而不知雖高古適成亂亡之音耳

莽莽蒼蒼提筆直走其中與匠幻境無非妙用若不知有界畫而界畫森嚴于子且爲所欺可知其變化狡僞矣
善用說助之法便使題中情節見精神結末寬閒有餘地然謹識

獨便自有俗法求古秀靈變爲難耳

以縱爲攻以舉爲刻寬下網逐步收攏來此是變後行機秘傳文人即得之爲通題妙法

殺人只寸鐵解牛只芒刃刀作家得手無多子直是運用不窮復弄刀鎗推鋒鋒者越多越不濟事

極奇圓而鐵線又密對仗極精工而變化無痕凌駕極超脫而鋪敘不苟氣勢極浩直而曲折無窮真文章之雄也若其滑稽

嘲刺處雖極痛快故是游戲小道耳貴識落此必轉入謔浪失酸一路是亦作家之淺漏不可不察其流也

凡得力於古文則變通有法必無束手坐困之事

名手作詩說亦尚有雅趣不似近人俚鄙竟是街頭乞錢語

須通而習二句云云云云人今人手未嘗不淋漓花簇盡情痛快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十

餘編

然終是熱鬧處見長無此冷峭意味要之能熱鬧而不能冷峭便是那一邊人物種子文品即是人品看此文可想見其氣象

矣
凡虛位能贊發又不撲奪只是理多而心細耳人謂其落想如萬

野奔奔謂當散其挽強引滿不肯輕動唇牙時當之者自須山摧城陷

意著而語不著神理悠然無痕此是法外法小可未易易此
空靈音韻曲屈盤旋只如家常白話此最是文章上乘然不從泰

園老子得來亦徒爲村嫗之白話矣
子云釋氏如宗鏡錄華嚴論皆六朝文字一義須數十句乃可

了堆叠附證終于舌頭安得以吾輩歐蘇之筆言其理而出之

簡易此我讀之明快觀正希作意所望者有屬矣又云微言妙

理當求之如來諸大部中。千子願以禪學爲文者。而斯言又如。是其可怪也。要之果只曉得禪。不可入文。耳原不會曉得他道理。不是此一派。識見最多。也不止千子。比典體最忌者。想刻煞。故意生發處。俱要包裹。于吞吐宛轉間。得掩映逗漏之妙。

鄭爲身第三段云云。雖多粗浮。硬之病。然沙礫中。正有真金。在。邇先生飾義。命根也。同時許多修飾。秀美者。真同糞土耳。驟而卽之。若不平淡淺淺耳。經人百思。而其味愈厚。其用力都在人思路三四轉後。故從皮毛尋之。不遇也。遇及時他裏面游歷不盡。

正希真得禪。其文刻畫英雋。如毒龍俄鷲。又當於格外贊之。如看莊子。不得以理廢也。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不無沙礫剝蝕。要其精光。難掩望氣者。夜中自能識之。斯爲真金耳。

黃南菴稿內摘錄
文境殊清。蒼思力亦果銳。不向人家色筆邊拾取。狼藉之物。真作家氣魄也。也惜被本心之說所誤。真聖學。不相比附。程子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後有作者。不可不懷也。

文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奇辭。不過掩寺之頌。美膏之謀。而己本之經矣。而不熟于史。則于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機勢之變。不能發燭明快。惟先生兼擅其職。明於事理者。語不必多。自能深中要害。所謂機人。情如是也。擊古今。履件辨。說來說去。祇是頭巾膚殼。話頭。聽之多小。虛囈。

礪山小景耳。自有危峰。遙是開池。陡壑。則觀者駭矣。然猶形具也。至晴際生烟。雨前出霧。若有雲氣。爲變斯爲神物。不可測耳。此之謂筆妙。

比喻亦古文作用。今人都駭聽矣。
大開大闢。直放直收。衝突重圍。蹂躪百萬師。如出入無人之地。大家氣力如是。

熟於史傳。見古來之情形。蘊於世。故見今人之變態。要之聖人作易。作詩之妙。亦只是此心。此理。透明耳。摸寫到至處。便是不朽文字。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生文視之。較平。無高奇過人處。然彼皆蒙而易心。苟取富貴矣。先生獨不負其言。乃信浮華之不如真實也。

呂子評語卷二 正希
引而略本位。務新奇而翻舊案。如此作。亦自雄辯。可喜。然看得不伐之美。有限。而鋪設功罪之意。勝引人心。趨穿鑿刻深之途。而不求聖意之所在。最是害事。崇禎間。極尊此派。雲閣尤盛。陶菴先生。開博淵。而給核史家。故亦不免此習。然其文較有體骨。不同浮華。提給者。但學者須辨此弊。正不必舍先生之長。而效其類也。

先聖大家止。發明本文。必不肯服。雖一義。共有別解。旁枝則見之大結。足以盡人之才。辨而又失本文。此大結之法妙也。
古文老境。不嫌獨俗。服但取義的。
在人情物理。極淺近中。發出至工。絕巧人不能道之文。可知不能文者。只是目前家常日用。事不會理。會明白。更無處別尋奇妙。

耳。

原批今人襲用時文莫不恥笑襲用古文不知恥何也吾謂盜古文與盜時文等盜耳詳看此批以盜襲古文爲可恥今則對題抄時文不惟不恥且以爲妙矣相去止三十餘年而廉恥道喪習俗日汚下至此可歎也

老法家銀線精細但每于正面却只淺淺地演過可知意有專精則力無兼到也古作者不肯弄小巧狡猾亦正爲此耳

原批先秦文有一字句者有數字句者有對減于前者有忽然而出者忽然而落者忽然而止者有遙應者有斷而不接者有難而不必合乃恰合者此等奇處古文之絕妙古文之絕無也然

先生文却又一字一句不似秦文每接入目必爲拈舞不能置者何也明眼人須于此際覷見如其語可知學古在神氣不

呂子評語卷二

附卷

上

徐鑑

在皮毛矣其所稱先秦奇處却不難皮毛上著眼也果能覷見此際當不復云云耳

屈曲達心是蘇氏筆妙

論斷還有駁駁處有出脫處如老吏引例斷案雖屠伯不能加難慈父不能釋非開名法高也只是的當移易不得耳此便是于長于古傳神手段也

論斷與步舉曲折相生層層開放路路擒拿圓轉中見其緊峭史論家鍊手也

矩則之密皆運于巧思靈緒故天然聯帶聯絡有絮飛樓畔燕度旋開之妙然須知靈巧之源生於博雅不博不雅而徒講靈巧則但有俗想徒講矩則則但成俗法駭劫入蠟腹無出頭日免故欲作小品佳文亦須從讀書大本領處用功夫但于時文尋

活套提法必不可得

作君子矜而不爭等題便可想見其人之胸懷慷慨譚于詞仁義之言詞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俗人于此大都亦作和平劑劑之論然所流露者祇得其浮偽圓融軟美而已時行者則又多倣岸過高

之恩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格調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之非流俗所能有矣讀陶菴文自見斯意

一氣渾浩流轉而出不設欲併欲散之意大然雄深峻厲題面安頓他人費盡老力却變化于起減轉摺之中立泰華之嶺俯視人間雲雨雷電皆在脚下斯亦壯觀也

雖詳於史鑑而不深達治理則不能爲體要之論達治理矣而不

呂子評語卷十一

附卷

古

徐鑑

透人情則雖淹核明暢而不能使人刺心動魄此陶菴史學之精也

原批理致題非幽微深妙即當明白顯快然微妙者畢竟不如明快爲上

要知明快原從幽微深妙翻得出耳若無幽微深妙便不成明快

文至情理真切處雖房老可曉雖聖人不易自是不朽

節彼南山之節云云如是文安得謂非古文不足足與歐會大蘇之後取故凡爲時文不傳之說者必于此乎不通不能而謬自比于古文要解古文也

原批題節文云云當先生之時門戶之關正烈妨賢害國者以詐忠要主眷其攻之者又多以傾軋爲事先生蘇借題以抒其憂憤故其常調激雄快其結構撓振又自變滅不測此氣生

于情者也

先生文開合甚大不斤斤于一二句上計人喝采故知其用意者

起收轉側出沒回翔皆有大氣運旋其中使天下好論頭大套子

吉祥富麗詞句皆屏置不敢弄其行間自照甫以後久不見此

體段矣

評家謂陶菴每於貞邪消長治亂倚伏之間搜摭補綴不遺餘力

之分耶

陶菴自謂其文如說書此有讀有屬何謂說書先聲之文如題起訖

呂子評語卷二

陶菴

金鑑

餘編

存漢達之類樹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

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

等書直是末等應障矣何以文為陶菴文如讀者則尚未敢相

許如罵者則文氣高雅亦萬不至是看來自評不切其所謂說

書者要只在貫穿過通結構上講耳此是行文機巧非說書法

也說書高下只在理真不真處分取

陶菴於典制文好補題外事例以示辨辨固多昔人未發之蘊然

於旁義生枝者於本論必不盡先舉所以不貴是也

文章貴體體視氣氣視理惟多讀書講究自得之不可于詞謂開

求速化之術也總求速化即落卑賤惡俗之派無體可言矣

陶菴文議論駢儷經生從何摹仿日不難多讀書自會

長章題緣路結盤隨方布陣勢則變幻自生不復有烏蛇龍虎

之迹看其鋒鏖之妙每令題目化於行間何處更覓渣滓他人

以假古文湊題目生吞硬咽中氣空虛不能蒸腐運用徒見其

完設不化耳

間中八案指出妙義是古文逸處

戰國之刻峭尖傷無奈人之雄廣則不大無漢人之寬閒渾浩流

轉則氣脈不高深

讀書識大體故典麗中風骨崢嶸此大臣氣象也其起伏頓挫法

律精明而從容閒暇平來煒燁真有人神之處

時文字學古文只苦很近軟便無可脫變處古文手為時文又苦

硬盤直放僵伉不相入道是說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耳力量

如陶菴乃不覺其為古與時矣

陶菴於此理儘粗放外脫而中枯望之蒼然若可珍咀之却謂瑣

呂子評語卷二

陶菴

去

餘編

無入心之來

寫騷子語不難諛語點綴藏恐太涉鄙俗雖有尖巧之思難闡映

堂是村場笑府非文人筆也看大家運用亦只得通行機趣然

迴不可及者難其大雅耳

閒閒散散順筆勢為欹側而題自赴之若無意於結構者每至斷

崖絕壁便旋開轉身轉過不覺其險過後退思輒令人恒戰也

以題之情事發我之憤論悲刺以我之章法化題之節夫說詞此

是古人自立一家之效却是古人脫化於前人規矩之效

蘇文公開學之云云簡括全文極有法力是古文筋節却又出

以俳偶而自見高老余每笑論文者必以單行散體為古真不

知文者也

達心而傳以沛然之氣故循勢出險曾有江河之觀非支架補綴

之所政近也。

長章文者也。開發過絕處，議論與章法結引處，敘事簡鍊，不覺處過接，奄忽便利。處轉游，行自在，處條件得子長之筋節。魚龍沙石，流轉洪濤，銅鐵朱鉛，雜投丹竈，隨手變幻，自成一則。古論便題目，融液其中，無復見糟粕煨燼之迹，及細按題目之騰理，無不密度，度無不稠，點綴無不完，又未嘗蕩溢域外，此真奇觀也。

長題以剪裁高簡而腴帶不瀉，稱妙手矣。然免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遺驛，未嘗不經歷州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看開卷長題文，何其開眼，所以能開眼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思議行之，不沾沾以牽聯點綴爲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用意與詞文之不同也。至其筆法之奇古雄勁，又當別論。

呂子評語卷二

附卷

七

餘編

起于換頭處，轉拓得開，則超遠不測，轉關押尾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熟古文，開架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善於說法，出奇也要得其正詮，處精實端凝，此却不因法變。昔友高旦中嘗戲謂乞兒弄蛇，歌若真讀書人，唱來須各樣。吾云：正苦近日讀書人都作弄蛇聲耳。一時噴案大笑，讀陶菴而未嘗有顯者，句文天然大雅，信讀書人真是無所不可。

其博雅皆從經術自得，非若近人古典，但木之詩文者也。故雖有疎處，亦高於依樣葫蘆數等。

周室衰微，當云：周貴乎周，周君子哉。子爲故知古今制作之本，與治亂之由，能發先儒未詳之說，則雖旁引遠據，正見其通達大義，腐豈每守死格，嫌其增添議論，余豈不樂其語邪？

增添不著理要，議論遠謬，聖道却不可爲訓也。此文于疏敘開頗多補義，孫若士云：層層議論，文氣多漫，與動手不類。若其肝衛時勢，察算古今，固與封建五等論並驅角力，余則謂層層而中理，益見其功安得漫正爲肝衛算，只在子厚士龍筆下，其病蓋不止氣漫也。

增補典制義例，是實弄博核處，然多不著緊要，先輩大家非不能盡無暇及，亦非所貴也。

文章要有開張枝節處，正是骨幹，必有此力，見大家數。不爲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自明劉明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榷甘苦，而生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通達漢唐以來，孫此者，吾獨服陸敬輿菴菴先生殆其流亞歟。

呂子評語卷二

附卷

大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

江西五家義內摘錄

評語獨詳於江右何也呂子曰吾於是乎有感也三百年制義之作壞於萬曆極於天啟而特典於崇禎亦即壞於崇禎崇禎之興也由江右而其壞也由金沙當其壞也不在頃時每伏於極盛之際於其興也亦然由成弘至於嘉隆非無小盛衰也然理必本於孔孟程朱而又必參乎周秦漢唐宋說雖小長皆盛也及萬曆之變則不然初變為村師之講章繼變而為佛經語錄是二種者似乎異趣而其實一家蓋以俗學始者必以邪學終未有講章而不歸於佛經語錄者也然其文實便鄙不足以塞學士大夫之意天啟間乃又變而為子書子書猶古也如莊之奇列之逍遙韓之雄辯有揚之勁漢彼又不能為也第別擬其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一

餘編

纖詭險仄之語以傳其便鄙之思甚至篇中無幾殺寇盜即不稱名機嗚呼文章至此可為大亂之極矣然究其淵源實潛蘊於弘正中陳王之學故曰壞伏於極盛之際也江右艾南英于子出萬曆之季與其同鄉羅萬藻又止陳際泰大士章世純大力者倡正說於天啟之間論題則復舊傳註體法則準諸先民而又盡破帖括之習直取周秦漢唐宋之文以行之即王唐繼胡之格調亦歸轉輒解而自露精華天下翁然信之於是崇禎初年始知以古文為時文峰起瀾湧名不一家則千子之力也方是時金沙有周鍾者役社之盟主也其選文行世亦真千子埒然人品心術固迥然沉澁并泥之不同即其選文也亦真一誠而一周千子篤於論文周則借以為聲氣籠絡之用故文雖持論斷斷難同席者不相假而周則也難運就無所不可於門戶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二

餘編

豪盛之家尤逢迎嬖倖故艾當時即為世所欲殺而周雖身敗名辱至今猶有護惜稱道之者其所操術然也千子嘗從譚於東林為復社者亦傍東林之後以故千子為於同輩又為於論文不惜與之力爭其議詞切直固有人所難堪者一時聲氣之宗皆大惡之不以為愛朋友與文章之道也而面疾其興已然以千子故東林不可斥為邪黨乃嘆四方之附和聲氣者環而攻焉力反其說以浮靡為宗以卑學為戒蓋自是而崇禎季年之文復大亂而不可救矣自戊辰而卒未而甲戌文氣日上此千子之說行也至于丑而靡而庚辰而癸未遂蕪穢不洽則金沙之說行矣故曰興於江右而壞於金沙夫以天啟之極弊而艾與諸子偕其間及其與南中爭而亂也則在戊辰已巳正當崇禎鼎沸之時而已言移律變然則盛衰倚伏之故不洵可鑒哉千子之言曰文章之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王蘇而大振故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斯言也千古之特識即起左莊馬班韓柳歐蘇諸公於今日無以易其說也然而千子亦有未盡其道者知以周秦漢唐宋為文矣而其為講章佛經語錄偽子之病猶在也知以傳詩為理矣而其為陳王陽儒陰釋之根猶未盡也所謂揚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一時之文亦止乎此而不能為執乎古人此則千子之所少也天下之求上乎千子者固當因其道而加精焉即欲攻千子之失者亦必於此鍼其病而琢其瑕磨當時之文於成弘嘉隆之右則其足以壓倒千子不難耳奈何不爭千子之所少反取其鄙棄不屑事者以攻乎子是猶結羣羊而角猛虎適自喪其生而已

於虎何傷乎。蓋力既消，公論益出。千子之說固可以傳信古今，而當時浮競之文久已同腐草死灰矣。豈不悲哉。宋元祐之或足稱盛治，惟能去熙豐之弊也。其不能上擬三代者，司馬韓富諸公之所少也。繼元祐者不紹述三代，而紹述熙豐，則不惟失元祐而必至於宣和靖康矣。崇禎文字之壞，何以異此。夫一江右制義之盛衰，無足深惜。吾獨感崇禎之初，直足超越弘嘉隆關宋制以來之所未有，而為諸浮薄輩爭所取，不特不能興，且毀滅焉。古今聖賢之源流，有不可復振者。與抑氣運使然，所謂發不可支者。於文字亦然。與其為升降得失之說，亦概可睹矣。此吾於江右之文獨有感也。其附以楊澹餘何也。日以文品相近，且生同時，產同地，故并及之。無他義也。

羅文止

孟子評語卷三

五家

主

餘

四家之中，獨大士名極顯，至今羣稱企之。固未必盡知大士之美也。蓋其氣魄議論又多且快耳。大則大力，猶有推之者。亦驚其鋒角，與眾疑其為靈者也。至羅先生，則知者益鮮矣。然而其文實踞三公之上，以其無色聲香味之可悅也。故民無能名焉。爾嘗序其品曰：羅為最陳次之。章又次之。艾終焉。問楊維節之品何居。曰：在章艾之間。已而曰：前詳殊誤。羅為最，艾次之。陳又次之。章終爾。楊較羅，艾之識力高出前輩，非諸子所及也。或曰：昔者艾千子與大尾諸家，亦嘗推羅為第一矣。然其後譽漸衰，得毋日久之論為是與。曰：不然。昌黎之文字，習之皇甫持正已極推尊。然至宋初，猶無信之者。待歐陽永叔出而後，千載無異詞。故近則以親信者而傳，遠必以明辨者而定。

竊聞四公之為人也，陳曠朗而傲，疎豪宕而鏗利。艾則剛正，

直而不能容物，惟羅沉靜澹易，獨無矜嚴之風。此四公之品，即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莽然然陳章皆為南中聲氣所播，致隙於東甌，而羅獨巋然始終無少間。此又以文品驗人品。信曠朗豪宕者，易搖而沉靜澹易者，難動也。故擇友者，但觀其文，而其人，之性術可得矣。或疑有文者，行多不逮，曰：無行之人，文雖佳，定有病在，人自不察耳。又言：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四

餘

從其氣體風采求之，而不得其本也。須見其義理精醇處，皆經術之深，是王者儒者之道，更無一後世功利駁雜之意。提和其間，九豫章諸公所難耳。

艾千子每於拘處，借處鎖穴，因鎖引入正解，但恐後生效之無字，尋有強生事耳。粗中有細，拙處生靈，披沙得金，往往足貴。只恐後生讀之，悶塞無味，反致厭棄耳。若肯無中尋有強生事來，便有一分生機可救矣。此文止一服奪命散也。

思必入人之所不思，寫必出人之所難寫，刻苦之至，乃得明快。文止文於一切塵翳，并世間浮華，皆吐棄全盡，自開清微一路，不容熟閑人尋味，可謂峻絕。

清微學微，絕不為邪說所障，惟其明也。理明則如說話，淺淺微微，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為最上。

不相及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列堂下之是非今豈特堂下直坐之門外者耳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大士之文粗服亂頭不無敗闕亦西施之病瘵心成妍奈何以講章特文之細纖關其間猶利於貂金爲鑑不畏天下後世或有通人笑罵耶

大士先生文入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脈細淨處是爲老作家凡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文即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有一義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而離碎而章法自足有體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氣兩成轉轉見其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文之所有也又有一種略去哇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者有淡熟冷迴疎疎若不經意而過不可及者有直中中堅樹立奇偉而餘地輕置不顧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待

呂子評語卷三

五

七

八

其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雜入情過快多俚俗之談發抒意盡傷神蘊之妙又于于識其心粗手滑此則先生之所不得而辭者耳

一線到底而翻騰跌宕不見其針腳穿度之迹此法極精熟於史漢筆歐乃得其妙耳

不沾沾比飾排組但曉暢立言大意於肢節備經提揭得了丁自足領略其妙然須手筆高古變化

大士手筆但見從便耳

中講史事而無一事及史蓋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以是復奇博耳今之作史者則胸中先擬史中何人其人何事而後登而爲文宜其所指獨偏所事獨漏也所謂今人擬史中何

人何事猶是崇禎間文人語近亦并無此擬作矣要之講史必作四書文義已落下來故朱子力辨東萊同甫之失如大士所言亦不過較他人多擬幾人幾事耳所謂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除是聖經始得如易卦象及足盡字宙之善變惟其理至也史學只就事上商量每反以古今成敗利鈍掩却自經道理雖或有億中之辨亦只在人欲功利上分明安能令百世事無不該乎

山無峰巒起伏即爲頑山水無波瀾湧迴即成死水文之佳正在起伏湧迴處得意耳

每從人生有初大源頭說來道理極大通體爲之剴然文字不具此識乃必不能到古大家門下

呂子評語卷三

五

八

八

文章須得大頭腦則下而意理細曲處皆包貫得到從瑣碎枝節碎湊合之法雖細布成局不能達也

先聲極奇橫文於法律定不走作

維斗稱大士文皆自傳註大全及先聲中來而特故高議其貌非放其勢固妙其思以示不苟同於先聲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及先聲之述求之余謂不然大士之高議奔放幽渺自有佳者不徒其佳者正可以傳註大全述求而深得先聲變化之佳者

也其不佳者則故爲其貌其勢其思而實無當於傳註大全同於先聲耳

大士文中有雅有俗須別出之其俗非世間甜熟之俗乃老辣過也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文人須留意也

大士文粗處儘多其著意似不著意閑中筋節却別有光彩和利

州於結錫潭西小丘刺草斫榛而後嘉樹立美竹叢奇石顯正
賴善遊者耳

立於題外推論取意刻錫易耳得自涉洞狀烟波微遠最難然畢
竟是討便宜法門先假定入虎穴取虎子其神韵又別此非大
士諸公所能也

大士文全在題之空際著思讓看其出落轉捩結束處見作家大
用讀者當細玩之此即古文手法也然題之實際却多輕瞥過
是他做虛神不服及却正是他不領不濟處若先假定發揮得
實際精足而於出落轉捩結束處又得古文出色機趣此其所
以為至也

是題雜碎題看其抑挽有法點逗有手筆筆照有巧思已足以家
若總攬大意更有宏論與議論作案之體備矣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九

餘編

文章大求痛快未免落纖纖亦何害但纖則必傷義理
筆筆放教活放教鬆愈活則其相愈顯愈鬆則結束愈緊精悍中
仍寬若有餘淡折有味此又非粗疎貌古者所曉

古氣盤結而成有勁矯之力有悲壯之音又非衰頹凄涼所從出
乃所謂鈞天之奏也

銘鑄全題自造鐘範隨手匠心皆歸妙法此種文若不精熟於古
從何夢見來

利弊所以然處能盤鑿言之千人共曉看世間再說不明白人真
是氣悶也

三發文法人所服大士用來却可喜只是意思多不是文法適合
也

沿山懸澗杖策遊開不過領雲烟丘壑之勝而已已有奇禽怪物

覺翁毛女隱現其前然後驚為神仙之境
大士文毋不必其有甚精之義但隨文勢轉捩寬然如人欲出
諸口而不能遂而此能出之文無不以此出亦無難而試為
之又不得也

凡能精於跌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為
弊也則未免有剝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大士亦復草擬口角却不似近人執根惡俗正如弋陽與昆腔不
必較曲口做作只排場鏗鼓間雅俗迥別矣

直說史魚章文云云原是上下兩截出後作合讀其法甚井然
只為筆法纒帶花簇局陣自生奇幻令人眩惑不能界畫耳然

申插之法有巧有弊不足為作家露數只一種情致低昂頓挫
淋漓不窮隨筆起伏曲摺皆成神趣此真千長之遺而韓歐得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十

餘編

之以千古者也

圖給抑揚自有纏綿斐詠之妙自蔚宗以還只杜牧之李義山能
拾其遺韻

大士文語多奇創沓涌而出其粗疎有不暇擇也學者慎取之得
其雄駿足以破凡猥陰柔之病

每以淺俚之論立說而使人忘其淺俚筆高故也然學者不可不
知其淺俚

用意必名偶舉止營構迴絕凡近如入深山遇異人冠劍服食無
一不起上古之思

實講處多苦無精義此所謂本領雄奇才博識不能襲取者也
就大士所見發洩自有精力若深切義理其尤苦不知更復如何

故學者貴乎見道分明即為文字高亦非此不可也

熟於人情事故發揮明切處至理亦出其中

淋漓而切適宕鬱沉得會之神方有此種景致此不可以文法套借者也

筆力高古脫變故出沒穿插皆有奇趣

明明如鄰鄉談了了如開家信此大士先生不著意而自成奇也惟其自待此奇即亦是不精密的當之所由來

然其所以待此奇即亦是不精密的當之所由來

快即成至文也第情里透矣而其所以克治宰制之要不本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流維百氏之術未為得也茲則醇乎儒矣

其結構純是古文雖有粗疎處今庸目不敢指摘亦文中之營運太白也

呂子評語卷三

凡文字

餘編

凡文字

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文便無此騰踴一味作諸謔之思不復管題意是何理會今讀者眩其奇而喜其妄不妨以天地聖言佐我虛說此弊病豈淺小者然皆自添爾惹得來文人每窮之而不知返也

題義全無體認其病正坐題外運題外運題只為不曉題中道為無聊之策

紅幅文字看其寬闊曲宕縱橫突兀有多少境地

論極情事必有根據根據經術者精當典雅根據後世史集者多不合於理而情事亦謬

典制茂實非所難也逕以大氣繙以宏議錯以峭辭而鉅麗之觀備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衰亂衰喪之言而務為諂阿吉祥自

稱絕冠有體是秦始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謔語也

極繁直堆垛之過入大士手如孤帆破浪線索在我風水由他下

映橫江千里瞬息旁觀為之驚喜舟中人甚平平無奇也

六朝琢句效之每落纖靡三唐長調學者亦排偶間文家遂戒不可為而并薄古人不知其自少本耳金丹人手雖鐵石皆能

開點如隨宜公偏以俳調見奇不叔子瞻時為工句而氣體自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大士賢聖之君作多用六朝唐句而渾

浩流轉不見其粗鍊之迹亦其流亞也

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於法度之中不可捉摸而自合乃為真奇橫耳非茂葉繩尺之謂文之有體猶人之有頭目手足也頭未

定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

其心尖其手快故能層折批剝無所留刺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

不能出天下名區與迹為鈍根封錮者多矣

機法高議謔警大士此種得古人意深人偏賞其放誕不善取大士者也

風神搖曳如江風送烟柳感入正在無定處

以粗淺形精勝令人意明此是大士長技

每從俗說凡情刻出痛苦深微之言如名優演淺俚劇本自能令

觀者墜淚切齒非劇之妙優之專擬神也

千子謂大士文句字多俗俗字最確但其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句

字也以其句字為俗則彼有詞矣古人粗枝大葉每不揀擇句

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

大士文有初閱其莽莽細玩數過亦復多兩勝之致者如入簪絲中忽拾香樹如歷蕪穢處時遇芳蘭要是異珍不肯近述正耐

人斷耳耳。

清辨洮言短首承此暮有人醜藉也一雜俗詰失其妙矣。

大士文每善於轉曲處別出慧解妙趣相生不窮。

凡文與題義及上下文不相比附即有奇情偉論總屬粗疎看先

輩不肖如此不是不能施設說來徒成痼疾故不爲也。

大士文轉折處極靈警但好爲尖新創闢之言反成小家子輕薄

兒套頭耳。

章文常落其皮毛而捐其骨髓但知章爲子派此爲皮毛所掩

也其回斡雄勁問答簡潔自得古大家之遺而思力刻深每於

與察族族之問別開幽徑會融冷峭其味無窮窮不耐粗心人

領會耳。

孟子評語卷三

章公文以刻削堅果爲宗意之所極無微不至人境及力盡亦無留

餘得之子家爲多故當時以爲子氣然亦自成一子非抄套子

書爲之也其自信過銳多不顧其安處頗好逞杜造之見是則

其短也。

振筆直書如寫家信如與鄉里人話故津津有味不已曲折飽滿皆真

意所自生更不須脩飾一句大家最上品也。

看題字不甚親切故時見腐說凡腐談皆理不真也。

醒語先輩之妙盡之矣江西社中正多了求勝出前一轉耳要

亦平常中無異滋味故然。

大力文大開大闢大指勁力強詞調翻運碎真得老泉之風

東坡之雄矣若其論題目道理即索然氣盡且縱與還一奇快

耳。

文至東漢愈排愈疎愈整愈雅愈新愈偉大力於時文既

未親西京以上耳然據其詞氣亦當在王充論衡徐幹中論之

列嗟夫天下不知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文而不知

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名人不讀書之罪也腐文之

古在神理不在辭句道不在非整散行間也自秦漢魏晉六朝

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舉一廢百哉予子之言似高貴

過薄學古者多讀其自合耳。

文有短短數筆而結構段落一氣盤迴其中丘壑甚遠局勢甚寬

開此大家小篇中藏巨法也。

學公毅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遷處不徒摹肖口

角也文字中自有此種妙境予子以爲竭徑窺穴終傷大雅則

孟子評語卷三

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

至深極微者出其手下不覺鬆脫新鮮見者以爲我意亦爾而自

計不能達非其口吃指擊也心粗則渾耳。

孟子評語卷三

大力且能不用星官曆家言方作此等題論人人所知人人能用何必

用但就其中取正大之理的確之說而發明聖賢實用之至道

乃爲學者之文若但臆星官曆家言書禪說以逞奇博而無

常於道是爲浮薄之文人云亦云庸雜無意味則有教書之文

而已此則意欲爲學者而不能亦未免出入於後二家固有之

矣。

文人好搬演舊話大約有二故一則正當道理不充足倚以支架

梁間一則要警聾天下庸陋耳目然庸陋雖淺而不放宗徒爲

老學所詞摘故不足爲也

文士古人爲文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所謂爾雅者無俗字

無韻字也三字經四字句強學公毅而詞句皆鄙俚不成文者

大家文字從無此語謂文須爾雅誠然然古文自有似模拙近

俗而實高古者又不可以一格熟眼觀也即是作語句亦自古

文來第下字有欠透當者耳直曰鄙俚則大力不服矣世間惟

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爲最不堪耳

大學之道簡文云云文子子意境相淺何不澄氣凝神以出之

亦非氣不澄神不凝且請先明理耳理不明澄氣凝神何益越

澄疑越差遠去

失此民志一句文云云文子子上句講太多下句講太少且不

論講得多少先須講得是若是時多亦可少亦可不是時多少

呂子詳評卷三 五家 餘編

總沒帳其病只坐好巧言縱弄巧便亂道矣

不肯體認註理欲自撰新奇末有不成鄙繆者

文章有禪家殺活縱奪之法如大力不得於心兩段文先說破都

不可是殺法前半放可字是活法起他可處儘箇盡是縱法即

從可字殺出不可來是奪法

文字到理透處真能排排豪傑展拓萬古其機陣之靈變得力之

若雄又因之而益奇

逐步刻劃每成粘著之病求巧得拙矣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間

自然靈變

大力文實好選其博雜千子秘之最中其病然博雜不足病病於

此理無定盤針便爲博雜用不能用博雜矣

萬物皆備於文云云此等文在淺學者讀之必以爲古以

爲削吾正病其不古不削也從古未有以斷削爲古者亦未可

以減字爲削者古者非若模拙之謂削者曉然于初鑿立無可

攀緣而上之謂以減字琢句爲古削但見其稚耳鄙耳無節奏

頓挫無波瀾耳子子所恥者以語句言耳抑未矣題之理解

全不是又何論語句哉若以文論亦不可不謂之古削第其古

削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說非先秦以上之古削故不貴

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削之真妙也

能使道中虛字顛倒飛舞如蝶弄遊絲燕翻花片驚疑無定可玩

而不可捉搦是爲筆妙

文子子

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爲奇已而漸趨平淡後於平淡中復發

憤刊落爲樸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爲江郎

才盡也先生極恨歎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固

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開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

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疎略故微見其外強而中乾

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

無一人歎賞其足以度鑠古今者可自信也說

自自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爲知文者先生一人而已於

古今體格之變無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

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尊得古人皮毛落盡

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滾水盡而寒

潭清之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龍巨刃摩天揚蛟龍盤大幽鬼

語爭割強愛獵經與史嚼雜奏笙簧近首思簡淡淨洗十年臆

先氏有典聖震澤方垂囊古貨今難售到羊亦無益誠確論也

但理境不精則簡淡高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未免外強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著斯先生之高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鄙之不同亦尚落皮毛上事耳。

先生有云目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舉者至江天萬里目盡孤鴻青山一髮杳然天際爲平生於遠耶抑平而後遠也當時雲間諸公極其此說足云問諸公未到此境其文章到平樸簡淡最難矣先生於此直入古人之室故其衡論前並皆超越凡近其自作未能竟意至處爲是理解未徹本領欠精實要其於文字品類非後生所能拍其肩背也。

文無論虛實虛中有厚味不落空疎枯寂實中有真氣自然官止神行兩種境界都到方見作家本事。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十七

餘編

雲觸峰而迴盤水過石而激蕩皆有必赴之勢故中間變態環生也。

千子文亦雜語錄機錄要之萬層間廣闊天啟開鬼怪其源流病瘡都從此得來。

老樸之氣千里在望但未免茆莖亦樂生曠衍耳故文章必須丘壑長江峻嶽亦丘壑之極致也。

只是實做題意則語脈自得摹演口角則題意無著而語脈亦假作家得法在此。

文章道者筋脈處不在多言抑然有常於心千子文實講處不無粗相處却見老境今人不能粗正復近他不

得平正老淡處正有滋味所謂朱絃雖過大音希聲者也。

安頓及落穿神極有法其轉折收放筆力又極天矯憑他顛倒括弄串綰作巧而無一言之傷於理此爲作家耳。

老樹樵柯不必有虬枝密葉而氣色自鬱然雄異其樁樑有力也楊維節

先生文刻峭清寒固年數不永亦勢不能多也。

先生之文善於用遠含悲落墨灑然殊不苦題而曲摺起滅則皆題之腠理骨脈也惜其本領出於禪故不能唐突先民耳要此一種文境雖先民歎未歷矣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亦江右之爲古文者何爲不與曰機部得蘇門風力然其勢太直氣近滯要其精蘊固少矣微按之律亦不細察餘文雖極變遷然藏針線於縞文之中於成弘規矩固森然也江右諸家正以其得先正法耳先正之法古文之真法也。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大

餘編

學問時習章云云謂於下兩節見得地位甚峻消息甚微斷崖東瀑間聞幽香如縷若遠若近踏水破雪曲詩微尋乃出疎梅數點如是如是所惜者首節未得真地位其消息遞下而止到得孤巖遠洞之奇與三島十洲間所有正不同耳然已離塵世恒觀矣。

我讀其文如遇其人在散仙古稱之間所餐者松椶耶雲霞耶所行遊者荒山深海耶所爲伴者玉女六丁游龍馴虎耶俱莫之知雖然其位下見孫必隨鬼起。

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局鍊而得脫澁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登之妙訣也然以語枵腹捷口之人教他鍊箇甚麼。

維節文清微淡雅於熱鬧中別結一世界。總無浮俗之情滓其腕下然頗多粗淺見識縹緲胸中在維節固

自以為從刻錄危苦中自得之極致與他家紙上所窮者不同
然這上面更有在也

立勇力之局而無實力以駕馭之徒見細布之苦此能驚愚俗
而不能驚老伯者也

飛仙去來人間以為變詭狙嚇人不和他只自由自在耳為甚
諸人不肯自由自在只為公等滿身都是塵土俗氣自己纏縛

難解也○只可惜於本領欠親切故道來境象不失之過高即
失之粗若此處理會仔細世間更有何等文品能出其上

眼前空濶指上蕭疎是難勝人處
但有中把子處若其中的時不第能穿七札面洞穴輪王九重

鐵鼓

文氣極高曠寥幻而見識粗在故少古人大境界而自闕一塗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徐編

其思致幽微而筆情香渺尋常路陌自出新奇則所謂自是君身

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玩其用筆起脫忽去忽來有意無意有迹無迹如神君之至靈風

蕭然舟泊中流帆纜墜雨可思不可期俱在雲霞山海之外天

下依口學舌之徒從何處乞生活哉

渾渾流轉中復具孤情曲致淡韻幽姿此大家之所未有也

凡文章輕重用意手法所在不論分股及字句多寡也作者原

未嘗有重何句意但做來却已如是此亦太討好喜小巧不精

於古法而自行心得之弊

筆勢天縱機局迴盤以漢人之道順行宋人之潤疎故峻而不寒

雄而不渴

文章意致貴極高挺激潑如清秋登嶺顧視蒼茫咫尺萬里皆成

沉澁之氣然於傲麗之都邑亦不必了了也
惟天下至奇有文云○據若文字大處在養脈細處在淨詞此

文小起內將題旨說盡是不養脈之過也篇中家人父子君民

親友種種雜見此不淨詞之過也○小起為首五字作勢不為

說盡中後拉雜引倫類米講不無粗礪然亦多所發明吾止恨

其發明未盡為未甚真耳亦不為不淨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

儘亂頭粗服葉大枝疎不似後人含糊活蛇然其理既真愈盡

愈渾厚槽柏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淨詞其所吐

露不堪喉喉故文之精粗以理為斷不關詞也孫評故為庸流

說法耳

於本理無所知亦更不求知只就自己意見造為今說之言則但

有相妄而已

呂子評語卷三 五家 徐編

全理盡在隱躍間而烟遮雲護止顯當面拳繞此文章掩映含蘊

之妙也

章法離奇似整實散一氣驅馳極勢相生曲旋直下莫不有自然

不可捉摸之妙此非變法乃精於古人之法者也

渺然落筆定從人思路幾層外破碎穿穴而出放極熱鬧潤結之

題入其手定別有深微之致

推節文清微靈湛極盡幽思情解題不的確有名理亦多玉厄無

當故行文以看書為主也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復社之支其文字行世風氣爲之一變者莫如雲間之幾社爲最盛一時苒華爛熳偶材輩出其爭榮足傳者如夏允彝孫仲周立勳顧貞徐平遠聞公王光承珍右及大樽陳子龍常時卽爲四方所推重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憑以其手足之烈文維領斯所名號於人間慨然有東漢江左之風焉而數公之中其才倚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惡陵先華足以矜錙銖駁足以鼓勸者又皆服大樽先生爲之首及其終也有以不得志病早死有聞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有赤腳雜田父終不見人自運其跡以死皆風標挺特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大節爲尤烈嗚呼其平生相期許可謂皎然不昧而先生之領袖諸賢又皆苟然乎

呂子評語卷四

人

餘編

哉然而氣運傾移有非人力所挽者雖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且爲氣運所使而不自覺則吾於雲間當時之交蓋三歎而痛惜之不能已也當崇禎之初其文舉進平古理雖未醇漸知有先正傳註矣而忽焉演決者誰與其人有主名其事有緣起然而君子以爲此皆天也天欲亡人國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則必生其人其事以敗之卽志義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說人品以管爲高詩以王李爲極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爲宗而詆黜唐宋於宋之理學爲尤惡如猛獸奔馳焉至於波瀾陸沈而不可復理則豈非爲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然吾以爲諸君子之陷入其中也亦有故彼見夫國勢凌瀕內外交乘兵罷而不足用財匱而不足支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其弊略同於宋奮然思有以振起之而誠信良知後人之說以爲宋

餘編

呂子評語卷四

人

二

餘編

之弱不可爲由於講理學不講事功於是其體取之真率脫落其實取之功利作用其爲鼓舞標格不妨取之佞諂豪華而所謂傳註先民及唐宋大家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嗚呼是何所見之謬哉夫北宋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嗚呼是蔡南宋有朱子不惟不能用且斥其身禁其學而用者爲秦湯韓賈由是以至於亡然則宋之弱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秦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然而諸君子者方且謂吾茲以人力挽氣運也而不知其所爲挽者卽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夫天下庸方萬端流俗頹壞無足爲怪惟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不免於氣運之使此則真所謂天矣莫可挽矣今觀其一時所作雖師承文選然其本質超然皆不爲體調所汨沒彼其才情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惡陵先華足以矜錙銖駁足以鼓勸者猶英英然自出於豐詞綽句之表使其講求理學而得周秦漢之真源以橫夫唐宋大家之派別則其所成就何如者然天下將亡矣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故曰天也崇禎己巳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陳主文選文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時東鄉負海內宿望以前輩自居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至詆訶攘臂吳中後生相傳爲快談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兩公皆殉難而大樽晚年文字亦刊洗鉛華獨存淡質卒同東鄉之旨焉此亦猶弁州之於震川有餘豈與趨久而自傷之悔歟夫文章指歸千古一塗淳氣清則至理自顯安有絕世之聰明而終不悔悟者哉然則是稿之文固先生之所晚悔者耳而又何存子蓋先生之生平不必以是稿傳是稿之美而未善亦不足爲先生諱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若十雲間雲間

之文又莫著于先生其光芒四發固自不可磨滅而所為氣運之變與人力之奇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則先生此稿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

先生文磊落多高曠之致其視漢唐間人物品節固足肝衡衡點無辭矣弟聖賢分上說不著耳

好言史事好談功利作用好二氏無忌憚之說好聘奇才而又疾聞理學其議論必極於亂以大樽先生之名節而猶不免亦平日之習氣之也不可不以為戒

評家謂歐子文自庚午後漸即矩矱看來畢竟庸庸無精讀所謂漸即矩矱亦祇是氣局漸老成耳義理須實得當時不曾用得工夫雖能首不離舊見也

六朝辭調人多以為卑庸大樽為之更見逍遙此杜少陵自許齊呂子評語卷四

梁後唐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視為漢魏盛唐乃真卑矣

有大開拓處有細筋節處關其一妙不成作家

雲間仿古大率在詞調風韻上著力

愚思明一句云云受千手昭明有融高明今終此雅句也節而為融明則不雅矣明四目達四聰此典句也節而為明達則不典矣近日名手往往犯此此風始於六朝其意以組織句字為主若前老質歟自無此弊

千手論用詞之誤最是文人大病蓋節錄古法也而錄而傷理則大害文義即此文所指二似明達雖欠自然明更然猶帖耳目若融明則尤不典切矣

大樽文亦多擬美詞但氣體高貴其音自直正如雅儒作吏案牘皆見風流也

能體會章句則其法自精而品自貴若於書義模稜離格式合拍猶無法耳

體格合法而機神宕逸有高朗秀發之氣有寬閒和豫之音文品之雅貴者也

沈沛磨礪中多短節峭勢得于瞻行文之妙他人以疎放為蘇不知蘇者也

凡起結不同大小不等配合為道大費營構在古法以自然適之竟用搭題線索益處層後法也而能以古文氣脈運之活潑非莽口不傷大雅之體

凡文段落參錯絕律森嚴此易為也其間運設相與起伏變換而題理精微廣遠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義理而貌取大

題理精微廣遠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義理而貌取大呂子評語卷四

言只知無有耳

文有英姿雖極端重皆見高傑不羣之氣不諧流俗塵滓肥膩此乃謂之華貴然不熟兩漢唐宋諸家雖欲為之安可得

當時雲間宗效選體流為板滯膚漫惟大樽先生有選才足以駕馭豪放雖用浮重之體而自見風流

呂子評語卷四云云云云陸二子其所著書何故皆謂之新蓋以其裁折正史澤于深要一變秦人之舊話耳此文獨抒英

論不襲考工一範良亦不愧斯號也愚論有大小高低總之切而適達則大非以夸張也切而透闢曰高非以奇詭也此只是稿校而自然潤大自然高昌即非右號之為新亦惟切理而不襲套話故新耳

先生文收縱折旋大起大落皆有局段有手法但所見不醇耳

便可廢得古今矣。

瓊麗不足奇雄古不足說比比排偶而直似一氣散行爾彼騰躍只在繩尺之中斯爲與才耳。

天成與質一將一舞皆有凌雲躡景之奇要其神逸俱在雲霞斷處掩映往來便覺回翔掣掣總非凡近可擬。

文有論有叙有點綴論欲其高偉驚憐四座叙欲其閑雅似閑略而機勢極道緊點綴欲其深采古雅不雜時態備斯數者是稱善述之才矣。

雲間習於文選故流連六朝俳儷爲多惟大樽有雄氣逸骨爲之能不傷雅耳。

先學文義雖不密實能以言而平采動人手腕俾利舉止高闊見者自不敢輕相簡點當時氣象如是。

子評卷四 大樽

波峰浪殺雨並風輪背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之樂

義組苦不精深而朗朗見疎豁之氣世間塵囂總不得浼其虛明而自有其虛明之塵囂此處正難說也。

縱馳驟則騰驤出奇受衝勒則踴蹇無意此長於論事而短於理法之病也。

典制題須切實也須於古今事體大段詳核乃切實得來今日欲以枵腹空拳白撰成之却是難。

非惟百集三前云云爾若謂六經而外如左如騷如史如漢如韓歐諸大家正如日星河嶽並垂天地之間不可缺一自帖括之習既深諸書遂等爲異物工搬拾者又墨剏不化遺人唾厭臥子備有諸體液而出之授之所向無不如意世遂以此等文爲規摹史公天下有規摹史公之臥子乎哉爾看左傳叙

事之妙至公羊穀梁叙來又別國賡妙處到史記漢書略換筆法又自成一妙自古文章變化正於此出奇無窮然却是遞相師法非掀翻前人也此文用史記筆法變換孟子叙事其顛側詳整開著眼口聯鎖波瀾皆予長道則大樽先生現摹得其法便能變化出奇耳若士謂不足規摹史公却太過所謂搬拾墨痕不化者故是鈍賊原不算規摹古人也試舉似荆川先生之規摹史漢附大樽又祇覺其墨痕不化突然而荆川先生亦止是規摹得妙耳無他可也。

然正古之所謂衣冠非真能慕古者也李于麟王元美以此法爲詩古文實開因襲之末嘗不驚動凡俗而不免於識者之訶故元美初游震川而終乃悔服大樽極詆東鄉而晚年詩古文亦棄別少作以此知文字自有正宗不可以形似求兩公好學不已故卒能轉僥倖終身白強者徒見其不逸而已。

錢吉士稿內摘錄

吉士論文極嚴於古法人疑其太拘謹其稱變化生動逸興遠勝一橫情快議無所不有始知其所講古法非近人死板粗見也

人爲則斯款然矣而吉士國中有一方潤生動之氣人爲靈斯恬澹矣而吉士需中有蕭疎名逸之風此方是大家間密文字世間講閱密者皆書狗而自題曰虎耳。

外面寥闊無窮區宇皆鞭辟向源頭處求故其跌宕波瀾皆有星雲海嶺之氣

字不多然而義蘊深弘局不開張而氣象閒遠如此乃足當簡練二字。

精卓深微而出之暇然如泉下映如金流皆自然道放所見者真使非種生揣合影響之談。

理解清真脫手自然諧澗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

劉棻題自爲起止此古法也虞曆後用草紹鈞鎖其講究益細巧然但見其穿鑿纖巧而古法漸逝矣有吉士所作何嘗言尾不恰好。

於書理剖析品誦無絲毫疑竊故能暢達其所以然凡人不能正而七實諦者只是書不明所謂書不明不止是謂本句於道理

各處貫通不來則本句似明原不明耳。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開情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中乃知枯槁竟免故是無靈性猥大耳。

有謂吉士漫守繩尺絕少波瀾枝葉其實不然但其爲波瀾也較

吉士評語卷四 七 餘編

有源流其枝葉必有根本非俗士之波瀾枝葉故不識其妙耳。

凡文鋪張潤澤推演高宏變詭百千總不若平實數語久味之而益未得入所謂撲拙之中至巧存焉者也。

游神在語句之外故境界無多而洞堅深幽令人裏根束炬捫歷只在此中憮恍如出塵世。

志於道章文云云吉士自以不作四段欲廢此文看來何必定

作四段此是吉士持法太拘處吉士因時文淆亂思以易天下

故其嚴正先自治始學者不可不師其意要之體生於理理真

則體自得徒論體則離板作四段仍無當也此文在處正與四

段無異耳。

可以記六章文云云相服亂頭硬盤疎節之中自有精密之法

真樸之意行乎其間此通志集中文字潛溪所稱青天白日水

涌山出者也吉士爲東林後社後起之秀其感歎憤激如此時

事之勒出與諸君子之言是爭不濟於成亦可見其概矣。

創開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開門造車。

揆通中天然一片委宛中付力斬截與時下婆子舌頭迥隔如此

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宛曲折之文易流滑愜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腕之所能

事之勒出與諸君子之言是爭不濟於成亦可見其概矣。

創開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開門造車。

揆通中天然一片委宛中付力斬截與時下婆子舌頭迥隔如此

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宛曲折之文易流滑愜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腕之所能

摹也。

托有補義便不見其排梁之多但覺轉說轉通暢耳故文格高

下隨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瞭隨理使僅於股法局法講是非

者真偷破餅餠鈍賊也。

人於冠冕題一味鋪張吉士只簡鍊結實到結實之至其冠冕也

不賴鋪張矣。

吉士評語卷四 八 餘編

文字以氣象爲先文之佳者不俟察其理實但窺其氣象

已足而蓋萃家矣國受先之論倒矣要之氣象必從理實生來

不察理實有何氣象。

繁枝落盡老幹獨存一虬一蝨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便令人咨

嗟起敬盤桓其下自不忍去。

文莫妙於句句空中最滑如遊絲千丈舞弄晴光柳條花片隨其

繁拂不放一筆粘繁而語意已無所不盡。

題中字總不放一箇字閒每字必有頭一皮門面思議亦必撥棄

再進一層方見精蘊也總不放一箇字平場虛假是爲老作家

今以識力行文而心平氣和有揖讓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吉士評語卷四 八 餘編

胸中見得聖賢大意日常看徹義利關頭

文法求裝頭蓋尾過腰接脉總是一磁粉確

行文須得大頭腦小巧不濟事

實做處形勢少而片兩極重此煉丹家縮母法也

上聯下聯位置恰恰好好者文之至也其吞吐蓄洩之妙皆從恰

好得來天下知勇所難爭者只恰好耳

不類周秦以下文氣又不見于書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空奧爲

奇此爲真古

文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低是讀士見大意提筆直追其所

見小縱則通矣迅風揚帆躍過仙島神洲固不得泊也

潛宕之中自具銀鉤鐵畫正使初學者養神守粉澤者露骸形乃

所謂絕代風流也

手法吟嘯至密至巧然無他巧密也照路清極耳

君子評語卷四

凡下文在別章不傷語氣犯亦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兇別章

乎學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或曰制義自有體格惡亦當詳議

日當理即是體格彼所謂體格者不出於先儒不見於國典而

妄以爲當然相傳世守直諒所謂別章制體耳

典制文字須有體有義有有用有光彩氣象吉士備矣

湛深經義故其議論高澗而有本其聲色沉實而有光其格律正

大而有骨非朝榮夕萎之華也

格節節奏之妙能手要可以蹤跡也若其下語精富皆源本經史

真裁義理鎔煅變化而出之字字矜停不可增減動易斯兄學

者本領耳

甚急之氣却正以逗留激其勢順溜焉則散矣矣一滾下則促盡

矣此精於取急者書也

肅括高挺之中自健博茂寬舒之氣斯得漢人之方多也
學有本領論有根據體有氣象語有斤兩辭有光華此爲制作之

才

長趣看他斷處接處轉處接處碎處倒插處回聚互組處忽生忽滅

皆出人意計之外徐而按之天然不巧乃見其作用之妙

善於用典善於用轉善於用頓用跌便波瀾不竭奇趣橫生

淋漓態律磅礴各章各節動古入之心摩靡順吾心之逆所謂文

生於情者古今可及人地欲迴引可得之行墨繩削間也

千迴百折皆循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拆斷處其妙却在斲縫貫

注處筆筆詞詞好在前一層乃知直喝題而爲得古法者真案伯

也

開章首句題不離於括攝全章而難其兩蓋得渾然無得不得不露

名于評語卷四

固由氣大能籠罩亦由法意深密故筆有餘閒而無虞滂溢也

昔黃庭農語余巨廬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匡廬中一樹一石

一泉皆出奇秀人力驚玩不定遂忘其高大不識真面目矣文

章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密亦猶是也

費亡集內摘錄

雲雨雲文云云圍看作一片文字疑有高山大川以間之看作逐

段文字又疑有烟雲風雨以繞合之古今之間當獨置一位

處處將兩面意思陪襯出正位以截語言滲漏中間止用幾箇虛

字作轉紐反覆發明此法得之昌黎上宰相第二書似乎輕快

無難處却不見他用意極精氣力極大

皆於大雨中觀龍忽露肢於破雲忽垂尾於烟際東渡西出終不

測其去來盤舞一所文到絕處凌虛不可方物約略近之

情深則詞益激越氣壯則音益蒼亮

清空一氣如話之入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之便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會之頓名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又一奇也

文中曲曲轉轉如沿山麓潤每至峭石危巖必有奇響以出之令尋幽者深歷而忘其與遠疑其為仙窟窺境矣

道理見得高闊則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甚處不嫌渾自有含咀

舊水之妙但不計自機家依傍口舌作生活耳

渾斥若出八極之外而按之只在家常口下是為真奇

搭截迴紉纖映帶亦體勢所必然老手與人處只一氣迴旋如順筆直寫略不經意使讀者亦相忘其針線之巧是為神品

用力全在幾箇轉折處掛成一氣其訣只是隨起隨滅即渡即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絲即成敗關後生於此處討得箇消息直

是變化不窮動筆便有多少快活處

風力藏於體勢之中議論顯於描摹之下一縱一掣皆有作用却渾然不見鈎鎖針線之迹此大家史論之文也近世惟黃陶菴

陳大樽有之耳

陸菱若每言讀書不貴善取而貴善棄故其為文也與靈氣往來字裏行間別有阡陌

文不患無顧思先苦無妙筆意理布設不必異人何筆妙便處處異乎人矣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今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

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肯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為綴製欲近故迂如卓鵬盤旋赤霄之上以雲霞為出沒其用意止在乎蕪但令仰觀者目亂耳

呂子評語卷四

卷四

上

餘編

胸無識趣則所揚詞皆與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空鍊之法亦淺陋而無可觀

字字揆講得古法而不見揆講痕迹總在逐字章義上着力原不

曾有講格法意也取講格法去古轉遠

題而錯雜不倫入作家手中各按隊歸伍部署整齊中天懸明月

今般夜寂寥觀其軍容可以思其一心運用之妙

峰巒起伏奇險幻生選意破空窺極迴體極營構之新巧然皆循

自然之勢無扭鑿之痕蓋得之于長多也

君若若雲嘯東望大荒思與淵若若金銀官闕在有無之間心與

之遠於文境空索縹緲恍惚遇之

祖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多在轉語轉

不出便入死地然祖之轉要轉却理字今盡文之轉要轉得理

字今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筆頭愈轉愈靈竄却不在轉處

只熟於抑揚襯拓之法便轉換不窮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便是變化不窮之法

備極水陸之珍而據案夷然猶云無下箸處此真吾人名士風流

也今人講究食品者左截右截百羞羅列雖有瑤柱駝峰而未

能免俗不過大官供具耳

近人講究理體則不免於自俗若馳騁材辨則勞靡浮演而不知

所歸皆不足與語大雅之業也讀楚辭兄文如與秦漢間人酬對無一親晉下氣質而其言趣法律又未嘗稍溢於離闔之旨

呂子評語卷四

卷四

主

餘編

題得法看能手做來極其淋漓痛快又何曾演明原字故文字妙處只在情思內尋取若徒求之格式尋調問者斷其必無是進之理

此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即十分奇崛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難說獲麟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地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思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詭異也有其人拈起一番文覺其山改色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至緩其徑路必幽細曲轉而但見其腕力之通雄徑路之自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唯正菴可與語此耳

文章市體體在意義不以文貌正如朝廷處置得宜則藩鎮響應呂子評語卷四

使臣應對有禮則敵國敬從初不在命大官說大話也知此者可以定臺閣制誥干矣

處處用點染絕不嫌發積堆垛者何也人必曰以其處處照顧本旨從此生法也然時人亦知照顧本旨矣而煩呼空鳴祇覺其淺鄙者又何也以此對空腹人無可與論巧法

凡以假部為真模者不讀書人之言也真讀書人越真模越古雅文之於天性但有增益無損傷也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之法東坡殺之三首之三開想當然一例起其家傳史論習氣然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

有天然排偶有天然參差偏法對法奇巧變幻止得一如題法可知如題之不易言矣然尚在格局上論耳雖有善於布置而文不足傳者無淡雅之氣

杜之風神只是弋陽子弟

排場耳到此却少不得古學自有所得之言則淡而味醲趣而力重與時文已攬形似語直有野狐鍾子之別

意在筆先神遊句外讀訖每若有所未盡斯含蘊之妙也如身坐堂上勘驗堂下之中乙又如重提公案回互入門之須主

一絲不掛自露全身寒水長空隨處隨掃此種道是於禪學得力不由文字中來其實不然畢竟奈何不下一部莊子

夢以多變為奇意以善為美慶曆以後講提批中掉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目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顧提挽中掉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為無法矣

天下至文只在人情世故中一經拈破覺滿前里談悲諷無非錦呂子評語卷四

囊收貯之物粗心者自棄地不顧耳蓬索在手隨風轉脚使順使逆倒左倒右橫江出峽擺縱自由真

遊頭樂事此等境象那得不向古文探取說理最難得明爽精切胸中纔有纖毫蒙翳則舌根生瘰指甲出

痕矣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往往為之入近人手便覺油膩可厭蓋舊文以理為層疊以意思為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可貴也

緊要處痛不必無過頭語要有至情縝綿筆墨間自是真氣流行此出師陳情祭姪之所以傳也

尋常見解到才人指下便另闢一乾坤不問人形物態從日星河縱事不同始笑釋氏恒河沙世界老氏異地水火風故為大

言奇事越見其庸陋耳

昌黎作文怪奇奇人莫測其際獨有諷刺文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典制題無實者無當大義弄虛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然其病同歸於不學即觀所謂擬實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腐詞而已於體制源流至論初未嘗習則固與弄虛之不知典章一也

有力氣觀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借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爲勝者非自得者也

呂子評語卷四

卷四

五

餘編

左國以上之文自是左國以上之理絕無後世狙詐齷齪之意所以可貴七雄而後人心術變而文氣亦削薄矣後世經濟家言非過於縱橫捭闔即失之簡刻嚴峻此皆流禍於國策者也

崇禎庚辰癸未間一時趨尚以周秦子書之古峭刻爲文選之體組而無理以爲之主無氣以爲之通故浮縷促數而日流於怪

秀才說道理儼得極高妙然試令反之胸中決自以爲未必然者

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油花即歸支離悶澀者說得出底即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此箇境界

耳

章密李文人嘗其詞諷刺成多聞習氣其實不同戊亥時文競趨險怪釋乘佛子雜成無義雲李皆出入經史稟酌理義第其鍾鍊聲光近之耳今人開口便謂正須學鍾鍊大雅之法

文無典雅爲本秀逸爲甚強爲大言宏議徒增鄙俗耳

文之典雅者必須有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神行乎其間如前初唐變做使人悶塞

呂子評語卷四

卷四

五

餘編

以爲得聲聞冠冕之體不知其爲諸臣媚子之言耳何體之有題如堅城善戰者望而却畏重圍久攻而不得破也獨能談笑而下之無他只是善用閒得城中真虛實耳

意義刻畫易涉險鑿獨能自然當理固緣辨勝亦由情深也自風人一變而爲騷詞自騷詞又變而爲漢魏六朝唐宋詩人其不可磨滅之妙正在情之深淺分高下耳杜少陵爲唐以後詩宗亦只得此

黃河西來長江東注奔迅數千里而爲崖岬所束則洪濤飛懸爲平行所放則汪洋旋洑其中迴瀾激浪駭洲岬磯砂而生者又有無窮之觀此大家行文之樂也

老於川兵者必善設伏多遊騎張疑陣以正爲奇至禽鳥草木塵土皆可以亂敵斯稱名將矣然不熟於古雖戰勝不足爲大將

准於謂此自在兵法諸君自不謂耳

渾身筋脉盤結鈞其自首迄尾天吳同旋如常山軍然此先輩而熟於歐會者能之但當行時文先並便無此境界

筆不靈活即粘語不典雅即窘意不詞頤即呆做小題須具此三機缺其一便不成半段

奇情請辨如優孟勢倚抵掌笑談令人一驚一快雖極荒怪終軌至理雖極橫斷終安審法此爲人永不滿人火不焦之技

勢在在胸之則應節知故能以寡敵多快詞勇此孫武不傳之訣也若徒爲數其旗旗大鼓抑亦兵家之下乘矣

不附於字句規摹元氣空行神遊法到此吾之所謂正宗而人之笑爲不中式者也

文章有跌宕借用之妙其靈機峭勢從南華國策得來

呂子詩話卷四 七 餘編

全局有全局之占段落有段落之占轉側曲直有轉側曲直之占音節句字有音節句字之占一者不備即犯刻薄蕭虎之譏矣

有本領者雖小小經營淺淺點綴定別開靈境自見身分如漢宮粉黛與倡樓妖冶其顏色收束雖相似而貴賤迥殊可一望而知也

逐字拆散微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拆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拆散回互又分虛實賓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題目無窘地矣然須是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

見解是莊子運用亦是莊子如拈馬蹄爲端忽然及乎備極瑣瑣禮樂仁義有甚不得處

自古及今文字判極妙必傳只在人情物理其切處自家體貼發

揮出來底便是更無他法

猶謂云云云云爲盤互盡金針組織之巧然皆出以正大醇雅把無章獨挑墨惡習吾輩謂精於理學人必無所不通或有

所不爲耳不然只成腐爛不名理學

行文貴見大意節而伸葉而繁必非能論竹者也然但知胸有成

見會竹疾書而於分枝葉處欠工夫亦不成其爲竹

遊室游戲似出意想之外然皆箇中道理議論也古氣磅礴而謹嚴細密之法自不走一絕力可與言游戲之文

明理之文若絕不費力而力之所舉能變重爲輕視天下之物舉無足疑吾抑斥者此神勇也

鴻文無範正以其精於範也

一種慷慨感歎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東漢六朝開頗知

呂子詩話卷四 六 餘編

踪跡又爲詞句所修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周室班固等題作者每好爲大言而實無見識被破中箱徑付抄撮而已其最善者譬之如富家奴稍知其田宅園廐錢帛樹畜之數究之非其所有當與主人公自別耳

清徹澹蕤未嘗有意絕塵而居而塵氛自盡此氣體之貴也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我也發越不盡

讀詩禮書經諸經刻畫處令人自見其義彈此豈可於言句求之孟子題依聲順勢逐節輒轉頗易成篇以孟子文法曲抗早已平鋪一局段也故掉弄時態與貌似如題古格繼不足與言文之佳否正在平實地辨力量耳

中有所實得則極刻深而出之也平極透快而味之也厚極靈秀而按之也靜此非見道明而又涵養得好不易到也

歸熙甫自謂得司馬子長之神情無知之者今看震川全集且道
他何處是子長之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終

升亡

九

餘編

呂子評語餘編卷五

大題觀略內摘錄

吾論文之決止有一切字。切則奇不模秀。前華老嫩皆佳。不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嘔。婆子絮語。酸梨。酸。排場。科誦。杜。費精神。總於題目無當。宋子所云。不曾抓著痒處。何望搔著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看書先辨真偽。行文先辨雅俗。不推則不可以爲文。不真則文何以爲得失。近之論文者。皆以偽作真。以俗作雅。須以真雅之文樂之。

小講最難。先難於初。不其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言發端。後來演成長段。正反皆時。所以爲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字。總字盡矣。又有提比。說了又說。重二發四。不

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聖童而不可得矣。

大凡說道理。愛說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乃真也。胡子知言。本欲說高無形。其勢反低。向下去。

龍其文云云。此等文方可謂之平淡醇正。蓋其深永之旨。味之而愈出者也。外間卑鄙非平也。淺陋非淡也。膚套非醇也。謬假非正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奇。蹊路家當也。

行文至漸老漸熟處。只是要言不煩。令人愈讀愈有味而已。說得極淺。近人情處。正極其精。透天馬神龍。游戲自在。此種文最

開人筆徑

其體貼人下語。自然親切。有調虎色變之意。使人三復不能自已。較他人許多格言。議論。總不著痛癢。只好隔壁聽耳。故作好看文。易作真色。文字難也。

近文醜狀。莫甚於吟。如趙君子仁者之類。則吟歎不已。回賜由求之類。則吟嘆不已。然此猶說他人也。至題有吾字。我字。亦必吟。喊不已。如謬所謂開門十八個者。真惡聲也。豈耐聽乎。

座節節聲。和義足先聲之真度真韻也。有轉必東。東而轉。散行中界。限斷然而首尾以旋。照顧是會子固開架法度。

子評語卷五

大題

餘編

鑰鑰云云。學者看書時。沒處尋綻縫。到作文時。那得有生發。如此君文。刻意瑣細。如從天外拾來。却是目前道理。人自當面味過耳。聞其全稿。多在題之上下前後。罅隙獨開。生徑而於正面。樸實頭便不肯犯手。是其出奇制勝處。亦即英雄欺人處。讀者又當知之。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鬼國。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在提處收處用力。鍾棟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此却是處磨提收法。

郝伯常云。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文到信筆疾書。屈蟠起伏。排筆疾書。皆可連者。不可連。一氣自爲。洞旋真精於法矣。然俗士以爲無我。非有吾於是。益信伯常之言。以淳樸寫實。我以縱蕩起文。情。讀者忽而疎。忽而覺。

忽而恬適不測其變幻所至是深於奇正相生之法者

原伯龍云云高是謂步不肩換層則弄其於理又未嘗不情

審視今日矣頭側顛翻來觀去幾句閑套子唐荆川所謂發

子舌頭話是少衰氣○道爾稱生慢變時文險怪爲舒徐浩

蕩此君庶幾近之今又瀾駭刺目出金華三變之下矣誰爲簡

溪適志者一起而齟齬之耶

駭人之言不在重遠人之言不在深雅人之言不在盡

胸次之灑然消下法無超然之趣

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幽微深奧者能用頭一皮

思路論頭也凡半午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前半只修理攤布至後幅將全理發越如雲堆霞蔚正在日欲落

時光微萬狀老手分於此處見奇

呂子評語卷五

所見其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敦粹劍臍之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而暢讀軟散是無氣也其曲之過也

一往相直亦是無氣宋子謂死蛇弄狡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

蛇不濟事

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胸喉悶不成文矣不怕不

率便有李習之皇甫持正氣概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緩愈緩愈窮無一句不冷愈冷

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於左國公設而得其

真神者也

頓挫古峭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峭別有氣韻

凡題有詳略輕重而無可所落如君子無所不事正在下四句頓

挫得有神味從此推之

餘編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

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足況今日之詞句那得

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汚而已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焉之一派門面好有活潑潑淨盡粗人

視之以爲輕淺而不知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纖纖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闊使逸

其出路乃其環戰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亦正在穩處

得停頓鍊食之法故其前節處皆從容無窘急之態今讀者

如欲醇醪而畢吞風

善於題前托起一段題更深取一步題後開蕩一波使題之身分

勝卑皆登落於意表此文場中白戰飛將也

老手制局不同只在輕重詳略脫灑間異耳耳

呂子評語卷五

筆法峭折多於冷處見高是說龍藏詩得意文字

翻駁要用幾層開覺深厚此論文也若用幾層翻駁則見得世間

道理移步換形隨時變易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

此言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有精實處以盡理即有宕逸處以養神有排鍊處以扼要即有蕭

散處以取勝

熊伯龍如有博施章文云云語短飾險勢峭徑幽隱疑其詳治論

之觀矣而不知其山澤龍蛇雄奇鴻鉅如此此大家之奇古非

名家之奇古也○人驚其語粗不知理足則無粗細也西銘理

之至精也類封人中生伯說如何拉雜闢人

今日作據於德依於仁等題前有套承後有套題中有套聯套通

天然一篇開文架于黃口皆可填湊矣要字字實做毫不搭開

餘編

文架子豈不辟力殺人然不知被法之不可以爲文勝於無長進之日也

文至斷落轉接絕不給人如雲擁蟻龍頭尾肢爪露見沒藏正於不相聯處見其神奇

用筆古雅者須於忙中取閒極客與之致通快中有溫藉惟其倚也奇肆中有回斂惟其老也

絕處發歸之文須存其人理細處時人謂其縱橫弘麗人約如雲閣帝王服色不拘何代可用惟其

切而後一句移換不去乃真弘麗耳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

言之繁然只是白世鄙妄耳者力都在空際故落手極輕回而得意已極深透此文品之最貴

呂子評語卷五 大意 五 餘編

文有鼎彝之氣變能變雲霞欲識極精工却自然渾脫高古無一點間門青絲顏色此不可以貌爲而速化者也

眼中無舊人合作歷任故氣魄能壯往胸中有舊人猜意矩處在故一番推出 一番新

其旨深雋其味冲夷若不經意道之而謔言微中意思揀擇不盡乃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此種境界非老手從危苦

艱肆中冥然求亦不可得

不衫不履神來自是異人如歷幽溪靈洞隨步變境非意所及回頭來時徑路迷離難辨此豈烟火世界所有

難重題須據取關要其餘可傳微而定

淮陰將兵神勇只是得人要明分數耳

只是口頭道理但使位置天然表裏皆見遂覺題之動靜精粗略無剩義

放筆直書最是理趣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著人敢百口保其不會夢見也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如司馬牛問文章題落首句云不悉其何以爲仁而直指曰仁者其言也

初此庸鄙法也中云六以言觀言抑思夫出言之不安在以詞言觀言抑思夫能詞之故爲何此惡調調也而今人方時秘以爲

宣城之派亦嗜那迷臭之見矣○中間問答自不可抹過亦自霍林爲之無識者遂目之爲渾融近竟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

不知其實糊塗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汚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作意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體

呂子評語卷五 大意 六 餘編

不可以不講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即此細事可見亦學者所宜辨也

理足故淡而彌水法真故樸而彌高思精故淺而彌厚人之貌爲先輩者不得託也

以臭腐爲神奇所爭在氣脈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麟文字十補百補運句是秦漢徒見其姿藹離離耳

有下文題定以激下爲巧不知其意巧愈拙自取敗關耳作案得處純在雲氣虛無形影不定正得不巧之巧也不巧之巧有一

先並模實頭爲本文意盡處下意精神越湛大則輕輕圓蓋以活脫醒精留之別有氣韻雲氣虛無形影不定可以想氣韻矣

凡論文有須關提者有須餘補者有須禁避者皆當論其意義不當論字樣有無多少也

徑貴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幹入古。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文氣貴清。清者人所愛。疎則羣然噪之矣。然清而不疎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漚不出活計耳。即俗節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頓挫跌宕轉側於極寬渾中藏道。方得古文機脉。見解高脫目空四海而感慨淋漓寄託閒遠。一明一默有烟波無盡之外此非深於韓歐者不辦也。

文有沉雄之氣斯為真雄。融今之所謂雄者乃不感應東西也。文名曰解曰其理解確著筆雅也。此一字最高貴未嘗妄以許人。俗物莫漫自喜。

眼前意思他人描寫吃力而不可得。能輕輕出之。透盡是為神品。國工。呂子評語卷五。七。餘編。

今人於文皆不肯犯手。做依樣葫蘆。便謂得法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實做者反笑以為衣絮棘中走向拙路也。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亦知其必無好文。後生初學便有此等議論在其胸中。那得更有長進也。

說理之文。入箋疏氣。易人經史氣難。行文貴自開雲山。豈可依人籠落。

綿密之文。當尋其筋骨。尋其氣度。筋骨在出落。損壞氣度在步驟。阻滯。

刺繡不看花草。看針處。寫字不在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妙在提放。讀文亦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複順逆之法。精故不斷促也。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闥甚寬。超千里於片楮。盡長江之奇。只精於縮法耳。

於理脉不溢分寸。而氣度收偷懸密。此為作家正當之文。有其實本事始得世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脚汗氣在。乃欲以其醜爛附為真。此使童穉無別吾甚惡之。

凡為詞者皆實義不明也。韻賦排名。文氣淋漓。最是議論文字勝場。呂子評語卷五。八。餘編。

奇創中須安放穩帖。故無脉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累墜題揆議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口得遺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實並茂。便足以為駕馭繁重之法。

文必以筋骨為主。筋骨之渾脫處。即是氣度。其流利處。即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摹古大家文。須得其骨髓。不在排疊。不在怒張。只於開合關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出奇。

文不易。亦當一舉字。文到某處。視外間紛紛非調流。即牛蹄淺水也。然作潔淨文。必須理足。

行文如山雲。逐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此非老手不辦。

說理文字求明白顯易大是難事。

只淺淺說來而大意了然無一麻初慙慙深於此者得之非果淺也。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

法也遂節選鍾馗實景生今於關頭結果處着精神裁剪合度此亦一法也昔陸子敷伯有餘餘地只消空點此是遊方扯空

李翠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爲如題快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時人作長題實處只忙忙地點過過去處處却添出許多閑文扭
扭周折所謂題却如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有本之文未嘗露提
呼聯絡之象而一氣滲旋灌注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

解

文有正解既明俗解翻爲我用者此亦因權用間巧於制勝之師
呂子評語卷五

人題

九

餘編

作一句題最忌大家話但換却數字便好白寂過去亦意義與文
法之分也

像徑直題却以曲折自勝出之令人懸絕得情又爽然快意此所
謂真趣也靈氣也

每篇文看其虛留語氣奔馬乍收舒暢具有神刀

其所發處都不足尋常則坎壈蹇蹇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脉也
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引題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纏有得平實處下一刀
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無減一車力餘述作弄過單竟無益也

同是挑題而處盡人以詞法而我以意思遂有大淵之隔其挑剔
處皆成銀鈎鐵畫此子論文所以挑題而不挑文也

只在題內發明題界其爲奇向題外游移題去反極省故作文勢

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筆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果疑足發人幽思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駢嚴處有老練處亦有游
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人如斡盤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故難此快馬輕刀手段
至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昔人作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
法乃有奇境開闢將向來佔畢現說翻駁一新拔起鐵而直

漢職固非棘手不嫌
作短文須無繁枝刺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
見處簡到故也題之來根去脉作者見識都到自是簡而能盡

他人眼光只在本題數字中摸索那得不牽枝帶葉乎

呂子評語卷五

人題

十

餘編

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
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會明白耳

看得親切了當便書筆直書亦白停手不得
氣度蒼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

而不覺其著議論之迹

華瞻確核乃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耶且將身葬書冊中尋箇此
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得下梢都沒理會

典制之文貴高華非藻飾之謂也必以議論爲主而氣魄輔之使
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麗乃爲高華若旗纓子句

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陳帝王將相服色耳其寒賤什度不可
易也

文如水出陸離九州之美具焉然有圭章鼎彝之色而無飾

筍之氣斯爲可於可貴。

爲理如話使讀者舉然有當於心是爲至又人總說不出而美其名曰詠幽吾知其人之依阿賦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類焉詞采之韶令只難遇一俗字其不合左國之腹何從得雅秀。

自古文家有二法一是界畫定了做去一是非界畫做去皆精於法而變化在下者乃得若近來用講章定格予以爲法皆非古人之所謂界畫也然今有不界畫而界畫分明者俗眼不識定以爲變格非法矣。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其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差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庸陋熟爛也非醇也。

文經千鍊百鍊而出紙只尺幅中亦如陸羽煎茶水裁吸熨熨腸胃子語卷五

純鈞不足以方其利。

傳德受不飽而中。句云云。極謂初排筆之文如筆筆含墨。編得下句住須玩其同韻春明之妙胸有寶輪腕有繩機用之不窮揆之不定此種文自成一絕。子爲此處眼注彼處此若極盡斯巧然後來許多勦下開文活套雖巧拙高卑真偽之不同亦盪蕩於此故機巧作用終不若古人拙樸真質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爲然也明者於此更須高著眼孔。

其精神都在轉折開扭出沒處故舉報重如輕九此道得也。呼喝照應文法亦自宋臣唐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書故淺法尚能奇空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著眼要亂呼亂喝如乞兒叫街妄真一遇普天下作一樣寒酸聲氣也。

須知長題作短篇是實非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待他般親切。

當渾身筋節處而徒取遶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文之妙。唯見處真致橫豎俱得否則扶牆靠壁却無是處。題本艱遠而我亦以艱遠取之便坐受困縛得其三昧則遊戲自在無非神通矣。

題貌渾沌人多畏儒者以不得根據也得其根據所在貼定思量便有活路而氣亦直達矣。

堅固之理能以偶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攝人習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也。

說來玄傳又正當不入孤難此能善用聚莊之妙者文章靈變全在看題細實。

何以得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雄肆曰惟老實故。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衛如鳥隨風。

子語卷五。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行文如鷄鸞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脈真則文自奇變生動也。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模茂難豪壯易靜穆難。

吟語間情倣作入妙是韓詩說宛得趣文字。下語著勁生氣屈盤於其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刺定不知其佳矣。

唐荆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踐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識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

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俗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理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記序題但勦竊一二左國史漢諸後生小子皆能裁割成文此又東郭之所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矣若其雜奇峭拔尺幅中變幻不窮於左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

高曠之文難於實諫老之文難於細一望以為得之及息心靜氣久讀而不得其間此可與言作家矣

艾子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是也然議論警快處皆用意理亦別見發明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徹古今但須無礙於題義耳若必拘字字要周朝口角惡當時先無此排偶虛氣矣

古史荒唐不可據以立論學者慎勿以此驕奇驕奇亦齊東耳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藏書得罪名教駢劫莫贖矣辨而嚴醇而肆腐腐則之過慎異

孟子評語卷五

大意

五

餘編

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方可以論史

錯雜中要位置不亂縱溢處須指歸不移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肩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闕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外之善也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凡文之長於駢駢取勢者每不肯實講正而此正其不濟事處行文洞筋樞機又往往若古奇恣以氣勝而不於字句求工然知此而愛效之者蓋鮮矣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脫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補得妙頭現尾沒東坡西漢不測其金針之所在然畢竟是枝葉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

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模糊影響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讀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掩卷熟思意中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庸熟到四面斬絕自悟轉法

凡題中曲折甚多支分甚夥排清析殊難力擒要害其餘迎刃而解故駕元長題只如無有

理境中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裏人說屋裏話極

平易極真切然試教時士為之又格格闕闕矣乃知其平易與切者正深奧之至也明陳明筆又快耳

作文最忌輕易放過字面

孟子評語餘編卷五終

人題

六

呂子評語餘編卷六

小題觀略內摘錄

時下文字皆自以爲有法而其實無法統命曰顛預顛預之患由其初未嘗精諱於小題也大題言盡勢足雖精微難求而體貌易設渾舉略猶可鋪張成篇小題變動不居半句雙字稍有增損卽全理爲之改易邈不相通不得其道坐受畫虎捕鼠之誹故有自謂尊宿而猝拈枯窘鬧爭失措者其思素浮驟遇生揮則若讁而不能入其間來施忽束縛於險仄則牀布置之方然後知其向所爲鉅篇鴻篇原有所未盡也先輩大家多從此用力故於大題之衝突肢膝曲盡其妙而機趣發乎天然無泛演怙憑之病今之學者自初爲文卽不講於此而遽求速化遶空廊之病造曼繆之習微倖苟得反取其套數之緒餘以爲小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題欣然自以爲無難詎後生轉相仿竊幾欲笑古人之徒自苦者宜其顛預而更不成文也乃論者不此之爲救反謂小道無當於性道經世之學而思有以易之夫盈天地間萬物萬事無非文也故曰皆備於我若曰吾得其要者而已是紛紛首舉不足問則已取所備者而盡棄之吾知喪非其要而得其得此之謂義外自告子陸子以及近代良知之謬未有不出乎此也聖人教人豈不欲其務本而達用而曰興於詩詩之爲道何與乎本與用也然聖人以爲可興觀羣怨誦事父事君焉多識焉歌章本焉又何說也記曰不學探綬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小題之道亦如是已矣論者又曰吾非惡其小也惡夫學者自矜矜則訥毀毀則驕驕則滑滑則便駭駭無所不效焉斯不可爲訓也其辨意亦

餘編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取諸詩近代叛政朱子者謂朱子於詩廢序說而入之淫風不可訓也然桑中氓牛雖序亦以爲淫亂者也其詞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乘彼坻坦以望復關以爾車來以我貳遷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又何狎褻纖麗之曲盡也不識當時師儒將廢此數章而不講習歟抑別有說焉而片又不足信歟曰此其爲刺也夫爲淫亂者之詞而所以爲刺又烏知夫享竹管吟者之非所以爲戒歟古來稱文章之雄者曰左司馬左氏於賦述淫亂怪詭不經者櫛焉尤情彩司馬氏傳刺客倭幸奸雄權詐者極意刻畫千載下覽者如壁觀焉使三子者而在今日幾何其得與於斯文也夫美惡是非邪正人事之必然也聖人立言定不專取夫美者是者正者而必反覆互對舉之何也孟子曰誠淫邪道之言而後聖人復起而不

呂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易正以是也故狀善而不極善之至不足以感奮狀不善而不極不善之至不足以創懲極其至者善與善不相善不善與不善不相混化工賦物萬室流形皆自然而然盡古今事理言語之變而至道行乎其間此小題之義通於詩卽凡爲文章之法以進之性道經世之學無有二也又何顛預之患之有哉小題爲初學從入之門門徑一誤終身墮坑落塹如蠶入腹後雖知而求治難愈也故子幼爲文須先遠俗派如時下油口話套兒習習之句日便宜不數月輒成使之辭脫卽生龜說論白首不離毛病凡爲父兄師友當如妖魔狼蜮以遠之不可以不屬也

小題所以盡文字之變除是天地間義理所窮心思所屆無可復生處則已有則必須生蓋故是集家數最博不以成格限之不

以偏嗜障之然其中指歸固未始不一也韓公云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初取所喜者引之額取所適者治之漸推漸廣無所不學而後能自成一派此之謂得其性之所近者專守一格而不知變未見有得者也山淺及深自正盡皆是在教者因其材當其可而施不陵節焉耳

小題尤重者法法無定本只以恰背題位制清上下不可增損移接為最近口鑒浦謂之非法思有以變之是也然不得其真必以於疎為大方以易轉為才情以般落為高致此無法之弊與非法罪均程子所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非變之善也又有一種假先輩講說印板泥塑兩縛文人心思坐置羈縻無用之地名曰死法壞却後生好材實不少厚者知非法無法死法之不可為法則真法出矣以上刪其

孟子評語卷六

小題

餘編

文無古脉無心得總合拍只是都俗講章文辭不可以言文猶演義自詞之不可以言史也說理題能無一不本訓話却無一點訓話氣味尤難得

立柱分股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使假繁字樣又成甚文字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段各有意義不合學不倒亂不複叠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吟呼道破即以為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或仍不免於合掌倒亂複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為不讀書人開支架捷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為主莫墜死套子下小題文得大家氣魄尤難似不工而工似不密而密非可從套數求之故難也閱近文如點徒與符吏獄辭越舞文律例越欺罔無情直是死囚活計耳

前輩論如題法謂文之全體義理不可割亂耳非指字樣也近見

雖曰未學等題中比必用雖字直起或作者偶然為之亦是雖字假象未是正身得作游戲法耳蓬和傳為不易之式極可鄙笑如孝弟也者股是定以也者押之皆此類也

凡文波瀾映帶處巧而不鑿不礙其得法只是善於用側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句自然接合此為勦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犯結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換一副常規調即在聖賢口中自作吟咏自作商榷辨難曰我勦下矣究竟下何曾動贏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狀耳凡文用經用古全在自己已開點得妙則頑鐵皆黃金僅據詞句以為點染省反使黃金成頑鐵也

孟子評語卷六

小題

四

餘編

如小車無軌等題今人都避實蹈空矣然則據拾者即得為實乎曰是不然凡典而切於題者即為實不切於題者即為空如確是小車移作大車不得者即實也篇盡一部考工記俱屬兩句通套用得者即空也彼徒於形貌求之毋乃論文之下乎凡虛題入手即出題而更無餘地不失之窘必失之窘先用虛詞取勢入題後逐字鈎劃使下意躍然欲出却又一筆攔住方極得步虛之巧

搭題提挽為易過文為難過文多不如少有不如無庖丁之解手所謂快乎有餘地者其間原不容刃然而剗然已解騰躍滿志此手法不傳也

搭題不難於提綰穿掇之有法而難於轉換融鑄之無痕時手遇有反詰等題只會鑿弄虛字如云有之者誰乎夫誰得而

有之技蓋止此耳。見有考核詳明箋疏華勝者不識之曰太古
奧則謂之爲不靈動也。犬羣吠吠所怪也。然典博矣而用意處
句句有對照。然合處恰收住語。位此所謂法也。有法乃爲典博。
否則爲堆砌而已。

文之妙在鬆緊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簡則無閒文
衍調一句開衍便謂之之謂之懈謂之懈率不可以語鬆也。
情形不真意故便改故不窮世故之不足以及盡事理之極致文
章高下伸與不伸亦在此耳。

點染襯貼處皆出入風雅。滿幅經籍之氣此爲雅音。今日除講章
俗文外不知宇宙間有何書而欲求大雅之復作也難矣。
凡虛題須有其處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忌則不吝停
筆故當以虛養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呂子詩評卷六
取下文先置善用順過至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討好然不及先
輩處亦在此。

假先輩論法度分做者必不可合。截做者必不可併。不知能手即
股股合併做而未嘗犯複叠合竿之病。則以其意思多論不窮
也。故講法則死得意則活。

沾沾上下呼應。結法愈齊氣愈顯。細布紐扣都成兒戲。安得更
有閑議活氣耶。故作小文須具其本領。大氣纔始得。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開架起伏。乃見勝場。不則如
游絲竹塵埃。愈見嬌飛揚。愈見其燕穢耳。

在園中其孰得而近之。○章法離奇。情性愈論。讀愈莫當。三句
一滾屈盤。不作接聲。詩氣之迹而逐字層折而出。此精於如題
之法者也。時下以嘖露強排。磨折賦視爲如題。正未夢見在使
熟讀此種文。初時茫然無依傍。處久之悟入。把柄自生。自然縱
橫如意。無不合法。其樂當自知也。○而也雖亦諸虛字。一氣看
來。方活親著。宋衍使失神理。故虛字有緩有急。有虛有實。有合
連。章搭題。聯結。渡。節。請法。不難難在卷舒。出落。純以韻氣經行。若
得之無意。而極力用意。所不能到。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纏綿。縮縮者理不足。而氣不達也。惟理足故
每股可化。作收股每句可化。作數句。惟以收股以數股。數句爲
一股。一句而其中頓折盤旋。沛然江海。浩氣之觀。

凡虛題善於曲折。處理藏正。意於結。咽處勾留。口口故極透。虛文
極含蘊。而醞藉冲夷。無近來癡軟習調。其難。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雖欲花簇生動而
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調三疊四疊。徒增醜態
耳。

凡作疊字如申申天天與與切切惻惻等。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
今輒以空腔調弄。或借偏旁反面疊字。挑剔之。皆沒本領人無
聊活計也。

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轉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鄉黨篇數節題映帶之法亦人所罕遇也所貴考核詳明詳明矣

又要穿插類巧類巧矣又要筆力傳古其此二者為難

點綴都從內則周官便使最易俗題出之皆新奇然所謂新奇者

自有在也若復於周官內則中求之是即糟粕陳腐可矣

凡題字點染多意減少即就無意處生意思連點染都活此是

空中樓閣法得之可以不多

治容以原活俗以雅雅人之所謂難也有字則又難在刻劃精切

運用無痕處耳

虛題法論之最悉矣然又須看下文付次有虛一層者有虛二三

層者題而離同而下文各異則局亦隨變矣如離疏食菜羹與

呂子評語卷六小題餘編

雖車馬句其而酷類然彼處車馬要看得重此處食羹要看得

輕彼題虛二層此題虛止一層也故一樣雖字却是兩樣是又

虛題一解

中神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機徑耳只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

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共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

之

音節古峭難在有排宕之氣機局緊湊難在有寬遠之神

讀歐陽各傳總論法度森嚴中自見變化神理高淡中自露精采

故方幅俳優之文只如散行文字此深於古者也

有下落語還他下落不打破語還他打破破處覺境界無窮只

是未說近時善於撲斷說近時善於機關說說了善於活脫

題本以不解解之作者必誤作解言取爾礙死無是處此即祇家

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也巧者即用兩疑反而層層翻駁只留正位不犯君來路我歸路人生會有相逢處又生方便

法門

制截題不忠不知首尾生情之法正忠泥法而背理徒見愚俗似

有法實非法耳如孔子與之坐至使者出一題筆出二字為首

尾關目同也然坐字有意理出字無意理若於對照無情強為

牽湊於是將出字字解出許多俗解寫得夫子與使者排場做

作皆有快鋒公案非背理之甚者乎此自以為首尾生情而實

不知以虛對實之法乃所謂無法也若其妄順自然有意理者

還連理末管噴無意理者還從無意理末管拈出而關照

有情神氣一貫乃大至精之法此邪正之辨不止雅俗也

無一脫一句不恰合題位此法也其中賓主正反皆以奇思出之

呂子評語卷六小題餘編

巧也而其奇思皆從雅雅中議論證據而得學也法生於巧巧

生於學此所以貴乎讀書也今人不知五經為何物而紛紛論

題論文以為法應如何寂然以其粗心白腹為之曰已得法矣

無惑乎其日趨於汚下而無法也

題貴貴得得出却還不得貴得入却添不得善者有者在起勢

勢迫則運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語或

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皆得出也善補者在起

波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換入妙近近斷續接渡無痕或

顛呼而非真或暗度而不覺而斷後截各迴天然此補得入也

凡游戲尖巧文字便俗脫為之定成演義笑府最賤惡道故非明

理而熟於古者不可妄作也

偏將人情粗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彩此非大家老

手不離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妄生議論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題必有要務之先王設險無地不到然而秦之役函關之虎牢則要也得此則勢如建瓴矣。

案在前斷在後或先立斷而案應或案斷並行其法皆本於左傳惟史記善用之人多謂左傳每先起起傳亦不盡然也左傳原自成篇編次者以經附絕之耳。

廣度與高范二司諫言句句罵他句句却原他寬一步正緊一步退一步正進一步凡文用此法正是深文并不平情也若認做爲彼出脫即爲作者所愚矣。

凡爲公傳兩人非有甚同處則其文不奇兩人非有甚異處則其文亦不奇非有甚同是以被引則也非有甚異是以水益木也。

此須於遠近離合之間思之便得其理。

單句題惟扶微故附次應接不窮惟拆微故翻覆出沒不窮釋手非鶴鶴即亂亂便窮矣。

敘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語作假古文第一可惜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指曰天矯起伏自縹緲矣。

單句拆微因得法矣然人能拆微不過翻倒空行能運字有巧思手即有巧思矣能運字有來歷乎故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慮手拙但患腹枵。

文境幽峭雄悍而步履出入落文自然安閑此從柳州集得來非時文中所有俗眼針擲不定以爲前淡無味矣。

老手高人祇是巧生於熟熟生於切。

能手須玩其空中落想處接頭落筆處必從人四際路斷忽然開門。

出典機神奇却正是順行穩步鈍漢悟此生多少無碍真寶法門。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實無意惟無意故巧極而位置不素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機極而意態橫生此之謂大家。

長題難在折處折處須極繁紆搭題難在渡處渡處須極輕快。

明里而有裏氣纔不人講說家壁落此是身分高貴處。

相題之訣只在善拆善拆便出出不窮若翻圖寫則無變化矣用意之巧只是善借善借便字字倚其若果實爲則無生發矣。

引說題敘事天然議論天然不患其不能整齊但患其不能參差。

整齊只是平庸參差乃見奇巧但又須尋作參差不覺作參差之妙。

凡題位甚窄者連節作緩緩可也開不可也處處關合章義點逗翻轉皆所以避開也文無開筆便是奇巧。

凡提挽以掩映爲巧直犯爲拙做上句便隱然有下句在巧也至其做下句處竟若呆挽上句者拙也惟有意着能爲巧人所知也惟意盛者敢爲拙人所未知也。

聖題有輕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

凡做極空活道理其妙處只在落實。

凡文劈頭盡情駁翻逼到開口不得此下不爲大謬即成大奇是亦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然議論痛快處每不免蘇氏縱橫之病又須分別。

文無典據不成其奇然使搜遍周禮考工奇文竟安在乃知仍在吾君題之與耳其法若何曰只要看得題字極極活極方能用得考工周禮等書以成我之奇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凡文之所謂閒話者容放一句便是閒話搭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句便有下句在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

在今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顧方謂之無閒話也劉製題全有他神成那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無奇巧而神

神成則神成而已矣若題全有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粗鄙而已矣文貴雅而昌華而則日見楊胸俚吻集濃醜之鄙本吉祥之乞

神日以爲得金馬王堂之訣不知其於題爲庸於文爲俗於品

爲汚於心術爲邪也

凡轉筆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即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筆轉只有撫壁往

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於空滑者鮮矣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真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古在其中法

度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度以爲摹寫也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

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爲奇不足以爲極文只有襯托法如爲長者折枝題先出長者見得長者之命極重襯出折枝極易來一襯法也既出折枝見得折枝本易紹轉爲長者見乎有長者命在亦襯法也

眉眉進入故其勢益奇其氣益厚其鋒益利假才情俗度駕只曉得頭一皮粗淺翻頭亦自謝逆勢却是朱子所謂只弄成一條死蛇不濟事

頂上有陪伴本句即是糾纏就上句脫出本句便極清楚一邊是從詞語上膠粘一邊是就意思中褪出老稚妍醜迥乎其不同如徒以頂接上文爲秘訣齊皮毛之論耳

文有一定做法無一定局法凡奇文無確切根據是爲對非奇也

如轉偏如此轉人不能轉之意思若他轉出入不接後之句子若他接下凡有出落必令我見其蹤突然而出今人大驚此皆非時文家所有法也

以文之轉折題有題之轉折能使題之轉折隨吾文之轉折不以文之轉折隨彼題之轉折則得之矣

吾嘗謂虛題有虛字若真惟氏談句題虛字却在兩頭不特字一點便盡即哉字亦不可點何也哉字氣勢爲豈字所促一點

之後再轉不去矣只將惟民二字府式折翻豈哉二字處處遮欄不放末幅始出豈字結句始無哉字非故爲做作也題勢不得不然耳小題生發點綴村學究皆能想及此所謂臭腐其神奇也其點綴成金之妙只在用筆處得用筆之法則尋常意思皆成靈異矣

關力也

援引典據使俗手出之皆成吳腐故著色之妙亦如以素貫錢作

家先要取這素子

惟雅而巧愈巧愈舊巧而不雅都成惡道故必大才數方能作游

戲文字

凡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文至矣情卒不

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

不復知有忠孝也

句句用笑勢而能不竭者得轉換之法也轉換須先識死法以活

路開以死路合自然轉換不竭矣

凡空虛難遠之題須急尋根常用一敷衍閑話不著此是文家活

路亦是文家死法

呂子計語卷六

凡者詞語只依稀彷彿者正如官司捉人只得其鄰附存屬非正

身也天造地設移易不得雖意思無加自能使讀者驚心動魄

方知詞語原從意思生也

還他步驟按落而後落步驟之中能見筋節此所以爲巧若使按

落糊塗步驟亂雜已亂亂旗旗矣更從何處設奇乎

凡搭題因提望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即議論而爲提望者大巧也

學者當仔細參之

陶士行之竹頭木屑方其藏之皆棄物也及其用之則至寶矣人

不有於平時收拾棄物積欲以備倉卒之用雖哉

文不翻駁不奇翻駁不重亦不奇翻駁重而後有危險有危險而

後有驚駭有驚駭而後有歎服然非大力不能平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可順凡文皆然而

搭題大甚

雄章之論盤屈行疊似覺安帖正如毒龍蜿蜒於禁法指針間直

絲絃耳須知此是翻海弄力量

人謂但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空靈不難於輕秀難於質實惟

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所謂空靈輕秀也

長題不能爲駁只坐無識搭題甚多糾紛只坐大聖法成於識巧

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

卽走入拙工死路戰戰無出頭日子

用題中字而作鉤搭最易牽纏無味而能手但見其痛快何也彼

以字而此以意思所謂意思者只於實字反正間取之而字面

隨之以出若徒以字而則糾結與神而已矣又須見其筆勢

人亦此意思來亦以此意思而寫來自別只是脫盡俗調新選

呂子計語卷六

自開看其轉折出落絕不猶人人所任費氣力而不能達其何

其首力而出色也

人之小題家大概坐不肯割割之病癰使今人爲割割之文必成

奇醜何者緣不讀書不過都但杜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

可今人挨家比戶皆讀風氣吾謂正難有意之士愈多讀根

本之書然後讀變刀得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

程恩觀略內摘錄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爲指故卑汚者既有低靡墨裁之議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粗疎破粹微之先生謂此二家實罪惟均蓋總不講義理而但講收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先生雅不喜講蠶風氣一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於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藏之道則天地虧訖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時必賴學者爲之救正孟子所謂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爲斷不講風氣不講收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縝平正也第庸淺板腐之死法浮夸怙俗之惡弊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闕之甚力惟恐人陷入魔道鬼迷斯獨有苦心耳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文之高下不當以格法爲定論

論文無死法只看義理切當否耳

文之貴賤只在讀書貴理切一等文貴一等

變幻文章須看他針線不走處

居隨義起似奇反正此於理有真得方能自立門戶非世間尋常

變法所能影射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真曰實曰醇不真則雖有如無真而不實則淺

劫無財真

厭伏之神
節次既極安詳詞旨又復融洽此種文致書家之漏痕帶下之瀟

帶而家之喪主喪音琴家之半甲半肉詩家之不別性也端

摩者撫也而不可得乃變爲甜俗真末代兒孫矣

張伯龍云云陸雲右看其一渡一提一結純是古文化境後來

學者便成套語。所以學成套語者。徒求之句調。而不知其有氣質也。然又須知氣質尚未是盡處。緣作者精神。正到得氣質上。住。設文極奇。古而意理疎薄。後來之一折。而爲浮套。亦其勢然也。故論氣質。又當求之意味。

近來講古文以唐宋爲歸而上至西漢而止若周秦手法與心口隔闔自然運用不來矣

施閏章文云

重爲難然所謂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也奇正濃淡正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溫褐裘烏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肖之軀軀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爲貴重而流於酸腐之末以

呂氏遺言卷七

後以講章爲貴重而疏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爲貴

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以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有此

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鶴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

相高耳。聖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極雕縝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慨以詞重。

置使枵腹空拳

詞直下凡幾等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

必先明理。明則題之體。體勝理。皆以神遇。

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同文法中求勢那可傳

又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以博學精思浴煅而成。須火候到此。

之其款者流為熟爛硬者流為俗類皆自以為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作家之鍊純是筋骨故但見其高雅出羣

今人不解鍊字但兩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為鍊不知其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後倒角也

鍊之一字人都不解輒以詞句之軟混者當之不知鍊之為言即書家之藏鋒正取其鋒之中正精銳非其其鋒也不用勢筋出骨却淨身都是筋骨此之謂鍊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換為高在上為峻陵在下為深統故不為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為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文以高簡勝者筆不竭鋒盡不盡汁而筆端造化於尺幅之中而

家之逸品也時人以枯澀當之猶俗工作雲林法謂之詩事則可謂之雲林則非

近人苦無實際本事故喜言虛神閑趣專以挑弄語氣為能不知無實際本事則虛實皆失有則虛實皆得故欲講虛實先講精

切先輩所爭切一分便是妙一分便是真本事此外更別無餘無時人問套頭亦不涉老教者講章意理所至情詞自備斯為

大雅之音

目前事理却異樣出色不是另有議論稀奇所爭思路入潮不入

細耳

子長之文峻潔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幽奇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承叔學退之即以緩得峻字同學水叔即純用其緩凡得此法於古則其子腕健利有力舉過中所有皆成輕便放出

落商而轉還使人視為若不經意而得者皆其力大處也

文人每生此病庸流讀之反棄其明快老實而實其空疎以為法以此歸咎作者所謂秦人婦書而追罪趙人氏也

有機神有局度有骨肉有精神高顯此當有作家文字也然理不細實便使數者皆減如弊價不可不知

題而堂皇壯者多取浮詞俗調充之夫要是叫街喝好語耳吳元獻譏李慶富貴助詩輔裝曲詩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云是

乞兒相看人富貴者非富貴語也又窮人強作富貴詩云題挺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聞者絕倒時作正代行歷琉璃

眼耳何如梨花院落春落月柳絮池塘淡風為真富貴氣象

乎

名手舉一切堆架醞釀之物與一切方幅調綽之態盡洗而空之而理體未嘗不厚氣局未嘗不大風采未嘗不高華然則文章

得失所爭不在腔調間亦明矣

空快文每忌輕佻淺薄而作家橫衝直突所向無前但見其光昌老練其空快有本也

挑逗措舉時論之所謂有法有韻也然於題之實處避却如水上

種以不沾帶為妙亦時之所謂法與韻耳此說白萬祥來即有之亦以為先輩中一種故尤難辨

能於題之神氣睨目久注忽然提筆疾追其所見窮幽隱險只在形眼無所不到少林一步即茫茫不可得此種文境須具解

衣浴夢龍欲中手段方有此本分追追

而自有發明斯爲難耳要知不當理無發明亦承當著實二字不起

文章有應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單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庭然有從極高來者有從極低來者試者出於學究講章高者出於佛氏語錄低之極大易卑高之極文人老學究受達感溺而不覺其爲魔魔與講章之爛惡同也凡文字過高者當首辨而推除之

如貧而無語章題概爲俗語話頭似乎靈妙人類村比丘說佛法越神通越鄙俚刻薄名理耐人苦索處忽然一句半句通箇消息令人言下超然此却不是弄舌尖狡猾可得

化炮之吟咄人文之爐電所謂鋒所淋漓成錫使俗子守之永飛鼎敗矣

臨題陶鑄七

五

餘編

臨題陶鑄七散乍整輕以還題之實理散以發題之處而得尤在散筆句句立身題外古人諸龍必於支股斷處烘染烟雲爲不測烟雲奇則鋒甲更奇矣○諷明來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其容易爲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踪跡也見地高胸大灑落下筆自有箇迴絕處若只於前詳用工夫不暇得向上一節也是枉然

思之尖能深入人曲折所不到處便其中更有一層留餘便不見其深筆之超又能高出人識想所不著處便其上更有一點芥蒂便不見其高兩者缺一則深者靡而高者滑矣此種文真可爲浮淺膩鈍人却病上藥

凡遇多微厭軟熟之詞看得高峭傳過最顯今人即講古也只在

唐宋以下不能問之秦漢而故其筆力愈衰微也

文字首辨雅俗讀其文吏猶難觀如置太白於殿廷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真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遷格局如法而俗不可解即不可以言文○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者墨義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語而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出於文氣者也求未嘗講究義理而妄論書有是非本將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多說先輩法度止荒謬章一本自以爲學問盡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氣之俗不過希世速便便亦心知其鄙故稍有志識即能變改若理體之俗則其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年不可破此一種俗人猶難識辨故自以謂草爲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

臨題陶鑄七

六

餘編

無時文筆氣無講章腐氣清淺中自饒僞姿名理此爲真俗當行強加巴攬差排便俗態百出矣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秀潤工絃中來故淺淡疎疎數筆令人玩之有不盡之意即文家所謂絢爛之極力造平淡也

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練出手越秀嫩此是作家純熟脫化時自有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於形模求也近人輒以今大之語重濁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乞兒賈富貴非富貴貴者也貴賤之賤至此爲極看先輩文正是本色風流自然高朗秀逸是爲真貴然則骨氣賤者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結求必得之近如此則心正心正則氣骨亦轉矣

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落了時俗格式小講點
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
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
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寫全題不承上文還
可照前小講承矣落題又永不不但逐節盡斷無此文氣所謂頭
上安頭片無此格式則又以亂亂無法之法讀最古有法之法
不更謬乎

古人雖極變化中題界未有不清者不清則無法矣

唐德亮參子章文云云一貫有一貫正義思有忠恕正義兩
下各自著實而關會處了然此是先據最高本事同不用偷腔
換氣亦無假掉弄開幌子也自論文者卻依託說理爲學究應
訓詁氣以不著也相不著言詮爲高於是學者日與理遠凡遇

孟子講義卷七

理題必避正面而尋旁枝異徑如此章但取授父公案與言語
同與義錄所謂一貫忠恕則概置不講非不講也向來厭棄若
免不知其說云何難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強爲之講則又不
得不出於學究訓詁腐鄙之塗以爲避註嗚呼豈復有書理註
義哉此文亦犯前病然其文特高有客論近來滑詞客行之弊
實始於唐君曰不然唐之空濶猶本於古文後來之空濶本於
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
耳若講章一派則惟有爛惡而已矣正如史部論出身一爲科
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同殊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
者即知其非其以古文爲空濶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架必借
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爲古人之旁通橫溢無所不效
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則弊

則一而已矣此一弊每足以誤高明故特爲拈出

俞樾云云卑庸之文不足深辨稍有才識讀古者皆能心知
其非但率於揣摩之說不卽棄道耳若此種文其見地與手筆
頗高非卑庸之所敢望也故有才識讀古者易惑之不知雖有
高下之別而其爲魔而不當理均也故特舉以爲辨○應解始
於正嘉之後若鬼調則自萬曆中始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
講章小說湯顯祖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
是也至啟禪之間又有以荏弱史漢大家古文而運用佛經語
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此文乃
其流裔也真學古者於此更當高著眼孔

先民精於理學每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誦之妙自嘉隆
以後邪說浸淫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掣程朱又不加舉持之

孟子講義卷七

爲愈近時名爲遺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字樣便自
以爲得法作家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慨詆
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羣榜胸捷古之徒豈能出二氏
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
陸學子使添離章文云云其見處處然有遺高到那邊處反
見粗疎也是得會點分數多得添離開分數少學言不見此等
文字眼孔低視界淺終久沒智力正不得以粗疎失之
文無能奇正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籠纏繞皆用不著其文必潔
淨潔淨則轉折出落皆自出自在故使便利則發必中的而
所發愈簡而愈精斯爲老到老則則高矣

朱彝尊子之文云云此又迴絕衆人處不在解題確不在
局法古不在機神欲快只是說道理到十分平實是十分高

彼在解題局法機神講究者其淺之乎言文也此非精於經學
理學固不能窺其藩籬亦信不及他好處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襲來人時只是習性不改耳看其受貼處
自有空盤排弄之氣

文之喫理踴躍不可一世者類其肯像處使鬚眉生動耳若不著
題曰痛痒者雖奇麗吾無取也

文章得情得體處即止止大莊嚴作家高人在此所謂有理不
賭聲高也

奇秀在調適中來調適又在超脫中來令人久讀而意境常新此
所謂自然靈氣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謂其不能大也
按之有什咄之有味又何歎乎大言

古詩評卷七

附題

九

餘義

康隱諫文云云端端密密北宗之長技也脫灑變幻南宗之長
技也今南方皆趨半熟如此奇肆之作乃得之秦中朱子識老
莊家精微語爲釋氏所竊却去微他經教之屬時之巨室子弟
珍寶爲人盜盡却去收拾他家破金破銀止復相類也
如早朝應制詩取冠冕牽閑亦未爲不佳然也須切遇舊色語
語典雅目見風神後來徒以乞僧喝采之鄙聲亦自附於冠冕
臺閣則又當領免矣

古文中能縮大爲小第一算公毅以爲簡促拍爲排爲經涉之嫌
今人以此之不覺其短促此公毅之妙也今人口刻八尖纖爲公
毅失之遠矣

鄭梁云云仇漁柱鄭子學不程朱高宗宗觀作古文以方止學
王文成爲法獨於八股自謂不必用心嗜鄭子以無意成文而

我以有意實之理學之人必能虛受諒不子欺也而有德者必
有言若更用力於詩古文則言中工夫又加詳矣八股不過體
格異耳道理文法皆有異乎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古人於嘲笑
舉止足以窺人底裏况經營成文之言乎賦詩讀書文字無如
王伯安然伯安所作八股押法亦未嘗不謹嚴也標丁寫字甚
敬云即此是學故謂八股不必作則可謂八股不必用心即此
語便不足學則其所爲程朱程觀方上者皆屬可議矣此雖一
時應付之語然學者不可爲訓

文章虛妙處皆生於實彼不能實者不能虛也
以實爲虛而筆情高妙令人摸頭不著如雨中觀龍挂蜿蜒分明
却不見其出沒起滅所在此種變化不向海內家裏過來亦無
從擬議

古詩評卷七

附題

十

餘義

持正稱韓文凌紙怪發鯨鱗春麗然而案密約渺意妥句通文具
此氣象其難要不可不存斯意鈍根機業妄思生致榮騰宋人
詩云從來剽竊爲場屋直是無由識古書加指筆能官顯達到
頭刺得腹空虛其愧悔死矣

借人行文大約而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
驚其難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足游演
了却便說了又說或另生枝節皆不識套局法也

凡於邊縫花草間牽觀見長定於正面脫略縱橫可決也只空
疎沒力量文字題中實義正苦發泄不盡何暇作交互紉夾開
文耶

文所貴者爽氣朝來玲瓏意自無纖塵之習不問今古胡胡不
不熾矣其名曰渾渾說不盡我道是不曾明白說不出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教習氣有市井氣時下是市井氣多其典型則村教習而已惟學者氣絕少胸無意義視題便有多寡虛實之迹結鑿糊布方已盡於支配矣得更有佳勝哉作家陳休詩其是乎是有天壤之巧一論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以超遠迴旋流動則尤難此方是自待較凡自以為的確而驅而納之村學鄙說之中而不加出者其所為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纏綿能裏之在畫家謂之氣韻診脉謂之胃氣地理謂之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為文情此不可以迹象求者

文字到真腔的板無處著一分花假偷換若不從經學地理實講究一番來也無處討他消息正如神家詩句雲門曹洞外間看呂子評語卷七

來尋常作家間之下拜

文以靜氣為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為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冷卓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從此推之可以得靜之真文字到賸真實本事使無絲毫較閃那極處不但兩聲寬皮近也不得便依輕妙外是謂之不是正身也近他不得其餘論等局論出落論氣體論機神皆不論論得蓋理真實則無所不恰矣

評文者勸曰渾融曰闡密曰開豁曰豁秀此數言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規則實未會如此數言是如錫而漫以含糊軟熟不著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教者而彼因自有主名也其名雖何曰只一渾字渾字何以為渾曰只講調頭

不論義理

時文亦有製局如法氣度清潤者可惜不會向題目裏面認真道得一句便恁休去耳曹子弟曰汝伯題曰痛題則曰痛汝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沒理會

評家謂絢爛之極乃為平淡清與之至乃為波瀾含蓄不露乃為局度最善論文矣顧在今日先須辨雅俗不則打油話套府衍庭翻皆可冒附矣

目空四海方能開人間未開之境要其落筆都在空際四旁故文之不能為奇大概犯枯皮帶骨之病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脩飾之所及也

取徑於幽仄之風游神於次變之表不無過處然不得與塵土相

比較短長

有脫然處有的然處有恍然渺然處文之境界乃逸峻瑣之言其間毋不無粗處要之洪濤中無所不濤只是脉正氣盛不礙巨觀耳

欲破俗士膠枯沉痾之疾須得雄奇橫肆手段陳白沙所謂附子大黃天下藥此處却正用得著也若更以稿醇出之其妙當復如何請大家參此一機

文章能事要在實地耳虛神所以助勢而出奇然無實地則虛神亦無所附

世所稱端凝闡達只在詞調上陳處者所喜者其理正而氣體自然端凝闡達耳

時下文字局法非不安詳橫詞非不圓列神韻非不渾融然只欠

一切字故作讀之甚佳細按之多不著實是以先並文字本領只在意理者單講局法議論神韻而不講意理便成假合。

切題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確切則字樣露與不露俱佳全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則主分貼者不過以吟嘯了半主理發者不過以含糊混過使作文者顛倒於選家無定之說何何當於題理乎。

趙鼎中節節極端此之謂華秀華秀在骨不在肉也若不論骨法則市井癡肥漢皆可作虎頭燕領貌矣。

先蓋論文貴乎實平非庸也而足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元可以醜當之乎按脈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平實之正則耳。

文之峭峭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澗者又必無堅鍊之音此唐以

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文于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所不會夢見也然有平實之拙樸有渾浩之拙樸有兩峭之拙樸。

喬甲觀既庶矣一取云云氣局甚冠冕宏正按之却不耐咀

嚼以其詞多義少也如何是義多於詞只是意切此文亦無題

外溢語如何不切有所謂切者非門面貼合之謂如富之必從

底講出教之必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

富亦易富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中甚有

精理能洗發便是意切只浮而鋪陳縱橫貼合與題中精理

隔不可謂之切也。

今日人品文品其病都欠一恥字就時文言之且不識經學理學

為何語且不識周秦漢唐宋為何書而居然講義論文教猶如

賣菜舖皆可稱名宿矣至活套之調熟爛之詞爭相剿抄若以

不雷同為恨互相稱歎至下極汚久而不厭者套用別題文

句亦必稍更變而出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直書且刻且行恬

不為恥皆可怪可歎嗚呼行文有恥亦可謂士矣。

欲學古人勿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先開膽力膽力何

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自然無礙橫衝直撞無所不可隨地

觸發議論不論金銀銅錫都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而氣沛然

矣但區區納補幾句古文麻布夾紵絲死口取活無何處討此

景象來。

劉須溪謂唐人文字皆界定格段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

活此亦文中關鍵子也。

古人謂子由文界畫定做却不好子瞻不界畫一滾說去却好悟

此關鍵提筆直書屈黃注海純以一片神行真有篇如股股如

句之奇。

作家反正淺深開合之法亦與世無殊只是世間所講實義都是

假稱名貌取上不過尋得伴當副車惟真作家論筆識是正身

耳此則相去却甚遠。

凡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害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

但覺其詞之高貴氣雅則但覺其語之端凝肉即是骨又何骨

肉之可分乎。

文章傳永之妙止在言中而言外之味盡之不盡亦無他奇只是

曲折影托處令我所欲言者隱隱透露露四而盡出耳須知此是

說意即不足說文法。

自首尾如翅接滿而肢節斷續一氣溶化天矯蹁跹不可尋其
段界此種神境須火候到此自會不易臨仿然須時有此氣象
於胸中雖凡胎亦能超詣若細於村講章之派拘於假先輩之
形視此種如仇敵如天神不敢稍近則噴劫墮落矣

或謂兩截題總提起非古法曰古有何法法何必古只在當理耳
先總提下面側分亦有何害但中後總做則不如截做為得蓋
總做未免說了又說之病耳若總做而不犯此病
又何害

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題格則截做正也分做亦正之大也
分對之中仍不失重賓主與上下聯貫一氣之法又其巧也
而下語用意皆有精義不作寬套大帽頭則又在倫格之上

凡小講下即直點全題者必欲自出議論不便循題中次第而然
呂子評語卷七

若既隨題揆講矣則斷無直點在前之法蓋後面換講諸比類
是此一句若點在前則後皆復剩矣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承當為其不可以貌為也於體格法度不
細密則雖高亦為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為
枯澀著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深古
學又精於研文之法淘洗錘鍊皮毛落盡乃見真相耳

極散題偏做得極方多寡無須刻重悉破若此題非此格不可者
此局法生於意理也方在意理不在局法方在局法則為割裂
方在意理則為變化

文無靈快奔逸之氣縱橫俯仰冠冕如于陽驤旌旆騎壁衛營躍
總是偶人形耳
今人未嘗不遵傳注論先輩然則講章之理法則學究之法調

則格之調豈可以此為傳注先輩微言之無文行之不
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取故
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密疎美惡

文有說盡之妙有不說盡之妙不說盡却不是含糊遮掩者得而
假冒須有許多意思道理據到言下却不消費力只以談遠之
筆舉其大意令人隱約盡見此謂不說盡之妙

至變者文至不可變者理格謂者文之變也俗法每以為斷然不
可移如喜怒哀樂之未發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成體慎獨
是一定不可變之理題家見不根者即云不根上證注妙見根
來說者則云根上本艾東鄉說妙嗚呼艾孝廉何人也乃可與
程朱兩存其說而無一是乎理不可變者任之變文可變者於
之變直謂今之變家文理俱不懂可也

呂子評語卷七

文有短小精悍又復渾浩踴厲此不在尺幅論廣狹者也彼以委
怯為和平迂繞為吞容束縮無生意枯澀無議論為收斂者其
不翅池蛙之擬法耶

文無遺若連演之氣因環皆行尸坐魄耳木背以喘驚驚
自然排闥驚羣得此

以理學為經以經學為緯以古文之學為組織此昔人所謂錦機
也

人於為飛戾天等題最怕實講道理曰願曰執者故取空滑一
路不知實講則痛快安得廣實講則通明高駢安得洪著彼空
滑者未能廣與洪著者也廣與洪著者未能實滑者也總之不
會讀書講學而欲猝乍到此也大難
所取乎變格者實其安出苟而更能發明微要也於題義無從

而徒求異於章法掀翻之淺者抑變格之末也但以破墨腔韻說則可

贈姬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爲體以古調爲用斯光彩常新矣

典喻是易與確明難時文不問何題隨手填湊無他只緣宗疎寬泛耳若諸語有來歷不徒信自然爲難貴

只川淺深反覆之法而意曉變多入人處處不窘此是爲描中最高手渾身是筋骨不問皮毛仿之也

宋丁謂李時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蒼蒼山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橫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

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前章論文謂神理耳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文今以枯骨朽腹襲取

昌子評點卷七 套詞若科舉童描疎老毛陽慶曲淺固雷同今人嘔吐若能發揮名理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減後吳知瑞倪今靡靡者欲

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體格脉縫之精密猶是時文家所能若下語字字落儒者窠臼如江都武侯宣公論事便有理學氣象集訓會貫下講究來非熟爛

本頭之所有也原體諫凡爲天下仰文云云短文能多用曲此偏用直多用單句此偏用散句多用用玲瓏簡貴此偏用縱橫排集所云齊納

須彌碎鐵巨海極短文之奇變矣短文講人意必撇過本文若換講本文則不及大議論此篇前後議論雄放以發大意中幅以古言然文而仍不滿三自可印信所謂知文原非

法嚴只爭才若耳重遊複變直以大氣振之胸中若有一點

要短之意卽不能奇橫至此

今文萎頓如六朝子翁無不盡衣剃面傅粉塗脂無一鬚眉男去妾得衣冠劍佩頗盼矜如洗巾幘不揚之氣

文氣壯潤若涉河海一時難測其吞沔之所在人以爲蘇氏父子非也直從漢人得來時文中有此實是奇觀學人卽未能爲亦

須見得放令肚皮開潤畫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曰甜甜者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實俗也兩首相似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甜之秀在神骨

而不在于布設煥然文之秀在思理氣脈而不在于經調句字凡在布設煥然聲調句中求秀即本有不落甜俗者也

說道理直到滴瀝落銅錢眼孔裏無他也只是熟耳如何是熟理實到極處心細到極處氣靜到極處

昌子評點卷一 刻斷之文難於爽拔意論多而絕無支離悶澀之病只是理足自達耳

文無定體體隨義立只要明得定體之所以然則不定更佳用經學最難而用易尤難非淺腐卽穿鑿耳因謂易不可用之時

文此所謂不善操舟難港曲不若作書嫌筆亮也題目大樸文固須得體然所謂大樸得體有根本有大義有典則

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亦爲讀書則見識經術不同若不會讀書而妄求大樸不遇市井之秀談史記之叮咛而已徒見其寒乞安得大樸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又成講說儼邵之習兩家分牀門戶喻互勝負以爲救而文章之道益失不知其

所謂古學與理法皆從假處故各不相通不相通便非真理

自古也但與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凡題若多靡麗語者一舊籍陳徒時纖俗或者避而人於架寒

陋又於題之不體不相得正如王季綰譚之論詩爭取舍於嚴

淡其不知詩同耳其見錢處山謂李商隱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

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與雅便自然非嚴章貴論又亦當得此

意

文到說得震動精微或說以為粗非也粗文不刻入刻入那得粗

驚人者只是氣之麤悍耳然驚悍過火處自有語病亦須分別

觀之

看清義解橫衝直撞不問金銀銅鐵信手拈來錄成一器是其樣

氣魄若無此本領便稿良至貴作爲爐邊食礪耳哉求氣魄者

必於義順

熊伯龍文自記文極透快而一時名士以我爲腐曰宜之難如此

辭大約名士先不識字義如所云腐者訓熟爛也空朽也冥惑

也然則今日名士之文乃真腐耳若實學至理如終古此日月

而尤景書新正與腐字相反故凡以理學爲腐皆不讀書不識

字名士之言

凌虛之技妙只在鬆鬆則肩次不竭而變幻自生即本地風光亦

運用有餘突然須要意思多乃有生發不則景處皆成空殼

引述語可前後用引者人旨而中述其詞或前有下文則止在前

半用斷或前後俱未盡則於起講略斷一二語引入或轉側附

手索性用斷亦有之乃有聖賢自言而半斷半順忽斷忽順者

又近來異事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實地間出也名山勝地終古尋常

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實也桃源醉鄉只好紙上恍惚耳何靈之

有

愈切實本領愈大故文之大小視乎理不在詞調恢弘也

抑末也其爲根爲源俱從議論發越乃便有議論矣抑末也

有章書人議論有市井更實議論故有指陳利弊講究情事大

段亦不甚遠然出之讀書人者便有體識有原本有氣量其規

模精意之所至自是不同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非沽沽記得

一文錢上年號源流遂是當讀書人三字也不然潘氏制只

消幾箇史禮戶部當該火房足辦矣近來議論極暢者每不

脫市井吏胥氣如此文可見讀書臭味

近日論文者好言正大昌明及觀其所指則極卑劣鄙陋之文耳

其決不論通理不用意思止據無幾幾古辭詞語連之以固熟

寬套之句調如乞兒呼門喝米者然乃所謂正大昌明也示以

名理高昌一種不知反口何名矣

揆諸實識層層有新營之思與章旨上下節脈相經緯股法不合

掌何法字法不油行不虛程章法奇偶相生參伍錯雜如魚龍

此種是王震澤直下法嗣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爲妙耳如何今人論

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死地去

數綴者多駢駢駢駢者逃空飛青用深思古力爲鉤勒而虛實皆

至同常求之讀書人耳

作文不在詞費只要識高人

文字得情不得情與生死真偽只在青眼落脈處鬆不得一分

局不嫌奇要看理透不透耳。

文有全題竟不見踪影不但格局并句字注解俱不見踪影然却無一語不從題之骨體出來者若拘定格局論文則有才思人斷無開口處必欲其一同腐爛於幾箇套語醜調中而後已耶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一字極難求當醇之反爲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脂部之非醇雅之反爲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視其餘或入首太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足處此皆近時都教書俗道手不識法度家重開筆便錯某却多少好資質可歎也

當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試易當日極願秀才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類語一本更學則王鳳洲再抄蘇紫溪諸理齋

除編

鑑一諸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歎也今日之文謂之描文仿文泰文填文俱可謂之倣文則不可何謂描仿泰填之文必是易爲設信從者衆此見此曹爲之亦復不易刻竅鐘鳴聲惡苦竟有不能成者則原未嘗難也爲人所愚耳

理題無油口開文亦無勞筋刻骨得詩疏之精無一點注疏氣平平淡淡說來如故鄉人道士語如老成世故人談向來家常事自然津津有興味淺學者未許容易到得識得行文如秋陣盡銳揭其中堅其餘只須蹂躪而已文須不落窠臼始得獨山儀松提筆轉落皆庸夫意中以爲不當如此者而作家以爲必當如此寒較出然不可端倪使扣盤探簞依樣葫蘆兒輩亦當爲彼笑之耶

說理有生辣氣最難生熟而明白淺易如話尤難細實文苦悶澀高爽文苦疎略透過此境直是絕無粗雜之中自有精細如生金出礦不無砂石查滓然實光自然流露蓋真金也後來揀選精細淘盡粗雜以爲醇粹之業矣然入根不得皆鼎裏假物凡其假何以分且實須見過書來實何以不粗雜曰傳信聖賢之說隨所見之書而講究之

論格者詳於排場開口孫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超之要害無機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機實頭本事非呆填膚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捏始

凡用總提過文而不加先聲直起直落之爲高然先聲力量在實做要害不在區區死格子上也不可執此法以論文

凡文謂之雅緻圓秀者以其中有骨而外有韻也骨在理脈意思韻則玩其用筆著色處

文章到輕重虛實皆渾化無迹無他只是理明理明便真真短文不枯率只在理足但講得閑案出落便在茫茫地尋過有何意味

文虛多實少對偶中換字同聲讀大心壯索然無味矣此用層次併做法故節節環環峭峻或云如此似題云知者仁者無不無不愛也當務急親賢之爲急務矣下矣日即如此亦何若村學究近聽得先並有如題我講一法便嘆曰賊鼠人末有了日我法不然果是生龍在橫行逆走

呂子靜語除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八

東皇續選內摘錄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義道不著時千言萬句看來只如無有道得著時數語復字口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快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叠過來方得

虛運人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敬大臣也三句

題動云臣即未言其效何如事何如雖其事其效未盡乎此等句竟如小說義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本為虛過祕害藏法逐家賸贅盲闕若非此不可者非誤後學不小

與其取油口空祭偷脂白戰便曰丁皆自命為鴻儒聖取當行節

已乎齊語卷八

東皇續選

一

餘編

鍊之文端疑有法切理鑄詞不令浮豈得篇其色笑處盡盡克

秀才強飲幾升墨汁耳

簡鍊之文須有老氣法贈珍饈極分腹中實有姜桂之味近人痛

恨此種只喜慶羹油肉終是屠沽食料耳

有論仲弓問仁章題文夫子口中不露仁字不露敬恕為妙者此

正學究顯作通派頭萬曆末年講章論文大都如此為背畔

傳註之由不可不戒也此章論簡德歷仁字如何要隱只是要

說為仁不可說竟是仁耳敬恕是鐵板註胸如何要講若云

中無敬恕字樣然則存心推心等語又豈題中字樣乎敬恕乃

解白文存推又解敬恕章章而諱本註詳講章字面反可入

夫子口中乎執此論文將使天下就註語若鬼怪必欲盡泯滅

而後已其害可勝言耶總之解題實乎切理切理在乎體註有

通篇吟喝敬恕而全不得敬恕之理者只算不會做敬恕有通篇不必露敬恕而其理湛足真是做敬恕文之妙正在切理體註而氣韻生動不在字樣之露與不露也

同密之文貴乎切理如論莫鐵須有鐵在外間所作同密乃孤圓拜月最得機耳應媚即得謂有人氣即佳

書家公案曰畫沙曰印泥曰屋漏痕止是要藏鋒耳藏鋒便有鋒在非凝肥遲滯也論文亦須得其鋒鍊筋節處

清異之文必精于煅煉方有神味但用空懸便不堪尋玩須令人

上口爽脆久咀益饒而無糟魄之可厭乃為佳耳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林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

習之以為造言之大端即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裏生為欲正

謂此也今人為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首雷同如一

呂子評語卷八

東皇續選

二

餘編

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文章著色不在堆垛陳仗但付氣高貴雖淡淡然染自覺離離便

以豐肌綳肉為色者與鐵相也骨氣如何只在法律簡鍊處看

布置全局筆筆老到自然高貴矣

短文煅煉如丹家銀母一刀圭可開點子萬乃是耳又如作詩尺

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干中忽作徑寸人腹便不成詩矣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為如神王者辦辦豈能為若

若彫削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君望而却走矣故文不

必無累句而氣局純乎古文見識便自謂大正不許皮相家向

此牡驢黃犢索也

法脈出落不可不講然無骨秀氣骨而著意于此以為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名家不衫不履清機相引而段落錯綜妙

入無痕大呆子從何處覓生活乃悟科擗釋解散豈非王謝家固不須提此耳

文貴有真氣質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遺詞必渾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一題聚括變格勢所必至變而仍當於理法正見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但自走難路耳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前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縮以爲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無變換則窮于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峭之致則雅子初試筆僅免曳白耳

文貴鍊粗以爲精非省多以爲少也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爲老手者其開架方圓猶夫人也有語感

呂子評語卷人

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發必中要害莊周所謂犁然有當于人心者此却大難須大候到此乃得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爲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劣白撰而已曰傳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如何用工來

懸背內摘錄

冊子上言語經綫把攬來說終是不似朱子云須是爛泥煮熟經橫妙用皆出自家方濟得事老蘇平生日間升其轉手裏却之語遂作作文妙處所爭在熟不熟也

其妙心知口難傳便仗道途直道常意所便又自至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輝難覓得句已忘前記梨花村依依開暗香

西湖東坡一時在目也下筆灑然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調適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主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

後以加矣嘉靖當盛極之時瑰奇清濁氣趣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桐之文體之奧其在萬曆辛丑以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蕪矣未

開賦類之端變徵已見已丑得閣董中流一紙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謂用挑綱變爲女劫意見屬還矩

蕪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嘲弄之法日則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學究其淺陋不必

讀書籍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

呂子評語卷人

展轉爛惡勢無復之於見甲乙之間繼以偽子偽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禎惡俗始以秦

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誇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於選手通關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子奪兼數命者也聚選

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削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子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選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

是故其甚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手之卻能更甚于學究秀才助成其而張其後昔之選手能離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吳文尼識萬曆末年士百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字宙尚有何術
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
己丑壬辰一返茲編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道
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訓俗其所見之理所宗
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間熟機鋒況能開嘉隆以上之雄落
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都互見未嘗無鑄保之作而外間盛行偏
取下流不知作文幾何盡爲俗眼所埋沒矣
大尾標摘當時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空疎
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
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爲何物而欲鍊飾詞彩不得不出於俗
漢詠詩尺楮不堪有人惜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
爲秘妙如卿甘棠臨風嘆其不虛也

子評語卷八

音序例

五

俞

癸丑夏余尋宋以後書於金陵得借抄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遠室
藏本數十種又與諸友侶和飲酒樂甚留泰淮再閱月擲書友
陸安若墨選驚於市中人謂風氣乍旋此書如颶激也余不知
風氣爲何物旋不旋行不行何預人事兒坊本有詭譎選劣狀
各快喜披終卷則故是何聲適自爾耳又爲之索然或曰彼固
皆知文而以選爲業方將以其書矯實聘編章業津干調釣優
等尚第贊帳帳帳帳帳室妻妾子女賊賊之欲其開切如此
得失文思而斯皇惑心知其非不能不顧時也公殆無意此
數者蓋正諸余文也乎正人心之計下也久矣士不力學中無
所主而巧沽於外惟知溫飽聲勢爲志凡余以爲理也文也復
且以爲利也名也而又烏乎正雖然公刻陸氏書陸氏之矣今
增是集不更他陸還流通乎余感其言因合諸名本刪之共點

次得若干首以附今集後雖與外論不同然典與虎賁收發黃
金其間粉取充樂可謂亦復不少嗚呼雖其盛又豈吾事哉
錄選附

子評語卷八

音序例

六

俞

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珍貴以副其實今皆不然欄中之牛
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別敬視善承君意者與之亦如此
僱工然不思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狗點以求進既得之則
製媚順旨語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
攫而撻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以日衆成歲謂
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無人不可爲
師也師既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皆不能自讀書釋義解則
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誦於是
乎空疎活套之選宋得嗟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不可爲選子
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雅而不可返今雖不能驟選於古
願早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其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食於
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釋世壽之分年日程趙晉古

之學絕成法其有可仿而行之也余嘗謂五方音韻諸書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金奴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舊隊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林他人之我先遇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有作者起必求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解

七

餘編

以爲此忽怪異莫奇且幻於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襟麓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襟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變則新江湖襟麓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文無不可定說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治而盛也文運長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開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啓禪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與肅而和風馳而電掣而音塵倏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茲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文者如若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以爲變也是以成之冬也必

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下也宋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微上而不能之意嗚呼此其文運之極治也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川復也然淳者變而爲清諸者變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於理始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推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著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大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實空虛浮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解

八

餘編

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算凡爲烟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五科推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曰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于腔調字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于腔調字字乃所以觀讀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呼下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

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
當于已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即
解有未當處有未真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
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凡例

凡文棄實而取虛棄動而取柔棄古雅而取俗惡棄樸直明白而
取含糊輕巧皆病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近時論文止
至股尾虛字亦以平哉爲梗而止用歟字以矣字耳字爲直而
變用已字爾字此種議論不知起自何人知其心術品行必至
污極下而不可問者至章句辭義古人無一字無來歷出於經
傳爲上出於子史古文者次之湯養林用水菰二字鍊經語無
法又于子猶譏笑其不通今則但謂滿幅王半山悔變秀才爲
學究不知今又變學究爲白丁也是集辭而闢之庸如矣凡例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九

餘

先生論文以意思義論爲主不在機調意論達則機調自生凡一
觀一正一開一折定有頭一皮膚胸見識套數先到先生謂必
須撥過此套然後其意思好義論出若人人心中必然萬隊
一律者斷無可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

觀彙錄

作文所以明義理非止要文義通達而已世人多岐講學與作

文爲二最是愚見

詩文有三字訣曰熟裏生

詩文一道也第一篇長文於八句之中故求精甚難其妙都在神

理不在詞句古人詩中常有一二語空淡處却意味無窮者今人多不識也

問詩行合著者有說蓋者是各隨體格否曰然然須是說盡處仍自含蓄不盡所以爲難

或語余曰吾子詩固佳惜落宋人詩派耳余問宋詩何故不好曰

詩本性情宋人慣說道學失却詩中意趣余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性

好是懿德非說道學耶然則三百篇亦欠好矣

其人慨然又言詩貴有聲聞氣象宋人詩太寒餓余曰子美盛

唐人其詩曰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何等寒餓集

中知此類不一而足然則子美亦不得爲詩人耶其人又慨然

問先生所著文何如曰吾文不佳惟與人往復書中有議論關係

者不可沒餘雖不欲存一本意此去欲勉爲之不奈今已病矣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

四書繹註五卷

〔清〕王錢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釋註序

昔艾東鄉謂五經之精微盡於四子之書固已然矣而四書之精微又實盡於朱子之集註故明初已彙成大全一帙而其後又有彙引存疑諸編以互相發明至近今則闡究益繁雖揆之集註未有妄逞私臆輒相牴牾者然大都皆爲時藝揣摩而於

陳序

身心性命之理未或精思實體而徹其間與焉嘗稽紫陽註太極圖說謂無極二字發前聖之所未發而賢知之過者乃妄於其中增一生字不知太極無極也濂溪已自申明下遂竟接無極之真等語而不復言太極其旨本自融顯何世儒肆其偏見支言而不靜心體察也柘城王一雪先生

地邇伊洛風號名儒偶出而膺民社未幾掛冠候代申浦手不廢書更取四書集註與或問大全及近代儒林之言潛思默玩貫通融合獨有取於呂陸兩先生之評文語錄松陽講義因增以己意彙爲釋註一書余與先生後先共事承乏四載疲於紛劇久成俗吏無能稍釋聖賢緒蘊乘間過訪蒙示此書余伏而讀之精要簡確字字與集註發明卽字字與四書脗合使誠舉而佈之海內豈惟大有裨於制舉業卽以直窺作聖本原內而修己外而治人無不優優乎其有餘裕矣因不揣荒謬而爲之

序
昔

康熙丁丑歲九月重陽前三日年家眷寅

弟晉江陳善頤首書於申江之庶幾堂



四書經註序

孔子之道在四書朱子註之而孔子之道明是孔子之道在朱子矣近者石門呂晚邨先生評時文之語及平湖陸稼書先生之松陽講義皆能於朱子之註四書有所發明一時學者宗之是兩先生有功於朱子有功於孔子也慨自有明以四書五經取士其季年異學之離叛俗學之支離幾不知朱子之註不知孔子之道也我

朝因其制而

功令一遵傳註五十年來人材蔚盛倡明絕學施之政

序

事者皆彬彬乎體用兼備之儒也豈非孔子之道彰明之驗哉惟是四書之註自大全而後而家引而存疑而淺說而迂說迄於今蓋有餘年矣要皆以書說書未有以書說理以書說人人心性命之理者也兩先生一則於制藝中明之一則於政事之暇論之總以發明乎朱子之註者以發明乎人人心性命之理是孔子之道也夫孔子之四書朱子之註四書固人人童而習之者也兩先生生卽於此教之是卽人入之所易曉者而教之於人人之所日習而不離者教之卽文義而反乎身心性命體經傳於日用乎

帝朝於斯焉夕於斯焉自成童以及乎成人恆於斯焉沉潛於朱子之註卽身體乎孔子之道也異日者以文章爲事業則事業爲真事業文章亦爲真文章矣千蒙而訂之附已意於後以告天下之讀四書者知朱子之註知孔子之道也名曰經註初稿須臾不死倘續此而得焉是余之志也夫

康熙丙子春三月丁卯柘城王鎮徵書於芙蓉湖上

草堂

讀四書尋註題辭

宋初五星聚奎開一代文明之運而濂洛興而關閩繼門下人才幾埒洙泗蓋周末兩朝家法在一仁其功用則在斯文也自趙韓王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太宗定太平至仁宗殿試進士先以中庸賜呂頤復以大學賜王堯臣不獨開四書之端卽肇後世取士命題之制而程子遂擇孟子七篇合成之然註釋紛紜論語則陳祥道以老莊張橫浦以應頌矣大學則陳水不識格物戴記尙沿古文矣中冊則老泉牽引老易子重集解又混錄諸說亂

通解

之矣至於孟子而盱江李氏且恣臆肆譏強襲漢人王充餘吻以驚指愚俗不有朱註後出孰還鄉魯真面目耶信乎朱註之當宗矣惟是朱子有言不用聖賢許多功夫有聖賢底不出若無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是故讀四書難讀朱註先難乃明初大全及索引存疑諸家往往離合參半低由邪行欠闕心得無索思之辨之皆多誤耳柘城一雪王先生人品學術高蹈第一流年來棄官著書帳秘腹笥擬於武庫彙有四書尋註刻先嚴特手示余余讀之見其爲書詳採呂氏陸氏兩先生之說分列於前略中已說

折衷於後或發明或駁正詞簡義括不拾人牙後而
能豁人意中竊謂先生述而不作故得肯人立言之
法溫故知新擇精守固者也彼豎儒好大矜夸毀卑
近而颺高遠論治則謝唐虞三代不屑近法後王論
道則動輒理學好語自然略不自知羞恥下學上達
之教謂何今先生欲引人學孔子而先引人學朱子
又不通引人學朱子而先引人學呂氏陸氏非其取
徑紆也正其借援切也總之不忍以已說先今人誣
後人云爾然則溫良氣象卽是體裁已度越恒流萬
倍何待掩卷三復始嘗其吉而展其蔽讀者識此意

通集

二

而潛心探之則於先正所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
子集羣儒之大成者不亦可階級而求也哉余與陸
氏聞聲相思互爲印可亦習呂氏子弟門人皆未及
晤對獨於先生親炙交深數年間每見輒流連抵掌
相說以解嘲嚙欲狂故書此冀讀者共研之非敢自
謂能序先生之書也先生愛我又何以進誨之耶
康熙歲次丙子歲下三日錫山後學舊治小弟張夏
題於集賢坊之樹人堂

四書釋註

初學

大學

孔子之道備於易之十翼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也若夫論語則雜記孔子之言與門人之論爾孟子之傳得之子思其言門人記之曰孟子七篇

大學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大學小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人大學朱子序大學二字名

釋註

大學

一

日緣起故云耳其實此大學二字卻指爲學之學乃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曾子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非爲學宮補典故也○首節明列三綱領時請必要踰並爲一後來本末始終都可不必矣○止至善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行在明新內也○止至善專主知故下文急接知止○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緊繫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底此一綱領至寶

卻至虛最難見○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

至平天下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源去路縱就

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纔知

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

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

至處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

知止節只完得止至善一句至善原在明新上如

何又分出爲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工夫即止

至善工夫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之要只在乎知

一知便自然定靜安應得故朱子曰五字是功效

釋註

大學

二

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止之序章句熟自分明所謂到應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非將應與知分兩截工夫也○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爲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至善之定也知止是曉得極頭處不是只識得道路徑○靜安分貼心身章句的旨○定靜安應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應字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知得緊要關頭此上三字更重應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非安不能也○勿見旁觀論甚甚

能而當局多迷謬錯者只坐不安非不能慮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思慮僅擾便不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明新可言物至善不可言物知得可言事定靜安慮不可言事也○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曉得箇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進爲者卽下八條日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不相蒙○返道與章首相應○欲先兩字須從心與身意與心知與意相關處講得

解註

大學

三

分明方妙○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略若但趕重下節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下節而后亦然○慎獨乃傳意非聖經所有經文所謂誠意者每發一意如好惡卽是意則必實用其好惡之方務決去求心得乃謂之誠若徒發好惡而不去做或做而不盡皆謂之不誠誠字中有事爲在卽至平天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亦是誠意所貫到誠意一傳變文獨釋正是此義若慎獨是傳者於誠意中提出緊要關頭顯意之所

以不誠皆在初發端時人未見處不其用力此屬於得卽易之所謂幾乃意之起頭非意之全體直徹事爲之終始此際更加省察則惡端無從而入此之謂慎慎有嚴善惡義誠則實行其善而已○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聖人之學正相背所謂無生忍也○致知卽中庸之明善誠身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頓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覺察意是慎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粗則支離分撥精則打入禪門矣○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一人截直貫到底不

解註

大學

四

單枯意也○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卽夢寐病狂醉亂時皆可驗熟處乃其所明也誠意先致知是平素與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時審後省察乃誠意中之慎獨非先致之知也○將程子格物九條反觀細看橫說直說由淺入深自近及遠其言簡易親切令學者有下手處○不可云格物致知是一件又不云是兩件是物是知隨格隨致融會出之在字更不須下註腳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纔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

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既字可得而字語脉脈然也○七箇而后各有實境實義刪卻一字輕置一箇不得○未誠意而違言心正者異學也未心正而違言身修者俗學也○修身爲本正對家國天下言

平湖陸氏曰格致誠正修簡然後謂之明註中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卻不可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

釋註

大學

五

萬事雖有知覺吁不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定靜安慮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有疑謂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解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能慮最難事有存至有雜投有開利害者有介疑似者平日研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到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大而已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朱子曰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

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緊又答江德功曰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大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貪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格物致知是纔漸小學第一件工夫蓋小學之後聰明漸啓當有以擴充其聰明知識日多當有以範圍其知識

愚按大人猶言成人是人人人都該做的夫子至庶人都在內明德是身修心正意誠知至之本體明則修之正之誠之致之也註曰人之所得乎天而

釋註

大學

六

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虛靈不昧是知具衆理應萬事是心而意在其中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致是誠是正新民則齊治平也○陸云章句謂明德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安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則致和一邊工夫所謂立人下之大本者固未之及也又云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愚謂不然格致工夫同是初學入德之門亦是徹始徹終工夫到了家齊國治天下平便是位育境

界聖人只有下學工夫下學工夫格致誠正是也未發之中亦只在此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中是要蒲團上打坐去也○誠意先致知是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真實體証實其心之所發實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爲庶人言也因治國平天下恐人認爲天子諸侯事庶人無與焉故補此一句則齊家亦新民事身爲本家爲厚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共之矣○修身包正誠格致在內非單重修身也玩註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自明爲本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學註

大學

七

康誥曰克章

石門呂氏曰末句重自字不重皆字於接鍵著意止得皆字意於言外取意方見自字

平湖陸氏曰明德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仁敬孝慈信是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德之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所以明之看聖經賢傳說得何等切實子思將這箇明德改作中庸二字共發明大學之意尤爲明白

愚按釋明明德引書言明明明德之源也中庸之性孟子之性善皆從此來

湯之盤銘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嘆今之學者卻不去苟字上著工夫可見首句之重此是自新之切實鍵闕下兩句不過就此接續去耳日日是言不間又日是言持久○苟日新對未新而言日日新又日斷承已新而言○日日主繼續意又日上提振意○極卽至善無所不用其極卽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理固如此然此章專釋新民而原本明德推及至善理雖通而實主不可紊故應從新民轉出極字

學註

大學

八

是污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新者不復污總是無因斷之意全體上有此三層工夫大還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切磋琢磨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既益致其精又要不間斷○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序○極字有二義有以至當爲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也有以窮盡爲極至者四極六極之類是也至善之名本取至當之義此章說到新命卻似窮盡之義註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窮到極處亦只是事事至當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而言用

者大全王溪廬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
義互相發止非紛紛擾擾用非窮木死灰止與用
一時俱有說能止然後能用便不是

愚按命是氣數之命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
也新亦指氣數言

詩云邦歲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說理之當然次節說人須知止
向是虛虛指點到第三節明指箇止至善榜樣其
中要領條目工夫境界事理咸具○仁孝慈信
爲一定之理便是至善只爲人倫中境界人各不

蘇註

大學

九

同則所以爲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惟聖人
照敬止爲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至而仁
敬孝慈信形爲天下後世可奉以爲規矩乃所謂
至善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
可以想見○有書內書外義五者目之大推類以
盡其餘方見聖人之止無非至善此書外義也然
不於五者中一一各究其精微之蘊亦無從推且
盡也此書內義也要之至善已備於五者餘只從
五者推去耳非另有未全之說也○瞻彼二節從
頌美中見其至善其所以肯不忘正其善之至○

本傳釋止至善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中便
有日新不已之意方是明明德至於至善之學修
○惴惴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從瑟調絲
意由方有體認○觀賢業利要透註中能使二字
之意○亦是極形容後來規模氣象究竟前王新
民之止至善卻在語句之外所謂其味深長也○
不重後世正從後世追原到前王之至善處愈久
不忘正見其善之至不是當時相忘後世忽然感
念也

蘇註

大學

平湖陸氏曰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
無私而未必當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
私必合二字方見至善○學便是格物致知工夫
註故以講習討論言之修便是誠意正心修身工
夫註以省察克治言之學修工夫得力於內則爲
惴惴仰是意誠心正學修工夫得力於外則爲威
儀仰是身修
愚按仁敬孝慈信是君臣是父子是所以治身是
所以治民也而所以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親此
矣是皆日用平常事致知格物者在是誠意正心
者在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在是是之謂大學之

道是之謂止於至善學者當於此處認取○止至善工夫在八條目中章內只引詩以咏嘆之

子曰聽訟章

石門呂氏曰註中引夫子之言而言及觀於此言二句題之界限在此神氣亦在此此字只指首二句是界限也觀言而可知不粘住聽訟不說盡明德令人推唐意會是神氣也無情不得盡其體下須照註點入我之明德既明句所謂大畏民志者民心服明明德無所用其欺偽耳非謂變易民志也○無訟尚不是本就此指出本耳○大畏民

大學

上

志是新民逸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點頭上離鈎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處總是此箇道理離訟有即訟有無非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知本中丁卯始終先後

愚按聽訟乃上之於民相接處民之情達於上上之情及於下訖聽訟是新民之一事向未夢見也大畏民志是新民所以大畏民志明明德以新民也此治國平天下事故曰本末

所謂誠其章

石門呂氏曰自欺只是不能實好實惡實用其

四字是誠字了意下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明說向行一邊矣若作以意觀意以意覺意初起之意繼起之意一意象意等語皆鬼窟中作計○

意只是行一邊事爲善去惡即是誠意知而不行即是自欺非胸中別有箇爲妄念頭緣飾說隨口誑吾知而後爲之自欺也○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兼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便

大學

上

惡誠意也好惡之實與不實只在初發念時省察令其好必如好色惡必如惡臭則閒居無不善之爲而誠中形外皆自慊矣故慎獨是誠中緊細一步非誠意之外另有一條工夫今人講自欺似意外另有意講慎獨似誠中又兼知總屬吟嘯○不是說有致知知至了方去做誠意工夫知善知惡自是致知中事此但就人所知善惡便當盡其誠惡之力人每不能盡好惡之力者緣其閒居不認真用力自以爲人所不見處可以放鬆不知此處一鬆無所不至此放鬆處必有端但謂之幾

是私欲插根處蓋人性本善未嘗有惡惡由此
故曰誠無爲善善惡此時此地爲人所不見而已
獨知之者故謂之獨誠意者於此加省察不使自
欺之根於此滋長則好惡之力未有不盡而意自
誠矣○慎獨當緊承自慊自欺說來意發而實則
自慊不實則自欺實與不實惟自心發念時知之
此所謂獨也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
善惡乃致知中事莊知爲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
來謂既知善惡乃爲善去惡不真不勇此處幾微
不真不勇下稍便成掩著然其發念不真不勇之

九學

三

時他人不見自己未有不見從此慎密教真教勇
則意無不實矣○致知誠意是知行分界處然在
致知時詩書友朋俱可爲我所取資纔到誠意只
論做與不做他人著不得力故傳中特發兩自字
之意此誠字只作實字訓所謂自欺者只是業已
曉得了當下不肯實下手去做卽做到八九分時
剩了一二分便是自欺耳不是意中另生出一欺
之念來與吾之誠相爲掣掣牽制使不得自由也
蓋自致知以後所爲意者已只在善一邊故此處
只論實與不實耳今人將誠字看同中庸之誠以

爲意中有一誠又有一欺於是乎有一意又有
知遂有官府盜賊巡捕之喻紛紛繆葛無所究竟
於是悉舉而歸之於獨謂獨是良知本體照照
靈可以消滅辨欺制意密知是一箇無對待物件
推其說不講到無善無惡處不已○閒居卽獨也
爲不善卽不慎獨也○閒居是獨掩著時亦是獨
○閒居節是小人欲掩其惡而不能十日節正言
善惡之不可掩如此若竟將上節貼小人下節貼
君子則謬蓋十日十手只是人必知之非是慎獨
君子當下意中操出境象也○十日節只說

又具

四

之可畏不著君子小人○指視之嚴猶中庸莫顯
莫見之意論道理如此非爲怕怕視而慎○十日
十手只就當下便見其不可掩○上文兩稱慎獨
曾子口節止指獨字令人於此處用力獨只是對
衆之稱對人之稱卽上文自字已字閒居字耳上
節掩蓋無益猶對衆人而言此言自己獨處原自
掩不得能於此一反求內省自然欺隱寬假不去
於此處不放恣則意無不誠矣獨是誠意中緊要
關頭指境地時候言不必是心意中又有一件東
西喚做獨也○講心廣體胖或云不宜便綽正修

或問云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言正修之本皆已在此○一念之實一事之實皆為誠意至念念如是事事如是橫推開濶無窮日日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豈推久遠無間欲淨理純行道實有諸已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有箇德亦不是謹誠意便是德德便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自下學立心至成德有多少功夫○必誠其意原結通章非三句各結本節也○閑居節言小人自欺之害潤身節言君子自慊之效君子節乃其題文也此節不著小人說亦不著

大學

圭

君子說但言獨中之可畏如此縱自動念人雖不知已必獨知之即此便是十日十手不可拈處惟其如此所以縱自欺便有消阻退藏之色縱自慊便有心廣體胖之效皆從此獨中出來但小人之消阻閉藏當下便自流露若君子心廣體胖之效則非旦夕可致正如孟子集義養氣之有必事合宜無不快足而後能有此景象故傳者以此統通章之義所以上兩節皆言必慎其獨此則曰必誠其意者慎獨者功之要而誠意者功之全也平湖陸氏曰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

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是裏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半日之言咏嘆獨之森嚴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迹都是我自做由在外酒人醉容儼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無掩藏之法○語類

大學

六

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為而為前二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徇外而為人也前二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來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病病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卻又不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卻又自家合他不得這使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與做自欺朱子所謂半知半不知不是不曾用格致工夫只是知而不能行與叫不得真知便謂之自欺○意有兩樣有人可與則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之意之既動

形迹之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形迹
可窺者人所不知這是欺善惡分岐處於此能
慎則起腳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是誠意了
手處○曉村謂獨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
惡乃致知事治桂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
至欺慊並起二說俱似偏獨中一念有善有惡有
欺有慊傳只舉欺慊便包得善惡

所謂修身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說不正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
在字是正心工夫與上有所不同○誠意傳論善

大學

七

惡正心傳只論存否所謂敬以直之使此心常存
者大約涵養多而克治少其用力最輕則有之然
用力雖輕工夫卻極難○大學誠意章極著力正
心章極不著力誠意在發動及動用力不可不猛
到正心時已入段是好在打磨本體涵養此心
使無偏倚固執之病而已故傳中只論不正之害
不講正心工夫
平湖陸氏曰正即中庸所謂致而皆中節不得其
正事未來先有簡期待之心事已過又錯在心上
是不應發而發不中節也正應事時應有偏重是

發得有過有不及不中節也或問所謂不能無失
即偏重而不中節也所謂不能不與俱往即事未
來而期待事已過而又而不中節也或問從未發
就來傳文卻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
事無得失之可言故格致誠正修皆是教人於動
上用工夫朱子於章句下一察字又下一敬字察
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其著
力然卻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卻不
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凜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
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學者要知存養省察之

大學

六

功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為主
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為主然存養
中有省察○大全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
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
宰者其正心之藥方與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
虛而自忘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兩層玩或
問自見○雲峰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
可不看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
不實
愚按八條目皆有工夫審察此心正之也心存則

正矣。○忿懣惡懼好樂憂患卽好惡也。若慎獨之初卽誠中之體。廓然順應有而不有。則心正而身無不修矣。

所謂齊其章

石門呂氏曰。自誠意傳後。好惡二字直說到。底是大頭腦處。○古人謂齊家比治國平天下較難。看古來聖人有許多難處。直是無可如何。然聖人處之已無不盡善。亦只是好惡無辟之至而已。平朝陸氏曰。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概差錯處。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差

大學

元

了路。又曰。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懣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人莫知其子之惡。卽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莫知其苗之傾。卽賤惡之一端而推之。傲惰亦然。○雙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卽誠意章之慎獨此語也。慎獨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察。○第二節章句偏之爲害。句較上節深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雙峰玉溪以

偏之爲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諍。卽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又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亦非。

愚按。知好知惡。能好能惡。是大學眞工夫。直貫到平天下。章知非致知之知。是致知以後工夫。上章註中。密察此心之存否。是朱子補出此意。不可草草看過。程子之居敬窮理。從此得來。○好知惡惡。知美不爲情。使不爲物蔽。自誠意來。亦自致知來。所謂治國章。

石門呂氏曰。只要數字提得明白。教者家也。而所

大學

子

以教者身也。所以教之實。則心之誠恕也。國不過理通而效達耳。平天下亦只如此。故曰。成教於國。無教國之法也。○首節是說家國之理。一故不出家而教可成。若上下相感。此行彼效。與貞在修身爲教。皆在下文。非此節義也。○首節顯明家國相通之故。就道理言也。第三節乃明國本於家之機。就推行功效言也。康誥節說道理已在推行處說。推行卻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到。下兩節纔正講推行事也。故朱子謂卽孟子乍見人井。孟子以乍見人井指四德之端。大學以係未指孝

弟慈之端都在自然發見處見得所謂始然始達者也○機字意上已說竟堯舜節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堯舜節不是証一人定國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機在於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恕而節意自不同○家之齊其效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卻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本始於夫婦中庸引詩必妻子合而兄弟然後父母順孟子引詩必刑於寡妻至於兄弟而後御家邦皆是此理此傳上面言齊治

相關之義故概舉孝弟慈此三引詩卻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非隨手拈頌也○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惟儀而後足法也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姻睦者亦在在之然其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四方無所矜式以云足法則未也

平湖陸氏曰註不假強為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誠其端而推廣之即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克首章註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

則必待學此處告君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大全雙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想之首治國平天下皆說恕此言有首已無謂已是要人於修已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總是程子無思做恕不出之意○大抵修身齊家之道分之為三則曰孝弟慈合之為二則曰仁義合之為一則曰仁行仁之術則曰恕○象引云不

是一家之為父子兄弟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皆足以法於人愚按首節是簡理字次節是簡誠字三節是簡機字四節是簡恕字理家國一理也誠立教之本也機成教所由也恕推已及人也別無治國之法修身以齊家而已故曰成教於國○前四節止論其理其效以故字結之不盡之辭也下三詩方是實言齊家以治國也以此謂二字結之指明之辭也○三引詩只就詩釋詩而所以齊家治國即在其

爲父子兄弟足法歸本於一人之身上註所謂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此也

所謂平天章

石門呂氏曰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絮矩之道耳輕返三句重講末句乃見體貼章句之精○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絮之天下乃爲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句上老老三句只就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若卽移入天下便似從頭說起是以二字又須別

精義

大學

通

作折度矣但用覆述家國語輕指還乃得註中所謂家齊而國治之意重發末句交關處使是以二字與首句呼應通處遂其興起之意自然親切愈分愈合○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卻在躬行化下則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徇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應處可見爲矩本一但察處有不同故重在道應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爲教本句是發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爲聖人之政此是兩義

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經畫處置耳故兩義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無理只政事人有不同故平天下通章只講絮矩之道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首節只要轉出末句爲全傳題目若復同繳到躬行化導意便失其旨矣○三節註中能字正有推行之功下文理財用人乃具條目之大端○自誠意章講好惡起修齊治平只此一線說去好惡自己及人曰新民始於齊家終於平天下故二傳中說好惡獨詳明

精義

大學

通

平天下而引詩言父母其意正深切非愛民寬皮套子也從誠意齊家章等出好惡源頭方能矩三字實本領○首節上老老三句指出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句絮矩之道又有達其願發政事在此節所好所惡是矩好之惡之是絮矩之道正相照應○此之謂三字是傳者語就道理上說言能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不指民稱君子亦不是若了以此稱自居也○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上卽衆國財用則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支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

說起玩一此字是嘆嘆岌岌之辭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必兼得失說方見慎字根源四此字亦分外警動乃是能體會三言得失微旨○聖天下章論財用自此始直至傳本皆言此事故先慎乎德德字專指財用而言註云本上文而言明德之本正對財財之未正對德故下節緊接外本內未非可以泛論治平也從通章泛論便失旨○釋絮矩之道節只言所惡道理原重惡邊絮矩從恕字來不欲勿施強恕之道本如是○忠信人即作絮矩看固非離絮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

雜

大學

聖

絮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實心上說絮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慎慎獨也○東坡有言吾得一法大要是釋耳美其名曰儉素看來國家道理總只如此故為國須識大體看一舒字非僅節省之謂也○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用卻不可恆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恆足此便是大道○君民上下相接純是義而其所以相接處原是仁不容分屬也然上但知有義則驕恣貪虐之患生下但知有仁則觖望僭亂之禍

作故上專責仁則下自安於義義字只貼在下看有思想在○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平好義終事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

愚按第一節本章家國一理而見人心之同絮矩即上章之恕字道則政事也即下文財用也第二節以惡言之尤是人心之最真切處第三節正出好惡好惡自誠意章言之好惡之存於已者也齊家章言之好惡之及於近者也平下章言之好惡之及於遠者也第四節慎字慎此好惡也第六節先慎乎德本此慎字來德即好惡之大類

雜

大學

美

處也人主本主文得衆得國來人家也土國也財用衆與國之所有也歸到財上民之所好所惡存焉本末內外上下者不可不知也用人亦從財上起見皆好惡之最真切處能好人能惡人從放流之說起本第二節之惡字也所好所惡總歸到君子忠信中忠信自慎之本也註曰修己治人修己則格致誠正修也治人則齊治平也有大道有絮矩之道即大學之道也自章首至此皆處衍大意思未明言平天下之實政生財有大道其實政也實政維何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

舒是也。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位？曰：人何以聚？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須知自有天地以來，卽有此財用。民需之，君需之，君需之爲民而需之爲民之財用而需之也。奈何以生財之道爲平天下之一事哉？仁者以財發身，申言之也。申言得失也。好仁好義，決言之也。須知所以通上下之情者，亦財也。此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平天下者，至是眞能絮矩矣。好仁好義，以好字應第二節惡字。孟獻子二節申言用人所以理財也。義字從仁字出。

大學

玉

字從恕字出。恕絮矩也。仁義絮矩之道也。○好惡之通於家，則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其通於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卽好，好色惡惡臭，一眞好惡而治國平天下也。○好惡情也。大學工夫，自勿自欺也起，致知格物所以平此情也。推之平天下，亦此情而已。中庸之所謂盡性盡人物之性，亦卽在此。非另有高玄也。○聽訟，理人之情也。理財，給人之情也。法從情起，故後世經國之人，法不出此二者。易之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大義。

古今同此人情俗儒不會讀書每譁言之

釋註 大學

章句

七

三

四引釋注

拓城王錄初葉

中庸

堯舜受授一中而已中不離日用故曰庸是孔
子於中字下一註腳是謂祖述堯舜
天命之謂章

石門呂氏曰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
嘗不是性聖人謂此本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
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
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

子道性善皆一線即合之理

註云天以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則人亦在萬物中蓋物之與人氣稟
有靈全不同理則無異也

率性句只說道理本
然如是不足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

腳○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
率字不說上人事起人欲說得自然二字微妙迷

說入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是氣上事
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率亦不

指人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氣
聽持行之安便爲道也○率性乃在私欲未行時

釋注

中庸

二

自然大中至正雖他說不得○天命兩句一說出
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
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間更無
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
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
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
已有不不得不然者亦仰天之不得不然也○艾千
子云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乃指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處言性此孟子性善之源也此指最初處言尚
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揉處到修道句乃有氣質
之性在內若曰天者自然之謂也此說出於道家
夫使天無於穆不已爲之主宰而徒以氣機激盪
爲自然則此當生牛牛當字馬草當成人人當胎
衛何緣春夏秋冬飛潛動植終古不易此自然二
字之謬如此也○道也者單說道而性教在其中
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鑠我雖不明不
行道卻未嘗頃刻離我此雖承上起下轉接語卻
是中庸絕大開闢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
句之意全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自然
切實精微若但將大擔于壓人責人承當非不與

下意和照卻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著痛痒矣○
戒懼二句是統體操存心法就虛頭形容其全身
不規不間而戒懼恐懼則無時不然矣○隱爲暗
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似人所難
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已是莫見莫顯
矣若將隱微講在心術上又以陰險秘巧當之則
是隱微定惡而見顯定善也隱微亦有善見顯亦
有惡豈得獨林埃隱微乎○誠無爲幾善惡人生
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爲惡之
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其幾也隱微

釋註

中庸

三

二句卽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兩獨之可畏如此
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上節是統體
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或曰
周子之主靜程子喜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
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
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惡人錯會故特下
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不外馳耳
非以靜爲教也若清明昏雜卻只就氣上立腳
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卽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
然不昧他便是極頭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是

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
處便擾亂用他不著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
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若周
子之主靜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常虛故其靜非晝
夜昏明之可擬也○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
故慎獨在戒懼恐懼後若學者下手次第卻須先
從慎獨做起看本章自見

平湖陸氏曰家引云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
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

釋註

中庸

四

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
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上言道不
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懼恐懼也獨以爲靜
可乎下言慎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本及見顯處也
概以爲動可乎章句止言存養省察未嘗言動靜
也存疑云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
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卽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
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存疑又曰君子自所養
所間以至不規不間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
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察

不聞之終所親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盡棄後雖欲用省察之功亦無及矣故上文既言戒懼於此復言謹獨又是就中特揭切要工夫要不出戒慎恐懼之外也○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慎獨後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聚純熟極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

有斟酌

愚按中和承上文道不可離而君子所以戒懼

章註

中庸

五

獨者以性情之德本人人之所同具體用本皆如此是爲大本達道故不可不加戒懼慎獨之功或問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動而不知所以節之二段最宜體玩致字是戒懼慎獨盡頭處大全或問朱子諸說並二程子此溪陳氏潛至陳氏之說當融會參之未嘗不合一也○大全朱子曰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愚謂此一節承上兩節戒懼慎獨而論之先原其理曰中曰和再窮其極

至曰致註曰致推而極之也○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木有所未立也感通馳騁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上於敬成謹恐懼而謹之於獨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薛季明問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章註

中庸

六

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愚謂學者當體玩存養二字若要求中若要求未發之前須是蒲團上打坐去也○程子說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是說未發境界如此不足要人去思以求中去思是二氏之止念佛氏尚說無記空試想堯舜之兢兢之祇台湯之聖敬文之小心固無止念時孔子之好古敏求孟子之集義亦豈有靜坐止念時耶○近日學者錯認程子之舊人靜坐朱子之半日靜

坐略綽提撕之說須知程朱是所謂日夜之所息不善學之便是般若婆羅密性命雙修其流弊可勝言也耶○蘇氏問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以道是所謂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股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且說靜時何如曰謂之無物則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

雜註

中庸

七

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誰某而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學者當細玩此一段果是無時不中否既說有知覺卻是動也又說動而見天地之心於中之義何涉動上求靜固是然最難如何問是如何又最難動上求靜是於已發之際觀之否朱子曰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細細體貼程子朱子之意則未發之中之旨方得明白○朱子曰呂氏之病發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而執之是以

雜註

中庸

八

屢言之而病根愈其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未之止則偏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且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朱子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爲未發時耶嘗試求之冥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屬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泰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

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愚按朱子此論見於通書靜無動有至正而明達下頓渾陽先生所謂前一說也當與程子動而見天地之心參看○朱子曰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關邵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沉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渾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此顧渾陽先生所謂後一說也朱子以後一說為定而近世學者又率以後一說掩其前一說則亦考之不詳矣愚謂朱子後一說是為關邵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非謂前說有差誤也學者須要平心體玩勿執成見可也○北溪陳氏曰情之中節是從性發朱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慎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慎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慎獨何以為致和血脉相承如此愚謂玩註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指之則中和要自戒懼慎獨中而精之而約之方是致字義○未發最難說不論境地之動靜孔子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不

者須是識得未發方好用戒慎恐懼的工夫若不識得便請閉上打坐去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氣定亦是聖人所有的但聖人不專在靜上用功時時是已發時時是未發若只在靜中求靜卻靜中便無把持便不是聖人會得時印在靜中亦得要說甚應無所著而生其心不會得時連氣定也無更說甚未發之中○天地位萬物育是就實事上說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若只論理便是空華便是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也○註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用天地之

釋註

中庸

土

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愚謂不遠易大傳張子西銘未易識此種道理

仲尼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慎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上看卻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傲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畏也雖伴成事功已

離天則他何嘗不自以為時中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也○按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當後云君子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乎口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已無時不中即所謂常有敬畏而不使離於順史者也程子朱子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然有意在慎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九要加謹戒慎

釋註

中庸

土

恐體兼動靜統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過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是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

愚按仲尼曰直應到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一部中庸皆是言仲尼也○中庸印中和以見之行事故謂之中庸時中乃成其為中庸不時中則非中庸也庸字是中字註腳時字又是庸字註腳○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通會通則有非時中有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

高其德以其看而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子此論是補子思之所未及不然只空守定戒懼恐懼其流必至於清淨優犯著一了百當之學。註中君子知其在我這箇知字內有學問思辨工夫小人不知小人無學問思辨工夫會通而無典禮也。無忌憚與時中似是而非非大相遠。小人卽下賢知愚不肖。

子曰中庸章

平湖陸氏曰這章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

註

中庸

三

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聲知諸能字脈絡皆貫通。

子曰道之章

石門呂氏曰飲食喻日用飲食之味乃喻道上道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不知味乃所以遇不及之由。獨舉飲食而言是就日用平常切實指點與他處譬喻不同。

愚按我知之矣是有明善工夫。

子曰道其章

子曰舜其章

石門呂氏曰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條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審擇其至善之一卽謂之中非卽愈。暨終由小推大之謂與論語兩端不同。善藏。言中中藏善字中。此章重行處愈多中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住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愚按舜之大知註曰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顏子之擇守註曰真知是大學之致知格物中庸之明善也。

子曰人皆章

愚按能擇而不能守是未能得也則知非真知故。

註

中庸

一

自欺曰子知與大舜異矣。

子曰回之章

石門呂氏曰擇中庸雖上章已見然回之所以能守正緣其見處分明故朱子謂此章是知的意思多。

平湖陸氏曰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過不及服膺勿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或問卻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爲非不肖之不及或問是專以行言。

子曰天下章

平湖陸氏曰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理三者無過不及便是中庸○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大全陳氏以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路似勇義引以三者各有知仁勇二說不相悖合言之三者各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路似勇○章句又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勇也無一毫人欲之私即承義精仁熟言義不精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天理或牽制於人欲下章四箇德哉矯俱包此意在內

釋注

中庸

五

愚按民鮮能而惟聖者能夫婦之不肖可與能而聖人不能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子路問強章

平湖陸氏曰此中和與首章中和淺深不同故章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強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又曰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陳說字曰不變氣非通顯之地不改寒暑風

也蓋致主同時君子盡時之素心其用也必堯舜君民如伊尹之於湯此之謂不變以幾亭之說推之則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之念百折不磨不但不詭屈已也○時說以和不流為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為持已之道大全家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有和處亦有中立處持已亦有和處亦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朱子以四者為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為真能擇真能守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也

釋注

中庸

五

愚按大全游氏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為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子○不流不倚不變四箇不字是能自勝其人欲之私德義之勇也

子曰素隱章

石門呂氏曰自仲尼曰章至此為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必如顏子勇必如子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端以民鮮能起此以唯聖者

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爲人中庸不可能起子路問發皆以能字作線直至唯聖者能之能字總收以佛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也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中庸也故此章純是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人與空替君子也上兩節重在吾弗爲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末句處開卻正是孔子全相

平湖陸氏曰存疑云依是出於自然不着力避耐着力也依註緊與素隱行怪對照只對過一邊說

中庸

七

遜世不必是避世只是與世相違不悔不但是不改操亦不動念又不見有心把持道在我自忘顯悔高中元曰言遜世又言不見知者蓋身遜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在身既遜人又不知乃人固其不與者則江陽云不物與人不知而不恤有辨憫者是已而非人憫者物人而忘已不恤自反之至也不待自信之至也○遜世不見知句依註緊與半全而廢對照處窮如此則處達可知愚按後章果能此道矣能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曲能有成至誠能化至聖爲能至誠爲能其孰能

知之一部中庸都相照應○自仲尼曰起知以爲當之仁以回當之勇以子路當之此章唯聖者能之分明是一箇孔子朱子曰此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分明是一箇在下位的聖人明明的是吾夫子○世上唯名根最難掃盡名原是情量中所有賢知之人於此略一粘帶便於本分內添許多造作若遵道而行既平平常常無名可逮便覺滋味泊然自生退悔須知聖人弗爲弗能已津津然如著衣喫飯頃刻不離只是一箇名心掃盡而不

中庸

六

飛○註曰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一服觀定聖者

君子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通章無歸重君子工夫意但會得程子與必有事焉同之意便佳○不是說夫婦是道卽夫婦之愚道亦不離耳○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洋洋自失此又引詩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燃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也上面說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接當

○上文以夫婦對聖人天地以莫能破對莫能
只舉兩頭而言此魚飾乃言其中間流行充塞
欲使人隨處可以體認耳○上面都是將道理
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來到末節一
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
補密實無少欠缺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
合一串無非實地○為魚飾是解者益若頭頭
是隨手舉似末飾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然皆
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造字察字都非用力

○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

中庸

九

萬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
究竟也道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故人
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
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仰此三章以至問或章本
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自
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開出誠明天道人道
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體道不離之實
半部只講道之費隱○夫婦二字的宜實發不
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為飛
躍皆指陰陽妙合網羅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

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喪
好合說起以見白邇自卑之意脉絡分明可按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
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
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
宇宙感應變化云為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
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

莊

中庸

子

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
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
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為人
欲之極看得曖昧醜棄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
知聖人看得此為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慎恐懼
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
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
平湖陸氏曰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為費認
為隱○白夫婦之舉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在其
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造者不肖者愚不肖

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之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也。盡不得天地也。盡不得是語。其大。而其大無外。莫能載也。愚不肖所。知所能。是語其小。而其小無內。莫能破也。○鳧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隨舉一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鳧魚上。林次厓嘗推言之曰：日月

釋義

中庸

主

星辰風雨露雷一爲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雨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爲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爲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爲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竟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之簞食樂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要如此推開看。方妙。○子思之察焉。

子又謂之活者何也。使道有一處不到。則微而著。著而滯。而不活矣。道則無處不在。豈不察甚。豈不著甚。潏潏的是贅其活也。○末節章句謂結上文。夫婦夫婦結夫婦。與知能及語小莫能破。察乎天。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爲魚一節。兼大小言者。亦總結在內。○此章所謂大。卽後所謂洋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卽前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卽後所謂微。優所謂小德川流也。卽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

釋義

中庸

主

有費隱。雲峰胡氏及蒙引皆以隱爲天命之性。費爲率性之道。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又有謂隱卽莫見乎隱之隱。此與存作索隱之隱者同一謬也。莫見乎隱之隱。以心言。費而隱之隱。以道言。索隱之隱。是常道之外者。費隱之隱。是常道之內者。何可牽合。○章句謂末節是結上文。而或問中所謂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一段。又卻似就工夫言。不知或問是就言外說。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有愚按上章唯聖者能之。卽有所不知不能之聖。

中庸

中庸

聖

爲聖人之聖從容中道之聖大哉聖人之道之
 唯天下至聖之聖聰明聖智之聖中庸不可離
 道即聖人之道語成德則曰聖人之道語便道
 曰君子之道此章君子之道承上章唯聖者能之
 而言也○費隱一部易理盡括於中○費隱六
 也隱藏於密也費處都隱子思極力要指點天
 而無可說只得就費隱一形容之夫婦知而聖
 有不知夫婦能而聖人有不能其有不知有不
 處非隱隱不可以知能言也語大語小皆不可以
 曉諸惟不可執著故無之非是其實可語者近

大婦極於天地天地夫婦之外都無可語也不可
 語隱矣費而隱矣○此章易入莊釋須知釋氏處
 處是無山河大地皆無也吾儒處處皆有焉飛鳥
 躍皆實理也○一部中庸實上天誠之有之擇善
 而固執之也博學之一節是其口弗措一節是其
 力前後都是虛行大意
 子曰道不章
 石門呂氏曰通章總只發明道不遠人四字以
 治人謂仰以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治
 也○人人理一面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不

中庸

中庸

論

不通處○自己要像聖賢兩人只消將就此以經
 以人治人翻人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庸衆然民可便由之
 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
 大不孝大不悌便已也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
 良無不可能之事以衆人望人各盡其當然中庸
 盡處便是聖人○則字祇是具人之當然如爲子
 之當孝爲臣之當忠固是或具人之事勢只得
 此或具人之材質只得如此便自有其人當然之
 則如牛身之可穿馬首之可絡鶴雁鳧皆隨其
 本分而有定則不是有箇公共道理各備其人之
 事勢材質做到五六分八九分便可將就住得也
 ○此章忠恕只就學者切近處講○施諸已二句
 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忠恕之體用固已
 先而恕後而兩者推行用力處卻在恕邊兄恕可
 見忠忠不可見恕也○庸德以上是自責未能
 德以下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於此用反之
 自責而自修焉句束住上文末句用君子之言
 如此數下半節○註云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
 有餘而訥則謹益至下箇力字至字則上文已

盡言顧行二句只是過接語非更進一步也。此二句只是勉行謂言之至纔行到極勉時便然與言相照顧言到極時便自然與行相照。言顧行行顧言是言行自有相顧之理非君子之顧言顧行也。○馬君常曰兩顧字正不遠人真神。○他處不專指心是指言行數句而言。○他處二字直從庸德句貫注下來君子句是倒裝文法不是到此方知是君子而歎美之也。

平湖陸氏曰朱子曰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

三節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

中庸

章

句○夫子立言之意一則以治人言之一則以愛人言之一則以貴己言之每節各言一事不當合○史氏謂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略改而仰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孝耳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未盡雲峰胡氏則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二說不同雲峰所謂不敢以聖人責人者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耳若至善恰好意則是衆人之

所能知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改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斷警覺則固無止時也○子臣弟友大全或問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汎言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謂已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在言外愚按道字卽上章君子之道貫隱說得道字極大恐人於高遠處求之故曰道不遠人子臣弟友人也言行道也以人治人盡乎此章之首所謂

中庸

章

可須更難也○道無所不在在大婦聖人天地在子臣弟友在富貴貧賤今秋患難在父母兄弟妻子在鬼神在制禮作樂在九經在三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彌綸參贊皆是然都是箇發而中節都是箇人道都是箇日章其中有箇一有箇誠有箇性是箇於穆不已有箇溥博淵泉有箇爲恭不便是箇未發是箇天道

君子素其章

石門呂氏曰位字極有定卻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止一位

卷之

中庸

三

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
 人不自得朝為耕農夕為天子其素不二也從
 去未來顛倒回互看出止有一箇見在之位從
 流六虛變動不居看出君子止有箇素位之道
 說得聖人全體大用盡○凡人處事接物處處
 理時便自然有箇自得處○上下即大學之上下
 前後左右不止在山處一項說也○變動不居
 非居易○直到樂天境界無非居易○二氏之
 違非君子之居佚也○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似與聖人居易佚命之言畧相彷彿
 由其說必任真放達不至於無忌憚不止者此無
 他特未講於反求之義也須知居易佚命即是反
 求惟反求而後能居易若如莊周所云且無所為
 得無所為失只要安之若命即如其言亦只有箇
 佚命無所為居易也甚者至於猖狂恣肆靡所不
 為則亦可曰行險以佚命而已或謂莊周任真放
 達差勝於怨天尤人者一等不知天下之理惟反
 求而後能不怨天尤人若失而不反求之身其大
 必有所歸已不在責必有任其責者安得不歸之
 天與人哉即莊周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只是

卷之

中庸

三

勉強排遣是雖未顯然有怨尤之迹而怨尤之
 實在也且怨天尤人之人或有隙而思反之時
 安之若命則有終身於失而不悔悟者矣不尤
 怨之甚者耶故居易佚命已說盡不怨不尤而反
 求其身又是所以不怨尤之實○聖人絕大本領
 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
 無上更無別樣方法益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
 步著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圖捷之學
 是天淵
 愚按子臣弟友就平常說素位就見在說顯
 理行之不盡願外則安矣無入不自得不過處
 接物處處當理居易佚命不是聽命由天居字
 字有工夫工夫全在正己正己者反求諸其身也
 ○無入不自得只在戒慎恐懼上如天行不息天
 體常健故無為常健故無事也
 君子之道章
 石門呂氏曰通章神理總在註中一意字○高
 遠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言高
 邇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邇邇各有本
 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為高遠此素位章義

釋莊

中庸

无

指實事實理非處弄機鋒也

平湖陸氏曰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
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自成權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然又如
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聖理盡性始於家齊中於
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
也

子曰鬼神章

石門呂氏曰只就物指出鬼神非先有箇物在

鬼神體之也○就鬼神指出誠不是鬼神即誠
誠是理上事鬼神是氣上事

平湖陸氏曰鬼神二字與李路問事鬼神之鬼
不同論語鬼神是當指天神地祇人鬼言這鬼
是貌言天地間氣之靈處凡天地之春夏秋冬
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章句恐學者求鬼神於
杳冥故引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功
也又恐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引張子之
繼之又恐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
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

釋莊

中庸

子

陽之流行者言鬼神之為德猶云中庸之為德即
鬼神之為鬼神○體物與生物不同體字該生死
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
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歸也○自體物不遺以
上所言鬼神其謂自使天下之人以下方是就無
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見鬼
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發見昭著所謂體物而
可遺者可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是恍惚無
定之意乃是言其無處不是鬼神

愚按誠字是一部中庸關鍵要認得真鬼神

要認得切實不是鬼神之外另有箇誠亦不是
格鬼神處是誠總此一理耳天地如是人心如是
是所爲鬼神也夫婦聖人語大語小爲之飛魚之
躍子臣弟友之言行君子之位之外在上在下
子兄弟父母之樂之令之順皆鬼神也皆鬼神之
爲德也是誠也是一部易理易與天地準彌綸天
地之道者也人心與天地同此屈伸往來之理是
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悟此則緝之者善孟子之
性善都只在此○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
陽之所以屈伸變化生萬物而不窮者也故曰二
氣之良能○陽伸陰屈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
物皆陰陽之屈伸爲之故曰功效○費隱章統言
道體也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全就人身上言道體
是於率性處言之所謂天命之本體則未言也天
命之本體不可見不可言則於穆不已是一陰一
陽之道也於不可見不可言之中而求其可見可
言者其惟鬼神乎鬼神天命也人能於此中識得
先於此中識誠誠實理也性也○誠性也蘊於
爲仁仁之發則始於孝故下章言舜之孝武王
公之孝推而至於祿位名壽至於制禮作樂

之作用仁之作用天命之性也哀公問政章由
身之仁之義之禮而推到事親知人知天又由
親信友推到明善誠身以下半部總明天道人
皆是修道之謂教也實於此章是箇關鍵
子曰舜其章
平胡陸氏曰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
推之以及其至乃費之大者這章則就德之動
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爲孝要見
如此亦不過完得一箇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
是章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此
以德與尊富實保證明大孝白雲許氏之說如此
晚邨君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許說不
同○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
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
說此皆是補子思本文言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
與下文裁者皆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
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賢耳
愚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
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天理氣之不可變

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
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之所
必受命

子曰無憂章

石門呂氏曰文王非公于封若靠前後成功者
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
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繼緒專指剪商一事不得然卻脫離不得聲述王
繼緒功而育即剪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理

中庸

章

圖謀神器也若欲避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
積累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獨始於太王哉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候服其緒緒未嘗不
光大也有天下不過繼緒中一事耳○曰天下則
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成文武
之德是追論諸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論也○太王
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會有
義例周公上體天理下當人心創立此制爲萬世
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
○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

大士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
其道理甚高潤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
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總之在世數上講

及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
是特起之義安得使拘世數定制○此章言文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
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未嘗
文王爲主下二節言子述也○上承大孝下起
孝此章是過脉處看下文註云承上章而言又
注言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

中庸

章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
云則此章正下章發源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
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共
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

子曰武王章

石門呂氏曰註云承上章而言繼述亦就上章
下三節祭祀之禮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
據自應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卽上文
述字亦卽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王
所獨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

平胡陸氏曰建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建
實也春秋三節卽所制祀先之繼以見其善
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述中事
道無限量建孝依註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孝
乎人心之所同然則人自不能不歎服○次
論孝的道理而武周在其中善繼善述功業有
業之繼述制作有制作之繼述二事○大全
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通變而通變固是
持守而持守亦是善專主變通者非晚卽云使
則身役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
之善也○春秋節是事神之謹宗廟節是待下之
周禮是一時事祖廟卽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朱
子或問中論廟制最詳陳宗器見於尚書之繼命
設宴衣見於周禮守祧之職焉時食見於周禮
人之職計只舉一以概其餘○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泛指祭禮昭穆
或問中陳介錯曰序者不過別其班次大耳于姓
將有宗祀有司之事則各以自序其無事者列
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
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爵有貴賤然皆

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
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容體比於禮其節大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
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辨其材
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旅酬下爲
註言賓子弟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技饒
是弟子先自辛卽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
建賤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
昭穆中序齒非比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時
則則序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
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序昭穆燕毛
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族酬是合
姓異姓之事這兩節昭穆時祭皆如此○春秋二
節俱兼時祭時祭以時祭祭分配兩節者時
之謬也晚村謂時說亦無大謬羣昭穆成在定
是祫祭此殊不然高曾子孫便有昭穆晚村謂
指先王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
文王志事此恐亦未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
文王說○晚卽謂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

主易候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體制明簡仁義盡卽是繼述之事。此說最好。又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於天陰統於陽之義。殊爲可笑。又謂禮達於治義。繼其精當於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衡也。皆足破時解之誤。

袁公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全章重在修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皆從爲政節發。取人句不遇因上文生義。是凌引子耳。○爲政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

中庸

章

到底結上人存政事。修道以仁。開出下文。○仁者人也。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義禮都從仁中推出。○義從仁推出。從仁義推出禮。又從禮推出知。合來祇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此三者輔濟以爲用也。○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始也。只講得始。義卻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并反約也。○禮字卽是理。其本則天也。○仁者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君子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

此方先得箇仁字。○不惑在道理上講。○不定事上說。○考工三十氏皆人生日用所必需。百工來則財用足。○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王三分有二。只六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天下仍指諸侯不得。指人民不得。○豫上文之一。而所以爲豫則下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天道本誠。而人誠之。指明德而曰明明德也。其

中庸

章

困勉人皆是誠之者之屬。但不思不勉。從容中。竟與天體相似。故屬之誠者。註云。則亦天之道也。擇善固執的人。純是明善後的工夫。故屬之誠者。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意曉然。然則後生部所分天道人道。亦只就生安與學利困勉者言。究之都包在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中。○生安行聖人其自然合道處。儼然與天一般。所謂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雖人而亦不。故註中特下一亦字。至擇善固執。是則人之道。

已矣觀後章其大致曲曲能有誠自形著動變至於化亦不異於聖人這兩箇赤字正是血脈通盡賢希望希天也須於天道人道界限處分明卻於天道人道貫串處極融洽

愚按人道敏政仁者人也達道達德九經所以
之者一一卽是誠誠爲天道誠之爲人道所謂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以人道合天道全在操養
到得恩必明柔必強纔是其人存纔可行文武
政聖人不在方冊上論政御在哀公當身上指
出來故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自人存至知

中間人字身字道字仁字義字禮字道親字尊
字總歸到知天天卽天命之天道之源也此處
申從鬼神章誠字來又爲下文誠字來路達道
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也生知學知困知曰知之
也安行利行勉行曰成功一也九經亦曰行之
一也此四箇一字本天字來過下文一能誠字
者誠身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二語不止
一章開紐乃一部中庸下手之法也明善卽太
之格物致知誠身則心意都在其中擇善卽明
固執中有力行工夫故到其目曰博學之審問

懷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知中庸之明善則知太行之者一也達德以行達道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仁也三近勇之次也須知仁智勇知爲智三行爲仁三近者勇之次也須知仁智勇本於天誠也三近由於人誠之者也○誠身由於順親順親本上文親親之仁來親親之仁孝也敬自鬼神章標出誠字卽引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德然有深意此孝字是誠字發用是事性之道是性之學者須要識此

自誠明謂章

石門呂氏曰自誠明指誠者言自明誠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卻注重自明誠○則字快下則字追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聖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博學審問慎思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若就只去篤行不必由學問思辨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篤又箇箇甚

平朔陸氏曰兩箇自字淺說云自夫德無不

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
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蓋以誠明二字無窮
非由此至彼也大全葉氏謂自誠而明自明而
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二字有
次耳○大全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
學之也

唯天下至章

石門呂氏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
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

物雖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揀過去不得生安

堯舜亦必先知明德以服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

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揀過去也○天下原

性外之物論來只有一箇理一其分殊只在理

中看出○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每拈一放

多失之直捷下四句本無層級只是疊句文法

按講者不知理一凌亂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

殊其情僅一也○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

俱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

理善推之序○盡字須兼知行方有著落

篇與空說箇盡者皆於此理有滲漏○贊化育

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卻在天地身

看○張子曰形而徒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

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

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參天

贊化育不可徒云其理如此須實見得有其事

得蓋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各人實有參贊之

此說朱子於首章位育下大有辨解輒生自生

要緊與贊化育者皆指理不及故也○論題

誠只一盡其性能事已學中庸卻不作此等直

語必能盡其性而後可以盡人性必能盡人性而

後可以盡物性必能盡物性而後可以贊化育必

能贊化育而後可以與天地參其間非必有層次

等級然語句相聯之勢即道理相因之序也

愚按張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義儘有次

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

類又盡人之性既盡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

齊盡得如此然徒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

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方有

言知命與至於命僅有延遠豈可以知便謂之也○盡性盡人物之性步步皆有實事非一了當語即變化育亦有實事非空華也

其次致曲章

石門呂氏曰其次是從至字落脉○曲只是誠之一偏○致曲有工夫形著動變有實際○其次對上至字除卻至誠通人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只成蠢蠢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固有

中庸

皇

全體而已○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於此義看徹能有二字方透路○有從能來不能從有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誠耳○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卻是人事○中庸數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無理言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像一步

是裏而誠字一步扣充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透上做工夫亦不是一誠便了也

平湖陸氏曰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峰謂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知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其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章句所謂本體之明未嘗息者學者當因

中庸

中庸

皇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致曲兼知行○曲能有誠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皆誠但猶未足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曲之誠者溪晚村謂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未是下了箇致字便不是一曲之誠了○誠發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於者日新月盛則昔矣誠之又積著者昭然登然然瑱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

人皆歆羨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
遷善去惡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
周徧不知其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
者是盡人物之性事

愚按程子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
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
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愚謂自致曲
以至發皆是實境功效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
是也知之之道亦曰明善而已矣

誠之道章

中庸

聖

石門呂氏曰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
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動靜之間者是
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道可前
知言理不如是自若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
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
也前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教之妙
豈僅同識緯術數之學哉○見動在若龜四體知
其見動卻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動誰能知
得○看兩平字則古內原不關若龜四體事善
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為此為見此

動者原至誠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
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美者便得
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
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此善字在
氣機上說○近人云先知當是靜照若云誠動於
此幾於有意將迎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發
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顏祥秋學若龜四體之
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
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
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

神

中庸

聖

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學非聖
賢也由其說言之照即動也雖動而本體常寂故
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
用智非誠動也
愚按誠神幾三字誠是體神是用幾是誠之流露
處天地本誠也而其神無時不伸神之流露而有
迹處是幾鬼之屈亦如是至誠如天地故如神○
朱子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
一毫私偽隔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
須知人無私偽便能上下與天地同流○周子曰

誠無爲幾善惡人與天地一也此章是一箇幾乎
前知者誠虛而明也至誠如神與鬼神合其吉凶
也

誠者自成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自成白道分處于意頗與時
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言誠而道在其中
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言而道句專就人
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註中卽我誠以
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真
無物註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故以下止就自

中庸

卷

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
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
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
成孝于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
無不行卽此爲白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
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
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
已是說白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
終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
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

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
而道亦行於彼乎○說者多謂自成是天命之性
自道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其實不然天地之理
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卽以性言亦
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也率性之道亦兼
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就誠字
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白道其道而爲
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
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註有兩
層意思其云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

中庸

卷

當自行也是言自成者須得自道是此節本解
云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是言自道卽在
自成之中所以下文專言自成而自道已在言下
乃過到下兩節意思○自成句兼人物容說卻有
誠之之人在內白道句專就人言卻有自成成物
在內○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
本之自己者爲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偶
○首節兩句只虛陳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
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註中所以所當重
○物字包攝甚宏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

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器者
物卽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
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
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其中不是單屬對
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
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貴重
意自見矣下文又言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是海
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
實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
成如物物親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大極之

中庸

卷

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
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於人如牛之任重馬之
行地亦其實理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成
牛固不能也○自誠者物之終始以下皆言自成
而自道在其中觀註云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而道亦行於彼矣其意可見○朱子云不誠無物
已是說自道此言始終句就道理說不誠以下竟
在人身耳非謂上指誠而下指道也人每錯會
分項誠道不知自道工夫全在誠字故下文止
誠不說道看註中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而道

行於植矣兩句自分明今人每說自道了方誠
理卻倒了誠之便是自道○仁知二句推論成
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德誠則實存
諸已其成已卽性之仁其成物卽性之智故成則
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不仁知不是求之仁
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仁知見處是德本卽是
性故曰性之德括德字與下道字對照便確○齊
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
自得於已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
耳合內外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

中庸

卷

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非自道之道
平湖陸氏曰首節大全雲峰胡氏新安流氏象引
存疑俱以誠爲天命之性道爲率性之道愚向疑
誠卽道也不應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
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難道率性
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
所當用功乎先儒皆如此分看者豈以首章天命
屬未發率性屬已發下學工夫尤當在發處著
乎如前章致曲亦是發處工夫人學明明德章本
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蓋未發之時雖

書無工夫只是一箇戒懼恐懼發時病痛最多用力尤難故聖人往往卑從發處教人用功發處工夫到則未發時亦使得力能者實做自道工夫則便能自成此節之旨或當然也○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此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實理則實心

中庸

主

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內外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率全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已智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俱兼實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看就實心說須辨

愚按末節仁知性德內外時措皆是就成已而言

成物處指示非於成已成物中深一層說話也故至誠無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是兩大段一總結又是一顯遇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段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章頭不說不測作題文絕亦不已煞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則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指出不誠不武者誠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者無息也○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

中庸

主

驗之盛○博厚節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立在功業上說○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微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不見而章節是形容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相似天地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以下專言天地本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實地處皆至誠之理然只說天地一次雜便亂了主章法○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兼惟其誠

今猶其氣之通合爲不貳則已俄然歟矣天地
道可一言而盡非謂天地可一也○生物不測
在不息中生來○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
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
蓋天地之誠不可見從此上見得其所以然不
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之外
有箇誠○今天天一節總發明生物不測一句
言其盛耳

愚按盡性章是言至誠之充塞兩間事之至實
也而其次致曲者可及之曰唯天下至誠爲

中庸

卷一

前知章是言至誠之昭徹前後理之虛靈者也而
君子之誠能及之曰時措之宜須知中庸雖是天
道人道並列原是以天道引起歸重人道此章
合天地聖人而論之十章以聖人之道歸之君子
章首故字根前四章來○不是把天地來形容聖
人亦不是聖人法大程子曰子在川上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自迭以來儒者言不識此意見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愚謂細讀易大傳方可
以識此○天地不貳見之於河獄日星是草木
日發生而無盡者天地之不已也若以於穆爲不

已則天地之生機寂矣至誠不息見之於博厚
明悠久變化而無窮者至誠之不已也若以不
爲不已則至誠之妙用掩矣若發乃是未發盡
物之性乃是盡性成物乃爲自成從來本體未
不見之作用者此中庸之所謂善言天命之性
○詳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如何是假有人爲
是假有倚靠的是假天命之性思爲不著中有
實者以主之安得有間斷時也日久曰微曰
高明悠久只是一箇無間斷也

大哉聖人章

中庸

卷一

卷一

平湖陸氏曰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
只說存心致知缺卻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
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
語類有一條曰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已蓋敬
勝百邪亦自有克窒壞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
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
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
中由中應外即克已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
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當行者
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

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晚村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今人因故厚要貽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愚謂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業引罔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恐爲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原不曾說熟○晚村謂惟敦厚纔可以崇禮

中庸

章

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或其偏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或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止於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又因以字變例便生出此一番議論耳晚村此論足破時謬

愚按此承上章純亦不已而言純亦不已道屬聖人矣故曰聖人之道語成德曰聖人入道則曰君子君子其人也故待其人而後行尊德性

存心致知之事修德凝道之功也未一節是修凝道之效自二十二章至此皆言神聖功化之是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方能之且是堯舜病之事何以忽有居上居下之論國有道國無道之論耶須知中庸一書孔子之書也孔子以前貌在上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第二章仲尼曰至三十章直以堯舜文武之道與孔子此章居上居下國有道國無道爲仲尼言之也第二十章者誠之者誠字從在下位說起亦是此意○發萬物峻極於天原前日用無處非是物即無處

中庸

章

是天發育即峻極也物非草木昆蟲天非蒼蒼濛濛須知洋洋蔥蔥都是形容語三千三百不過指點其發育峻極耳○洋洋二仲原於費隱之語大語小即三十章之大德小德也

子曰愚而章

愚按此章言爲下不倍言仲尼也通章歸結到吾從周三字從周不倍也而文武之道在孔子矣○注云今子思自謂當時也又曰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皆有深意

至天下有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重在三重之道本身以下足見以有三重者六事平列未有側重本身意然不獨根源卻在本身內○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誇誇詞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不待言矣○不是實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在其中○畢竟天是何物鬼神是何物天與鬼神是一物是兩物先儒云天者理而已又云鬼神造化之迹也須做箇題目入思議知字便不難下也

中
愚按此章言居上不驕亦言仲尼也上焉者時以前下焉者聖人在下三王以後百世以前道者誰屬乎不可不深長思也

仲尼祖述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註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聖賢之意可見持載二句卽並行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卽不害不悖之小德○上兩句意在無不兼下兩句意在錯代字正爲下節張本泛講持載兼行明便失之粗矣○德本無大小大小卽在

流教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卽大德之支節敦化卽小德之全體原是一件事○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上見之天地雖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出而不窮者必有敦化者在從小德看出大德方得聚會○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方不知其爲敦非化之敦則亦無後知其爲大德也○不是小德外另有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內各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是一是二○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即

中
川流上見○川流處可見敦化處不可見只看有日新生生不已便知有箇源頭在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八字煞有體認今人但將理一分殊及分合偏全等語影響過去乃只做得小德大德四字所以只指天地不必更補出仲尼
平湖陸氏曰黃氏論說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史氏伯翳曰小德大德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

愚按到此方點出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堯舜文武之統歸諸仲尼矣上律天時天也下襲水土也仲尼一天地也故下文只言天地○小德大德總是一德天地以此持載覆時以此循行代明以此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天地之大皆德爲之也天地之德仰仲尼之德天地之大仲尼之大也德者何天命之謂性是也大哉仲尼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

唯天下至章

石門呂氏曰首一段包下四段首一段卽始條理

中庸

堯

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卽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聖知只作生知二字看則是臨意亦別見氣象○臨與容孰微別都在外邊說○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上節言其生質之備溥博而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溥博淵泉不是言其渾然處正是言其森然處

平湖陸氏曰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明

知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

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智卽包得仁義禮智

內下四段又抽出細言之耳○配天是配天之

德○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添

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發見之當可

侈言其功效也○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

言之總是德故次節註云五者之德○時出是

之不竭用之不貲無阻寒無窮盡而隨時變通

意卽在其中○至聖至誠兩章旣以小德大德

而總註又云上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

大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

就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

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裏中庸言

至聖則就德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

故爲表爲發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爲裏爲存主

愚按天下至聖仲尼也玩五箇足以有明明是無

位之聖人盛輔功化接來動和之意配天應二

章知天卽天命之大也○元氣含藏故四時必備

聖性靜深故五德俱全當春而春當秋而秋歲

而發也時仁則仁時義則義靜極而生也所謂

釋註

中庸

本

發之中其生也時故曰時出蓋從淵泉發根也
唯天下至章

石門呂氏曰只寫作喜怒哀樂之本然則禪家
坐都是立天下之大本惟切註中無人欲之私
之方是聖賢家當他家移借不去且所謂千變
化皆從此中流出故謂之大本○天地化育淵
人心爲其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入理流行
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默契處○仁淵天在經
立本知化育看出其字在天下至誠看出胞
淵浩浩在無倚中看出○此章就至誠存主處

中庸

章

故句句要說向裏去若只在經綸大經敷揚一番
不但仁字浮泛胞胞字亦無處著貼○只就淵字
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湛而已惟從立天下之大本
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篇大極圖說皆具此句方
不墮入老莊之虛無○從浩浩做出其天使註中
廣大二字方落了地頭○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與
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誠章說
存主處自與而觀其知則難故非聰明聖知達
德者弗能知也只是反覆贊嘆至誠不是兩人
平湖陸氏曰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即就

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胞胞曰淵淵曰浩浩以大

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有禮焉有知焉博
淵泉而白不絕於時出並無兩層存疑曰上章
容統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
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
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峰饒氏謂大經是
大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大經是致和
假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大經只
一舉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蓋中和雖分屬已發
發其實二者各有內外動靜中胞於內而自有

中庸

章

之作用發見於外經綸大經是也不是作用皆
和和雖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具於內博
淵泉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蓋可想見
中和界分○史氏伯時講祖建章謂大德小德是
應川流敦化是費極是此章乃以經綸大經爲費
立本知化育爲隱則經綸何嘗無隱立本知化
育何嘗不費○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
語脉不同如淵如天上文有博博淵泉字則以
博淵泉爲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辭其淵其
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淵浩

是形容之辭

愚按至聖以發用上言至誠以存主處言至誠亦仲尼也此章結一部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修德之教也立天下之大本率性之道也知天地之化育天命之性也胞胞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齊之也其天字重下節天德天字天命之天也求節唯至聖能知至誠合至聖至誠而言之體用兼全之天德亦仲尼也

詩曰衣錦章

石門呂氏曰衣錦尚絅是爲已立心閑然是贊

中庸

中庸

章

綱曰章是贊衣錦皆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閑然是形容外邊曰章是形容在中之美○閑然是形容君子之道如尚絅之不外飾非是有箇閑然之道亦不是主默守寂之謂○淡簡溫就外人看君子只有不厭文理○淡而不厭三句正說閑然曰章是爲已立心大段知達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淡簡溫外之綱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綱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已只向裏用

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閑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面做不厭文理

外面又做淡簡溫卽成兩截其淡簡溫卽是慎衛作用與掩著的內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上文已知大段向裏知達三句又於下手處見簡把柄○註云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字前須有來路○風自就一身言猶風度風來之風也○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

中庸

中庸

章

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對照首章起結乃得人意首節只重入德不重君子本節只形容不顯不更深且○語雖伏矣飾言慎獨之事與獨是每事每念發端處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戒懼涵養皆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無惡於志有分○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懼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而信

律註

中庸

卷

不動而敬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諸頭處言也。○
自泰格節至本節總相敬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
妙。○篤恭句與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
上文更推一層耳篤恭有定。伏久一節深言
之天下下須承貫怒一句分注四落。此章是全
部盡頭篤恭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咏嘆此
句故註曰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能
故格上數節以結本章又收拾首章之義以結全
節始爲得法。○朱子謂自向綱至第五節言始學
成德疎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爲己之功益

律註

中庸

卷

和之極處爲恭而天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者也。○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
可消吞渙昏默虛無寂滅語與無聲無臭即在有
物有則上見因中庸謂無極而太極也。已發之
和乎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
理未復合爲一理似若專指此爲天命之性不知
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專言天
命之性非率性之道也。○中庸首末兩章只言
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恐懼慎獨不是
空空的戒懼恐懼空空的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
見故言戒懼慎獨即包得致知力行
愚按唯天下至誠章已結完一部中庸矣端章只
引詩以咏嘆之首章自天命說到性此章自隱
微說到天命第一節朱子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
之思謂因然之微也耳章見顯也中庸下手工夫
在明善知字正明善之功一節是慎獨之事三
節是戒懼恐懼之功四節慶賞刑威是所爲禮樂
刑政修治之教也五節恭與德率性之道也總在
神聖功化之極上講亦猶首章之天地位萬物育
之意末節由神聖功化之極反到天命原頭無聲

無矣乎矣是喜怒哀樂之本發天下之大本也須知神聖功化之極是在靜猶病的事業卻只是日用平常的事是所謂中庸也

論語

論語雜記孔子之言行並門弟子之論惟會子
有子問子冉子稱子餘或稱名稱字疑四子之
門人所記者多竊問恥章止稱名無姓胡氏曰
此篇疑原憲所記

子曰學而章

石門呂氏曰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
思辨行五者○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

釋義

論語上

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思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
實字與而字一詞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
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簡甚而字一斷最
重時習兩字各自義說論不得○有朋師定連上
伸說下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為何朋○人不
知地位甚高不是曠途窮事
○湖陸氏曰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
性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厲
學非吾所謂學○大全解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
而求知未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

習解說樂二字云說是緣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

於中而溢於外○此章家引云與大學三綱似一
例朋友便是新民存疑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
與大學新民稍異新民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
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後明德新民一步學原該
體用未有舉體而遺用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
備之學一學字便包得○綱領造工夫既深則朋
來工夫又深則不憚○綱領由已及人是橫說學
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就
村謂學者所謂覺指此理外道所謂覺單指心理

釋義

論語上

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蓋也
覺心則必先夫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物
為務外之雖然自以為恰本體者於事理究竟歷
歷不主於是又變為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
為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漢
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
覆按也○講者有以不築取不凌節講時習不知
襲取凌節是助長事此時習是勿忘之意又有將
說字講作一貫者一貫深說字下文尚有樂與不
慍在○不慍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肖教

經註

論語上

三

亦是不愠息邪距藩亦是不愠居夷浮海亦是不愠三月無君草草知也亦是不愠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使是不愠○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一具餘五句俱是效驗此須善會朋來不愠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愚按覺明善也覺字中不知費幾多格致工夫恐怕人全去知上用力又曰必效先覺之所爲爲是行知行並進方是聖人之學近日學者泥於文義知者有矣只未力行節曰習與利成則習字屬行邊謝氏坐立之論教人於動靜食息中求之最切

近○後世學術多端始有心性之學古人之學日用常行而已

有子曰其章

石門呂氏曰其爲人也四字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同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若力字也○務本二句是泛言凡事本字與道字對註云其道自生又云人道自此生則道不專指仁字也○孝弟不是仁之本是爲仁之本爲字宜重講亦人所知但他人只在道理上論一坎二坎視疎遠遇者殊尚有一膜之隔若云愛敬之意有以周之愛敬

經註

論語上

四

之餘有以及之只就推施用力處邊發本立道生之義要覺爲字十分飽綻○孝弟二字對本字講爲仁二字對遠字講仁字脫爲字不得仁字只是箇博愛之理其間淺深厚薄所以推賢之法皆在爲字中○仁與孝弟交關全在爲字○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而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理極言其量之大非另生出仁字也○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就上文咏嘆利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其意味深長次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愚按此章是論孝弟不是論仁人知仁道之大不知孝弟是仁之本本始也朱子曰爲仁猶曰行仁程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此仁字全在發用上說故註不曰心之德愛之理而曰愛之理心之德○仁是性無思無爲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養真念便生意充滿○上節是下節影子仁氏愛物皆從事親從兄中流出仁民愛物在爲字內孝弟亦在爲字內

子曰巧言章

愚按巧言令色只是要好一邊但有德之言根心之色都是無思無爲者一要好念頭便與自然本體去之千里○此仁字專主心之德言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曾子只舉得三省今人卻替他補無所不省自以爲得曾子之深而不知其正見三者之淺也○三省句句鞭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爲人朋友陣傳求無負不忠不信不習須看得細在幾微不覺處加察要是曾子思誠之

功

論語上

王

平湖陸氏曰朱子云三省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些子清淨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又問三省忠信是問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聞一貫前也要忠信既問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的近日講者謂三省不是無主腦學問遂謂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背與積力久之後方能一貫豈合下便能如此三省主腦自在存養

愚按曾子之爲人謀其人爲何等人事爲何等事曾子之朋友又何等朋友曾子之傳習又不待言矣自治誠切可以想見

子曰道千章

石門呂氏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克舜之治亦不遇此皆欲人向此五者幾充推極也是補言外意

學主

論語上

六

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即非敬也至於寫字處事無不皆然
愚按敬字沒兩箇卽古聖王之兢業也而信而節愛而使民以時皆從敬字中流出

子曰弟子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是養正說非勸學文正謂人生學問事業皆在爲弟子時學基發軔所以不可不培植堅固非謂少小失學老大徒傷後日沒工夫須及早鞭策也○今童子六七歲便事讀書問難

澤注

論語上

一

書為何等事則其父兄慈然其師長亦慈然人材從幼便教壞了又安望其成人物耶今日村學堂中肯置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大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印做到極好處與所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為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知此意也○後世小學不講所以成材也雖雖朱子謂下教工夫可以補之然筋骸肌膚之間終有不便習者倒行逆施畢竟費力如樹木一般從萌芽尺寸以至千霄蔽日一直培養上去自然千仞有枝為世大材今

皆從半半踐履之後勉強岐生旁發縱有所成亦必假曲輪回不具棟梁之任矣

乎湖陸氏曰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就重了學文固是怕上六者有言誤然亦不專是講明六者不要說拘了○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輕重言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將二章之言融會得最妙一是大學之事一是小學之事

愚按學文格物窮理也養正時仰教之方是作聖

之實功

子夏曰賢章

石門呂氏曰能致其身是千古人所破的語凡坐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業顯然而震世究之打此關不破耳○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忘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

澤注

論語上

八

平湖陸氏曰此章朱子註雖曰本學是假設之詞不是真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吳氏註雖曰

未學乃真實本學非假設之詞業引從吳氏註故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書悖了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畢竟以朱子為正○辛復元謂此章不足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日子夏以文學著名豈肯為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有講明功夫不然自以為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內註之意須知此章未嘗無貴實行之意只不可說學貴實行

將學字看混了○此章學字專上密理言

愚按子夏重躬行亦重文學學明善也行誠身也

子曰君子章

平湖陸氏曰重是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註腳不重則孟

子所謂暴其氣是也○勉齋黃氏曰外厚重而內

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

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志道據德

依仁中肯有此四項

擇註

論語上

九

工夫仍是教人在裏面做工夫首節即外以考其

內也能主忠信友善改過自然重自然威重與威

是能變化氣質者

曾子曰慎章

石門呂氏曰慎終追遠原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

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愚按盡禮盡誠便是德厚○澆薄之民如匹子久

離鄉井若遇人指點故鄉景色便想歸來故曰民

德歸厚

子禽問於章

石門呂氏曰人講得之只在工夫面上說便如兵

符到手是五者皆鈎致之術矣惟從那君彼沫

人盛德感通處實實形容註中變化存神未易窺

測之妙隱然托出就那君肅穆抑節中看得字則

五德中和氣象亦見圓相矣

愚按註中不願乎外四字最妙夫子不為開政而

有此五者德盛自是禮恭自是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也○夫子周流列國席不暇暖蓋無日不求用

於世子貢就夫子平日與那君接見想出一段盛

德之容以得之正答其求之問也故下文曰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未嘗抹煞求字

子曰父在章

愚按觀志觀行原是觀其孝三年無改是其行也

道字自是善行若舜之特服又父子之變矣

有子曰禮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

首節正是嚴而泰○和字只在從容不迫處看非

另有簡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幾

下簡禮字便十分嚴肅異端看這禮最嚴肅蓋

若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柴欄鐵線人於是

論語上

十

得其性本無物。豈爲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也。有子有見於此。故仰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畏。若也如并跪於君。親揖讓於賓友。雖極敬畏。然必如此。乃安。但於并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便謂并跪揖讓。不過是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开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猶并跪揖讓之本。肯失矣。又安可行乎。

平湖陸氏曰：近來促澹桂講此章云：禮之用。卽人

釋註

論語上

上

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又云：知和而和。譬只在和而不伸。不在於知先。一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解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誤。愚按：阮騭之狂。二氏之自在其病。在知之誤。不窮理之故也。

有子曰：信章

石門呂氏曰：信恭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四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應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然。亦將終身

與之。或其中亦有足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因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朋友論。則不失。亦可滿意。說不去矣。將因字須說得極易。忽畧轉出。不失其親。幾分外明切。○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中。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閒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

平湖陸氏曰：這兩箇近字。一箇不失字。是求合義

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近。苟且不失之意。若拘本

釋註

論語上

上

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恨。作降一層看。則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儘可之念。自處其解。可勝道哉。

愚按：人之一生。皆言行交際也。謹始。庶終只一敬字。便是須知。亦先有窮理工夫。

子曰：君子章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何如。若只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其意。思。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則

無欠缺類如此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
好之心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
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
甚難得也

愚按註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今人
認明白道字便不走到別路上去便是真好學
問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所敏何事曰
要曉得害道者在居食得道者亦在居食只是
用飲食居處之際要敏於事故孜孜急急一刻不
遲緩姑待則就此不求安不求飽正是敏於事

論語上

三

不求安飽而敏於事其中有箇內外賓主之辨在
若以居食古道而省一言淡薄意思便將簡淡
與事相對不是自然本體工夫便是爲外爲賓若
自食自飽自居自安而告泊然無心於其間只時
時刻刻是箇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云勿急勿勝
必有事的學問此則爲內爲主要從此默然細
然惟親近有道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
件件把我事實問而其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
出來將吾這件學修隨處印正隨處反照有道
我心解然只打做一片纔是敏事真學問好學

境界矣○人之一生食與居而已日用飲食之
別求有事而敏之便非學也有道日用飲食也
曰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正之者正
於日用飲食之當然者也

子貢曰食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有得無語騁已至夫子又爲指
出樂與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語騁更上一層
非掃卻無語騁也未子貢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
不更回來做語騁又云今人未能無語騁便要
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二義其理始關○學問中

論語上

四

人未必盡無語騁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
性情造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造
於無語騁無語騁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
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
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
可安於小成
平湖陸氏曰講者每云子夏問詩悟得夫子
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得夫子亦許其
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此殊不然二章皆不是
詩亦不重子貢子夏之引伸觸類巧笑章只重

後句此章只重切磋琢磨磨飾猶之選伯玉章只
寡過未能句若前邊叙交情只是引起末云使
使乎是有味乎寡過之言而贊嘆之不重在使
今人往往誤看將賓作主○有謂貧而樂富而
體夫子特舉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仰其現成
地想到其中磨練工夫故悟及於切磋琢磨住
講則切磋琢磨專為要到樂好禮地位非註中
理無窮之謂義理無窮不但無窮無謂非住處
樂好禮亦非住處○又有將斯字作吾斯之未
信之斯字有往來字泛說者俱非斯字當繫於

論語上

主

一節往來字當繫於上兩節說

愚按貧富不足累人處之有道耳切己之實病在
貧富中造道之極亦即在貧富中日用現前之外
別無所謂道也

子曰不患章

愚按知人是賄理即孟子之知言

子曰為政章

石門呂氏曰為政以德是見成象是團命句拆
不得屑折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
為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

有德相似○首句止半截語無為而天下歸意
第三句中見○居所而眾星拱正以譬德之主
運旋只指出無為化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
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

愚按正人之不正試想若甚麼去正行道而有
於心果足於政之外另有箇甚麼道理否天下
之其象如此就在此中故曰無為非黃老之清
無為也○為政以德是無為而治焉泰雨天下
要想舉八元誅四凶封山濬川事事勤勞都有
殷勤不勤處是為帝道

論語上

去

子曰詩三章

石門呂氏曰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
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是說詩之思本皆
無邪也○今言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
是題外推廣義也○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
語是無邪定解

愚按此示人以讀詩之法非贊詩也無一處不
思無邪則思無邪終身行之不盡非一了百當
頭○思無邪邪者第二念也今山歌里謠都依
念當境話出略加粧點便失本情然則三百篇

傳於學士之口而傳於里巷田夫也久矣

子曰道之章

石門呂氏曰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雖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於兩外說圖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取政刑而尊德禮是爲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謬矣豈宋子之註意哉

子淵陸氏曰君子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

論語上

七

說

愚按政刑德禮聖人治天下之大法自有天地以來所不可一日無者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亦全在此然其中有本末焉故夫子明之曰百不一味而蜂釀之成一案五方不同俗君施之不一善花入於蜂之室則味不得自制其性俗養之君之禮則民不得自安於俗即齊禮都是德也三代以後以刑律爲禮是古人善於用刑而後

拙於齊禮也

子曰吾一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

之說有道心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卽是爲邪說所惑亂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工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有不是卽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卽程朱所謂主敬也○聖人終身只

論語上

大

一箇學字數件止是學中境界若止將下半截說段教揚便似孔子別無其事倏忽過卻十年到彼時矣的如此須處處限定學字纔見聖學原無二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學箇名目教人耳○聖人丁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寒暑然四時之正自樞○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略証要人猜著猜著便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

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者非與？曰：生知者知之易不勞，若知所謂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也，非謂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問學來，但到手容易，默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的用力？何曾一聽便了哉。

平湖陸氏曰：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用，知天命是大德之教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在知天命內，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用。

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教化

愚按胡氏日用之間四字最妙，日用之間方是聖人之學，朱子亦曰日用之間必有獨得其進人不及知者，舍卻日用更從何處覓聖人？矩字是自然之天，則非信手拈來也。

孟懿子問章

愚按禮有定制分也，為所得為孝也。

孟武伯問章

石門呂氏曰：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

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歇後語，其辭氣極活極冷，活惟冷，纔刺人人心裏去。

愚按能體父母之心，自能謹守其身。

子游問孝章

愚按孝以敬為主。

子夏問孝章

石門呂氏曰：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摸擬便，未有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齊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邊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

論語上

辛

在色色之所以難也。○根心之色不假貌為然，然其朴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溫實忠，毋夫人譽，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盡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癢面孔，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非必出於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進出之所傷已，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以此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以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少溫潤之

讀此意

石門呂氏曰不違如愚註云默識心融獨處洞然

亦足以發註云動靜語默之間坦然由之而無

明是一屬知一屬行

平湖陸氏曰退而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註云

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以燕居獨處說不

盡私字故又語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

見請問之時皆是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

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外註意也至大全朱

論語上

論語上

主

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

然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

字同看此是私字內有此一意非專指此也若

指此當終日與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

省乎此私字之為藤葛藤也高斯鄭云聖人於

子必待省而後知與非也其善之也深故稱之

婉此四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幹旋然師於弟

微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伺

堯之於舜何嘗不試此省字為藤之當辨也

愚按發明夫子之道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否

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是
行事勿認作講解上去

子曰觀其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

以為觀觀察者煞有本領原是上一節說話聖

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於閑外蓋不見

理但講觀觀察恐後人墜入自私用智之術流

機權作用失卻聖人所以觀人之本能體是解

精刻處正是極忠厚方是聖人成已成物知以行

仁之妙於程朱所以註解之意亦許君親見矣

論語上

論語上

主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

觀察而設然卻是觀觀察的定盤針子

平湖陸氏曰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

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

至安○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

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審看法詳于章是直捷

法

愚按觀人之法正是聖人之知言窮理事

子曰溫故章

石門呂氏曰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在聞

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
知非故爲聞見新爲心悟也○中庸溫故知新
兩節看此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爲
得

愚按知新得於心也得於心自能其應不窮○有
故便生新一新便是故天地間道理原是如此漸
者如斯夫不含晝夜理會他源頭從何處來種樹
畜養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理會他本根從何處
息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時習法便是
溫故法

論語上

三

子曰君子章

愚按體無不具用無不周是有大本領方有大作
用然君子有時以一節見治水明農似有專長而
不器自在也

子貢問君章

石門呂氏曰意同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
病也看下列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從首
轉出先行來意始精淺人便只做得箇先行發
而已

愚按聖人每重躬行易大傳曰言行君子之

也

子曰君子章

愚按註云故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取舍之幾是
善窮理之功

子曰學而章

石門呂氏曰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
爲皆是讀書不過其中一事耳今只將讀書二字
蓋殺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好遂謂學足以美
人此自己見識粗卻又誣了道理也卽就讀書
亦不止爲君父治亂雖日用細微如履歷應對

論語上

三

退造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連此事不得其理所

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耳

平湖陸氏曰這學字與學而時習之之學不同學
而時習之之學兼學問思辨行在內這學字與思
字對說則除去思字了與中庸博學之之學又不
同中庸博學之之學只是讀書這學字除去思字
包得問辨篤行在內程子是將學字泛說大抵此
章正意只是說學思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
不得學不學也呼不得思故引程子之言以推
此章之意也

子曰攻乎章

愚按程子知佛故知其害之尤深○曰視耳聽鼻冬裘誰人不同如何能異異於愚夫愚婦則異矣異中之異易見異中之端難知

子曰由海章

石門呂氏曰竹四層洗發首句室說簡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之中所自有一層為知為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本句就指不自欺處即是首句知之道一層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已見地分現處下二字

釋義

論語上

室

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中二句字分末句轉側不知句須得計中強不知為知及雖或不能盡知之旨○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總見得有知有不知使自謂不得為知為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以知不知意貼人知之不知以即此是知意貼入為知為不知方見細審○知其為知當更不惑知其為不知當更求知此方是是知也實處今人但謂當下反觀不昧纔是真知若研究深處皆是知之餘事此等議論最誤學者令人只在水面上識認全不講得真實下手工夫且如是以

知則天下之為知者或易而亦不少矣或曰

當下不昧未便是知必待求知之後方為知事只看為知為不知兩句何等分明何等喫緊此更不求知者乎蓋求知之事雖在後而所以必求知之理即在此時是知也一句雖是就當下不昧處指點而所以求知之道其審端用力之法隱然即在言下但謂惘然一照與知已了則不可耳緣人將兩為字輕擱過去便看得兩句都成空界平湖陸氏曰註云無自欺之蔽這箇自欺與大學自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就是

釋義

論語上

室

意內事此自欺是指強不知以為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分別了路乃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卻能不犯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巧謂認以為知也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卻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則自欺病病未去卻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尚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箇要緊方法是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真知者方纔自認為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為不知不要一味主

自家意見這箇清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悅開之未信許賜之子如皆是這箇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

愚按知字屬心知之則在義理聖賢學問最切實於義理上未有知其不知而安於不知者註曰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是聖賢之學少此一轉不得

子張學于章

石門呂氏曰蘇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礙在于

章

書上

老

在中者道理如此應罔在中不應亦在中○蘇

二句雖複上起下過脉語然而有異凡過脉即上

文叠述無層次此卻與上文有所次上兩寡字

如此然後寡未全寡之詞此二寡字是聚成其

寡較進一步

平湖陸氏曰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皆學之實

者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

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問前言往行見是見目

所為皆可通○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屬

屬言見必屬行也

愚按學求有用豈有聖賢不求學者勝在其中

說得似操券便不是聖賢學問學之博擇之精

之約聖賢自治之學即朝廷取士之法○聖賢

問原是要用世的即如今日以制科取士士非

目無由進身則制舉衆亦上之所宜爲者若舍

藝而談性命即空談性命者也薦之舉之而不

徵之聘之而不受愚以此又一種學術非聖人

學也○三代之時與後世不同處今之世而行

之遭迂也迂非正道聖人之道最平常於平常

中有確不可易處方是真學問方有真事功此

在其中之義

哀公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謝氏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

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

之意是明又曰或無道以顯之則以枉爲直以直

爲枉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

言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

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

說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七妙又要曉得直不

是一樣直枉不是一樣枉須要辨得分明舉不

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須一一行得恰好若爲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民如何便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

季康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已朱子說如是、舉善而衆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說正爲聖人重非爲教重於衆也

或謂孔子章

愚按此不是微辭是定理

緯章

論語上

克

子曰人而章

愚按信爲行之本

子張問十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不可分析畢竟以理爲主無理則數亦難算誠辭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上如者衣喫飯此等識力可衡歷歷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竟夫不知也○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在本而變者其本也故兩段只重因邊不重損益可知二字還他前知

愚按子張十世可知一問問得其奇夫子百世可知一答答得其平常可見百世是有主的世界他因革損益脫不得一箇體字○夫子斷定一字朱子討自三綱五常千古鐵案

子曰非其章

石門呂氏曰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腳不爲之狀又偏要在義上裝飾凡人於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愚按無妄求之福無不爲之義是知者是勇者仁

緯章

論語上

子

在其中矣

孔子謂季章

石門呂氏曰季氏僭竊與莽操不同蓋公子執權一味妄自尊大帶一分賊氣無知帶一分世家氣質愚按以忍字絕之忍者明知其非而敢於爲之也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如負芒刺不覺故也○忍字是一點惻隱之心從天理人情上中過不去見之即食柏夫錦於女安乎之安字三家者以章

愚接是以無知謂之

子曰人而章

愚按禮樂情之節有序而和皆自人心流出

林放問禮章

愚按知禮之本方知禮之文喪又禮之大者也

賁釋土鼓禮本自檢哀惻憐恤禮本自戚容自儉

出易從戚來豈不足本

子曰夷狄章

季氏旅於章

石門呂氏曰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定論

禮記

論語上

三

之語○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已不論季氏之從否

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規成敗利鈍文

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樂肯此志也

愚按此是以無益淡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攪

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

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

平湖陸氏曰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然自守不與

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

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闌然媚世將是非

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

也又有一等人激為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已

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

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愚按此是君子性情之正由涵養於平日得來

子夏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子夏只讀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

逗斷為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為繪子夏將素以

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誤認即素為繪

禮記

論語上

三

此所以起問也○此與無語章相似而不同彼始

終論學此則論詩已截然翻混彼首節大子之答

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

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于夏方別進一解

若徒取屬對之工於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先子之

答反作別解如云子夏豈真有所未解於詩哉夫

子忽通之於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須知繪事

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彼字悟

得意耳榻定論詩而知學非實藝揮○子夏因

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是

精微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禮後復字之
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爲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
信之後非兩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去之
之也○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
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信詩或
詩而忽信禮皆詩教之妙故夫子詩之無異爾雅
一貫公案又別

愚按夫子以後字答爲字子夏因而悟禮皆從
實語非空拈悟境也禮以忠信爲質不是禮爲虛
信之薄

論語上

三

子曰夏禮章

愚按考據前代正以明昭代之盛亦窮理之事

子曰禘白章

愚按記者觀其禮容也

或問禘之章

愚按有言說處非意之精微也問禘之說禘可言

耶故聖人只說箇知知則其然然會心處血脉通

頭自然相接之於天下只在眼前更有何說可尋

聖人之言禘也微乎

祭如在祭章

愚按總是一誠字敬在誠之中

王孫賈問章

石門呂氏曰世道炎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
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通透極有主意極無主
總要在寧字中描出他處寧字虛此處寧字實
處是儘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何謂也句隱而
曲不然句嚴而直

愚按朱子曰天卽理也善解大字亦善解理字

子曰周監章

石門呂氏曰因監而得文非監二代之文也○

論語上

三

之文自是歷代漸次遞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

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

中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

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

愚按文是贊周禮之盛則禮備於周官忠實文之

文亦卽在此

子入太廟章

石門呂氏曰陳司敗譏夫子卽婉承以謝之此

毅然立辨者正爲時人不知禮者微而已矣之

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以倍之或疑

辨總見聖人之無私○言每事詳慎正是禮食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知禮也辨明處仍是蒙然微謹之意

愚按夫子固嘗言三代禮樂但禮樂之害未必見始仕之時入廟而問諱慎之至敬謹之至也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須知聖人信心信口說禮說知何等自然何等直捷

子曰射不章

愚按發文奮武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射原是用力

禮記上

禮

之事主中而不主皮觀德而力在其中德者射之巧而中也

子貢欲去章

愚按君親之禮聖人之至情故曰愛

子曰事君章

愚按是清明禮字

定公問君章

石門呂氏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

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若臣之所得

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通降相去止一

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了天字君以爲臣

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不得不然於是尊

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

攝也則暴戾隨之直斥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

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由於天臣不知忠之本

性天命也大卽理也性卽理也故朱子於各

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

盡各欲自盡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

禮記上

禮記上

禮

愚按易泰之一卦聖人卻於對定公發揮明白上

下只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體在下爲

心心相入所謂交也○註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

欲自盡而已此是君臣之極則非止爲定公說法

子曰關雎章

石門呂氏曰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

居室之間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位

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

亦正淫嘆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

愚按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識其性情之正教以讀詩之法也

東公問社章

愚按宰我之對安也

子曰管仲章

石門呂氏曰不儉不知禮不足謂器小亦是器小事○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石管仲使功名再加其器量只如是也

愚按君子不器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功寂若過塵浮雲有何聲色功勳可受聖道只因管仲功名不

在性

論語上

章

在性地上便爲功名所用楊子雲說大器猶規矩

準絕還是功名之見

子語魯太章

石門呂氏曰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聲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此音一種講其仰奏之善蓋爲太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此○嘗於度曲錄

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蘆吹此理長在

尺四上卽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

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當坐不諳音度而憑空

理故難明耳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

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得也惜無明義習數者就不

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逆

愚按太師樂官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遊其際像其自然節奏耳樂在性靈上不可言而可知只

如他人聽古樂隱凡也聖入聽之不覺其描寫變化若此矣

在性

論語上

章

僖封人請章

愚按天將以三字見不尋常○封人見透千古在

沮洳丈人之上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還就

上際遇論耳木鐸一語卻把千萬世提聲振聵大

機括點破當日以頌之道大莫容賜之疑得邪

尚未說透此開得封人一言便如雷鳴天下

子謂韶盡章

石門呂氏曰性反詠謠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

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征詠之不是也聖人

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

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在功德上看耳要之武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為貶削誅也使舜當武王之時亦必代紂其樂自是盡使武王受堯禪其本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殫耳○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累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困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

是俗見周旋

子曰居上章

愚按行貴有本有本則可觀

子曰里仁章

愚按是卜居須知亦是窮理工夫故曰是非之本

心

子曰不仁章

平湖陸氏曰按丘月休先生講此節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

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為敬後矣此說極是若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濫這便是仁仁者處時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濫故曰仁愚意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濫則可謂不濫不濫便是仁覺稍差

愚按人之一生所遇之境約樂盛之矣仁知於日用常情中見之安仁利仁亦於日用常情中見之也約樂正日用等常事也

子曰惟仁章

石門呂氏曰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

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惟仁者三字一講到便

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於謂之曰能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

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微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

愚按無私心則純是天理好惡當於理則因物物也

子曰苟志章

愚按無字從志字來無字應還其本體欲仁仁矣

子曰富與章

平湖陸氏曰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會養皆是合內外工夫大全處源輔氏曰取合之在外存養之功在內此只是取合在外遊著力存養在內遊著力多故偶如此分其實皆是內合一的不可泥看若說取合全在外則取合豈本正心誠意乎若說存養全在內則存養豈應

盡善盡美耶

論語上

愚按人之一生皆富貴貧賤之境聖賢學問正在於此若說富貴貧賤是粗跡別求所以存養這便是箇神和子清淨打坐去也不處不去不違仁必於是是一樣功力試想何處是存養何處是取合體認明白方好下手○不處富貴無故加之以動相任大責重將有覆餗之懼非是要粗茶淡飯養優林泉已也不去貧賤是樂天知命學問否則問龍斷橋尼乞食無所不至矣道字要認得透子曰我未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聖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

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川力得盡兩者字是成

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

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第

節理當見而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

其人只無理事人三字安頓未見覺的確清楚○

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即本

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傳者

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

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

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

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惡美好

好色只是用力之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

下節用力所分在盡不盡耳○何爲利仁之事爲

好爲惡必有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智者事故曰

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即大學之知惡惡

臭知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注

中各下真知二字人推好惡之原於仁不知好惡

之原於知從知字轉出誠字見地極高極實無

利仁看得真則成德自不泥人生安去成德說

著實則下文用力亦自關通矣○末節謂用力

者實則下文用力亦自關通矣○末節謂用力

力不足者重未之見是深一層語○力不足者道而廢世間原有此一種人但必用而後知其足今世無用力於仁之人則亦安見其有不足者乎

平湖陸氏曰朱子曰好仁惡不仁是利仁事卻有此二等好仁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

愚按好惡正是用力處反覆以我未見嘆之正

論語

聖

以決之也無以尚不使加卽大學之知惡惡與知好特色此原有窮理工夫故朱子註曰真知

子曰人之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是沒有謂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

平湖陸氏曰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章之過只是偶不及檢者大矣劉氏雙峰氏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

正意○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

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方是爲以道棄人發程註尹註雖俱平流意思原重君子過○朱語類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子氏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

愚按因過而考其心非論仁也

子曰朝聞章

愚按朝聞夕死若說得太深似近於佛氏程子曰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曰不聞道則以死生爲在我聞道則以死生爲

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須詳參之

子曰士志章

愚按衣食中有道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於天下猶云凡事謂之於天下言適不然與子張問仁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

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鹿事業三益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是完得使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此大是謂語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義

物見而其根具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得
物之義雖具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
義上著箇精字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
所執滯而後能辨擇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
就無適莫也

愚按義是有上之學無主便是佛老適莫有主
無理不致知格物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

子曰放於章

石門呂氏曰利字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
是貨則其兩放於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
人益已也○放利與貪利謀利不同貪利謀利必
爭大小多寡放利卻不然仰有取俯有拾得尺
尺得寸則寸定要有些便宜耳是以所過之處
不推括所遇之人無不侵刻多怨尚何言哉

子曰能以章

石門呂氏曰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

矣看為國以禮兩其不讓程子謂建得便是充
氣象其理自見何有二字都要從禮讓與為國
切原頭處體認

子曰不患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本為患無位患莫知者發實
卻在下半截蓋天下自有淺深名位而仍無實
之人若止說兩箇不患猶未盡其義也惟從不
無位中指點出患所以立之不可忽即恍不患
已知中指點出求為可知之不可緩方為警

子曰多事章

石門呂氏曰天下之理本自源而至流從末以達
末但學者做工夫則必由末流推究到本源方
有下手處嘗于平日隨事隨物其積力行亦是從
末流推究上去其於本源之改因未始無所據也
若從下通推終是學者分上事若論到造化存神
何思何慮之妙必是同歸而殊途自一致而百慮
方見聖人之心與天體合一以貫之之言本原
下不過於順通之間一為轉移指點而迥有天人
之異然後知天下一呼固非有教外別傳而曾子
之唯亦非忽然莫肯信也○朱子云忠是一

是實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者便各有」
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有所以二字自分
若竟只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
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滯礙 曾子章主行
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熟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太
厚如此曾子實貫平生於踐履處得力多然其學
以格物致知爲始末當不是知也若子貢章則專
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同雖學識亦不離
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盡也

論語上

唯

註中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句可知兼知行說○忠
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
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着力耳
卻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此是
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
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實卻在盡已推己做人
愚按若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忠恕看做知見
乘總不是孔子家法○聖人說一貫不曾有言
子說忠恕不曾有解曾子自悟門人自達如兩
相對饒者在傍空勞讚嘆○看來天下忠恕之

何處不通去曾子貢見到此亦是既飽之後
碗飯與門人喫只是飽後光景門人竟說不出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必深知然
篤好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儘講得盡至於喻
人但將貪污一說單無不知起裏面正有人善
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貫從喻利來者
其智慧實曉得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
近善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弄
是勝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

論語上

唯

若貪污之人其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
知其後之大不利此非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
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遠
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相似後世不察每爲
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
之鄉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
恨可痛○君子精義工夫大卻全在知上得力從
致用功夫此是喻之原
愚按天理之所宜人情之所欲天理原在人
人情之所宜天理也病在欲字

子曰見賢章

愚按內省是真工夫戒懼慎獨都在其中

子曰事父章

愚按幾微也用意微妙人子之謀法也

子曰父母章

愚按出入起居莫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

子曰父母章

愚按愛日之誠自不能已孝子之心何心也

子曰古者章

愚按是說爲行真工夫從點半生

子曰以約章

石門呂氏曰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則

得悔悟時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躲避去從

來才人担挑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繩終者

團杜杖正是一團狠熱肺腸殺戮機誠不妄想

果受用卽貪竊法席名位亦當以約之道乎老子

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減理寡情出爲申韓

失略同學者須知收斂近裏着實意只在聖人

幾中纔是

愚按約不止是儉約儉亦約中之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

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此其工夫體象可知

字數時向裏讀破二字方精神百倍○請與讀

在言行上見請言微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

也只在他兩與微時意象見得耳故請言即微

用語繁若都說做著書立說文章等閒非微請之

言矣○通身須要一欲字

愚按欲字是存心如此有格致工夫方能之

子曰魯不章

愚按有鄰有親之謂此是賢人之德

子曰游口章

愚按此非敬臣友以誠懇退避也正求所以善處

之法○忠臣不怕辱良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家

疏則責善無功

子曰公冶章

愚按踐踐不足爲辱刑戮又所宜免學者知此可

以得身法

子曰子思章

愚按尊師敬友亦學之大易曰君子以朋友講信

子貢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器有貴賤之不同真的與貴假的小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都是假的小賤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

愚按知其器之貴再進於不器斯爲至耳

或曰庫也章

石門呂氏曰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卻有作用太字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

論語上

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魯人二句乃提

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一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

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得見

之不佞正是好處

愚按有德者必有言非佞之謂也佞則不仁

子使漆雕章

石門呂氏曰使佞只因其才可仕而使未信一句

直能進取其大迫到夫子向上處出於夫子意

故說

愚按此理卽日用現前之理未仕者此理已仕

亦此理非有兩箇朱子所謂篤志者此也程子謂已見大意亦此也

子曰道不章

愚按抑揚其辭無限深意

孟武伯問章

石門呂氏曰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

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

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

以此準當仁字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卻

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入思議始得

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所以不知者只是私

意未盡纔著一私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平湖陸氏曰○箇可使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

治賦爲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

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

將爲吏爲大行錚錚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

箇可使字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

仁並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

是要用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

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愚按仁者心之德發見於事物況治賦爲宰應才之所見卽心德之所在也夫子稱三子之才不許三子之仁日月至焉未可輕許之也

子貢子貢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束如與點便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曰屈只是吾與文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弗如只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認客爲主反略卻日前失之遺

○聖門以開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

論語上

聖

愚按夫子之勉子貢皆實地實語子貢之知十

幸子貢章

愚按心氣昏惰昏情是氣從志來

子曰吾本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蒸然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振亦必振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慙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有慙或人豈曰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爲慙亦此意也慙之非剛是就振而論未可以

剛之理蓋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意亦不外得或人一舉界限已是分明

愚按孟子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何害之害之也

子貢曰我章

愚按自然勉然仁恕之別非爾所及是有此理但賢說得太早耳

子貢曰大章

石門呂氏曰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固有謂至言不作言會與聞不以聞聞一脈孤

論語上

聖

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顯等正之解者又執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聖子所謂扶漢也卽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實未聞也及曾子喲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第此意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顯等也曾子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顯等之故原在學者自之得聞與否也教不顯等是題理悟得教不等處是題神延平先生謂聖門日用觀感變化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論說所及也不然于

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並是不顯等猶是喻中入語須見得子貢融釋脫落妙方透

子路有問章

石門呂氏曰惟恐有問只是本之能行中猛者耳非真恐後問也只在行字下唯字上一斷將身精力納入此一線縫間不覺別開世間○是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只爲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決不可開行並發

子曰

愚按此論益法也節取其一不論其餘

子謂子產章

愚按行已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之事恭敬惠慈是君子之道

子曰晏平章

石門呂氏曰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曰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上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石壞了敬字也善正善其非善其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兩得力將善字在籠絡上看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

善之外傳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久字粘定數字不粘交字並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見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見出

子曰臧文仲

愚按敬字沒兩箇容貌之恭亦由中而發也

字 愚按不務民義而誦讀鬼神安得爲知是辨明

子張問曰章

愚按仁是心之德在行事上見出若只空空在忠中論便是二氏之仁忠清節取之耳未有以

其必當於理而無私心也

季文子三章

愚按爲不竊理者說法也若聖人有不思而得者有深思而後得者則公夜以繼日則不止於三矣

子曰齊武章

石門呂氏曰愚字只是承巧人所不爲者非大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及非其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時功不能成須還他箇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一死塞責

是占便宜處尚非武子之愚○辨身殉國人臣高節也然往往亦有出於聰明獨善而爲之者平日矜鋒嘖官至國事敗壞無所逃罪而以一死盡責知其生之難於死而死之利於生也同是死而或出於智或出於愚心術之間不可不辨此律從來殉難諸公則公論定矣

平湖陸氏曰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沉溺不露委曲濟難意

子在陳曰章

論語上

聖

愚按過中失正惟夫子知之

子曰伯夷章

石門呂氏曰時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爲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爲不是者亙古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其次楚閔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處獨寬和這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爲聖之外耳當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清之外有此耐劑之妙也

愚按不念舊惡原無實錄止就他心境上舉出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舉出此聖人追想之言子曰此清者之量又曰氣象甚宏

子曰就謂章

子曰巧言章

愚按微生高畧要周旋人便不足直巧言畧加飾匿怨畧過含容便非本心便是可恥此是聖人就隱微打動人處若說兩項是小人險人則恥何必聖人與左丘明耶○社中察字是克己公

有廉理工夫

論語上

子路季路章

石門呂氏曰看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子路亞於浴沂子大而有志須與體會若他是其樣氣象卻將路止說做箇豪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樣真觀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氣象不同就氣象自別子路較粗淺顏子收有痕迹就朱子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鑒然○看聖人三條

是箇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才皆有自然
物意思而由其言處之則天地充舜功用氣象
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
已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破
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件
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卻
如此所謂意思卻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
賢大小之分

愚按天地之道以物付物而已○聖賢只是一
理

公共天下念顯平居相對躍然而出程子曰人處
放這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有甚殊
礙○老安友信少懷聖人說來只隨物付與眼裏
平易事

子曰已矣章

平湖陸氏曰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謂天下有
四種人吾夫子皆嘆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
一種人好非所好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
之弗篤也故未見也顏子不違魯子任直好惡
云焉矣猶未盡其分釐也隱居求志行義述德

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
之弗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
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也見過內自訟一種人

過難內自訟尤難顏子之不求子路之喜聞不
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
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
乎何云未見也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
卿大夫夙好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
以爲未見子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
學者不必侈說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

愚按魏先生此篇前言四種人夫子皆嘆未見似
及門諸子無足當此者未言人當求爲夫子所欲
見之人則此四種人原可幾及當日諸子親炙夫
子之教亦必有幾及之者所云未見特就其始而
言非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懼由後而論
可以奮

子曰十室章

愚按謝氏曰父父子子兄弟弟夏禹而冬憂
飲而饑食皆所謂忠信也然不明乎善不誠乎
矣其惟好學乎愚謂此聖人切實教人處所

學者何學也居敬窮理也

子曰雍也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也
朱子註如是而行簡頗出而字謂天下原有能
而未能力簡一流人也仲弓之簡朱子以學而
簡然四字括之添出二字非以簡字之不逮也
蓋厚而然二字只是一箇敬之說見處然不言敬
而止言厚重然者敬在內也厚重然在外也厚重
然可見敬不可見也所以此三字只在行簡上
見之然添此三字已令伯子移攝不去

論語上

卷

平湖陸氏曰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
居敬只是一心操持始終無懈便是若行簡非
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有不
便以煩瑣為精詳以粗疎為簡要總能致效業
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
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為精密
愚按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作
愚謂敬則無私欲故心中無物有心於簡簡則
欲也虛靜原從敬字來若把虛靜來喚作教便
無主心無一事之謂敬便是禪家

哀公問弟章

愚按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致知也致知在格
窮理也不格物而致知般若婆羅密也○怒是
之用境過是心之生機人如何斷絕得不遷不
如麗形入鏡而鏡不帶形微風拂水而風不礙
若言怒甲移乙知之復行似非可論顏子境界
子華使於章

平湖陸氏曰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為已
之行與之之過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
至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人立此

論語上

卷

至正之矩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何所不至
子思取中庸二字著書孟子謂孔子聖之時皆
是此章意思朱子曰學者未得中道不幸而遇
與無吝寧廉勿貪此益深惡貪吝之徒惟恐其
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托於舜受堯之天
之說以便其私故發此論所以微愚不肖而非
與廉遂可過也孔門弟子無一人不望中道上
然各因其氣稟學問或過或不及如先存一
之念在胸中則其離中道必益遠矣更有一
要一事合義也還容易至欲事事皆然都要

恰好處不是工夫至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盡力有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過了道不過是傳義字的樣子須要就這箇上擴充去直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地位方是聖人養成學者之意

愚按辭受取子有義存焉張子曰於斯二君可見見聖人之用則父學者當於此觀聖人是所謂日用常行也

子謂仲弓章

論語

論語上

室

愚按范氏曰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是正論其人也又曰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是孝之大本學之人也學者須要識此

子曰何也章

石門呂氏曰只內外賓主之辨看得分明下語時自然料平而由不失跡兩○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兩處都從工夫說出境界不同源處有天地懸隔處字字要實不可將心與仁如猜啞謎只講入安心見性了不可得去

平湖陸氏曰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覓之亦只在

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違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愚按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爲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仁在外而爲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謂心意勉勉循循惟親歷其境者知之心意二字一關生機於勉勉循循中識取便是仁

論語

論語上

室

季康子問章

愚按才各有用不是高聲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季氏使閔章

愚按閔子之不仕聖賢之由處也

伯牛有疾章

愚按命氣數也顏淵伯牛盡其道而死者故皆曰命

子曰賢哉章

石門呂氏曰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合道樂便入差路但困道在我而樂非樂其道耳道樂

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將飲食便與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乎因周程引而不發後遂謂孔顏樂處不可見之言說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又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肖而喻其言豈不深切著明耶但周程善飯錄人要人深思自得惟恐只作口頭禪耳須當以實理觀之

愚按聖賢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顧外則妄想妄想便有許多不自在處素其位而行則春風

論語上

空

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俱是實地實境全沒一些虛幻

冉求曰非章

石門呂氏曰今日學者只是一箇畫字不好有因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卻又畫住者自己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與人做這便自畫完而言之只是不曾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點破他這一箇字

子謂子夏章

石門呂氏曰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

人也這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真偽出焉已則真為人則偽自是不易之論

愚按爲己爲人在念慮之間亦在作爲之際

子游爲武章

石門呂氏曰須寫出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量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寫出子游兩心人物謙高見精真宰相公用○非公事不至期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次非公不至必久而始明其意久而始信其行必賢乎諸心人物乃能察其德而嘆其賢耳

論語上

空

愚按風塵撓徑中決無好步履交際寒暄內決無好人品聖賢取人寧拘勿隨寧落落無容容也

子曰孟之章

愚按無欲上人則不驕不矜心欲虛則氣欲下德見自己之不足仰此便是天理謝氏所謂知學者知窮理也

子曰不有章

愚按此傷時之言

子曰誰能章

石門呂氏曰此與人莫不飲食同出必由戶齊

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
嘗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仰不由道無時不
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

子曰賢勝章

石門呂氏曰此文賢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
僅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
又別○聖人道尚彬彬已是箇成德氣象只是
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
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
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只是弄一箇

論語上

章

敘一句寒溫率直者標枝野鹿足恭者首下尻高
簡略之人語無倫次巧言之子言不由衷非野即
史克之都是不學之故耳若是有學問人出之自
然不簡不繁有情有文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也
但成德之人未嘗有意調劑而自然合度學者不
能無偏勝之弊則須加意損益要知損益處便只
是學問

子曰人之章

石門呂氏曰直以理言生以氣言理以爲氣之本
也○有句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

所以爲人者此也○則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
耳○性生理本直不直仰失所以生之理直非任
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充

此生理也豈可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
問乎○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直字謂實也
順也仰中庸之誠而了之則意非易直之直能實
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此語最易爲二氏
所假蓋師心自是輕情直行自以爲直而不知實
非直也吾儒本大凡所爲直者皆從天命源頭直
達出來如仁之爲制隱義之爲羞惡自然而然不

論語上

論語上

交

假安排故謂之直若釋氏本心不知本心先已不
直了不過不作轉念一直做將去便謂之直然則
雖貪財好色而率心自是將亦可謂之直乎彼之
所謂直正即所謂罔也

愚按張子曰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
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荀愚謂直即中庸之
誠能盡其誠則經權動靜無非誠也亦即率性之
道本天而動自然而然也

子曰知之章

石門呂氏曰爲學於知好篤好用力到樂的地步

程子所謂工夫尤難直是變絕又大段着力不
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誠擇脫樂皆此意
愚按自強不息全從兩不如字看出

子曰中人章

愚按註中不切於身之弊又曰使之切問近思而
漸進於高遠最要體玩

樊遲問知章

石門呂氏曰知就事言只在經常上說得正大則
智字光明仁就心言只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
字審切○知無定體附義理以見此中庸知天知

論語上

克

人兩知字即智也○難只在日用尋常處○只說
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
心亦只如此

平湖陸氏曰民字只作人字看如子臣弟友視聽
言動喜怒哀樂皆是務是辨其體用考其節文典
神以祀典之正者言不去謂遺便是遠朱子曰聖
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
而不賓耳○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
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
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註不恐於鬼神

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曉得不可知
遠福正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者只指福禍言
子曰知者章

平湖陸氏曰註謂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謂此
字乃形容仁知之體以非體用之體○樂壽是以
理言

愚按知仁性也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夫子就知
仁之情上形容之樂水樂山形容其情也非實有
其事也情之所見而體段可想見焉動靜形容其
體段也如見其人焉樂壽贊其效亦形容不盡之

論語上

章

意夫子欲人就知仁之情以識其性未言其效盡
性者必至命也

子曰齊一章

石門呂氏曰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功宗德
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齊魯之先都從周分都
從道分也○變亦本欲其至道也然功利初去則
度未修此時纔適至魯若變魯則至道耳兩漸俱
不變則魯弱而齊強兩國俱變則齊難而魯易
愚按要識得道字方可論齊魯

子曰觚不章

愚按軼載非嘆之也循其名而責之以責

爲至

子貢曰如章

石門呂氏曰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喪元或怙終倒戈乃徒義不明此理有自以爲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錯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愚按仁者愛之理理有分別便是智○從井救人

論語上

三

從來無此痴人只是見得仁者有箇窮處要尋終

子曰述而章

論語上

三

子曰君子章

愚按認清文字禮字方識得道字博文約禮總是

窮理格物事

子見南子章

愚按總是一箇禮字唯聖人知之真則行之是子

路不知也

子曰中庸章

愚按中庸日用飲食之道爲德即天理之自然

愚按須合張子西銘讀方識得此章道理韓昌

博愛之謂仁終是門外漢百節事字應照註作何

止於仁者以事字對心字則流入禪宗矣次節是

說現成一箇仁者不是說仁者要如此亦不是就

仁者已欲立達就要立人達人是說仁者已自然

要欲立欲達道理亦有立人達人道理故曰狀仁

者之體仁者之心是解欲字天理之周流而無阻

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道理尤是理一分殊道理

石門呂氏曰人多輕看了述字便似聖人虛爲

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地孔

孟其道同也後人不能述程朱便取紛紛亂道其

病先從不信起於述字看得高深方見得聖人

思分明有多少喫緊爲人處

愚按作述兩字一樣重大聖人當作者之時不

不作當述者之時不得不述夫子之刪定贊修

子之時然也

子曰默而章

石門呂氏曰默識註云不言而在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

平朝陸氏曰三者依案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赤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則仍當作勉然看所以一藩任者彼就工夫之任手者言則任之此以人心之推危者言則辭之聖學饒氏云默識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者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

論語

論語上

五

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所以勉人也○專言學則慕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本知本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

愚按此聖人下學之功

子曰德之章

平朝陸氏曰朱子曰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格物致知是講學從義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愚謂從義改過不但修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事愚按修德講學從義改過聖人切要工夫故曰日新之要是吾憂也是下聖就業心法

子之燕居章

愚按中中天天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子無時不戒懼故其燕居也如此日中和之氣即其容其色也

子曰其矣章

愚按自嘆身老而衰正見其存道之心無老少之異

子曰志於章

愚按道只是人倫日用間盡之合此便不是道德即人倫日用間所當行而能行之是也仁即能行

論語

論語上

五

之而能全者游藝正是依仁妙處註云朝夕游藝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學者須是識得游藝方好否則玩物喪志矣

子曰日行章

愚按此聖人海人不倦之意

子曰不憤章

石門呂氏曰禪宗棒喝有縱有奪有活有殺無不當機而施凡能使人當下省悟者即此法也而學者教人反昧斯術遂無所以煅煉人才之具不為彼所笑乎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不變節而施之

謂豫與此章合看方知不敵不發不復正是聖人老婆心切耳

愚按聖人惓惓教人只要人自得隨粗付與所謂吾口裏說來不中汝用者是也○凡教人最忌徒盡依我作解暗他悟門

子食於有章

愚按謝氏曰見聖人性情之正愚謂此聖人中節之和

子謂顏淵章

石門呂氏曰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露

論語上

聖

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德先成則事後闕一不可懼為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非正旨也○平講箇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懼字卻不是此處本分此懼字貼定臨字說要之源頭固自大懼字生來見得此意本分道理又高一格耳
愚按聖人出處之正聖人一生學問全在於此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心法全在小事上小事失大事不可問矣

子曰富而章

石門呂氏曰如不可求主命說為是若謂義不可求如字口氣欠的聖人言語每下一步就人正見決不可意方見其委曲渾成之妙

愚按求字其中不可問好則義理耳朱子曰何義取辱說喚醒天下人聖人自有出處非求富也

子之所慎章

愚按夫子之慎門人於其易見者紀之

子在齊聞章

石門呂氏曰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

論語上

聖

固為樂之至於斯也兩者皆嘆既同而境界自別季札是驟見驚喜之詞夫子是學習既知深美之詞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愚按夫子之感不止聲容之美善然亦未始不於聲容之美善上見之情文之備在於樂感之深者聖人誠之至也○聖人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面日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精神自有與舜文相通處若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還是後人語○聖人心中先具一舜文一觸而豁然開如饒得食如渴得飲能領其趣而別其味不能道其趣而贊

其味也

冉有曰夫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俗偏胸中只奈何這得失利害成敗不下只在這上面計較裝扮故聖人之道終不可行有聖人此章直提出箇仁字則要知於極處處既定有箇處置之道只在求仁上體會自得那得失利害成敗之計較裝扮自無由發端也○論語載此章微子正在下一節問答義理精妙其所開亦不止箇國一事父子一倫也而所以定新案者已無不盡○惟其心止在天倫上面毫不

釋註

論語上

主

乎國故曰求仁而得仁得仁者得其天倫心理之安非得國家時勢之全也總之論理從事勢利害言便與仁字相違背也○子貢本不待問而決所以問者欲求此理之極處至幾微無憾耳至印證明澈更釋然無疑矣

愚按將一仁字斷定衛案作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斷案聖人之心法也○求仁而得仁如何是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點點驗過無絲毫倚着無毫虧欠纔是得仁所以夷齊遜國只爲天性上見得真切又不輕擲一死如投淵立橋之所爲兄弟

飄然逃之首陽怡怡同餓以畢其願所謂從容就

義者也夫從容非源頭先自明白者鮮不爲生

二相所轉故夫子說他無怨須知千古忠臣烈士

殺身舍生要從此處過鍾得過盡成仁取義原不

是矜氣尚名只爲從光明無欲而出所以一點

答君父直視爲尋常殺業事不貪生不怖死也不

是定要須生也不是定要速死只了得矜名尚義

的事於吾無欲源頭絕無干頭若必舍生成仁便

有箇生死在念仁者若生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

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充滿轉生死

釋註

論語上

主

不爲生死轉纔是箇了當學問豈不是得仁

子曰飯疏章

石門呂氏曰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是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程子曰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朱子曰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若云道之在天下理之在吾心卽犯此病其次又以會樂不累其心爲樂者此卻是倒就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樂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的樂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程子謂不是樂道

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
是樂仁惟仁故能樂耳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
嘗害理卻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也
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爲道與
仁也故樂字註腳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
根心生意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思此樂

象
愚按孔子之樂與顏子之樂是一是二此際須有
箇著落不得說玄說妙○樂在其中是聖人用境
處無生無死無窮無達無動無靜都是道箇既樂

論語上

光

富貴想亦不作不義見游豚活潑涉而不礙浮雲
自往太虛自空只恐饑食困厭此際初無餘事洞
乎妙哉

子曰加我章

愚按天道之吉凶消長無一時一刻之停息人事
之進退存亡亦無一時一刻之停息聖人見得自
已時時有過故聖人要時時寡過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聖人蓋無時不體之身也

子所雅言章

石門呂氏曰不是聖人以此立教亦不是偶然

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繫之同人信得聖言大義
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古乃得

愚按聖人不離日用日用外無聖人切於日用之
實曰經經常也

栗公問孔章

石門呂氏曰於發憤數句要見得聖人全副精神
一生本領越平實卻越高妙益此等處聖人純與
天體相似雖極意謙遜之中不覺自然流露出來
天地之道日進不已日往則月來來往則暑來與
無晷刻之息聖人之學亦如是而已矣

論語

論語上

全

愚按聖人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亦只是下學之功
○今人只說爲學卻不曉得爲人聖人曰其爲人
曰爲之不厭看他一生憤樂只在爲人上

子曰我非章

愚按好古敏求是聖人下學實工夫若佛氏之論
只一生知便了百當矣好古敏求不是聖人認
作學知夫了一生無不是好古敏求日夜孜而
已者也

子不語怪章

愚按聖人語默無非中庸

子曰三章

愚按隨地可以取益三人其善不善最活

子曰天生章

愚按惟聖人知命

子曰二三章

愚按除卻作止語默將於何處見聖人○聖人行處人人能行聖人與處人人不受只爲從言聽上尋求不會從日用間領取所以默而識之天何言哉此意自顏子而下無人會得

子曰四教章

論語上

論語上

全

石門呂氏曰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亦門人身心所得耳目所有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此與雅言章皆要放下一步看聖人越見得聖人無行不與下學上達之妙

子曰聖人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無勉進意亦無後實意不過因聖人善人之難得而思其次如不得中行而愚狂狷之意

愚按有恒只是老實頭內外如一反是則爲妄人

聖人有恒因愚絕而有恒實可以作聖

子曰鈞而不章

石門呂氏曰仁者天地之心若無聖人之道主齊其間天地之仁亦行不去故曰與天地參撥文教奮武衛弧矢之利皆仁也故蛇龍何處豹不仁之其者鈞戈固仁術也綱與明宿明太過而爲不仁故聖人無是耳

愚按此聖人之愛物也仁民愛物原有差等

子曰菴有章

平湖陸氏曰矩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這是

論語上

論語上

全

行的意思猶言作事○聞見二字此章及子蘧章集註皆不說明語類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多聞見而擇識卽是博學於文好古敏求工夫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夫這工夫到極處便是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箇耳非謂已至於知尚有上與次之分也

愚按夫子之知全在聞見上一步一步實實落落求之聖人之行亦如是○註中實知其理對定不

知說次非次於生知也

互鄉難與章

愚按此聖人過化之妙

子曰仁遠章

石門呂氏曰若謂此心纔現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泰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是虛靈不昧爲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

愚按仁者心之德欲者情之發仁至則中靜之和

矣

陳司敗問章

愚按聖人之過聖人之學也學者宜於此處觀之

子與人歌章

愚按註中氣象從容誠意想至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十六字當於此體認聖人○子與人歌千載上一唱三嘆耳至今生意尚兩世間如和風快日兼

子曰文莫章

石門呂氏曰文字照註作古爲的○君子二字

言所行之則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故謝氏

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謂與君子之

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作躬行君子之道講四

圖圖出字字著落方是

愚按庸行之至聖人亦有所不能大子實見得

如此

子曰若聖章

石門呂氏曰聖仁是學之成爲論是學之事不

倦是學之心

愚按不厭不倦是大子實事弟子不能學亦是

話中庸不可能也

子疾病子章

愚按丘之病久矣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子曰吾則章

愚按儉不中禮而中道儉自無欲不特救一時之

弊

子曰君子章

愚按君子之針泰君子之居彼窮理也否則佛氏

之觀自在

子溫而厲章

愚按張子嘗言吾十五年學簡恭而安不成明
日可知是學不成有許多病在謝氏曰凡恭勤
勉強不安肆安肆則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
助長正當勿忘勿助之閒須子細體認愚謂聖人
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有純亦不已之功中和之氣
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是是勿忘勿助之驗亦正是
未發已前之氣象

子曰泰伯章

愚按君臣父子兄弟天下之大義也泰伯之難處
未有其於此者

論語上

主

子曰泰而章

愚按禮天理之節文居敬窮理不可一事放過

曾子有疾章

愚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曾子之孝曾子之學也
此與易黃同是一箇道理無時不戒慎恐懼也

曾子有疾章

石門呂氏曰三者修身之要爲爲政之本動正
正有王夫大木動正出之前有居敬滿養臨動正出
之際有慎獨省察此修身之本於誠正也

曾子曰以章

石門呂氏曰上二句就學問上說下二句就
上說○純乎無我聖人也尚有人我一間在
也擴克揮斥正見本句從事於斯之義

愚按此顏子之仁也無我是仁無我則天理流
曾子曰可章

愚按節是有界限操是有持守記孤寄命臨大
是最大關頭於此能做得渾融便是聖人做得
露亦不失爲君子英雄豪傑與聖賢厚是一路
人

子曰士章

論語上

章

石門呂氏曰弘毅所以爲仁也而弘毅之體

不仁不能爲弘毅兩邊須有得融洽工夫本體
爲方無一不透關○秀才先不識仁字枉讀四

如何能作真好文字識得仁字則士者仁之具
弘毅仁之用也任仁之事也道仁之運也七穿

洞何處不見此理

愚按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弘之謂也君子

自強不息毅之謂也

子曰與於章

石門呂氏曰詩禮樂後世以爲輕耳在古人

不可去諸言皆所以爲學之具也○古人自小學之時便已歌詩習禮舞勺舞象由是而興由是而立由是而成幾不辨其何從得力之處夫子謂必得之於詩立必得之於禮成必得之於樂正欲使人之爲詩禮樂者當得其精意之所在耳○至於字與志道章於字不同故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彼在工夫上言此言功效上言

愚按典立成原是在我若我無典機何取三百篇立體何藉儀文我無渾成何取音樂朱子曰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具先後淺深也當與志道章參看

子曰民可章

石門呂氏曰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位分盡清則不可不之故瞭然矣先王教民只重行教士大夫以上卻重知同在庠序學校中而由爲民能知者即士大夫以上民之分量只得如其中稍有聰明者先王即舉而用之矣○使由聖人正川全副按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則別有欺瞞亦非斷然不許明白也○可使不可

有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愚按禮樂刑政皆所以爲民之日用飲食者也理之當然也民由於日用飲食仰出乎禮樂政中有精義焉所以然也家諭而戶曉之聖人心也不能也

子曰好勇章

愚按程子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而唯疾之甚必至於亂愚謂此義爲人上者不知也

子曰如有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不才事若謂有才者不可驕吝豈無才者不妨驕乎蓋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才者故予以才立說云即使才美即使才美如周公若藉各則其本已壞其才真係事何足觀哉況乎未必美美未必如周公何以驕吝爲也周公一稅才美二字偶然引帶並不開周公名位事○驕吝之本由才而生然世間竟有一無所驕者不必定須有才也但無才之驕吝其

吝也顯而淺有才之驕吝其爲驕吝也微而深
來英雄習氣名士風流其人亦未始顯露其驕
之迹但窺其幾微之際必有沾沾自喜不能忘
之意凡在這的講箇才字者未有不驕且吝者
愚按驕者見之容貌吝者存於中曲故吝爲根
驕爲枝葉

子曰三年章

愚按此猶春秋時語也其所爲學皆修己治人
業本有可以得祿之理故三年不志寂君子以
事者後世之所謂學詞章舉業而已爲辭而事

論語上

九

子曰篤信章

愚按信是信尚甚麼學是學尚甚麼道又是箇甚
麼須於此處打點明白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
恥有道之貧賤無道之富貴皆道也於此處見得
真學得定便是篤信好學便是守死善道須知善
字中有許多作用都從篤信好學來好學者格
窮理也

子曰不在章

愚按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也

子曰師擊章

愚按美開雕亦在齊聞韶之意

子曰狂而章

愚按反常則陷溺其心

子曰學如章

愚按戒慎恐懼何時可已把學認作借古便大

子曰巍巍章

石門呂氏曰古之天子爲天下而憂勤有勞善
無快樂前務之流畏憂苦而辭天下是仰與之
也舜禹有天下極其憂勤勞苦而仍是不與此
所以巍巍也○心有與處纔有不與處舜禹須

經

論語上

卒

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還不與真源則憂勤
胼胝無非不與之意○大行不加窮居不微此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子曰大哉章

石門呂氏曰上節言其德故曰民無能名次節
其勲業正謂可得而名者此耳

愚按則天無名成功文章總只完得一箇大字○

這兩章皆是孔子自描克舜處

舜有臣五章

石門呂氏曰人講首節皆注目在才難節止

有之盛能獨注日在三分節更見得所以有之方與論才而以至德結之之徵古有會○不曰之德而曰周之德原從武王得天下追論到未天下時以見周才皆受命於德此所以足繼唐虞非謂武王專用才取天下而文以至德不用才也武王之九人多用於文王時武王十三年亦以服事殷只是以大業文王始盛而服事之德亦以文王爲主也○先列舜武兩案後斷周才之盛幾於虞忽下本節稱其至德後世遂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不知有二服本雖文王之事而亦武王之心

論上

李

民伐罪雖武王之事亦文王之遺時有不得不然者耳故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此周字兼武王對唐虞而言言不獨周之才可以繼唐虞周之德亦未始遜於唐虞也

子曰禹吾章

石門呂氏曰無間然正說聖人盡頭處不說聖根本處○非飲食三段不是無間之大處是無之盡處於此無間則真無間矣
平湖陸氏曰五等朝氏謂禹以縣殛而不忍亭下之事潘願云若驥的說則較狹了聖人自

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昔言潘賦饋饗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常經營的治水時自有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越作一時事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
愚按註中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便是克辭以來相傳之中道惟孔子識得故贊嘆不盡學者只爲人心道心看作是內裏事便不識道理全在無

論上

李

子罕言利章

石門呂氏曰罕言與不語無言不同不語無言有箇教者在罕言只是記者旁觀見得此數者夫子言之甚少便類記之不是夫子有箇教古與人猶也故三件類記而不倫同一罕而所以罕之故正自不同若欲求合之說則難矣

達也堂人章

平湖陸氏曰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不成一藝之名也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成名不是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

名夫子總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譽與焉焉民無
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
出說得粗淺耳掌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爲美無
成名爲情則情在大外與註中舉字不合蓋本
氏註及新安陳氏之說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
看在大字外遂謂魯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
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
則必須執一落於執便落於技藝之本與承之以
謙意不合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仁而
兩居爲誨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

釋義

論語上

卷

蓋黨人原本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
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本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
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
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
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
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
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
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原不同蓋博學無
名本極粗淺與大宰章之多能一例聖人之謙不
但天縱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托之

少賤自商所執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
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寫作
學問學道之學固謬近多以知能貼之雖本大全
亦須緊貼技藝空說知能與他處學字無分別此
五病也

子曰麻冕章

石門呂氏曰禮者天也故克己復禮爲仁中庸以
等殺屬知天非聖人所造作而取舍也但禮時爲
大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惟其時故聖人有因章
損益惟時必取之義故因革損益乃歸一定之理

釋義

論語上

卷

乃所謂權也惟者一定之至精人不能定而惟聖
人能定之聖人本天也釋老之學本心視天下無
一定之理惟我心所造故看得禮亦是聖人懸心
撰出可以意爲輕重耳麻冕何以爲禮前聖人亦
從人情兩得其義當然至今時爲純聖人又看得
有儉之美可從則當從之者謂返情不戾俗於聖
人子等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人非本天之道
也

愚按以一義字審乎俗尚

子絕四章

愚按程子曰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因我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則學之主也又曰意必固我既內之後必有事焉學者所宜盡心也張子曰絕四之外可有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又曰意必因我一物存焉非說也○首盡去則直養養而無害矣

子畏於匡章

愚按禮樂制度先王本人情而爲之皆所以存人性之固有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也故曰斯文

論語上

登

太宰問於章

石門呂氏曰聖自聖多能自多能兩不相膠粘處子貢已看得得分曉但謂聖人不在多能凡知道尚德者皆能言之於此更下一轉語謂惟聖之至所以及多能此理非子貢不能開發也○聖自天縱多能又自多能兩者絕不相因正破太宰即以多能爲聖之說子貢正意也然聖不以多能爲貴從古多有不多能之聖人而夫子又多能即此亦是天縱定益多材多藝實非頭等聖人不能此子貢言外之意朱子所謂三說之中最是子貢通融

聖人分量盡者此也○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亦知我知我乎句正是君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个必多之故以絕流弊也

子曰吾有章

石門呂氏曰此無知只是謙辭空空就鄰夫就至於我叩兩端而竭直說得家常淡飯方是有功理學文字○通主海人說謙言已無知識正對人而言不是自責自厲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

論語上

論語上

矣

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

愚按叩兩端而竭皆是實地實語不足禪家混話

子曰鳳鳥章

愚按天人相與之故聖人未嘗不留意焉

子見齊衰章

愚按因其可矜而矜之因其可尊而尊之因其可哀而哀之於我何有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此正絕是天然無一毫人欲之私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是已發之和亦是未發之中

顏淵喟然章

石門呂氏曰首飾只贊道之無窮盡無方所次
只說夫子之教末節纔是顏子學之所至然釋
立在下節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教要在自己
之得力處體出方得明然全理此章是顏子自
叙入道始末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
驗第二節是其下千實地第三節是其功候實
欲罷三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
子謂孟子雅學顏子有準正指此也
平湖陸氏曰高堅前後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

能

論語上

身

愚按仰鑽瞻忽是日用倫常千變萬化不可以
端求之也人只爲有日用行事太平常不知日用
行事是道所以把欲從末由句走入別路去若知
得道理只是日用行事日用行事是最難的便
得欲從末由是最平常最切實的話

子疾病子章

愚按天者禮之本

子貢曰有章

愚按沽而待賈聖人之出處也古今不同後世以
科日取士士由科目而進正也賦科舉而空談

命且有微聘之而不就者吾不知聖人當此果
如耶

子欲居九章

愚按何陋之有有許多化導在

子曰吾自章

石門呂氏曰樂廉啓容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
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者舉其全雅頌
所就正樂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
義然文義之失爲大如三家孰究他止欲僭其
容儀物之備美夫子提出天子諸侯二句文藝

經

論語上

卷

三家自然用雅微不得此非雅頌得所卽樂正之
驗乎故兩句是一綱一日分兩件講不得時文無
以詩樂並論者非也從樂正折出雅頌大義方明

子曰出則章

愚按窮有也所以爲難

子在用十章

石門呂氏曰明道謂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章
絕亦不已天德也其要只在真獨伊川曰言道
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張思叔曰此便是無窮
用曰固是然忘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又謂先

以靜爲見天地之心非也下面一畫便是動須
此數條思之○往過來續無一息停止天地間
物不然人心亦猶是也然人心縱有物欲間斷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所以先儒謂天德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以其在動靜交接處也○先儒皆以靜時
見天地之心惟程子以動乃見天地之心所以在
復卦不在坤卦天地之冬至子午人心之幾善惡
時危微絕續全在乎此用上一喫正夫子穿窬
人非泛言通體如老莊之將來把弄也

愚按聖人在川言川眼前都是如見鳧鴈鳧鴈見

論語上

克

鳧鴈只鳧鴈便有至妙至妙不可名言者存故曰
如斯逝往也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須知黃河發源處卽其歸宿處無頭無尾無始無
終無書無夜只一往而不合便是生生日新真光
景真血脉凡入眼前日用一瞬卽過過則化而不
留不積則日生日新而不已潮去而復潮來春去
而夏來秋去而冬來凡生機皆去其陳而新生焉
故曰逝日不舍吾人學問須能往而後能來往者
時時見其新不啻其舊也聖人實會得眼前都
不啻變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來活潑潑

於川上一洩露之是以爲聖人之時時非晝夜
謂也往與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脉真光景存焉
此可以言不舍

子曰吾未章

愚按如好好色誠也

子曰譬如章

石門呂氏曰只一進字有勉強意有奮發意有一
往意有漸積意有不倦意若止作一字讀便抹殺
許多妙義

愚按進止在我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卷五

論語上

百

子曰語之章

愚按程子曰顏子之不惜敬也

子曰顏淵章

愚按進而不止自強不息也

子曰黃面章

愚按謝氏曰勿忘勿助長則苗斯秀秀斯實愚謂
還須必有事焉

子曰後生章

平湖陸氏曰語云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乃蒙古曰我孔子自我也最是若只就後生言

將來強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愚按此及時勉學也四五十亦然無關則不貴非限以年也

子曰法語章

愚按能釋自能改能改則能釋不是兩樣人

子曰三軍章

愚按程子曰人身之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爲人係屬將上隨其所處已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其心做主不得更有甚愚謂志亦須善養之如何曰認理明白

論語上

論語上

一百

子曰衣敝章

石門呂氏曰怕鬼者與言鬼不必怕非不了了然已不得不怕矣恥袒袍者與言袒袍不必恥非不了了然已不得不恥矣只是卒然之動不能自主耳學者須於此體認克治如謝上蔡所謂危階上習乃可

子曰歲寒章

石門呂氏曰此節得激烈意易得純正意難敷理尚是血氣上事純正則義理上事故有匹夫匹婦之後凋有離物絕俗之後凋有峭節獨行之後凋

有貴智忠孝之後凋有神聖之後凋只一箇後凋中品位正自不同見識到得一種纔做得一種若粗鄙人眼中止曉得箇荒枯得喪耳安能言之真華而正大乎

愚按周於德者居敬窮理也

子曰知者章

石門呂氏曰說成德自有序在內說道理如此正有學字在內說工夫次第又有渾然體段在內子曰可與章

石門呂氏曰權字是學問盡頭處到大而化聖而

論語上

論語上

一百

不可知也只是權之妙無窮處上面再無去處自立以上皆可學而至故可與權之妙雖未始不可學然到此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一問未達幾非在我聖人亦只虛懸此一轉地位以待人之自至故以未可與終焉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惟竟兩件相對面有權變權衡之說則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輕語又太高渾無別恐學者偏突去故朱子又詳說之蓋權實不離乎經而精後曲折則有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於義是

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
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

愚按白儀變權衡之說開好學之門程子一語雖
被其功不在禹下矣惟者性輕重以合於經也

唐棣之華章

石門呂氏曰人心神明不測其用止一思耳思中
境界古人開闢不盡卻正是理之境界開闢不盡
也言思便是言理豈索然而難知乎論者必以理
爲腐粘住思人說此正拘腐之至猶之三百篇無
涵詩之論總不明一理字便處處拘腐不通耳

釋註

論語上

重

愚按借詩以明道不違人之意所謂思則得之也

孔子於鄉章

愚按上節是和是敬下節是敬是和

朝與一人章

石門呂氏曰跋踏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別有與
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要從跋踏中看出
此卽是聖人從容中道處張子十五年學一恭而
安不成程子謂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又曰學者要
識得聖人氣象氣象之所以難識正爲是耳

君召使摯章

愚按敬字在尊上見

入公門鞠章

愚按在朝之容是敬

執圭鞠昭章

愚按是敬是和全從禮上見

君子不以章

石門呂氏曰緇衣三句謂聖人畢竟異人此三句
有甚奇謂聖人猶人耳則服此三者皆聖人乎三
者不是聖人制造起卻不是聖人隨俗任遷絕無
意於其間由是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

釋註

論語上

篇

微道理充勿世間一經聖人提出便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何也所謂天也性也理也聖人經乎
天與性與理而已矣若信心自是千奇百怪何所
不可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聖人因物付物裁成
輔相道理總在物上非窮理盡性不能異乎必舍
物而求之心卻是自私而用智矣

齊必有明章

石門呂氏曰以異學言之必曰齊時但須致敬
則自能變食遷坐矣再作一轉語必曰齊時果是
能致敬敬則不須變食遷坐矣夫謂齊不必變食

居不必遷坐人或知其非若謂齊則自能變食遷坐其說似乎甚高而不知其非聖人意也聖人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兩必字着力正要借外面之變遷以收攝此齊敬之心所謂制乎外以養其中也食不厭精章

石門呂氏曰喫飯著衣聖人亦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貪大講究時人拘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入常人分界處

席不正不章

釋註

論語上

耳

愚按是敬

鄉人飲酒章

愚按是敬是誠

問人於他章

愚按是誠是敬

祝笑子退章

愚按是仁

君賜食必章

愚按是禮是敬

朋友死無章

石門呂氏曰即友饋一節見聖人知天一本之遺若但以饋有則車馬極重祭肉極微而聖人於拜有專敬從朋友之視起義則朋友一倫雖在親親之外而引而返之一本之理則同於此用敬極重則下而等殺纔有可品而不宜於題施此等殺起處所謂本天者也下面饋之厚薄與敬之輕重亦各有宜然不止車馬一節車馬指其重者言耳

升車必正章

釋註

論語上

耳

愚按是敬

色斯舉矣章

愚按見幾而作審擇而處時在其中矣○程子曰

鄉黨分明画出 箇聖人愚謂聖人總是一箇敬

字就中之一日然處是一箇和字而四德全備於中

所謂已發之和也卜筮之中亦在於是李延平

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必先能觀得聖人氣

象纔能觀得自己氣象此中道理程子朱子每

切言之人多會不得卻說程子喜人靜坐朱子

日靜坐豈不枉廢了時日也

四書釋註

栢城王鏡初業

論語下

子曰先進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

反質便是老莊家言

愚按先進文武周公之遺風郁郁乎文哉之周也

子曰從我章

石門呂氏曰只在從難上發論四科亦偶然而

愚按吾子曰游夏文學固非秉筆學爲文章辭

雜註

論語下

者

子曰回也章

愚按註中默識心通是解悅字當與不達如愚章

參看

子曰孝哉章

石門呂氏曰所以能得人之不聞者只是孝有其

實父母兄弟之言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鄰邦翕然

無異詞耳非謂父母兄弟之言不足信而必以彼

人之評贊爲定論也

愚按父母兄弟之言人不聞之孝之弊由內而達

外也一家骨肉之際感化最難故夫子稱之

南容三復章

愚按謹言則慎行可知此聖賢之學也

季康子問章

顏淵死顏章

愚按禮本于情情中之禮義也

顏淵死子章

愚按天字指氣數言

顏淵死子章

愚按學者當於此觀聖人之情發而中節之和也

顏淵死門章

愚按謝氏曰不與中義也愛之惻情也不得視猶

子分也愚謂此情之至義之盡天理之自然也

李路問事章

愚按總敬字事人如此事鬼神如此生如此死

亦如此不事人而事鬼不知生而欲知死皆妄

索其位而行敬而已

閔子侍側章

愚按不得其死然漢望其變化氣質

魯人爲長章

愚按註中理字人事之宜也

子曰由之章

愚按子路之未入室只是氣不得所養耳

子貢問師章

愚按道以中庸爲至此千古學脈

李氏富於章

愚按師嚴而友親是聖人因物付物之道亦是中

節之和

柴也愚參章

愚按程子曰傳聖人之道以篤實者曾子是也易

魯註

論語下

三

贊之時非幾於聖人者不能也推此志也禹稷之

功其所優爲易贊之時心即理理即心聲爲律身

爲度仲尼沒得其傳之正者曾子而已○四子好

處病處都有曾子竟以尊得之可見人不能無氣

質之偏植其變化之何如耳

子曰回也章

愚按窮理樂天是顏子學問

子張問善章

平湖陸氏曰大全要略饒氏口上句是善人之所

以爲善人下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

踐跡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於室以其無學

問之功也○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

只是深奧處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

必至此然後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于

路之未入室是踐跡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踐

迹不入室不同

愚按只質美未學四字品之不踐迹未學也惟其

不踐迹故不入於室使其好學則不止於善人而

已何以好學格物窮理是矣

子曰論篤章

魯註

論語下

四

愚按言貌不可以取人重實學也

子路問問章

石門呂氏曰昔程子見謝上蔡謂此秀才展拓得

開大都人只坐巽拓不同則頭巾齒豁仍守故步

耳夫子此節是爲山求各展一步也若謂損出之

多以益求增求之少以擬山則是斷鶴脰續鳬尾

將使二子共成一條不處迤東西而後已耶

愚按義理之中中庸之道也有父兄在此家庭只

用之常耳

子畏於匡章

愚按聖人遇強暴盜賊未有不避其鋒者子在
何敢死休平常語註曰不是關而必死也

季子然問章

石門呂氏曰有不可則止句纔見以道事君之嚴
正纔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使有則止之義在
矣止亦愛君行道與大臣心事大臣學問

愚按道者當然之路只有一箇道字不可則止正
在道之中反經合權開新雄之路矣

子路使子章

愚按修己治人隨處體認不拘仕與未仕子路之

論語

論語下

王

論亦是正理但於子羔則未宜耳夫子不斥其非
而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章

石門呂氏曰竊疑夫子問何以爾知而點之言乃
如此所對非所問者說作佛氏機鋒掉頭吐舌真
成一番公案恐聖門無此怪妄也不知三子當時
皆從政私門而曾點獨隱居不仕故三子之言未
自是仕者之言而點之言志自是不仕者之言
其氣象雍容詞言高曠有非石隱一流之所能及
然則夫子之與正與點之切實爲已非與其高

情悅不著邊際也 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晉人

之狂從老莊來故以粗疎脫畧爲事此無忌憚而

反中庸者也曾皙之狂原從聖人源頭直下但見

太高而行不掩耳有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恭

春者一段說話已滿喉舌間卻越起越謙從容和

婉不敢自足又不爲曲隱又不做脫三子只看與

乎三子者之懷此一句開語有如詩氣象下面三

子山而後又細問三子即止夫子取舍之旨都見

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

愚按朱子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

釋義

論語下

六

欠缺亦只指其動靜之從容耳又曰胸次悠然直

與天地萬物上下同其流只是說卽其所居之位

樂其日用之常耳若說得太玄妙便似佛老○四

子言志各就本色信口說出聖門別無點綴伎倆

只曾點氣象在當下日用下常自好然他卻信不

過到後來再一問便覺他胸中走作若是顏子曾

子自然直下承當決不再問三子討高下矣夫子

後來只說爲國爲邦絕不把曾皙再與較量此意

極微曾點念念要與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

然之意大凡學問要當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

只有勇知方足氏爲相卻都是春風沂水光乎何曾不與他若信不惡恐怕春風沂水也是尤最不是性也風光所以曾點只叫做一箇狂

類問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已克得一分已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事克已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已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難克已而禮尚有未復者故必克已復禮爲仁始則是無弊要之朱子正補是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已爲事未嘗兼業也

精義

論語下

七

自大賢以下不能無私欲之累必須從克已下手到已私克盡天則向有未復須於復禮着力蓋至此地位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重○仁非知勇不全不人知則非字之精細不達及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二義正實開非勿二字不是幹補闕文也

平湖陸氏曰不日理而日禮者朱子謂這箇禮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理無形影故曰禮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此禮字與孟子四端之禮在性上說者不同新安陳氏謂此是專言之禮

精義

論語下

八

然八荒皆在我則明頓悟之說也仲弓問仁章

平湖陸氏曰敬恕未卽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恕到熟處盡處無私以問之便是仁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子張問仁章鮑齊黃氏解心存理得則敬恕二字似各兼內外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此是以持身接物分內外○程註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齒言言之見敬不是勉強束縛之敬亦不是外貌裝飾

之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徇人從至誠惻怛中流出所謂無思做恕不出○說邨謂孟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發不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漢病故必當峻補由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愚謂敬恕是峻補方亦是發散方頗子仲弓分別處只是用急用緩不同其峻補發散則一也

愚按乾之象曰自強不息顏子之克己復禮自強處多故曰乾道坤之象曰厚德載物仲弓之主敬行恕及物處多故曰坤道朱子曰學者誠能從事

論語下

九

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此又示人以從入之方向乾坤合德矣

馬牛問章

愚按註中心常存從爲之難三字中指出切要工夫

馬牛問章

石門呂氏曰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爾爾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卽爲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朱子於上章爲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爲皆從語意中

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

愚按范氏曰內省不疚則不愧於天不作於人由此而至於樂天知命獨立不懼聖人之事也

司馬牛憂章

愚按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愛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是也近世淺薄以相驩洽爲相與以無主爲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爲主也愚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則生死貴賤

論語下

十

貴不徒委之天命所爲知命立命者也

子張問明章

愚按明不求之於遠而求之於已明而且遠也此是知言工夫

子貢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策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要在平日故夫兵去食而無不可非束手待斃也○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商量以分毫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去食又找自古皆有死民信不立二句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

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者
於兵食利弊商量則守信亦是利上事於子貢
意已不見其妙於聖人各處不但不切正相反
平湖陸氏曰這章與孟子挑應問曰章同是直
到底

程子成曰章

愚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天下文原是天地間自然有的亦天地間不可
少的不然則業禮度法成何世界

袁公問於章

釋註

論語下

士

石門呂氏曰吾字與下節百姓針鋒相對袁公但
知爲吾計忌卻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
百姓故吾字是袁公語中病根○百姓足百姓不
足二句中須見行微不行微之根由孰與不足
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卽對副用不足

際

愚按知君民一體之意自節用以厚民也告君
言自是如此

子張問崇章

愚按主忠信能義自是修己正論所謂辨惑與

樊遲之意有別亦因其人而告之不同耳
齊景公問章

愚按朱子曰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須知子
經常正是春秋時對症之藥此孔子刪定六經
意也

子曰片言章

愚按子路無宿諾信也而忠在其中忠信則無
心無私心則明明則決

子曰聽訟章

愚按侯氏曰使民無訟竟之樂民於變時雍文

釋註

論語下

士

之民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皆其效也

子張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單
○居指其居心處非燕閒之時也○倦與不忠其
原皆由於不誠然則爲政之道一誠而天下之事
已畢矣不知聖人卻不如此說誠固自然無倦
未能無倦須是時時提省使之無倦誠固自然
忠然未能以忠須是事事勉強使之以忠要其
省勉勉處卽誠也

愚按始終表裏只一敬字

子曰君子章

愚按用心不同學術各異也

季康子問章

愚按政者正也千古確論子帥以正為季氏言

季康子思章

愚按彌盜之源是經濟亦是學問聖人亦從心上

做起

季康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德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此

節以善字對殺字不以德字對殺字草上之風

論語下

解只言其理勢如此要之幸民以善同解幸民以

惡亦解

愚按感應之理人情之至亦天理之至

子張問十章

石門呂氏曰實直二句對針下節述智識出為已

內心之學一步收歛 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

退藏於密境界與下節直是雲泥路隔

愚按此名實之分

樊遲從遊章

愚按楊氏曰記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以見遊

息焉無非學也孔子於舞雩之下與點之詠歸
矣學者宜深味之然後知聖賢之異愚謂然後知
聖賢之學

樊遲問仁章

石門呂氏曰樊遲原有兩疑專為知者之事是一

疑又未達所以止健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

富哉言乎答專為知者一疑也肯有天下答所以

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為知者一層至所以能

使一層全然不講誤矣又舉直二句緊接知人之

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

釋莊

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時解亦誤

愚按尹氏曰學者之間也不獨欲問其說又欲知

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既問諸師又

請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愚謂此見古人

之學弗知弗措是格物窮理真工夫

子貢問友章

愚按朋友之道異於君親各有當然之則

曾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

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居

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仰會友內
也○講明道學只知一處說取善道他是膠柱鼓瑟
一處說知行本是一事非分註雖平分而實未
不側注也○人之所取乎朋友者專爲明道易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學明道朋友之益於
此爲人若取善輔仁反是借用之益天下道遠精
微詳細非講習不能明非朋友則不能講習若徒
德修業只在我自勉之非他人之所能與縱有賢
師良友不過爲之資益扶助而已能不輕放上食
方爲特識

論語下

五

愚按文自是書詩六藝之文道之所在仁之所在
也

子路問政章

石門呂氏曰無倦不有先勞外也不是先勞久了
纔請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愚按曰先曰勞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
當更有何事若此請益已自倦矣故下一轉語曰
無倦君子自強不息之學也

仲弓爲季章

石門呂氏曰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師我

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
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之知故着力在舉字舉
是一處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
人善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弊乃得

愚按聖人之心公而大大則衆人之賢皆其賢也
仲弓視聖人則小矣要之亦公耳非若後世之
私門結朋黨也

子路曰衛章

石門呂氏曰此當與挑應問曰章泰看皆是天理
合當如此不必說到事勢上去

註

論語下

五

愚按聖人以正名救衛亂如孟子以不嗜殺人一
天下都是瘡其病之所始而藥之藥到病除聖人
初非誰語○名正言順人倫之正仰天理之至此
中界限如何容得一句字

樊遲請學章

愚按聖賢學問原與細民異

子曰誦詩章

石門呂氏曰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麗倫進退以
生之辭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以至聲音笑貌之
微其理一也故曰慣用一原顯微無間若謂性

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以此爲學經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後世講經學之弊皆出乎此。○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言動皆失。校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言耳。正要能動微機底。

愚按示人以學詩之法古人之學皆能行之。程子曰窮理將以致用也。○註中人情物理四字是窮詩之法。聖人之學全在人情物理上探討溫厚。

平又須於涵養上得之。

子曰其身章

愚按侯氏曰正己而物正者也。

子曰舉衛章

愚按尹氏曰言其政之相若也。

子謂衛公章

愚按聖人於人一善必稱非稱其人也是聖人善物窮理之學。○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可以觀學。○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須去驕去吝是絕大學問。

子適衛冉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卽學校中尚未有異氏之學也。故夫子只言富之教之而已。至孟子時便不得如此直捷。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富之教之必先辦所以富所以教之具。此世變不同也。愚按庶而富富而教此治民之序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于此者。

子曰苟有章

愚按期月三年無有定見。

子曰善人章

愚按誠哉是言思善人也。爲邦百年善人之久遠也。

子曰如有章

石門呂氏曰仁字最難形容如春水方生瀾漫盈溢雖滿細細處無所不到方爲熾盛若驟至之水雖有排爲洄澗之勢然只在大江大河流瀉過其支流曲港或所不及所謂其潤可待者也。新說驢虎固不必言卽王者治功若不重熙累洽亦未易至也。

愚按程子決於肌膚淪於骨髓此八字善狀仁字

子曰苟正章

愚按與其身章同意

冉子退朝章

愚按政字事字一稱名之間不苟

定公問一章

愚按全重一知字識微之君子能格物窮理者也

葉公問政章

愚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國

海近悅遠來之謂也

子夏為莒章

論語下

五

子夏為莒章

愚按范氏曰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

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期

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望而不已則

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爲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

葉公語孔章

石門呂氏曰葉公此論不是庸昧無知卽二氏徒

真無我冤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

倫至理以勸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

易天下叙來巧妙而駢體自生在夫子口中饒

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婉而正○君與父不

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

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以父子相

道通混哉

愚按天理人情之至天理在人情之中如此則

不如此則不安仁卽天理也人之情由於性也

樊遲問仁章

愚按恭敬忠總是一箇敬字敬無終始是徹上

下語

子貢問曰章

論語下

子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行已三句雖分志才使於四方不

君命卽在行已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

誇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省不

也只完得一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

之羞乎天下同有能有恥而未必不辱命者須

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細微故也後世

不知此義將體用打作兩截遂有有體無用有

無體之論夫體猶火也用卽火之光也天下豈

有火而無光者火光或有昏暗必其火之本

昧故耳。○論品地之高下是一節低似一節若行誼之輕重又是一節繁似一節一節低似一節則當以首節爲宗一節繁似一節須從末節著眼愚按不持孝弟信果是篤實自得行已有恥亦篤實自得者恥字是篤實之本不辱止有恥也

子曰不得章

石門呂氏曰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難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不是於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意亦寓其中狂狷固非生質然人

集註

論語下

主

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卽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恭謹安恬禪子尚云等取一箇半箇勿令隨絕人半箇之說亦復如是

愚按註中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激厲裁抑正聖人教人之法也

子曰南人章

愚按恒常久也無恒則妄人也易備言之玩其辭玩其占而已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朋黨之口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纔有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鋌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根苗哉後之反復傾軋固是我立心處

集註

論語下

主

自名之耳。○不同正所以顯是君子之和分間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居常時和而論辨時不同和自足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意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愚按總是義利之分名亦利也假辭氣以樹私人爭標傍而無實行皆小人也和同正自有辨

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義

鄭注

論語下

室

○古者取士之法自鄉舉里選辨材論定以至
 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之審人之舉
 如此子貢正患人之難知而欲以鄉人之好惡
 考驗其意未始不善但徒知鄉人之有好惡而
 想鄉人之有善不善是其病耳夫子謂不如鄉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先當以善不善定
 惡而後以好惡辨賢否參互錯綜以得其真正
 借鄉人爲考驗非廢考驗而任獨斷也若謂鄉
 之論總不足憑先要自己胸中識得善不善爲主
 則更有捷法何不竟向其人辨取善惡而必博求

之鄉人不多生幾許轉折耶○夫子取人之法正
 用鄉人非廢置鄉人
 愚按論人之善不善以好惡辨之論好惡之人仍
 以善辨之此知人之法亦窮理之中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說之不以道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
 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
 子之公卻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
 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
 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這裏若有一點打點應

作用即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愚按公而恕純是天理無我之私也私而刻人
 也純是有我君子之心有學問在所謂大居敬而
 務窮理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裏面
 得名

愚按朱子曰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驕盛氣釋
 之形

子曰剛毅章

章

論語下

諸

愚按此性相近也

路問曰章

平湖陸氏曰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書
 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
 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之氣
 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慤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
 之○切慤同屬情意然情意亦卽在語言上見
 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切慤二項俱有忠告意
 有善道意

愚按內外之際不混於所施非不窮理者之所

○本原是大涵養人切切惇惇怡怡不過渾成而面朋友兄弟亦是自然流出肖物而付耳

子曰善人章

愚按教民非教之職也須當想其如何作為三代與今異矣知三代則知今日善經濟者必窮理也子曰以不章

愚按三代之時兵民令一後世兵與民二之矣

惡閒恥子章

愚按君子之仕將以行其所學也恥者恥其無可行之道非恥教也

論語下

重

克伐怨欲章

石門呂氏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箇字是仁字全像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於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未隱伏於中而天理反遭剋於外伏於中者為主制於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潰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盡是戕聖人不許不行哉

仁止乎淨盡與不得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工夫粗甚矣

愚按顧端文曰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為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以克已何也已是有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技業後技業主於點方且東支而西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下後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

子曰士而章

愚按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遷遷無為而

莊

論語下

重

輕遷皆懷居也

子曰邦有章

愚按尹氏曰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故盡以避禍也愚謂尚須有轉禍王夫

子曰有德章

愚按德是躬行放對言字存仁是存於中勇是於外此虛實內外之辨也

南宮适問章

石門呂氏曰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因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師善看得不好

二病俱有罪戾不得其死禹憂有天下若講得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意思熟落則舉善便是惡念根纔絕也於是有人仰從此中翻出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存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不可修矣若不答這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無差人那裏去也須實發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臨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

子既不答矣因其出而嘆許之許其人即所以是其言也然語意含蓄似與上文不相案而磨合之意自在言外方是人子氣象

子曰君子章

愚按非放寬君子一路正見仁道之難也日月至焉亦君子也

子曰愛之章

石門呂氏曰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難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難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為忠為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無事

誤認以不勞為愛不難為忠不知宏邵多少事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辨之術纔是有開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海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子曰為命章

石門呂氏曰當時如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衛之端木子晉之士句呂相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鄭則唯賴此以立國存公係之與他國之命繫故夫子特表之

或問子產章

石門呂氏曰陳臥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事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驕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者大內實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力有丘山之惡恨云不怨吾不知其所終也已按飭身清潔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樹塞反垢夫子國斥之矣豈英雄常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

臣其奢優畢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
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
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政
小廉邀主眷以耕學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者不
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言亦有爲言之耳
愚按各就其人而論之無溢辭也

子曰貧而章

石門呂氏曰無怨中境界止不一有大性恬淡之
無怨有氣血激烈之無怨有學問刻厲之無怨有
聖賢樂天知命之無怨只無怨之境界說得深

論語下

元

則難字不講而曲透矣此節是泛論常人之情不
是說無怨學問品詣、貧而無怨本是向上至處
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耳○此世情
語也何爲出之於聖人之口不知人非大賢以上
由他聰明由他端強由他高簡清淨畢竟脫離
世情兩字不得大謂怨嗔總是一箇病根貧富雖
是一場境遇易則俱易難則俱難豈不是絕頂通
理然而不然也當則雖中材可以無怨貧則學賢
者不免有怨世情如此直是無可如何
愚按聖人之道全在世情上學者當於此中認天

理

子曰孟公章

石門呂氏曰註云公綽恭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
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也因知國家之任
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達其
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義○爲趙魏老
則優室愈大愈見優也不可以爲勝薛大夫困雖
小尚不可爲也兩句語勢自有頓挫

愚按人才各有所宜須知知人亦窮聖之事

子路商成章

論語下

辛

石門呂氏曰首節言四子之長而文之以禮樂
是質與學兼優者也後言思義校命久要不忘是
學雖未至而忠信之質有過人者
平湖陸氏曰文以禮樂卽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
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知之實外極其度數
聲容之美氣象學問中有斑駁處則以此消融之
氣象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
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
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
勇藝至此方成其爲知廉勇藝○註材全德備指

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之以禮樂言
愚後知廉勇藝恰好處便是天性便是文之以禮
樂如衆花嫩實則無花衆味調羹則無味張子語
曰須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中造化名

子問公叔章

石門呂氏曰試問不言不笑不取與時然後言樂
然後笑義然後取二者孰難今人必曰後說尤難
夫不言不笑不取天下必無之人也時然後言樂
然後笑義然後取天下容或有是人使於此中不

增實下手做工夫即做工夫而於至善精微之

論語下

注

不實見其瞻前忽後卓爾末由則讀是章者雖謂
時言樂笑義取九難於不言不笑不取而意中恐
不能無疑也

子曰臧武仲

愚按此春秋誅意之法

子曰管文

愚按總論二君不專指一事正者正行其事也

子路曰桓章

石門呂氏曰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辭而
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

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釋之
人總不懂夫子之言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不
節之罪故曲爲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
之功所能比也

子貢曰管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此章義指甚夫君臣之義城中

論語

論語下

注

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勲業作爲無
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
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
法門亂臣賊子接踵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
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有發管
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論爲城中
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
小不是重功名也○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
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按程子曰管仲不死
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食

生惜死難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來子曰仲之
未必不出於求主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
於害仁耳又曰名忽之功無足酬而其死不爲
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覆耳固非子
仲之生而賤忽之死也此仲來之論也所謂匹夫
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
耳故下簡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實
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
未微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尤
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人每云爲傳

論語下

三

以典委贊之臣不同又云是倍公公家之臣非公
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

愚按夫子不責管仲之死而許其功可以不死也
其功之大在一匡天下匡正也正君臣之大義也
春秋之時不知有君臣又安知有父子兄弟夫婦
乎仲知之仲之仁也有君臣則有父子有兄弟有
夫婦矣夫子之仁管仲爲萬世之倫說法也

公叔文子章

愚按薦賢爲國是美事況以家臣而引之同仕公
室非其大公無我者能之乎罔公叔文子有此

故贊之曰可以爲文矣其實不在文字上作展
子言衛靈章

愚按用人各當其才靈公之一長

子曰其言章

石門呂氏曰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不爲
耳但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
爲苟難後來不克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慚一種
也所謂言之不作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
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語儘著說去其不
量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意所成所以徒爾

論語下

三

陳成子弑章

愚按總是明君臣之大義不特請討是君臣之大
義沐浴而朝敬謹之至亦君臣之大義兩曰以吾
從大夫後不敢不告皆以明君臣之大義也
子路問事章

石門呂氏曰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處
撮出勿欺作主不說做兩節故犯字情狀事衛自
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簡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

欺矣。講犯字要是勿欺之犯方佳。○事君有犯，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惡犯之中，恃其義勇而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愚按：惟勿欺則能犯犯之中有一毫爲名爲利之心，皆欺也。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都在此人身上。日用事物之內，胥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在此。上下者急欲下下者急欲上，亦即在此。

章

論語下

章

路上變還不定，更不能跳出別路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上者，步步高去；發心下者，步步踟躕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必竟上者喫力而下者順勢放，下多而上少。其中有中立住腳者，乃掙挫不上之人，乃爲發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中無棲泊處也。

愚按：日用平常處處天理坦蕩，即上達也。計功謀利，事事掛懷，長戚戚即下達也。

子曰古之章

石門呂氏曰：爲己爲人，只在用心處。有不在事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直迫到發端幾微處辨論耳。愚按：爲己是己已身中事，經世利物之作用都在其中。爲人只徒求人知耳。所謂盜虛名者，也。遠伯王使章。

石門呂氏曰：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耳。

曾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

論語下

論語下

章

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感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有養心體非說思也。思是動物易越其所放，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爲主方能如意。○不出位正是思之極處。○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民衆有會故舉來做箇話。

卷八

論語下

卷八

頭白弊策耳須句句從實了分上體認親切若
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都不肯痛痒○位字有
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請暇業雖易入粗淺都於
理不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家聖賢之言不離事
理萬事皆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理
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
理其則自精不有離事理而求高妙也○不出位
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若
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
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良象所謂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
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平湖陸氏曰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
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原非位之可限也
庸言慎思子夏言近思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
到而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
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
者達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達理而不合乎時
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上章位字說得極位

卷八

論語下

卷八

政言不遇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極
皆有位富貴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疎之不同同一父子
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盛處衰又極不
同莫非位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
有一位當揖時則有揖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
位變則理從而變昨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
不應如此彼處之位如此此處之位又不如此內
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
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
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
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出於思思得毫
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
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
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
有惑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
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拘己則見有身不見有
位外而拘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
能不出守之不同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理
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

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極處的人此心如樞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卽如是無一物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都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良止之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徇已而出乎位矣是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其人也見有人則不免徇人而出位矣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斯

卷

論語下

堯

立卓爾不出位也孟子之不動心不出位也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致而皆中節不出位也大全而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學者最要體認明白

愚按范氏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之論甚好原是就日用見在上論位

子曰君子章

愚按過字從恥字來

子曰君子章

愚按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夫子自爲心得之言夫子自道也猶言夫子自說是如此道理未見之者也

子貢方人章

愚按方人雖亦窮理之事必以居敬爲先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苟其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子曰不患章

愚按此下寧告戒乎求人知者

子曰不逆章

石門呂氏曰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

卷

論語下

罕

覺也以道理言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能將逆億之心對出先覺之理便精確○三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然學者做工夫於誠明二字宜如何曰誠明只是一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若論學者所以常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欠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喫緊用力處每見篤誠之人其處事接物趨向忠厚意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被欺見給而自取困頓者其生平全靠一誠字而不於窮理格物着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益

理乎究之其所爲誠者亦非誠也

愚按魚鳥本無機心而漁者之機而殺之機人心本無詐因適億者之詐而生其詐故適億忘而先覺矣非先覺其詐與不信也覺之先而自無詐不信也

微生畝謂章

愚按以同字破其依字中有道爲非衆人之所知也

子曰驥不章

愚按驥有力而解則以德非不貴其力也

論語

下

聖

或曰以德章

石門呂氏曰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道造齊物也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人理私心之論總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吸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毫那移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釋氏作平等觀寬狹俱泯便是例行逆施有以愛食爲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林義等般不知等殺之

天也

愚按德怨報復各有天理平之謂也以德報怨爲釋氏之解冤釋讎置君父之尊而不報焉乎此窮理之事也

子曰莫氏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足下學中便得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卽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是聖人之學

論語

下

聖

平湖陸氏口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爲上達存疑上達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事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於程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太繁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故云爾按家引最是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達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間非離天

孟子

論語下

聖

孟子

論語下

聖

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而
但只見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
統御似兼眾引存疑所說朱子已辨之矣○講者
有以聖除聞見獨持心體為下學者謂如此方是

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見事理
不求心體其間見處亦不著實夫子此處指示正
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馳然聞見乎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事
愚按自灑掃應對以至窮理盡性無二致也下學
而已天人一理也故知我其天不怨不入總是不

學事程子曰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上達須知聖人
格物窮理是徹上徹下工夫

公伯寮題章

愚按命指氣數言氣之運轉有典廢厚薄之變

子曰賢者章

愚按所遇之窮以觀聖人之變

子曰作者章

愚按作者隱而去也

子路節於章

愚按不知不可為而為之愚人也不知其不可為

不為賢人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聖人也諸為
侯曰卽不伐賊漢亦必以與其生而待亡不如
之此處真有挽回造化手段晨門一語亦是聖人
知已

子擊譽於章

愚按果哉木之難矣無根深情

子張曰吾章

愚按人君居喪之禮是天理人情之至

子曰上好章

石門呂氏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

孟子

論語下

聖

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誼故易使耳
以禮使民者固非謂上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
亦非益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
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得其數制物物
辨其等分章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
上下民之易使固其宜也

子路問君章

石門呂氏曰近人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
別似只一修已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
修已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

敬不盡重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安尤
百姓在修已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卽了更無
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
下上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時候功候到安
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安百姓不是
張開去語乃倒新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已
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已與上修已分量已不
同矣

愚按修已以敬安人安百姓步步有工夫非一
百當也敬字是致知格物是誠意是正心修身

是齊家是治國是平天下佈節推節而有敬此堯
舜之心法也程朱之心法亦從此來不可不知

厚壤夷侯章

愚按此聖人教人之一端

關雲章了章

愚按此教童子之道

衡靈公問章

愚按聖人之行止聖人之困厄皆聖人之學之所
在

子曰賜也章

石門呂氏曰一以貫之正在學識中指示箇
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
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
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
也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兩次弟知
一貫理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
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其積力久者
聖人鐵格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字識非而一貫是
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非也○謝顯道博學

章注

論語下

聖

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開疎然及看明道讀史
卻又迂行看過不差一字謝初不服後來首悟卻
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後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
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
貫爲密室之軸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
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一貫多識不是兩件
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
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卻不是
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
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

不料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平湖陸氏曰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甘俱
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
先將一字認明白了則兩章之言如破竹矣今
皆指此一為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
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為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
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
但彼所謂心只是指得賂賂靈靈的一段精魂
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
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

集注

論語下

學

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先
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
是生熟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恕貫這
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
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體統異以此推之
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
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
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
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
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

集注

論語下

學

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直教
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
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
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行多學而識會
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
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人子亦只是從知處
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握得定故必
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存
一截工夫亦要有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
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
識時一段誠敬的心耳故朱子註曾子一貫章只
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學兩能
識存養即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
工夫卻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
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到外面耳到
貫時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不出外內即是
內即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二千而問
者不是要於平日工夫外另有求一工夫另有
簡法門只是要其平日工夫曾到不曾到及其
問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行多學

卷

論語下

要

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
夫○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
自然是有着落的故曾子即應之速而子貢亦不
再問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
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
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箇前截工夫曾子信然
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
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是
一箇忠可也並非另有箇真截法門曾子此二
塞了許多弊竇不然門人這一發便要走到
寂滅去了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性與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亦不是另
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能見得○一貫也
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有生熟之分夫子知
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顏
子之卓曾子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
思後一貫不是學識外另有箇把握亦不是將
貫去學識若離卻學識將貫甚麼未見得時只有
多識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曾子之忠恕亦
不得居敬窮理四字不然空中捉摸便是佛老

卷

論語下

要

對曾子言是乎提宗旨對子貢言是週流密運
知然與非也亦是子貢恍然處故夫于一語透
子曰由知章
愚按德貴於知何謂知窮理是也
子曰無爲章
石門呂氏曰人不枯時遇說將舜看做安享萬
命逍遙人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緒是得人
豈道遙人子所能時文有云聖人之德類能之
人之遇不盡能之二語徹上徹下又云舜非無
之世舜非無爲之主九見論世之識蓋舜前乎
所爲皆是放勳任內事受終以後得人而已此其
所以無爲也
愚按基已是無爲之本一恭字內有許多兢業
曰敬德之容○帝道無爲無爲者自然也管子曰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
君子之賞爲非者君子之罰因其所以來而予之
則不勞矣此舜無爲之義也
子張問行章
石門呂氏曰參前倚衡只是工夫純熟無時無
非誠耳○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

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參前指所以
據立此本統熟工夫若離忠信只說箇心字行
盡落禪窟矣

愚按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
而有故參前倚靠刻刻皆然處處皆見此是自
體工夫必如此纔於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
然後行此言與大地同體天地之體何體也
與之同自強不息而已

子曰直哉章

愚按論二子俱以其時論之

論語下

卷

子曰可與章

愚按知者能格物窮理者也

子曰志士章

愚按程子註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須知
見得方是心之德實見得最難格物窮理之至

子貢問爲章

石門呂氏曰上器字對下士大夫上利字對下

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

仁耳故夫子進之○有嚴憚切磋之意便是心

心存便是爲仁○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

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象則自尊貴而悅不
已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
之字極着力其字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一
顏淵問爲章

石門呂氏曰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
正謂仰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
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此與克復
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
與之言王道則告之以此都是說到盡頭處不

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

章

論語下

卷

取說至此

愚按程子曰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
道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
也

子曰人無章

愚按程子曰思慮常在事外

子曰已矣章

愚按已矣乎絕望之辭實深望之也

子曰戚文章

愚按聖人但就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生平

就事論事之法窮理之事也

子曰船自章

愚按玩註身益修人易從則薄責於人正有許多化導在不然而秦越人之視其用心之薄更甚焉厚責者父要知此是自治待人之正道不是朋黨世故之虛套

子曰不日章

愚按熟思而審處之敬事之法窮理之至也

子曰琴居章

愚按放僻邪侈行險僥倖總自不敬來

論語下

論語下

論語下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義字朱子謂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若將義字說得輕權變通無不咸宜則下三句贅矣○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上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卻指義以為質又連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思恐直捷去義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進以出之使不迫然無窮則義與禮遜皆偽故信以成之總只在精義中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始終誠實以成此一事

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信以成之何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卻須成終乃見○看註云以為質幹行之必有節文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為日必有日以必在背指示用力之詞非頌美君子也

平湖陸氏曰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辭讓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主節文度數說○大全朱子以由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為制耳其實遜兼言動說○

論語下

論語下

論語下

子曰君子章

愚按學求在已而已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從沒世二字推想使天下庸劣樂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愚按有名有實名者實之實也

子曰君子章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已便有如何求之工夫說箇求人便有何求之情狀不是體會人不能實請便請也不親切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矜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述言之則矜爭略過便是爭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爭渾是一箇天理纔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

章

論語下

章

何始得○不爭不黨正完得矜爭二字○矜自不爭羣自不黨議論立不其高然果如此只消說君子矜羣而已又何必言不爭不黨乎只緣天下自以爲矜羣而非矜羣故必以不爭不黨嚴爲之戒猶之識銀者必須先辨鉛汞也蓋爭黨中必無矜羣矜羣中庸有爭黨兩而字須重頓斷不得一毫直下也

愚按矜之中有道羣之中有理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人自人言自言本自不相干涉

往以此相綴合假借者只是成見私意爲之其病全在一以字上君子之心如太虛物事順其可否子奪適如其分量而止何以之有○言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的不是不舉只不言舉耳人不好的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愚按君子之心大公無我服其言用其人各當可而已○是能知人是能知言是集義後工夫子貢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簡要語爲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故多端

章

論語下

章

人求圓通法也○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貼切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認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宗也○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說得是終身可行益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正是恕字極處愚按謝氏曰言恕則忠在其中推其道可及於我愚謂恕字中有忠字渾全之便是仁字

子曰吾之章

石門呂氏曰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善善惡惡大原本如是三代直躬亦正因其立政耳若一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首飾天子自言其無毀譽下飾是推原所以無毀譽之故。

平湖陸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大難而諛為矯激者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而謬為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返失其是非

釋註

論語下

卷

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起來競趨有不可勝言者。直道而行指三代之君直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在夫子只是法三代之法則因民心

子曰吾猶章

愚按傷時變也

子曰巧言章

愚按華言無實見小失大不居敬不窮理之故

子曰衆惡章

石門呂氏曰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

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又所好之惡之右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只是究其所以致好致惡之由正是聖人從人物理中防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權術立綱案之說也

愚按察之中有窮理工人非務為刻核也

子曰人能章

石門呂氏曰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道虛而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

釋註

論語下

卷

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就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千之遠無一聞道之人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卽在有覺之中但無爲隨有覺爲存盛衰耳。弘字有逐漸之義。弘字說得的確充展拓方是弘道他人說來只是載道修德行也。○此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理之類是也若說作天地陰陽自然之道則有待於人之弘而亦非人之所能弘也

愚按窮理盡性至命人能弘道也理性命在天

之盡之至之在人者也

子曰過而章

石門呂氏曰是教人改過語不足寬客有過而
而不改是爲真過直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
之過則同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
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
鄉原推衡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章

石門呂氏曰夫子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
學問便不下手去做故謂之無益今人看夫子

事

論語下

義

思乃與異學參悟一級如此則荒唐幻妄之爲并
且有害豈但無益又將與學背馳豈可祇云不如
而已哉況如此說明竟似夫子起初走錯路頭後
來歸正乃作此一番懺悔語耳吾願天下莫謗先
師也

子曰君子章

下湖陸氏曰謀以事言愛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
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
執之不同所以愛之也這一謀字有學問思辨行

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愛字中有戒慎恐懼之

意在有常日在之意在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
爲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
之生紛紛輩輩上之人都不甚照管疏照管者亦
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
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也由他無盡
之地也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既未有森下又不
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不爲一家
數口計耶

愚按道者日用常行之道則治生之道亦在其中

事

論語下

幸

只爲今人把道字看得玄遠似二氏之參禪打坐
便說得道與食相去遠了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
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則耕與學
俱在謀道不謀食中學也固是道日用之事最多
而食亦在其內非專謀食也而得祿在其中耕也
亦道也耕全是治生之道而餼祿在其中可見食
之得不得不專在謀不謀故朱又言君子愛道不
愛食朱子曰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
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愛在
道耳非愛食而學也

子曰知及章

石門呂氏曰泛論學者做工夫自當以知及仁爲重至於此章論聖學上道到盡善盡美處正在細辨小疵上較量分毫如這九層之塔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必定要以仁守爲重便失此章之旨凡聖人言語各有所當一槩將就倒道理武斷不得且此章正論輕重不論中正爲莊肅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也須知不莊不以禮皆是仁守中看出來病痛所以必先從仁守說起仁守者誠意正心工夫又必本於致知格物天

釋註

論語下

至

下未行而不本於知者且仁守是以仁守其所知之理耳說仁守而不先從知及說起便謂之無頭學問然則即欲舉其所中亦當兼知及仁守而

言耳

平湖陸氏曰大全朱子曰條云此章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則不

知不莊濫不以禮也呼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

知仁自仁莊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守貫通章之

氣象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存

疑總說爲是。不莊濫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

外潛室陳氏則以此心少怠安念便生解不莊濫

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到底底是內而工夫有缺註

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禮字存疑在動

民者身上言大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如條教

孰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

民者身上言。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

釋註

論語下

至

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

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

說註最細

愚按變化氣質是學問之成功工夫只在格物窮

理敬以涵養之。大全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之

知至仁守之如誠意濫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

得其正所謂放情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王

大下面是新民工夫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大受如或委以重權或付以道統或

釋註

論語下

聖

託以大事皆是不必單泥用人言也卽委權如或居台輔或總元戎或司鎮鎗或銜君命皆是亦不必單指相臣言也小人只是偏才不必說向邪惡周官虎賁綴衣皆小知小人也多材多藝君子充將不能小委吏東園君子亦有小知時但不可耳不可只是觀論其理不宜拘定實事作已知已受看小人不可大受在小才債事者易見在奇才濟事者難覓君子大受乃由格致誠正修之功以至齊治平之事非但以有才爲大受也如以才而巳則一匡九合豈非大受夫子又何以譏其器小

至於曹馬相王蓋世雄才祇爲亂賊此則奸惡小人又不可之尤者也此三種人不可不辨

愚按德大才亦人才從德出常人止論其才節取之耳

子曰民之章

愚按以最平常事論仁切近言之也

子曰當仁章

愚按全其在我而已何讓焉○我之當仁師授之也不讓於師則真不讓矣

子曰君子章

石門呂氏曰與別章句例不同蓋諒向近君子事不諒只在貞字中轉進一步不作反對看○正是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發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

愚按貞正而固也信在其中諒必於信未必有理子曰事君章

石門呂氏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舉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伸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勳績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不

釋註

論語下

害

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充起乃得天秋天緣皆是大理上事因事語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有原憲商衆聖人不許則婦廉亦不合義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中溫飽者見一片美用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因循虛失見識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

人說箇後字不是不要可知
愚按敬其事而已後其食止完得一箇敬字
子曰有教章

愚按修道之謂教教賢知亦教愚不肖禮樂刑政皆教也

子曰道不章

愚按張子曰有受教之心雖僻邪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子曰衛達章

石門呂氏曰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其法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

章注

論語下

室

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說模倣詩但講註訓作時文但講閒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達不在辭亦不在意只在明理理明則自能以辭達意思里歇恭語未嘗修辭而反能達意只是此事之理達明耳

愚按聖賢之言皆達意也六經之文燦若日星皆之辭不求富麗而自富麗也

師冕見及章

石門呂氏曰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無心出之而自然中道者聖人也以處物之義自在吾心也有心爲之而庶幾其合道者學者也在物之理仍求之是物也此章是言聖人分上事故說來如化工之造物妙合自然凡看鄉黨及禮少儀等篇皆當作如是觀方見得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處而學者之事亦在其中矣

章注

論語下

美

愚按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辭靜靜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以階及席則告之以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爵者之道當然耳子張問而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爾則返而義亦無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見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廢是道矣君子職雖有持顛沛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聖人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樂

人之學如是而已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
參贊功業性命功夫原只是最平常事

季氏將伐章

石門呂氏曰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
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
據招下判真請畢審欲之直求再求方見其言
反覆掩護之罪合曰爲辭四字是定再求勸諍與
季氏又分一案又因冉有說出季孫之憂故丘
也節提出當患不當患之義以破之水節直言憂
之所在作結要之以四患字三無字若眼○上二

章注

論語下

室

句只說得當患不當患下三句推出所以然之故
季孫憂在諸將不在顏更正爲其所憂乃所以取
仇耳宜側中無頗句方得義字申明之意○冉有
只見有家人子提出一國字詞鋒甚利卻與家字
並說正見安上所以今下之意蓋均無貧節大
意只對今天顏更一節說正破冉求所憂之非自
此至末皆一意直到季孫之憂不在顏更一句結
住邦分崩離折正不均和之患也上之四患字乃
憂字針線須知上一句不過引來起此三句以見
國與家之分須守而顏更之不必憂不重以此三

句釋上兩句也

愚按朱子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
一民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食爲憂矣
憂食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
和則臣益自疑而當置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食
其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
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
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于魯大夫百乘之
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召臣輯睦則和而不患於
寡矣子孫常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

章注

論語下

文

在當時蓋有難以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
雖略而意則詳也

孔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所謂天下
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
氣象世教大段如此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
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
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
固自不同亦隨道爲邪正盛衰禮樂征伐者道
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

理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代以上其治亂皆天
理爲主三代以下其治亂皆氣化爲主聖人所論
有道無道正指天理之治亂

愚按計云通論天下之勢只天下有道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一句是矣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直至陪臣執國命而後已又言天下有道屬政
不在大夫陪臣不足言矣庶人不議不得已而議
之也○勢之中有理不言理而言勢者全在強
處說則理卽禮也禮樂征伐無非禮也庶人之議
議其非禮而禮存於天下後世矣○春秋之作

舉注

論語下

亥

之也

孔子曰祿章

愚按朱子曰此事論魯

孔子曰益章

愚按言友之不可不慎

孔子曰益章

愚按樂情也節性防流以敬而已

孔子曰侍章

愚按三怨察理不精之故

孔子曰君章

愚按血陰而氣陽形之所得以生者聖人養之

法以理勝之而已朱子曰君子養其志氣是以年
彌高而德彌劬也○自少至老都要變化氣質

孔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提理字作貫線甚精方與知字有會
知人知天知其理也通章而知人命何知字是

畏字根苗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

愚按畏字是戒慎恐懼工夫工夫只在知字知
明善也

孔子曰生章

釋注

論語下

壬

愚按人之氣質有此四等及其知之一也學也學
是窮理窮理便變化氣質

孔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此思誠之學也工夫在平素幾先不

是臨崖勒轡○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說第一

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磨滅直到臨時

方件件思量也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

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也○

中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須詳玩

愚按隨事致思所謂居敬窮理便是思誠

孔子曰見章

石門呂氏曰志道二字其大不沾沾爲功名也孟子廣上衆民章其繼自見伊尹處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其志豈有歇哉聖賢固其欲行道然由處輕重一般人行窮居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變將必須用世意牽入夫子胸懷非通章正意○兩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達無疑之妙即誠生於明也此等處人略略過平湖陸氏曰顏子所造不讓伊呂註中云顏子本

章

論語下

主

庶乎此勿泥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此章在顏子既沒之後愚意以此章在顏子造詣未到之前先後本不可考註中原用疑詞似不妨以此備一說也況天下之大有一二人焉亦可謂未見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未見一語盡抑聖門高弟

愚按志字道字與善之分量不同求字達字與見字分量亦異未見其人思之也慕之也蓋有深情焉

齊景公有章

愚按以齊景公對伯夷叔齊以有馬千駟對陳首陽人品懸絕如此

陳亢門於章

愚按謝氏曰學高則心氣平而事理明學禮則性成而分守定愚謂今人當知學詩學禮之往後敢言以言以立之效

邦君之妻章

愚按此止名也夫婦人倫之始夫婦正則君臣父子各得其正矣故關雎王化之始也

賈貨欲見章

章

論語下

主

愚按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此孔子待賈貨法時其凶是適當其凶之時耳聖人易容心焉若孟子說亦賤其凶便涉作用不如聖人之渾融

子曰性相近

石門呂氏曰習非教之謂也天有氣運地有方隅物有異用事有殊因人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至於相遠然後聖人立之教教所以化其習使復還於相近也○變化氣質習非可以補性之虧

勝

愚按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形賦理之間人物各得太極無妄之理是所謂性也一有氣質則有偏正純駁厚薄昏明矣有此則陷於物欲而為不善是所謂習也張子謂是氣質之性此性字是兼氣質言指氣之最初者與孟子性善之性不同

子曰唯上章

愚按有氣質之性自有氣質之才程子之所謂本與孟子非其才之異也之才不同

子之武城章

韓註

論語下

三

石門呂氏曰君子小人指受教人說不是主教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教不可不學道耳君子凡為士大夫皆是不必專己幸亦不必坐定見在有位○子游疑夫子笑其迂闊故逮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見天下無不當教以禮樂之人豈武城獨不必然也君子小人猶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亦不指然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

愚按古人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禮以恭敬辭讓

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樂則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古人一舉動一舉則禮樂即道也

公山弗擾章

石門呂氏曰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于只氣是決斷不是疑詞

愚按學者當於此處細觀聖人之行

子張問仁章

韓註

論語下

三

石門呂氏曰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存為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為心仁為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曉曉須先識取仁字識取五者之於仁如何其能行五者於天下工夫如何方纔清切○仁理也行心也○不竟不行五者而云能行五者方見刻剗勘驗乃是心存○非是夫子說不出心存理得四字也只為心存兩字極難說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行非即指五者為仁也

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非以偏及天下爲仁也且
不曰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而曰能行五者於天
下爲仁矣者正見處處助驗事用意也

平湖陸氏曰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
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常
得分體用有仰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仁非有他
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蒙引與勉齋之說不
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
不偏信則心不爲敏則心不急惠則心不刻此皆
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

釋註

論語下

主

性朱子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此處
卻不如此○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善蒙引謂其
非本旨輔氏蓋以認五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是
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仁從五者而出自用功時言
從輔氏說則五者從仁而出自成功時言雖似皆
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蒙引之說長○有謂於
天下三字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處不與天下相
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心了於天下
只是要其不間斷耳

愚按問聖門求仁顧子是沉靜的如何聖人在
聽言動上告他子張是務外的卻說能行五者
天下曰總是仁體通天下爲一身的顏子工夫更
成聖人從天性上點出形色子張工夫高大聖人
從作用上究竟不體其實萬物一體源頭初無二
也

佛胎名子章

愚按張敬夫生物之仁知人之智看聖人樂善
往仁也卒不往智也

子曰由也章

釋註

論語下

主

愚按好學中庸之明善大學之致知格物也

子曰小子章

愚按學詩之法只是窮得人情物理我之情我之
理皆於詩得之不止是讀詩之法窮理格物之法
也

子謂伯魚章

愚按二南王化之基人倫之始謝氏曰人道之
皆盡性至命之事學者須識此意

子曰禮云章

愚按今人把禮樂二字全不體察看得極平淡

意味不知禮樂是天地之大道所以說天理之體文學者於此識得則識天地之道聖人之道矣

子曰色厲章

愚按註中無實語各當畏人知此八字說盡小人情態

子曰鄉原章

愚按只一似字便是賊

子曰道聽章

愚按學貴乎習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習之也

子曰

子曰鄒夫章

石門呂氏曰鄒夫不足厭惡陽莽一流人正有德權作用而大之心止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失者只被既得之字過成耳回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釋夫之肺肝聲態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愚按功名富貴中原有道德舍功名富貴而言道德棲隱之流耳非聖人中正之大道

子曰古者章

愚按今不如古氏性亦然習之故也

子曰惡紫章

石門呂氏曰天地間陰陽人獸善惡邪正事物本自垂生此天地之道也然陰必賊陽獸必害人惡與邪必傷善與正若無聖人及成扶抑於其間則天地亦息矣若謂天地本一視聖人生殺好惡多事擾亂是有天地而無人亦且背人類而歸於禽獸也二氏之說總不出此故疑怕分別喜自爲學者反以其說爲高則人理幾滅矣

子曰子欲章

子曰

石門呂氏曰無言下一欲字則夫子非無言也正要人實得其所以言耳程子語上蔡爾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蓋行之間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言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指向實處聖學高處正在實處也此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隱章最易錯入釋氏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明所謂天理流行之實

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而後言內言外
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肯也○時行物生是
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目
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實實在道理如此

平湖陸氏曰註云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峰饒
氏謂與吾無隱乎爾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
至理別無深晦的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
必於言語上求雙峰之說正是註意此二章一言
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
必求之言語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子欲無

論語

論語下

无

言一句最要有得好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
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
聖人糟粕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
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
專在言語上求卻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
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
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子欲無言之嘆其旨不深
矣○夫子斯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體處
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
上尋求也必如此方是著實工夫子貢所以終歸

性與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
鄉黨都是道箇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
儀容貌間無處不謂心體察盡知四時百物之天
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愛源饒氏謂百物生
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
愚按無言不是不立文字法門不是教外別傳朱
子曰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
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與無隱之言相發愚謂一動
一靜即作止語默也只在日用平常實落處行事
其中便是天理之流行也

論語

論語下

无

孺悲欲見章
愚按不脞之教聖人原不棄人
宰我問三章
愚按安字仁字皆天理之自然三年之喪所以節
乎情仁之中有禮也
子曰飽食章
愚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禁於百姓倫為兩端用
心之謂也
子路曰居章
愚按義是人勇否則血氣而已

子貢曰君章

愚按惡亦情也惡得其正亦中節之和有愛而無惡則佛氏之慈悲耳

子曰唯女章

愚按莊以澁之慈以畜之是聖人御下之道

子曰年四章

愚按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微子去之章

石門呂氏曰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

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

可使

論語下

全

可使爲宰公西赤之可使與賓客言夫子皆不

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卽稱之曰仁此中熟有

至論今人不解只挑逗殷有字面伎倆已畢至其

敷衍贊嘆處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殷

有三仁方合

愚按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楊氏曰此三人

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伯夷叔齊聖人稱之曰

永仁而得仁微子其子比干聖人稱之曰三仁

者於此體認可以識仁

柳下惠爲章

愚按直卽介也所以爲聖之和

齊景公待章

愚按孔子以不用而去不繫乎待之輕重

齊人歸女章

愚按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

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章

愚按歷記聖人之出處當與鄉黨篇參看

長沮桀溺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易天下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

論語下

論語下

全

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處亦不在

做得成做不成上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能見

此理不能有此心惟孔明不逆觀成敗利鈍而以

漢賊不兩立上策不偏安盡死爲之猶得洙泗心

傳程子所以稱其有儒者氣象

愚按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也學者須要識取仁字

子路從而章

愚按君臣之義大倫也所謂道也

逸民伯夷章

石門呂氏曰所謂無可無不可者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耳本天者即君子之時中本心者即佛老之無忌憚於此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無可無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聖學

愚按以聖言記於逸民之後亦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意學者須要識此

太師學適章

愚按樂正而魯不用之故散去朱子曰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愚謂此聖人之過化亦見人性之同然

論語下

金

周公謂魯章

愚按開國氣象總是一箇仁字故弘潤

周有八十章

愚按註云此篇孔子於仁逸民師學八士既皆兩貴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良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愚謂此篇當與鄉黨篇參看聖人之所以聖人處學者當於此識取

子張曰士章

愚按人之一生見厄見得喪與祭而已於此致禮

焉則亦無有不謹者也

子張曰執章

石門呂氏曰執德在體道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子夏之問章

石門呂氏曰尹和靖於二說章主子夏註意則交此而並取亦是分有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提出不可與眾不能比較則子張道理未嘗不自成一說而以此闕子夏則不合矣○夫子過猶不及之論卻是此節論交斷案○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担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

論語下

金

平說而意重容眾一邊

子夏曰雖章

石門呂氏曰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因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誠趣隘是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者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抹殺謂君子絕之使不與於世是說做邪道左非小道也

愚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大故可以

子夏曰日章

石門呂氏曰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
子謂知與忘儉校之謂知字與無忘對所無
所能對未有者為所無既有者為所能所無中
知有能所能中亦有知有能上知字非知行之
此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子夏曰博章

石門呂氏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

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

論語下

盡

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

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

偏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

愚按博學切問致知之事為志起思誠意正心之

功心正意誠則明德明而仁在其中矣程子曰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子夏曰百章

石門呂氏曰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為學不

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前說是用力之事後

是用力之盡理人教人於用力處較多故前說

急耳不遷於異物不奪於外誘是此飾鐵板

腳學以致道句最難講講得不脫切竟足下學而

上達意思須知致是推致之致非招致之致也

愚按學之中有講習討論之功亦有致知力行之

功道者日用常行當於理而已中庸是也莫把

字看得支離而去

子夏曰小章

愚按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自欺也

集註

論語下

矣

子夏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溫字即從微字中想出來厲字即從

溫字中想出來見四時之氣皆備動容周旋

中禮盛德之至張子言學節恭而安不成正為

此也然其微上徹下人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

不講此一部立便已不足慢易之心生於中怠

忽之容生於外又安字具能中禮也幼時不能

得筋骨肌膚疲廢日久長來雖有意為之更覺費

力故朱子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

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

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愚按程子曰望之儼然秉天賜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厚如東西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非禮勿言也又曰唯孔子全之

子夏曰若章

石門呂氏曰信謂上下相孚不專指上以信勸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參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義

釋註

論語下

全

合上下兩邊說單指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仰平日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民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拈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相信即是機權術數

子夏曰大章

愚按程子曰大德不踰閑如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授溺之類史推廣之愚謂出入是箇權字權輕重使合於義也

子游曰子章

石門呂氏曰教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識子夏

末則盡矣尚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本並貫除是聖

人能然學者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識子夏之本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人空虛而必以末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進人所入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即異學也其所謂末即俗學也異學俗學都於聖學沒交涉○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即根也木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朱子於註後特辨本卽是本學

釋註

論語下

全

本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意耳末指小學儀節末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聖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誠意對進退原是木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人人則齊治平皆是木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且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若以小子之誠掃應對進退亦算木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本爲木矣其誤卻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務外言此本末卽就事理倚相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泥也

子夏曰仕章

愚按仕學一理也不可偏廢

子游曰喪章

愚按寧取之意

子新曰吾章

愚按趨高便少誠實

曾子曰吾章

愚按堂堂致力於外也即可以知其內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

釋註

論語下

允

於此非推以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特自字尚易致字為難聖賢教人卻垂在致字只石親喪即大逆不道人謹不哀其親者此自字尚易也至品親喪之禮而盡其哀是卻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喪物皆哀也不是哀之盡是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傷子入井又何宜有因有為然卻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章不是教人情之薄偽要之天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

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卻都靠這盡

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愚按盡其極之謂致施由親始情之至也○自者

本心之真致者人即之極

曾子曰吾章

石門呂氏曰其他可能能字指傍人後人之比儆

莊子者非謂君子之能且其他與不改莊子並不

分重輕取舍夫子論聖孝行之中以此為最尤人

所難及耳

孟氏使陽章

釋註

論語下

平

石門呂氏曰哀矜勿喜緊根上失其道來固是憫民之言兼有罪已之意蓋自體教不明文網繁密民以無知誤入其中執而殺之與設阱陷民者何異以此思哀哀可知矣以此思矜矜可知矣猶有喜於得情者豈復有人心乎哉故愈得情則益宜哀矜勿喜若但寫作析楊錯果傷割肌膚盡由地獄變相以是為衆生之苦只是佛氏慈悲耳於此題相隔不知其幾山句也
愚按哀矜而勿喜仁人之所以動乎民情是所謂道也

子貢曰紂章

愚按註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有不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猶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值人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交是食過復圓月更改其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第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變也亦非於心體有悔憾變易也但處

釋註

論語下

卷

之得宜中惟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可發

愚按王不掩瑕人不以瑕而蔽玉於石鏡不掩瑕人不以翳而蔽鏡於鐵君子不掩過人不以過而貴小人於君子君子之過真小人之無過偽也

衛公孫朝章

愚按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仲尼只是學文武子貢卻說他焉不學何常師須知是說仲尼之善學文武也江永印月而在江孟永印月而月在江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孟永看賢不賢之識如

○註中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說文章之道甚好甚確堯舜以來之心法都在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上惟朱子知之俗學不知也

叔孫武叔章

愚按此見聖人難知

叔孫武叔章

愚按無待而喻何傷於日月指明無以為之故

陳子禽謂章

石門呂氏曰體認註中大可為化不可為意從諸門弟子求階而升等級推量出不可及之實乃無

釋註

論語下

卷

一語落空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為庸人至賢知

便到一間之頭子同聖之衷思凡皆在仰觀之列

此處以天比夫子其他處不同他處以天比聖人言人於佛不已微妙處有相照見此只言其無階可升耳聖化神妙處全在斯字

愚按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學者須識此意

堯曰咨爾章

愚按聖人之傳心中而已中者事物物皆有箇中在不待安排不特堯舜禹相授受而已也湯武

卷五

論語下

卷五

敏也公也一中而已

子張問政

子曰居其位而由之利之乎正見君子輕略處田疇利畜士安燕嘗饗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因字好是有一分之利便下人第一分也擇字好是省得一箇人使不多道商人也○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

精註

論語下

卷五

精一執中至時雍成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虞三代之治乎此所謂欲而貪也以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虞三代之治而成其爲貪不計欲仁帝王仁政教養漸舉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泰而不驕與與前後四段語勢微別衆寡大小皆無放殺只講得不驕兩字學者正須於言外體會出泰字意思試看莊敬人定是何等樣從容氣象使得之矣古人謂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益成德之人恭自能安若學者做下人則須專向恭處着力安不可以勉爲也所以泰而不驕單講不驕而泰之意自見○他人幾成便犯搖搖不固使無威此外更無妙法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所謂正尊正自有二人在耳

子曰不知章

愚按命字不指氣數是理之自然者禮者境也進退俯仰有所持循也知言即孟子之知言格物察理是也○尹氏註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

者不可草草看過則知命正樂天知命之學與直
章不慍相應而淺深不同不怨不尤之下學也
是日用現前之規矩準繩也知言則格物窮理之
事也

四書釋註

板城王鏡初纂

孟子

讀孟子須存其大主宰大變化縱橫自得處若
不真見孟子面目未許讀孟子。看他立身六
通四關自在流行致君正大當身卓然委曲覺
世指點人心通身汗下何曾摹倣孔子卻是孔
子家法不拘典要不落能所不徇世眼真箇是
善言易故總名之曰自得

孟子見梁章

集註

孟子

一

石門呂氏曰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繁
慾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
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
內外惟兩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
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
仁也孟子于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
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中
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不遺親後君是從士
人有要到上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
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

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其中煞有大
第

集註

孟子

二

愚按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言義獨于易曰
入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
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以語道
矣朱子曰仁存諸心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
時之所以為用也又以仁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
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
也只有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又曰仁者
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愚謂仁與
義立人之道也性善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此
孟子之學本于孔子程子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見梁章
石門呂氏曰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
也賢者亦有此樂句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諱王之
愧俱從此中看出
愚按就一樂字引告子道
梁惠正曰章
石門呂氏曰不違以時不入就天地自然上節
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節直是王者自

製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
贊化育者也究非王者鑒撰也只就上帝不到處
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如何耳○宅者
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務木故
罔必桑○論者重在謹中二字是也謹中之實在
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
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孝弟其義未易明故須
申

愚按王道之始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精詳之是義
成輔相以左右民原本亦自易經來

梁惠王曰章

孟子

三

愚按以人字動之曰殺人曰食人曰像人一步漢
一弟食人其于殺人像人且不可況食人乎楊氏
曰翟遯送伊川先生西遯道宿僧舍坐處皆塑像
先生令轉椅勿背寮問之伊川曰但具人形貌無
不當慢因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像
人而用之也蓋像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焉
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
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無忌矣
愚謂於此可以知聖人之學無乎不在

梁惠王曰章

石門呂氏曰敬赦非盛世之典捐俸亦黃老之
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繼必有厲征省之
之只是得其平耳稅賦句是徹田源流歸行轡
懷本領乃大細儒無從下手○省利詞七句中
省薄兩句君自制之以下似皆民之所效然飲
讀法庠序學校之法亦必上有以率導之非羣
自爲也先王所以化民成俗專在乎此後世善
富強之家亦何嘗不言省刑薄賦但不曉得以
更有事在則其所省薄之民亦懷利以事其上

孟子

孟子

四

已如晉文公示信示禮幾于近之其病根全在
示字上純是用權術激發非王道也孟子曰修其
孝弟忠信曰事其父兄事其長上敬其字最可玩
蓋此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徐思
得固有油然而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暇
即從上省薄耕耨看出別無暇日壯者修孝弟
信即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別無孝弟忠信
孟子見梁章

愚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斷定以理也

齊宣王問章

石門呂氏曰見牛未見羊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非歸正如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于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俱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觸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裏許○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漸

孟子

孟子

五

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親而至王御節又自有序○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學加非謂舉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疎遠近總在字內看其理乃盡○舉斯加彼即起下文推字○加諸彼以上但切指出心字加諸彼以下反覆說推恩○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一加字內包含善推之意加字如何入次序看文刑至御次序已在不須先把握也○舉加便有實字在有實字便有次序等級在

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絕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下文又添箇善字善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具足以及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同覺普度眾生也○篇只發一善字不是講推字次第淺深乃所爲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于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際須于此理精熟方能發揮

孟子

孟子

六

致愚按是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術是善全其仁以爲推行之本老幼幼刑寡妻至兄弟親親之道也善推則仁民則及物矣恕以行仁故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齊家如是治國如是平天下亦如是是仁民也仁民之道制民之產而已此章是孟子內聖外王之道學者最宜詳玩○齊王不忍牛有多少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知又是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一句點破方纔成這箇便是先覺覺後覺○凡有欲

能充如齊宣王威感于心卻又信不過可王天
費孟子許多言語只爲他興兵構怨誤了所
兩移千鈞之重一私奪大道之公故孟子請他
度○性地原是活潑神化就機關轉動其易若
定正理便是死機只如好色好貨好樂好勇俱
病病凡治病皆用藥孟子却不用藥只借病說
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脈自武王清話來惟賡
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凶故興兵構怨直說
必有災更不必用婉諷法也○老吾老以及人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保民而王的派原

經註

孟子

卷

七

莊暴見孟章

石門呂氏曰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着民
來民字又跟着獨字人字少字衆字來故全章
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認得斯旨便知樂字是
論點省今古字是機鋒激發鼓樂兩節不過是
聲色圖狀耳

愚按孟子論古樂就民情欲動色處描寫一

覺得鐘鼓管籥都是借民間景色爲苦樂的此
意思都從虞廷典樂來變引字筆石拊有百歌
舞一擊一拊如何盡得樂是中有心和氣和形
不盡處夫子語太師樂亦只渾渾說箇以成須
六律五音只心和氣平便是元聲之始

齊宣王問章

愚按仰罔引君以同民

齊宣王問章

石門呂氏曰齊王講交鄰原不是好意重力不
忝并而又畏人蠶食故爲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

經註

孟子

人

樂天畏天答之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
起見矣宣王大其言以好勇爲辭直露其貪殘攻
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之曰安天下之民
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交鄰始
終原只一意孟子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
只一意

愚按天者理而已仁者知者勇者一也○一怒
安天下之民救正好勇全在一箇一字必如文
纔可一怒撫劍疾視之勇時時輕發所以爲小
武一怒與智俱沉與仁俱徹勇處都是仁智所

爲大

齊宣王見章

石門呂氏曰春省二句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
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亦
非板定當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大
法議宮大廷至治罔不生春秋區區矣○省字難
針觀字罔已然晏子當君之意正是諫止景公使
其無事不得遊觀非罔之以遊觀而除引之于民
事也○孟子引此公案下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
政固是正意而欲齊王納諫如流者發有爲意尤

釋注

爲隱然切至

孟子

九

齊宣王問章

石門呂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得民心者
全在乎此只一好貨好色私之卽爲殘賊同之謂
王者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焉孟子此兩段正是起
言莊論辨別人心道心危微治忽處若徒作造
說辭論諫悟主點鐵成金則貪財好色無所不可
非捨儀秦之牙慧卽重釋氏之機鋒非孟子事
嚴嚴氣象

愚按聖賢學問有原本橫說豎說總是這箇道理

若把孟子是權辭以引君便大差矣道理只在
前離卻人情別無事功○明堂一章是正理又是
活法則何爲不行是將機就機欲他行也從來引
君都走活路不走死路

孟子謂齊章

愚按上顧左右而言他王笑而不言王勃然變于
色指點齊王眉目如畫足用爲善以此不能大有
爲亦以此

孟子見齊章

釋注

孟子

十

愚按用人殺人總是一箇慎字○舉錯生殺人主

之大權也舉處生處是春錯處殺處是秋王者好
春生而戒秋殺故衆皆曰賢但曰未可衆皆曰不
可曰可殺則直曰勿聽

齊宣王問章

愚按孟子言以齊王由反手卻不許齊宣放伐之
問可見行仁政而王則爲坐明堂之天子不行仁
政而言放伐則足以獨夫攻獨夫

孟子見齊章

愚按幼學是學箇甚麼非行是行箇甚麼三代以
後之學詞章而已

齊人伐燕章

愚按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定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闕夫然命之絕否何可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明而會者八百武王安而止之哉愚謂自有天地以來不可無君以治之緣人情而君之也有君而後有君臣之義故君之義如天地識此而後可以知張子天命人辯之論

齊人伐燕章

愚按王述出令孟子之正論非權宜止兵之法

孟子

孟子

士

子與齊梁之君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誅必舉湯武告君之論理宜如此

滕文公問章

愚按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責在有司尤責在君也

孟子告滕君打動全在君行仁政上至于官民

報施還是偏鋒借著然卻是世情上真話

滕文公問章

愚按守義而愛民不可使倖而苟免是孟子兼

當議論最正當道理

滕文公問章

愚按以燕爾小國孟子要他行井田立學校

以三代堯舜之業全然不提起亦是強大精神

注在與民死守強爲善上蓋我本分不必畏強

修我實事不必計成功是立國堂堂正正一著

不專在城池遷徙上布雲子故當時之君以爲

遠而不切于事情

滕文公問章

愚按二者皆天理之正非無可奈何之論

魯平公將章

愚按孟子之天字孔子之命字也

孟子

孟子

主

公孫丑問章

石門呂氏曰上文言時勢之易王孔子節言德本

場王兩兩平列下文當今之時時也禹稷之國

也行仁政德也此三句方合德與時勢言半意

之人句應結文王百年後興句功必倍之句應結

齊王反手句

公孫丑問章

石門呂氏曰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後亦有

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煥

愈精論語句似應立舍無爲主而援下曾說

蓋孟子原論自己之不動心因公孫丑借孟賁言故孟子亦借黜舍之義明以引人養氣一步打到自己身上義勇亦以守約爲上二子中已是黜舍陪舍借黜舍陪出曾子夏卻又是于夏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說曾子正陪出自己一路脫卸到曾子一住此二句雖是品評黜舍卻正爲過渡出曾子夏○曾子自反是知言養氣源流公案也見得曾子全身方見孟子綱宗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上法乳也○不得于言不知言也言在外而知言卻在心勿求于心謂不

釋注

孟子

章

復求知耳今人看不可之意卻與孟子不合孟子意正欲求明其言之理于心今人說求心止是明心見性之意與言更不相涉不知離言求心正是告子宗旨與孟子背馳如何反側入他巢窠裏去不但不知孟子并不知告子之言也看告子勿求下兩箇於字原緊貼上句言勿求心之助于氣勿求言之理于心故曰於非謂不得于心勿求氣不得于言勿求心也須明辨之○養氣本于知言知言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自到集大成之力因知也○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末著况勿求言

知言養氣是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求自不同告子只強制于臨時孟子惟培養于平日自然不至于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前言告子先我不動心持據告子自以爲不動耳究之未嘗不動也疑懼二字應非告子所受然告子能疑懼其心不能強制其疑懼幾云民不疑懼便是疑懼之其幾有疑懼便是動心知言養氣能拔除疑懼之根方是真不動心○知言養氣皆有效驗自有工入下文講養氣工夫效驗皆備而于知言獨言效驗不言工夫非畧也知言正是聖學源頭

釋注

孟子

章

來與端爭辨紛然磋商粉粹只于此二字不能假借過去如何可畧須知養氣工夫全在集義然非格物窮理則義不可得而集是集義中已兼有知言工夫在矣此孟子引而不發之言也○至大至剛節言本然體段如此下節言養成之用如此見分極清○至大至剛亦是虛空擬議卽塞乎天地亦是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纔得此箇體段卽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段便知此語不虛不然便活畫出一箇浩然模樣畢竟影響難信故曰難言也○自反而論是重

勿正勿助長是無害。○至大至剛節只說箇浩然
體段不及工夫只消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
是矣只爲人人有此氣卻不能直養無害此箇體
段不曾見便說與他也信不及故特下以直養而
無害句是會做工夫了纔見得這箇體段直養無
害四字也是見成語不是說工夫然須上承自反
而縮下攝集義有事不得別說野話也○塞天地
間也不是空寂子語天地間無非此氣流行滿
更無空處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只是人不能直養
自家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親切只自家

釋說

孟子

五

箇身子動多格礙何處見此箇氣象來果能以直
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卽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
復流行滿浸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朱子云宮室
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直
是何等體段若只說做加人奪物制勝之具最難
都可笑○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
處卻在天地之間若離卻之間泛說氣盈天地
是寬皮大品樂記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
世間許多事業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
上蟠下際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也○配字在

紐捏則氣配義道與義道配氣有何說不去處
實體貼到日用事業上方見是氣配義道倒配
得如今人也曉得是義道而不能行或得半而
問消阻或雖行而意氣衰弱皆不能養成此氣
也○此是說養成之氣義道有此氣纔能行者
來若義道生氣之功又在下文故配字倒互不得
○此節氣字指養成浩然之氣故能配義與道
謂凡人血氣之氣也故下文曰是集義所生者是
字便是無是之是字○配字是一滾出來○義
吾心之裁制道乃天下之其理義之盡頭統體

釋說

孟子

六

便是道義與氣最親切舍卻義氣亦無從配道舍
卻義道亦不能生氣故下文但言集義與字宜玩
○義道都在身心內事爲上看則配字自精下文
飯字亦有分曉○纔一事合義便一事有此氣
一日合義便一日有此氣于日用酬接應對處
之可見然所謂浩然之氣全體大用必無事不合
乎義而後可庶幾然且有火候有氣機須待其
生不可急迫期之者○必有事焉先儒以爲靜
主敬惟程子曰主敬是涵養事非集義也然則
謂集義者必須格物窮理若物有未格理有未窮

卒然行之必有不得其宜者此心便不慊不慊是餒矣○告子強制其心不能無正助之病故下文直言助長有事勿忘是直養勿正勿助是無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字前後相應○不是以不厭不修成其智仁惟智仁所以不厭不修也○智之體正要在不厭不倦上推出不厭何以便智不倦何以便是仁使其智仁之體向有分毫虧損有不覺厭倦之忽生者矣然則不厭不倦不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只不厭倦是智仁只智仁便是聖乃一層推究一層非一層

孟子

主

格高一層也○清任和從未有以聖目之目之自孟子始有百世之師章何其尊崇然卻不放過他病處石隱與不恭章又何其針砭故願學句不是壓抑○子正爲天下萬世立中正之極也○宰我一段只証實一異字○自生民以來二句是本義結語是三節結語是願學孔子後半章結語是本章結語
愚按孟子知言養氣是擴前聖所未發然細思亦未嘗離卻大學中庸知言格物致知也即中之明善養氣則是正心誠意而屬正心處居矣

誠意後之境界也人性皆善但氣有清濁不覺昏塞耳所謂昏塞之者如忿懣好樂憂患恐懼有所則其流必至于不善養氣則清明純全而塞之患已矣故謝氏亦曰浩然之氣須于心得正時議取配義與道朱子曰義者人心之裁制者天理之自然須知義之盡頭統體處方是道氣與義最相親切舍卻義氣亦無能處故下文但言集義朱子曰集義猶言積善惡謂正是都窮理也不止是養氣的工夫亦是知言的工夫故下文止言知言之效不言知言之功引而不發

孟子

孟子

本

旨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言工夫中之氣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中都有或問程子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釋氏之流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又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養氣非求之于氣知非求之于言養氣者養心知言者知心此孟子得于心者也告子不得而勿求雨不得處其心

已動矣告子只論求不求孟子只論得不得○
忘勿助是知言養氣一齊得力處故下文知言
說簡知其所要知其所還在行有據處知之無
得之心無不得之言也

孟子曰以章

石門呂氏曰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
是不倫此正是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
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
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
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何等親切分明

孟子

王

愚按王霸之辨總在一仁字力與德有異也

孟子曰仁章

石門呂氏曰知道是知所以治國家之道道字
空不得纔落空便說得知幾識勢入陰符道德

陷中

愚按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之所謂知道也

孟子曰尊章

愚按天者理而已因民心而行行政天理之自然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功夫
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模頭樣子以爲
充之的特克齊事業都消納在太虛中來方見
是上節註解下五節總目○以行二句卽是
行中事此急盡語非層次語也斯字指聖人超
存神不可知之妙以行二句見聖人實地施設正
是擴充之方○既竭心思焉猶之以不忍人之
竭與繼便是擴充○照定擴充說以行二字繼在
齊落○惻隱之心節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後
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証固有此欲人識其體用

孟子

孟子

子

充廣之故加一端字便有一充字對待

愚按不忍人之心情也由情可以識性仁也仁統
四端元亨利貞之元也元統天仁統四端矣仁而
義而禮而知皆仁之用也因其端而擴充之所以
全其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窮理盡性之極功也
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黃勉齋曰天地屬充
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
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
是無有欠缺也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
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

註

孟子

手

之心滿腦子是是非之心滿漫充塞都無空缺此是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于此可以識性于氣中靜時尋取便不識性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真心亦是性不是氣定上蔡見明道先生語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而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便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便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來

孟子曰矢章

愚按擇術所以保此仁

孟子曰子章

註

孟子

全

石門呂氏曰只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取諸人以爲善節就道理推論不是事實愚按聖人有格物窮理之功夫能取善不然而佛氏之無我相人相也○舍己也由樂舍己之樂舜樂舍己之樂一從人也禹樂從乎賢人舜樂從乎衆人故曰大舜有大焉○聖人無已靡所不已舍得已自然取得人與得人故曰會天下爲一身其惟聖人乎取人而與人之謂也不說到與人不

見取人之妙然卻以舍己爲根○陸文定公曰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聖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至贊化育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此大舜所爲舍己而同乎人者也

孟子曰伯章

石門呂氏曰隘與不恭歸之學者流弊朱子已云謂然器伯夷只是清極便帶得隘來柳下惠只是和極便帶得不恭來隘與不恭正是其清和極處覺有所意亦何必爲二子諱也但學夷惠者不覺

得他清先學得隘不學得他和先學得不恭其
其不恭故更有甚焉者孟子所以爲不可由孟子
又嘗說聖人百世之師不指孔子偏只舉伯夷
下惠固是其清和足以感激興起人亦其隘與不
恭有以震動天下之心目也若孔子如太和元氣
反有不必然者矣合兩章看來便曉得孟子使人
善學夷惠處○善學夷惠者當學其清和不可學
其隘不恭此說得矣論到孟子願學孔子意不惟
夷惠之隘不恭不可由仰清和亦不足由纔說清
和便不覺隱然有隘與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

詳註

孟子

盡

孟子直言君子不由固未嘗曰當學夷惠而去其
隘與不恭也况由如行道路必賢知愚不肯千裏
人行而後可若夷惠所爲不可說非聖人使人人
行之其弊有不可言者矣無他以其隘與不恭

也

孟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
謂得道

孟子將朝章

石門呂氏曰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定做

舜看王便當堯舜如此說卻是堯舜尊領乃後
之敬非孟子之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
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告陳者
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
陳辭問曰章

愚按辭受取予各當上理此正格物窮理之見
行事者

孟子之平章

愚按使爲君爲大夫知有民知民之休戚在我
爲君牧民之職明而君之于民之職分亦明矣

梅龍

孟子

講

孟子謂紙章

愚按進退遲速所以爲人所以自爲皆有道焉在
格物窮理之見於行事者

孟子爲卿章

愚按夫既政治之予何言哉理宜如此其爲衆人
之趨承太過反覺孟子之不言末世人情大抵
此此其中有天理焉不可不知也

孟子自齊章

愚按非之以禮因人心而裁制之天理之節文
沈同以其章

愚按大史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

燕人畔王章

愚按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是所謂天理流行無不是正當於此處觀聖人之仁而智在其中矣王之慙若惡之心也不知充之而反以阻之則惡矣孟子致爲章

愚按富之者利之也孟子但言利之不專而義在其中

孟子去齊章

愚按二人字一以道達誠意一以維持調護客非

孟子

其人也

孟子去齊章

愚按行道濟時聖人之大經濟出處所關最大非常人之所能知也

孟子去齊章

愚按喪斯文之天欲平治天下之天指氣數而言不怨天指理而言究之氣數亦在理之中孔子天合一孟子未能與天合一故有不同

孟子去齊章

愚按不受祿義也有窮理工夫方始識得

滕文公爲章

愚按性善二字孟子本之孔子易大傳曰繼之善成之者性是也蓋一陰一陽原是接續不已的由靜之動貞下起元所謂於穆不已者也天令本體不雜形氣故善成者凝成有主之意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物之所各足物物各得人極無妄之理不相假借故曰性性命於天故善一落形氣則有偏全有清濁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惟善是性前半截稟受於天者才則是性後半截由性之情而有形氣者佛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正

孟子

孟子

于此時是本來面目是錯認氣定爲性也無善無惡是心之體亦是在氣定上說不是說天命源頭不是孟子性善之言程子曰性善二字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于聖門愚亦敢曰氣質之性性理也程子張子擴前聖之所未發有功於孟子一部孟子無一句不是道性善卻于滕世子一會提宗如雷霆破睡摘衣珠以貸貧喚醒千古人耳目世上無現成聖人所以爲之卽是吾何畏彼他箇畏字豈欺我哉被他箇疑字無畏無疑乃真有爲

歷定公衆章

愚按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也程子曰禮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義也○記喪禮一章正是善註鄉親喪自盡是誠在我是要勝世子必爲君子而能有爲則疑者信見者悅此等感動處覺前都是性善人

歷文公問章

石門呂氏曰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著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爲民

孟子

卷

人君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恒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既禮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惟爲體由治體而極之制度其間煞有次第有包攝綱目大小有歸重本原○三代授田多寡之數同耕欲賦稅之法亦異其取于民者其實同是一實字封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授田多寡解朱子亦取陳徐二說爲近或云易姓改步同實田數無增只尺放長短以新其法耳是周聖王都說像朝三暮四欺詐之狙公矣亦

世心術不正之論最害道○有夏初之貢有

之貢有周初兼用之貢有周末虐取之貢

讓指周以前之貢言夏初之貢必無是弊後王

事而貢之不善乃見能子亦從其弊後言之

文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又非緩子

之貢矣○謂徵法兼貢助可謂徵勝于助未

勸勝行徵可謂非勸行助未可看明堂堂尊

能章孟子平生實以助法爲至善未嘗善徵也

野九一節是兼貢助是勸行徵亦爲國中難行

處只得變通如倣耳國中行貢之地原自不

竟以助爲主故死徙無出鄉二節早言周之

作總結也○孟子原勸勝行徵而極言助之善

徵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徵

助也○徵之與助只耕欲賦稅之不同其制

井田戰國時井田法壞不但不行助井不知有

矣孟子主意總欲復井田既復井田則索性

法耳孟子時周法已盡亡故其告君行王道

天理當然起論借詩引証亦只取公田二字

亦助謂周徵亦總是井田耳非謂徵只更

悉同助也○顧麟上云上文既列三代之

龍子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專行助矣獨爲
背周而從殷又引詩言周亦助者明其原本未嘗
周以致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畝民得
九公取其一則當耕與收時一井之中公田私
只并混一處到計而取一私田之中亦卽有公
耕私田便是助公田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田兩名故一雨兩祝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
是孟子說詩到妙絕處○雖周亦助是舊典給
漫無可據孟子卻于他書中曲曲尋出証佐來○
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卽徹字

有爲神農章

石門呂氏曰不說許子之不當如是只問許子
何不如是總是要逼出他不可耕且爲一句來
何不二字不是要他爲正是明知其不可爲

他自己說出所以不能爲之故來○引古語雖
句並列而意止在勞心與食於人兩句耳因下
堯舜並舉故有以堯獨憂之二句對下一百餘
者玩本文兩節起云堯獨憂未以放勳日收出
字畢竟以堯爲正是正局○勞來匡直補翼教
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
教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
惠故又于答問中辨明卽上文教化事○自爲
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憂氏如此繁與堯舜
之句應使民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
詞正見大人勞心堯爲重也○禹事乃總舉之
益稷契卽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事而
稷契不與也○分人以財節正應前第六節爲
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上文數處
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
人二字從此三字生出○所謂仁只是惠與忠
道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非得人不可得人
所以爲天下也若眼只在天下兩字
愚按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自有天地以養
得不如此如禹之治水震之救微契之教人

天地之自然人情物理之自然也反是則異
物之不齊物之情亦人之情天地自然之利亦
地自然之情也有大人之事自崇高莫大于齊
來治水明農教以人倫皆備物制用立成器以
天下利以後事皆聖人之事所謂百官以治萬
以察者也孟子學問全是一部易大傳○許氏
學初欲齊小大之人既欲齊美惡之物皆知齊
爲齊而未知不齊之爲齊也善天下者以不
平之善齊家者以不齊齊之善一德者以不
之國者示儉國僭示禮以不平平之也思勝則
威勝則恩以不齊齊之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不一一之也故古法不可以御今拘常不可以
變治天下者如執轡馮六轡在手急則縱之緩
引之轡端不齊馬斯齊矣不求齊馬而求齊轡
亦天下之賤工乎若許行者齊轡之智也
墨者尚之章

愚按當時許行墨子都是託言太古要將世上
分倫理一齊掃去孟子卻就常身當境點他天
出來只如上世不齊其親卑竟此然汗下于
之慘到此真性不覺發現出來不因與與讓

達誤沒到底可見仁人孝子皆是箇本心不容
處做出那得不令夷子然○親親而仁民仁
而愛物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者理也
也情也二本者非理非性非情則偽矣細讀西
方誠此種道理○愛無差等是夷之本等語施
親始是把儒者道理來降他厚葬之道孟子把
由親始句不與之講明只就愛無差等句說他
本本始也即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之本仁
之第一坎也他把親親仁民愛物看做一班重
親可以爲第一坎仁民亦可以爲第一坎愛物
可以爲第一坎故朱子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
千萬本也今人因上文施由親始句不敢把本
作始字看看得本字深了一層故多講不去今
把理一分殊道理來泰看這一本二本是分殊
裏事不是理一甲裏事且玩天之生物也使之
本使之二字原在理一後邊是分殊事顯顯上
本字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本字
不的確○施由親始姑借此句以應孟子耳其
他心的看得施山親始也得施由仁民始也得
由愛物始也得看註中姑字便識此意此便是

本

陳代曰不章

石門呂氏曰若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不惟子沒身分並下節且字神理不出矣只將王良簡了賢美諸人寫來相去無幾然且如此而況爲王良者乎

愚按出處是聖賢之大節

景春曰公章

愚按廣居正位達道一也所居者廣所立者正行者大天下至中至正至大之所來子曰廣居

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愚謂廣居正位大道是

得志不得志是智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是勇

或問孟子以衍儀爲妾婦又說求富貴利達者

妾羞之亦幾大罵曰禪門以棒喝爲慈悲孟子

心甚切其喚醒人處曰哀哉曰幾希曰禽獸不

便令人神怕意惡覺當日妾婦乞兒都無置身

回頭一轉不減數十鉗鉗也○春秋一代仕宦

子只題兩箇字曰斗筭戰國一時利達孟子只

兩字曰妾婦非是聖賢輕世亦是當時人物體

如是耳

周霄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急仕難仕兩義相資惟其急仕所難仕周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解出翻駁誘令子流入將一句跌轉直破孟子難仕之義令其可轉身處矣孰意破孟子點出道字仍復如神不可捉掇急仕難仕是一意周霄打作兩義矣

彭更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先生之道卽上文舜受堯之天下下文爲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

愚按人孝出弟守先待後只是日用平常故要

跟孝弟說來戰國時人昧此久矣此是堯舜之

亦是仁義之實

萬章問曰章

愚按行王政以湯武爲法

孟子謂戴章

愚按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未有能立者千古

概

公孫丑問章

愚按出處之正君子之養也何謂養居敬窮理

也○日逐文際常恐自己有意便是君子之

恐人不喜便是小人之心照骨已透白雖恭而
簡照骨人喜不喜卻別屈面多勞彼曾子比

于夏畦

蘇益之曰章

愚按益之之待不知義者也知之自速已重一
字

公都子曰章

石門呂氏曰山川崩洞日月薄食若以教言之
是常理常度耳帝王正說不得是常理常度以
爲氣運之責在帝王天人感應之由在帝王等

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提引堯湯之水旱而謂天

不足畏者非愚即謬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

開聖道鮮不墮此義也○水源子山而歸于海

問無行道則亂而不治禹貢山曰自海曰同而

治法今在行道所謂地中也○孟子約事古今

亂之概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事

三代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

不可因文有詳畧而別生辨武周抑湯尹之

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

愚按世界是生世界人民是生人民此

意即當洪水推轂時常爾天地間有絕即生

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乾坤乃

非亂也正天所以界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

天下實是聖人所造之天下聖人若不將當

之生機絕矣故孔子稱堯舜皇孟子不得已而

辨○聖人之道自孟子而後至宋則程張朱始

然而佛氏之論以生死之說愚民近世學者

以文義爲文而不體義理于身心一二道學

又以朱陸同異之辨持爲而可之說此正絕

續不可不蓋正之之時也

國章曰陳章

愚按仲子齊之世也一句斷創兄之祿先人

祿也兄之室先人之室也縱使其兄不義亦必

以善處之避兄離母威天倫之大爲欺此亂修

行若非孟子嚴闢之其流將不止于播墨已也

者讀書當于此中細察之而後可以識聖人大

至正之道此正是窮理格物之事○陳仲子亦

不應理之過故不認得天理本心而不本天也

者須要提得

孟子曰離章

愚按先王之道周官之法度也聖人心思之所不忍人之政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先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先王也仁心日充足以保四海仁政日因可以天下可見有這點仁心自然該見諸行事若不仰移民移粟不忍一牛天下何曾受他利濟徒善不足以爲政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無道朕何敢當明道傲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也羅冠溪見張江陵日公人對經筵時自怡有箇堯舜其君念國否江陵沉吟曰是亦大難坐客爲江陵寬解近溪絕然曰公爲大臣不辨此副真念頭而徒以講讀虛文對君父天下將倚賴言至此可爲痛哭流涕而旁觀者又附會解是豈復有人心也江陵改容謝之可見天下不可爲之事要人主自信其必能人臣須要舉其君必能爲堯爲舜此念無一毫假借自然感動力扶持若是人主自謂不能便是無家寶藏甘作貧兒若人臣未能絲毫效力無效之君君不納也是士大夫鳴琴弄玉而

故君曰自賊臣曰謂之賊

孟子曰規章

愚按至極也極仁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禮而智而信皆由此而出而夫婦父子兄弟而君臣朋友亦由此而盡其極也堯舜聖人也臣倫之大也○聖人之所以爲人倫之至者仁人在倫常日用之間爲君則盡君道爲臣則盡臣道謂之曰盡便有不苟成法參伍變通處故曰所以事君所以治民法堯舜全是貫通其精神以完滿其分量也如此則至不如此則不至決無

峻中立之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曰三章

愚按仁所以仁天下愛之理本于心之德也

孟子曰愛章

愚按反求自求具大力量具大精神是窮理盡事配命卽至命也

孟子曰人章

愚按豈是皆以修身爲本格致誠正都在其中是一部大學孟子得統于曾子者也

孟子曰爲章

愚按巨室近臣也政由近始

孟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不過。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在氣運之治亂而已。愚以爲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後弱大小爲斷可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役便是天理此卻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論也

愚按仁不可爲衆勢仍歸于理

孟子曰不章

愚按作曰自作取曰自取認得自字便識仁字

孟子曰桀章

愚按所欲與衆所惡勿施仁也而恕以行之即學之桀桀也

孟子曰白章

愚按自暴自棄所謂下恐不移者也程子曰無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孟子曰道章

石門呂氏曰人人便是天下視其親長其長便天下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曰來絕非兩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直推語非轉關語亦推一步語也

愚按親長道之所在也親之長之事也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也。道貴自然行所無事人人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順日用之當然因民心而有人人務務處處春風何會纒毫動念費力正是易簡之道

孟子曰居章

石門呂氏曰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只一箇理離人身看者人身有此兩樣耳因人人不完得此理在人身中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得此理時原不居另有一件塵世入亦未嘗有未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若人身看只有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有得思是人誠

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至
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誠
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說人處
是說天不可懸空放出第一句○孟子只換得
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櫟括在內盡明善乃
誠之本也于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正得微義
愚按明善即致知格物工夫思誠則誠意正心
身都有故不曰誠意而曰誠身動字足驗處即
家治國平天下也

孟子曰伯章

孟子

孟子

石門呂氏曰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
越天下之才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
之大老五字

孟子曰求章

愚按富國強兵遊士之急者孟子斷之以理也

孟子曰存章

愚按此觀人之法

孟子曰恭章

愚按恭儉自有其真誠之謂也

孟子曰克章

愚按道以率人也出處正是道

公孫丑曰章

愚按父子主恩

孟子曰事章

愚按曾子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
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者是也事親若曾子
成得一箇可字蓋守身事親原是入子分內平
事

孟子曰人章

愚按大人是誠意正心之人格正也物之所養

孟子

孟子

也○人主正不正那一件不在用人行政上但不
是正君本領其本領只在君心大人如何格君心
先要自正其心自正其心則大道中和在我方才
不疾不徐蒸蒸透徹清未萌而不清已萌止未
而不止已事朝夕納誨而非關語言直辭正色而
非關補救委曲甚過而非關將順危身獨往而非
關專擅不導君于煦煦之仁而進之以大德不
君子于子之義而引之于蕩平故曰君正莫不
此全從大人自正其心來

孟子曰有章

愚按孟子不是作不平數嘆玩註中修已觀人字須知亦是窮理格物事

孟子曰人章

愚按天下議事者委任事者少若言出子口責

丁躬誠何容易

孟子曰人章

愚按和尚之師尚須傳法儒者泛濫詞章而已

謂師者烏乎在

樂正子從章

愚按此章見孟子惡小人之嚴樂正子改過之

孟子曰人章

○聖賢欲有爲于世須要立定腳跟其于小人

毫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

恐他畧習圓通使怠卻邪正二字故頻頻嘆

伊尹一介不取孟子泰山巖巖皆慎之于微也

孟子謂樂章

愚按此章正言以責之

孟子曰不章

愚按此以權字觀聖人接者權輕重以合于道

范氏曰非體道者不能用學者須要識此又曰

出于不得已者也又恐不窮理者之誤也

孟子曰仁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

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先

業有以發見極其盛卽有子本立道生之意

細玩大註內必字然後字似專重知一邊何也

道理只一仁義便了但恐爲仁義者自以爲仁

矣而于事親從兄之際實有未合理未盡善處

非智禮樂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緊要尤在於

此卽大學以致知格物爲先而孟子論孔子集

義金聲九章于玉振者也後儒不能闡明斯旨

孟子曰人章

合四德五行或以智爲貞下起元或以智而

爲五行皆一而水獨二以此釋經營權舍

趙邵曲從踰躅自困耳○禮自禮二者自二者

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

爲禮也若謂禮盡于孝弟卽不懂孟子之言矣

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將許多道理都歸併到事

從兄上去然仁義只是單指智禮樂須用兩合

道理之自然次第也只事親便是仁之實只從

便是義之實至智禮樂則不然必將所爲知與

去合之斯二者而後爲智之實必將所爲節之

之斯二者而後爲禮之實必將所謂樂生不已
意合之斯二者而後爲樂之實故論道理則仁
大智禮樂小仁義能包得智禮樂若論學者做
夫則必須用力于智禮樂非智禮樂亦無以成
爲仁義也

愚按程子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于如此則又非止
蹈手舞之事也愚謂是蓋性以至于命之事○
義禮知樂是性事親從兄是道道本于性故曰
樂是性之自然處樂便是至命

孟子曰天章

愚按定非有加于父子之外也各還其爲父爲
而已○舜爲人天下人各得其爲人舜爲子天
人各得其爲子只一箇真性貫通盡真則無所
不通也各得其性則化矣各止其性則定矣盡事
之道者盡性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曰舜章

石門呂氏曰楔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
道也楔之無不同正于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精
實証

愚按楔度也楔非道楔度事理各得其當方謂
道若但說此心此理便玄虛非聖人之道
子產聽鄭章

愚按孟子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既說子產
鄭國之政便須無偏無黨不令人喜不令人怒
蕩平平微出來若不可拘之情不可繼之恩
驩虞小補豈關王道故但謂之惠不謂之政
孟子告齊章

愚按君臣之間只是一箇字非報施也

孟子曰齊章

愚按此處此世之道見樂而作也

孟子曰君章

愚按仁義爲君言之

孟子曰非章

愚按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禮也行其義
而不達其會通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時
往行以畜其德以其看前言往行蓋同自謂正
樂類亦能見得時中朱子曰察理不精故有
之弊愚謂聖人之學須是處處實落所謂格致

理也若只明得此心一了百當便是佛氏

孟子曰中章

愚按養是涵育薰陶使其自化仰蒙以養正理也之意○愚者養之以至于明弱者養之以至充如雨霖之養草木世上原無不可養之人又兄乎故賢父兄決不棄愚子弟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于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灼然毅然無毫髮疑故可以有爲非僅謂難

孟子曰

學靜卻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遠

大

愚按張子曰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若說得淡薄寧靜則處士之高風以退爲進則英雄之深藏皆不足聖賢分際

孟子曰言章

愚按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仲章

愚按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是素其位而行因物物而已○道只是恰好若著意過一分便是已

孟子見當時康如陳仲子賦法如白圭並稱如行仁義如楊墨都是過一分的所以說箇仲尼不爲已甚救他

孟子曰大章

愚按義在信果內大人亦信亦果但不必耳其不必者是義也義之中有窮理工夫

孟子曰大章

石門呂氏曰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義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

孟子

孟子

孟子

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此論也愚按大人聖人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去天未遠猶是性相近也○孩提知愛知敬已落知能赤子渾沌初剖地然純朴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是也故赤子是未發孩提是已發

孟子曰養章

愚按慎終人子之大事

孟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第條曰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蓋必以道乃有

持循而能自得則深造簡其註中進爲之方
有實事在○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脫卻深是
自得既非脫卻以道取深造亦非○深造有刻
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此章自得二字是要
深造以道是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各
境界

愚按深造之以道朱子曰深造之者進而不已
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玩一爲字則屬行處多
得則默識心通屬知處多程子曰有安排布置
非自習居之安即大學之安字指身言資之

孟子

卷

以爲用也就行處說左右逢其原則日用之間無
非至理此君子造道之極功也總是日用常行便
是道不是說玄說妙程子曰造道深後雖問常人
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此言可玩

孟子曰博章

石門呂氏曰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都在
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
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調話記誦
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
處都是錯也

孟子曰以章

石門呂氏曰養字有涵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
○戰國惟以吞併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
都是桓文之粗者故以力假仁章以力德言此
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尊周攘外
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只說得精微辨
王霸微霸以桓文爲極上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
服諸侯言故人定斷指諸侯講

孟子曰言章

愚按程子曰君子好成物小人好敗物

孟子

卷

孟子曰仲章

石門呂氏曰固是歸重有本其中有不已意漸
意必至于極而止意俱是學道中緊要節目不
曾過

愚按朱子曰孟子之意以調心實行爲本所以
達無所不至否則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
實對名譽爲本末也

孟子曰人章

愚按程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不能存得更做甚
愚謂天理二字即天之所以與我者若形氣勝

不同人與禽獸之分也存只存此理耳○張子明庶物察人倫窮理也既明理但知順理而行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愚

孟子曰禹章

愚按禹湯文武周公各舉其一事而言註中天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當詳玩天理人之所在處

孟子曰王章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不足說詩因迹熄而

亡詩亡是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于天下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上述之總非以繼詩教也○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者之迹熄也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經爲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

平湖陸氏曰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覺風

于陳靈而詩遂亡是以詩亡爲風亡與朱子註同大抵別之衰也天下之賞罰不足憑而上大之清議猶足據于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于是乎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據矣此論一代盛衰之勢固然然變風之詩人力量小不若變雅之詩人其力量大所以風雖亡以便謂之詩亡至夫子春秋之作雖與變風之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量又大不同○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雖春秋之

編註

孟子

聖

亦仰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自有所主存疑說是實取只是謙辭豐稔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實謂故曰竊取假非註意愚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所以傳古聖人之心法孟子何以獨稱其作春秋蓋魯道之教原屬有天下者事故三代以上道統在上三代以下道統不在上孔子修春秋存百王之大法于春秋尤著定天下之邪正于春秋尤明春秋繼詩書而作也禮樂在其中易則其原焉不可不知也

孟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歷叙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正在自謙處領會孟子以私淑當見知之有與本章末是居其近意相照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會思以本離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廬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廬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愚按孟子自任之重是實能實見得孔子之道也朱子之道須是實見得不徒曰遵註而已也

孟子曰可章

孟子

孟子

愚按取與死三者人之事也可以之中有理焉

理之謂也精義方可入神

達蒙學射章

愚按取友不可不慎

孟子曰西章

愚按戒人之喪善勉人之自新只在一念之間

孟子曰天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論智非論性也聖便是天下

言性便是所惡于智者○不是既有故又不利

凡為故者必利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

人為惡必滋為善必消為惡必曲為善必直

孟子曰人非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應固非意之能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異端言性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言性只就字倒推上去○論為性之害者只是私意而已私意猶未收披用必小智穿鑿其間而後狂蕩可復制如為水之害者不過下流淤塞然猶不

孟子

孟子

擊而後汨陳之禍乃至不可勝言凡後世解經學與夫一技一藝之事無不後小智壞卻故孟子此章專為智而發大智行所無事又不可說得無高玄只是因物付物順其自然之勢而已愚按性不可言而可言其故水之就下也故也水行水行其故也行其故則自然自然則無事無事性之始也○一元運行之初天之故也上賦予之初性之故也求天之故不煩算數而可推求性之故不待矯揉而妙用俱足故曰為本言性者言此而性可言也

公行子有章

石門呂氏曰衆人意思中只有

石門呂氏曰衆人意思中只有

中有孟子無衆人孟子意中

在一堂之中面目不同意態亦別

孟子曰君章

愚按朱子曰自反所以自修學者之事也不枉不

見可悅成德之事也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

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枉爲

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于苟且懶惰之域

三自反便是憂憂便是存心憂到不如舜

不是終身之憂可見爲聖爲賢只是一箇戰戰

兢兢常若自己有不處處柔而善依者妾婦也

而善病者鄉原也愚而無知者鄉人也三者庶

其鄉人乎孟子曰我由未勉爲鄉人也須知鄉

之下大舜一聞耳

禹稷當平章

石門呂氏曰第四節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

不是虛論聖人心事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

但無由已之急耳○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

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類分之思禹稷之

獨故思字貼定由已講不貼濶講○此與

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未任之思要見

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在已

思字都在已字中過注出來始親切

愚按各當其理時也中也○顏子未嘗不耕

耨未嘗不斲瓢武城亦有捍禦之勞臣衛國

先幾之高士隨時圓轉到處靈通此聖賢

書冊上古人都是活局

孟子曰章

石門呂氏曰是則章子已矣句正對通國皆

孝說上文反復辨白其不孝之冤卻說他做孝

不得此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

禮稅是不絕不是取之

愚按孟子不絕臣章學者當于此處觀孝窮理

事也

孟子居武章

愚按此窮理之實事所謂道天理也

孟子曰王章

愚按堯舜同人只此人倫日用之常耳窮理

孟子曰王章

孟子曰王章

以至于命聖人人倫之至也

齊人有一章

石門呂氏曰駢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盡露時之驕滿而都是富貴相既敗露之時之驕滿而都是乞兒相究竟之富貴之于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駢術之一變

萬章問曰章

愚按只怨慕二字怨正慕之至也○舜之盡世舜之孝也非孝之外別有盡性工夫

萬章問曰章

經記

孟子

書

愚按天理之常只在處變處見亦窮理盡性至命事○彼以愛兄之道來據其見在便忘其已性正是誠之妙于忘處凡人計較分別都起于不忘聖人與化俱徂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天倫上愛來才憂喜來亦喜朱子曰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

萬章問曰章

愚按註吳氏曰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下象仁之至義之盡也愚謂此性至命事學者安于此窮理○看舜之待象一

誠心至于封象則委曲等此滴水不漏可見帝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有仁天下萬世所當法

咸丘堂門章

石門呂氏曰孝子一節是辨臣父之誣非須舜遇之舜只從孝子心中推助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人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這不是論事勢不是論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據原孝子之心想當如是耳故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

經記

孟子

美

萬章曰堯章

愚按天是氣數之天民之情出于自然則天即理也須要識得○傾涇陽曰堯以天下與舜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幾件事較得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白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此道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烹養之說出白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此何須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毋讓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于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能慕而依倣之如子

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爲可得而與亦
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
而奪與而取服也猶可言也奪而取通也不可
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又奪之實以欺天下
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亂臣賊子且接踵而起
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此語柄將來做個疑義
中一段意思最爲深平孟子答得卻又大奇竟
症舜放有一邊不說只說一箇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于是萬章就不能二字
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

難

孟子

三

萬章問曰章

二字反復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頂發出天
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
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
天下爲重受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投而棄
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經征誅之迹妄肆訾議
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者明有百姓營
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
切奸雄亦可消卻多少癡夢其有功于世教太

懸按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

一而已義在即人卽命中間忽出一敬字義希
心之要啓能之卽人也○敬字從精一危微事
之聖敬文之敬止武之敬勝孔子曰修己以敬
子之主敬一而已

萬章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豈若便是召三句都從道字轉計不
在君臣遇合澤民事業業已功名上起見○從
道中看出思來根本乃見已字從吾身親見來
此除之憂便是向來之案因時遇而分路其實未
嘗分也思字只向原頭討消息方見親切聖人

孟子

孟子

卒

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
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爲憂樂如何見得這箇
理○如此二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
肯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

愚按學者要思獻賦之中如何樂堯舜之道堯
之道果何道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是覺
甚麼認得此只是日用常行於變時雍亦卽在
所謂中和位育也此皆大理之自然人之所以
人者故曰天民○胸中有完竹盡于未盡也
而筆正書于未書也爾衡構于有莘商舟綿玉

築磨揚造下漁釣鼎足定于隆中論事業者前
藉不論遺際也○先儒云伊尹樂堯舜之道即
于有莘之野是矣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
尹之樂有在于是愚謂伊尹胸中自有箇覺在
天下弗顧千鄉弗視一介弗取弗與曠然灑然
一點清淨是何等光明是何等景象豈農夫田
所能○如何是身親見之歟歟誦讀如聞人說
齊若出而作事其翦翦方在其身耳此兩處知
誰爲親切

章句問曰章

孟子

三

石門呂氏曰進以禮二句原從有命二字推補此
聖人儒術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
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
老于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

愚按禮義命三字孟子以此信孔子命字原從禮

義中來須識命之源頭有命立命不是聽命

萬章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要說得百里之忠君與宮之奇同
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隱重
是好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勸得此一重

案○知處公之不可諫節只賢知兩義耳智見
知所不爲賢見其品行必不爲○白戰開闢功
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不出得此二字屬
欲爲君者不論篡弑得竊曰進取而順守欲爲
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
所憂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割烹
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
疑也

愚按伊尹百里奚皆出處之大節孟子辨之靡
之事也○千古少不得宮之奇一諫事亂君者

孟子

空

君之不可諫猶必強諫而止之非不知殞身碎首
無益于數也蓋吾節焉耳譬如擊鼓而救日豈謂
日真可以鼓救者哉致吾扶陽之誠焉爾已

孟子曰伯章

愚按觀三子之偏而後知孔子之全智之事聖之
事始與終孔子之大成也知無不盡德無不全致
知格物窮理也巧也其中也孔子之集大成格
窮理而已○元氣無形只在春夏秋冬之際運
神無方易無體只在仕止久速之間消消息息
息消消變遷活動如珠走盤盤無傾倚珠無停

時哉時哉○金聲而玉振下一面字則重在金
有金聲纔有玉振有始纔有終也知之事聖之
只是一事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
論聖之時今由于智下文取譬不過足其意耳
儒分析知行便把始終條理分作兩件○何謂
太空無翳明鏡無塵胸中完完全全有箇正鵠
箇就是一團元氣輕輕脫脫發處都是中紅心
然用力原不着力也孟子將巧木比箇智將智木
說箇時正獨見聖人先天處○巧力實非兩事
固有力亦有巧巧只在用力處孟子只說

孟子

章

時原不拘拘將三子來比擬也
北宮錡問章

石門呂氏曰未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
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
而凡祿之制皆起于農則爵位之原亦起于農天
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周官一書安頓
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綱大
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
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章爲
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章極難安頓徒世天下

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
令總不能出此輩圈積利名簿書出其手典故
令出其手甚至兵權政要遲迷進退無不出
手公卿守令稍傀儡也而彼實具牽線提線者
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
鯨鯢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
復治乎○此章但述制度不設義解惟代耕之
孟子獨詳言之如權衡尺度只在一分一寸處
得分明展至鈞石尋丈無所不合矣蓋亦所謂
其略也○班爵自上而下制祿自下而上

孟子

章

資本天祿以取富本地也先王量入爲出講國
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
愚按朱子曰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
也

萬章問曰章

愚按友亦人倫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堯
所以爲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章

愚按註尹氏曰不問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
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謂此正

聖賢之行事當合鄉黨篇來看

孟子曰仕章

石門呂氏曰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之變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貧原不在道外祿不以苟且得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會計當牛長其中石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事不是不成手段

愚按聖賢亦自謀食但惟義之所在耳義之所難賈儉可也不然則於陵仲子而已○駟馬高其憂甚大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須

趙

孟子

讀

濟益應仕因當盡心薄祿亦難消受也孔子不

委吏不養乘田謹飭簫時夢息無職不舉無事不

修正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官亦大官

之積也朝廷之上無不可屑爲之官朝廷之官無

可苟且不必盡之職事人自負官官何負人故爲

朝廷做事者要隨分自盡苟失寵望脫得寵望

念頭全不在行道即小官亦不可居况大官乎

萬章曰上章

愚按此謂受之義也義視乎禮天理之節文也

萬章曰敢章

石門呂氏曰章義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只就義故註云誰能由是路之義

愚按義路禮門是生平之學術况見君又出處大千

孟子謂萬章

石門呂氏曰此不足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節節從自己分呈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詞讀論節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過處非天

傳辨古今從成簡沒頭學問也○須知論世

孟子

與

不是教人作史論經解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

窮理即所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論世惟

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

至聖皆古無教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武以

詩書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愚按如何是論詩讀書論世詩書皆死語耳論

而詩書種種活矣蓋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

意也孔顏之樂不在蔬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

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敬屋天下孟子之樂在

在不爲臣不見若不得古人之意卻是食生不

依樣畫葫蘆當境當身都用不著蓋沒身而處地而觀我做古人古人做不得我全在自己已目○古人交道稱相知知得方是友得也故須讀書要知其人

齊宣王問章

愚按人臣之義親疎不同古與今異矣

告子曰性章

石門呂氏曰先說義後說仁義告子先有義處頭在故其爲字指義字居多○順字對爲字義以和爲本惟其順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孟子

章

說性云是仁義告子岐而二之便不是然其以杞柳桮棬爲喻而輕輕下一爲字亦自包裹得好孟子從爲字中扶出戕賊二字便覺罅漏百出不及而自潰

愚按告子言性無善也性之善習也病在一爲字孟子亦只言仁義非習而已

告子曰性章

愚按告子言性無善亦無惡也善與惡皆習也子言性本善惡則是所習本孔子性相近習相

而善

告子曰生章

愚按杞柳湍木總是無善無不善之論尚在靜時揣度是佛氏之不思善不思惡之本來面生之謂性則全在氣質上論又下佛氏一等矣子曰孟子則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便倒就他言語上搜將去已意卻不曾詳說非特當告子未必服後世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思謂子之論性見于易人傳者縱善成性而已成性存而已見于論語者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諸孔子天命之謂性一章亦未嘗分之曰理也

孟子

章

也自二程子張子從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中看出氣質之性而孔孟性善之旨始大明于天下儒者從此分矣所以聖人之道全賴後人有以發明之方始有功于前聖株守前說俗學也其病與異端等無心得故也

告子曰食章

愚按飲食男女皆有形以後事食色性也仍是氣爲性仁內也不是性中之仁他說的是嗜欲愛仍是在氣上論孟子亦只就其言而折之未之論理也

孟季子問章

愚按程子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非在外也

公都子曰章

石門呂氏曰孟子所言之情只指人心粹乍感不知不覺發露處雖凶人暴客無不然者此爲真所謂孺子入井之惻隱與牽牛之不忍平旦惡之相近孩提之愛敬無非此意止就這端假指証此見善爲人心之自有不說情之流變亦就此不知不覺處爲究竟工夫也○惻隱羞惡

集注

孟子

克

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勝用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財孔孟都以則爲主有物有則分明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于則不歸于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証其卽性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有物句是証性善民之求諸二句是証結情與才之善卽性善孟子主因情而見性故引据之意重好德句愚按孟子言性以情以才言之情乃性之動而

集注

孟子

章

荀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象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象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性無爲也動于情則有爲矣大凡人所本有者可爲也其所本無者不可爲也乃若其情則可謂善矣善是性所本有也若夫爲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

孟子曰富章

石門呂氏曰心正不同心之義理則同此正偏之別

愚按張子曰心統性情程子所謂動而爲心者與意之別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應用謂也全就應事接物由情可以見性也理義之我心是既得理義之後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悅字即大學之心廣體胖一理字自孟子發程子之天理從此來

孟子曰牛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心字是仁義之良心與他處心字不同故說心便須根仁義氣清時可驗良之萌蘖所重不在氣故說氣便須根心好惡

孟子

孟子

所發處相近幾希處是良心萌蘖非無仁義而但有奸惡也故說好惡便須根相近幾希此數字都單舉不得○首兩節言人心喪失之易卻正言人心喪失之難隨處發生旋復漸滅所以甚夫殆於反復之禍爲下文養字張本也○日夜平旦無不生只平旦易見耳○集義養氣求放心是孟子實下手工夫發前聖所未發處曰仁義之心曰心曰仁人心也說箇心便指著仁義未有離仁義○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

爲物孟子此數章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放活風推草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此節引來只重字耳

愚按程子曰夜氣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之氣未與物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也又日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苟擴而充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于人朱子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蓋指夜之所存者言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心爲主

孟子

孟子

爲或流于物欲而其暮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心耳及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暗而亡之是以流于禽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決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亡也愚謂孟子之養氣不是夜氣孟子之養氣由性而之情之才也近有人以夜氣即浩然之氣就把周子之主靜扯來講息字幾何而不流于般若婆羅密耶○夜氣是就已放之人說良心性善之發也日夜之所息生息也天地之氣生生不已人之氣乃天地之氣故亦生生不已息則本體自見夜氣氣寧靜

也日亦能息故曰日夜之所息但日間氣不寧耳○孟子云日夜之所息人以鼻息之出入爲凡物以榮榮滋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然矣滿爐都是然體也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卽其息處純是生生不息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安頓道理怙時能取時能簡如草木暢于花果而歸于根寧一刻不在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通是元

孟子

孟子

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須是空全箇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敬出此是事物上字所謂萬境自閒人心自閒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灰養火也否則攘攘時已耗散畧盡難瞑目危坐亦是昏沉不得言息○呂晚村曰氣字千古惟孟子發明而氣之生于息見乎且于此章尤精氣根于理理根于心惟主靜而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之圖說卽從孟子字得宗也愚謂先生此論與予心有幾微不合得不辨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

焉靜字從中正仁義來則定字卽大學之定字卽大學之靜字周子恐人誤認自註曰無欲靜孟子日夜之所息息字是所謂木體之明皆息也這一節書止是說仁義之良心戒不了一定卽違露不是說工夫孟子之工夫是集義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明善程子朱子之居窮理卽下文之養字操字也今日惟主靜而理心一氣之用行又曰周子之圖說從孟子息字宗是周子孟子俱要到蒲團上打坐去也○孟子此章書學者最要詳細體玩是儒佛分界去

孟子

孟子

幸勿往慈嶺去○操心如操舟操心如操兵操舟則中流自在不礙風波操兵則奇正五花鑼鼓若操非死法存亦活機○問如何是得養失養曰牛山之萌蘖不斬伐便是栽培仁義之良心不伐便是灌溉

孟子曰無章

石門呂氏曰王之不智在道理上說如仁義之利行王政之與好勇好貨好色伐國放民之與熱水深說時未嘗不足用爲善而卒不能改從道理到底不明白不足與有爲孟子之所以歎

歎道也非歎其身不用謂其不能知已而爲
愚按專心則工夫不斷學之則智矣

孟子曰魚章

愚按朱子曰差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
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費約丁宴安之時是以君
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子所謂斯本心
○欲海無邊塵心難掃汗顏頃刻頭純終身塊
尺于殫精耗竭眉下營算它時有它田外有風
利亦復競名身榮又須子貴嘗試回頭一看
外俱圓世短意長不知埋沒了多少

孟子

孟子

孟子失其本心一款真能使行路乞人一齊痛
孟子曰仁章

石門呂氏曰心統性情心之出入存亡氣之靈也
而所統之妙與之俱爲存亡故放心者所統之仁
義放也求放心者求心之所統也心存則所統者
俱存是氣與理一也所以完其爲仁人心也心
則氣離理而自行故必用學問之道正以理收
養之使復爲一也異端亦自求心但舍事理以
求則其所求者止氣之靈而已故不可以龜息
應萬事白聖人觀之難妙明則靜如如不動矣

流住皆放心也故而已矣三字緊提學問之盛

若謂只要求放心更不須學問便是臨濟青澗

聖人之旨悖矣○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未放

者以學問求之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

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

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蔡勇

詳或謂註云志氣清明義理昭著恐只是收攝

此心乃可以求仁否曰此卻犯朱子所謂以一

求一心也我欲仁斯仁至只求的便是若謂先

此心以求仁則已分爲兩物矣又何以言仁人

孟子

孟子

也哉此禁正學與異學分界處總緣于學問外

有箇求字工夫即納入學問內說亦另有一節求

字工夫如此則學問與心全無膠粘有亦得無亦

得不道心與仁早無膠粘有仁亦得無仁亦得

心不走作便是卻是差了路頭也蓋人但知心

仁分離不得不知仁與學問原分離不得離了

問便收得心入來無處安頓亦必走作也且如

言只收攝此心爲主則原不消學問得泰禪坐

皆可悟本體一著學問反生障礙矣然其所

棚孫便守到臘月三十日終無用處程子所

一錢而亂惟其求非學問之求故其所存之
非仁義之心也且求放心孟子開示學問之
問之實不是說到盡無他而已矣歸本之辭
頭之詞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
達可知學問於求放心上正好做去不是求放
便休○學問之道不專指讀書凡涵養持守
擴充克治等皆是則方其學問時即是求放心
註所云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後
上達者蓋言學問求放心之效耳志氣清明
義理昭著便是致知之效非曰知

孟子

後可以學問也○心即是仁而義在其中求
只是求所放仁義之心方與釋老閉目靜坐
此心者毫無交關白黃勉齋發明此義其有功
後學不小

平湖陸氏曰此章先儒之說多有異同須要精
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為求放心而謂求放心
外別無學問這便流入于禪其差不待言矣如
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存
心方可做去將學問求放心分作兩段亦是
之論大全雙峯饒氏曰上交說仁人心也是

作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
放心做收攝精神不舍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
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襲晉以此質之勉齋
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
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
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
能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
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

孟子

孟子

學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
學問也不善會註意○淺說以學問之道對學
之事言則學問之道是中庸尊德性工夫學問
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此本朱子初說而誤看
註意也集註特以事字代道字非以事字與道
對說也學問之道內便兼得尊德性道問學○
仁義禮知各有體用此以對待者言也若以
行者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
禮及其成則為義既成而藏則為智放或將
分體用或將仁義分體用或將仁知分體用

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心皆發出在外

孟子曰今章

愚按心要若人

孟子曰拱章

愚按生之養之全在思

孟子曰人章

愚按大小貴賤當身事物眼前道理○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飲食之人以饑渴

心者也故曰小人若夫大人養其心者靈光

孟子

堯

百體從令卽饑食渴飲都是飲食之正故曰無失也

公都子問章

石門呂氏曰主敬存誠是先立大者鐵板註解

平湖陸氏曰晚村云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

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處多而不及工夫如

心章之求字身體兩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

空說在三字中語有工夫非前後際空洞森嚴

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者爲宗旨舉示解止

安坐默日用力操存半日一日下樓忽覺此心

立象山見之曰此理見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

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

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然則先立

工夫何如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以孔

子思爲宗有孔子子思所說卽得之矣愚謂更

如卽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功觀之孟子所謂

功如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言卽孔子所謂

文子思所謂擇善善之所謂惟精是平日間能

養氣卽是集義孔子所謂約禮子思所謂圖善

是窮理惟一是窮事時饒思思之篤實處謂

孟子

今

思之嚴密處謂之敬范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

敬念卽思也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誠敬卽在

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誠

敬但誠敬是就大綱說知言養氣是就節目說雖

不觀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層不得

專指此也謂之先者蓋這知言養氣工夫俱要兼

累做去不是一日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

要人專在不觀不聞時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

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人

絕思慮則心之官便廢了雖自認一箇昭昭靈

的能爲萬象主只是一團氣何嘗立得大者
說却謂象山乃不立其大者也所云小者不能
猶云道心常爲主而人心聽命焉此處要與本
動氣氣壹動志分別看蓋志壹動氣有好的壹
不好的壹氣壹動志亦有好的壹不好的壹以
的論則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是能思而得志
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以不好的論則無論志動
氣動志皆是不思而不得皆所謂奪于小者不
專認氣壹動志爲奪于小亦不可專認志壹動
氣爲奪于小

孟子

卷

思也前章所謂求放心卽是先立乎其大者所謂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卽是奪于小者
是不特大人小人之分真是人禽之分○張江陵
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放必
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于耳目庶幾外者不入
內者亦固矣此是將無暴其氣意補在言外不
先立乎其大者固兼得持志養氣也○艾千子
心之官則思思字中兼人心道心此誤也依
則思則得之亦未必盡合于義理乎晚鄭云
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此章思字專

之善者言若思之不善多由奪于小者正所
思也不思不是冥然無覺不在正路上雖千思
想只喚做不思

愚按只是一思字如何思思箇甚麼存誠主敬
物窮理方完得思字

孟子曰有章

石門呂氏曰學者不識得天字憑他英雄才智
倒在氣數之命下矣氣數之命卽人爵也不得
面還有箇天命之謂性在此是氣數沒奈何

孟子曰有章

之命俯視在百尺樓下然是實理非虛氣也

愚按聖人樂善不倦易庸衆人樂善不倦難齊
不忍一牛今人惻隱孺子入井此際生意真同
飛魚躍所謂樂善不倦也

孟子曰欲章

石門呂氏曰良貴卽上章天爵孟子以仁義爲
良貴者仁義也引詩但取飽字大意德卽仁義
仁義之積中爲飽其彰著于外爲聞譽俗眼
德字以仁義註德貼詩則令聞一段無根株
無數分解聞文終不膠粘宜直提仁義二字

愚按見貨天爵也天者理而已良本然之性也○世人都泯沒在趙孟富貴中若只就箇有貴于己者如何信得過須指點出仁義候我有把握故曰所以不願脩業文結二所以要人思

孟子曰仁章

愚按爲仁要力要久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請已也至字是全副力量持久不懈

孟子曰五章

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熱中事只二字中便見必有事焉心勿忘勿助長直到處魚躍活潑潑的道理具在俗眼只見得一節皮子耳

愚按爲仁要熟尹氏曰日新不已則熟○熱處言只在日至之時凡培植灌溉可用力處還是功着到日至便屬天然矣此仁之妙境也

孟子曰舜章

愚按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往行學之發學之規矩也故致知必在格物

在人有問章

石門呂氏曰禮本天來情本心來還未嘗不合人情然必合于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情權衡輕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理可慘此聖道與愚分界原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

愚按任人所言者利害非禮也禮天理之節文事之儀則其輕重固有分者焉此孟子精義學也

孟子曰章

平湖陸氏曰註中陳氏楊氏二說陳氏一條卽經所言之孝弟也楊氏一條卽有子所言之孝也陳氏一條其意開羅光之於舜時雍舜之四風動不過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以完得孝弟的事孝弟之外別無道理楊氏一條其意切堯於舜必本于親九族舜之風動必本于夔夔齊許多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的道理都從這孝弟猶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二說互相發明卻微不同陳氏是實意楊氏是正意愚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所謂師也

求之正是指點他在家庭處求耳○曾交以
四寸之軀直要與堯舜湯文比肩是何等志
孟子直捷之以爲覺之以知能爲處全是根
來世人惟不習徐行後長而不能爲堯舜只
知若知得則已在聖賢路上矣

公孫丑問章

石門呂氏曰高子之怨與孟子之怨不同高子
字內卽帶不可曉意孟子怨字內卽帶親字
只論詩不論人只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

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能怨此論詩也
宋程將之章

愚按怨乃情之至故曰慕慕仁也

宋程將之章

愚按仁義人心所固有不可令斯須去卽暫去
有萌動來復之時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則
利欲薰心仁義種子已絕而不生言利之禍
如此

孟子居鄒章

愚按交際之宜禮也而軀行于其中

陳于覽曰章

愚按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去就尤其
孟子曰五章

石門呂氏曰孟子取葵丘之會亦只取五命
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是贊其信于
魯欲使慎章

愚按志于仁包得廣不特爲戰人者戒也守
之制亦仁也不教民而戰尚屬第二義

孟子曰今章

愚按富強便不是仁

孟子曰丹章

愚按取民之制堯舜之中道

白圭曰丹章

愚按白圭取利之徒不足以語君子之大道

孟子曰君章

愚按亮信也執持守也

魯欲使樂章

石門呂氏曰好善非好士也好善正與縱橫

一輩相反

陳于曰古章

愚按去就君子之大節正于此處窮理

孟子曰舜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當作兩截看上兩節專爲任者而言自古及今窮餓困苦之中只成就

說以下幾箇人或疑憂患之來有益乎聖賢始無損于庸衆故下三節復發生于憂患之

見自聖及愚自貴及賤無不如此○行拂亂只在倫理言行上說方與動心忍性有會若就

下妄求名利之人而拂亂之不過走入差路何動忍之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是聖賢之

不日有所能而日增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全德備稍有闕失定到墮坑落堑

愚按尹氏曰言困窮拂亂能堅人之志而熟仁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學者當于此處識仁○

下大擔子都是天生個人來擔當人須要看得已大凡窮厄不能困者皆富貴不能淫者也古

帝王聖賢只是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便造心性事業出來若當困厄時無聊抑鬱不能

即富貴當身有何幹濟可見天意正將生死陶鑄人要人自立○心虛而能應故貴動動

極而活潑也性寂而能止故貴忍忍者極審也即此便是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曰教章

愚按尹氏曰教者武抑或揚武與或不與各材而薦之無非教也愚謂聖人之教人如天

孟子曰盡章

石門呂氏曰知性只作窮理兩字看正指

細切實工夫若誤認本體統會要說高一

正莫非天也○知性是指實心而言

大知字零星○橫渠先生心統性體一句道

于所謂虛靈不昧即稍心體具衆理即統性

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

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心要分成兩看性與天要併成一看天與性

裏看心與性歸原天字看心與天衆實在性

心與天有順看倒看三者又總在知上看○

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是徹始徹終事者必到

後方算存養存養了方見事天則天在心

在存養上求合轉熟矣。存養工夫微上，純熟神化處，便是聖人降而三月不違以至於焉。皆存養也。卽庸人一息一端之反求，亦養亦卽是事天，但爭久暫生熟耳。其心性無天無分也。動透心性，天合一處，直是精細，不是存心養性，要去事天，也不是心存性養，好事天，也不是極存養之至，足以事天，也不面存養，忽然上及事天，所以二字是直指合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知生卽知死，能事人，生死爲事故曰祇壽不貳。

愚按朱子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者也。今竊理而貫通，以至于可以無所不知，則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處；存于胸中，至于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于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盡心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

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于夫子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克正，楚而無求者是也。

孟子曰：莫章

愚按申明上章所以立命之意。

孟子曰：求章

愚按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

吾所好

孟子曰：萬章

孟子曰：萬章

石門呂氏曰：物猶事也。古人訓物字皆兼事物而言，不止動植形器之物也。故曰：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微細言其理無不具耳。○恕之盡頭便是仁。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字在行上見，近字在求上見。

愚按萬物皆備于我，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性之工夫也。高則義禮知在其中矣。○上章說求在我而求之字，卻說得渾淪水破，此章直指箇我體出來，令

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著落處也

孟子曰行章

石門呂氏曰著察是行習時格致之功人之不察或自以爲已知或畏難而不下窮理之功心粗而不能入或誤于異說而不求知或用功走入拘蔽之路可知有多少病痛在只說近而忽止見得一種病耳

愚按游魚潛海而不知游飛鳥從空而不知空民由道而不知道可惜他行的習的都是箇天

明道先生云今人居履或中卻不知天地在

孟子

之下卻不理會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孟子曰人章

愚按耻者羞惡之心也

孟子曰耻章

愚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能擴充之是能用耻程子曰耻其不能而爲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

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章

愚按君臣相過全以禮

孟子謂宋章

愚按警覺無欲自得如考察在洞頭人之寬

一字正可想見○天下自了漢枯槁沉溺蕩冥而已見是見龍之見龍雖在田而身則顯于表爲人所宗孔孟雖不得志而刪述六經匡正心救天下于不可救之時是爲修身見于世見已合著望字○士惟不失義故不失望泰山喬衆望而仰之一旦殞了便失望若士貽居碌碌衆人一般是早已無望又何云失望故望在窮在達

孟子曰待章

孟子

金

愚按豪傑是聖賢路上人註曰上知之人無物欲之蔽

孟子曰附章

愚按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須知識字全從學字來中有理焉非富貴之謂也○附貧懸靡非關本色榮華來去脫衣著衣識得此便自視欣然爲千古聖賢豪傑○上大夫以官爲地步以衣冠爲平采以享用爲精神以事大爲威重一切附託于外而中枵然無所有嗟乎宋子所云猷然者難矣惟其中枵然故自視不絕

然也

孟子曰以章

愚按佚之生之中有許多經濟

孟子曰霸章

愚按週化存神形容王道之大耳不是說玄說

日用平常自有參贊功業

孟子曰仁章

愚按仁言仁聲善政善教皆王道中事但有本末

淺深之辨耳

孟子曰人章

孟子

石門呂氏曰兩良字只在熟不知愛敬看出無不

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下一片

平湖陸氏曰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爲

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實

說似可兼用蒙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卽是仁敬長

卽是義似混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

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

同然意然第二節雖有無不知三字只是帶言

說爲是○達字潛室謂達道達德之達同作達

說者誤

愚按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
于人愚謂此孟子指點仁義之所自要人從此
之耳

孟子曰舜章

愚按朱子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

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

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愚謂渾然之中萬

畢具是心也性也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而無所

通則情也此正是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孟子全

中庸故能形容之

孟子曰無章

石門呂氏曰艾千子云註曰義不可勝用正解

此而已羅文止曰別無可盡吾心不爲以相終始

不欲以自究竟又補註所未及夫以爲義不可勝

用而晏然任之未有不至于爲不爲欲不欲也

時提惺無爲無欲真不可勝用矣按註云能反

心擴充其差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正爲時時

惺于此中究竟不盡克制不盡亦受用不盡故

如此而已矣原無晏然任之之意也

愚按所謂擴充其差惡之心者亦時時省察之

物窮理之功也

孟子曰人章

愚按以正大心諸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以邪曲心窺者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孟子曰有章

愚按凡有借資俱不是神化手段大人資君不社稷不惜天下只一正己自收物正之功

孟子曰君章

愚按得于大得于已施于人是盡性至命事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曰廣章

石門呂氏曰君子所性不是說本然之德故特下根于心三字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此言君子所性之蘊仁義禮智凡人本來原統于心但爲氣稟拘物欲蔽離不終前葉卻不能使之根于心不能根于心安能有生色云云之妙不能有生色之妙安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得所性之存哉証中所謂氣稟清明物欲之累則四德根心積盛發外可知根字不

自然同然

愚按分者所得于天之全體卽性之分量也性人所得于天之實理心則由性而之情之名朱所謂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生則心廣體胖矣根字中有格致誠正工夫非聽自然也故朱子註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佛氏見心不知性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只是氣定耳定故無善惡之可名所以說無善無惡心之體能再進而求之知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性善之說矣知性善之說則知仁義禮智根于

孟子

孟子

孟子

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積不言而喻之旨矣此正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學者須要識得○問廣土衆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君子大作用如何說所性不存日只在根上辨正從性根上作用出來便是生色不從性根上出來雖功業震世不謂之生色性可做作用而作用當不得性所以堯舜之世物物得所是堯舜性地上暢茂條達然這些色澤事業都是性體而性體原不粘著色澤事業上如萬紫千離是本根發見而本根入土不在紅紫開落間

故曰所性不存亦存亦不存也。大行靡居，只是地上光景與性地無干。光景有變，真性不變。如加損得毫釐，不加不損便是性地，一定不移處。可加可損便是從光景上尋，中天下定四海光景那有不變換的理，所以不謂之定。所以所性不此等皆從根上變也。仁義禮智只一性也。心地性種子也。種子入土，元氣自發，辟而益，背施于四體便是中天下定四海不言而喻者，四肢作用，手拈來不煩思議，事與心靈一片流出也。生色

孟子

卷

其實只一仁耳。花果之核內有仁，曰桃仁杏仁。仁之爲根爲生也，明矣。人須辨箇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的念頭，便是仁義禮智根于心。蓋天

孟子曰伯章

愚按文王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已。田里畜日用之常耳，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庭之常此所謂王政也。

孟子曰易章

石門呂氏曰：民富則仁，長而俗厚，此仁字只在粟中推論。仁字正不得深看。愚按：仁字只在教粟中，所以富教爲王政之大樣。道理學者須要實見得。

孟子曰孔章

石門呂氏曰：首言聖道之大，次言其人有本終學聖之法。○註中以所處益高，所見既大，分兩看。然所處高在我所見大在人。

平湖陸氏曰：所謂大卽中庸之發育萬物，峻及

孟子

孟子

卷

者是也。道本如是，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大，以其體言之則無，理之不具，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之不到。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俱不出其範圍中，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在一國則高出于一國，在天下則高出于天下。在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以當其一盼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中一箇大字。○所謂本卽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卽中庸所謂博學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本只是心是德，融洽之心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不是爲

一箇心道本既立無處不可貫位天地育萬物從此出猶水之有源猶日月之有明如此看來集註中一箇本字○所諸漸與大學之由誠正而後齊治平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曰學中庸是行邇之當以漸此是進道之當以漸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于大而化之謂聖自志學至于從心不踰矩其源次第皆是于此而通于彼方是此章漸字○此章註中似專指孔子衆引淺說俱云泛說不專指孔子○又章首孔子二字顧輔土謂應一讀盡以

孟子

山泰山原非實本也○衆引云首節四句通是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海起聖門難爲言非淺說云遊于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愚謂小註以登山觀海起聖門句固未足衆引淺說謂登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存疑謂登山二句是形容說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衆引以泛應曲當爲聖道之太理渾然爲聖道之本愚謂泛應曲當理渾然是聖道之大處有本則專指其一理渾然者高○詳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衆引則

積者厚如中庸其大敦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如所謂形著明也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處皆與輔氏之說不同丘月林曰成章乃致知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疑爲是衆引便認以爲形容明則全說效驗而學逐節工夫俱畧矣况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爲本達正是達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箇大此尤爲誤人○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

孟子

愚按惟孔子之道大而有本故學聖人者達之有本水之淵日月之明學之成章皆從有本來孟子曰雞章愚按朱子曰刊善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刊爲善者鮮矣大學之道所以誠意正心爲主而必始物致知爲先也○不學學不成節不學學不成箇舜舜學學便志能神氣困雖亦這雞鳴時是全副精神躍露出來爲舜爲陸賈無二如手反覆填刻分途孟子曰楊章

愚按權字最難識須是有格物窮理之功楊
子子莫皆不明理故流于一摶○舉一廢百
是百中之一見其全則一亦是百若執其一
害百矣楊墨子莫紛紛如也亦知一原是百
一耶而百卽一中之百也耶

孟子曰饒章

愚按欲食人之大欲不是借言

孟子曰柳章

愚按張子曰介操守也朱子曰介有分辨之

孟子曰柳章

愚按泉源行地道源在心掘土見泉欲見

猛氣強力深功久泥沙既盡流水自來井之爲

妙矣哉何地無泉誰人無道不爲耳非不能也

孟子曰堯章

石門呂氏曰人皆可爲堯舜是言其理堯舜

是言其氣要之氣不可強而理無不全故皆可

堯舜必須從身之下手但須別出假之者耳

之人只以學利爲主領取大意湯武亦只做

彭字正不必勝往

彭字正不必勝往

彭字正不必勝往

彭字正不必勝往

愚按孟子無伊尹之志則慕也說得大義廓然
光不學無術全是猛浪

公孫丑曰章

石門呂氏曰此章正見得君子計功受食辭受

與之間處義至精非故爲大言以張吾道之勢

愚按君不用而君子自可以安富尊榮子弟未

從而君子自有箇孝弟忠信故居人國而國重

孟子曰仲章

愚按不殺不取是本心浩然無愧作處已占莫

山頭故曰尚志尚者無以尚之之義也

孟子曰仲章

愚按世人不識真性便把小廉小義當箇大事殊

不知大倫是性中所有的處卻大倫性地亦不安

懸卻照管邊幅做箇曲謹只得箇甚麼名色○仲

子爲欺世亂俗之行視人皆信之一句其流弊有

不可勝言者將不止于楊墨而已孟子以人倫之

道開之此孟子格物窮理之學也

桃應問曰章

石門呂氏曰朱子曰此是聖賢之心合下如此權

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

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

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

儒達有多少變通之端非不詳盡周悉然只是其枝葉處于所謂合下如此權制未論者尚未覺得親切則亦無以爲變通之本雖其說亦自有入人情合時家處要皆文人所吐氣而不屑道者也又有謂聖賢設難以以推究其心要當得其大處所在耳不必屑屑難解此卻又不然聖人之心無非天理因心而發自然上下一四均齊方正正要

在事會修飾之際精思熟論耳

愚按設言以論聖人之用心亦格物窮理之事故

朱子曰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

編記

孟子

孟子

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大舜得親順親真箇天下不以解其憂故輕天下自無難處之事徹疑之說亦草莽之意○天下不必有的事都有箇恰好的妙理若直道理上強解便把智脫活法只一二死句便碍住假使恍惚問着聰殺人孟子曰此時賢賤底豫想不殺人將大舜終身象父母本邑一筆抹殺後人那得知故此問答謂之絕處逢生也

孟子自范章

愚按廣居所以變化氣質范氏曰昭然見于面

于背居天下之廣居然也

孟子曰食章

愚按當時上下只用得虛拘之法其不可者

子一人而已

孟子曰形色

石門呂氏曰形色只是形色其各有自然之理

天性也天性卽在形色上看是從道理說不從

說不是將形色便作天性形色皆有自然之理

天性也○若云形色卽是天性則是口之於味

之於臭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皆

謂天性也其弊必至于猖狂妄肆無忌憚而殺

錄

孟子

孟子

故註云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乃所

謂天性也此紫陽有功後學之語益目能視耳能

聽而聰明乃天性也父子君臣其仁義乃天性也

故曰有物必有則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合下

以此反身而誠無所缺欠生安之聖人之踐形也

克己復禮主敬強恕學利困勉之聖人之踐形也

○踐形在聖人是現成字而在學聖人卽是用

字而得此意方是徹上徹下道理○形字要

精所謂一嘆一笑皆有至理形字看得精則踐

便講得精踐形諫何容易以聖人之精義入

曰惟曰然後曰可以禮到得恰好處若雖幾乎可以當之者此危微之至也所以雖聖人亦必慎恐懼不敢馳驅戲豫者以此

愚按形色非天性如何靈動天性渾形色亦是空認性離形衆人所以虧其性也卽形卽性之所以幾其形也踐實地也

齊宜王欲章

愚按至情之中有禮焉天理之節文也

孟子曰君章

愚按將至氣行兩忘其施物忘其感兩忘其化

孟子

孟子

化于時○五教皆是孔子私淑艾是孟子自喻

子註中亦是此意

公孫丑曰章

愚按註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亢高不可顯語不可顯默不可藏不是說玄說妙只在日用常處識取道者中庸之道也○引而不發似釣鉤中道而立如月印水開口無言說事目無私是中神遇固須能者自知

孟子曰天章

愚按出處便是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曰

公都子曰章

愚按揆則不誠不誠則不專

孟子曰於章

愚按三者皆自暴自棄

孟子曰君章

石門呂氏曰此一節有一直看下道理有逐節看道理源頭只在親親上兩箇而字一氣讀下間自有差等此一直看下道理也將親仁愛三字合到親民物三箇字上去兩箇而字逐字觀其間亦自有差等此逐節分看道理也蓋因

孟子

孟子

孟子

句方正均齊包括極大昔朱子謂繫辭皆聖人語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卦數句乃聖人之精余于此節亦云

愚按註程子曰統言之則皆仁分言之則有序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也須知此章是說分殊而理一在其中愛之而仁仁之而弗親天然之分君子非有心于其親心則僞矣呂觀村曰君子之爲道也止有一本親十分到愛物纔有一二分是矣又曰親親

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况愛物乎說得厚
行全不是天然自有之分全是偶爲矣且親
五六分是其大本已失又何論推行又曰故
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
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詳欲盡只在四
親親原爲仁愛上起見把這一章書看得是
着實用力推排其等差都是君子用意分厚薄
其間全不是天理二字亦不是西銘逆理○仁
也性發而爲情惻隱之心先見于孝弟孝弟之
無疆子都是惻隱之心是也以此則

孟子

孟子

孟子曰知章
愚按註云言君子之于道識其全側則心不
所失後則事有序全在知仁之發用上說知
窮理格物之功
孟子曰不章
愚按不仁便倒行逆施
孟子曰春章
愚按知征之名則知義矣
孟子曰盡章
愚按雖是發人讀書間眼目亦是杜末世
口實耳故下章便說爲戰爲陳
孟子曰有章
愚按良醫教試雖極其不長矣猛將教用服勝其
不祥矣何則其所試而用者卽我所恃之元氣也
故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又曰我善爲
戰我善爲陳大罪也
孟子曰梓章
愚按下學可以言得上達必由心悟上達卽在
學中巧原在規矩內○大道不載于見聞神化不
限于耳目故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制

以知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巧方圓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所以要人自備規矩之用至于範圍天地自古及今無人能盡用故巧莫巧于規矩何以能與人者不能使變難言已

孟子曰舜章

愚按隨寓而安無預于已正聖人至命之事○
煥茹草是畫一箇匹夫舜被衽水鼓瑟二女果是畫一箇天子舜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是于匹夫天子外直傳簡真大舜

孟子

夏

孟子曰吾章

愚按非果報也理也

孟子曰古章

愚按知爲關之名則知禦暴之實

孟子曰身章

愚按道自近始

孟子曰周章

愚按家可以處樂歲而不可以處凶年不稱有德之家士可以處治世而不可以處亂世不謂有德之士○農儲粟士儲議儲氣儲德在勤學儲氣在

砥行遇卒而周章見義而與機皆中無儲也

孟子曰好章

愚按人有失于金之璧而不變者其有貴于千之璧者也何則其不受忻戚于物者是吾之真也好名之人受忻戚于名先已喪其家寶故魯豆羹亂其心而色勃朱子曰觀人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然後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章

愚按傷時之論

孟子曰不章

孟子

夏

孟子曰民章

愚極論理則以民爲貴論分則以君爲貴

孟子曰聖章

愚按夷惠之行雖一偏然卻純粹無私故亦能感動人

孟子曰仁章

平湖陸氏曰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是道不違人之意蒙引一說重人一說重道有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仁字

字大全朱子曰仁則性而已蓋關父子之親君之分見于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義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蒙引又云仁也者人全重在人字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所以爲道處此說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意之是責人合○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人也有切已言之統言之之分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爾其以人責人都一樣○孟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

孟子

孟子

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無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實意不是正貼本文

孟子曰君章

愚按君子之類也

貉稽曰稽章

愚按詢毀之來不是說頑然不揣須等箇止請自修法只如憂心悄悄是文王不厭厥問是孔子是多口無傷○問詢而器器自辨則詢者益喜辨滋詢藉爲風波聞詢而置不辨則詢者亦喜

愈砥礪表裏光明則詢者自愧

孟子曰費章

愚按昭昭明德也使人昭昭新民也

孟子謂高章

愚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理義之心

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章

愚按歲久而用多也

齊饒陳蔡章

石門呂氏曰陳蔡亦疑不可其不可從利害

孟子

孟子

子自有其不可此不可從是非出卽喻利喻義之辨亦卽爲已爲人之分今人纔開口纔舉足便只有箇成敗利鈍橫于胸中如何得人品事功耶

孟子曰曰章

愚按蒙引云愚問之師云此二條皆言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註皆性之所有人心道心也故能說得性口之於味五者人心也仁之於父子五者道心也雖人心亦天理之所有况道心乎蓋理均出于天此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以前五者爲性後五者爲命各失了一邊孟子

言亦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人卻就所輕一邊借口。又曰上條性也無善則下條命也亦無兩義上條有命焉亦只是分不能皆如其願一意下條有性焉亦只是性可學而至一意大註所以于命也不兼所遇言活生不害章

愚按張子曰求仁必求于未惻隱以前明善于未可欲之際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善于心之謂性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于天地之間謂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發陽不

謂神又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熱之而已愚謂窮神知化乃德聖仁熟之致非知力所能強也○只此一善有則爲信實則爲美光輝則爲大其實此善原無可欲原非已可爲有原無所謂實無所謂光輝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如雪消成水合衆本來尚有簡化在至于聖不可知則能化所化一切無有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知與日用知之百姓一般乃謂之神神者無善而善之極

孟子曰逃章

石門呂氏曰從來與氏有善性棒喝之法動靜

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所收而反以儒爲濫泊也然爲所措惟棒喝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王之淡薄爲有味者何則人之本心不可泯沒而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之有其耳特疑孟子時聞揚墨者唯一孟子孟子方屬下之不能距揚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揚墨聖人之徒也奈何嫌其太甚乎不知此正是捕之尉方其遇跡掩擊之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

打算所以受降編置之法耳

孟子曰有章

愚按用一緩二的民情審國計而言之也

孟子曰請章

愚按資者以此爲重也

益成括仕章

愚按恃才妄作則必不合于人情不合于天理人情天理君子之大道也

孟子之滕章

愚按館人之言引合于理

孟子曰人章

石門呂氏曰首節說達下節說充達是舉兩處言充是中間逐漸充去○無受之實有氣有理上事孟子所發明專指理耳象之無受充也充之則必至于盜賊叛亂豈無矛盾之所推乎

愚按此言擴充仁義就至淺近言之示人以之方可謂深切著明擴充中有學問思辨工夫則不忍便是兼愛矣學者宜于此細察之

孟子曰言章

愚按理理只在目前大道不出本身

孟子曰堯章

愚按性反之說乃中庸誠者誠之者命字指氣數言故朱子曰吉凶禍福有所不計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行法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愚謂命由此出命字指理言非俟命之命

孟子曰說章

石門呂氏曰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此泰山巖巖氣象耳若徒作虛驕客氣則驕驕之土亦能爲之使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辭

如醉人之必強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孟子曰養章

石門呂氏曰此欲字非嗜欲沉溺之欲卽口之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堯舜所云人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必不可無者謂之寡寡者謂不爲所誘溺沾戀則道心爲仁之於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存有與存焉者耳

愚按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其

誠既誠矣又何養不誠誠又不知所以養愚謂心與性有別心者性之用全在形氣邊所以朱子說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知所以養心方知所以盡性

曾哲嗜羊章

愚按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解物動特借羊東點出若計較羊豕膾炙便認影字真人子不忍源頭何啻千里○父沒而不能盡之孝母愛而不能執母之器豈有人子而不父之書不執母之器者子形容心事固難推

萬章問曰章

愚按狂簡二字正是狂好處道本易簡半真不效世之煩縟瑣屑者所謂簡而文也故曰斐成章又曰進取不忘其初初體本簡也○進取爲是與狂猶如世自是箇偽中行識得真人假自然退聽故反經只是反其本心○同流合污世俗中周旋停當人但與俗日親則與道日遠孔子思狂猶只喜其不論子俗○經字是孟子之舊稱得統子孔子者也故叙于由堯舜章之前經也仁與義經也性善經也知言養氣經也須臾子之仁義之性善之知言養氣都于人倫日用所見之故曰經也

孟子曰由章

石門呂氏曰聖人每五百年一興天地氣運位然顯天地之氣運亦有厚薄堯舜湯文皆在上位是值氣運厚時及周之衰孔子不王是值氣運薄時天地反承受聖人不起耳○見知聞知之分大要有不可曉朱子謂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以君爲主以與世古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聖爲師大義已盡近時講學必係師傳正理

密室傳法之習不遇以此爲標榜招路耳實學無干學者不爲其所惑可也○凡邪教密室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証聖人之道若路然不必有所付受其探果一則千歲千里若符節所行所言天下後世皆可共贊如其不然親依賢者門墻子此事無毫釐交涉也

愚按子古聖人道脉只是一知知便徹天徹地口不傳而道已傳特著當世異世分簡見聞耳實見知不屬而承聞知不聞耳受面承耳受之

孟子曰

之末茲明道先生之墓誌則朱子其得統子明道程子者也○周子當五宗盛行時能發明聖人之道于千五百年後具大識力是又一開創也○程子張子氣質之性從周子通書內看出○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是某體認出來須知字從孟子理義之悅我心來程子看出天字是之源頭○張子西銘窺見大原○朱子集周子程子張子之大成于註四書尤精學者宜于此玩焉

解註孟子

書四書集註後

讀朱子四書集註其要有三一要知講書講學之全
一論語曰學之不講講者講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常
行之事也白學者留心文義始有講書講學之與朱
子之註四書講書也亦即講學也總期以發明乎聖
入之道使人人可見之於日用常行可得之於身心
性命者也不則止知其註釋字義訓解文義而已非
知朱子註書之義也一要知內註外註之合一朱子
之註四書先解其字義文義而後論其理且雜採諸
家之論以論其理程子嘗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
義而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朱
子之註四書先解其字義文義亦此意也若其總論
道理及雜採諸家之論以論其理者蓋以聖賢精義
非語言文字可得而述傳故旁引之曲說之使人人
由書冊上返之於身心性命見之於日用常行故加
闡以明之若只有文義上講求一心存焉子上近
潛玩味者皆其字義文義批朱子論理處及所採諸
家之論以論其理者曰外註而置之吾恐亦未得朱
子註書之義也一要知朱子之說當以四書集註爲
定朱子文集諸錄最多中有未定之論及門人所